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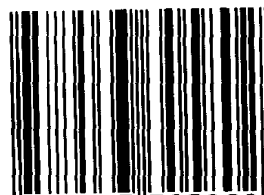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六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六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六四册目次

經部・詩類

詩經說通十三卷首一卷

〔明〕沈守正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說通十三卷》提要

刻詩經說通自叙

六經之解莫難於詩余所見成一家之言者不少要皆詩之一班非古今人之聰明不能舉詩之全也詩固不予人以全也何以言之作者一人采者一人解者又一人以五方之音更千載之舌聱牙者或以臆易之況冊代竹隸代篆字繕百播蠹蝕換寫後三百篇之舊乎一也關雎養老騶虞節射蔓草褰裳贈衎若饗雖云雅頌有所天子燕以取以卿大夫或上擬古人作有指而用無

常也至今迄無定說二也詩有贊前
之旨焉有無表之象焉有響終之
韻焉可神遇而不可跡求也可彷彿
見之不可以筆墨書也三也有淺之
之者深解之而索然有約略之之者
詳解之而索然有不倫不次者乙之而

索然四也大抵訓詁之家以傳詩非
不傳也寫目衡口詎必傳乎沉潛之
儒以理詩非無理也勞呻康吟詎析
理乎辯難之士以義詩非亡義也作
非一人世非一纂詎尋義乎凡此皆解
詩之沉痼也猶其小者其大者在序焉

序者曰非子夏不能作詆序者曰後
人附會之詞耳兩者皆譏余謂後序
可去而首序必不可去首序雖讀略之
詩等或一字撮要或片言含譏或詞約
而明或旨近而遠神明之用生生不窮
即紫陽廢序其解亦多攝入首序中

所不能渾合者衛鄘十餘什耳余受
經廿年窮覽群書訪求耆宿深嘆作
者之不可復起信首序之必不可輕廢
但身為諸生不能勇決成一家之依
違兩端以俟旁通之代啟寔有嘆焉
者焉然猶不能全舉亡犯夫諸家有

顯夕通者義取通其滯義歸〻合并亦以告墨守者曰窮則變〻則通今其時矣嗟乎詩緣情生蔽由情淺長吟微詠並可些圖拂跡刻舟斯成頑固自非風具詩材即同編脈腐領畯愍殊是詩〻難又不在人而在天故曰六經〻解莫難於詩

萬曆乙卯中秋前二日虎林後學沈守正識

黄石中鐫

詩經說通凡例 凡六則

一集傳廢首序不無可商特方興尚豈敢僩進但集傳中頗有似離實合始異終同者非盡紫陽之過疏解日訛漸成河漢今並為融暢歸之本條其顯相矛盾者始題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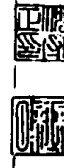
一附錄之條自不可已以前後說詩無慮百家廢序者獨夾漈紫陽耳聰明競出頗足解頤今異同駢錄使知詩道之廣博也

一詩有大義如四始六義之殊指耑門師授之有宗風何以首南而殿幽頌何以終商而孕魯細神工化筆未易管窺不知渾略詎稱儒者今援諸家之言以俟折衷統論弁之帙首風雅頌各以類從焉

一古人感觸迫而成聲豈若今人執筆為文哉分章截句病詩不小但後生不諳世便詆為盲經安敢作俑第標舊說二字或云姑從不敢不從以別之

一多識鳥獸草木自昔言之其間儀常制度尤稱古奧專門名家勒有成書尚多紕漏況義主銓解何暇證餘間有箋註以療瞪目云爾

一詩之微妙須人自會出口落筆便成荃蹄政如
宣尼提誨三千忽欲無言釋迦說法四十九年
未曾有字妙得斯旨方可言詩若株守陳編翻
成毒藥予實望洋敢告同志

乙卯中秋日又識

詩經說通引用書目

正引

魯詩說 申公　韓詩外傳 嬰
毛公詩傳 萇　鄭康成詩譜
毛公箋 玄　孔氏正義 穎達
張子詩說 載　曾氏論詩 鞏
朱子辨序 熹　歐陽本義 脩
劉氏詩折衷 宇　程正叔詩說 頤
新經詩義 王安石　蘇子由詩傳 轍
陳少南詩解 鵬飛　詩故 董逌

夾漈辨妄 鄭樵　李三山詳解 樗
呂伯恭讀詩記 祖謙　嚴氏詩輯 粲
續讀詩記 戴溪　詩聞 王嘉文
詩攷 王應麟　詩經大全
徐儆絃詩說 常吉　季彭山解頤 本
折衷 鄒泉　朱鬱儀詩故 謀㙔
疑問　五經字義 俱姚舜牧
喬古岡詩繹 時敏　陶逸則註疏纂 其情
卓去病國風說 爾康　陶菴筆記 歸子慕
馮嗣宗名物考 復京　胡休復詩傳 胤嘉

詩經說通卷之首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纂

論大義

卜子夏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世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鄭康成譜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之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顯彰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谷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

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伯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勿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斯與

文中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樂而不淫乎子跳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

呂和叔曰詩中皆有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爲風得雅之體多者爲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

王元美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惟風乎頌則純純則成雅兼之矣

孔仲達疏曰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于召南雅見漸積之義故小雅先于大雅

又曰文王之風終于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近於頌矣

又曰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何也常人之情太

平則無所要美道絕則無所復譏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王綱解紐禮義消亡民皆逃死政盡紛亂所謂天地閉賢人隱時也雖有智者無復譏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淫亂之後其惡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覬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可見王澤雖竭體義猶存故曰變詩王道衰乃作也。

又曰變風變雅之譏刺典刑未亡覬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意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歎息而閔世譬之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急扁鵲之療虢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晉平公知其不可為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

崔仲鳧曰風變于幽斯人亂之可拯乎頌反于商斯文弊之復質乎易終于未濟春秋終于獲麟皆亂極反治之意也。

嚴坦叔詩緝曰國風小雅多寓意於言外或意雖形於言而優柔紆徐讀者不覺也有言古不言時而意在刺時者（如甫田采菽之類）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全述叔段之事而實刺鄭莊椒聊全述沃之盛強而實刺晉昭）有首章便見意餘章變韻成歌者有前數章皆含蓄而末章乃見意者（如載驅之類）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間冷下一二語使人默會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有言輕而意重者（如凱風言勞苦而不言欲嫁）有先從輕處說起漸漸說得重者（如四月憂世亂而先嘆征役之勞頍弁刺危亡而先說不宴樂同姓）讀詩與他書別唯涵泳浸漬乃

得之。

蘇子瞻曰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

王元美曰凡詩刺譏直而厲矣聖人之戒深故存之。

論諸家

按孔子世家云古詩三千餘孔子刪而爲三百五篇嗣其學者爲卜子夏今詩序一篇梁昭明定以爲子夏作首序或曰子夏作或曰國史所題或曰毛公傳子夏意作或曰衞宏之所潤益也漢之業詩者其師門有四家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訓詁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爲韓詩趙人毛萇自言子夏傳大毛公大毛公傳其學爲毛詩是時四家並鳴于世高翊曾祖父嘉父容及包咸魏應皆習魯詩伏黯任末景鸞習齊詩薛漢召馴楊仁趙曄張匡習韓詩三家皆立博士獨毛氏未立

河間獻王好毛氏之學至平帝時請於朝始得立博士毛公以其學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國謝曼卿東海衞宏從學于曼卿或言其潤益大小序者即宏也習毛氏者尚有徐巡王述之屬不詳其系中興後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鄭氏出而諸家稍廢矣魏則王肅更述毛非鄭王基又駁王肅以伸鄭義晉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異同而黨於王基陳統又難孫申鄭紛紛幾訟焉宋梁齊陳之間有宋朝請業遵所注詩自號業詩意義多異世所不行又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炫劉焯之徒並爲義疏唐孔穎達與博士王德韶齊威等因炫焯疏本刪煩增略爲正義四十卷今行世注疏是也宋則劉宇詩折衷歐陽脩本義王安石新經詩義程顥詩說陳少南詩解董逌詩故鄭樵夾漈辨妄李樗詳解呂祖謙讀詩紀戴溪續讀詩記王景文詩聞王應麟詩攷嚴粲詩緝猶時與考亭集傳辨說並行于世

或曰子夏傳申公申公傳李尅尅傳孟仲子孟仲子小序中往往見之仲子傳孫卿孫卿傳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

張子厚曰古之善說詩者荀子曰善爲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也

隋經籍志曰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按隋所存韓詩止外傳耳內傳亡之已久矣呂東萊曰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漢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蓋三家之謬也葉石林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者何也曰豈惟毛詩左氏最後立而世之盛行者獨左氏小戴最

後出而今之言禮者以小戴爲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無他書以資考證故雜僞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議論漸精而古人之遺書又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閒學者得以考異同而見長短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毛氏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什鴟鴞也與金縢合什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什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什碩人淸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先與之合不謂源流於子夏可乎 論毛傳

林氏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傳古詩故往往難與言言外之旨 論鄭氏箋

周堯卿曰孔子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爲學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 論毛鄭

晁氏曰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頴達義疏始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自玆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婚喪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也 論孔疏

晁氏曰永叔平日不信符命嘗以周易河圖洛書爲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爲怪說蘇子瞻曰帝王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生民玄鳥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矯枉過正舉而廢之以爲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論歐陽氏本義

何仲默曰宋人尚不解唐人詩以之以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

論刪詩

孔子世家曰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疏曰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不應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歐陽子曰遷說是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玄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一篇者以此推之何啻三千朱子曰三百五篇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是朱子以詩元未嘗刪也使詩果未嘗刪今何以有諸逸詩乎馬氏曰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

而旨意之可攷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說者也。錄之者夫子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不錄者夫子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詞旨深遠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其不可知者雖事文明白者亦不采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其可知者雖詞意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其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之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愚按馬說似爲近理。若夫

歐陽氏謂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則必無是理。

論序

釋文曰。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公更足成之。范曄漢書曰。衛宏作毛詩序。隋書曰。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又鄭氏曰。詩序本一篇。毛公分以眞諸詩之首。合觀諸說。雖不能定爲何人作。要之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去作詩之時蓋未遠也。至鄭樵作夾漈辨妄。始專詆毛序。其言曰。今人專信毛氏。而不旁採三家。是以事無兩造之詞。則獄有偏聽之惑。朱子因之。遂以爲定。馬端臨曰。詩書之序。朱子皆所不信。而於國風諸篇詆斥尤多。愚謂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國風之序不可廢。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咏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序以一言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傳授之有源。孰能臆料當時之意指。以示千載乎。而朱子深詆之。以爲舍明白可見之詩詞而信臆度難憑之序說。若是則詩之難讀者多矣。如芣苢序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

詩語不過形容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序閔周室宗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嘆禾黍之苗穗而已。若舍序以求。則采掇者爲何事。而慨嘆者爲何物乎。叔于田序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叚之詞耳。揚之水椒聊序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詞耳。若舍序以求。則此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命。則袁宏九錫之文耳。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乎。鴇羽陟岵序以爲征役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序以爲勞使臣勞戍役而作也。今讀四詩之詞。則敘行役之勞苦。敘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休歸

之無斯風雅之詞一耳若舍序以求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出于困役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佚之詞也出于奔者之口則可刪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于兇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出于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卽是數端而知序之不可廢也又何疑於桑中溱洧諸篇乎 又曰朱子謂序者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於刺君子亦謂朱子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於淫謔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

又曰愚之所以不滿于朱子者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亦未能盡出于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賓之初筵韓詩皆與毛序反者也朱子獨于賓筵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豈賓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邶柏舟引劉向列女傳以爲婦人之詩非臆說矣然向嘗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憂心悄悄慍于群小繼之曰小人成群亦是慍也正與序合而朱不之信夫一劉向也豈列女可信而封事不可信乎予故曰惡序之太過而未盡當乎人心也

又曰或云如子所言序將出于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而始有其意則自有詩而已有之矣鴟鴞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不本于當時作者之意則鴟鴞諸章讀之了不知其爲何物矣又不然而使盡出于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咏之婉微幽奧者殆類聱牙詰屈之隱語黄絹幼婦之廋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小序固多舛馳將盡信之乎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

出于國史之採錄或出于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舛馳固時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

晁氏曰王介甫以序爲詩人所自製按韓序芣苢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若果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是況文繁意襍其非出于一人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說耳

崔仲鳧曰去序而言詩背左氏而言春秋益荒謬矣蓋道可以知窮事必以實著況千載之下乎大序淵粹非卜子夏不能作當丘明時諸家並與非窺聖道

信郊不如是之篤非見國史本末不如是之詳但所采太博妄評議爾未可詆之爲誣也

論樂歌

愚按疏云二雅唯正經用諸樂變者雖亦播諸樂或無算之爵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又按燕禮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則知正風正雅爲樂歌之正而變風變雅皆非正也又說者以二南爲房中之樂雅爲燕饗之樂頌爲郊廟之樂其實燕饗皆用之又燕禮注云鄉樂者風也疏云風用之天下故序云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

子之樂此亦言其大較耳其實天子併用風小雅而諸侯亦未嘗不用風雅頌也何者凡合樂必降於升歌一等故鄭云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明天子得兼用風雅頌諸侯亦得用風與大雅也又郊特牲云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註云賓朝聘者也明諸侯亦得用頌也故鄭云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通論其義也但大夫而僭用頌則已甚故郊特牲云大夫之用肆夏自趙文子始也譏之也歌在堂上貴人聲也合樂在堂下歌樂俱樂聲俱作也

朱子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既嚴絕其聲使又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未知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illegible]曰不然左傳季子來聘請觀周樂而邶鄘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又安得歌異國邪淫之詩乎嘗因是而思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之

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其不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之詩不可用之燕饗祭祀乎左傳所載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如鄭伯有賦鶉奔楚子圍賦大明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

賦籜兮此六詩皆朱子所謂淫詩也然所賦皆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說未嘗不施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朱子之說也

論賦比興

李仲蒙曰敘事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蘇子瞻曰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匊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于關關雎

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有意以爲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強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已勞矣彼且不知夫詩之體固自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興也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于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強爲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徐文長曰詩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諸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眞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

不可以意義說者

詩經說通卷之一

國風一之二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纂

國風

蘇子由曰予聞周之盛詩千八百國雖後世廢遲力強相吞而春秋所見猶百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太師者獨十三國何也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鄘魏之亡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燕蔡之成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作且非獨此也齊桓晉文伯者之盛而皆不得有詩桓附于衛文附于秦皆止於一見衛

莊姜齊襄鄭昭事至微矣然其詩屢作而不止蓋事有適然而無足疑者若夫吳楚之國雖大而用夷僭周則雖其無詩亦學者之所不道也又曰詩止于陳靈何也古之說者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是不然予以為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蓋原詩之所為作發于思慮之不能自已而無與乎王澤之存亡也是以當其盛時其人心和樂而不流於是發而為詩無有不善今之正詩是也及其衰也有所憂愁憤怒不得其平淫泆放蕩不合於禮者而猶知復反于正故其為詩也亂而不蕩今之變詩是也及其大亡也怨君而思叛越禮而忘返則其詩遠義而無所歸嚮由是觀之天下未嘗一日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故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尚存而民之邪心未勝則猶有取焉以為變詩及其邪心大行而禮義日遠則詩淫而無度不可復取故詩止于陳靈非天下之無詩也有詩而不可為訓焉耳

歸季思曰舊讀風為諷非也風者上以之化下下以之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

之謂下以風刺上也不顯言其事而陰中其病曰刺將使言行而不嫌過移而不覺古人格君之事忠愛之心也而或以刺為直切譏之然者乖其意矣

十五國風次諸儒各有不同今並載之以俟論定不敢臆斷焉　䟽曰周召風之正經固當居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欲以先後為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鄶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為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乛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為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

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惡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其次邶鄘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當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遺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人相之勲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為變風之首既以衛為首則邶鄘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邶鄘先衛也平王東遷政教微弱化之所被僅及畿內詩後于衛頃地狹于千

里徒以歩玉未改不可過後諸侯故次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為大國桓得周衆武夾平王有厲宣之親緇衣之美其地雖狹且勲且親故次王也齊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有淫荒之風襄有鳥獸之行徒以太師之後國土仍大故次鄭也魏雖小國儉而能勤有舜禹之遺化故季札美其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之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叔虞之後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伯西戎卒為強國故次于唐也陳雖三恪世食侯封但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次

于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君奢民勞政僻季札所不譏次之于末宜哉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于衆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例也鄭譜列王於豳之後者下接雅頌併言五世故耳季札徧觀周樂於齊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想太師所第自如左氏之次刪述之後或有更張鄭意亦或然也

程伯淳曰二南人倫之端王道之本故為風首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併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一國而三其名著首惡

也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併滅王跡息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廢法失道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為列國故次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入於禽獸矣襄公聚麀其風可知故次齊天下之風至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雖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胄而風亦變矣故次魏唐中國微則夷狄盛矣故次秦夷狄之風行則先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陳陳舜之後也夷道行人倫絶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亂之極治還

生焉。幽風趨時勤生。美政善俗。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幽。

蘇子由曰。二南爲首。正風也。邶鄘衛王鄭齊魏唐之相次。亡之先後也。秦列於八國之後。後是八國而亡也。陳之後秦將亡之國也。檜曹之後陳已亡之國也。幽之列於十四國之後。非十四國之類也。嘗試考其世次而論其亡之先後。後亡者詩之所先。而先亡者詩之所後也。魏唐晉也。諸侯之亡者莫先于晉。周安王之十六年而田氏滅齊。二十六年而韓魏趙滅晉。齊之亡也先晉十年。而齊詩先晉者何也。晉之失國自定公始。自定公以來者。韓魏趙之晉也。齊之失國自平公始。自平公以來者。田氏之齊也。定公之立先平公三十年矣。孔子自其失國之君而以爲亡焉。故諸侯之先亡者晉。其次齊也。鄭之亡也。在安王之季。烈王之元年。則齊晉之亡也久矣。周之亡也。盡於赧王之曾孫王赧之五十九年。則鄭之亡也亦久矣。衛之亡也。當秦始皇之二十七年。則周之亡也亦久矣。後亡者常先。秦最後亡。而列於八國之後。以爲非特後亡之。而又兼八國而有之也。春秋書諸侯之會。王之大夫必列於上。王之世子必列於後。秦之所以後於八國者。猶王世子之後諸侯也。蓋以爲異耶。陳之亡也。當周敬王之四十一年。孔子卒之歲。而陳亡。然則孔子之編詩也。陳將亡矣。知其將亡而不列於未亡之國。蓋以亡國視焉。此陳之所以後秦也。檜之亡也。當周幽王之世。鄭桓公滅之。曹之亡也。當周敬王之三十三年。宋景公滅之。檜先而曹後。因其亡之先後而爲之先後焉。以爲已亡矣。無所事先而知後亡也。此檜之所以後陳。而曹之所以後檜也。幽之非十四國之類何也。此周公與周大夫之所作也。非幽人之詩也。非幽人之詩而言幽之風。故係之幽。雖係之幽。而非幽人之詩。故不列於其國。而處之其下。此風之特異者也。以其特異而別之。亦理之當然也。

卓去病曰。諸國多東遷以後詩。夫子志之以表裏乎春秋者也。二南周文武始基之作也。衛爲文王子康叔之國。繼周召入相保釐之績著于有周。且絜晉而長。參齊秦而親。土地既廣。詩又早作。亞二南長列國。宜矣。先邶鄘何也。二國爲衛所滅。皆衛聲矣。安得不屬於衛。擅滅人之國。取人之地。殺人之君。春秋不許也。以尊天王。安得不著邶鄘。故先衛不得不先邶鄘也。邶鄘小國而獨先衛。挈之矣。不然。其夷于檜曹乎

周自平王東遷王道衰而殘缺政教號令僅及伊洛之一隅採風者等於侯國而謂之王勢也理也蓋周室至此而天下一大變矣王室盛則二公行化統領率屬以翼戴一人而天子尊王室衰則齊晉抑主糾衆摟人以自爲雄長而五霸盛無五霸則夷猾夏臣弑君子弑父而天下亂有五霸則攘夷以尊周誅臣子以尊君父假仁義竊周禮而天下治是齊桓晉文周天子一時之所倚急也齊桓晉文之事孔子終春秋之所與也故著桓文之事迹而可以達春秋明春秋之旨而可以序十五國風之次周之東遷晉鄭是

依子頽之亂又鄭之由定鄭者東周之首功也先晉而鳴合鄭其誰當平王之初著戴周之績故王之後即次以鄭楚氛甚惡伐鄭入蔡遂淩中原魯莊公九年齊桓公立十三年于是乎有北杏之會十五年會于鄄左氏書齊始霸也僖公四年遂伐楚次于陘盟于召陵五年盟首止九年會葵丘而桓公立焉十七年而卒是齊之爲霸也始終當周莊僖惠三王之時故次以齊晉在魯莊公十六年王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僖公二年晉始見春秋二十五年重耳歸國而二十八年戰城濮盟踐土晉于是始霸三十二

年而卒是晉之爲霸也始終當周襄王十八年至二十五年之中故次以魏唐秦秦爲西翟僻處金方無志中國會盟魯僖公十五年秦穆公亦十五年始見春秋二十八年會師城濮二十九年會盟翟泉三十年從晉圍鄭至魯文公三年春秋書秦人伐晉而左氏敘其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六年而卒是秦之爲霸也始終當周襄王之世故次以秦陳鄶曹之爲國也地不大霸不及詩不多繫之于後微之也季札之無譏者此也魏爲唐滅夫子不與唐之滅魏也故先於唐以從邶鄘檜之爲鄭滅也

猶之邶鄘與魏也不先鄭何也羔裘逍遙檜君詩也然則周召邶鄘者西周之次也王鄭齊晉秦者東周之次也衛其西周之舊乎歸然靈光矣王有風而周東周有鄭齊晉秦四國而不遽亡是四國者東周之棟也雖惡是能去之乎其序之先後也四國自爲之次也春秋州舉而國國舉而人人舉而子莫不因其漸進而漸與之吳子曰好冠來吳子少進矣爲其由被髮而能呼冠蒸之也秦而後楚爲政楚而後吳爲政使楚吳禮不爽號不王而各以其國詩從周太師之採肆在學官則此二國者夫子必處於秦之後檜

之前矣故天之道曰栽培傾覆君子之教曰命討新春秋者傳心之典傾否之書也是以君子貴自立也終之以豳何也風之稱豳也以七月爲豳俗豳之歸周公也以豳爲公采地周公之後於國風與商頌之後於魯頌也以夫子當時魯擬而諸國跡故魯之風與頌後於諸國商親而魯跡故商之頌後於魯以魯當天下故春秋凡書必先公而凡魯必稱我以夫子當春秋故春秋書宋督之弑不名曰嘉而字曰孔父是其先後同異之間適中其宜以聽自然人巧極天工錯夫子有心與不然也夫子無心與亦不然也

因諸國之自爲次而我序之者也

二南

鄭譜曰文王作邑於豐乃分岐周之地爲周公召公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諸國之詩以觀民俗六州得二公之德教尤深故獨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化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

崔仲鳧曰文之詩謂之雅則非天下之故文王未王也謂之風則夷于列國王業所由基也夷之則卑也尊之非實也故異其稱曰南小雅曰以雅以南皆治世之音乎

朱鬱儀曰詩六義有風雅頌而無南此何以稱南八風寒燠異德升降殊情不爲振掉則爲淒戾唯南風祥和啓達長養萬物有豈弟而無怫鬱文王岐周之化實象之故不稱風而稱南

卓去病曰國風惟二詩可入弦歌以合韶武其餘十三國備觀覽示勸戒耳鶉奔相鼠寓目而足何必入絲竹乎故十三國名風而獨名南南爲午風謂之景風是風以南爲正也

又曰二南有江沱漢汝而無邶鄘衛晉言化自北而南也不爲無據然隘矣

按南海王佐曰南樂章名鼓鍾曰以雅以南季札見舞南籥者文王世子有胥鼓南南之爲樂古矣當以二公詩被之耳

蘇子由曰二南皆出於文王而有內外之異內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如周南之深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者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于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于下此理之最明者也

關雎

通詩俱愛美后妃之詞朱傳以爲始至時是也[illegible]
差二章文勢可見王雎雌雄有匹於河洲君子淑女
敵德而成嘉耦此興意也二章承好逑來唯淑女爲
君子之嘉耦是以未得不勝其憂既得不勝其喜所
謂憂之喜之者不必泥定文王亦不必泥定宮人只
是愛之重之而形容無已之詞耳　求之未得是洽
陽渭涘已有人而文定之祥未行時也有說作未有
其人則重君子不重淑女矣非詩意　琴瑟鍾鼓房
中之樂自所不廢必曰友之樂之者愛極而屬之亦

思極而慰之詞也　大抵二南之詩賦性極平緯情
極淡觸景而興傳事而止意中之語不露語中之意
躍如蓋其時上有德教下有風俗禮義爛熟發籟自
鳴非若變風變雅世乖俗薄談歡咲並語愁泣偕而
後歸止乎禮義之易見也讀者吟味之不足又從而
吟味之得其意於無詩無字之先而不拘拘於語言
糟粕之末乃善解二南者也不然隔之千里矣餘放
此

附錄　小序云后妃之德也又云關雎樂得淑女以
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
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詩故云何以言德廣嬪
御厚國本也國本莫重于嗣續婦德莫難于不妬太
姒能求庶女于窈窕側陋之間廣爲則百斯男之地
厥德何以加焉雎從毛傳爲鶚此鳥鷙而善漁毎得
隈澤澳渚輒盤飛雲際哀鳴求類而後下集焉非有
別之謂也窈窕猶言窈窱謂窮巷深閨淑女之所在
非幽間貞靜之說也下二章皆狀其不妬也　歸季
思云樂得淑女以事君子廣求賢助無我之至也故
曰后妃之德也

葛覃

通章重治葛首章是前一段事末章是後一段事
服之無斁是心之所期如此非此時已垢弊也　私
衣禮衣不必是葛此時亦未必定是衣葛之時也其
是料理歸寧之餙耳薄者聊且整頓之詞私近體之
相服衣蒙體之常服只就見父母上說非王后燕服
褻服之謂也　一事而女工之勤澣衣之儉備焉張
南軒云誦服之無斁之章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
織之章知周之所以衰小序云后妃之本也皆斷章
意若后妃此時自以治葛是婦人常職勤勞撙節等
念寧獨不出諸口初何嘗有是心哉

附錄　季思云於葛覃見其為后妃而不與焉服之無斁服絺綌之事無厭斁。

卷耳

通章采卷耳以下都非實事所以謂思之變境也一室之中無端而采物忽焉而登高忽焉而飲酒忽焉而馬病忽焉而僕痛俱意中妄成之旋妄滅之緜緜紛紜息之彌以繁奪之彌以生光景卒之念息而嘆曰云何吁矣可見懷人之思自真而境之所設皆假也安得以不思哉所謂思之正也　曰姑曰維以曰不永俱明知不可解而冀暫解之詞

附錄　小序云后妃之志也歸云思念臣下之勤勞也婦無外事故云志耳懷人遠行傷懷之人從役於外姑酌酒自寬無聊之至非后妃誠心惻惻不能見此情于室中又云關雎之樂美淑卷耳之念勤勞皆見其大者蓋上智之所為非直妻子好合之情男女離索之感而已　楊用脩云朱子解是也但崔嵬三章即為托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却陟岡飲酒携僕望砠雖曰言之亦傷於大義矣原詩人之旨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痡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思在道塗若後世云計程應說到涼州計程應說到常山耳

樛木

小序云后妃逮下也樛木下曲以引葛藟后妃逮下以迎福履葛藟一類而非一物喻妾一體而非一人皆興意也縈猶係也荒則不止於縈而奄覆之矣縈又不止於荒而旋繞之矣此時而妾不嫌於掩嫡嫡不怒其偪尊難之難者也故福履之綏之將之成亦因字義而進焉　只作三平無淺深咏嘆亦自佳

螽斯

三章無淺深所謂言之不足又從而長言之也和氣致祥自是實理故曰宜爾

附錄　小序云后妃子孫衆多也　詩緝云螽蝗生子最多信宿即群飛詩人見其多而歸美之曰宜乎爾子孫也振振而盛也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風人意在言外見后妃子孫衆多但言宜其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不明言之謂由不妬忌而致此也較朱傳覺含蓄　季思云螽斯句羽詵詵兮

桃夭

傳以仲春之月為時非也夏小正仲春乃期蠢蕃育

之法非正昏之時也霜降逆女氷泮殺止正昏之時也小序云男女以正謂六禮行無淫奔苟合之事也婚姻以時謂男三十女二十皆及盛年也詩意重此二意然不得顯言以傷王民皥皥之象只淡淡敘之子于歸宜室家宜家室宜家人而以正以時思過半矣使不正不時而何以宜乎桃夭者興之子年盛容華也非必以所見言也　小序云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噫此豈可以家喻戶曉哉道行於上俗美於下矣是所謂風也

兎罝

詩人偶因所見而咏之舉一兎罝而當時隨地皆賢可見矣言此張肅肅之罝椓丁丁之杙者貌而得之固赳赳一武夫耳若論其才雖以之爲公侯之干城可也爲好仇可也爲腹心可也再三嘆之見其才之無不備也　當時之人用則爲疏附後先不用則安於農桑狩獵各循其職分之常無容心也非曰廟廊之不得則山林而已矣而小試其才於兎罝之中也但詩人從旁覩之而見其未始不可干城可好仇可腹心云耳然非爲國家惜人才亦非爲斯人嘆淪落卒卒敘述而棫樸作人之氣象宛然矣

附錄　小序云后妃之美也　詩故云非也文治於岐四方無侮寢甲止戈武夫無所效其用相與優游田野從事罝罔以銷磨其壯心焉干城云云討其才也以此才而野處若深惜之實爲國家治平喜矣

芣苢

相將而往往而采采而有而掇焉而捋焉而袺焉而襭焉因其固然行乎必然而實不識不知之自然此之謂王民皥皥也無事相樂非婦人口中語　舊說掇拾其穗也芣苢無取穗者子之在地者拾之采落者捋之也

附錄　小序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愚按人情變故艱難則男女之累唯恐其不盡和樂安寧則生育之事唯恐其不保即婦人之但采芣苢以備產難而當時之景象可知矣不然信如生男強不如生女好方憂離析之不暇而暇采芣苢乎

漢廣

三章無淺深各上四句是欽慕其德重下四句是沮息其干求也木上挺而無蔭女高潔而難攀此興意也女非不可求也父母以命之媒妁以先之六禮以將之此求遊女之道也猶之涉江漢者理舟楫此涉

江漢之道也如不畏漢之廣而思潛行以泳不畏江之永而思乘桴以方江漢何地而可漫試乎哉既曰喬木又曰漢廣曰江永皆極力狀之之詞　下二章即上不可求意而反覆嘆之於錯薪中而獨得刈楚刈蔞以之子歸而獨得秣馬秣駒皆難得可喜之事也秣馬秣駒是愛德之深語猶後人云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云耳若曰雖不可求而庶幾得近之則敢請子佩猶然情欲之感矣　或疑文王之世尚有遊女不知士女出遊江漢之舊俗也第被化之遊女非復昔日之遊女耳然曰不可求則前此已有可求者

矣愚嘗謂二南詩當作兩項看岐周久被成周之化其民忘故詩多懇摯而平桃夭芣苢之類是也南國新變湎靡之風其心悔故詩多湔洗而露江漢行露之類是也召南之所以不同於周南亦然一採之都內一得之列國故也

附錄　季思云刈薪刈長娶婦娶良新長先刈婦良先娶翹翹錯薪各四句言男女之正有先之者必不可得而求也　○其說妙甚

汝墳

譜云紂命文王典司江漢汝旁之諸侯則江漢汝墳皆受命于文王者也此云王室如燬者當是文王率之爲紂役而紂虐用之耳豐岐在西北江漢正當其南汝墳則更放而南當在虞芮之傍荊蠻之左文王之化自近而遠故序詩者先江漢次汝墳也未見既見皆欣喜敘述之詞末章則慰藉之語也二年行役夫婦相見形容色澤必有改常者故以赬尾喻之而嘆所以致此者以王室之如燬銷鑠之也周在西北汝墳在極南而云孔邇者文王之德漸被暨及人遠而澤近也　遐棄與而多爲恤者是非忘我實多之意

附錄　毛傳云調朝也疏云如朝饑之不可忍焦氏易林云惄如旦饑　季思云既見二句感條猶能從生既見君子當不遐棄我恃君子之不遐棄者所以寬其思也王室如燬役未休勞未已也恐其君子亟去之則勉之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言文王甚邇見家之無慈使盡心王事無念家也○季思蓋以爲思君子之詩第後序云婦人能閔其君子閔與思異則作對語說亦是

麟趾

小序云關雎之應也極得詩旨贊之曰衰世之公子

皆仁厚則謬矣凡物有趾必踶有定必觝有角必觸獨麟不然以其性之仁也詩意重麟上以興文王太姒趾定角必非一一配合也有是振振之公子公姓公族將三代之長太和之治皆開於此故曰吁嗟麟兮是關雎之應也

附錄　朱傳亦是但麟字作兩解又以麟爲瑞亦少悠長愚欲只兩兩敘述而嘆美之大意云麟之有趾而不踶也公子之振振而不殘忍也豈無所本而若此哉吁嗟麟兮有麟而後有是趾也有文王太姒而後有是公子也二章倣此只咏嘆麟而歸美之意自

在所謂關雎之應也未知是否　季思云公姓公同生兄弟禮記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注云姓之言生也公族公同祖趾定角自下而上則公子公姓公族亦自下而上故知公姓是同生兄弟舊說公子周南國君之子

召南 總見前

鵲巢

舊說鳩拙宜享成巢之子有德宜享盛禮此興意也德安在拙如鳩即德也何以言之婦道無成非無非無儀何以正位於中宮非德言容功何以稱有夫人之位居之方之誠未易矣故序云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其義精矣至於盈之則挾姪娣以聚居其德又不待言矣有德如是百兩之迎送又何歉焉百兩自諸侯常禮必有德者始足以當之耳成之照舊承上說彼以百兩來此以百兩往衆媵姪娣爛其盈門而二姓之好成矣

附錄　詩故云序云夫人之德也何德乎能將姪娣俱來也諸侯一娶九女嘗有挾忌不與偕行者矣夫人獨能將之故作者樂歌其事焉猶關雎之求淑女以進也

采蘩

詩故云祭有烝有禴烝以薦品物禴以薦新味南國歲味莫先於蘩孟春始芽香脆可珍采而薦之理或然也通詩重敬以修職上小序所謂夫人不失職也必冠以公侯者雖備內官亦公侯事也雖主東房亦公侯宮也即末章亦須見與公侯合敬意婦無專成故也敬於僮僮祈祈見之僮僮有所以聳之也祈祈有所以留之也　舊說首二章備蘩時事僮僮二句薦蘩時事祈祈二句撤蘩時事第傳云被首飾也編髮爲之考天官王后配六服之副編次副以覆首如

今之次循然編綸髮爲之次次第髮爲之但祭時所䙰則首當副不當編次也故孔氏疏云被之僮僮是未祭而視溉濯饎爨之時諸侯之禮夫人先一夕視溉濯朝視饎爨所謂夙夜在公也被之祁祁是祭畢而什服以去之時明此時必不服䙰則首或編或次耳埋似近之但與時說以僮僮二句爲薦豆時事不合耳蓋毛傳訓首餙以被爲副編次之總名必曰編髮爲之便似專言編次矣至偕老章亦云編髮爲之則混編次於副更不可矣

草蟲

小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陸氏云草虫鳴則阜螽躍而從之朱子亦曰似有陰陽之義故以爲感衆爾不幾動于情欲乎夫夫婦居則慼別則恐久別則感時而思情之正也又何必緣物乎草虫阜螽諸說俱不定何時詩故云草虫蟦蛃寒螿之總名張衡大火流草虫鳴是也阜螽蚱蜢也草虫鳴阜螽躍深秋候也采蕨采薇暮春候也秋深而往春暮未還道里悠遠吉凶莫卜故不能不憂耳

采蘋

蘋藻而采之盛之湘之奠之亦主婦常職耳獨其尸之者乃有齊之季女齊固所以實於采盛湘奠之中而昭其明信者也曰季女見非歷練之世婦尤爲難耳本之則家訓推之則婦順於此可想焉是之謂風也

甘棠

武王分陝始稱二伯此云召伯當作於武王之世而繫之召南者或巡行在文王之日歟疏曰得自南國故係之愛其人故及其樹若云見樹思人則樹亡而思止矣非詩意也芟聽說皆偶寓之詞猶戀如此故曰甘棠且愛之况其人乎

行露

小序云召伯聽訟也後儒遂真以爲貞女對獄之詞果爾則文王之化行於女子而格於丈夫亦不通之論矣愚謂此皆貞女自誓之詞蓋義禮初明人心猶厲幽獨自盟義不汚染故自言我之守身防禮不敢踰越若此假令猶有強暴不諒橫以相加雖雀角鼠牙疑似難辨而我必白之不妄從也甚言以自固非眞曾待斷於召伯也

羔羊

顧仲恭云古訓曰素絲以英裘則三英五紽其義寔

同非三英極其華五紽極其朴也此是大夫常服然唯安於常而無所加亦可以想見其儉矣　在公之委蛇不可信也退食之委蛇眞委蛇也可想見其胸次矣　節儉正直原小序中斷意非詩人口中語也只閑閑敘其服飾其容貌而大夫之美思過半矣特說不能不說出又欲不分項大可咲

附錄　詩故云南國大夫能節儉也諸侯狐裘大夫羔裘士羊裘制也此宜羔裘而羊裘以是知其能儉服羊裘而委蛇自適無不足之色以是知其能節古者五羊而成一裘百里大夫五股見稱卽其事矣紽

緎皆五知其皮之五也羔裘之値數數羊裘故尚節儉故寧羊裘　人不自然賢者特甚苟着一節儉於胸中縱不露于大廷必不能渾忘於私室所謂賁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也故羔裘不難退食委蛇難稍有意便是公孫弘之布被

殷其靁

興意以在違二字相照此詩有思而無怨先公而後私有期望而無億逆思之正而平者也斯盛世之風也時說解振振云信必不爽生死之約厚必不薄夫婦之倫詩意似不說到此

摽有梅

家語云霜降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氷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焉故曰霜降逆女氷泮殺止謂九月至正月也夏小正仲春會男女已是期盡蕃育之法況摽梅爲初夏之候乎曰七兮三兮塈之皆形容時晩之詞非必歷盡而始味也迨吉迨今謂之亦定其人耳非便于歸也曰庶未定之詞曰上禮義之人也　或曰子以行露死麕爲女子自盟之詞蓋謂當時必無強暴也摽梅之義何居曰卽此意也是時人情湧雪之初強者能守所志以自堅弱者思得所托以畢世蓋

南國染商紂之淫靡從前風俗有不忍言者故有守經之女子以爲風而採之且上古朴裏有情必露不似末世胷懷中藏而外作強顏噫此之謂眞廉恥也

小星

詩意重感夫人使得進御上曰實命不同隣于怨矣朱子云怨的亦須還他些怨此語最妙但怨之情不勝感之情便是怨而不傷是風之正也　疏云諸侯九女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姪娣六人兩兩而御當三夕兩媵當一夕夫人當一夕五日而遍云見星往還者昏則昏往還旦則旦往還也若作昏往旦還則當

夕矣所以宵征在公者以此抱衾裯者以此是之謂命也　或曰是替御之賤妾非九女之媵妾也

江有汜

小星怨不勝感江汜怨不勝嫉江之必有汜也渚也沱也猶嫡之不能無媵也此理勢之必然也此與意也悔而相安安而相樂似有次第然亦勝行時大喜過望而遥相擬議之詞非必實有此事也然既悔之則亦人情之所必然矣　小星江沱詞無怨怒意實悲凉何如樛木螽斯之渾而忘也蓋起化者與被化者安勉不同故應之者自不得不異耳

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賤棄之物也欲取之者必用白茅見微物必有藉也況有女當婚姻之正吉士不思以禮將之而顧誘之乎次章曰有女如玉則貞潔可知而不當誘益明矣皆反興也舒而脫脫言不當棘欲而當度禮義也無感我帨言我之身必不可犯也無使尨吠吉族之家必不可近也三章詞以漸嚴皆貞女幽獨自固之詞非必有其人也與行露同意小序云惡無禮也惡乎精甚。女子二十而嫁婚姻之時也所謂懷春者此耳非當春而有懷也

何彼襛矣

通詩以和敬爲主唯有和敬之德故男女之稱婚姻之合皆可稱耳不然即下嫁亦常事何足美哉　以唐棣與車服之盛者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故盛也按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王后六服褘衣爲上褕翟次之下王后一等車則厭翟馬勒面繢總服則褕翟也曰曷不肅雝言王姬挾此貴盛而來宜無望其肅雝也今豈不肅雝者乃王姬之車也斯可貴耳　族類先女王制也婚姻先男夫綱也　武王五男二女長適胡公王姬當其次也齊侯之子無考武王伐紂始封太公爲齊侯此亦武王時詩也係之二南明和敬之德自文王太姒來也疏云采自南國故係之南

騶虞

舉一葭一豝而宇宙蕃育之氣象可推矣此非撙節愛養之所能致也苟有一毫勉強於其間何以亭毒無知之草木無情之禽獸而使之若此之茂對哉故以騶虞嘆之仁心自然即在上二句內非進一層語

附錄　小序云鵲巢之應也詩故云非也記仁愛之及庶物也葭蓬記其時豝豵之五記其物一發而罷

記其仁騶也虞也記其官吁嗟乎者歷痛之詞也吁騶虞所以止殺也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五豝而取一焉明不掩羣也騶虞之爲官也顯矣毛傳云云夫白虎黑文爾雅釋獸所不載豈其然乎　愚謂葭蓬記春蒐之時不待言以一發爲一矢似太虛不合三驅之義當作獸盛爲是因言春田獲多如此吁嗟乎將騶人範馳驅之力歟將虞人屬山澤之功歟意若歸功於二官者而二官卒不能有也則侯之仁及庶類不言而瞭然矣

詩經說通卷之二

國風三之五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纂

邶鄘衛

譜曰衛自康叔七世至頃公當周夷王時政衰變風乃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

按疏曰世家頃公卒子武公和立卒莊公楊立卒子完立是爲桓公弟州吁弒之州吁誅宣公晉立卒惠公朔立卒懿公赤立爲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爲戴公卒弟文公燬立三國詩俱以之爲次（序疏俱以世家爲序其有不合則曰竹簡換爛失鄉序[illegible]故止列世系而不錄其詩次焉餘放此）

嚴坦叔曰夫婦之經萬化之原關雎鵲巢爲三百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詩也衛禍基於衽席覃及宗社故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必著其名者不與衛之滅國也

崔仲凫曰夫子存綠衣以下四詩於首變以驗二南之化非爲錄怨女而已是故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始冠昏明基兆而防來變也

卓去病曰詩表裏乎春秋者也周召之後首康叔矣

先邶鄘者尊天王也擅滅人之國春秋不許也或曰鄭并十邑而不分者何也曰惡衛之先也邶鄘無考而皆衛詩先可知矣故著之著之以示罰也

朱鬱儀曰邶鄘衛三監之故墟也卒并于衛皆衛詩也仲尼錄詩宜若可没邶鄘矣必存之存三監也存三監所以存殷也武庚之誅仲尼所不予故存邶鄘以致意焉

崔仲凫曰衛自莊姜不荅宣公不父宣姜不母真成衛之淫風鶉奔先定中著其所以亡木瓜爲殿著其所以存齊桓之功也載馳曰控于大邦其眞鑒鑿之

良策乎又曰易與詩皆全書易以卜筮詩以口誦王柏欲删鄭衛諸篇爲其淫也然以序求之則各有指錄桑中可以知衛之亂錄溱洧可以知鄭之衰使男女贈荅之狎夫子必不錄也春秋壞君臣兄弟之倫鄭先之壞父子夫婦之倫衛先之衛錄綠衣而驗于定中鄭錄叔田而驗于東門春秋其綱詩其目耶

嚴坦叔曰泉水竹竿一人而分屬邶鄘衛者采者隨所得之地而係之也

或曰載馳身爲宋配作非衛地而入衛者何也曰爲衛作也曰木瓜不入于齊猗嗟不入于魯其義何居曰宋國無風故列之又一例也

柏舟

詩以不得于夫而作但詞旨淒婉和平有憂而無怨舟以載物而不得載婦以承夫而不得夫此興意也篇中惟此一句是顯說見棄而又是托言餘皆反覆述己之憂而不言所憂之何事即明言羣小之見慍而不言見慍之何由所以爲賢婦人也舊說以柏舟之堅比己德之固失詩氣矣　大意言栢舟胡爲而汎然也我亦胡爲而煢然也展轉反側尚止有憂之一路分明而它不解者豈無酒耶豈不可敖遊耶我

之憂自非敖遊之所可釋耳是以人之心其不如鑒而可以茹物者也我之心獨爲憂所繚亂而不可以茹矣吾將以此憂愬之人乎雖至親無如兄弟而不可據矣或逢之怒矣我其如之何哉吾反覆求其致憂之故而不得也意者心有缺乎匪石匪席則非心也意者儀不可選乎威儀棣棣則非儀也我之悄悄然不能自已于憂者何哉則見慍羣小之故耳因從前計數其見慍之狀其加于我者如此其既多也其受於彼者如此其不少也夫我何人而見慍也羣小何人而敢於慍也靜言思之能無摽耶吾聞日盈月

者大道之常也嫡尊妾卑人道之常也今反之矣是以我之憂如匪澣衣之在體而不可耐也耿耿不寐者此也不可以茹者此也嗟乎倒置之橫既不可忍竊廉之位又無可推辭言思之安能脫然而無累也乎不能奮飛猶言安得身在事外意舊說以爲義不可絶謬矣　中間說憂即是說不得于夫說慍于羣小正是說棄于君子口中却不直言若一語稍不含渾即是懟夫一語稍不自問即是揚巳此說詩者當求之言外也

綠衣

上二章喻嫡妾易位下二章喻所以易位也綠兮二句言綠以爲衣巳自僭矣況又黃裏黃裳乎裏喻幽顯也裳喻顛倒也二句凡三轉憂是憂嫡妾易位爲人倫之大變非憂巳之見棄也　曰曷維其巳曷維其亡猶發乎情也我思古人則引禮義以自安而純乎正矣俾無訧兮猶有模範古人之意也實獲我心則古人來合我矣心以漸平詞以漸厚詩可以怨此之謂也

燕燕

戴媯之歸以桓弑也别爲非常之别故痛爲非常之痛但當時國危子喪既不忍言而別時又難啟齒亦有不敢明言者故只敘別離之感而言外之痛自隱然矣末復歷敘媯之爲人者見如是爲別巳自不堪而況其交情制行戒勉之言又種種可念者乎復提起先君之思于當日情事若隱若見故爲委婉讀詩者當自得之　燕燕喻巳與媯相依也燕宿向飛背故取以與差池其羽喻媯往而巳留也鄭云頡之頏之戴媯將歸出入前却也下上其音喻言感激聲有大小也說文云無聲出涕曰泣蓋畏州吁不敢號慟也曰于歸曰遠送曰瞻望弗及曰佇立曰實勞字字

有意詩中有畫勿得草草讀過

日月

四章反覆嗟嘆皆望之之意也注解胡能有定二句云是其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而何爲其獨不我顧也怨矣非詩意也大意謂斯人之不古處也不知胡時能有定乎使其定也寧終棄我而不顧乎觀終風云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意自可見二章放此三章言惟不定而我不可忘也何時能有定乎而使我可忘也可忘猶言放心也四章言惟不定而報我不述耳何時能有定乎而豈其待我如是之不循理也

終風

終風卽莊公也此比體之實賦者也終風節甚一節謔而浪焉非常謔也笑而傲焉非誠笑也曲盡狂夫之形態矣謔笑于彼心悼于此正相照處悠悠我思非止冀其來也憂其狂惑之何日已也寤言二句不乎各重下句言提起不氣結而病卽心結而不能忘也總是憂之非恨之也　讀栢舟以下五章有憂而無怨有望而無絶慷慨之末必反和平傷悼之餘終閑禮義不幸値人倫之變而性情詞旨猶有先王之遺焉所謂一國亂而其身未始不治者夫子以之續二南而首變風意或在斯乎

附錄　序日月終風二章皆爲傷州吁之詩以序在燕燕後也諸家亦有以爲追論莊公者大多牽率以朱子爲正

擊鼓

東門之役五日而還又未嘗敗也舊說以居處喪馬爲實有之事不活不信爲敗亡還念之詞非也是伐鄭之令初下而行者哀怨決絶之詞也擊鼓二句狀州吁喜兵生㬥之態見非得已之師也土國城漕非獨安也以南行較之則安矣亦見無一人之不役矣大將而呼之以字輕之也知是喜功黷武之人乎陳與宋見有與國以助之必起兵聯禍結之事觀此氣象大約不與我歸矣能不憂哉因與室亡人州曰是行也不知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馬乎　求我者亦必於林之下耳自分必不生還之詞也因念曩者我與子有死生契闊之成說有執手偕老之盟言不意鋒鏑驟起契闊非忘而眞不我活矣信誓在耳而眞不我信矣詞愈急心愈悲若不知兵之未必敗而身之未必亡者眞亂國之風也　曰不我以歸不我活不我信皆痛恨州吁之詞

凱風

此詩作於母欲嫁既嫁之先後俱不可知總是自責之詞幾諫是後人解詩意也若當日以自責爲幾諫則僞矣非孝子也母本以淫不安其室而曰母氏勞苦曰莫慰母心不獨引爲己非亦寬爲母地眞孝子之言也

雄雉

通詩總是極思念之情卽末章冀其保身正思之懇至處也言雄雉者雄性妬壟護疆飛不越域舉雄而此雌彼應不待言矣自貽伊阻反照泄泄其羽看不

必入勤王事意蓋此詩在州吁宣公之閒即稍涉哀怨亦無害耳　百爾雖曰大凡然非一人之詞矣望其夫而爲非一人之詞者凡人我不忮而人忮我不求而人求亦不能兩全而善終故不獨以德行勉其夫而兼望之共事之君子詩人之思曲而周矣一說知其未歸惝怳之中聊以自解其意似更近於婦人也　小序云宣公淫荒軍旅數起久役怨曠而作玩詩首章無靡盬之義末章有憂生之嗟理或然也

匏有苦葉

通詩旁引托喻而未嘗直指其人陳說古義而未嘗

一及今事譏刺之意隱然見於言外風人之旨也匏方苦未可爲腰舟喻婚姻之約未定也濟方深未可徑渡喻先王之防甚嚴也此時而循禮以行是深厲淺揭之常道也此時而極欲以往是濟盈雉鳴之邪說也濟盈謂不濡軌雉鳴反求其牡眞天壤閒反常之事而淫亂者自不知其不可也不知鴈以貴則旦以貴始古禮如此其不苟也六禮在先逆女在後古人如此其不驟也是以寧不應招而甘須我友者非獨守深厲淺揭之常亦以避濡軌求牡之誚耳何人之不三思也哉

附錄　小序云刺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夫人夷姜宣公父妾公烝之生伋見左傳　詩緝云匏苦濟深未可渡也今曰深則吾厲之淺則吾揭之不問水之淺深唯知欲渡也喻宣公之不顧禮義也濟盈不濡軌喻宣公唯知縱欲不自知其汚惡也雉鳴求其牡喻夷姜宣淫不知羞恥也鳴鴈章言士之娶妻猶循禮如此而況國君乎末章則守禮之正也招招亦有夷姜誨淫之意

谷風

通詩首章言夫婦之常道下反覆陳已見棄之情事

也中以德色爲主太重色所以棄已有德所以悲黽勉兩相忍避之詞欲成家不得不如是耳如欲見棄則有洸有潰矣葑菲以下始露德色意凡言德色處俱相形互見相離不得德音即暗照下治家勤生等事言苟能如是是亦足以偕老矣無夫婦而論色之道也行道四句正見棄時事荼非甘也以棄婦形之甘矣燕爾新婚者亦知此味乎涇之濁以合流形之而濁假令于其沚觀之未始不清也色之衰以新婚形之而衰假令略色而求之未始無可稱也下四句蓋身所經理觸念難忘旋又自嘆自絕情事低迴

不堪多讀。四章。治家睦鄰不乎。睦鄰特治家中之一耳。五六章反覆窮見棄之心事與棄婦之光景。末以初嫁取憐之事終之。見夫之所重徒在色而不在德也。夫色豈能常盛而不衰哉。不獨情景淒絕。亦有危動新婚意。

式微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而曰唯君之故者。非怨之也。激其君以有為也。　臣在中露泥中。則君亦在中露泥中可知。但委靡頹喪之主。多有甘受辱而不克自振者。故其臣言此以激之耳。

附錄　毛云。中露泥中。二邑名。鄭氏因之。曰衛處之二邑。毛公去古未遠。亦必有據。今考黎在上黨壺關縣。即今潞安府也。今山西屬地。有中露地名。疑即其地。然泥中無考。　按邶鄘三國詩。皆以采得之地而存之。邶在衛東北。今山西正與之相界。又旄丘曰匪車不東。則衛封二邑。理或有之。不然何以獨列於邶也。

旄丘

始而怪。既而疑。三而諷。四始責之。　曰必有與。必有以。便見無與無以自當。不遑啟居。不俟終日者。胡為若是之處且久也哉。　夏徂而冬衰矣。而不見救。是真無欲救之心矣。故曰靡同。

附錄　呂氏云。晉士蔿曰。狐裘蒙茸。黎侯寓在衛東。羈旅之久。見衛大夫過者甚多。終莫肯有動心者。故嘆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

簡兮

前三章譚笑發舒。傍若無人。末章忽動美人之思。繇邈低徊。情不能已。已中間自譽處。即是自嘲處。亦是玩世處。思西方之美人。正是目中無東土處。但詩人口中贊美而無諷刺。其言外之旨。則甚於諷刺矣。

日之方中。言明著也。在前上處。言近君而又為伶首也。此猶職內也。不獨善舞而又善御。則職外矣。遲籥言發舒得意。氣象改觀也。公言重視命也。詩人之自譽如此。其實微意不然。重言簡兮。而即曰方將陸沉。金馬之意見乎詞矣。日之方中。豈瞭寘而不易見乎。在前上處。豈疎遠而不御乎。俟如是。力如是。多才如是。天下又如是之伶人者乎。無論其它。即同在執籥秉翟之列。其顏色氣槩。迥然獨異。而公但錫以一爵。與輝胞閽寺無殊焉。所以動西方之思也。然詩人却

不露意中事。西方之人兮若遠若近有無限深情若人生不逢時等語便非口氣

泉水

通詩是知義不可歸但懷思之情不可已故作此以自道非眞謀之也但其謀是謀其歸非謀其不歸也通詩不可歸之意衛女口中並不說出一章發其謀之端二三章遂謀之曰昔我來嫁也宿於泲餞於禰女子有行遠其父母兄弟矣是以禮緣人情使得歸寧非無謂也我以是情問我諸姑以及伯姊豈爲非禮也哉而止我也如果行也當宿於干餞於言脂舝

其車駕而之衛耳豈於義有瑕乎無也是以思肥泉而永歎思須漕而悠悠不知何日出遊其地以懸我靡日不思之憂也哉只如此敘過而不可歸之意自在矣此衛女遠望當歸之詞不得歸衛女必不忍說破 胡云不暇有害非恐其害也思歸之人其指偏屬於歸故云亦不至於有害云耳呂云自恕之詞大是

附錄 或云諸姑伯姊是同支而嫁於別國者季恩云其思衛之心當與己同故欲就而問之也

北門

小序云仕不得志也詩意重君上即室人之謫摧亦由君不見知故耳無財爲禮曰窶無財自給曰貧終者自始至今之詞此句亦重君不相知上非止較衆祿之厚薄也怨責其貧曰謫行拂其爲曰摧章中呼天即呼君也然不呼君而呼天又三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安於義分怨而不怒詩之所爲厚也

北風

小序云刺虐也雨雪是狀其酷烈愁慘之象狐烏是狀其酷行之小人也怨毒已甚民惡見之故狀之如此同行同歸同車無漸進意

附錄 詩故云北門蓋同姓大夫國雖危亂義不可去此則異姓而仕衛者也道不行言不用弟有亟去耳

靜女

曰俟於城隅不止淫於家矣曰自收且逐於野矣詩故云內則婦事舅姑左佩刀觿燧右佩箴管彤管即所佩之箴管耳

附錄 小序刺詩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諸說皆以爲陳古刺今之詞其義不斷不知即時之男女奔逐而上之道民之路亦可知矣是即所以刺也

新臺

或疑詩詞溫厚新臺罵晉太甚嚴氏遂以爲齊人之詞愚謂不然詩至宣公人道滅天理絕矣上烝夷姜下奪齊女新臺之作三代之遺直也且宣公既絕父子之倫矣而欲民守君臣之分能乎然止言齊女之失配而不言宣公之瀆倫則亦不失爲溫厚也 蘧蒢戚施公非眞有此疾惡其絕人道擬其無人形也

附錄 泚泚鮮明洒高峻愚意不然新臺之作國人惡其事而醜之視其臺亦若泚然而汗出者然惭之賤之之甚也洒猶泚也

二子乘舟

一章見其去而憂之二章見其不歸而疑之俱不明言其死蓋悲傷之極不忍言耳非直爲其君諱過也

胡休復云伋尊父命壽先兄死一往不返蓋有獨至之性焉廢長立少豈正命哉伯夷逃之齊終棄其命而從兄未嘗有以陷父不義非之者伋壽卽不得比二子之無怨爭死不悔亦足追其芳躅矣論者以詩無救于兄而重父之過伋當逃避使父無殺子之名此平居中庸之論値伋壽之時以推其不得已之心彼誠有大不忍者迫于中也論人以周孔爲關鍵天下必無全人論人以周孔爲關鍵伋壽必無罪也何也孔子仁夷齊必錄伋壽矣不然其事著於春秋何不出一語貶之也耶

鄘 總見前

柏舟

母也二句言其素有深恩而獨不諒此詩之也望之也

休復云孔呂據史記辨武公和篡弒之事毋論武公睿聖不可云[illegible]戒傚在九十五之作在位凡五十五年則卽位[illegible]十餘矣共伯共兄則又長共姜不得獨少何欲[illegible]予按周厲二十二年

衛貞伯卒釐侯立十七年恭伯餘卒宣王三年齊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武公是共姜之父名孱十有五年衛釐侯卒武公和立則共伯固卒于釐侯之前矣必年未及冠故父母不忍其女而思嫁之且髧彼兩髦子事父母之飾釐侯未卒可證若釐侯葬而共伯復遭篡弒則共姜哀誓必更加慘毒不第如此悽惋已也益信史遷之誣矣

附錄 或云父母無越國奪嫁之理父母者舅姑之通稱也釐公既葬而共伯始死則欲嫁共姜者止有姑在而舅不與焉故止言母而不及父耳又云言於

共伯之母之前故以兩髦動之

牆有茨

不可埽不可道云云無所容其惡惡之心也應劭云中冓材搆在堂之中蓋喻閫內隱奧之處也嚴云言之長也不欲道之今人於所不欲言則曰其說甚長

君子偕老

嚴坦叔云詩但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語而刺之之意自見頑人不見荅於莊公而但言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衛嗟不言不能閑母而但言展我甥兮三詩之體一也

三章刺之詞氣愈刺愈緩然以君夫人而曰胡天胡帝曰邦之媛輕忽褻慢孰甚焉　君子偕老一句便是案夫人有是德方稱是服也委佗山河之容亦根偕老之德來見與輕佻妖冶者有異象服即下之翟衣展衣也翟褕翟闕翟皆祭服故曰胡天胡帝也展衣以禮見君及賓客之服故曰邦之媛也其之言非它人乃夫人之翟與展也副笄珈○孔云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然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假作紒形加于首上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者也笄所以連副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則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珈又笄飾之最盛者六其數六也此副及衡笄珈惟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　翟展○按王后六服褘衣一褕翟二闕翟三鞠衣四展衣五褖衣六三翟皆祭服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畫彩之以爲飾素質五色皆備曰翬青質五色皆備曰褕褘衣畫翬褕翟畫褕闕翟刻而不畫此三翟之別也侯伯夫人褕翟子男夫人闕翟衛侯爵故止是褕翟闕翟無褘衣也　毛云展以丹穀爲衣孫毓因之曰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褖衣黑鄭則曰王后六服之次展衣宜白其注天官司服亦云展衣白未知孰是按說文云瑳玉色鮮白也若從此則色當歸鄭不歸毛矣

桑中

妹即妹邦朝歌以北之地也唐也葑也麥也皆易求之物喻孟姜孟弋求之易許也桑中鬻妾之所聚上

宮樸閣之通名始通好於桑中終成歡於上宮耳詩故云弋莒女也庸即鄘亦國姓也

鶉之奔奔

舊以爲刺公子頑宣姜之詞愚謂二人之惡著矣此無所用刺者也爲惠公之詞者刺惠公也蓋惠公幼而立立四年而奔齊十二年而復入頑烝宣姜至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非一日矣牆有茨偕老不及惠者恕其幼也此必長而復入之時國人見其恬然相安而不知恥故爲惠之詞以刺之曰我以爲兄刺其安然爲弟而不知逐也曰我以爲君刺其

安然為予而不知閑也若作刺予頑宣姜則其詞乎直非詩人之旨矣　鶉性妬淫兩雄相見必盛氣而鬭惡亂其匹也鵲傳枝而孕不以形接故曰鵲性不淫

定之方中

詩作於富庶之後以營建為主二章原始三章要終首章營建種植不平首四句亦不平樹之三句是美其綜理之周爰伐琴瑟言異日可伐以為琴瑟耳非曰琴瑟必有待於此也今人因伐琴瑟遂增出實籩豆又以為作禮樂玩詩意只閑閑說過未嘗有此意

也望楚堂審一國之形勢也景山京定一國之方面也與揆日定一室之方面者亦同與觀桑卜吉作四事看終焉猶言到今日也對營建之始說塞淵舊俱指農桑說愚意似宜兼通章意為長舉一馬見無事之不塞淵也

定中○晉天文志云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　劉云夏正十月建亥之月定星昏當南方之午位此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歳久而差至周時始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且星又以子月昏中矣　揆日○周禮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之日中之景攷之極星以定朝夕△水地者先以水平地無有高下乃為位以樹八尺之槷槷柱也縣垂縄也柱有四角四中垂以八縄縄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又轉迮圓地為員則景端指西暮則景端指東兩端長短必與規時東西正矣又於晝漏午時參日中之景日中之取短者也可以正南方之位也南正則北亦正矣星北辰也△或云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短景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日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以此為楚丘揆日之法不知此乃統察宇宙之中如周公營洛乃得用之楚丘倉卒遷都不過審一方之位而巳安能及此

蝃蝀

詩故云陽蘊於上陰蒸於下二氣交搆而為雨陽蘊已解陰蒸未巳則析而為虹蜺朝謂之隮暮謂之蝃蝀是地氣之淫也寘漠若無朕兆倏爾成形人皆得

而指之以喻男女曖昧之事終不可揜也莫之敢指非畏之也賤之也　女子有行言女子于歸終當遠其父母兄弟而成婚姻之禮矣何為如此冒行也乎正與懷婚姻句相照　在人曰信在天曰命無信處序是害理處　衛梁牆茨鶉奔之俗期桑要宮恬不知恠久矣文公光復羞惡頓明是可以風也相鼠亦然

相鼠

小序云刺無禮也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今不必作文公刺之即作國人之

詞亦見風俗之頓變矣

干旄

詩人得於創見慶幸無已故言之不足又屢言之耳精神俱藏在第二句內蓋車馬旌旗自是常飾唯忽見於郊原之間所以可美耳何以是詩人擬議之詞亦知姝子必不虛其下賢之意第不知畀之者何以耳

附錄　鄭箋云四之五之六之見人之數也嚴氏云謂乘良馬而來者已四華五華六華矣言下賢者之多也按馬無五之六之之理較朱傳爲長

載馳

通詩俱思極而妄成之非實事猶卷耳之登山飲酒也然詩人口中却歷歷如眞履其事者　不我嘉不我臧指跋涉之大夫也不遠言不能使我思遠衛也不閟言不能使我止而不思也阿丘是追止時事行野是還來時事也嚴云人見我之愁鬱以爲女子多思是其常耳不知女子雖多思亦各有道不得繇從爲不足問呂云我憂患如此之迫切而許人尤我之歸意者皆穉乎皆狂乎何其不相體恤不識緩急若此也　誰因誰極不平言不知因誰人以得至於大邦控愬也因呼許人而告之曰我之歸非徒歸也爾無我尤爾縱百方代爲衛計終不如使我自往之爲安也其後卒賴齊桓以遷楚丘夫人則已早見之矣

歸云詩以不得歸唁而作而意不在於歸唁衛滅野處許爲昏姻之國宜急告大邦以救衛而許人不能故作是以歸唁爲詞而未洩其旨所以諷也

衛總見前

淇澳

舊說三章有進盛尊嚴成就之別無淺深皆就武公已成之德而贊之也骨角有文理可見理欲之相判

也似之故曰切磋玉石無文理可見理欲之相混也似之故曰琢磨非學問自修之謂也充耳會弁亦僕家常飾唯德積於中故氣象特異耳瑟僩四句各本上文而歎其形外之盛亦須本德來非德何以有此也金錫圭璧是以成就言其實首章之切磋琢磨二章之充耳會弁即是此德非至此方成也特至此方說出耳金錫出於鍛鍊圭璧出於生質是矣其實武公之金錫圭璧俱自工夫來鍛鍊固由人力得之即生質亦由工夫熟後有以復其本體之自然也寬綽四句是就人所易忽處以形容其德之中禮處各上

一句意已盡下句足之耳非如此而又如此之謂也或以首章猶有主敬意至此方化於自然不知僴僴容貌當敬而敬則瑟僩赫咺當和而和則寬綽善謔如孔子時而踧踖色勃特時而申申夭夭豈寬綽善謔時便不瑟僩赫咺者乎

會弁○皮弁縫中結玉謂之綦天子每縫中玉用五采綦飾十二諸侯玉用三采綦七△三采三色也朱白蒼 較○車箱而上高三尺三寸橫一木謂之式自式而上二尺二寸復橫一木謂之較古人立乘憑較伏所致敬則憑式自式而上得較故曰重較

附錄　詩故云河朔無竹淇澳獨產非王芻也淇獨產竹與武公特稟異氣而生也有切磋琢磨之功乃

後有琇瑩會弁之飾正相應耳瑟兮僩兮恂慄也戰兢飾制之謂也赫兮咺兮威儀也臨民以莊尊其瞻視之謂也如金如錫語其知剛知柔也如圭如璧語其能方能員也登車而倚重較易於矜嚴者也公則寬綽其容歎宴而至戲謔易生陵侮者也公則以禮自檢是皆剛柔方員之相濟者也

考槃

考槃之樂亦自人觀之耳樂者不知也之寬之邁之軸亦非槃考槃也弗諼眞也弗過足也弗告遯世而無悶也小序云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朱子辨之恐謂即賢者之不樂仕於朝而退處山谷若將窮身焉則時君之棄賢可知矣是即刺也詩人之旨多美在此而諷在彼說者多不肯索其語外之意亦同矣

附錄　詩故云考者尋討之義槃謂樂也古言考槃猶今言考樂耳邁與輠通劉向別錄所謂炙轂輠髡是也軸以進車輠以脂軸皆進退自得之喻

碩人

國君立后以正陰陽以供祭祀族類所不重也容貌益所不急也推夫人來歸之儀衛通國之人情抑

末矣又推而至於生國之形勢土產之繁饒抑更末矣詩人備舉而言之者蓋欲指莊公以嬖奪嫡之故而不忍明言故備述人情之易曉者以通之見即以此論而莊姜已無可議矣況其美又不止此乎雖鋪敘贊美之詞而語外寔有疑怪咨嗟之味詞愈緩而刺莊公之狂惑愈深矣　詩中多微詞如曰衛侯之妻見聘以嫡也曰齊侯之子見與得臣同母非孽生也曰說郊曰朱幩曰翟茀皆夫人之儀也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見通國樂以爲毋也曰庶姜孽孽庶士有朅見下賤之士女如此則宮中貴人更何如也卒

不見荅所以不可解也

附錄　嚴云莊姜以禮來嫁不應不見荅豈吾君疲於政事而不暇與之相親耶若是則大夫夙退可也蓋微露其意而詞亦深婉使知其事者一讀其詩而了然悟矣此說亦佳朱說似更淡遠

氓

首二章追敘奔時事後四章詳述棄時事詩雖作於悔恨然悔所托之非人不悔始奔之非正此之謂淫人之悔也　首二章敘其托而謀謀而許許而送送而期期至而思其來來而遂其欲曲折如畫大約見

今日之棄由在彼之爽德非在我之有愆朱子註中云云非婦人口中語却是意中事　桑之未落二章雖有始奔見棄之候亦不必大分與下總是詳述悔恨之事耳三歲亦就中指其艱難之時言之淇水二句敘致悲凉見與以車遷賄時光景大別唯士罔極故使我至此耳淇岸隰泮喻人事必有終極如昔偕老而今見棄何相背之甚乎此所謂反也但宴宴旦旦時不思及耳玩此語可見若思及則此婦又當早為之計矣復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固已頹然自放於人欲之波而無復一毫廉恥之惭備又一貿絲者

不將蹇裳就之乎　小序云刺時也詩故云抱布貿絲知鄙夫也子無良媒知未嫁也里女失教不有其躬故曰刺時也

附錄　舊解爲室女而奔及老見棄者蓋以老使我怨一句文義難銷耳然曰自我徂爾三年食貧文氣不類安知非三年色衰而棄者乎刻及爾偕老二句當云始之相約謂及爾偕老也今不偕老而反棄而使我怨乎於義亦通

竹竿

思衛者情也不可往者止乎禮義也首二章欲往而

不可往身在此而心在衛也末二章聊思不能已而自嘆也而自恨之意寓其中詩人之詞氣如此非二章自嘆二章自恨也遠非真遠也殆不忍明言耳在左在右正與遠父母兄弟相照看巧笑儺言各二句皆思中之境如親履其事者舊說加安得二字便失詩氣

芄蘭

本不勝枝服不旗襄此則意也至二句止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言此外無可見鄙之也恥之也

附錄 小序云刺惠公驕而無禮也詩故云刺其繼母之欲無制疆解難之才也按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 歸云容兮遂兮重帶悸兮見其儀而知其心故曰能不我知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見其儀而知其心故曰心如結兮甲韓詩作狎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又云悸帶動若驚 歸意云言雖佩觿安能不知我乎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即知之矣

河廣

河如此其不廣也宋如此其不遠也而終不可往者何哉含臆不語凄婉悲凉千古如見 按序止言宋

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而作遂皆襄公即位夫人思之朱子仍鄭氏之說也按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戴公始徙河南言一葦杭之則是作於未遷之前矣時宋桓尚在襄公方爲世子言即位非也 讀詩記曰說苑云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夫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恐傷父之意也味此詩其子母之心蓋不相遠不幸處子母之變者可以觀矣

伯兮

鄭康成以爲桓五年衛宣公從王伐鄭之詩但鄭在衛南不得曰之東矣大約是宣公時詩其事則不可知矣小序云刺時也君子于役過時而不反當以此爲正 首章序其事下三章皆反覆述其思慈之情也願言字虛說疏云願每也未章思極無聊之詞非眞欲求諼草以忘憂憂亦非諼草之所能忘也語氣一直下註多轉折可悉略之

有狐

此是托言之比之子即指狐說如碩鼠稱女之類之

子無裳無帶無服而苦爲之憂則情見乎詞矣然亦有所追而然上無政故下無係故小序曰刺時也

木瓜

此詩賦體而云比者蓋以木瓜比微物瓊琚比重寶非眞以此三物相報也四句俱作比正意言外見

附錄 小序云美齊桓公也按戴公廬漕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卒文公立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故傳曰衛國忘亡衛人感恩之極設爲瓜

瓊不等之喻以致無已之情若曰人當危急之中有投我以木瓜微物者猶當以瓊琚重貨報之且曰非敢云報也期以永爲好也况齊之於我其投我者如何之厚而况我又無以報之乎見非可以尋常報施之禮論也　季思云投者乎居分義無往來之道出於望外者也衛之與國姜爲異姓乃存亡之義不出於諸姬而出於姜氏衛人所以感恩桓公之德無已時也　夫子錄木瓜於衛風之殿於衛見風極治反之機於齊著存亡繼絶之義大有深旨而朱子定爲淫詩不知何故

詩經說通卷之三　　國風六之八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著

王

疏曰按本紀平王宜臼崩太子泄父早死其子林立是爲桓王桓王崩莊王他立今所載皆三王詩

譜曰平王東遷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爲王國之變風

詩緝曰周之所以王積風而爲雅周之所以東雅降而爲風

疏曰平王微弱降而爲風厲王流彘幽王滅戲反得列於雅者何也曰幽厲暴虐猶及於諸侯故爲雅平王政教止及於畿內故爲風

卓去病曰王王矣國史不黙定一尊而號之曰王傷其有不王者也文武之時王盛矣而臣主之曰周召孔疏云王身名無二繫二公爲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之主亦此意也平王以後王衰矣而君主之曰王陳爲楚滅夷於縣公陳已亡矣而春秋書曰陳灾存陳以見亡陳也故立言之旨或微而達或顯而晦或稱而譏士沐梁不嫌也稱陽月嫌也天子不書葬不必也公在乾侯必也皆

此志也。

黍離

周遷洛邑岐周故地盡以封秦不應觸爲禾黍黍離當是卽所見以致彷徨不忍去之意耳未必是故宗廟宗室之禾黍也亦非元城三見之說搖搖如醉如噎是憫宗周而不露一字憫宗周意只在禾黍上感慨自有無限深情嚴云亡國之恨悽然在目唯呼天而訴之曰致此景象者何人乎不斥其人而追恨之意深矣舊說人兼幽平說胡休復云東遷之禍不在犬戎而在艷妻煽處之日乎意更遠矣

君子于役

詩意因思而觸物非感物而興思也不知其期計時也曷至哉計地也不日不月數往日也曷其有佸傷來日也雞棲三句觸此二意生來但若合若離不可有所專屬耳日之夕矣猶唐人云月明花落又黃昏有無限感歎首章云如之何勿思沉廻綿邈不能已已然尚有思也曰苟無饑渴則知思之無可奈何而但冀其生還思益深矣、各末二句復提唱君子于役大有意味可玩　詩故云西周之世大夫非無行役也出有皇華四牡之勞入有杕杜魚麗之燕人皆以爲盛典而寵勞之也東遷政在諸侯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聘問無有寧歲燕勞之典廢矣大夫之妻賦此而夫子錄之正以傷周之日微耳　草蟲殷雷平淡之思也君子于役哀傷之思也世有盛衰而婦人女子之口傳之此之謂風也

君子陽陽

忘勞安貧是朱子想像意婦人口中只閑閑敘過爲長

附錄　嘗疑朱子以此詩爲前篇婦人所作果爾則詞氣樂易較汝墳猶加一等豈所望於東遷之日乎

按小序云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也諸說皆以爲賢者居亂世而爲伶官相招執役之詞程子云揚揚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之狀如是房小寢也由房入奏房中之樂於小寢也敖舞位記所謂綴兆是也其說絕佳若從朱說則閨閫之中無端而執簧執翿由房由敖殊亦無謂

揚之水

詩意思處卽是其怨處不明言役非其職而但言思室家詩人微婉之意如此耳

附錄　此詩揚之水二句本有意義而朱子以爲興

取之不二字又凡曰彼其者外之之詞而以爲指其室家皆不可解嚴氏云束薪本易流也而悠揚之水則不能流轉之以喻諸侯非難令也而微弱之東周則不能號令之唯其號令不行故彼諸侯之人不與我戍申而使我畿民遠戍久而不得歸也懷哉懷哉不知何月得旋歸哉始言薪既言楚又言蒲愈輕矣而不能流喻弱之極也較朱似勝

中谷有蓷

以歲旱草枯與亂世饑年之氣象憔悴無潤澤也曰暵其乾貧者先瘁也暵其修則粗給者亦乏絕矣曰

暵其濕則富者亦不免矣通詩皆世亂感傷之詞卽曰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淑亦悼世之意重悼人之意輕也何嗟及矣卒卒憂生之人計無復之無安於義命意

兎爰

三章無淺深憤激之深言之不足又從而長言之也百罹不專指兎雉二句凡反常逆理之事皆是

附錄　小序云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疏云魯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戰于繻葛王師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也嚴云兎喻鄭人縱恣自如而無可奈何也雉喻周人力戰爲王受禍也愚玩詩詞蓋新罹禍亂憤怨悲傷之極不自知其言之激切者然若止作刑政失常奸良顛倒則其詞似過於厲所謂忠厚和平者安在也夫子胡爲錄之似當以序爲正

葛藟

朱說是也卽人之流離失所而民間之不能睦族可知卽民間之不能睦族而上之所風可知故小序云刺平王也諸說以爲直刺則淺矣詩語中無尤人意總是自傷之詞葛藟宜山谷而在河滸河涘河漘失所依矣此興意也

采葛

附錄　小序云懼讒也采葛采蕭采艾毛鄭俱云喻人臣以事出使也愚謂不然彼謂君也葛蔓善攀附蕭艾並腐穢之物喻小人也采喻君方暱近之也小人本好讒君又暱近之則易讒故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歲之不可知也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容刀

大車

據朱說則上二章見其苟免而無恥末章見邪情之錮蔽而不開畏而不敢其敢者固在也是所以刺也

附錄　小序云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

陳古義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丘中有麻

附錄　小序云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毛云留大夫氏子嗟子國其字也愚按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爲務玩黍離以下諸詩大抵迫蹙憂傷之詞夫人淫心生于侈靡節于憂勤東周之俗似非鄭衛比也朱子以大車二詩爲淫詩意既疑之而諸說作別解者亦未能豁然擊節闕疑可也

鄭

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爲幽王大司徒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併虢檜以下十邑左洛右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是謂新鄭鄭之變風始作

疏曰世家武公生莊公寤生莊有子四人一曰忽是爲昭公一曰突是爲厲公又公子亹公子儀昭公立未踰年奔衛厲公立厲公立四年奔蔡昭公入又立二年而弒子亹立子亹殺子儀立巳又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復入七年而卒子文公踕立詩以之爲次

朱鬱儀曰鄭詩二十一篇始武莊終忽突皆國事也其他亦多賢人君子之詞而宋世之儒誤釋放鄭聲一語遂去小序盡以淫奔目之夫詩非聲也聲非詩也借諸文詞是爲詩被諸管絃音律是爲聲鄭聲好濫而淫志故仲尼放之豈緇衣仲子諸詩乎

緇衣

三章一意愛之之深言之不足又從而長言之也即一章之中既欲改衣又欲適館又欲授餐劝之而若不能劝即效矣猶若未效者故曰好賢如緇衣　不曰衣之新而曰衣之敝可想見其一段意中模擬之

情適館授餐亦同此意都非實事有說改衣是欲久於其職詩中未嘗無此意但如此說反覺易盡　此詩作於武公之日而並稱桓武者原其始也惜乎莊公不能繼祖父之業周人畀虢公政而緇衣之好替矣

將仲子

附錄　小序云刺莊公也詩故云莊公志在除段欲其積衅累段而後動鄭人巳知之審矣故托爲公拒祭仲之詞　毛云仲祭仲也李云無踰我里無謀我家事也無折我樹杞無戕殺我兄弟也呂云詞雖拒

而意則與之如侍人僚祖告郈公以去季氏執戈以逐之之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叔而不能已於姜氏者可見矣至曰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耳豈眞愛段哉　反其意謬其旨若不知其有謀而眞拒之者而時見微詞焉是所以刺也　祭仲諫公事詳見左傳

叔于田

通詩皆私黨者之詞猶河朔之人以安史為聖也詩故云里塗曰巷里巷細民所居段都京既有人民社稷之寄宜求良士以輔弼之今乃為里巷小人所好是速亡之道耳

大叔于田

前叔于田叔自出田也大叔于田叔在鄭從公于田也觀獻于公所可見首二章是獵時事而美其材勇射御之精末章獵畢時事而美其有從容整暇之意一說執轡二句是材襢裼二句是勇非也材勇各二句中俱有須總見之無狃單頂搏虎說罄控縱送凡射御者皆然須交互言之方見其善罄是騁馬從禽控是止馬以射若空空作御馬說則於獵無干矣嚴云馬遲發罕釋矢鬯弓言其從容得意如庖丁解牛提刀而立為之四顧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可想見叔段洋洋之意矣有說以馬慢二句作從容釋掤二句作整暇非也

附錄　二詩小序俱云刺莊公也舍序而言詩則二詩眞美叔段之詞矣段以君之介弟日與市井羣小諂諛馳騁又好勇恃武搏虎以獻氣凌其兄從容畢事旁若無人輕佻豪厲如此豈令終之器乎莊公稍有人心則當置輔衜以正之不然立法制以防之又不然垂涕泣以道之舍曰不然而亡則曰無庸將自及再則曰厚將崩是叔之恃材黨衆人以為必敗之徵而公喜其為將決之毒矣微公養之叔亦何敢至此故序云刺莊公左氏曰譏失教六經之旨一也

清人

按小序云刺文公也文公惡高克云云　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疾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義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則此詩作於既散之後而尚曰翺翔曰逍遙曰作好若猶未散者然詩人微婉之詞也

羔裘

三章平看總見德稱其服意。命卽所賦之性四德具焉舍若以之爲安宅者然舍則不渝不待言矣司直之司如司命司馬之謂。朱子云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爲陳古刺今之詩但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產子皮之徒豈無足以當此者特不可考耳愚玩詩中凡言彼其之子非外之詞則追論之詞也小序之說亦未必非存之再訂

遵大路

附錄　小序云思君子也嚴云鄭莊殺弟幽母射王中肩悖逆已甚君子去之此蓋托爲挽留者之詞不

寁故不寁好以先公之義諷之冀其少留也。

女曰雞鳴

小序亦以爲陳古刺今之詩朱子不從女曰雞鳴而士卽曰昧旦有蹶然驚起意大夫加鳧鴈女子主中饋皆職分以内事也末章又進一層　詩故云稱士女始婚者也弋鳧鴈大夫之事也存之

有女同車

據朱說則鄭風唯此爲男悅女之詞　楊用修云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閑雅也蓋冶容艷質多出於胥膄甲族蕉濃含淩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雖有舜華之顏瓊琚之佩所謂婦作夫人鼠披荷葉舉止羞澁烏能閑雅乎漢宮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是其證也

附錄　小序云刺忽也疏云忽辭齊女卒無大國之援至于見逐國人追惧而刺之言假令當日昏於齊與之同車而歸其女有如是之美也言外之意長矣張云忽之辭昏未爲失也國人見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傷忽之無援以至此耳此國人之心也

扶蘇

輔云扶蘇已得而欲未厭之詞蘀兮未得而急欲得

之詞狡童已絕而又欲別圖之詞褰裳未絕而防其欲絕之詞

附錄　小序云刺忽也所善非所善然刺其用人之非也休復云國人思忽惡突之詞子都狂且隱語也

蘀兮

附錄　小序云刺忽也詩故云非刺也國人思黜突而納忽也忽以世子踐位正矣宋人乃使祭仲立突而逐忽故鄭人不義突而作此詩托言風之隕蘀以見志叔伯謂大國也安得大國倡義納忽我當起而應之矣

狡童

附錄　小序云刺忽也朱子辨序云昭公猶在位安得以狡童目之且其爲人柔懦暁濶不可謂狡卽位已壯不可謂童其言甚矣嚴氏以狡童指其所用之人卽扶蘇之狂且也詩故云突與雍糾爲謀以殺祭仲糾洩謀於其妻而見殺突以出奔狡童指糾也則又不當云刺忽也存之再攷

褰裳

附錄　小序云思見正也疏云國人思逐突而定忽也嚴云鄭亦非遠我之望棣亦非一國而何其皆不來也狂童篡弑自立其狂已甚不可緩矣

丰

始之不往有別志也伯兮叔兮不一人之詞也非呼其初迎之人也

東門

朱子以爲思而未遂之詩小序則以爲欲奔而未遂之詩

風雨

附錄　小序云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子衿

附錄　小序云刺學校廢也疏云學校不修生徒分散或去或留此陳其留者責去者之詞

揚之水

附錄　小序云閔無臣也鄭云作此者同姓也嚴云昭公兄弟雖多皆懷心外市雖多猶少也故曰終鮮兄弟惟予與汝言此外皆非同心者也又戒之曰無信人之言皆誑女者耳　按忽與子亹子儀皆死而原繁猶謂厲公門非公之子猶有八人則兄弟之多可知　胡云君臣疑而要誓之詩

出其東門

朱傳最爲得之

附錄　小序云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人民思保其室家焉如雲如荼指棄女也兵革喪亂之後喪服者多故曰如荼　歸云時事至此付之無可奈何故曰聊樂我員

野有蔓草

有美一人見無端一妄男子也邂逅卽得所欲何其蠱之易也淫可知矣

附錄　小序云思遇時也嚴云冀得兵革寧息男女

及時而娶也 詩故云六卿餞韓子子䱷賦此詩韓子曰吾有望矣豈男女思不期而會者哉 歸云賢者不遇時作是詩也 有美一人猶楚詞所謂美人也

溱洧

詩意亦女悅男之情多小序亦云刺亂也 季思云士曰既且復曰且往觀乎順適女意也婉轉流連不自爲主動于欲也○與注小異却有情事

齊

譜曰齊自武王封太公於營丘五傳至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

疏曰世家周懿王烹哀公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哀公之同母弟山弑胡公是爲獻公獻公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詩以之爲次

詩緝曰政令僅及于畿內而畿內之鄭亦自爲列國則王室之微甚矣於是乎齊始伯故王鄭之後次以齊子夏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皆淫于色而害于德齊亦二南之變也

雞鳴

詩陳古以刺今小序爲哀公怠政而作理或然也賢妃泛言之非必先齊之賢妃也舊說三告漸迫孔疏云二章欲君蚤起末章述其欲蚤起之意也意更委婉可從首二章須體會其衽席上先有一段無聞自聞無見自見意思故一綱其似聞似見者而嚜然起慼然告矣蠅聲月光皆極形容之詞非必以理也辨者謂雞三號蠅𧋍始交作又謂月出爲日出傳寫之誤固哉其言詩也人將曉則更倦而思睡蟲飛薨薨正甘寢之時也故云然

還

呂云當是時齊以遊畋成俗詩人載其相遇也意熱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風俗若此可以知道民之路矣故小序云刺荒也哀公好畋國人化之

著

設爲新婦始見婿而誇述之詞使人讀之而不親迎自見矣于著于庭于堂自是婦至婿家之昏禮然失却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婿乃先往俟於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一段矣

服云禮唯天子不親迎使三公逆后魯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是諸侯以下無不親迎也此特卿大夫已下之事耳而國君可知已故小序云刺時也　或曰何以知無國之事按充耳懸瑱謂之紞紞君五色臣三色曰素曰青曰黃故知卿大夫已下事也毛氏以末章為國君詩故直以為國君皆非也

東方之日

日月皆曰東方昧爽而來初昏而去也履即迎之也履發送之也只泛作淫詩足矣詩故云蓋大夫之妻入朝而君以無禮加之齊不聞有此事豈可以意誣

之乎

東方未明

二章嘆其無節末章怪其易知而不知皆刺之也

一說詩作於哀癘怠政之時雖云興居無節而主於晏朝邊多獨舉其早言之而末句始曰不夙則莫含蓄隱見詩人之詞然也

附錄　序云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以末章為挈壺者之詞若君為其所誤者意更深婉

南山

小序云刺襄公也詩詞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意則以襄為主所以者何魯桓弒兄自立有危心焉結婚於齊歸田於鄭成亂於宋樹三疆以自固尤屬望者齊耳齊襄恃疆以行淫文姜挾齊以縱欲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勢重也襄之敢于淫其妹以桓之中怯也故義歸于刺襄也　兩言魯道有蕩見齊子之歸人人矚目也五兩伍伍相兩非五履之說也舉告父母通媒妁者見婚姻之正也是時桓已無父母矣故傳曰告父母廟既得其正而不能窮止者何哉所以不能窮止之故詩人不言也詞歸魯桓恥之也意主齊襄惡之也

甫田

齊俗急功利喜夸詐病在人心矣故詩人戒之其實詩在南山敝笱之間當以小序為正

附錄　小序云刺襄公也詩故云公嘗師于首止殺鄭子亹轘高渠彌矣又嘗伐衛而納紀季之酅矣又嘗與宋魯陳蔡再伐衛而納惠公矣皆務大功而求伯于諸侯之事也內行不治徒負衆而恃力何能有成乎總角而弁躁蹙之喻也

盧令

據朱說大略與還同意

附錄 小序云。刺荒也。陳古以風焉。嚴云。古有聞環聲而喜者。非喜其田犬也。其人美且仁也。卽孟子聞車馬之音而色喜之意。襄公不美之意在言外矣。

敝笱

舊說以爲刺魯桓非也。于禚。于祝丘。如齊師。于防。于穀。皆莊公時事也。其從如雲。如雨。如水。刺文姜之恬不知恥。正刺莊公之威令不行也。 或曰。趙氏制其車馬僕從之說可行乎。曰不能也。先儒崔銑曰。桓公死。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舅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愚其子。箝其下。

彼邪淫之迷。不惜其夫之弑。何有於子之廢。故狩禚圍郕。伐衛。歸俘。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昏。僕僕焉。甘役于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尚何僕從之制乎。爲莊公者。痛父復仇。號泣于王。求助于與國。明大義于魯之臣。治兵而東。以身委之。是則可耳。惜乎莊公既幼。又無子犯石碏之臣。幸其小安。忘此大怨。悲夫。

載驅

此莊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時事也。大都。囑目之地。乃敢公然由魯道。涉汶水。而爲其所不忍爲。又志得意滿。略無羞惡之心焉。詩人惡之醜之。而反覆刺之也。然止言其往。而不言其所往之何事。所謂中冓之言。不可道也。亦詩人渾厚之旨歟 發夕。詩故云。急于赴齊。卽夕啓行。不能待旦也。較註似妙。

猗嗟

詩緝云。變風之體。有全篇首尾皆托之它詞。乍讀之茫然不覺。中間但冷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默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歎息之詞發之。則其所不足者。必在容貌威儀技藝之外矣。又云讀一展字。則知當時有以魯莊爲齊侯之子者矣。讀

者再三咏之。方見得自猗嗟以下。句句稱美處。節節是嘆息。不盡處詞不迫而意長矣 諸則字。微詞也曰則有不則者矣 胡休復云。桓與夫人如齊。襄公醉而殺於車。則莊之於襄。仇也。非甥也。姜之於桓。罪人也。非夫人也。莊公漠然不問。可以爲人子乎。雍雍若都。愈嫺於儀。愈不可以爲人。卽貫革之能。復中之巧。不尋諸仇讎。而徒逞其僄捷。亦足醜矣。故曰展我甥兮。非拒其不爲齊侯之子也。若云是甥我者矣。必非仇我者也。其詩人之微辭乎。○其說亦妙

詩經說通卷之三終

國風九之十一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箸

魏

詩故曰魏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武以封同姓魯閔元年晉獻公滅之以賜畢萬此詩皆未滅時作

水經注曰故魏國城西南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

魏無世家不可考詩中多言侵削之事按周桓王十

二年秦人圍魏此侵削之始也歷桓而莊而僖而惠王十六年是爲魯閔之元晉獻滅魏詩作於未滅前知桓莊僖三王時也譜云魏風變於平桓之世原其始也

詩緝曰齊始霸也晉代興也齊之次在晉而魏晉之所滅也魏之先唐猶邶鄘先衛也

又曰或以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而汾水又出於晉疑魏風皆魏詩猶邶鄘皆衛詩非也季子觀樂邶鄘衛總謂衛風魏唐異譏知魏風非矣

葛屨

首章直刺其褊急次章尋繹之而正見其可刺也是曰威儀容貌非不可觀而無奈其褊心之若此也是所以刺也　二可以見此猶可有何不可之有要之襋之非成衣之謂也略成大槩即服之矣　蘇子由云君子之爲國也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履霜及其箸也將安居之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婦也將安使之矣　輔云寬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阨而褊急若此其何以傳世至於長久哉故變風作於平桓之世而國遂滅於惠公之十六年止五六十年之間耳

立國規模可不慎哉

附錄　詩故云曰左辟曰象揥貴者飾也曰葛屨知服之非其時也曰要襋知裳之敝裂須縫緝也冬服夏屨女執婦功在貧賤可耳貴者之家則固陋矣

汾沮洳

舊說以輿無取義者非也公儀子爲魯相拔其園葵以卿大夫而與民爭利難乎爲下矣但采莫采桑采藚言其意非眞有其事故以爲輿耳沮洳見卑下之處一方一曲見壤地無多不宜與民爭也彼其鄙薄之詞

園有桃

舊說以桃熟則食之心憂則寫之爲興意非也興意與前篇同亦興之兼賦者也所云國小無政者亦只是安於儉嗇固陋而不知經制之大振起之謀如園桃以爲殽園棘以爲食是也故以爲興耳心之憂矣以下凡六轉總是反覆述己之憂而冀其人情之開悟意情詞慘惻自是衰世之風

附錄　歸云彼人是哉詰詞也子曰何其欲其自此方彼人是否也

陟岵

不直言己之念父母而言父母之念己猶唐人云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也詞旨深婉矣

一說詩本孝子所作末章及兄者因父母而及其兄也

按序說魏介在秦晉迫于誅求終歲奔命有往無返見役之人自審危亡而作此詩愚玩詩詞實有其意曰夙夜無已知征役不息也曰猶來來不來未可知之詞也況又子代父言如此則知冀其來者屬望之心而子身固自不可知耳

十畝之間

羨在畎畝則厭在朝廷可知矣畎畝之人安則朝廷之上危可知矣故小序云刺時也

伐檀

各首七句是述其事而推其志末二句贊其人也伐檀亦是借意凡謀不遂心之事皆是不稼四句是指其志原如此無益屬意末二句是就其行事用心而贊之亦無深一層意

附錄　小序云刺貪也嚴云君子不得仕進執賤役處河干可謂不得其所矣然玩河水清漣長往無悶曾不介懷國人惜君子之在野小人之尸位不無議論曰人有功於國不耕而食不獵而獲可也汝小人何功乃有三百之禾懸貆之多乎素餐甚矣若使河干之君子進用寧若此乎呂云末二句言汝不見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伐檀以自食乎是之謂刺貪也

碩鼠

謝云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以比貪之甚也三歲貫女莫我肯顧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去非得已也逝將去汝猶未去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亦意想料望之詞耳非眞有所指也

附錄　詩故云貫慣通謂慣習也三歲貫汝言始以國家多故暫重其賦已遂仍而不改今三歲矣已習

爲常法矣以是終身豈我力之所能任乎意亦佳

唐

譜曰唐堯墟周封其弟叔虞是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其子燮改爲晉侯當周共和晉僖公時唐之變風乃作

疏曰君世遷徙之次自叔虞始封于晉陽三世至成侯自晉陽徙曲沃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臼宜臼生僖侯司徒司徒生獻侯藉藉生穆侯費王自曲沃徙絳穆侯卒弟殤叔立爲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爲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

曲沃自絳徙翼七年爲大臣潘父所弒子孝侯立爲曲沃莊伯所弒子鄂侯郤立卒子哀侯光立爲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爲晉侯武公伐緡滅之復自曲沃徙絳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侯時武王已自立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今詩以之爲次

蘇子由曰唐風實晉詩而猶謂之唐以爲此堯之舊而非晉德之所及也

阜去病曰晉風稱唐何也夫子不與曲沃武公之滅翼也蓋晉侯爵周武王封少子叔虞于唐唐叔子燮父嗣封改爲晉則晉之爲唐也文武茅土之舊矣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昭侯徙翼燮父至鄂侯十一世十二君而入春秋晉昭侯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子莊伯十一年十一月而入春秋鄂侯入春秋而鄂侯子哀侯哀侯子小子侯及王所命號叔立哀侯之弟緡於晉者春秋總謂之翼自莊伯入春秋而與其子武公春秋總謂之曲沃自翼與曲沃之國分而晉之名遂沒自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而晉之名復見翼侯失地曲沃篡國是向之翼侯也非晉舊也今之晉侯也非晉實

也故夫子傷之痛之惡之不稱翼亦不稱晉復周之舊而稱唐然則魯僖公二十年春秋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何居乎言晉也曰春秋國史也詩禮刪述也筆削仍國史之舊夫子之隱也刪述與斯文之任夫子之顯也治春秋周天王之法夫子之位卑故不敢顯也治詩以先王之風教夫子之道尊故不敢隱也

蟋蟀

三章開說意則漸深外較居深憂較外深瞿瞿勤於思蹶蹶則見於爲矣休休則安矣及時爲樂正見過時則職業復生矣外注餘也是居中之雜事如鄉黨

往來宗族親睦之類皆是舊說作水旱疾疫則是憂矣

附錄　小序云刺僖公也嚴云僖公之病在於鄙陋局促而無深遠之慮此詩欲開廣其志意提策其精神以為圖回國事之地非欲其自娛樂已也　按詩詞欲其娛樂而又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意殊不類呂云凡人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乎唐風之憂深慮遠也

山有樞

三章末章更切二且字有勿問其它意　二詩朱子解極當然甫樂而憂思即隨之解樂而死亡以動之蟋蟀之氣象固局促而山樞之情旨亦悲凉雖憂深慮遠有先王之風而規模頻蹙如此吾以知晉德之不長也

附錄　小序云刺昭公也嚴云僖公病在鄙陋故蟋蟀欲開廣之昭公死亡已迫此詩言與坐待死亡不若為樂激發之使知戒懼二詩之意所主不同皆非勸其君以娛樂也

揚之水

小序云刺昭公也朱子若真以為戴桓叔之詞則夫子何以不刪也諸家皆以沃為篡宗奪國之謀而昭公不知晉人賦之以警悟之耳嚴云設為國人相語之詞此微詞以洩其謀使昭公戒懼而早為之備也所云從沃者亦潘父之黨耳非國人也又云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諸家皆謂國人助之而匿其情且引齊陽生事為比不知晉之異於齊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

也亦既聲之於詩使采風者颺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為匿之也設為揭寮正所以深告昭公也

椒聊

小序云刺昭公也嚴云晉人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說詩不用首序則以為美桓叔可矣為告昭公故稱桓叔為彼已之子言外見沃日彊昭日危可不備哉　既曰蕃衍盈升又曰遠條且見今日之沃已盛而它日之盛更不可言也其後果以桓叔之孫武公滅晉侯緡而代晉遠條之言驗矣

綢繆

注以三星爲心從鄭氏也心昏見於東方是今三月也視仲春期盡蕃育之時爲後故曰過時也若毛氏以三星爲參則正當十月霜降逆女氷泮殺止則十月正婚始也曷得曰過乎婦語夫夫婦相語夫語婦姑從注婚姻亦男女之常耳詞不勝喜所以異于二南也過時而無它志是其厚於鄭衛也

杕杜

豈無它人二句只言兄弟之親厚不當言它人之漭薄恐碍下文曰胡不比焉胡不佽焉詞旨重複告哀之詞也

附錄 小序云刺時也詩故云何時哀侯時也哀侯之世曲沃益彊本根益弱乃不知脩德親族而侵徑庭之田於是徑庭南鄙啓曲沃伐翼其後卒爲曲沃所執徑庭之田乃哀侯之弟所有者故以杕杜相芘者諷之

羔裘

此詩朱子無定解小序云刺時也刺在位不恤其民詩緝云居居傲狠無相親之意究究苛察也言汝是之不恤我我豈無它人之可往乎以子之故舊而不忍去耳 一說以爲美晉作晉人重去晉之詞晉自曲沃盛彊民蓋屢敗屢起而不忍忘晉也它人指曲沃也言羔裘于我居居覆芘究究疾苦非一日矣非無它人爲大之可依但舊好情深自有不忍去者在耳此說亦通

鴇羽

小序云昭公之後大亂者五世故作是詩曰曷其有所云云見征役政未有息期不知至何光景也有常人子奉養之常耳不敢有它望也

無衣

武公城晉自立三十七年而始以寶器請命於僖王其目中豈嘗有王哉詩人惡之痛之代爲請命之詞故爲偃蹇者蓋誅其意非必昭公有是言也舊說以爲天理未盡滅小序以爲美武公皆非也 嚴云夫子存無衣之詩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武公之初弑小子侯也桓王猶能命虢仲立緡于晉又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是則周雖微而名分猶存也至僖王受武公之賂而命之爲諸侯則紀綱蕩然矣它日三家分晉周又移其命武公者命三家矣嗚呼王者代天爵人而以賄行之是以知

周之不復振也。

有杕之杜

以杕杜比寡弱者詩人好賢之謙詞其實晉非寡弱之邦也賢者之去留亦不以勢好賢之心如此耳曷飲食之有不可冀望之意正好之深也此詩小序云刺昭公也詩故云公子重耳之詩皆不可考矣

葛生

小序云刺晉獻公也詩故云獻公伐驪戎滅耿滅霍滅魏伐東山皐落氏滅夏陽伐蒲滅虢襲虞伐屈以至敗狄于采桑二十二年之閒凡十一戰其喪亡戎

陣者亦多矣玩詩詞蓋思存而非悼亡者也前三章思而自傷後二章思而極望之詞也詩故云角枕錦衾則卿大夫之室矣意亦佳獨言冬夜夏日者見無一日一刻不思非以其獨長也然詩人只言冬夜夏日而已未嘗露出思字最爲婉惻可想婦人見獻公之攻戰不休知死亡之無日矣故不敢遽望其歸而但言百歲之後得同歸丘首足矣傷極之詞也

采苓

小序云刺獻公也理或有之苓苦葑三者皆非山中之物而曰顛曰下曰東歷歷可指喻讒口之善狀也

苟亦無信詩人指讒言說無然自聽之者言也輔云讒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今雖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亦不能不聽矣唯能審察而鼻見情僞之所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進矣此止讒之法也

秦

譜曰。皐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其末孫非子周孝王使養馬於汧渭之閒封爲附庸邑之於秦谷其曾孫秦仲宣王命之爲大夫始有車馬侍御之盛變風始作其後襄公當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

始列爲諸侯

䟽曰非子之曾孫爲秦仲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宣公卒弟成公立成公卒弟穆公任好立卒子康公立是爲康公詩以之爲次

詩緝曰魏唐堯舜禹之故都至是而風亦變則帝王風教中國禮義蕩然而夷狄乘之故次以秦中國將變於夷矣

又曰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與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

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

車鄰

小序云美秦仲也說者以仲爲宣王大夫不應備內官疑爲襄公時詩按非子邑于秦谷已爲附庸仲其曾孫也當是始備未備至毛畿歸始備耳車馬寺人俱重創見意車馬侍御如此改觀矣及其既見又樂易相親如此詩人既誇美之又感激之也　未見而傳衛之森嚴卽它日聞聲稱朕之氣象也既見而略其名分與中國雄桀之士慨慷悲歌勉其及時以就功名卽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之意也讀車鄰一章

秦之規模定矣呂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慨之氣也秦之強以此秦之止於秦亦以此　楊用脩云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固已嫻咲三代柄用閹官不待混一天下而已然矣夫子錄寺人之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愚謂夫子刪書以秦誓爲殿知代周者秦也刪秦風以寺人之令爲冠知亡秦者寺人也聖人無不知者也特以近怪而不言耳

駟鐵

獵非先秦之所無也威儀氣象之改觀則今所創見耳一章車馬足以乘載便變足以使令往狩時事也二章翼獸而獸預逐左而射精方狩時事也三章人遊而馬閑車輕而犬休畢狩時事也徐云古者獸以講武未嘗以犬從禽載犬者仍秦之陋非先王之道也　小序云美襄公也詩故云議之非美之也襄公受平王岐豐八百里之地不聞延訪遺老講求政教而唯田獵是務所同行者公之媚子也所從禽者獵狗也以鸞車而載田犬所尚可知矣愚按美者國人之情也議者夫子錄詩之意也卽國人之風高如此而議在其中矣是之謂風也

小戎

各章上六句誇車馬之盛下因及私情重報君父之仇上首章小戎六句是車騏馵句是馬拆言之小戎句車軫之制也五楘句車衡之制也游環句御驂馬內外之制也陰靷句使驂馬引車之制也文茵句車上用物之制也二章四牡四句是馬龍盾二句是車然亦車上之物耳軜驂內轡也不可當陰靷之靷彼是引車之靷此是控驂之轡也此句所主在軜所重所叅不重制驂上三章俴駟句是馬中五句只鏤膺屬馬餘叅車上之用下　李氏云東坡云秦人好戰

之心囂然而未已也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故觀后稷之稼穡則知周家卜世之過其曆觀襄公之使民矜其車甲則知秦之傳二世而不及期所由來漸矣 詩故云周之出師路車有乘八鸞鎗鎗今則易以小戎俴駟不務持重唯便利是求用秦俗以變周制王政其不可復矣

附錄 黃云龍盾之合盾狹而車廣必合載之始足以衛非防破毀也與二矛重弓意同

蒹葭

此詩舊無定解玩其詞高曠而懷思伊人者其抱命世之材而高隱抑周之遺民而避秦者歟秦豈岐之故墟也謂必無好德之思可乎首二句就所見而嘆之非必感時物也在水一方想像擬議之詞遡洄四句正所謂在水一方也若遠若近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所以懷思之不能已也四句是往來語

附錄 小序云刺襄公也詩故云襄公奄有成周不能訪求故老故作者刺之白露爲霜時之變也蒹葭蒼蒼物未凋也喻周雖東遷人物猶存顧不知所以用之耳逆流曰遡洄順流曰溯游見用非其道則其人遠用得其道則其人近耳

終南

詩爲襄公初命爲諸侯作無疑一章誇而贊之二章願而祝之也至止言其自西鄙而來此爲諸侯也記曰錦衣狐白裘（謂白狐裘而錦衣裼其上）諸侯在朝之服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在國則不服之（在國視朔及受鄰國之聘皆服麑裘也）知此爲歸而告廟見之也黻衣繡裳猶言衣裳而繡以黻也其實黻在裳不在衣也二句總見非復緇衣羔裘之舊矣佩玉將將亦見非復三命茲珩之舊矣小序作戒似無其意

附錄 小序云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歸云周地沒于戎終南周名山望見之秦大夫願其君奄有茲地

黃鳥

詩作於已殉之後故稱穆公又曰如可贖兮曰百夫之特之防之禦見生有所用也百夫正與人百其身相照呼天者亦不敢斥君之詞 夫子錄此詩者不獨刺穆公亦以刺康公也又以見秦雖居岐豐之故地而仍用夷狄之惡俗胥中國而夷矣痛之極也

晨風

三章詞氣漸深如何如何只是疑怪之詞無富貴意

附錄　小序云刺康公也疏云穆公舊臣所作

無衣

小序云刺康公用兵也陳古以刺之非也此著秦俗也不必定其何公時秦人勇公戰怯私鬭卽平居相要其好勇輕生尚功負氣如此蘇子所謂秦人好戰之心囂然而未有已者是也曰王于興師猶知勤王也更數世而民惟知有其主修戈矛以向之而東周之鼎移矣夫子錄之傷周俗之盡變也

渭陽

詩本送舅而小序云康公念母也指其意中事也曰至渭陽禮不越境歎然猶以爲近也路車乘馬瓊瑰玉佩歎然猶以爲薄也悠悠我思是思母而不明言俛仰今昔有無窮之感焉

夏屋

詩人之意重禮意上只言終不如始而其不可久留之意自在矣曰無餘猶可飽也曰不飽則又甚矣此說詩之次也

詩經說通卷之四　共六

詩經說通卷之五　　國風十二之十五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著

陳

譜曰陳舜之後武王以元女大姬妻陳胡公大姬無子好巫覡祈禱鬼神歌舞之樂國人化之五世至幽公大夫荒淫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變風始作

疏曰胡公爲滿五世至幽公寧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燮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其弟佗母蔡女也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以好女誘殺厲公躍立是爲利公卒弟林立是爲莊公卒弟杵臼立是爲宣公卒子穆公款立卒子共公朔立卒子靈公平國立詩從於此

蘇子由曰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不善者日益以甚故晉以唐之遺風爲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爲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湯

小序云刺幽公也今以爲汎刺之詩亦無傷民俗如此可以知道民之路矣陳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外望方東不及明豬即孟豬宛丘其國之勝地也湯焉而於宛丘鼓焉而於宛丘舞焉而於宛丘無祈寒大暑而皆見斯人焉厭之之詞舊說一章無儀二三章無節

附錄　詩故云擊鼓擊缶舞鷺羽娛神也蓋若孫皓於巫梁武於佛矣踵大姬之餘習也

東門之枌

一章聚而相誘也二章誘而相期也三章趨約而歡成也陳都宛丘之側東門宛丘其國之交會處也子仲之子如貴族也穀旦無陰雲風雨也市如河北所謂趕集廣中所謂趁虛也因赴南原之約而經過於市也士大夫女不得過市今曰婆娑無愧恥矣此猶期約之詞也于逝則成往矣視爾如荍男悅女也貽我握椒女贈男也椒芳物握見手授也舊說爲男女賦其事以相樂味不續其麻非淫者自樂語當作刺淫者爲是故小序云疾亂也

衡門

通詩皆寡欲無求之詞可以豈必等字俱極有味

附錄　小序云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作是詩以誘掖之也嚴云一章言小國亦足以有爲二三章喻不必大國而後可以有爲也　歸云立志如衡門天下無儒夫矣

東門之池

水經注陳城東門內有池水至潔清而不耗竭即其地也見是公共之所也可以見人人可往無禁止也漚者漸漬之詞見可以浸淫而無害也姬貴姓彼美淑之貴女因世族之英閨房之秀也而可與晤歌可與晤語可與晤言無不可焉是之謂淫風也

附錄　小序云刺時也嚴云疾僖公淫昏不可告語惟思賢女以配蓋外此無策矣

東門之楊

楊葉如此向春之末迎夏之陽矣期而負約蓋男擬女之詞小序以爲親迎而女不至者亦近之

墓門

詩無定解小序云刺陳佗也蓋知佗之逆謀已成而猶未動於懸冀其聞言而改悔之詞墓門隧道陰闇之地喻陰謀也棘防道無不斯之理鴞萃樹無不彈之理喻佗之弑逆終必見反也夫也造此不良之謀

自以爲國人不知莫予訊也然國人無不知之知之
宜已之矣而不已者其惡已稔非朝夕之故矣詩以
訊之卽墓門之詩也言今日予以詩訊爾而爾不顧
它日能無顚倒思予言也哉○此本詩故而小通之
特不用其無良師傳云云耳

防有鵲巢

舊說以宜有之物與不當有之事也侜猶譸也書曰
譸張爲幻

附錄　小序云憂讒賊也宣公時詩嚴云鵲巢積累
喩讒之漸積若苕延蔓喩讒之浸廣甓亦積累之意

鷊草雜衆色以成文猶讒言交積以成惑也

月出

此詩與澤陂朱子皆以爲男女相通之詞今玩佼人
蓋男思女之詞也　歸云佼人僚兮舒窈糾兮當月
出時想見之毛云窈糾舒之姿勞心悄兮忖度其心
若謂佼人思已者

株林

胡爲株林怪問之詞也從夏南正對之也復反覆其
詞匪適株林從夏南微詞也既乘馬又乘駒非一往
也亦見非微行也朝食見非夜聚也詩著禍亂之原
也

附錄　嚴云設爲國人問靈公胡爲乎株林從夏南
乎又設爲之隱曰匪適株林從夏南乃它有所往耳
然駕我乘馬則稅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朝食于
株矣雖欲爲之隱不可得矣依違其詞而譏之者切
矣

澤陂

蓋女思男之詞觀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可見

檜

譜曰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妘

姓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變風
始作詩緝曰檜世次莫考曰夷厲之間者鄭譜也平
王初鄭武始滅檜前乎平何以知其非幽也當幽之
時仲爲檜君言不剌仲也前乎幽又何以知其非宣
也周道復興之時不得有匪風之思也非幽非宣夷
厲當之也
詩故曰史伯謂鄭桓公曰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
虢檜爲大虢叔恃勢檜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
加之以貪冒皆可滅也檜之爲檜可知矣

羔裘

嚴云。羔裘白狐裘。皆諸侯之服。檜君服之。非過也。但檜國之微。迫於強國之間。正當深思遠慮。求爲自強之計。乃服其羔裘逍遙而已。服其白狐裘以之視朝而已。此外不能有所爲。是偷安歲月。坐以待亡也。夫憂之而作是詩。小序云。以道去其君。似無此意。又云在堂。塊然在堂而已。又云。凡人憂勞恐懼。則不暇鮮其衣。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大帛之衣是也。今檜君衣服之鮮明如此。則志慮凡近可知矣。

緇裘○狐裘有白有黃有青。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狐裘黃衣以裼之。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註云。君子大夫士也。則青裘諸侯不服矣。鄭云。狐白之上加皮弁服。天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黃衣狐裘。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則服之。此詩狐裘。不定何色。鄭氏以爲黃。蓋以祭服朝也。蘇氏以爲白。以朝天子之服。蓋國之朝服也。今從蘇說者。以序言檜君好潔其衣服。當服白不服黃也。

素冠

時皆短喪。無復既祥之祭。故不得見縞冠素紕之制也。庶者。冀見於不可得見之詞。博博。傷悲蘊結。望之切也。同歸。如一愛慕之詞也。　歸云。君子恥獨行終喪之詞。

素冠縞冠○按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注。成。成人也。此從鄭說也。毛傳以爲練冠。則練乃十三月之服。未見其不能三年也。　自喪不計閏。二十五月爲大祥。間月爲禫。禫。祭名。　禫○太古緇

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鄭云。古者漁佃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芾韠之制一也。但尊卑殊。祭異其名。吉凶殊禮。殊其色耳。玉藻韠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芾形亦同。

萇楚

有生之樂。人孰無之。反羨草木之無知。則不聊生甚矣。與若華如我如此。不如無生。皆痛極之詞也。

匪風

舊說以傷周室之衰微是也。但所以傷周室之衰微者。則以國小見偪。無所控訴。思西周之政而不可復得。故爲是感慨之詞。風發車偈。形容亂世危迫之氣。猶云不寒而栗也。周道。西周朝聘之路。王室陵夷黨後。西歸者。故顧之而怛且弔耳。北方魚少。烹魚西歸。皆可喜可願之事。故欲致其佐助之情耳。鄶亡於東遷之後。此時猶西周也。鄶都周之東。故曰西歸。

曹

譜曰。武王封弟叔鐸于曹。即今濟陰定陶是也。至十一世。周惠王時。昭公好奢。變風乃作。

疏曰。叔鐸十一世爲昭公班。立九年。子共公襄立。請以爲止此二公時詩。

蜉蝣

小序云刺奢也非也未傳得之歸處歸息歸說非徒然也有徐圖其改悔意

候人

小序云刺共公也以左傳合之信序之不可廢也詩中遠君子近小人不平小人得志君子所以失位也即末章亦不平爲是　薈蔚象穢雜也南山象崇高也朝隮象君復假之氣勢也婉孌象美也季女象貞也斯饑象君之復擯落之也亦有交互相乘之意

鳲鳩

詩平說總是狀君子之用心也唯君子之心一故儀

一而近以彰著於一身遠以感通於四國皆此物此志也詩中或先儀而及心心不可見而儀可見也或言儀而不言心儀之一處即心之一處也凡言儀一者只是燕居有燕居之儀朝廟有朝廟之儀守其常則而無奇衺回邁之象便是非終始一節之謂胡不萬年非祝詞也在我無遷徙之德在彼自無傾覆之端雖以萬年可也自是實理

附錄　小序云刺在位之不一也皆以爲陳古刺今之詞　詩故云美公子子臧之一其德也愚按左氏負芻虜而子臧不肯君曹鎮公子還而子臧致其邑與卿終身不仕卿大夫帶用素絲辨用綦玉冊伊絲弁伊騏著子臧之儀也終始守其所當得之服所謂儀之一心之結也它人多移于富貴在梅在棘在榛之喻也子臧守義不渝在桑之喻也其儀不忒如此可以正四國可以正國人可以延曹國萬年之祚而惜乎其不肯君也此詩故未賜之意也

下泉

王室盛則大國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小國倍安王室衰則大國肆凌弱暴寡之謀而小國倍困下泉所以寤歎於周京也三章傷今末章思古也　詩緝云春

秋思大國之見正蓋齊桓未伯也曹共之時晉文伯業方盛襄王命之爲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罪而文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愾故將甘心焉僅以貨免文能帖曹乎下泉愧木瓜矣輔云匪風作于東遷之前尚覬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下泉作於齊桓之後無復覬望之意直歎息想慕而已

豳

疏曰豳詩七篇七月鴟鴞出居時作是也又曰餘俱在入攝政後非也按金縢先攝政後居東當在風雷

以後耳又曰豳公爲諸侯之政不得入周召之正風
非也篤公劉非諸侯事乎又曰非美則成王不得入
成王之正雅又非也夫既作而陳之王矣與卷耳納
諸何異而云不可雅也又曰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
風亦非也鴟鴞爲武庚而作將爲武庚乎然則安居
豳之不得列南雅者成王雖終悟而始則疑斂之攻
武變矣變以事非以詞也其系之豳者豳公之采地
也公不之國故不可系魯而系之豳也其特爲一國
者尊之也親之也疏又云言公德高于諸侯事同於
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爲倫次之小雅之前言

其近堪爲雅使周公事有此美也

范氏曰豳居風雅之中者何也風之所爲終雅之所
爲始也變風終于曹思明君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
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
由周公也

詩緝曰變風訖豳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齊豳秦
魏陳檜曹季札觀樂之次第也降秦於唐華豳以終
之蓋一經聖人之手而肯趣深矣

崔仲鳧曰夫子序詩首二南若曰始基之矣終豳若
曰既成而冒之矣是故反十二國之變慰曹檜之思
開小雅之治非周公其孰能之

七月

諸以爲周公居東所作是也故不列之雅而系之豳
明詞雖正而事則變也朱傳以爲冢宰攝政時作俾
瞽矇朝夕誦之以諷成王果爾則與篤公劉何異而
不列之二雅乎　嚴云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預
而已愚謂春而蠶秋而績冬而狩亦爲衣之恒也春
而耕秋而穫亦爲食之恒也乃其事未起而先謀時
來至而先備日星霜露無日不廱其衷草木昆蟲無
物不驚其變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無一不中其則爲

此豳風之所以爲厚而爲王業之本也歟　按舊說
首章總起衣食之端二三四五章詳禦寒事也六七
八章詳爲食事也　二章三章總是爲衣之事夫蠶
見桑甫畢而麻又興今歲未遑而來歲已預不如是
小民寒凍固不足恤而公子無裳甚可慮也復揭七
月流火九月授衣者見日月如流欲授衣於九月不
可不桑麻於及時耳求柔桑采蘩皆稱蠶時事也蠶
月四句則蠶肥時事也中間間以七月流火八月萑
葦者正見轉盼而八月萑堅可伐又是來歲蠶工之
始事矣況當蠶月而可不汲汲乎舊說作來歲治蠶

之月文勢平順可從但玩詩詞似失却蠶盛時一段又接下鳴鵙載績將爲之今歲乎來歲乎今姑兩存之女心傷悲二句是言目下又適有此事見益不可不急於趨事意非感時也貴家士族無不蠶桑亦說詩補意詩語中俱無之鵙伯勞以五月一陰生而鳴至七月則三陰而將去矣舉七月者原其終也爲公子裳兼蠶績說　四章詳爲裼之事欲言一之日二之日狩獵而直自四月起者四月純陽之月微陰胎萌過此則一陰四陰純陰而太陰至矣幽民早計如此蠶不止履霜而知堅冰矣豵賤而狐貴故獻其貴

豵小而豜大故獻其大也載纘武功纘于貉之武功也有說寓武於獵先王與蒐有之然亦不識不知之用耳幽民知狩獵耳不知其爲武功也獻豜有說豕皮不可以服是于貉所得者亦併獻之愚謂幽地苦寒古風朴茂今彝地猶有服豕皮者何況當日之幽[illegible]五章前既有衣有褐矣後及室處者幽地寒卽有衣裘而無容葺猶未免於凍也故因衣而及之蓋總是禦寒事亦以見討慮之周也斯螽蚱蜢莎雞絡緯非卽促織也唯朱子以爲一物姑從之寒之漸至物且屢遷而況人乎有說十月曰改歲知太王之時已

改正朔也故云首章之卒歲夏正也此之改歲非夏正也以建寅數之者時王之正朔也以一之日紀之者幽民之紀候也當特蓋兩用之然亦後人推度之詞耳室二畝半在邑之居也歷春夏不居故治之必詳　六章正言爲食之事而養老孝自奉儉二美焉爲介云助者見亦不敢以之爲常食也曰食則農餐唯此耳　七章詳農事之始終正爲食之本也前章言食瓜斷壺叔苴采荼薪樗已有去圃爲場之漸故遂接言之黍稷二句觸至十月而爲實告成所謂我稼既同是也非謂必以是月登場也如黍自以五月

麥自以四月也上入執宮功朱雖兩存而先治邑居一段第邑居五章已詳言之矣嚴云幽民相告戒曰嗟我農夫稼既同矣野中無事當上入都邑執公室之役不待督責而從見尊君親上禮義之俗也既執宮功之後又自相戒曰晝日於是取茅草將以蓋屋夜則作索綯將以縛屋凡爲此者當急升野廬之屋而修之以明年又將播百谷也雖與舊說小異然場王用畢卽執宮功宮功方畢又治野廬極得幽民憂勤之旨且詞不重複較更得之　八章及藏冰獻羔者蓋祭祀燕饗亦爲食之餘也開冰於四之日而登

之於二之日納之於三之日必肅霜滌場而始敢躋
堂上舉皆言預也藏冰詳見左氏不具錄朋酒羔羊
對看有以朋酒爲民間蜡祭自飲者可不從想其時
堂陛簡易君臣不甚乖隔歲晚當有飲食之獻理或
然也　詩中之美無所不備皆說詩推詳之詞周公
只閑閑叙過而幽俗之厚自見所謂王業之本也

鴟鴞

通詩重王室上以毋毀我室一句爲主蓋此時罪人
巳得而王心未釋則王室之亂猶未可知故推原其
始而言　說詩作於流言方興二叔未叛之日者從

鄭氏也古事當以尚書爲主從朱說爲長　嚴云三
監雖平而君臣之疑未釋則亂猶在也此詩不知者
以爲公之自明耳小序曰周公救亂者用春秋書法
也此序經聖人之手矣周公既出而作七月未還而
作鴟鴞既還而作東山若公之出入也按居東山二
年而管蔡平詩云三年則此詩未後一年中所作耳
　首章推禍本而言之二三章追述巳爲巢勤苦之
意如此也末章就目前光景而歎之見詩之不得不
作耳孰敢侮予言當日爲巢之意云若我之早計如
此今此下民庶其無侮予者乎末表作詩之故者非

欲明巳之見誣巳也王室多難岌岌不保欲王開悟
以自保其國家也此忠臣之極思也

東山

嚴云東山猶杕杜也然杕杜之詞簡東山之詞詳蓋
周公與歸士居東三年患難同之情之纏綿言之重
複宜與杕杜不同也　舊說一章還師二章在途三
章至家四章及時各首二句言久次二句言勞叙往
述來巳有無窮悽愴西悲無專指卽杜詩喜心翻到
極嗚咽淚沾巾之意蜎蜎四句兩在字相照有幸其
生全意故後序云言其完也二章室廬相近則家事

纏悉一一上心此人情也故不惜纏綿形容言之不
可畏也緊思之而卒然驚伊可懷也轉念之而什然
喜也三章婦歎頁鸛鳴爲是見瓜苦而猶感況其室
家乎此卽末章所謂舊者也倉庚以下皆極形容之
詞歸士未必皆如此也末句卽指上章說非獨有情
亦見文章之妙

破斧

三章各上二句是行師之勞且久下原周公征伐之
心也是時四國人惑于武庚管蔡之流言習爲不正
化爲反側渙爲攜二者有之矣公之東征乃所以正

之化之固之也即此便是哀我人之大無兩層意或以周公東征宜不血刃故以斧斨爲析薪之具錡銶爲炊具者非也武庚之亂挾三監連奄徐熊盈之屬幾半天下蓋與漢七國之變無異周公居東二年始平之故破斧缺斨與東山之幸完皆是實錄說詩正不可失之固也

附錄　朱子初說云管蔡流言以謗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爲公之爲以是救其身耳故詩發明其心如此

伐柯

詩作於既見只叙未見之難得見之易而東人之情可知矣勿露避東等語若然則是東人幸有管蔡之禍矣

籩豆○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各升于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其禮有醯醬二豆葅醢四豆無設籩之文

附錄　小序云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歸云公之東也朝廷有人左右之者則君臣之交合矣

九罭

此詩作於將歸之時首章叙得見之喜下三章切願留之情皆一時事

附錄　小序云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歸云小鱗而得美魚喻東方而乃見之于之衮衣繡裳也此服宜在朝廷者也乃見於東方非意所擬之詞東方何以有衮衣公歸無所于女信處公歸不復于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程子云無以以也

狼跋

詩美公之處變而不失其常度令名此不容強者也由其心事光明正大故著之儀而儀如故問之人而人無間耳　負扆臨朝上爲宗社下爲生靈大臣之苦心所謂大美也竟以是得謗議曰不辯而居東

以避之所謂避也嚴云凡人處非常之變則喪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于喪履喜者或至于折屐赤舄几几詩人亦善於觀聖者矣聖人不貴名然天下萬世莫有得而議之者故曰不瑕

詩經說通卷之六　小雅一之二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著

二雅

詩緝曰二雅之別先儒皆未有至當之論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存者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簡其首篇多寄興之辭次章以下則申複咏之以寓不盡之意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詞旨正大

氣象開闊不惟與國風夐然不同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有風體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于國風而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多同也太史公亦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味呦呦鹿鳴文王在上則大雅小雅之氣象自見矣

疏曰三王變雅善者不純爲大雅惡者不純爲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也詳觀其歎美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作史記詞多慷慨班固曰迹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人明以二雅爲異區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也是小大不相由也原其作者之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達者識之則容得有小雅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無小雅準此故也疏從鄭毛公移厲王小雅爲幽王之說故云厲

王小雅惟四

譜曰大雅小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小雅自鹿鳴至魚麗皆文武時詩大雅自生民至卷阿小雅自南有嘉魚至菁莪皆周王成王時詩是之謂正經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勸善懲惡正之次也

疏曰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正大雅下武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正大雅鹿鳴六篇諸云先其文以治內采薇三篇諸云後其武以治外是文王之正

小雅魚麗序並言文武是武王之正小雅生民至卷阿是成王之正大雅嘉魚至菁莪是成王之正小雅〇按左傳爲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莪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太平皇甫謐亦云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莪七篇是已是虔謐以小雅無成王詩也及左傳爲之說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已是虔又以生民四篇爲武王詩也孔疏衍鄭說故皆不取今按小序無成王明文未知孰是

什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宣王之變小雅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厲王之變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幽王之變大雅〇按鄭云厲王無小雅何也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孔疏云曰師謂毛公也毛公移之者以宣王征伐四夷與復小雅而不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爲不次故移之見小雅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示法也又曰改厲爲幽者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故次正月之下以惡相從也鄭孔之說如此按孫毓曰毛公明于訓詁篇義誠自剌厲王無緣横移其第爲幽王蘇轍曰鄭氏以十月之交皆厲王詩也毛公作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甫不得並政褒姒艷妻不得併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爲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桓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艷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與師相攻甚于仇讐毛公誠改詩第他師將不肯信何以韓詩之次適與毛合此足以明其非厲公也今斷以序爲正

朱子曰舊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

周公所刪定也南陔至菁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爲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

疏曰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之後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鴈及斯干無羊七篇皆其初年作庭燎以下則多三十九年敗績姜戎先後間之作也斯干無羊廿初年事而錄之於末者以宣王中興之君成其始終之美也

鹿鳴

舊說因示我周行一語遂謂重乞言卽燕賓式燕以

故以燕樂嘉賓之心亦謂樂之正所以乞之也玩詩旨不然古人燕饗本以洽上下之情耳雖瞽誦史諫士傳民語無一日忘乞言而禮意所重則在此而不在彼耳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與嘉賓式燕以敖以燕樂嘉賓之心一例看人至於好我示我則疑忌去誠惠通其樂可知皆是自道其設燕之意如此耳歸重乞言似認客作主矣　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佩重君子身上說視字二是字俱重不重不恌則傚之者也

禮有饗有燕饗有幣燕無幣詳見彤弓曰承筐是將是饗非燕矣注云燕饗賓客之詩當是爲饗

作而燕通用之歟　舊說鹿鳴以下二十有二詩屬公因一事以作一詩後舉是事則歌是詩愚謂詩雖先後通用而原其始作必有所因如常棣采薇出車豈泛然之作乎當由始則有爲而作而後槩用之以燕饗耳云周公意公所采定未必皆公筆也餘放此

四牡

通詩代言重私情上總是陳情之詞也首章有遠意二章有勞意古者席地敬則跪息則坐啓處不遑見無日不奔走也末章即是以上四章之情諗之使知臣子之艱難如此望恤意添一層

皇華

古云使臣如今之大行也銜命而往兼采風俗歸報天子使知輕重布政爲時俗俱作興利除害如後世之繡衣持斧者誤矣一章述其心四章道其事也有是心則諏謀度詢自不容已矣四字雖無大別亦不得不與傳說云訪問衆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酌量之意詢有究問之意姑從之即作四義以漸而深亦通

附錄　毛傳云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

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親戚之謀爲詢○俱本左氏

常棣

當是周公平管蔡而作而遂以爲燕兄弟之詩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是其綱下段段俱形容其莫如也由死喪說到急難由急難說到外侮患難之事備矣無一之不須兄弟亦足以明今人之莫如矣而無奈人之喪亂明而安寧昏也文氣至此一頓故又開其說於安樂焉即使以安樂論而飲酒不可無兄弟妻子不可無兄弟是宜爾之室家者兄弟也樂爾之妻

弟者兄弟也是究焉是圖焉則所謂莫如兄弟者然乎否也究圖不下於患難之中而下於安寧之日者人情患難則天理易明安寧則人欲易蔽故耳於此信其然則無不然者矣　舊說死喪猶在家也原隰則在外矣愚玩通詩皆自急而緩之詞似只作一事看言雖死喪至于裒原隰而求之者唯兄弟也言朋友正所形兄弟也亦不可說壞朋友朋友自有朋友之道如父母在不可許友以死理勢自然與兄弟不同舉閱墻者見人欲昏迷之中自有天理不能滅處者唯兄弟耳且孺且湛互且字俱有意妻圖[illegible]于

亦天合但妻子自有妻子之樂兄弟自有兄弟之樂不得之則不全耳究圖是究圖其孰宜之孰樂之也是着實教人體認語　徐徹弦云今人善作文者不過自安樂而患難自患難而死喪以為詳盡矣此詩却把死喪在前自此而患難而安樂事愈輕時愈暇而兄弟之情愈見其不可解則所謂莫如者瞭然可覩矣信乎非周公不能作也

附錄　鄭云不當作跗鄂足也承華者也鄂足得花之光明弟得兄之榮覆焦弱侯云不音缶華不注山吳興有漁不溪皆音缶　訂正古文云況也烝也往

作發語辭發語聲非也古人下一字有一字之義況者交好之情況也烝者憤氣之鬱積也良朋當急難時豈無一種不安之情況是況也莫能用情也付之永嘆而已良朋當外禦時豈無一種不忿之鬱烝是烝也匪不反兵之讐也其可以與戎乎

伐木

首章見友之不可不篤下詳篤友之事也和平推到治平上日終有萬年一日意二章既有二字與三章迨我暇矣同意寧適不來非任其失於人也只是見我之意無一時不到耳三章嚴云民之失德者非有

大故止是糇糧不以分人而況王者乎故我命有司設燕者曰有酒則為我湑之無酒則為我沽之非必無酒設言之見不以有無為辭耳又命鼓人鼓舞人舞令正及我之暇矣與朋友飲此所湑之酒也當燕飲之時而言此者見恩義常存前此將苦於未暇耳

周禮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公食大夫禮用六簋天子反言八簋者毛云據待族人設食之禮言耳又簋八則籩豆倍之此天子燕禮之數也

附錄　歸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辭又云速不一召也寧適不來二句言寧適然有故而不來乎亡其

形顧我也篤于諸父唯恐失其心故其佇望之時所自傾如此

天保

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爲之詞必稱天保定之先公先王以貽之尊嚴之義也福一也旣稱天又稱神者忠愛無已虔肆其詞言之不足又詳言之耳　首章首二句言天之眷君如此未便說到福君下四句本保定孔固來但不可作保定之實無時不受福則積之厚矣故曰單厚無事不受福則數已多矣故曰多益何福不除以莫不庶正足單厚多益之意

亦不可作單厚多益之實此一正一反反覆相明也二章戩穀二句亦一正一反相足之詞有說戩穀作事無不宜作心者不可從此便是受天百祿無兩層意遐福亦只是戩穀罄宜衍之無窮唯日不足是極狀其不倦之意三章單厚多益戩穀罄宜之駢集所謂以莫不興也山阜二句與川至二句對說有說以莫不增句總承者不可從　四章未言福而先言祭者起末二句神福意也與它處重祭祀者不同五章人君以天下爲家天下之福皆君之福也四句一串說民皆質實無僞是民之德也君無德民有德莫非君德故曰徧爲爾德非君德隨以廣進之說嚴云序質則近德機巧則近賊也上旣曰民下復曰羣黎百姓申廣言之見無一民之不爲爾德也末章是願祝無已之詞旣欲其如日月之方進又欲其如南山之久長又欲其松栢之代新皆意有餘而詞不足之意

吉蠲日○君臣蠲潔祭祀於旬有一日之先筮次日乃卜所蠲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與有司筮日丁巳之日明日乃薦其日之吉凶也○吉士○先一日大射于澤宮選與祭之士士謂侯大夫及貢士也皆所謂吉也○饎○七嘏三獻之類潔其內也○濯祭品除宗廟之類潔其外也皆所謂蠲也○饎○嘏有讀饗注云炊黍稷曰饎訓酒食也○執清酒潔屢皆是○禴祠烝嘗○鄭云自殷以上則禴禘烝嘗于禘文也至周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爾雅注云祠之言食也禴新菜可禴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先公先王○孔云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窋祖紺亞圉后稷而已此言后稷至亞圉乃廣舉先公之數也朱子云文王時周未曰先王者此詩非武王時作則或周公所更定者歟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

附錄　詩緝云此詩曰厚曰益曰穀皆以俾爾言之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曰宜曰興曰增皆以無不莫不言之祝君之福也止見天下無德外之福也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焉以爲言福福則全篇皆容儆之詞豈古君臣相成之義耶

采薇

後序謂文王時北有玁狁之難所作嚴據太王事獯

常則周於玁狁蓋歲歲備之不必定其爲何時作也

五章歷叙出戍時事末章預道其歸戍時事公義私情各章俱有不必分貼此王者代言餉垂私情邊亦不妨恤其情亦是告以義也各章只順文說去不必分出戍在國戰守等項失詩人形容之意 首章兩言玁狁之故見非得已之師通章俱本此意有說二章承靡室靡家來三章承不遑起居來又輔氏云戍者勤苦之情大約有四一則含其室家之悲一則不遑起居之悲一則饑渴之苦一則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詩皆二章中備道之此皆斷章意詩人口氣

不如是拘拘靡使歸聘從我戍未定生來見公義重而私念輕也憂心孔疚根不遑啓處句說我行不來則孔疚句下轉語也蓋忽爾奮揚自誓之詞若與孔疚句作一意則不我以歸情景矣四五章雖有戰守意其實戍事以固國爲主王者非欲生事於外夷也一月三捷亦戍士擬議之詞非實然事也四牡翼翼象弭魚服各舉一以例其餘也方曰三捷而卽曰日戒曰孔棘罔勉之以從王之義亦教之以禦戎之略也末章首四句與出車不同此是戍人又是兩期畢戍之常出車是將帥又是應變專征之事故此嘗叙驅馳之勞彼嘗感成功之難也首四句非止是敘光景昔之所見景則和而心則慘今之所見心雖樂而景復悲見往來各有關情處莫知莫知歸時復有此道途之苦也

附錄 徐徵弦云先王有言彼爾二章車戰之法也蓋古者禦虜皆用車戰所以防虜騎之衝突也自晉敗戎於大鹵而車戰之法廢矣

出車

此詩與采薇杕杜俱一事故後序云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玩詩詞亦只是往戍非

必有難與師如六月也一章之忠敬二章之戒懼三章之成功皆述其始事四章歸途之苦五章室家之情六章凱旋之樂則又述其終事也中間或爲詩人之詞或爲大將之詞或爲室家之詞錯舉成文正見曲體人情處 自天子所二句與天子命我二句不同此是在郊而自述出師之自彼是至朔方而對士卒申簡命之重也憂心悄悄二句重大將上猶言主憂臣懼也或以此爲中興時詩非也皇父爲宣王時將而曰南仲大祖豈有大祖與耳孫同將者乎城朔方之命將士非不知之也必復申之者大將專闢自

當有此脊振刷以作將士之氣耳赫赫於此于襄於彼正見其威望處然曰于襄則亦以圖吾圉而已固未嘗血戰也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是追述往日情事如此薄伐西戎是室家無所不思中妄成事正詩人善模寫人情處草蟲阜螽不定知何時詩故以爲探秋候也不必拘似當與春日遲遲作一時看見得室家之思如此而凱旋之樂如彼更覺情景相關耳或疑于襄不當有訊可執醜可獲不知詩多鋪敘之詞正不必泥于夷較于襄推廣說見其功在天下也

秋杜

詩不言其已歸之樂而言其未歸之思蓋舉人情中之篤至處以慰勞之杕杜有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畢戍之時也其葉萋萋今年二月春暮之候至家之日也三四章皆將歸而望望極而旋疑忽信之詞皆意中往來之情頃刻間事也車敝馬罷以兩期之久知之征夫不遠又於車馬知之多恤所指者廣小事卜筮不相襲卜筮偕止思極而靡所不爲也曰不遠其詞疑曰邇止則決矣

南陔　白華　黍華

小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黍華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無其詞董氏云笙入者有聲而無詩非失亡乃本亡也朱子之說本此但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詞亦何由有其義乎當是刪後亡之其序則原屬一章毛公割以冠篇故無由亡耳

魚麗

以下三篇朱子爲燕享通用之樂世解遂謂不可人君臣字面不知雅詩皆王者所用所謂通用亦不過通用於在上位在下位者耳通詩總見燕禮之盛下三章咏嘆上三章耳嘉偕時三字重看皆自其所難

者美之有說上三章酒之盛下三章物之備不可從

附錄　小序云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下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毛傳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尉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水不涸鳥獸魚鼈各得其所然　實獨稱魚者北方羊牛

多而魚少舉其貴者言之耳餘放此諺曰秦水無魚至今猶然

由庚　崇丘　由儀

小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三詩與南陔等篇同義朱子亦以爲笙詩無詞故引鄉飲酒禮燕禮曰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朱子云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按疏云間歌者堂上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之中吹當是以魚麗三詩爲升歌而以由庚三詩爲下管耳

由庚次魚麗崇丘次南有嘉魚由儀次南山有臺原詩序之次

南有嘉魚

通詩言之不足又從而言之也言樂言衎猶娛其外也式宴綏之則樂其心矣然猶有限也曰又思則不可限矣由外而內由暫而久無窮之意也有嘉魚而必罩之汕之有酒而必嘉賓樂之衎之有樛木而甘瓠始纍有酒而嘉賓始綏鵻之飛而復來燕之畢而又舉此興意也又思大全作頻與之宴極是有說一席之中獻酬無算恐古人制有定禮亦未必然

附錄　小序云樂與賢也山陰陸云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喻求賢無方也嚴云上二句未得勤求之下二句既得燕樂之也　嘉魚泛言之非必丙穴也　毛云鵻一宿之鳥鄭云一意於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一之義於我

南山有臺

通詩舊以美德祝壽開說未嘗不是愚玩詩詞首三章曰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是美其已然之德也曰萬壽無期萬壽無疆德音不已祝其將然之壽也見有是德且將膺是壽也或曰德音不已非壽

也曰不已則壽亦可知矣下二章曰遐不眉壽遐不黃耇美其必然之壽也曰德音是茂保艾爾後又美其脩德以保是壽也或曰保艾爾後非德也曰保艾亦有引翼之道寓焉亦德也雖通是贊美之詞而未嘗不諷之以惠迪感召之理是之謂盛世之雅也

之基三句俱就見成說非德足以爲之基云云之謂

附錄　小序云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諸說俱以樂只君子屬王者言　詩故云非樂得賢也在下者歌此以答嘉魚也古者君臣宴飲必賦詩或以通誠或以宣志故小雅菁莪以前多

上下報施之詞此詩五章舉草木各有倫類臺也萊也附地者故曰邦家之基桑也楊也葉之沃若者也故曰邦家之光杞也李也多子者也故曰民之父母栲杻也枸楰也耐久者也故曰眉壽黃耇其取材之相當非直叶韻而已

蓼蕭

王者有燕有饗饗在廟燕在寢燕必升殺於俎與之共食以示慈惠與饗訓共儉者不同蓼蕭湛露皆燕詩也不爓殽複彤弓饗詩也故曰一朝 四章開說俱重既見君子四字我忘之寫以既見寫也唯忘寫

於既見故燕飲洽笑語通而君子豈弟譽處即於此在矣無兩層意爲龍爲光以既見而即爲我之龍我之光也不爽不爽此龍光之德也長有此龍光之令德自然壽考不忘矣亦不外首章譽處也孔燕豈弟以既見而知之也由孔燕而度其在國由宜兄弟而偹其壽豈亦無兩層鞗革和鸞以既見而見之也沖沖雝雝便是其德處萬福即首章之譽處而寬言之耳有說多福之物可致之祥等語懸謂此詩所謂德皆侯度之常所謂福亦分內之有雖鋪張而未嘗無節制之意即致語而未嘗無勸戒之旨此之謂盛世之

君臣也

和鸞○京山程云和金口木舌鸞在衡上和在軾上衡車前横木駕馬之軛也軾車前横板手所憑也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 朱子在鑣曰鸞從毛氏也其實不在鑣也鄭云戎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

附錄 訂正古文云諸侯承流宣化凡所爲變化霖雨天下者猶龍也故曰爲龍見能膏澤下民曰爲光見能照臨下國耳龍字不作寵字解

湛露

舊說以首二章君盡情下三章臣盡禮非也重君燕臣上當是二章敘情之親厚三章贊美其德儀也

夜飲○毛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鄭云天子宴諸侯之禮亡故以族之宴爲説 燕禮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大燭于門外宴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已 考○考訓成也鄭云讓則不成不許其讓故曰成也 令儀○宴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外齊亦令儀之一也

詩經說通卷之六終

詩經說通卷之七

小雅三之四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

彤弓

詩意重嘉賓首二句藏器以待正不敢輕用此典也中心貺之句最重正見功報相當而無一毫猶夷勉強之意一朝饗之亦重與得其人意無吝惜是說詩斷意若入講是重王者不重嘉賓矣

彤弓○王者賜必彤弓一彤矢百旅矢千衛言彤者舉重以該輕耳周上赤故重彤弓 饗○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又曰燕或至於夜享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左氏鄭享趙孟禮終乃燕是其證也 按享禮烹大牢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牲殽俎豆盛于食燕獻數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日一朝

附錄 按饗既實事則右醻亦當作實事看註右勸也尊也嚴云右侑通左氏王享醴命之宥註云以幣物助歡也又禮云致享以酬幣明親知右即侑幣也醻即獻酢醻之醻或疑享訓恭儉爵盈而不飲未必有獻醻按享有醻幣則有醻爵可知是醻即醻爵也

菁莪

三章述既見之喜末章追未見之思皆重樂君子意樂且有儀言既愛而又敬之也儀即指今日獻酬之禮承筐之將是也

百朋○古者以貝為貨貝有五等二貝為一朋大貝一朋直錢二百十文牡貝幺貝小貝次之不成貝者不為朋枚直三文 五貝為朋誤也

附錄 小序云樂育材也詩故云諸侯荅彤弓也皆未必然

六月

詩雖美吉甫要重宣王命將以成中興上首二章原王命北伐之由中三章述將帥成功之事末章凱旋之樂也 首章六月紀時也棲棲紀事也此時此景而車攻馬良師整以服將嚴以翼王國之定不待出師而知之矣戎車有五曰既飭俱備也常服戰時方

服故載之然車不專為載服設也孔熾即四章首四句是也此六句與二章首六句俱是述出師之事末二句述王命之詞不必如舊說細分鄭云于曰也二章放此匡王國舊說與定王國不同匡扶冠履之分也定奠中外之疆也姑從之 二章首二句物馬齊色見馬之多也閑之維則見教之素也便見中興氣象舊說維此六月四句中有應變速從事敏不失常度意亦不必拘然曰維此曰既成亦自有意 三章作上下平對不可從當云車攻馬良因制勝之長具矣而嚴翼又行師之本也以此共武所以定王國者

不亦宜乎此自吉甫歸曰言之皆已然事　四五章匪茹謂不度順逆之理也整居屯聚之所侵則兵之所及也至則深入之盻也幟文至且閑皆言兵威之盛鳥隼之旗選鋒之乘皆言其前軍也戎車四牡則大隊繼之矣獨言旆者凡未戰則建而不旆戰則旆之也元戎依韓詩作陷陣之車說太原無的考姑從逐之出塞之說文武不專在此爲憲亦是法其文武以治內靖外非縉紳介冑之說　末章中有二燕首二句是飲至之燕來歸以下是吉甫自叙其契濶而私燕以相樂也舊說通作公燕則不應吉甫爲主通

作私燕則燕喜受祉等語叙在前玩既多二字亦非語氣燕喜須說得大中外泰寧疆場無事亦大臣之福也若只以生全言便小矣言張仲者舉一人以爲重也無將相相成意　小序云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

不安下不得其所矣由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小序言小雅盡廢者見宣王中興盡復小雅也

戎車○蔡戎車五戎路廣車闕車苹車輕車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陣之車闕車補闕之車苹車猶蔽也舊隱蔽之車輕車馳敵之車　焦穫鎬方涇陽太原○舊俱未有的考李本云焦穫澤名今陝西涇陽縣北去鎬京百里太原即今固原去朔方五百餘里玁狁在其東北則入周要路當在此矣然劉向云千里之鎬則非鎬京可知有之以俟知輿地者　元戎○毛云夏后氏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

周曰元戎先良也王云軍前曰啓軍後曰殿啓選鋒也軍無選鋒曰北車十乘爲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步卒七百二十人韓詩章句云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

采芑

舊說爲作於出師之時陳氏又謂班師時作俱未可知即作實叙其事亦無礙首二章言軍容之盛三章言軍律之嚴四章歸大將之功也　首章貫思總云正月菑強土二月可菑美田知采芑時是二月也興意舊以芑不獨新田有而菑畝亦有興師不惟衆而且練詩故云采芑之易爲力喻方朔之征蠻不難克也三千句衆也師干句重試字練也就平日說未說

到方朔節制上涖秉鉞以臨之率統率之以行也四
騏二句車馬對簟茀二句車馬之飾對魚服以載於
車上故曰車之飾云耳二章亦是軍容約軧二句自
是兵車嚴氏謂金路非戎路和鸞非戎馬者誤矣但
佩芾臨戎殊有孔明羽扇羊祜輕裘之意然詩人鋪
張之意亦不重此三章舊說隼之急疾而亦集與師
之衆而亦嚴紀律也陸佃云鷹之擊物猶有失唯隼
爲有準今飛而集必搏物也與方朔之師不虛發必
制勝也舊說試字與首節不同是試於進退之節也
鉦人句是金鼓以司之陳師句是號令以申之伐鼓

二句是閑習於其節也今姑從之四章克壯句正見
其老成以謀爲壯不以力爲壯非如少年輕俊之士
徒以勇力求勝而無深謀遠慮者也執訊四句俱作
實事執訊獲醜矣而兵威不解如此所以能寒敵人
之心而來威耳或疑來威不當主戰伐說不知采芑
之師非必不戰也但偏於名望不主於戰伐耳

其車三千○嚴云天子六師出於六鄉萬二千五百
人爲軍六軍止七萬五千人三千乘當得三十萬人
無此數也孔氏謂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王氏謂合諸
侯之師要之詩人之詞不可泥名數求之況兵有先
聲後實者項羽兵四萬號百萬豈一一如其數哉朱
說是也○路車鉤膺○孔云路金路也巾車五路唯
金路有鉤以金爲之馬頷之飾也然樊纓也樊今馬
大帶也纓今馬鞅以皆當馬胸故詩人總其詞曰膺

耳金路則其樊及纓以五采罽爲之而九成巾車云
金路鉤鞶纓九就同姓以封或方朔同姓也方叔元
老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卽非同姓或得乘金路
矣　約軧○毛云軧長轂之軧也疏云兵車乘車其
轂長于田車此爲兵車可知　八鸞○疏云乘車鸞
在銜兵車鸞在鑣兩驂兩服各鑣有鸞故曰八也
朱茀蔥珩○白虎通云茀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茀
以韋爲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黃朱以別純朱也繫
組貫珠而以玉爲之者珩也蔥以別黝珩也玉藻云
一命縕韍黝珩再命赤韍黝珩三命赤韍蔥珩白三
命至九命皆蔥珩非謂方叔止三命也　鉦韍○韍
云周禮有鐲鐃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
上下通又云鐲鉦也鐃也則三物皆得以鐲名之又
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則鐲亦名鉦也但鐃鐲
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止皆鼓動鉦止又兵法鼓之
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　振旅○什文
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
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

附錄　魚服舊解與采薇同愚按此章言車馬不言

器械不當獨言矢服也左氏云歸夫人魚軒服虔云
魚獸名則魚皮可以飾車也似當從之　淵淵王云
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遠則聲深闐闐程云整緩之狀

車攻

東都之行重在會同此章之旨重在田獵大意詩人
喜於復見威儀之盛故鋪張揚厲以致喜譚樂道之
意耳車攻馬同而皆曰旣指平日言便見中興氣象
四牡句方指當日事也傳曰田事齊足尚疾也所謂
同者同足也然曰四牡則不獨齊足而齊力矣曰四
黃又不獨齊足而齊豪矣徂東尚未言作何事有喜

原缺第七葉

行狩○毛云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
以爲門裘纏旃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繫則不得入
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
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
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
走古之道也 赤芾金舄○諸侯宜朱芾赤芾者
會同爲臣故也 天官屨人注云屨有三等赤舄爲上
冕服之舄也下有白舄黑舄注云是金舄之文故云舄
金也又毛云舄達履也言是履之最上達者 射御
△按五御一鳴和二逐水曲三過君表四舞交衛
五逐禽左 五射一白矢二參連三剡注四襄尺五井
儀 賈逵云鳴和鸞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也逐水
曲逐水曲不墜水也過君表褐纏旃以爲門間容
握驅而不擊也舞交衛御車交道如舞節也逐禽左
御驅逆之車使左射也 白矢 矢貫侯過見其鏃白
參連 放一矢三矢連去也 剡注 羽高鏃低去剡剡然
也 襄尺 臣不與君並退一尺也 井儀 四矢貫侯如井
也 大庖○注出古者以下皆毛文孔疏云面傷當
面射之翦毛與剪毛同謂在傍而逆射之兩者皆嫌
誅降之意故不獻不成禽惡其害幼小也○膺者後脅

前肉也髃肩前也此中心死肉鮮潔爲上殺達右耳
本者遠心死稍遲肉微惡爲次殺髀股外也觸水腢
履左右虛肉處死最遲肉惡爲下殺又云諸侯來朝
者先令習射于澤宮已乃射于射宮課其中否射而
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
以古人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按三殺之中君各取
十上供乾豆次待賓客則君庖
所有止下殺之十耳故曰不盈

吉日

車攻獵於東都吉日獵于西都一章備其具二章擇
其所三章方獵而人心踴躍四章既獵而禮儀盛備
見非昔日氣象意周禮春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也
此云禱者是將用而又禱之常祭自在春也漆沮朱
子以爲洛水者非也二水在豳地東流乃過周故緜

原缺第九葉

息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不失法以
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終也此所以方
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

沔水

朱子以爲憂亂之詩愚疑詩作於宣王之世王雖鮮
終未必若此之甚也且小序庭燎曰箴沔水曰規鶴
鳴曰誨詞有次第似非無謂今姑疏舊說而再商之
首二章述已憂亂之意末章勉以弭亂之方也莫
肯念亂便含有末章敬意誰無父母含蓄而哀傷之
詞也不蹟指時政言唯不蹟故可憂耳訛言莫懲正

所謂不蹟之世也中於世則爲訛言中於人則爲讒
言矣其可以不敬乎亦不能保其不讒也
附錄 小序云規宣王也呂云諸侯之於天子如沔
水之朝宗此常理也所以如隼載飛載止去來不常
者其必有所以矣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曰皆願安
寧豈肯念亂況誰無父母豈不顧惜乎則其未服者
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宣王使之自反也李云
首章言諸侯或朝或不朝二章不蹟則不朝者也三
章集于中陵則來朝者也嚴云不服者既可憂則服
者維持之不可不力也乃聽訛言之汚蔑而莫之懲

果爾則諸侯將皆不自堅轉相告誡曰我友其敬矣讒言其將興矣設爲諸侯相語之詞規王之遠讒以懷諸侯也詩故則以爲來朝之諸侯勸勉不來朝者之詞於規字意似遠

鶴鳴

二章一意而詳言之者忠愛之心不厭諄覆也小序所謂誨也

附錄　詩故云鶴性嗜魚籌量進止所取必得方其欲漁之時安然若無魚不之覺及既得魚則長鳴水側魚聞其聲爭自潛藏矣故曰鶴鳴於九皐魚潛在

淵喻殺伐之志外形人將震懼而遠去也又云詳味是詩豈諸侯之答汚水乎抑科民太原之日乎詩道廣博弘通不可以序槩之類如此　歸云誨者誨其舉賢而用滯也鶴鳴言賢者身隱而名著魚潛言出沒有所淺深可求擅蘀言美惡得所攻玉言山林藪澤之人皆王之利器

祈父

嚴云宣王料民太原人不足用乃令祈父出禁衛以從軍理或然也祈父不敢斥王之詞通詩皆役非其職而怨之之詞舊說二章非職末章非法非也獨子不從征是後人激勸之方未必先王有是法也曰有母之尸饔只是陳已非獨不當役情亦大可哀耳曰有母則不唯獨子且未有家

白駒

序刺宣王也即詩人之留賢而終不可留則當時朝廷可知矣是所以刺也詩作於既去之後而繾綣慇懃若未嘗去者首二章謀其留之之方也食苗食藿皆設言之非實事也欲留其人而計及其駒欲留其駒而計及於維縶維縶之而僅曰永今朝永今夕皆愛極而不能自已之意朝夕非永也於不可留之人

而得留朝夕焉亦永矣三章冀其得留而誠以告之四章見其難留而情以望之也爾公爾侯非靡之以好爵也逸豫無期非動之以富貴也見朝廷之上道違志行自有樂地不必山林也優遊隱者之樂通思隱者之心慎之勉之望其留非戒其去也末章音之遠即心之遐處故云云此不得已而望其不見絕之詞若云規時政得失則草茅而譏當世在賢者爲出位之謀矣詩人亦豈敢以是望之

附錄　楊用修云宋義有云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侯則謹爾侯度勞于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

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愼哉爾之優遊確矣不拔勉哉爾之遁思乎蓋爲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爲賢者計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

黃鳥

舊說有漸深意曰不可與穀不可與明猶望之也曰不可與處則斷不容以不去矣嚴云不可與明言不可與之求明白也

附錄　小序云刺宣王也愚疑詩爲民適異國將王畿之民適侯國乎抑侯國之民適王畿乎詩故云宣

王之世諸侯兄弟有失所而來依于王室者及其季年政怠禮衰窮困不遂思返故國而作是詩理或然歟

我行其野

婚姻之故四字最重以婚姻之故而相就非我之無恥也以婚姻之故而不見恤見彼之薄也趨富厭貧薄俗之大喜新忽故人情之常詩人抑揚其詞亦加人微罪之意也

附錄　詩故云黃鳥刺薄同姓此詩刺薄異姓也婚姻謂與王室有甥舅之稱也　嚴云周之盛時以淵睦任卹教民其風俗醇厚何如也至黃鳥行野之詩作則教道微而風俗薄矣故序以爲刺王也

斯干

凡人築室蓋將聚國族於斯故兄弟之善以已然者祝之男女之祥以未然者祝之通詩南山四句與似續四章形容築室之美餘皆願詞也　首章首二句是形勝次二句是制度四句總其遠近上下而狀之築室之大槩已盡下更詳言之耳似續四章雖俱是言築室之事而一章又領三章曰築室百堵已該有墻堂室意曰居處笑語已該有攸芋攸躋攸寧意必

曰似續妣祖者見今日考室亦本先王之志事行之又以見昔廢而今新也言西南則該東北矣不可謂西南爲奧宜通明而戶牖之也垣以繚堂堂以構室言之序也故三章以下及之治墻正所以治室也攸芋謂居是中者有宅中圖大之氣象耳非屬之垣墻也四章四如字是形容之詞不作譬喻說殖殖四句是狀其規模向背之皆宜有說以攸寧起下章莞簟意似無此自然詩人筆勢情景相生亦自然有連合處耳六章以下皆設言之詞蓋築室而子女生則本支甥舅從此開矣故設爲夢以祝願之室家君王注

云有室有家為君為王正指婚姻之室家言與君王對看世說以一國為室家以天下為室家不可從有非有儀所謂哲婦也便不能唯酒食是議而不免貽罹矣三句一滾說下

裳璋○半圭曰璋圭首銳象春物初生璋象夏物半死毛云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王肅云言無生而貴者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為臣子也王介甫云不衣之以衣而衣之裳不弄之圭而弄之璋者成人有斷故也詩故云周禮亦璋以禮南方弄璋南面之象也裼○韓詩作禘小兒被也侯苞云示之方也禘制方令其方正事人也詩故云男子裳之出其手示有志于四方女子裼之拊手足而纍之示無外務也

附錄　小序云宣王考室也詩故云雅自祈父以下宣德日衰未久而幽未久而東矣安得考室之詩乎

蓋成王作洛周公賦詩首以兄弟相好致祝懲管蔡之禍也成王時蓋新婚故并祝其生育之蕃且戒其生女以無非無儀又懲妲己亡殷之事也前後間斷無所附麗故錄於此又云古公作岐百堵皆興此亦百堵不欲過侈故曰似續妣祖　訂正古文云君子營室先宗廟次廐庫居室為後似續章是宗廟記云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咲語是一證約之章是廐庫芋即穀中之芋栽之土中生子甚衆廐庫皆取生殖之意故用此字如跂二章方是天子之宮室

無羊

小序云宣王考牧也首三章言牧事之盛末章占富庶之祥此是因牧事之成見出非謂牧事之所致也首言誰謂矜詫其新有見前此亦有謂者矣三百九十舉其一言之二三章姑從舊說人順物情物解人意說末章舊以為實事非也當亦是設言以致頌禱之意云耳衆維魚旐維旟是恍惚變幻之意即豐年室家二句亦以其意言之若沾滯言之則愚矣　詩故與前篇俱以為成王時詩其說雖美而無定據按呂云二詩皆宣王初年詩次之刺詩之後者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大德豈可以是而掩故取此二篇以終之

附錄　詩故云爾雅牛之屬黑脣曰犉黑眥曰牰黑耳曰犚黑腹曰牧黑脚曰犈今獨舉一犉至於九十餘可推矣三十維物則牰犚牧犈之物也周人尚騂物至三十騂其備矣以薪以蒸游牧也以雌以雄別群也皆牧法也賈思勰言牧羊者須緩驅遊行勿令停息乃能肥充大率十羊二羝羝少則不孕羝多則亂群不孕必瘦瘦則經冬或死矣羊性護前日夕則兢先爭歸陵矜不讓曰矜矜兢兢非堅強也羊皆健前知其畢群無病不虧損矣○其說皆妙故特錄之

節南山

小序云刺幽王也前九章刺尹氏之罪末章以一言歸之於王則本末輕重自見所以刺尹氏者不平二字而已何以不平尊寵姻亞斥遠君子是不平也舊說用人行政並重詞氣不然用人而行政在其中矣曰不平曰國均曰式夷曰不傭曰國成詩中凡七言之唯其不平故其流禍必至於空我師勞百姓禍君子而及君身其恃威愎諫必至以天變爲不足畏人言爲不足惜然所以得肆其奸者實君心之邪以啓之故曰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首章隱言其不平而

以國禍戒之詩故云南山雖極崇高然有石爲階級可履而登也師尹不均不平民畏其威無敢言之徒具瞻而已與舊說小異兩存之憂心如惔憂其不平也不敢戲譚不敢譚其不平之政也曰不敢戲譚見當時防川監口道路以目景象蓋小人欲行其不平之政未有不先作威稜以沮人之議論者也獨如國家何哉卒斬此時未斬也以若所爲略無變計終必至於斬耳　二章誦言其不平而以天變人怒戒之南山高峻猶於不平能生草木則其平可知師尹則專是高峻耳不平即指第四章事也薦瘥而又曰方

見天變方興而未已也故曰弘多民言無嘉見舉世皆以災害相弔唁而無嘉慶之言也末句承上三意來狀尹氏之泄泄也舊說有望其改意恐未然蓋方叙尹氏罪惡未須入此意耳　三章上六句言居當平之職而不能盡下二句責其不知避位也前既云師尹而復云尹氏太師列其名位職分見皆不當不平者也曰尹氏見世師也曰太師見朝督也曰周之氐見安危存亡之所自係也曰國之均見蕩平正直之所當遵也既不能維四方毗天子以使民不迷是昊天已不爾弔矣豈可尸此位以空吾人乎天方薦

瘥喪亂弘多是不弔處也空如空人國空人地之類若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四章正指其不平之實也舊說以上下四句分行政用人非也上四句是尹氏不自爲政而委之匪人下四句戒其亟乎心以用人也弗躬二句起弗問二句問者謀之衆也仕者試之事也此皆平心事也今瑣瑣姻婭未嘗考之輿論未嘗試之諸艱徒以親昵遽登膴仕安得不罔君子而至於殆乎此皆由於不平故不能察不能已耳故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五章即承上用人說來言反之即可以已亂也不必若以行政用人分貼

鞠凶大戾即二章天變人怒是也致亂由人而曰昊天者無所歸咎之詞何以曰屆至也蓋勿躬勿親事安能得其究竟勿問勿仕人安能窮其底裏是不及其至也故以如屆進之闋如樂之一成而闋也少息之意何以曰夷觀前章曰不敢戲談又曰民言無嘉則上必有盛氣威嚴以箝民之口者而下亦藏怒宿怨以心非腹誹曰夷則釋然無爭心而民亦盡及其平日之惡怒矣君子泛指柄政者言不可專指王以末章方及王耳　六章言尹氏不能已亂而反致亂也不弔昊天即指尹氏誠言尹氏唯不爲天所愍恤故禍與日俱長而民不得寧徒使我憂之而至如酲耳雖然此非天意也乃人事也是誰秉國成乃勿躬勿親任用姻婭勞我百姓以至此乎慭問之詞也看來尹氏亦非身爲小人者也只是樹威自是不肯平心以親賢遠奸唯用其所昵好以致亂耳觀詩人曰勿躬勿親曰不自爲政可見　七章欲避亂而無所之也尹氏在位小人布列君子即欲引身求退譴責隨之戮辱及之是以瞻四方而頓覺其狹也猶云出門皆有礙誰謂天地寬也家父非眞欲舍君去者甚言天下皆亂以著尹氏之罪耳　八章言己之無所

往者以小人之叵測也見一尹氏當國舉蕩平顯白之世盡化爲回遹險怪之風君子所以益彷徨而無所往耳　九章俛仰時事而嘆之若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令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人之正己方報殺而未已王之安寧何日之有此予所以憂也舊說即以尹氏作昊天說恐未是但尹氏之不平不可謂非天有以使之故不得已而致言於天耳　末章歸本王心以見己誦言之意耳王心之不正尹氏之所由以不平也正王心是格君心之非意　項氏云幽王時爲亂者皆宣王時故家率犬戎以攻幽王者崧高之申伯也爲趣馬以亂朝者韓奕之蹶父也爲卿士而貪殘虐政爲太師而迷民誤國者常武之皇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亦必無皆死之理以此知人才維上所用唐之裴矩即隋之佞人魏之華歆即漢之名臣也

正月

通詩信訛棄賢兩大目而其本則在惑褒姒舊說以前六章詳訛言之可憂後七章刺王見亂之所由起非也皆刺王也前六章刺王不能懲訛也第七章刺王棄賢也第八章窮亂本也九十章進之以用賢也

十一章傷巳處信訛棄賢之世而不得不憂也求二章見女寵在內小人在外而時事益不可爲矣蓋感傷憔悴詞無倫次讀者當得其意可也　一章憂讒言之大四月繁霜急恒寒若之象也觀下文胡爲厲矣念國之爲虐見幽王不獨淫而且暴矣天變人事不平訛言如飄風之卒發莫知所起止世亂人心回適是非恍惚方有此景象曰念我獨曰哀我小心曰癙憂鼠病在穴人莫之知數句字字有意見舉世無一人知訛言之可憂者耳　二章傷巳值訛言之世言不出於心而出於口則怨焉而好忽焉而莠皆不

可知正訛言之象也愈愈日甚一日之詞有侮如以獨憂爲矯以小心爲迂是也　三章窮訛言之害見國將亡也人泛指世人言食祿即作易姓受祿亦不妨此詩詞氣傷悼故也且泛言世人非詩人自謂也何傷乎　四章不得巳而以止訛之理望之天天非夢夢也以時事覘之若夢夢者然既克四句主禍淫一邊說　五章正刺王不能懲訛也即一山而凡言可知矣寧莫之懲正指王也夫訛言一稚子能辨之必召故老訊占夢即召之訊之便是其不能懲處具曰予聖是上下平日自負之詞不專指故老占夢說

烏之雌雄言易辨非難辨也　六章言王不能懲訛故訛言日甚而使人重足而立也謂天四句蓋古有是語也胡爲虺蜴慇之之詞也　七章刺王之棄賢也求我則非眞欲以我爲則也不過羈縻之使不得去如不我得必欲得之不思其不得也仇仇不一言之見無一事不與我共事也不我力使我不得自用其力也是所謂扼我如不克也蓋亂世之用人如此　八章指亂本也胡爲厲矣言必有所以致之卽下褒姒是也燎之二句反起之詞周未烕也知其必烕也但詩人却似巳烕者方是口氣姚云滅烕意同而

字別滅用水用戈以成厥褒姒以一婦人實爲滅國之本而人不見其滅故去滅傍之氵古人一字不苟下也　九十章進之以用賢者見此時如危急之症餘無可施止有此着可挽回也終其未懷一句貫下二章正教之以深思遠慮也窘陰雨而輸載與顚輔僨而蹄險一正一反正未懷中所當取舍者也　十一章俛仰情事而復嘆之見處今日之世者如魚會江湖而處池沼矣我安得而不憂也乎憂心句似總從前許多意來　十二三章言我之憂如此而小人之樂自如彼方且旨酒嘉殽以洽鄰婚姻若不見臣

僕之慘在於目前者我之憂安得不因之而益甚哉小人之有屋有穀皆民之財力爲之故小人愈富民愈貧耳哿矣二句非寬富人也猶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云耳

附錄　詩故云非大夫之刺也蓋申后太子之詞也曰念我獨兮哀我小心曰是以有侮曰民之無辜并其臣僕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是非並后匹嫡榮枯異等哀痛慘傷者能爲是言乎申侯犬戎謀攻幽王有成約矣幽王亦既聞之矣故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又云正月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繁霜猶易所謂

履霜憂在堅氷者也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謂林中雖有材木都無生意唯待斬伐而已喻周民死亡之迫也山本崇高今謂正如岡陵之卑可蹐而越也以喻王室大亂可虜而亡也如此訛言可不懲乎又云天天蔡邕引作夭夭與桃夭同義謂少好之赤子以貧困不養遂椓喪之也　陶云謂天蓋高四句言訛言變化不獨謂山爲岡陵也能使高天爲局厚地爲蹐執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人受其毒也正見其孔將之意

十月之交

小序云刺幽王也詩故云皇父恃寵請城土木繁興徙世家巨姓以實之人情懷土重遷傷其獨見搜括故賦是詩玩末章詞意鬱儀之言未爲無理大意是刺王用皇父以召灾異而傷已獨罹其毒也惡皇父正所以刺王也按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食三年三川震岐山崩詩蓋作於營向之日而追論灾異之所自召非必以日食之日作也記此再詳之　首章言灾異之事也十月一陽未復六陰用事十干庚辛爲金而重光又陰金十二支寅卯爲木而單閼又陰木此日而食則羣陰擅令微陽不能獨存故醜之日月

告凶而曰不用其行者日食月食皆是月不避日故也四國二句不平不用其良暗指皇父卿士一章言也日月並較者猶言彼猶可而此必不可也然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扶陽抑陰之義自是如此三章言不獨日食如此也比年以來雷電山川迭見灾異又如是矣注十月而震電以臆斷也當以國語三年之說爲正哀今之人暗指王也　四章窮召灾之本由王用皇父以致群小人也卿士位卑於六卿而先之者以王寵之皇父小人之魁權之所在也此即上文不用其良一句詳言之也末句言皇父一小人進天

衆小人布列要津已足以致災異矣況又艷妻煽方處乎曰艷徒有色也曰煽熏灼也曰方處專寵也五六章承上言王用小人皇父爲甚皇父之罪擢髮難言卽以今嘗向一事言之而其虐民不仁貪利不忠亦可見矣看來皇父是個豪暴自大之人故曰豈曰不時曰予不戕曰孔聖夫唯有自聖之心故謂天變爲不足畏人言爲不足恤君子未必勝巳小人未必害事而恣欲妄行有不可言者矣觀徹我墻屋田卒汙萊及下文無罪無辜悠悠我里等語則詩故以爲被徙之家所作是也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

其中則向在東都去西鎬千里而遷皇父以親寵得封東都畿內法當二卿而置三有事者蓋僭比于列國之諸侯矣曰多藏蓋富民之以賄選者皇父卽以之爲卿耳一老不可作老成人說如此則又是用賢矣只是舊在王室之臣皆不肯留之以衛王也曰憖非唯不能誠心以圖之亦不肯勉強以圖之也擇有車馬曰有非一人之詞也如漢徙富家以實五陵之意　六七章言巳獨受皇父之毒也皇父剛暴自用必有羣小依托附和以肆其讒虐者故被徙者傷感而爲此言無罪辜而被讒卽下民之孽也當時所徙必大家巨姓而皇父左右非廁養之子則嬖幸之人也噂沓背憎曲盡當日情狀曰我里曰四方皆徙者對不徙者言之耳幽王之時民亦無大羨且逸者此亦徙者之詞然也末二句猶作安于命無此意亦是無可奈何而自巳之詞怨之極也

附錄　鄭氏以十月之交以下四詩皆爲刺厲王之時蓋以褒姒艷妻不當並處幽王司徒乃鄭桓公友非番也蘇子由云鄭桓公與番先後用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艷妻誰曰不可故斷以毛氏爲正

雨無正

此詩暬御所作故曰曾是暬御憯憯日瘁通詩責離散而詞旨嗟嘆體諒不正責之至末章始窮其情而猶屬望之意蓋世亂君昏去者原非得巳作詩者亦絶意於其君而厚望於其臣之詞一章敘饑饉以起離散之端其實臣之離散不在天也詩人婉言之耳二章正言離散之事而嘆王之不省也三章嘆主僻而臣義不當如是四章嘆巳憂而人不然五六章體其所以離散之故七章始窮去者之情益去者原未嘗以義絶亦不敢以明言窮之正冀以返之也　大意云昊天之降饑饉以斬伐四國也其疾威矣豈其

勿慮乎勿圖乎胡有罪無罪之不辨也饑饉如是是
以親如周親而無所止居矣尊如正大夫卑如三事
大夫藩屏如邦君諸侯而非離居則莫肯朝夕夙夜
矣離居解官也莫肯雖未去而猶之無人矣天變人
事如此庶幾王其懼乎舍曰不臧乃更為惡者何也
於是而呼天訴之曰如何使我王不信法度之言而
信非法度之言如行邁無所適者然則惡不知其所
税駕矣夫人臣事明主不可不敬身也事僻主尤不
可不敬身也今離居焉莫肯夙夜焉朝夕焉是不相
畏也將不畏天乎獨不見特事耶戎成而王不退矣

饑成而王不遂矣此豈一身一家之憂而獨我朁御
若斯之瘁乎聽言則荅譖言則退凡百君子何其愛
身之周而謀國之薄也雖然未可厚非也方今言之
難甚矣仕之難棘且殆矣人既不能為巧言又不忍
躬受瘁則有聽荅譖退耳既不敢得罪天子又不可
慫朋友則有托詞以去耳此去者之苦情詩人若曰
我豈不知之而爾謂我曰未有室家夫室家豈甚大
故而鼠思泣血無言不疾若斯之痛也即曰無室家
而昔一室家也今一室家也昔可以作今不可作乎
尚冀其遷王都以輔王室忠厚之至也　靡所止戾

舊說作將亡之兆今只就周宗上說與下六句見親
疎大小內外無一人共休戚者所謂庭中虛無人也
聽言則荅譖言則退規望保守描出苟全亂世氣象
聽言窺君必聽之言始荅之也譖言言有可譖之機
者也不必說到譖及於巳方退耳曰不能言能言云
不可使云可使皆當時之詞耳匪舌正對巧言句說
是出用力之詞蓋憂危之詞不得不艱難耳曰鼠思
者鼠多畏故似之也無聲出涕曰泣傷之極也
附錄　小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嚴云一章刑罰不中
也二章人心離散也三章忠言不用也四章言羣臣

無忠告也五章斥巧佞也六章言亂世進退無咎也
七章責去者也歸云戎成不退言方進饑成不遂言
未巳天意可畏匪舌句晉江夏太守楊珉議擊西陽
夷諸將爭獻方略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
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唯以力耳以舌擊賊
唯舌是出者何以力匪舌是出者也　按後序云雨
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非所以為政也詩故云雨無
正字之誤也詩三百篇咸即詩語而名篇或取諸篇
首關雎鵲巢之類是也或取諸終騶虞權輿之類是
也或即篇中而取之庭燎巧言之類也或即其人與

事而命之巷伯賚般之類也武篇名偶合而分別之
小明大明小旻召旻之類是也因是而求則大雅必
有大宛大弁之篇今則亡矣曰常武者膂武之訛也
曰雨無正者正大夫之訛也此即篇中之語命名耳
劉元城乃欲益以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何其誕哉

詩經說通卷之七終

詩經說通卷之八

小雅五之六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箸

小旻

通詩刺幽王惑志羣小臧否溷亂國將喪亡也一章啟其端正刺王也次三章極陳亂世謀夫之象滄滄章言小人喜同而惡異我龜章言小人爭智而議遁哀哉章言小人忽大而爭細刺謀夫正所以刺王也合三章正所謂謀猷回遹也四章言非無善謀而厭遹之世無所用之合四章正所謂謀臧不從不臧覆用也謀猷如此喪無日矣故以巳懼禍之意終焉

謀臧二句屬王說二章謀之其臧四句屬小人說唯上有如是之君故小人敢於收同巳而排異巳耳亦孔之邛兼下伊於胡底是用不得於道是用不潰於成意見喪亡之將及也滄訛狀小人陽合陰離情態是其厚貌處下四句則其眞情從違處也我龜二句是極狀謀猷煩瀆之象非眞厭卜也以起下句耳先民文獻皆是也大猷凡仁義禮樂之常皆是邇言則先民大經之反也一邇言耳猶是聽是爭則是進是依之故智也靡止靡膴亦本君臣搖蕩琢削來六戌字見未必遂無特王不用之遂至淪胥以敗耳人知

其一莫知其它言君臣皆智短狎禍它卽指將事言
也夫人者有回亂之責也莫知則禍不可支矣故已
懼之而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附錄　詩故云所謂謀亦黜申后登褒姒廢宜臼立
伯服事耳理或然歟

小宛

通詩以無辱親爲主首章發相戒之端下五章詳相
戒之事戒意不出謹儀教子二意而末二章益推廣
之也首章鳴鳩之小而戾天心之憂傷而念先人皆
努力求至之意也曰明發曰不寐見無時不懷卽四

章之夙夜也只言懷二人而求無辱之意言外自見
二章謹儀也謹儀非粗卽修身也其外如此其中可
知大抵處亂世者儀最要緊觀南容以言行免刑戮
可見敬儀以全體言之飲酒儀中之一節耳卽曰齊
聖曰彼昏不言儀而儀可知溫克曰富亦不自知其
然而然者矣三章教子也蓋身者親之遺子者親之
後謹儀教子正求無辱親處也故四章又叮嚀言之
日月二句只閒閒說爾我之日月如此矣朱子所謂
解不得意思却在說不得裏面是也興寐無忝方說
出勉強意五章廣求自善之道見處亂世者卽謹儀
教子矣尚有無望之災意外之禍可慮如塡寡宜獄
是已是可不懼乎六章言賢者處此尚且有履氷集
木之懼而況爾我庸人乎皆痛相戒勉之詞也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嚴云刺王不能自強而昏
於酒下不能撫其下上不能紹其先也李云先人宜
王也蘇云二人謂文武也歸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宣王之所以興也嚴云宣王承衰亂之後而能中興
幽王繼中興之緒反致衰亂故一曰先人二曰所生
以其親見者勉之言非上世久遠難知之事也李云
中原章申言天命不又之意鄭云菽生中原非有主

也喩王業無常家也蒲盧負桑蟲嫗而成子喩有萬
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也今苟有以善道誨民
者是蒲盧將得而子也嚴氏則云幽王黜太子宜臼
故刺之亦通　詩故云非刺王也兄弟相戒之詞中
原以下教子義方求免禍也菽莢善拆采菽者必乘
其晨露未晞之時則無遺脫喩教育之宜早也螺蠃
生卵於空穴之中必取桑蟲以嫗之喩教子者宜擇
所師也脊令警悟兩相覺察唯恐或蹈畢弋喩兄砥
礪以德求免禍也桑扈啄粟違其性矣人不養之以
學則天性謬矣勢必蹈於刑辟小以求免不亦晩乎

稚粟出卜細民事也管子稱庶神不格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是巳末章集木臨谷之戒正成德之事○諸䟽俱妙故備錄之

小弁

通詩進巳進切之情以憂之一字爲綱領故章內凡七見之大約情以漸而深詞以漸而切耳首二章敘巳不得乎親而憂也三章自反不見愛之故而不得也四章言物皆有容而親獨不我容五章言物皆相顧而親獨不我顧六章言人皆不忍而親獨然我忍七章言王之信讒逐子皆以其心之忍耳末章推本

致亂之所自起也中間情旨悱惻怨而不怒孟子所謂親親也　首章鸒斯之羣食歸飛一似人之父子兄弟飲食出入者以興巳之放逐無歸也何辜於天天即親也不敢斥言之二何字自審之詞猶云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舊說謂巳之無罪隱然見矣非小弁之言也云如之何注安之而巳亦非也若云將何處置也無聊賴之詞非忍絕之也二章舊說大道塞之則草生憂傷念之則痛心非也言周道之蹴也一棄置則𦽮蕪矣父子之親也一隔絕則憂傷矣此興意也以下六句極述憂傷之苦蓋疾痛之深不自

知其詞之錯亂反復也舊說用老甚於如擣疾首甚於老亦無此意二章言桑梓且恭敬則無一時不恭敬矣故曰靡瞻匪父靡依匪母見巳之不忍忘親也而親之忘我何哉不屬不離自詰疑怪之詞末二句復轉語曰然則我辰之故耶抑其不祥至此也四五六章俱反興也柳之菀淵之漼物之盛也父子恩之盛也柳之視蜩淵之視葦皆異類而各得所歸父子天性而反如舟流之無所屆是以憂也鹿之奔言急難也雉之雊猶人合也尚且相顧况家庭安樂父子天合而乃放逐使如壞木脫落而無枝葉者然是以

憂也寧莫之知注云人莫之知非也玩寧字似言親不之知也兎之投人之死非與我有連也只因其情有以動我之不忍耳今放逐之情豈曾若是人尚或動而王漠然不動所謂忍也七章言惟其忍故信讒如酬而有情不能舒究也幽王之逐宜臼本由惑溺而曰不舒究幽王豈尚有理可察而曰伐木掎矣析薪扡矣皆孝子之言也舍彼有罪亦非欲其移罪于彼也猶言不問我之有罪無罪而唯以相加正所謂不舒究也末章舊以爲追戒之亦非也事巳遂矣又何戒乎追歎之詞也大意云實關非有山泉之高深

也王當日自不當易其言使屬垣之耳得以顛倒[illegible]柄致有今日之事讒之入由王有以致之而歸咎於屬垣者亦小弁之言也末四句設爲戒伯服之詞而轉語即自絕鄒云人情奮於自決中有不決者存也使視其親如途人亦何必爲此言哉章中唯末四句微露其怨然又指伯服而不指王孟子所以方之磯之怨慕又曰親親仁也詩可以怨其小弁之謂乎

附錄　後序云太子傳作焉辰朱云猶時也按箋云謂六物之吉凶也疏云六物歲時日月星辰也譬彼壞木四句嚴云王黜后而放子兀然如傷壞之木內

有蠹病而外無附枝也我心之憂如此王寧不之知乎與其開悟也伐木二句歸云伐木猗之使離絕其本根析薪拖之使一木析而爲二言讒人離絕人之父子予之佗矣言黜逐我之他所

巧言

通詩以二章爲主蓋亂之生由於讒而讒由於王之不斷故也首章自訴其罹亂以啟讒言之端二三章推本其所由生也四章言讒人之心不難知五章言讒人之言不難辨六章言讒人之人不難除特王不肯知不肯辨不肯除以至此耳　首章曰亂如此憮曰已戚曰泰憮皆已事之詞曰無罪無辜而又曰予慎無罪予慎無辜者蓋身罹其毒反覆致辭之詞舊說謂與其獲免非是故下二章追其始言之陳氏云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子人主不爲之別白遂致並蓄於胸次而涵之於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惑疑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心所疑惑者往往以爲有驗則居然可信矣此即今有下四句意蓋絕之猶覩者讒言也一言足以廢千百言者又讒言也故涵即是不能怒此不能怒則彼不能喜矣便是不如祉二如字亦有意見轉移之機在王一反手間

耳傳說屢盟二句即如祉二句而反之信盜二句即如怒二句而反之亦是嚴云長加長也暴驟進也餤傳云進也愚謂餤者饜飫之意讒人甘言以致亂美炙適口以胥毒王之甘言是餤亂也唯王之邛見信讒者王也受禍者亦王也四章寢廟大猷以難與易之詞兎犬之相制喻其易也往來二句言獻於君忠邪易見如往來之人過於前未有有目而不見者也豈有有心而不能數之者乎下四句正所謂心焉數之也末章惡之深故形容之非實事也居河之麋居下位也既微且尰猶新臺言蘧篨戚施也居徒幾

何無黨與也三段皆蕪之也曰職爲亂階爲猷將多又怪之也合三章舊說云自古小人所最患者心之難知言之難辨本之難除如王莽之謙恭使當年即死孰知其僞如王安石言依於道動引經術神宗以爲聖人雖司馬光亦不知其僞又或有拳勇如羿奡呂布有徒黨如漢唐宦官宋章惇蔡卞之流除之不得其方必致大亂是皆可患也今讒人之伎倆如此而王不能去此其罪不獨在讒人也故小序云刺幽王也

附錄　詩攷云小弁志在感悟其親故微及信讒而

已此則太子已廢迫疾讒人而詰責之所謂讒人指褒姒也呼昊天而及父母知處父子之間也君子屢盟蓋與褒姒定盟約立其子也廢寘大事安危攸繫如作寢廟者經營非一日定大猷者聚議非一人我之見廢我忖知其故矣由布置之術密造膝之謀深也又云河濱土疎善陷喻善陷人者也無拳無勇知非丈夫也既微且尰賤而惡之也居徒幾何明其處袵席無多人也皆斥褒姒也幽王廢嫡立庶宗社覆亡自古禍亂莫甚於此仲尼錄詩不一而足厥有由哉　訂正古文云僭始不必改作譖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所謂僭始不可涵也

何人斯

按桓王八年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是蘇公被讒失國當在桓平之際矣通詩只末章以極反側一言盡之矣討暴公之爲人不過是反側二字蘇公一篇之旨不過極之一字但其詞氣微婉末章始發之其實章章皆是此意或以某章爲疑某章爲諷某章爲責失詩意矣章中胡逝我梁等語俱托言伊誰云從二人同行皆婉詞非實事也通詩只言其不見而不

言其譖即六章言詛爾斯而不指斯之何事末章言其反側而亦不正言其譖之反側使之聞言而愧不明言甚於言矣始者不如今二句舊說云大抵讒人無面目見人則必解之曰其人不足見耳故詰之云云見一人之身乍賢乍不肖豈我之罪也哉不愧於人二句注作直刺之於詩氣似早鄭云皆疑而未察之詞愚意云爾之不見我者豈爾之有愧於人乎爾固不愧於人者也豈爾之有畏於天乎爾固不畏於天者也詞氣似肖安行章彼未嘗托無暇而窮其非不暇脂還章知彼必不來而顧望其來皆設爲依違

之詞使小人不得轉動耳伯氏章復提平素相與以窮之壎篪以諫國言此便是如貫處信其非不相知則今日之事必有所爲而非不知我也如日不然則請詛之詛無如用三物者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鷄此云三物鄭重其事之詞也斯即指此事也疏云詛詛旣往末章始直指而言之通前七章所謂極也

巷伯

詩被痛而作故反覆哀傷或怨或訴皆深惡讒人之詞舊說一二章責之三四章誨之五章訴之六章絕之無此意也萋非二句小者大之也哆侈二句虛者

實之也貝錦亦是喩讒言羅織文采可聽也南箕主口舌大東亦云載翕其舌故以爲喩嚴云讒人情狀接續增益緝緝然如女之績往來輕飄翩翩然如鳥之飛此二句有似非一人意捷捷翩翩則指其禦人以口給之事也舊說愼爾言也二句以令終之道教之豈不爾受二句以術中之禍懼之無此意是深惡而幸其見及之詞猶今人曰也須仔細亦有時輪着女耳豺虎有北四句極形容之投畀有昊選其所生之處不言死而致死之也末章曰敬不獨示人以辨讒之方亦示人以遠讒之道

附錄 詩緝云草草苟活而已

谷風

首二章傷友之見棄三章原其所以見棄之故也春風起則陰雨多從之喩朋友相須以成恩義也廻風從上下曰頹廻風力薄不能上升谷風併力相扶而上以喩朋友相汲引則德義相高也維予與女言無三人也寘予懷棄如遺猶云進則加諸膝退則墜諸淵也末章言以谷風之長養也巍巍之處不無死草萎木焉然發生之德大傷殘之怨小也以興朋友雖有相成之大德而色不能無忿詞不能無怨是小怨

也女豈可忘彼而記此乎友本以患難相依安樂棄之而詩人若不忍直言猶以大德小怨分任其辜亦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意也舊說以大德即指患難相恤說似有德色恃恩之意非詩氣也

蓼莪

不得終養役在外而父母亡也一二章追其始也三章述其情也四章念其恩也五六章悲其忘也蓼蓼者莪原親心也不得終養伊蒿伊蔚矣於是摧感痛疾而呼曰哀哀父母生我是如何之劬勞如何之勞瘁而乃若此乎是以今日之情事如瓶罄罍恥而生

之不如死耳無父無母所謂鮮民也出銜恤入靡至無恃不痛而謂不如死之久矣父今章即劬勞勞瘁之意而痛切言之末二章舊說謂以物理之常與人事之無常非也孝子既值銜恤靡至之情觸目生感視南山感飄風俯仰悲傷而不能已也故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我獨不卒痛極之詞也

大東

通詩告困之詞傷感無聊而不自已也首章因而思古也大東至不以其長正見困之事下則因極而望救於天之詞也有饛三句注意串說按簋飧黍稷也

棘匕鼎食之用原二物饛棘皆富足之象詩意似饛棘二字與如砥如矢云耳如砥如矢雖說周道言意則含蓄王子晉曰古者委積施關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遠來視道如尺如砥之謂也思其如砥有不砥者矣思其如矢有不矢者矣周道依然履視頓異所以涕也此即是傷財困役意但二章明言之耳杼柚三句傷財也佻佻三句困役也末句有承佻佻還者亦不妨既往既來奔命數也葛屨公子亦舉一以例其餘也此即下章所謂憚人也曰薪是穫薪見薪非他人之薪也亦可以載矣憚人非它人之憚人也

亦可以息矣下章正不見息之事也曰職勞不來若以勞爲職而不當撫恤者然見虐用之也粲粲衣服舉其一也舟人私人又指西人中之最細者言之是試謂試用於百僚之家耳東人卒卒無生不必致身通顯而始羨之也或以其酒四句極狀西人取盡錙銖用如泥沙氣象曰或即未必盡然而西人之意則如此矣維天以下則窮蹙無聊之詞若曰東人之力取之地者已竭矣意者其望之天乎蓋意有助則見似助者而欣然喜意其有害則見似害者而蹙然悲憂惶困迫之人大抵情事如此嚴云織之用緯一往一來相反報而成章織女之駕徒左旋而不返不能反報而成章傳云啟導也庚續也天文志云畢三星如罝然然皆其名也故曰載施之行　嚴云是詩其作於秋乎露漸爲霜雲漢分明斗指西實在南皆秋也時唯畢未見耳

盛粢棘匕○孔云雜記曰匕用桑三尺謂喪祭也吉禮用棘匕食煑肉也煑肉必實之汁非匕載之者以古者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使大故須以匕載之謂出之于鼎升之于俎也　毛云飧熟食黍稷也饋饎黍稷　佩璲○後漢輿服志云君臣佩玉五伯迭興戰兵不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詩曰鞙鞙佩璲是也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于璲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加之雙印佩刀之飾至明帝乃爲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

啟明長庚○李云啟明即太白也長庚不知是何

星毛氏以爲一星後世因之亦以長庚爲太白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故因以名韓退之詩云太白配殘月東坡詩亦云長庚玉皎偕明月觀此則是以長庚爲太白也鄭樵又謂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則又以爲二星未知孰是

附錄　嚴云首章言周之盛時侯國富足其簋中之飧饛然而滿其鼎有棘木之匕捄然而長此由周道如礪石之平如箭之直言賦役均也其在上君子則履行之不敢違異以過取其在下小人則瞻視之莫不仰望之而依賴此事在上世已往矣故顧之而出涕耳詩故云簋飧食之薄者棘匕物之微者言往昔朝周資斧之具不過如此君子循而行之小人目而擊之今唯貨賄是責勞役是供疲於奔命大異於昔矣二說俱佳　嚴云小東大東言賦斂小亦於東大亦於東

四月

通詩皆追歷無緒之詞強分之一二三章遭亂自傷之詞四五六章遭亂而怨其上之詞也七章言避亂之無策也八章述已作歌之意不敢過有所望也首章四月六月既用夏正則舊說云暑有時去亂無時已是也徂注徃徃者徃而盛則退之漸也先祖二句人窮反本之詞大意云先祖其匪以我爲人乎何忍使我至此極也如注則太直矣二章秋日既淒必無完卉四海既亂必無安家此興意也三章舊說以風氣之相似與人情之不相似姑從之世亂則皆不聊生而云民莫不穀自傷之詞也注合三章禍亂日進無時而息看來無此意只是哀傷之情觸目生悲故夏怨其暑秋傷其病冬悲其烈無一時得自寬耳四五六章嘉卉之知其爲栗梅也泉水之不皆濁也南國之有江漢以爲紀也皆反興也人之敢爲殘賊者皆王有致之也而云莫知其尤不敢斥言也構者交加之意見正未已也莫我有猶云不作數也七章不獨義無可逃亦見避之無門意末章言維以告哀見此外不敢有所他及也其情切矣　詩故云大東東國困於征輸也四月南國困於征輸也觀滔滔江漢盡瘁以事可知當夏則苦煩暑當秋則感凋傷入冬則又苦風寒至於薇蕨之生是芳春矣人皆熙熙于豔陽我顧作歌以告哀是終歲四序無復須臾之歡矣○其意亦好

北山

通詩雖爲役使不均而作詞旨溫厚首章敘行役之情事曰偕偕士子非一人之詞傳說恐礙獨賢意必

以爲一人亦同矣二章正言不均而又不直言謂爲疑惑之詞而隨下轉語若曰普天非王土乎率土非王臣乎何大夫之不均也亦以我之獨賢耳三章正所謂獨賢也曰嘉我鮮我若以之爲知已者然曰未老方將方剛正獨賢處也四五六章雖言勞逸之不同亦只兩兩言之使人之自察有苦勞之意無怨懟之詞北山之所以爲厚也

附錄　毛云旅衆也尚書解云旅力如耳力目力手足力也此言方剛言耳目聰明手足輕捷尚可以經營四方也

無將大車

通詩憂傷之極而反覆道之無思百憂言姑寘之勿以爲念可也不出于類人有憂則耿耿然止憂在一際而不得出也秖自重兮猶言空思煩惱一齊也何氏云憂而敢思猶可言也憂而不敢思不可言也

附錄　小序云大夫悔將小人也嚴云君子推轂小人小人既進則譖害君子如人推輓大車大車既進則塵汚於人故君子悔之也無思百憂猶今人言勿復更說是我誤也

小明

通詩是役者孤獨憂傷而還念其僚友之詞蓋亂世之末流居者行者皆不得其所以罪罟讒怒反覆觀之則僚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也末二章以自免之道戒之蓋處亂世事暗君唯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庶幾得免耳方悲已而怨念人憂傷中之轉境多如此曰罪罟如以罟取物不使知也曰譴怒見暴橫妄加也曰反覆見刑法無常也皆亂世之象也末二章修職親賢不平親賢又修職中之事也曰神之聽之亦以見君昏政亂君子不能自保唯與神之鑒之耳　一說爲行者怨其居者之

詞念共人而涕零如雨云云怨在已非懷在共人也亦不平之詞也曰罪罟讒怒反覆共人亦與有力焉故戒之曰無以安處爲恒也曰靖共爾位則平日之廢職可知曰正直是與則平日之惡正醜直可知正直亦暗指自己一輩人說不無望其培植意曰神之聽之亦怨詞也此意亦好故並載之

附錄　小序云大夫悔仕於亂世也歸季思云共人謂溫恭之人隱居不仕者仕既困始念共人然不得脫此共人之所以可貴也卒乃自相勞勉曰嗟乎君子人生無有常安處者患不自盡耳苟自盡神將祿

女毋徒愁苦爲也。

鼓鐘

舊說三章直刺之末章陰刺之非也皆婉刺之之詞。鼓鐘伐鼛宜其樂也而見之者反憂作樂者今之人也而懷思者古之淑人君子也是所以刺也末章見其樂是也其人非也我之憂之傷之者非樂之故也如以樂則以雅以南以籥俱不僭矣獨其作之者非人哉

嚴云或疑幽王史無東巡之事以淮水爲碍然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卽史也

附錄　詩故云刺幽王者記徐夷僭王之事也

大雅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虜宣王之世徐子嘗抗命矣韓非稱徐偃王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淮南亦云卽所記互異要知當在幽王之世矣曰鼓鐘伐鼛是築宮室城隍之舉也曰琴瑟曰笙磬曰雅南謂其僭用周樂也君子聞此而悲幽王之不知懼也王維凝碧池頭奏管絃同是感矣

楚茨

通詩廢徹不遲以上事神受福之事以下則燕私稱慶事然燕亦祭中事也首三章一時事而以酒食牛羊禮儀各舉其義言之皆三獻以前事也四章則三獻以後祝致嘏報時事也五章六章皆祭畢時事也詩中之序祝祭于祊是初入祭求神之時特牲索祭祝于祊是也潔爾牛羊以享以祀是既灌迎牲之時特牲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是也妥侑者是迎尸以入拜坐之時特牲尸始入祝詔主人拜妥尸使安坐是也肵從者主人初獻之時特牲主人洗爵獻尸是也膰從者主婦亞獻之時特牲主婦洗爵獻尸是也獻酬交錯是賓三獻以後而獻酬之時特牲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是也孔熯不愆是三獻後之時少牢皇尸命工祝致多福于女孝孫是也禮儀既備鐘

鼓既戒是飲福以後而孝孫徃阼階聽祝致告成時也少牢主人出立于阼階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致成是也廢徹是送尸以後徹饌之時儀禮尸俎而佐食徹之是也燕私則徹饌以後既歸賓俎之時儀禮主人作俎籩豆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是也首章主酒食言上四句只是述酒食之緣起不甚重黍稷以未穫言倉庾以已穫言言我黍又言我稷言既盈又言維億皆侈言其盛耳享祀泛以祭神言妥侑專以獻尸言獻尸卽所以獻神也四以字謂以酒食享之祀之妥之侑之也以介景福照下二章卽

神介之也莫泥以宰二章主牛羊言七句分濟濟五
句薦牲也祝祭于祊求神也此卽祀事孔明也濟濟
蹌蹌自公卿以下皆有絜牛羊如視牲而色純角正
之類剝烹治之也肆將獻之也四或宰主牛羊言不
主人言也于祊博求之也神無形故曰皇如在其上
也尸有象故曰享嗜其飲食也三章主述獻酬之
事言此章之敬皆歸公卿何也賤而執爨內而主婦
外而賓客無一不敬皆公卿之敬也其閒行禮之次
爲俎以享神也膰炙以從獻也爲豆以獻尸也獻酬
交錯既獻尸而行旅酬之禮也執爨之敬就執事言

故曰踖踖亦見非一人也主婦之敬就交神言故曰
莫莫總是言祭時獻尸無不敬獻酬指賓客言交錯
指少長言禮儀二句則兼之也祭飲而云笑語者古
者于旅也語禮也笑語不敢肆故曰卒獲此四句總
是言獻尸後飲酒無一不敬三章之福各就其所發
之義言之四章乘上三章說來云矣者自入祭時至
此時言之觀下文則此爲飲福受胙時也致告致神
意以告之孝孫以下皆嘏詞百福泛言如期言意所
欲得如與之期不爽至也如法天下有一事必有一
法福如之言繁多也此句足上意不可以爲百祿之

實極訓爲至謂至善而無以復加也末句亦足上意
非爾極之實五章總是祭畢而備禮之次章中受祝
告送尸徹饌燕私四事正禮次也既備禮終三獻也
既戒樂終三闋也徂位之位與上徂賚孝孫之位不
同上是孝孫主祭時酬尸之位此是阼階上西面卽
未祭時分列之位也工祝致告亦與上不同上是祝
致神意此是祝傳尸意也受告之後則當送尸送尸
後則當徹饌徹饌後則兼賓歸俎尚留同姓以燕所
謂次也下章承上章末二句來曰後祿者對祭時受
福看彼爲先則此爲後也爾殽八句是詩人敘事之

詞神嗜六句則與燕者之詞也壽考作已然事順者
謂物理威儀之不差忒也時者禴祀烝嘗之不愆忘
也孔順孔時所謂盡之也末二句是幸之之詞非勸
戒其當如是也

安侑○少牢云祝設几于筵上祝酌奠主人西面拜
祝出迎尸于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
不言答拜遂坐也妥訓安坐也尸卽至尊之位或不
自安故以拜安之使處神坐也　少牢云尸告飽祝
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
飯○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祝疏之家　牛羊
割亨肆將○疏云周禮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則六牲
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理治之亦各有職奉解剝其
皮者有羹熟之者有肆其體骨于俎者有奉持而進
之羹　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殽注云腥謂豚解而腥
之卽剝也熟謂解體而爛之卽亨也　周禮內饔掌
割亨之事是司割事者內饔也亨人掌供鼎鑊以給

舊說與楚茨同例。首三章以黍稷爲主。四章以瓜菹爲主。五六章以犧牲爲主。未嘗不是。但楚茨敘力田意輕。此敘力田意重。當以黍稷奉祭爲主。而因及瓜菹。因及犧牲耳。首章雖言力田。亦是遞其有田祿之規模耳。畇畇原隰。由禹甸也。疆爲我疆。理爲我理。所謂田之也。舊說以疆理爲田之之事。而南東其畝。又疆理中事。非也。井田原先王所定。公卿特世守之。未嘗有所經畫也。疆。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也。理。一夫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是也。畝是田之身。遂田首

之小溝。故有一縱一橫之象。其遂橫趨于溝者。則南其畝。南畝者。謂畝形自南而亘北也。其遂縱趨於溝者。則東其畝。東畝者。謂畝形自東而亘西也。蓋古人之畝。皆廣一步。長百步。非如今人之正方耳。朱註本明。今人以畝爲防水之具。不知何始。當由未曾考周禮左氏耳。二章本天澤者。與首章同。是緣起黍稷之意。不甚重。三章疆埸句。似本禹甸來。黍稷句。似本天澤來。獻賓獻尸。尸卽以妥以侑是也。獻賓特牲三獻尸之後。主人亦獻賓之禮。非尸酌酢賓。及祭畢而宴同姓于寢之時也。四章因黍稷而及瓜菹。蓋秋祭

瓜熟。因井獻之。非薦新之謂也。五六章因黍稷而及犧牲。與瓜菹皆一時事耳。血膋以上。旣灌迎牲事也。苾芬以上。旣奠升臭事也。合之所謂孔明也。凡祭之次。先灌酒。次迎牲。于是殺牲取毛以告純。取血以告殺。取膋以升臭。燔膋在薦熟之後。而取之則此時耳。于是烝而進之。亨而獻之。正薦熟升臭時事也。苾芬以犧牲兼黍稷瓜菹言。

執其鸞刀。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旣入廟中。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注云。麗猶係也。牛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孔氏及劉氏以王執鸞刀以親殺。與祭義異。傳曰。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求神陰陽之義　朱子云。天地陰陽之氣交合成人。氣便是

魂。精便是魄。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所以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尚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只是以我之氣。和接其氣。便是有求的道理。古人於祭祀極意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郤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去求之。

附錄　傳曰。曾孫成王也。

甫田

郝氏云。此詩敘述之詞。只隨文說去。不必拘其先後。一章言勞農也。二章言奉祭也。三章言省耘也。四章言收成也。總是力農奉祭而爲民之意。愚謂詩雖力農奉祭。而大意主于勸農。故章中多歸美之詞。所以來大田之荅也。唯其爲勸。故於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之時髦士於是乎烝社方田祖之祭於是乎舉左右旨否之味於是乎嘗茨梁倉箱之富於是乎卜農夫之慶於是乎歸三復詩詞可想見其旨焉說者紛紛求之鑿矣首章上五句推豐年之遠下則勞農之事也自古有年總上起下之詞觀耘耔薿薿豐年之兆覩矣二章雖有報祈二意皆一時事即今盛夏青苗祭也黍稷薿薿所謂我田既臧也報者報此也非報秋成也祈甘雨祈以大此薿薿之苗也非祈來歲也注引周禮云 云者訓詁字義耳不可拘也三章舊說謂祭畢省耘亦非也即首章之今適南畝而又提起

旨之故曰曾孫來止耳攘左右嘗旨否便是曾孫之不怒處不怒克敏非相施報而相効之詞感通之理然也末章是豫道之詞一則曰農夫之慶再則曰農夫之慶見以農夫始以農夫終也我何力之有是所以勸也

社方○孔云后土者社之大名也鄭云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句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社而祭之。孔云曲禮曰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秋成報功則總祭祀為陰祀其牲用純黑色其方祀各以其方之色也 田祖○孔云神農始造田器謂之田祖先為稼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愚謂一成之田百取十萬取千什一以稅之三年餘一九年餘三又取陳以食之勞相之暇鬪進其髦士以使之就學養而又教之也天下豐樂莫不尊親自古至今已非一日而不可復見故反覆敘致不能自已焉 歸云以社以方秋也以御田祖春也甫田大甫皆具再歲事有年則自古而今今又嗣之勞農則今適南畝越春又來其來也信農夫預知則相督曰曾孫來止儼云攘其左右謂攘却其從者

大田

詩重歸美上人意當櫽括前篇之意而稱述之大意言曾孫之所重者農也我農夫不過既種既戒俶載南畝使至庭碩所可以若曾孫者止此耳不能使蟲之必去也澤之必及時也今以蟲則去以澤則周此皆曾孫平日事神得天有以致之故遂言曾孫報賽之事以祈其景福焉蓋上章曰農夫之慶故此章歸其德於上耳首章既備乃事承種戒來以起下三句也既方章是倒敘體言苗生之盛如此由無以害之也此豈人力所致哉由田祖并畀之功耳言外便見歸功曾孫意有濟章意亦然

瞻彼洛矣

朱子不從小序作思古非成康之盛不足以當此然何以不列之湛露彤弓之間或曰楚茨四詩皆幽雅也次之幽雅之後者著王業由先公務農而後成也亦未敢以爲的姑存之詩因會同而及講武猶車攻之意非專講武也福祿即下保室家保家邦意即東都會同亦是福祿也唯有如茨之福祿而又親戎服以臨戎安不忘危治之經也故下二章賛美之以萬年焉

韎韐○疏云韎韐是蔽膝之衣合韋爲之以茜染之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玉藻云

一命緼韍黝珩則士亦言韍矣彼注云子男大夫一命以子男大夫故言韍耳士止名韎韐也鄭氏以爲子爲諸侯世子未除喪士服入見者亦因此也王云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爲左傳之韎韋之跗注是也　琫珌○毛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珕珌△琫鞛甲也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璆璆紫磨金也白金美者謂之鐐珕蜃屬而不及屢用其甲以飾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嚴云詩人瞻洛水之深廣思昔天子至此朝會諸侯其錫予之福祿有如茨之盛若國有征伐之事又使韎韐臨戎以作六師而行之當是之時朝覲會同四海來格爵賞征伐自天子出何其盛也乃今泱泱之水猶昔也而盛事遠矣詩故云東都會萬國道里均平故曰泱泱謂得中央也

裳裳者華

詩作於洛水重我覯之子一句唯於洛水一瞥見而可愛可美如此則其人可知矣三章俱就其可見處以美之末章則由可見以及其不可見也曰是以曰唯其見非徒致意曰沃若亦有使之沃若者矣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嚴云極言勳賢子孫之美蓋愛其先人喜其有後言我覯之子宜有譽處宜有寵章宜有車馬何爲落莫如此乎刺王之不用也末章因賛其先世曰唯之子之先君子

其有如此是以子孫肖似之見王不獨棄材且忘舊德矣

小雅七之八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纂

桑扈

舊說四開說一章得天二章得人三章在國四章在燕皆祝願之中而有策勵之旨焉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諸說俱以爲思古之詞

鴛鴦

舊說四章一意皆祝願之詞首章不一而足二章理有必然此典意也福祿泛言之卽下二章萬年之養

萬年之安亦福祿也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也嚴云先王之時入澤設尉皆有時殺胎覆巢皆有禁合圍掩群皆所不爲故其民漸被仁政皆有仁心鴛鴦待其長大能飛乃畢以掩之有得有不得焉張羅以待之待其自入皆不盡物之意也德及禽獸如此宜其壽考而福祿也鄭云戢其左翼明王之時物不驚駭又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係于廐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粟愛國用也奉養之節如此宜其久於福祿也劉云所乘之馬節儉如此它可知矣

頍弁

玩末章詞旨哀傷必非盛世之詩而朱子不從小序則幾於伐木行葦之篇矣今姑䟽之首二章各六句賦其事以興燕下喻其相依而欲其相親也未見旣見重旣見上庶幾者喜幸之詞末章以霰之知雪比老之必死相會之始爲此危語以相感動極歡趣耳與山樞不同曰維宴見生前之憂死後之慮俱姑宴之耳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

親睦九族孤特將亡故作是詩也嚴云幽王之時危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心竊憂之而無由進其忠告故因王不燕樂同姓藉以爲詞而告以敗亡之戒非欲王燕樂之也但詩人優柔之詞先從宴樂上說來以漸及危亡警懼之意故讀者不覺眞謂刺不能燕樂同姓而已當是時驪山之禍將作人情凜凜不保朝夕幽王方且飲酒無度詩人豈勸其燕樂哉又云上二章以未見爲憂旣見爲喜詞猶緩也末章言國亡無日族人纔得見王其能幾乎當急與族人飲酒於今夕蓋王今亦維宜宴而已言今夕

謂未保明日之存亡言維宴謂天下事已無可爲惟
須飲耳其詞甚迫所以警告王者甚剴至矣豈眞望
王燕樂之哉王燕同姓服皮弁故首以爲言

車舝

此詩不從小序可以爲風不可以爲雅姑以舊說疏
之通詩總是好德無窮而咏歌之不寘意一章追敘
往迎之時原其始也二三四章是旣至之時述其事
也末章則總始終而言之也匪饑匪渴大意云我非
饑也非渴也而若饑渴者樂賢女之以德音來括耳
果其來也雖無好友亦式燕且喜矣摸擬樂事之詞

也下章德音來教果遂其來括之慕矣三章上二雖無
不重謙意重相樂之情上四章即上意而反覆道之
也高山景行舊說以爲所得爲爲興詠淡今小通之
當云有高山而不仰有景行而不行情必有所不能
已有賢女而不得覯心必有所不能慰蓋自敘其意
中之事耳較妥

附錄　小序云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
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
故作是詩也崔仲凫云幽王昏亂法家拂士斥矣所
信惟婦言故詩人與其改德于賢女耳嚴云時褒姒
方寵而大夫更欲求淑女以配王則疾褒姒甚矣起
樂彼者皆所以惡此也　詩人樂淑女而不羡旨酒
嘉殽則今日不安其飲食之節可知言無與而猶歌
舞則今日非無端之痛疾可知歸云女詩人自相謂
也歐陽云高山景行勉其不已之詞言賢難得求之
不已則有得也

青蠅

蠅有二種蒼蠅能遺蛆於俎豆中青蠅則善點汚人
物變白爲黑者也雖其營營往來尚止于樊行且入
乎几席盤盂之上矣言不可不慎也下二章舊說俱

作着讒人之害愚謂交亂四國明讒之釀禍遠搆我
二人明讒之兆端微蓋讒之始必搆於二人而漸及
於四國故詩人窮本以刺焉小序亦以爲幽王詩理
或然也

賓之初筵

首二章因射祭以起飲事三章言飲酒者常始治而
終亂也四章極醉者之狀末章所以戒也首章上六
句是未射時事下是方射時事一射中有三次飲酒
飲酒孔偕未射之飲也舉酬將射之飲也祈爵方射
之飲也知得此意只叠叠說下未射先行燕所以安

賓也。賓如司馬司射三耦衆耦皆是。既安賓而將射樂正乃命工以宿縣于堂上之樂遷于堂下東階傍。以避射位。舉酬射時主人有舉酬之禮。主獻賓。賓酢主。主人又自飲酬爵而獻賓。賓受之。奠于席前不舉。至旅時主人乃舉此酬爵以飲賓。逸逸往來交錯。有次第也。舉旅後遂射。抗大侯挾弓矢。選次其才之相近者爲耦。三耦衆耦更迭以奏其能。各心求勝以爵汝焉。使凡飲酒者皆如射飲寧有酒禍乎。射朱子亦以爲大射。從鄭氏箋也。二章上七句是格神而獲福。祭時事也。下是因助祭以爲飲祭而飲之事也。析言

之籥舞四句樂也。百禮二句禮也。禮備樂和神所以錫純嘏也。此一段總是主人奉祭事不重。重下面祭飲上。子孫三句是子孫獻尸事。賓載四句是賓客獻尸事。祭飲亦於此時見之。非如劉氏所謂飲在祭後也。

洽百禮主樂去合禮說與祭者有子孫焉皆樂于趨事。洗觶獻尸各展其能及尸酢以爵乃受而飲之。遂卒其爵。此見子孫之有事于祭者無一人不飲也。助祭者有賓有室人。賓手挹酒將以獻尸而賓之室人。爲賓再酌而加滿其爵。室人乃賓客中所取令佐餕食者。特爲賓加爵非自獻尸也。亦非三獻禮成。

又多爲之加爵也。酌彼二句謂酌彼康體之爵以行時祭之禮。此二句宜緊連上說。斯時也賓獻尸而尸飲乎三。尸酢賓而賓飲乎一。此見賓客之與祭者無一人不飲也。凡飲酒者能如祭時飲亦寧有酒禍乎。而其如不皆然何哉。故三章以飲酒之常態言之。四章遂極言醉者之狀。末二句且嘆而且戒之也。末章總是防醉者之過反耻以上設法以防之。式勿六句。致告以恐之。三爵二句丁寧以戒之也。二段皆是欲不醉者欲告醉者之意本反耻來。曰式勿從謂蓋人至醉則無從與言之。故曰安得從而告之。蓋不醉者

之心。如此俾出童羖者。人至于醉。則監不足畏。史不能糾。凡諸禮義之言皆不能入矣。故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亦不得已以處醉者也。

大侯。孔云毛以此篇為燕射鄭以為大射。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射于射宮。賓射者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燕射者即燕賓客與之射于寢。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梓人云張皮侯而棲以鵠則春以功張五彩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燕息。皮侯大射也。五彩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春音蠢作也。新爵。大射禮豐設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于豐下。三耦卒飲。眾皆繼飲如三耦。此飲射爵之禮。△帨把巾也。

附錄　小序云。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

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此詩也飲酒悔過朱子從韓詩也韓序見後漢書孔融傳歸云一章燕而射將祭擇士也二章既祭而燕燕則又射飲酒之禮莫盛于此孔云凡此飲酒或醉或否謂設法以逼之鄭云立監以視之又助以史使佐酒督令皆醉歸云醉者不自知其不臧反以不醉爲耻所謂酒狂從謂與應和也與應和是反助之俾大怠矣君子以禮自處亦以禮處人不胥陷於非禮故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羖羊不童由醉之言俾出童羖其謨如此言不由乎我由乎醉何所不至然則飲

酒豈得過多三爵已有不識者矣矧又多又多又則狂態狂言之所由作也

魚藻

此詩不從小序較天保猶爲渾厚矣舊說在藻在鎬興意也詩故云萍藻魚之所庇網罟所不加處也故水靜止則萍藻生焉魚養于此乘流喻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言得所也豈樂飲酒非徒以飲酒也太平無事明良相遇所謂樂以天下也即指當日之燕說日有那其居又不止飲酒無時不樂矣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嚴云水深則魚樂今淺水生藻而魚在焉既露其首又露其尾至依於近岸之蒲抑又淺矣猶言魚在於沼亦匪克樂喻民之窮促窘迫也今幽王方在鎬豈樂飲酒有那其居若不知危亡之將至者然民失其所而王樂獨能久乎孟子所謂雖有臺池鳥獸豈能樂哉後序以在鎬字遂以爲思武王不知在藻之有危意也

采菽

通詩首章言諸侯之來朝而錫予之下敘其來朝之盡道而見其錫予之宜也通詩以彼交匪紓一句爲主見賚予之宜也首章興意至四句止錫車馬以分

氏族也同姓金路樊纓九就異姓象路樊纓七就是也錫衣服以別官階也玄袞以錫上公及黼以偏列侯是也意猶以爲薄者蓋以此爲先王待諸侯之常制非有加也二章追其始至之時而言之上七句總是序其來朝之儀末句方是驗其至也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是一串事載驂分言四馬之中兩爲驂也載駟合言一車之馬駟爲乘也其中須見侯度整飭意末句承上三句來三章正入覲之事匪紓句最重獨言赤芾邪幅者蓋覲君將以行禮芾爲膝衛謹拜跪也幅以束脛利趨蹌也舉此二者以見其餘耳

天子四句。正承匪紓來命之者。眷命之也。申之者再重之也。泛說爲是。若專指錫予說則首章方以爲燕又自爲厚矣。亦非申重之義。四章五章皆承上二章而嘆美無已之意。三章之後曰殿。鎮重之義。或只指來朝說。或兼指在國說。俱不妨。蓋諸侯之邦。即天子之邦也。萬福就寵愛君恩上放開說。不必泥車服言。平平二句亦重平日訓練上。　天子葵之。言天子能度諸侯之心。而忠亦受知于君也。優游言其非出于畏威懼罪。有勉强不得已之意。亦見不獨在朝能敬。在道亦敬矣。言外總見侯之無一不可美如此。而所

予者。止於車服之常。安能以無歎哉。

赤芾邪幅。毛云。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鄭云。此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膝至足。故曰在下。今之布襪是邪幅之遺制。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孔云。即舉火戲諸侯之事也。歸云。采菽之錫予。其物有加。其意歉然如此。而誠不動物。四國不至者。未之有也。又云。其所以待彼者厚。則匪紓之交應矣。是臣下之忠敬。天子之所予也。故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平平左右。以是而率從。不如是不率從也。優哉游哉。亦以是而至矣。不如是雖强之不至也。

角弓

舊說以爲兼刺讒人。非也。皆以刺王也。蓋俗之薄。皆王有以倡之。故反覆責其意於王焉。大意云。角弓之弛。則外向也。兄弟婚姻之遠。則不親也。此理也。亦埶也。故正訓王曰。無胥遠矣。且王之遠。非徒一人之遠已也。爾之遠。即爾之教也。民未有不胥然胥傚者也。幸有令兄弟焉。尚綽綽有裕。而不趨于薄。彼不令者。且上行下傚。而交相爲瘉矣。民之無良。所謂不令兄

弟也。唯其交相爲瘉。是以各執意見。營壘愈堅。雖受爵之際。亦略無廉恥退讓之節。相戕相賊。不至於亡不已者。蓋怨毒之流。禍然也。老馬章因形容受爵亡匃之意。見不量力而爭進不止。未有不敗亡。如宜饇而食。已酌而取。必受醉飽之禍者也。因言亂世之末流。薄是下民之本性。而王更倡之。如教猱附塗。不知所終矣。雖然轉移之柄。不在它人也。使君子一旦反薄爲厚。而有徽猷以作於上。小人必羣起而附之。亦必群然胥傚之不爽也。夫薄道猶雨雪也。徽猷猶太陽也。雨雪雖盛。未有見日而退沮者也。獨如王之不

宵何哉其宵下遺謂亢而不下究也式居驕之狀屢驕言驕之不一也式居屢驕又安望其不遺哉如蠻如髦謂以夷狄之道待之也王以夷狄之道待之則中國胥化而夷狄矣詩人所以憂也始曰遠猶未甚也而民即曰相瘉相怨斯亡矣况如蠻如髦乎驕者遠兄弟婚姻之本也玩綽綽有裕寬溫溫柔正驕之反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詩故云相怨一方兄弟乖戾出亡在外也錢云爵酒爵也嚴云失意杯酒之間以亡其身如田蚡灌夫是也坊記云觴酒豆肉讓而

受惡民猶犯齒詩故云老馬識道引駒而行數數反顧恐其失路也王爲諸侯宗主可不顧其後乎

菀柳

三章俱相戒勿朝之詞後予極焉後予邁焉所謂甚蹈也俾使也假使也曰曷予靖之則正言何爲而靖之乎靖不必深言只相率來朝亦所以靖王室也豈之而更無它唯居以凶矜而已亦何爲而靖之乎歸云居以凶矜目前即不能堪不待後日也意亦好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詩故以角弓菀柳皆厲王時蓋以厲王暴虐式居屢驕居以凶矜類其時事耳存之

都人士

舊說爲思文武盛時非也玩詩詞似是及見都人之盛者詩故以爲厲王流蕩文物墜失詩人想見昔日都邑之盛而作是詩理似近之各章以彼都人士叫起感慨無窮首章舊說以狐裘三句平說非也狐裘黃黃是言當日服飾之盛所以可思者全在不改有章四字上蓋世道人心於是乎流露焉各章即不正言此而莫非此意也萬民所望亦今日追想之詞當日不知也言望在彼則厭在此可知二章曰臺笠緇

撮綢直如髮有村屯下里意三章曰充耳琇實曰謂之尹吉有貴家大族意總是言盛世之人貴賤俱饒濃淡皆好也尹吉甫之先姞騤父之先愛其人故借以貴姓目之也四章又就其容飾中抽出美之意重在垂與卷不重在帶與髮也見一帶之垂亦非夫人之帶也一髮之卷亦非夫人之髮也觀下章復申言之可見末章不曰人之有餘而曰帶則有餘不曰人之可美而曰髮則有旟當時之寬舒可想見矣今日之追促亦可想見矣

采綠

通詩總是思念之情末二章則思中之模擬也方其緣而忽思髮之局曲而歸沐之情景可想五日六日亦是大約言之耳末二章總是無往而不與之俱意中事詩中景也

附錄　小序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此詩不從小序亦不當列於雅矣嚴云五日六日時未久而怨者何也古者新昏三月不從政此新昏者之怨詞也

黍苗

朱子謂與黍高相表裏亦合於以詞之大小分二雅之說然何以不列之車攻吉日之次而列之於此則

小序思古之說未爲非也舊說首章述其事是矣下四章俱以爲預道之詞非也二三章行者述召伯慰勞之語也蓋者擬議之詞言此事既集即與爾歸矣末二章則感而預道其成功之事也曰王心載寧見召伯之功大也

附錄　小序云幽王時卿士不能脩召伯之職也嚴云兼言營謝平淮之事也皆南行也二章營謝也三章平淮也肅肅二句營謝也烈烈二句平淮也謝有徹田土之事淮有徹疆土之事故末章總及之諸說只指營謝言之存以備攷

隰桑

通詩總是道其喜幸之意德音孔膠舊說我好賢之名益固一說喜其德音之膠固而不可解似更好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非不欲道也不能道也

附錄　小序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白華

此詩作於既棄之後而前六章念之七章始責之八章復望之情意溫厚若猶望其不遠絕者幽王以妾奪嫡以孽代宗而曰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若夫婦離

隔之小小者此宗社危亡所係而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猶欲其深思而得之厚之至也鼓鍾於宮二句舊說比誠意不足以動王非也喻宮庭之事不可掩也曹云幽王廢申后必加以難明之事人所不見者而其心本欲立褒姒則外之所明聞也豈可掩哉鴛鴦非獨比有常雌雄一德死不相背見非如之子之二三其德也故以爲比扁石履之而卑者即程子謂娶失節之婦者是已失節之意也

緜蠻

總是反覆望人以意氣之事止丘阿寓言貧賤也道

云遠喩言勞苦也只汲汲然望人飲食望人教誨之
人後車而當時之窮迫可知矣不必如小序指大臣
不能恤小臣也

附錄　詩故云周之盛時每有遣使徃還必宴勞之
四牡皇華出車杕杜所由作也及其衰也士之役征
者則憚道遠而飲食是廢大夫之所燕者瓠葉與兎
首而已禮意衰薄世道可知矣

瓠葉

通詩述主人之謙詞二章王獻賓也三章賓酢主也
四章主酌而又獻賓也見物雖薄不敢廢禮次也

附錄　古者兎以爲羹乘閒徒羹瓠葉者禮有兎羹
兎醢不聞用首者衰世荒陋景象如此

漸漸之石

小序云幽王征荊舒也孟門積石之險東征所由出
曰漸漸者見所歷之路石皆廉利傷人之足剸馬之
蹄不可以跋履也又且高峻峭拔非攀援不可登今
五溪之路莫不如此曰悠遠者謂山窮者水斷之川
盡者山開之重重相間遠不可及不曰悠遠乎注豕
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非也豕見白蹢知從前之
苦雨矣月離畢又將雨焉不遑它矣尚云剸勝哉

苕之華

小序云大夫閔周也閔周室之將亡也苕柔脆之草
其黃其青總無多時比周將亡也詩故云羊墳其首
山無草也三星在罶水無魚也人食鮮飽饑饉甚也
天下將亂必先饑饉而戎馬是生焉

何草不黃

小序以爲幽王征伐不息之詞詩故云幽王之世鮮
所征伐啻卽爆火召諸侯師之事也總是怨恨之詞
曰棧車則兵車不足而取之其物力之彫敝亦可見
矣

虎林沈守正無囘甫著

大雅 總見二雅

文王

通詩歸重文王之德四章之敬則德之實也舊說首
章至假哉天命言以德受命之事下是反覆其絕商
命周鑒殷法祖之意也有以四項細分者不可從蓋
總是一意特起伏言之耳首章首四句以德受命之
大意已盡下四句又味嘆而丁嚀之也既曰文王在
上於昭於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歸重文王格

天之神見周之所由造無非文王也二章令聞虛說
即四章敬之所發皇也子孫臣庶不並言言子孫而
及臣庶正見文王之丕裕者廣也以寧作寧文王之
神為是然文王陟降既無不在則寧文王之子孫雖
謂即寧文王可也四章穆穆非德容也正指其德也
緝熙又其脩德之不懈處也總只是一個敬此一字
是商之所以廢周之所以興文王以之開天後王以
之永命下章之脩德脩此敬也永言配命緝熙此敬
也此章之天人合而言之末章之天人又分而言之
正見格天不在法祖之外也　文王之令聞不已本
亹亹穆穆而來也後王之宜鑒義問由脩德永命而
來也古人論名正其論寔處

附錄　詩故云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因述
文德以訓於王也又云殷未喪天下時亦嘗以其祖
之有德者配天矣今既改命則配天者文王矣可不
畏哉可不虞度於予奪之際哉意亦自好

大明

舊說以明明在下屬文王赫赫在上屬武王非也首
章只是汎言天人之際以起命文王武王張本耳二
章緣文王之所由生三章則文王以德受命之事也

四五六章緣武王之所由生七八章則武王以德受
命之事也　曰天位見非潛封曰殷適見非支庶唯
無明明之德故無赫赫之命耳二章雖言王季大任
之德意則歸重文王上三章首二句正其德也昭事
者以此小心翼翼者事之也不回唯翼翼而始能不
回也懷多福受方國便是文王赫赫之命也四五六
章亦歸重武王也文定句舉婚禮之始親迎二句舉
婚禮之終造舟句是倒敘法也大任毋而大姒婦故
曰纘生文王而又生武王故曰篤征誅本非順事而
曰燮伐見應天順人之師也七八章所謂武王赫赫

之命也

緜

通章歷敘前世之艱難見守成業者不可不思耳瓜瓞興至蹶厥生止歸云民之初生與文王蹶厥生相應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由此而遷岐由此而服昆夷由此而虞芮質成有興起之勢矣故曰文王蹶厥生以終瓜瓞之比而疏附後先奔走禦侮之臣寔成之興王非一世之事一人之為也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周民之始生也不窋失官公劉再造周民之再生也由其中微而後振若初生者然見先人之功不可

忘公劉云于豳斯館夾其皇澗溯其過澗七月云入此室處民間亦未必皆陶復陶穴只是地近西戎穴處者尚多耳未有家室自上人言之正指下文宗廟宮室門社等事也此章之古公自公劉而推及之見風氣非一日而開也下始正言古公之事二章三章傳說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卜宅精神風采雖間關險阻之中無苟且圖存之意非不作但二章之意只重太王草昧之艱難上餘意似非章旨耳先民事而次宗廟首宗廟而及宮室門社此經綸之次第也曰周爰執事見民事無一之不經理也乃者繼事之詞

言畢民事而始及之也召司空召司徒非止作廟也鼛鼓傳云督人之鼛鼛者緩也謂以勿亟止之而弗得也皐門應門舊說天子五門太王諸侯故作二門非也當時百度草創非必於守禦也三立字俱見創見意見與始之未有家室不同耳周公歷叙世業遺却王季一段木拔道通寔兼有此意特不明言耳文王蹶厥生不專指虞芮也根先世積累來至虞芮質成之日而氣象頓覺其改觀耳須與初生打照方得詩人之意見致此非一日一人之力也然予則曰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亦與有力焉正見有受命之君猶

不可無佐命之臣成功如此之不易耳後王其可以不念乎

漆沮○嚴云漆沮名稱相亂水經云沮水出北地郡直沽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此沮水之源流也闕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此漆水之源流也是沮自沮漆自漆也至孔氏引水經云沮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諸家因之遂以不同不知水經所言漆沮止是出北地之沮水耳凡詩之言漆沮自是二水其在豳者漆沮之上流在岐周者漆沮之下流也二水發源于豳而東流乃過岐周觀吉日潛言漆沮而指鎬京可証也 皐門應門○鄭云諸侯之宮門外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考索云皐遠也明最在外故曰皐庫則藏也雉取其文明也應居此以應治也路大也

棫樸

上三章咏其得人末二章言其所以得人者由於文王之有壽與德也首章泛言之二三章偶舉祭祀行師見無往而不得人也一說左右趣之奔奏使令之臣也継稱髦士奉璋則賢俊進矣又継稱六師及之則得人益衆矣總見其得人之盛也詩故云木氣至薄積而爲雲漢猶能爲章于天周王壽考德教入人深矣豈不能作人乎追琢曰其章金玉曰其相見物之文不自章也追琢以章之也質不自重也金玉以相之也人不自作也勉勉我王以綱紀之也但二章須說得渾融文王之德不明屬於宇宙壽考於此而

人作於彼矣勉勉於此而綱紀於彼矣

附錄 小序云文王能官人也嚴云薪槱喻文王養人材或器使之或儲養之無棄材也推云文王作人外則使其有文曰追琢其章內則使其有質曰金玉其相

旱麓

通詩歸重文德豈弟君子一句宜重舊說一章自然二章必然三章作人亦自然之意也總言之則得天得人之非偉也四章復舉其祭則受福之事言而末二章推言其神之勞王之求皆以豈弟也亦猶首章云干祿豈弟耳此詩咏歌文王而曰玉瓚曰淸酒曰騂牡若偏主於祭祀者不知其指詩故云王用享于岐山之詩也存以備考

思齊

舊說首章母妻並重者非也小序云文王所以聖也嚴云首章專美太任以爲文王之聖之張本也言此思齊之太任乃文王之母上以致孝於姑則媚愛太姜以盡婦道下示法於婦能使嗣其美聲不娼妬而子孫多以見文德之所由起也唯其有所稟受而來是以格先而鬼神歆之齊家而家國順之神之怨恫微而難知者也曰罔是怨罔是恫非仁孝通乎志意

不能人曰家難而國易使毫釐有愧于隱微寡妻未易刑也況兄弟與邦家乎略舉二端而幽明之理盡是矣因推而進之以見其所以格神齊家者一德耳在宮則爲和在廟則爲敬一和敬耳非臨不臨之所可分無保不保之可二總見其德體之自然耳又承此而形容其居身作人之妙故曰肆也戎疾二句順逆無不自得也不聞二句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無斁即三章意無斁於此而譽髦於彼矣嚴云此詩言文王之德皆聖人極致之事也第三章純亦不已也

四章從容中道也五章至誠爲能化也

至矣

舊說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愚謂此述文王伐密伐崇之事而推本其始以見天之篤生也於何知之於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知之作對指文王也如云指王季何又曰自太伯王季當牽率之云自太伯以至於王季則可耳且通詩以求莫爲主而能慰求莫之天心者文王爲盛以承天安民爲主而順天安民者崇密二事爲大小序云天監代殷莫如周周世世脩德莫如文王是也　首章首四句言天

眷周之意合第二章言自邰竄豳自豳遷岐事也眷顧云遲久也周自后稷封邰歷夏商二國千餘年不可謂不遲久由邰而豳而岐日以漸大式廓不可謂不增大意言上天求莫之心既不獲於二國又不得於四國徘徊詳審遲久其意而歸之周將其式廓自邰竄豳公劉事也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自豳遷岐太王事也作屏八句舉一以例其開闢耳厥配句帶言之與串夷句不平以太王之賢無妻女亦受命但有之更見天意耳三四章述太伯王季意則重文王作邦即與宅之命也作對謂文王也言大命文王之意

自太伯之逃王季之嗣之月已定矣朱註云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亦未嘗指定王季也詳言太伯王季讓位之事者使太伯不讓則世統不及文王使伯讓而有以見避弟之名季受而有以弟先兄之跡太王必不肯舍嫡王季又豈肯凡宗亦必不能及文王維太伯遯跡於采藥之行王季亦若長兄不返不得已而代主其宗祧者是王季當日心事止有友兄一念更無世及之思故能安處其位以開文王國家之慶於是乎篤而後世亦謂三讓於不衰耳不然王季庶子也受祿無喪以奄文武奄有之業豈當

日應得之分乎見莫非天也四章承言天之生王季非徒借之以開文王者也維此王季因天寵之以明類長君順比之德以王此大邦者也即至于文王其德猶靡悔焉至文王而無悔則真無悔矣故受帝祉而施孫子曰施于孫子猶言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見不止開文王也故下遂言伐密伐崇之事爲五六七八章皆文王之武功而冠以心體者聖人之事功即聖人之心體也畔援于我也援附于彼也歆物有以動我如鬼神之居歆形未交而氣已接也羨有慕而徵中也皆攻取之人心也然人心即道心無之即

是道岸矣雖赫怒整旅入人之都奪人之地然以遏周祜也以對天下也即此是道岸也豈畔援乎豈歆羨乎在人爲明德在天爲帝則非兩物也聲色夏革皆知識之用也不大不長活詞非姑不大之長之已也帝則亦非必并聲色夏革而空之第知識不忘則逆而之人知識忘自順而之天耳詢爾仇方二句。伐國之援以爾鉤援二句伐國之具八章上段三句不降之事下段因壘以降之事凡此可謂聲色夏革矣。然奉天命因人情文王之不識不知自若也即此是帝則是順矣

程邑○徐云文王伐密遷程伐崇遷豐今按史傳止言遷豐無遷程惟其說起于鄭玄曰後竟遷于豐孔穎達因之曰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故皇甫謐曰文王徙宅于程亦仍鄭氏之說耳按鄭之爲此說者以豐在岐之東南三百里不當日居岐之陽耳今攷周書稱在程之文又無程寤等篇書可証文王之初遷正據居岐之陽之一句耳朱子從之或別有考耶△按逸周書云王宅程三年遭天大荒而遷豐逸周書僞書也不足信

靈臺

此是檃括民樂之詞以爲詩。舊說臺沼鍾鼓各開說。亦是不若言文王登臺而在囿在囿而觀沼觀沼而辟學而民所見而歌樂之更有情耳呂氏云或疑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爲以辟雍學校勒入之蓋未嘗深考三代人主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暬御征行之息從無所往而不與俊髦俱焉樂正司樂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肄也夫豈有二事哉　攷之勿亟子來但一時事如謂因文王勿亟之令而動子來之誠則雖虛矣次章麀鹿魚鳥之樂即王之樂也不必進一層末章首二句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能盡故又疊起言之末二句亦有慶幸其樂闋方始樂之未艾意

附錄　攷八音之革皆以牛無用鼉者鼉鼓象其聲也故曰逢逢

下武

通詩美武王之孝。舊說前四章繼先。末二章裕後。亦不妨但不得乎孝者通乎古今而無久近貫乎宇宙而無廣狹者也在武王爲求德在子孫爲繩武在今日爲媚茲在萬年爲有佐孝之分量固如是也　首章王配於京一句是綱尚空說二章始發明之世德作求配京之實也作求之不止便是永言配命此即成孚之本也三章首二句就武王可以爲式言然所以能式者以世德作求也故以維則咏嘆之則自我可則言也四章首二句以人應武王言然人之應之

者以王之世德作求也故以嗣服咏嘆之服以邵大前人之業言也五六章見孝思不獨在近而且在遠不獨可以格祖宗而且可以及子孫臣庶玩邵茲來許重在武王有以貽之不重後人也萬年不替維則嗣服之休便是受天之祐萬年此式之媚之者便是有佐

附錄　小序云繼文也嚴云下武者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而不知武王之心尚文而不尚武用武非得已也此詩爲繼文而作首章欲發明武王之心先說一代之意而言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

文王有聲

此詩以朱傳爲正首章遷豐之由三章詳其事五章遷鎬之由三章詳其事克君各就本章說總不外安意首章發文王安民之心見心在安民則崇不得伐豐不得不作所謂遷豐之由也二章武功非止伐崇也邘耆密須昆夷之屬皆是別言崇者以功冣大伐密後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耳三章追來孝追前人安民之心也四章之維翰與五章維辟不同翰指六州之人言辟則盡天下矣五章即人歸之漸衆則豐勢不能容所謂遷鎬之由也攷豐鎬相去二十五里不似豐之去岐三百餘里也六章鎬京二字提起看下講學建都皆遷鎬中最大事也末章貽謀所指者廣講學建都二事亦在其中

附錄　小序云繼伐也謂武王繼文王伐崇之功而光大之也　嚴云燕安也翼輔也

生民

通詩推本后稷之所由生所由封所由祀末二章則述今日配天之事而亦歸重后稷之德也首章受孕之異生民如何設爲發端之詞介訓大即上句武敏也止即位也震即歆也有說指歸特所居之處言則不應此時後震也由此而夙而生而育總是敘后稷之所由生長也二章降生之異彌月如達不坼副無菑害所謂赫厥靈也徒然生子怪之也以啓下文棄端三章見棄之異鳥不去后稷不呱亦天也四章種植之異岐嶷疏云所知在於心神故曰岐岐然識別發於耳目故曰嶷嶷然蓺之荏菽舉一以例之蓺荏菽而荏菽旆旆蓺禾役而禾役穟穟蓺麻麥而麻麥幪幪蓺瓜瓞而瓜瓞唪唪見非夫人之種植也况是洪荒之初就口食之日乎五章述其肇封豐草與黃茂不同種黃茂之苗而秀秀而實皆天道也非后稷

不能精別其類寔課其功十實字皆着力之詞所謂
有相之道也六章述其肇祀也秬秠穈芑就黄茂中
抽出言之酒醴不止用秬秠獨言秬秠者貴異也粢
盛不止用穈芑獨言穈芑者北方多黄黍赤白粱以
少見貴也故總曰嘉種以肇祀是后稷時之祀也雖
曰主姜嫄之祀亦不止祀姜嫄也七章之祀則今日
以稷配天之祀也或舂四句即指上四種言之此酒
食之事也載謀句吉蠲之事也取蕭二句求神之事
或燔句獻尸之事也以興嗣歲亦歸本后稷所貽上
末章言格天之速亦后稷之德之所致也胡臭亶時

是承上喚下之詞有相之道所謂無罪悔也后稷之
德不止于今言于今者就祭之日言也
附錄　履帝武敏毛云姜嫄出郊祀履帝嚳之跡以
行將事齊敏歐陽嚴氏蘇老泉並主此說　詩故云
羊生六月爲摯七月爲羍先生如羍羍不俟十月而
生故曰載震載夙誥先期也大戴記稱陸終之妻女
隤孕三年而始粥啓其左脅六人出焉古先聖賢之
生多異常人后稷特無乇異故曰不坼不副

行葦

通詩未燕而陳設既燕而獻酬飲食焉歌咢焉射焉
祝焉皆故事也必鋪張言之者見燕有定而情無窮
所謂殷勤篤厚也細求之如筵必有席几必有御必
曰或肆之或授之又重申之有獻必有酬有歌必有
咢而皆曰或序賢序不侮皆一時事而必詳言之皆
此意也舊說首章上六句包至末興意勿字與字相
照或肆二句未燕時事二章以下皆燕時事也二章
舊說肆筵二句侍御之盛或獻二句獻酬之盛醓醢
三句飲食之盛或歌一句歌樂之盛脾臄佳殽中之
一錯舉之見物無不備非加獻之說也三章所謂燕
射也上段以方射言之故曰四鍭既鈞謂矢三亭而

射之三亭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也下段以射中言
之故曰四鍭如樹如手樹於侯然五射所謂井儀是
也總是一時事皆中則以多爲序皆多中則以不侮
爲序設方以盡歡惟恐兄弟一人之不飲也末章燕
將畢而猶醽酒酌大斗者情無巳也一說王燕兄弟
膳夫爲主人蓋主臣不可相抗今日曾孫維主者或
無算之爵既行不拘常例王自以大斗酌兄弟中之
長者故云然以祈以下皆祝致之詞末二句舊說壽
福乎愚意盡人事以脩祺壽即所謂景福也亦似通

既醉

小序云太平也言其意耳當以谷行葦爲正通詩皆感恩祝願之詞上三章自祝之下三章借嘏詞以實之也祝意不外祚胤所謂景福者此也所謂昭明者此也所謂令終所謂有俶者此也但始含意未申而代公尸口語以致之忠愛無已也舊說介爾與以介不同以介自我致之介爾自彼錫之也景福昭明俱暗照下文祚胤說言昭明而又言高朗令終足昭明之意也言令終而即言有俶見無終日也必曰公尸嘉告者見非醉飽之溢詞臣子之私願也即向者尸傳神意亦以此告之矣行葦原祭畢之宴故即舉近

事以據之其告維何以下俱代尸敷陳之詞嘏詞不如是多也籩豆至不匱敘其事見有所以致福非即福也當重君子上朋友之敬亦君子之敬也孝子之孝亦君子之孝也舊說不可從按儀禮祝酌酒奠於祭席前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執所奠觶飲之卒飲洗爵酌酒酢尸是不匱也謂旅酬之後告成之餘猶若祝祭初迎之始也類國語叔向曰不忝前哲之謂也言錫類而又言室家之壼已含有祚胤交互意故下二章即交言之祚胤原不可分分之非所以爲福也此皆所謂令終也亦所謂有俶也

附錄　僕附也一說李云僕屬不絕嚴云孟子僕僕亟拜皆頻煩不絕之意

鳧鷖

祭統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廟中則全於君爲其近於祖也祭之明日不忍輒忘則以賓禮燕之周人尊尸亦以尊祖也鳧鷖水鳥而在涇在河在渚在潨在亹關遊得所可知以昨日象神恭敬之公尸而來燕其安亦可知已故來寧來宜來處來宗熏熏即以燕時象之曰成曰爲曰下曰崇曰無後艱亦即以燕

時祝之言之不足從而長言之所以爲厚也鄭氏以在涇比宗廟之尸在河比四方萬物之尸在渚比天地之尸在潨比社稷山川之尸在亹比七祀之尸鑿矣

假樂

朱傳謂答鳧鷖是也小序云嘉成王也義亦不悖推本其始言之非成王無此氣象也舊說首章王者以德受命下三章詳子孫之賢以終首章末二句之意不敢不從但通詩感德祝誦之詞若歸重顯顯令德等句是規誨而非祝誦矣亦與答鳧鷖之旨自相矛

肴余謂盛世雖美不忘規只開開敘述而其意自在如首章言可嘉可樂之君子以顯德受祿於天則意已足矣以下皆以臣子之心揚厲之也保右命即已受之祿也申之受祿之無已也已該下文是所謂干祿百福也子孫又百福中之最大者耳子孫雖其多而千焉億焉子孫雖其賢而穆皇焉宜君王焉子孫患其愆忘以壞舊章而率由焉威儀抑抑則藏者可知德音秩秩則蓄者可知無怨惡以率群匹則蕩乎師濟之盛矣如是可謂受無疆之福長享四方之綱矣然且君總攬以燕其君臣進規以勗其君俯命之

中不忘吁咈此極治之世太平之休也非人力之所能必也故反覆致意焉

附錄　三四章俱作王嗣未安詩人之體絕而貫聯嗣而更起不規規牽滯文義況致祝之詞乎毛鄭俱作王者說爲是當云王者有威儀有令德其臨下無怨惡率用群臣以共治之王饗其福祿正其紀綱而已是以紀綱既正君臣無事相與燕樂焉耳而群臣各不解於位媚天子以安民焉太平之盛於茲想見

公劉

小序云戒成王也陳公劉遊豳之艱難是即戒也逝詩以厚民爲主首章遷豳也匪居匪康謂不安喪狄之陋日夕謀遷也遷國之計必先聚糧治兵而兵食又有先後故先言場疆積糧橐囊之事而推公劉之心曰凡此皆思以和輯人民而光大其國祚也故武備具而後決遷焉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公劉之遷在太康之後少康之前毛云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二章相土也於胥斯原猶言聿來胥宇見不遑寧處以奠民也前胥原而即三曰既一曰匪又曰無永嘆見從者如市遷者忘亡也此定居以後事在巘在原則相土時事也冊之三句是當將所見重躬親不

重佩服上二章營度都邑也逝百泉以瞻溥原自下審也陟南岡以覯京自上瞻也與上章相土不同上是相大勢此是定都也曰京師之野則豳之都枕岡而依京面泉而據原也四曰于時見此爲風雨之交陰陽之會于此無一不宜也亦見即于此時舉之不待永日也四章落成也曰于京斯依安之矣當此草昧初開禮儀綿蕞而濟濟蹌蹌俾筵俾几既登乃依氣象肅然執豕用匏物力未豐自應如此無訓儉質意但後人不可不思其儉質耳飲之食之而君之宗之之義即在公劉特舉落成之燕耳非借以立君宗

也自後人觀之朝常家統於是乎始矣五章授田也有作辨土宜定軍賦者不可從蓋辨土宜為授田也有田則有賦有稅非二事也曰既溥且長則寒燠向背不同水泉灌溉有利不利自不容不詳慎矣故即承之曰既景乃岡相陰陽景也觀流泉岡也賦因田出即未必如周禮井邑丘甸以出軍或如小司徒徒役無過家一人足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而止故曰三單不盡民以為兵也鄭云大國三軍家之副丁為羨卒公劉遷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羨卒也此從單字起義然於公劉軍制無關通融

之當是重本息民止立三軍而不起家之副丁如後世耳稅因田定原隰異宜故須度徹未必如周禮之百畝井田自唐虞有之夏商因之損益什一而稅是即徹也此周家軍政徹法之初也度其夕陽二句推廣言之度亦不外上文意末章舊說總經營麗理之始終而贊美之不得不從于豳斯館追其始也取材未取厲取鍛當日作室之事也止基前章相土營邑落成俱是爰衆則止基之終事也乃理前章授田爰有則乃理之終事也遡皇澗夾過澗泉有之實也止旅二句又推開說此章斷以嚴氏處新民為正

附錄　嚴云迺宣公劉恐民初遷有懷不能自遂故宣導其情欲人人皆得其所也觀盤庚之民再三宣導而後順從可見又云未定處新居也公劉作館以居之將治其宮室於是先涉渭水取厲鍛既定其止居疆其田畝其相率而來者遂日衆而日有也舊說作總其始終不勝重複矣

泂酌

興意可以挹有味挹彼注茲亦有意以行潦之水挹彼注此尚無不可豈豈弟君子而非民之父母攸歸攸塈乎平淡美之正所以戒之也若曰民常父母乎

亦可以依我民常我歸我息乎亦可以背我罵我俟王自悟而召公不言也豈弟君子如云聖天子是敘述之詞有歸重豈弟者未必非詩人意中之旨非其口中之氣矣

卷阿

通詩首章發其端二三四章歆之以進之以下五章反覆進之而末章首四句又動之也來遊而歌因歌而矢音若無意於獻規者然泮渙三章各首二句以當日所得享者言之下二句進之以未然之福也然所進者亦彌性中分內事也性即孔孟所謂性也彌

滿也滿性之量必至命必無不善自然能與先公酋
爲百神主純嘏常此詩人入理之言也言外見若不
能彌則并今日之所享亦不可知然召公不言也曰
俾爾見彌性非一人之力已含下用賢意馮翼孝德
彌性之資以引以翼彌性之實顒卬珪璋聞望彌性
之驗爲則爲綱彌性之効也以引以之爲引以翼以
之爲翼如不引不翼則馮翼孝德將如之何亦言外
意也鳳凰二章言患王不用不患賢之不爲用也曰
唯君子使媚於天子唯君子命媚於庶人可見吉士
無日不思媚特君子未嘗使之命之耳故諭鳳凰梧

桐感召之理而歸其機於上若曰欲奏雝雝喈喈之
響者先致其菶菶萋萋之盛而可矣因進之曰致此
非難也君子之車既庶且多矣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矣即未見其用然非不足用也即不知何用然非不
可用也詞若不可止而輒止意非不可盡而不盡使
王不能不動焉末二句復以作詩之意終之夫召公
之矢音不爲不多矣曰不多者非謙詞也忠愛無已
有言如無言若以爲君倡臣和之常耳無多詞也讀
其詩想見盛世之氣象焉　按公劉三詩皆曰戒也
公劉但言締造之艱難不言守成之不易泂酌但言

豈弟之爲民父母不言父母之不可常養爾欲成王
之彌性而先之以福祿壽考喻之以鳳凰梧桐寄悱
惻於揚厲藏箴至於寬平古大臣之所謂戒者如是
耳後世忠不足而言有餘如賈誼之於漢文帝陸贄
之於唐德宗言非不切直而無補於治或反爲人主
所輕於是知古人之不可及也

民勞

厲王之世衛巫監謗道路以目穆公故亂其詞言在
同列實刺王也通詩以禁奸爲主奸禁則民安奸不
禁則民不安而國隨之矣詩人傷勞民之不可耐小

人之不可再縱故各章提唱而言之悱惻之意見乎
詞外各末二句或正規之或誘之或責之皆此意也
不得過爲分析無縱詭隨一句最重大抵居高位者
多喜軟熟而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亦必未命先唯
不令先諾陽順其意人主不察而信之於是遂其無
良之志肆其憯怓之口窮其罔極之惡露其醜厲之
狀牽附固結遂其繾綣之奸寇虐播於下民而王國
由之以壞故不徒曰隨而曰詭隨盡小人之情態
矣無縱謂明以燭之斷以絕之略不姑息也此似有
所指詩故云荀墨並稱厲王筞於虢公長父榮夷公

終苪良夫亦謂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知周室之必敗矣詭隨卽其人也理或然歟無縱則檢束而不敢恣是謹也沮抑而不敢動是遏也是捄亂之方亦致治之本也　曰可見惟此時爲可它日將不及可矣注汔幾也曰汔曰小皆不敢過望之詞屢言中國知小人用事濁亂在朝廷也首章憯不畏明句繫頂上句謂遏此寇虐小民不畏明命之人也奸邪橫則有惠澤而不得下究無縱詭隨而柔遠能邇之略可徐布也曰以定我王則當日之不定可知矣一說無縱是卽所以柔之能之也亦好二章憯怓如爭事

爭功起釁造端皆是小人得志類然當時非眞有除奸之成勞曰無棄爾勞者重其責故往來其詞以誘進之也葉氏云剛明正大之人無不知小人之當去但慷慨發憤志難堅定奸黨難拔多至於畏避調停其禍愈烈詩人之戒見及此耳此於詩氣小遠理實如是三章以所以禁奸之本告之蓋我禁奸奸愈伺我君子不日親則小人終不可疏故必敬威儀近有德而後我之營壘固彼之窺覦消耳四章曰憂泄見民情憤懣而不得泄也戎雖小子而式弘大以禁奸之擔授之使不得弛也五章小人唯無縱之耳一縱將反爲小人用太阿倒持而不可收卽明知之而勞延膠結莫可誰何如云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是也故曰繾綣大諫卽通詩也言之不足詳娓反覆言之故曰大諫曰王欲玉女見我之不能已於言者非止爲民亦以爲女也女縱不愛國愛民獨不自愛乎迫切之詞也

板

詩與民勞同旨亦亂詞以戒王也通詩以回天爲主首章發其端以下詳巳大諫之意也首章首二句是巳然事出話四句則致變之由也通詩只出話二句

足以盡之其所以不然不遠則以靡聖管管不實於亶耳二三四章皆反覆形容此四句卽六七章亦勉其反此四句意也遐想當時朝廷之上剛愎悖逆不信善類不顧民隱唯口是出故天人交變略無畏懼此皆近小無遠大長慮致然故總承之曰猶之未遠玩下文曰辭輯曰辭懌曰蹻蹻曰夸毗猶之不遠又卽於話之不然中見之是用大諫見非我好諫也用擊將艱不得不諫也二章承言不得不諫者以天方難而爾憲憲如故也其無然憲憲乎天方蹶而爾泄泄如故也其無然泄泄乎凡言無然皆懲往戒來之

詞不然不遠即憲憲泄泄也曰辭曰懌不過反其不然者而向之不合者合不定者定矣見非難事也但以規切之言入靡聖之耳非言之難聽之難故三章以不可不聽動之是時難且蹶者在上不洽且莫者在下豈是緩圖豈是迂論而聽我囂囂故戒之曰我言維服勿以為笑曰詢於芻蕘見不皆猶詢芻蕘猶聽況大諫乎四章以不聽言之禍懼之多將必然之詞也五章首四句切言時事下則其流弊也夸毗正不然之話也大言夸人必有譸張凌厲之態諂言毗人必有籧篨戚施之狀耳目易而觀聽亂故曰威儀

卒迷斯時也小人之焰張善人之氣結畏而不敢言憤而不肯言知其無益而不遽言即欲不載尸得乎殿屎四句承載尸句言其流弊必至於此一說殿屎二句言今日喪亂二句是後日亦不妨總見夸毗之禍未有涯也六七八章正告以回天之實事六章即壎篪珪璋攜取之不爽而示以道民之方也民辟不可更敎之辟則我不立辟而民之不辟可知已此言外慮也七章言藩垣屏翰城之不可不樹而進之以脩德也五者雖亡國敗家未嘗無之無德以為之管則不為我有故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其後爇之亂

宣王在召公宫國人圍之召公以子代王是城壞也王卒流於彘是獨居而畏也詩人先見之淚八章言教以回天之在敬也上文曰無然戒詞也此曰無敢實事也下四句言天之不可不敬也曰明曰旦狀天威也乎時猶然況怒且渝之日乎出王一出而有所往游衍一游而有所衍至暫之時至細之事也於此及無不及矣天鑒如此無論當敬其敢不敬乎

附錄　士翼云牖民孔易蓋道本易簡毋作聰明為邪辟以亂之孟子曰行所無事則智大矣嚴云　因固有之天以開明勿自立法以強之自立法是益也非

天也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箸

蕩

通詩首章推天道反常之由以起戒端下七章發明之見致之者王非天之咎也托言紂者厲王之惡略與紂同所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曰文王亦以法祖之思動之非止以監謗故也舊說二三章用人之失四五章用人之失由巳德之不脩六章亂極而不知七章有舊而不用八章嘆其將亡而冀其鑒往事也愚按厲王之惡有四任小人廢典刑湎酒炰烋而其本皆根於任小人故各章屢致意焉似不得過爲分析　首章蕩蕩二句原其常也疾威二句怪其變也天生二句故作疑詞靡不二句正解其故也各章皆申解此二句之意二章曾是怪詫之詞歸云曾是彊禦曾是掊克而使在位在服乎曾是在位曾是在服而用彊禦掊克乎此輩皆天降之以妖孽下民者也然興之力者女也女不力興之其能爲禍哉三章義類正彊禦之反彊禦之人外盛氣以侵人故曰多懟內巧言以惑主故曰流言以對顧東江云凡小人倡爲害民之事必有一段邪說辨博以濟其奸如商鞅王安石是也人上不察而信之明是引寇攘而使居於內矣是以怨詈並興靡有屆究耳四章炰烋句虐也飲怨句貪也卽此便是德之不明處取人無本故前後左右公卿皆如無人焉五章曰天不湎爾以酒見王自甘之也惟不義之小人是從是式見君臣相與導飲也歸云爾止未愆猶有顧忌旣愆爾止遂不復自還靡明三句平看皆酒之流禍也六章形容亂世之狀蜩螗怨謗並興也沸羹民情騷動也小大句承來所指者廣內奰二句又極言之大抵帝王仁暴不必躬受之然後喜怨生焉意氣動於中而民應如響成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厲王暴虐覃及鬼方可畏也七章用舊兼舊人舊法言雖無老成人設言之非眞無也曾是莫聽兼上文說八章枝葉未有害謂四夷未侵諸侯未叛也本實先撥卽任小人等事也末二句猶有望之之意焉

附錄　小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歸云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後一時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此一時也天生蒸民其命匪諶命不足恃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傷成業之壞也又云天不湎爾以酒女自從式不義任用匪人湎爾以酒者此輩也

抑

小序云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嚴云武公即位在宣王十六年當是爲諸侯庶子時作皆非也當以朱子爲正新安胡氏云抑本國語實箴本韓詩有據矣但疑武公詩何以得入雅愚謂當是在朝爲卿士時作又詞旨春容可以例雅故列之亦無傷於義也通詩以進德爲主首章發戒端武公國君也三章至用戒不虞皆言治國之事然治國必本脩德而脩之大者莫過愼話言敬威儀二節故以二句領之而白圭合下三章又詳其旨焉九章以下反覆言聽言之事

蓋脩德之要又在聽言故耳有說以訏謨三句作冒者不可從　首章設爲疑怪之詞以起相警之端不重庶人二句二章首四句汎言之無競有覺中有工夫見四方之訓四國之順非易致矣訏定遠辰敬愼俱自臨民蒞政時言之訏謨二句有以謨猷運於上命告令於下分對者有以遠猷申訏謨辰告申定命者有各一句分項者俱可從三章切指時弊舊說迷亂於政與訏謨二句反顛覆厥德與敬愼反詩人雖有其意未必如是之拘也四章首三句承上章來下則畏天盡人之事也夙興夜寐灑埽庭內言其意以槩之非眞止此也與下四句舊說作無內外無大小說愚意只遁遲爲是蓋四句即上二句中事耳愚謂夙興六句與五章質爾三句俱一套事而舊說作敘述過遁之詞又以用戒不虞項上二句愚謂即作過遁說亦當三平是總上文意也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愼威儀質人民事也夙興夜寐灑埽庭內謹侯度事也戒戎作戒不虞也以上言治國之略已備故下歸本於脩德焉愼出話敬威儀而至無不柔嘉所謂脩也白圭四句合六章中言愼出話之事七八章申言敬威儀之事而各以感應之理動之曰尚不愧於

屋漏直以儀之所以敬告之非止檢束其外也投桃報李理之常也彼童而角其言如虹倏忽變滅不可爲常也九章欲勉之聽言先言愚哲人之不相及十章言手携而又事示耳提而又面命則不難知亦旣抱子宜無不知假令不知必滿之爲害耳故曰民之靡盈誰早知而暮成十一章言誨者之憂危則聞者不得不動十二章述喪亂之無日則聞者不得不懼皆迫切之旨舊止即通章所告見非我之臆說皆先王之典刑也曰喪厥國推天意也不遠即不忒中見之

桑柔

舊說大意刺王用小人以病民也作四段看首章言民病而憂之二三四章述征役者之愁詞以見民病也五六七章言民所以病以不用賢耳八章以下深言用小人以病民也總其要旨四章以上是憂時之亂下是推致亂之由也　首章以桑之始盛喉衰比周之昔隆今替有怨焉之意今日之亂非自天降憂而呼天者無聊之詞也二三四章曰莫知我憂不觀征役之告哀乎四牡騤騤馳不息也旟旐有翩行不止也見之痛心矣自此敘至何往皆駡世亂民危之狀下四句窮禍本也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則當時有言致亂自君子者矣蓋亂之生亦有由君子剛愎激發以成之者今併此亦無之曰秉心則不特無其行事巳也厲階指王用小人曰至今追其始以咎之也憂心慇慇承厲階來時周猶在西曰自西徂東無地非亂也覯痻曰多非一事也我圉曰棘朝不保暮也人情如此亂可知巳然致此非無故也故五六七章言賢之不用焉五章正告以巳亂之方也爲謀爲毖非眞謀毖也將抑故揚之詞當憂恤之道莫如序爵如智士决策於愚人賢者猶能於不肖可謂序

乎此時此着至要至切如揉焚然故以執熱喻之六章言王不用賢賢者亦不樂爲用七章言賢者不獨不安於朝亦不安於野八章九章曰所以然者王不肯爲宣猷考慎之惠君而爲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之不順故耳是以君驕於上臣諂於下君子以一身立兩難之地而進退皆危矣獨言擇相者舉序爵之大者告之宣猷考慎又序爵之真命脉也十章以下俛仰時艱尋繹懷抱復感慨更端而嘆曰聖人見微知著愚人安危利灾我今日即不敢言瞻言百里然非不能言也胡若此之畏忌乎良由王疎遠良人弗求弗迪暱近忍心是顧是復寧使民之貪毒荼毒而不肯辨小人不知君子小人各有行徑一以式穀一以中垢不難知也我非不知而坐視貪人之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者非懷忠之不盡以主聽之不聰也雖然予即不敢言豈不知而作也其中亦有千慮之一得焉獨念我欲陰女而反予赫者何耶十五十六章正告以今日之亂悉由小人民之罔極以職涼善背爲民不利之小人迫之也民之回遹亦小人競力以導之也民之未戾以盜民之小人寇之也蓋小人詭詐以取民竭力以疲民如盜寇以戕民其究總成

其不利如不克一念勢窮情急民亦相率傚傚而不自愛所謂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是也凉曰三句極小人之情態見亦不難知也小人伎倆不過面是背非背誹面諛陰陽反覆如鬼如蜮上蠱惑其主中交搆其臣下漁獵其民以致天變人怒不可救藥此致亂之本原亦小人爲身之秘密故章末切直言之曰既作爾歌亦見能掩主目而不能逃柔柔之刺即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聽言則荅誦言如醉而已嚴於斧鉞矣大抵此詩之旨芮伯世臣忠憤鬱積又值監謗之世欲抑則不能欲直則不敢故情旨沉綿不自知

其淒婉文詞詳娓不自厭其重複讀者當得其言外之感不可分章摘句以求之

附錄　詩故云爲謀爲毖謂謀國者毖密自私不訪於衆也嚴云風自大谷而來喻小人乘虛而至也若士德剛明君子道長無由至矣曹云征猶討也許云謝良人作爲善事而小人以暧昧不明之事誣之使無以自明歸云聽言則漫對之不以爲意與誦詩書之言則懵然若不醒覆俾我悖中之以事使被惡名所謂敗類也嚴云凉言刻薄兢言彊禦盗言貪黷三者皆謂小人當時必有所指由此三小人致亂故皆以職言之

雲漢

通詩首二句敘其事下俱訴其詞也詩人述宣王敬畏懔切之心詞旨憂戚反覆不倫不次不得過泥文飾以失詩人之意　首章言索鬼神而祭之至靡神不舉而旱如故也二章言天地祖宗之祭一時並舉而旱如故也三章言旱之可畏四章望救於親若曰父母先祖生我者也胡亦若是之忍乎五章望救於天若曰昊天上帝覆我者也將終俾我遯而後已乎所謂疾痛則呼父母勞苦倦極則呼天也六章曰得

無有以致之歟祈年則孔夙矣方社則不莫矣七章曰將群工不同力歟衆正以下靡不盡心修救矣其奈此旱何哉八章因儆戒而申勉之曰雲漢昭回而有嘒其星旱未有已也大夫君子即昭格無贏其毋以大命將近而棄爾成勞此非徒爲我亦所以安庶正也蓋天心未回而脩省不已未有不感應者也於是又瞻仰昊天而呼之迫切之甚也　或曰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舍此周制也先時無備臨變而君臣同憂是棄本而脩末也蓋雲漢承厲王之後百物凋弊有不可得

爲者焉非如後世徒脩文具已也呂氏云小雅始於六月美其功也大雅始於雲漢嘉其心也無其心安得有其功哉

崧高

首章原受封之始之翰于蕃于宣是平日事二章述封謝之意疏云申伯先受命於申國本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於謝按史記申侯與犬戎攻幽王當是此申伯之子若孫耳申本伯爵進爵爲侯營謝其始事也三章述封謝之命四章謝成而遣之五章遣而期之一則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又曰南土是保蓋謝近於荊荊與徐連舊嘗表裏爲江淮之患謝居荊徐要衝申伯當以文武才爲一方保障也此詩人言外之意誦不忘規類如此按巾車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四牡蹻蹻鉤膺濯濯彰異數也故五章首二句侈其事而複言之路車卽鉤膺金路也乘馬卽四牡也六章靚餞亦異數也自郿至謝途不經郿故疑王在岐周受命文王之廟以行然曰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理或然也七章預言其入謝事也八章表作詩之意孔碩肆好本申伯之德四句來文以德重非自誇其詞也

附錄　嚴云番番耆艾之狀恭謹以膂力旣愆爲番番

烝民

首章原降生之異見與凡民不同二章表其德重柔嘉句柔曰嘉又曰維則進乎中行矣令儀二句貫內外無不柔嘉也以是柔嘉而式古訓力威儀以是柔嘉而若天子賦明命見無德不備也三章舊說以內外出入分看亦見內外出入無一日可無山甫意此只言其職如此四章方是舉職之事也舊說亦四平看嚴云此賦政之實事也亦未安愚謂此正言舉職之事肅肅王命卽上章之命也邦國二句明以鑒物明哲二句智以周身皆舉職中不可少者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所爲將命也所謂盡職也五六章俱本柔嘉維則來愛莫助之詩故云言其德靡不舉無俟於助也七章合八章四句方正言城齊之事詩人蓋書以起意無始行在途至齊之別旣曰袞職有闕又曰每懷靡及曰式遄其歸殊有深意蓋城齊雖重役豈無陪貳幹略之可遣必撤全才重望之山甫以當之宜王此舉似失重輕卽山甫之意亦無日不以朝廷爲急而封疆尚緩故曰仲山甫永懷而以遄歸爲

慰其心老成憂國兩相照證揚厲之中微寓諷規吉
甫之誦眞如淸風矣

韓奕

通詩首章受命之事中四章卽其始終而鋪美之二章入覲而王錫之三章歸國而王餞之四五章言其婚娶事也六章終首章之意首章夙夜二句不平朕命不易戒之也榦不庭方是侯度中一節韓近疆場長蠻貊莫此最大故特擧之二章淑旂四句旂車服馬分看末二句一申車一申馬也疏云金路無錫有鉤玉路非賜臣之器此言鉤膺必金路也而得用錫

者或特賜之愚謂詩人多鋪張之詞不可過泥三章之餞王餞之也有說顯父自餞之者不可從魚鱉筍蒲擧一以槩餘非儉也五六章必韓侯入覲而卽親迎事與時會故詩人及之蹶父爲王卿士則里第自應在京師也韓姞燕譽卽韓土之富見之不必歸國時也末章終受命之事末四句所謂榦不庭方也然戒意在其中使非夙夜匪懈虔共爾位百蠻其肯服乎　按侯國子侯士服入見王覲冊命之錫之以車服祖之於國門循其職掌脩其歲事亦常節耳詩人何一一揭厲之蓋宣承厲餘百度弛廢盡復小雅廼復見此氣象故小序云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王氏云韓侯取妻亦何與於王政蓋汾王失道王室幾喪爲諸侯所卑王甥亦安能相依惟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更爲樂國賢君之所願娶而咸靈具備光顯如此所謂邦之榮懷也呂氏云道娶妻之盛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莫不在其中矣故曰能錫命諸侯

附錄　詩故云韓之先封國在涿郡方城縣宣王時錫命爲侯伯總領北方諸侯及百蠻故曰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

江漢

陳氏云淮之南北皆有夷徐州有夷淮北之夷也揚州有夷淮南之夷也江漢所伐南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由入之路矣常武所伐北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首章正伐淮夷之事曰來求曰來鋪卽不言戰伐未必不戰而屈也二章經營則兵威已定兼有逐侵服叛之意在故曰告成于王四方淮夷之四方也是時淮夷倡亂王國動搖民心囂沸王心不寧可知告成則王心寧矣三章經營之後繼以疆理也是時召公尚在江漢之滸故王再命之式辟四方命詞也于疆于理復徹法也至於南海侵土

盡歸居然文武之舊矣四章至自召祖命俱賞功之典也闢土之功人臣常事也世勲則難錫勞臣以珪瓚秬鬯山川土田人主常典也受於祖廟則與數也故詩人詳美之五章之拜稽首岐周廟也六章之拜稽首召公廟也明明四句舊說勉進之詞劉安成云與天子萬壽通作勤廟器之詞大有理

常武

小序云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朱子云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詩故云詩有奮武而無常武當是字之訛耳併存之

通詩重親征上首章親命正將也二章親命副將也曰既敬既戒又曰不留不處蓋驕兵誨敵老師病農俱非時雨之師亦明已不得已之意也三事就緒只就淮徐之人言自好三章王師在道也四章伐淮也五章狀兵威也六章班師成功也王猷句最重此中與之本也來非昔之叛也同非昔之渙也來庭不回卽此意而反覆狀之非有別義也○嚴云周都豐鎬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服從化則後乎倡亂則先動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又同奄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厲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再命方叔伐荆蠻其後召公平淮南之夷又自將以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而後底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事而繫之宣王大雅之末也

附錄　疏云徐未必卽春秋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徐甚小宣王時未必能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是強敵也又云卽同淮夷叛魯之徐戎是明以淮徐爲二敵矣朱子云伐淮北徐州之夷也則以爲一矣玩詩云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明是二非一常是淮倡難而徐輔之徐強而淮弱故後章屢言徐方耳嚴云

王奮章征淮也王旅章移師伐徐也末章徐服而天下定也亦一說

瞻卬

小序云凡伯刺幽王也詩中雖並言婦寺當以寵褒姒爲主蓋女謁盛故寺人親婦寺近則正人踈女戎興而外戎乘之此定勢也首章言民之所由病蟊賊四句舊開說此亂象也亂本則在第三章二章形容政刑顛倒之狀卽不外蟊賊罪罟然不必分頂三章極言褒姒之惡也皆反覆痛疾之詞四章申言婦寺之害也上四句兼婦寺言下四句專言婦人干政也

豈曰不極二句言豈徒曰我言不罔極也乎且曰伊胡為慝君子識賈事婦人伏蠶織皆反常之事怪之也五章首二句吁起之詞見今日之亂致自王也幽王惑女寵近奄人忌正言玩戎狄則賢人日漸衰少正如人元氣之消索而不自振也故曰邦國殄瘁六章即人亡而嘆之優有餘也幾猶言日月以幾也末章嘆而猶望之世臣拳拳之忠也寧自今矣追進褒姒之始也皇祖指文武也爾后今日以往皆是不必指其子孫言之

召旻

小序云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　天下無召公之臣也作閔無召公殊失輕重朱子直饑饉侵削亦本首章末章之文而斷言之總是刺王任婦寺以致亂也首章陳亂象也二章三章著婦寺之害也罪罟即下蟊賊昏椓是也蟊賊指褒姒也女戎興於房闥之間故曰內訌昏椓謂刑餘也此輩皆潰潰回遹之人也王何使之靖夷我邦乎彼其皋皋相慢訿訿相詆玷缺多矣而王曾不知也是以婦寺親則賢良疏而兢業不寧之君子皆不得安其位耳四章狀亂世之象焦枯潰亂略無潤澤也五章冀小人之自引避也小人日在君側本自難退王方暱就之豈肯引避而詩人為是言者蓋絕望於王冀得收功於萬不可知之中無聊之極也六章亂有自而人不知兩不云是不肯知非不能知不可知也末章舉今昔盛衰之事以嘆之幽王去宣王未遠政令雖乖老成未謝故曰維今之人可尚有舊勉之也醒之也　劉云此詩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周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猶下泉之終變風歟陳云周南繫周公召南繫召公明化之盛者必有關於二公也風之終繫以豳雅之繫以召旻明化之衰者必有思於二公也

詩經說通卷之十二　周頌一之三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纂

三頌

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疏曰此特解周頌耳魯商之頌則異於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于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疏曰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那祀成湯烈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即為所祀之王頌者

頌既治平而興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為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故雖祀文武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而已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身致太平明生時自有頌聲故死作頌係於所歌之王由此而談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於子孫周頌是也祖父已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祖父商頌是也又頌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復有借其美名指所頌者駉頌僖公是也止頌德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輒作雖非告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

周頌

譜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于禮樂蓋即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疏曰清廟諸篇皆是既祭之後然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又曰頌之作也主於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為故頌序稱祀告澤及朝廟於

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當是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天下太平歌誦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文振鷺閔予小子小毖等詩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

又曰周頌所頌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皆太平之歌所論多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所次意不似風雅概其大歸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祈報合樂朝見事劣於清廟閔予之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禍難又陳繹

告之末祭類禡之小禮比臣工又差劣爲大事周頌之次雖其中有曲而變要以盛者爲先般與時邁同爲巡守般非祭告之文無明昭震疊之威故同時而不次也且社稷以所報次篇嗣王緣事義相類郊宗由大體類聚繹禡爲末祭群分觀此則次有義矣可以飾論難以精悉也

清廟

文王之德和敬之極則也顯相曰肅雝多士曰秉文德已含有入人深意對越駿奔有說文平意串者此因初率廟見通之其寔詩人之詞鋪敘多而脉絡自

在即平敘何傷此即所謂顯承也此即所謂無射也凡頌詞重祭者不重祭之者

附錄　詩故云此清廟始奏之樂洛誥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君牙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此言不顯不承知文武並祀不獨祀文矣又云清廟之樂章凡四清廟合歌文武也維天之命獻文也維清獻武也烈文禮成而燕助祭諸侯也

維天之命

小序云太平告文王非也頌文王之德上合體於於穆下衍慶於子孫也於穆不已不顯純相足之詞非兩層也假以溢我設問也我其收之幸之也駿惠我文王自期也曾孫篤之勉來者也詞歸于孫意則重文德上蓋曾孫之能篤亦先靈之嘿相所謂溢也

維清

小序云奏象舞也劉云象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文舞曰象武舞曰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故序曰奏象舞其詞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故武序曰奏大武其詞曰於皇武王也甚有據而朱子不從洗以爲祭文王之詩何也舊說以清緝熙屬後人猶可以有

成指成王當日則周公不宜若是之誇似未安通融之亦當云今日之所當以清明之心脩緝熙之法者莫若文王之典所以者何以文王之典自肇禋之日迄用於今而已有成矣周家之禎孰大於是

附錄　歸云維清二句精微者存非徒法也張云肇禋始大祀文王也呂云禋王者祭天之名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肇禋謂以文王配帝自此始也

烈文

此即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之樂歌也

旨二節嘉其功末節進以德祉福即今萬國珪璜來助清廟是亦福也以是祉福而行之即無彊保之之事也二節舉其平日者見侯度如此已不可不報況有此錫福之戎功乎其子孫之永承帶礪可知已末節又呼前王而告之即欲不勤道德不能矣

高山

小序云祀先王先公也或以為祀岐山之詩皆非也斷以朱子為正保之重太王開闢之艱難戒意不重

昊天有成命

朱子辨序云以國語證之為康王以后祀成王之詩無疑小序因昊天二字遂曰郊祀天地也不知古昔聖王制為祀典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祀地於北其壇壝樂舞器幣各各不同若曰合祭於圜丘則古未有此禮若曰一詩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薦鮪者則詩中言天而不及地何取以奏之方澤乎斷以朱子為正詩重不敢康三字即夙夜基命宥密亦不敢康對精微處耳於緝熙二句本二句而申明之亦以起下句也靖之即指成王當日說

我將

藁秸陶匏繭栗祭天於南郊尊之也牛羊簠簋鼎俎

祭帝於明堂親之也尊故配以始祖稷是也親故配以祖文王是也陳氏云郊者古禮明堂周制也維天其右之既右享之不敢必與必異詞者亦尊親之別也不敢必天之右而必之於文王不敢以氣類之接必文王而以遵典靖四方必文王然且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畏之若不可冀倖者焉

附錄　伊嘏二句嚴云若天福文王則必右享我矣

時邁

王十二年巡狩見周禮武王時尚未制也此會同祭告是革商之後巡行侯國春岱嶽夏南嶽秋西嶽冬北嶽之事也故曰時邁昊天其子之設問之詞也應之曰天實右序周矣不見薄言震之而莫不震疊懷柔百神而河嶽來懷乎信乎神人俱以我王為主矣於是復嘆之曰昭明乎有周也以慶讓黜有位之朝常復戢干戈櫜弓矢以開一代之文治此非因陋之規萬世之業也允王保之惟武王能保之也

執競

小序云祀武王非也朱說是也武王以武定天下而曰無競維烈成康守成以致治而曰斤斤其明見武王之武非夫人之武也成康之守成亦有以本之非

專藉麻蔭於前人者也猶是鍾鼓磬管耳有功德以
被之自覺其喤喤焉將將焉此二節總見三后之錫
福於後人意威儀反反敘述過遹之詞所重不在也

思文

生民述事之詞故詳思文告神之詞故簡雅頌體殊
義則一也稷一有部之君耳周人推以配天恐人疑
之故闡其功曰克配見非忝竊也以下克配之實稷
播百穀而獨舉來牟者詩故云月令麥爲首種舉首
種以槩其餘也帝命三句一直下見稷之予民以粒
食出民於禽獸皆天心也克配南郊誰曰不宜

臣工

小序云諸侯助祭遣於廟也非也朱說是也爾成舊
說作成王始寘農家之法姑從之次節正咨茹之事
也大意以乘時趨事爲主如何新畬問之也亦商之
也麥將登而穀繼熟天時相逼明䁘頻仍則人事可
知矣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倏忽之間又見西成簡乃
器備乃事是子職矣是所謂戒也

附錄　詩故云稱新畬者著田野之日闢也

噫嘻

日成王則康王以後之詩成王之世禮樂大備嗣主
守成惟以務農重本爲事曰既昭格爾即指上章也
周禮云三十里爲一部一吏主之其吏皆大夫此戒
其主吏故曰率時農夫周禮又云夫間有遂遂上有
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
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萬夫地方三十
三里少半里也萬夫並出故曰十千維耦非兩人一
耦之謂

附錄　小序云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嚴云言吾民盡
力於田事如此天其念之又云駿發爾私不及公田
爲民祈也

振鷺

詩意嘉美贊嘆之詞庶幾幸之也非望之也待客與
待臣僚禮固別耳

豐年

極陳豐年之利而不可不報可知巳多黍多稌所以
爲豐年也烝畀祖妣二句承酒醴來云此酒醴非止
烝祖妣巳也將養老尊賢百禮洽焉豐年之利如此
之廣也可不曰降福孔皆乎

有瞽

此武王始制天子之禮言有瞽有瞽此作樂之人也

而在周之庭矣於是陳其樂器而奏之而極盛有如此先祖是聽句重此合樂之旨也末二句又形容之客感則無人不感矣

瞽○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六十人眡瞭者相之○懸鼓○曹云足鼓以趺承之楹鼓以柱貫之周鼓始虡于簨虡謂之縣鼓柷圉○毛云柷控也圉揭也考柔云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鉏鐘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天地自然之理也徐云柷之制中虛蓋聲之所出以虛爲本也圉之制中實蓋聲之所止則歸實也簫管○王云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參差象鳳翼

潛

此是常祭之外另舉此祭如漢人原廟薦新之意西北少魚故重之獨言漆沮即不重典王亦非無意之言

禘

小序云禘太祖也辨序云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后稷也禘嚳於太祖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序云禘太祖則宜爲禘嚳於后稷之廟而詩詞無及若以爲吉禘於文王則與序不協故定以爲武王祭文王之詩而於徹俎通用於它廟耳朱說是也首二節述廟中之事是時武王克商歸祀文王邦句侯衛駿奔執事故舉以言之下二節見今日之祭由文德也綏眉壽介繁祉昌後之實也武王八十七而即位故曰眉壽一戎衣而有天下故曰繁祉末句即指當日之事也

載見

此諸侯初覲成王即位王即率之助祭之詩故首節述其來朝次節述其見廟三節歸美之也載注則也嚴云始也愚意載與再同謂昔見武王今見成王故

曰載也眉壽多祐所謂多福也所謂純嘏也無兩層意

有客

詩雖有始至將去留之之節皆一時事喜得於所見故預擬議之耳首句提起下以馬僕對者是亦白其馬鄭云指武庚也庚爲殷後乘殷之馬今微子代之亦乘殷馬嘆不肖而美賢也淫威二句言可留之意而不言客之必留言外之旨長矣

附錄　小序云微子來見祖廟也詩故云非也來朝也萋且者包匭之盛多敦琢者玉帛之繁縟旅者庭

賓旅百也。

武

小序云奏大武也傳以爲大武之首章是也武以止戈成文故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曰勝殷遏劉皆言用武之意非誦武功也

附錄　鄭云耆老也言武王晚年乃定其功不汲汲於取紂是其功德之盛故作樂以象之

閔予小子

詩以繼序爲承家之孝勉敬爲致孝之本武王之念茲皇祖念即敬也成王之夙夜敬止敬即念也繼序

者繼此心精耳

附錄　歸云皇王武王也以武繼文成繼武爲序故云

訪落

道與事非二也成王求道而求之事深於求道者也其心則以道不可見而事猶可循歎然其未足焉於乎悠哉望道未見也朕未有艾黽勉無已也將予就之繼猶泮渙乍合而旋離也維予小子語氣一頓言小子非止於道無望也且未堪此多難之家矣所幸外而庭内而家有皇考陟降之跡在焉庶幾紹之藉

先休以保明其身或不至靡墬已乎然未之敢必也所謂訪落也

附錄　將扶也言群臣即扶予就之而忽又泮渙矣此不可不訪也

敬之

敬者卓然之謂人心有蔽則昏無蔽則卓然矣學者所由開其聰而使之卓然者也就將緝熙而至於光明則本體昭昭即不言敬而敬在矣然猶致望於人曰示我顯德行蓋示之不顯非不聰之所能領而所謂就將緝熙者亦或有似是之訛此成王意也

小毖

首句悔恨之詞借言蜂鳥者管蔡之事變在骨肉不忍明言之也多難王室新造也集蓼即指管蔡說受痛深者痛定猶痛憂虞之時不暇擇音耳　按四詩皆爲成王作未必果成王也或周公或當時群臣代爲王言抑風之以當規諫歟

載芟

小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朱子俱以爲報詩亦不相遠但言祈則章中耕耘收穫祭祀尊賢養老諸事皆預言之冀望之言報則直述其

已然以昭神貺耳首節至及秭漸述田家之事首節反土之耕也芟如雉氏之芟草柞如柞氏之攻木國語所謂擊槀除田是也二節之耘謂除治其根株之未盡者也三節播種之耕也四節種也五節苗生不齊也六節苗齊而耘也七節三句收穫也酒醴句貫下三項皆豐年之慶也末節厥神休之遠也

良耜

首二節耕也三四五節耘也六節穫也七節豐年之慶也末節報賽之意也記曰天子無故不殺牛知國家之事矣

犉牡○孔云周禮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牲今用黃者蓋正禮用黝以報社功社是土神故用黃色而仍黑脣也 捄角○毛云社稷之牛角尺

絲衣

朱子以清廟之祭烈文獻顯相絲衣獻士故曰亦祭而飲酒之詩自堂三句未祭而行禮有序也兕觥二句方祭而飲酒有儀也不吳不敖終始如一也胡考之休願之也

自堂三句○劉云儀禮士之祭前一日夕時主人及賓皆分立堂下東西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於堂下東序視籩豆鉶於房東視几席及敦于西廂反降而東告祭器之濯溉几席之備具于是賓主皆出位于門東西鼎在門外北面北上牲在鼎西南北首東足東上宗人徃視牲反位告充肥遂舉鼏告鼎之絜其禮亦若此詩之次也○大全云悲士所立告之位也賓上東西立向主則背賓故鈞上立而告之也○鼒 鄭云鼎圓弇上曰鼒孫炎云鼎斂上而小口者

附錄 小序繹賓尸也按鄭云繹又祭也天子以明日曰繹卿大夫與祭同日曰賓尸詩故云禮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巳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巳故知絲衣載弁者士也正祭省牲眡滌濯皆大夫典之此省牲眡滌皆爵弁之士故知其爲繹繹之爲言尋也昨日祭巳今日又祭也昨以爲祖考今則爲賓尸序又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眞贅矣

酌

詩故以此下四章皆大武之樂章是也以酌爲鑠字之誤則非也時遵養時大介亦自有酌意也遵養孟津之事也大介牧野之事也王造所由成也師師其時也

桓

舊說桓大武之六章賚大武之三章桓奉天伐暴也賚錄賢賞功也桓爲武功之始賚爲武功之終各有所指時說于以四方克定厥家與分封無異則大武樂章不應重出乃爾且曰于以閒之當在會朝清明之日不當在大賚底定之後明矣詩故云于以四方

克定厥家謂伐越戲方伐靡伐衛伐磨伐宣方伐蜀伐厲之類是也然則小序云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亦非謬矣

賚

小序云大封於廟是也故首稱文王不曰分茅土而曰敷繹思欲其知締造之艱耳曰我徂求定則凡受封者不可共求其定可知矣末二句後提分封之意以警醒之

般

小序云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巡四嶽而周之此般

義也高山二句亦謂一嶽之山耳猶翕河則周四嶽矣諸侯各朝於方嶽之下故曰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末句表維新之命也　顧仲恭云高山墮山喬嶽只一山耳墮則其狹而長者謂其旁小山也喬則其高而大者謂山頂也古者巡狩必封泰山以告天封其旁之小山以告地此詩所云是也或疑周至成王始封泰山禪社首武王時未太平不得有封禪不知未太平之時但不刻石紀號以示後世耳若告天告地之禮乃巡狩時必行豈可缺乎自秦皇漢武以後封禪之說遂爲僞者咲柄不知古帝王寔有之也

卷十二終

詩經說通卷之十三　　魯頌商頌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箸

魯頌

譜曰伯禽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襄將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於坰野尊賢祿士脩泮宮守禮教東略淮夷新作南門修姜嫄之廟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頌按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行父請於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魯頌皆史克筆而漢班固王延壽以爲奚斯誤矣○嚴氏曰舊以魯頌作於薨後非也今觀閟宫曰

俾爾耆爾艾黃髮兒齒等詞皆生前頌禱之詞耳豈生前作之死後乃聞之天子以文過歟抑未必得請而後作也存此以備攷

朱子曰或問魯無風何也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其篇第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理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當時列國大夫賦詩相屬及吳季子觀周樂於魯皆無魯風其說不通矣

詩緝曰魯頌頌之變也周之王也積累深久由風而雅雅而頌及其衰也至懿風始變至厲雅始變至平

雅遂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雅頌天子之詩也頌非所施乎魯況頌其郊乎考其時則非揆其禮則誅汰哉亢也不如林放矣聖筆不刪其以著魯之僭而傷周之衰歟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甚於亡也駉實風耳謂之變頌可也

崔仲凫曰魯其頌之變乎頌歌諸廟魯奏諸朝頌嗣祭其先魯臣禱其君頌美其成德魯願其開治頌以祭魯以燕是故魯頌氣溢而詞夸周文之極獘也不繼以商幾滅質矣夫檜曹無譏則人望絕春秋不書

獲麟則天道竭一經聖筆神化大化妙矣淵哉

舒瑷曰魯不當有頌序每篇言頌者名生於不足故也

補傳曰商頌皆以告神而魯獨用以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祗効魯耳

楊用脩曰信魯頌之文則僖公乃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靈之流耳蓋頌乃臣子頌禱之詞例多溢美如今人之親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實跡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夫人會齊侯於卞其女季姬始遇鄫子於防而公不制中使鄫子來而公不恥終歸於鄫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於魯而駉駜猶以爲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非以爲美也

郭青螺曰魯非無風刪其風爲魯諱也亦非獨有頌存其頌爲魯章也孟子曰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故詩存列魯頌以章之詩亡作魯史以續之

其以章續之功寄之魯也愛魯也

駉

考牧國之大政也詩美僖公故以牧事言之薄言略舉之詞略舉而已無不有言盛也思無疆非必爲馬也萬事通焉思馬斯臧矣思馬斯臧人心之妙也臧即彭彭也三章倣此

附錄　疏云禮諸侯六閑馬四種良馬戎馬田馬駑馬一章良馬也朝祀所乘故曰彭彭有力有容也二章戎馬也齊力尚強故曰伾伾有力也三章田馬也齊足尚疾故曰繹繹善走也四章駑馬也主給雜使

貴在肥壯故曰袪袪強健也

有駜

首二章燕飲三章誦禱曰歲非一歲也有穀亦本禮教信義而推廣言之魯頌夸大非止頌其所有已也君臣忘形以相娛侈詞以致禱自謂千載之一時矣故小序云樂君臣之有道也斷魯人之言也

泮水

小序云頌僖公能脩泮宮也蓋脩而幸之也首章至在泮飲酒皆當日事慶幸贊美之詞魯侯之旂猶昔也鸞猶昔也馬猶昔也以戾止於泮頓覺其茷茷焉

噦噦焉蹻蹻焉自魯人見之也無大無小從公於邁猶漢人云圜橋門而觀聽也亦以作見故然焉之蹻蹻即音之昭昭也色笑非必侯以色笑假之只戾止於泮平易親人便是教而匪怒矣在泮飲酒亦幸詞也既飲旨酒以下皆頌禱之詞舊說有謂前三章治內後三章攘外者有謂旨酒四句平對者予不謂然大抵頌禱之詞意長語短一事不足以盡其意又取一事以致之既飲旨酒謂使侯壽而又使侯道以服民也即穆穆章亦謂侯敬以則民而又孝以格祖也明明四章詳言淮夷之事者蓋淮夷與魯接壤世爲魯患伯禽始封爰及干戈事載費誓左傳僖十三年從齊桓公會於鹹以病杞十六年從齊桓公會於淮以病鄫則淮功爲魯人所深願而不可與得者凡頌生於不足故詩人詳言之作泮宮而淮夷服非必以文治也形容氣象改觀之詞虎臣四句正言服淮之事也濟濟章復舉克廣德心言之者見淮之所以服先整暇而後干戈勝之於廊廟而非勝之於疆場也德心句重勇以成功和以居功俱本之然以力服之此一時之伐也以心服之斯百世之業也故又進之曰式固爾猷淮夷卒獲而以憬悟貢獻之事終焉一

說大賂廣賂也君及卿大夫皆有賂如齊人賂晉侯是也　此詩曰順彼長道曰穆穆曰明明曰敬明其德曰允文允武曰克廣德心曰式固爾猷明道民有路致勝有本亦非一於頌者也

附錄　詩故疑僖公十六年會於淮被執明年九月迺歸無伐淮之事併前二詩皆以爲伯禽之詩然序說甚明似非無據不敢從也

閟宮

嚴云止爲僖公能脩寢廟張大其事爲誦禱之詞猶斯干之意耳序摘復周公之宇以題之非事實也通

詩前八章述修廟而致其頌末章正修廟之事也魯廟周公太廟魯公世室羣公稱宮由周公皇祖觀之閟宮正羣廟也二句指當日事下原始以頌之赫赫姜嫄至纘禹之緒周之所由開后稷之孫至克咸厥功周之所由造王曰叔父至土田附庸魯之所由封皆以啟僖公也龍旂十一句龍旂四句廟祭也皇皇三句郊祭也是饗二句郊祭受福也周公二句廟祭受福也有以龍旂二句提起作郊廟之儀者亦可從按司常日月爲常王建之交龍爲旂侯建之則龍旂侯度也又有以此二句作郊祀者非也按王孟春建

日月之章祀帝於郊則不建龍旂明矣明堂位云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後世襲用之故得用郊諸儒辨之詳矣按春秋常事不書僖公之前無書郊者至僖三十一年四月始書四卜郊不從是僭郊自僖始也玩詩詞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明是創見而夸侈之詞即無刺意而詩實史矣又何疑乎四五六七章詳廟祭獲福之事四章之孝主禮樂言五章之孝主繼述言下皆願詞也按僖公在位三十三年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一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從齊桓也二十八年圍許從晉文也凡自主兵者皆小國其大者齊晉主兵則膺戎狄懲荆舒猶龜蒙荒大東荒徐宅至海邦淮夷蠻貊南夷俱非實事但詩人口中如有其事者耳六七章亦舉魯之所難得者以願之遂荒各管至六句止八章只叠叠說去既受多祉承上說黃髮兒齒則眉壽無疆期矣魯頌眞誇詞也末章正是首章首二句之旨

大房○孔云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椇謂曲橈之也房足下有跗如堂房毛傳亨半體者周語云郊禘之事有全烝王公立飫有房烝親戚燕享有殽烝郊禘乃全烝此廟祭惟房烝耳

商頌

譜曰武王封微子啟爲宋公七世至戴公當宣王時有大夫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刪詩止存其五而已又太史公云宋襄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述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此本韓詩說今觀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得有且其詞古奥不似周時之文又國語閔馬父之言亦與譜合韓詩太史公之說謬矣

崔仲鳧曰夫子定書終於秦定詩終於商商之質變周之文秦之伯兆王之熄

那

商人尚聲故盛稱其樂樂之盛卽德之盛也樂卽功德之所被也詩故以爲奏大濩以祭是也一章奐昧未成滌蕩先舉時也二章樂三闋越出迎牲時也三章九奏既終鐘鼓交作時也末二章復言祭義之遠者見以樂格祖非自我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民有傳恭爲縱不敢以烝嘗邀烈祖之顧獨不曰湯孫之將乎以氣類與之也

附錄　思成註引禮記思其居處云云崔云此自中庸洋洋乎一段之義衍說之也夫齊者洪然純一與

神明交如禮所言則未祭紛於念慮當祭志於恍惚何湛一之有先儒謂能祭已爲上等人蓋中之能靜也

烈祖

舊說首章見奉祭之由中二章奉祭獲福之事卽先祚也末章奠先言也二章獻酒進奠一時事但其序必先獻酒而後進奠故曰既曰亦假二句分主祭助祭言三章首三句得人自天二句得天我受命溥將過邀之詞姑從之

附錄　小序云祀中宗也箋云中宗大戊也　歸云綏民眉壽二句我受命溥將五句皆所請祝願之詞

玄鳥

小序云祀高宗也詩詞最顯白易見朱子爲宗廟祭祀之詩則契湯武丁並重而詩詞無起伏矣惟祀武丁故本之契以見商之所由生本之湯以見商之所由造而總承之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以歸重武丁曰在武丁孫子者曰不在武丁命亦幾乎殆矣因曰此武丁孫子也固儼然一武王也有何不勝乎是以龍旂十乘大糦是承無異方命厥后之日也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無異奄有九有之日也四

海來格來格旂旂人心不攺也景員維河土宇無蕩也所以然者殷自先后以至武丁無不安於受命者是以百祿是何耳愚謂百祿句似當指後人說

河○嚴云今考湯至盤庚凡五遷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盤庚又遷西亳盤庚三傳至武丁則詩所指河正亳也卽盤庚民不肯涉河以遷者也

長發

小序云大禘也王云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矣按商禘必禘嚳而配契詩中無領嚳之文又禘祭不及羣廟之主朱子以爲祫祭是也商之命基於契大於相土集於成湯而佐之者伊尹故均

頌之首章首二句貫數章止洪水四句不重只發明洪茫甫闢之日有娀氏已在幅隕之內矣子簡狄之子一說子商姓也立姓之始也生商即指契爲司徒事謂始造商室也帝曰敬敷五教在寬而頌曰桓撥者蓋教雖主寬然非果殺不行也二達字本桓撥來率履二句見所以達者非徒桓撥以身教也此祥之發於契也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世司徒而益光大之烈烈象其桓撥也曰海外有截狀其氣象非有天下也此祥之發於相土也三章帝命不違承上文來齊猶集也不遲應期而生也湯生之不偶如此而德

又足以配之曰日躋又曰遲遲曰是祇見無日不敬正日新又新之德也九圍之命所由式矣四五章受共受球爲綴旒爲駿厖所謂九圍之命也如此可謂何天之休寵矣然湯非無以致此也唯其敬以敷政敬以用武故能使百祿之是遒是總耳不競絿剛柔不震動戁竦皆其敬也人心敬則一不一則不入於此必入於彼無往非病矣六章亦本敬說兵之莫敵師之有序皆有虔一念爲之即上帝是祗之心也韋顧昆吾即說剪其羽翼不妨徐云韋顧昆吾既伐桀即悔過湯眞身何地哉但不得已之師自有從容氣象非如後世之譎詐耳此祥之發於湯也末章中葉謂相土以後湯以前言伊尹之功而寵享不待言矣

附錄　鄒云爲下國綴旒繫心下國求安之也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所以安之也駿厖爲也爲下國駿厖爲之致力身其任也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所以任之也允也天右而子之降予以卿士

殷武

前五章頌高宗中興之功末章詳特廟之事中興不外伐荊楚服諸侯致中興之本不外公賞罰以畏天

命氐羌遠而荊楚近荊楚近而禹服之諸侯尤近以羌來享來王則荊楚之不享不王可罪也荊楚以不享不王見伐則多辟之禍適可虞也稼穡是歲事中之一稼穡匪懈是心口相語自反巽俘之詞四章所謂中興之本也有是本則必有其業五章是也高宗爲中興令主特廟祀之若周世室然此詩所由作也故末章詳其事

詩經說通卷之十三終

詩經說通十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沈守正撰守正字允中號無回錢塘人萬歷癸卯舉人官國子監博士是編成於萬歷乙卯其說頗以朱傳廢序爲非然又不甚用古義其所列引用諸書不過三十六種而以豐坊僞魯詩爲冠又謂隋志稱韓詩雖存乃其外傳竟不知崇文總目尚有韓詩持論多茫無考證故所引皆明人影響之談雖大旨欲以意逆志以破拘牽而純以公安竟陵之詩派竄入經義遂往往恍惚而無著如解關雎云所謂憂之喜之者不必泥定文王亦不必泥定宮人然則究何指也至於以行露野有死麕爲貞女設言自誓不必定有强娶私誘之事然則女子待年於室無故而作一誓詞傳播於衆天下有此情事乎又謂文王之化必無强暴之男子然則堯舜之世亦不當有四凶矣其膠固不解更甚於訓詁之家烏在其能得言外意也

新刻徐玄扈先生纂輯毛詩六帖講意四卷

〔明〕徐光啓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金陵書林廣慶堂唐振吾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六帖重訂十四卷》提要

毛詩六帖序

詩六帖乃徐太史玄扈先生下帷時所輯也太史為藝林宗匠說詩尤多獨見研精抽秘不止匡鼎解頤當時弟子爭相傳錄藉以指南者

非一日矣第寒儒繕寫無資咸莫殺青凡十餘年書賈始搆善本議剞劂命余序之余亦學詩人也夙沾太史膏馥

皎深知是書紗延能補紫陽之缺略闡箋傳之精微者也蓋昭代尊崇紫陽傳注外一切抹殺即毛傳鄭箋確有正見亦不敢竄入一二僅纔紙

上陳言互相影附況痼日久將千古風人性靈都不及探索又安望其激勞而資博郵太史恪遵芳文首翼傳次存古既斷調劑兩家之說可爲廣義

擘藻博物又多箋疏家所未及無論紫陽已洪於明經者固大有裨益而叶韻一帖尤古樂復古之端也古者里卷吟詠俱播之樂官其諧聲

應節原宛轉相通東遷後樂師失其官而孔子刪述又在散佚之餘故未得詳示其故迨休文四聲一出循塗守轍惟韻腳是泥即紫陽亦多牽強遷

繇而古意蕩然矣今太史審音諧韻但按節以和韻不拘一而章法不淆叶不泥古而聲調自合和平頓挫誦之琅然當日樂府節奏恍然在耳自此尋繹風雅遺意令人俱可做模寧非漢古之一盟亂哉因是書為太史帳中秘奈何輕懸之都市不知太史志兼三立雅不喜以文字炫長故未及壽之梨棗今藉手嘉惠後學孟太史惓世念也聞之必當莞爾夫豈有憾焉

旹

萬曆丁巳夏月吉旦

海上唐國士一卿父題

于長春樓中

序全

毛詩六帖

翼傳　依附紫陽研尋經旨

存古　毛傳鄭箋存其雅正

廣義　傳箋以外創立新意

攟藻　詩賦雜文憲章六義

博物　鳥獸草木搜緝異聞

正叶　攷求音韻審詳訛舛

毛詩韻譜說

嘗謂古樂不復第其節奏散亡至於聲音之道生人至今相傳不易故樂有古今韻無古今也徒以方俗不同故一字有至數十音耳今人讀詩動稱古叶與今韻截然不類博洽之士旁引曲証以就其說要其中間竟多附會以愚而論

定無古叶之說若知諧聲轉註則知宛轉相通自然成韻不容絲毫造作也自恨淺劣於詩理本無所見也僅此一事似為獨得蓋茲義顯然載於人口但能屏去古叶二字便得了了亦不必多為之辭謹率所知條列如左其有未詳闕之以俟如博雅君子以為良然乞為正其訛補

其未備也音聲輾側難以言窮反覆相從不拘一則若加反切仍屬方隅之見故今所次第又亦略諸其每篇會最篇首不以分章為斷使為韻語者有所徵矣

首章 ⊖ ⊖ ● ⊖　鳩洲逑一

二章 ● ⊖ ● ⊖ ⊖ ⊖ ● ⊖　流求　得服側

三章 ● ⊖ ● ⊖ ● ⊖ ● ⊖　采友　芼樂

右韻譜句作一圈無韻之句作黑圈有韻句作白圈中書一二三四字其隅句用韻無関大體者止改作白圈有再隅者間以雙白圈其第二句欲轉韻而第一句仍上韻者止作一白圈韻有古今者緣沈休文著書泥滯一隅但自用其方言取求順耳不暇通知語俗憲章古典而但人禮部韻復因仍其書用以取士故約書盛行至今見易詩等書及騷賦中有與之不合者輒稱為古韻遂有古今之目說古韻者又復不能深求但任意以數字為主而以餘字強效其聲試尋其所以然之故了不可得所以合者固多

失者亦自不少而後人復仍其謬誤綜緝成篇目為古韻為古詩騷賦者用焉是則訛上之訛而千歲不覺也今韻始于沈休文是以至是令邢子才魏收王褒庾信之屬為之定不乃爾詩本體格不同至其疾徐輕重緩急抑揚如天籟之鳴咸歸自然不由造作自魏武以還聲律

盡亡僅此紙上之言唯據其音韻尚可得其賤

絡節奏於萬分之一耳今一味牽强音調平仄

是以私心欲希是正雖古樂喪傳然妙解今世

音律者亦必不以愚言為妄也

荒淺之識豈敢求勝前人但欲求其所以然之

故求其故而不得雖先儒所因仍名流所論述

援因辯證如雲如雨必不敢輕信所疑妄書一

字

吳淞徐光啓謹言

新刻徐玄扈先生纂輯毛詩六帖講意國風卷之一

吳淞　徐光啓　子先父　輯

東吳　鄒之麟　臣虎父　校

金陵書林廣慶堂唐振吾督刊

國風

程子曰二南之詩為教于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正風

劉氏曰男女亂倫而邶鄘鄭衛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幽之風變畋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儉嗇褊急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哀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兼采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自省而知所戒也

關雎章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〻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〻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〻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〻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

禮樂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為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〻者正也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是為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關雎之義也

雎鳩之情摯而後有別淑女之和樂而且恭敬要重有別恭敬上匪懈之

說寂得此義

方言美心曰窈美狀曰窕

興取于荇菜者以其柔順芳潔可羞于神明也

樂之友之是我去友他樂他益以我友之樂之〻情而寄諸琴瑟鐘鼓也

琴瑟絲声有婉娩媚順意鐘鼓金革声有宣揚蹈厲意

朱子曰讀詩只是將意思想像去看不如他書之要捉縛挾定詩意只是叠〻推將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〻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要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又當知所以治國平天下人君必當如文王后妃必當太姒其原如此

徐士彰曰詩之取興如易之取象未有無意義者自學詩不傳而人皆昧昧然矣則是后之讀詩者於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一句尚未能盡而況于所謂興觀群怨事父事君者哉

又曰讀詩亦如讀他經〻要諷詠以昌之一句為要蓋六經皆記聖人之言而詩獨記聖人之聲天下之感人者莫如聲而今只心和氣平以聲人之詩三復一遍便是有不覺手舞足蹈之意此南容三復白圭所以為善讀詩也

漢書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可不慎歟

關雎在詩則為首篇正始也在樂則為卒章成終也此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子所以歎也說者以為清商之律惜也其繁音促節不可以考矣

顧義曰凡興體有義相因者有語相應者相因相應兼備者多義不相因而語又不相應者絶少如此詩首章以物之耦興人之耦物摯而有別人

則和樂而恭敬義相因也二章三章以事理當然為興而且上下呼喚成文則義既相因而語又相應也

朱子曰雎鳩兩〻相隨而不相失然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也

通解曰幽閒自有中形外言不可專指德亦不可專指容

朱公遷曰采擇非一端烹煮非一道故亦曰無方

豐城朱氏曰文王之德一言以蔽之曰敬乾之健也太姒之德一言以蔽之曰淑坤之順也曰好逑者能体坤之順以承乾也

顧伯欽曰求之不得謂未得淑女可為好逑者耳若既有其人便無俟求當與堯不得舜二句例看悠哉二句便是寤寐思服之氣象也

葛覃章

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於女工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徐士彰曰首章要體認當時初夏景象須描寫得出看二章要得他一段勤勞愛惜意思看三章要得他不敢自專不忍忘親的意思

師氏古者婦必有師所以學事人之道也國君則取大夫之妾或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為之

此為婦人之詩模寫景物宛然在目而勤儉孝敬又藹然閨門之修化冶之職有後世能言之士所不及者

薄發語詞循楚詞之言蹇言羌也或云薄是略施其功不為過飾則薄言采之是畧采薄言往想是畧想耶

沂豁內有上面服之無斁意

此詩本為治葛而作首二章已竟其事若無末章則意義淺短氣象寒窶矣他却從治葛上説到歸寧歸寧內仍帶説衣服合而復離遠而復近立意冠冕氣脈悠長後人作體物詩賦大都題外生意蓋本于此詩中如此等處不獨人倫之準則蓋亦辭家之鼻祖也

劉安成曰周禮王后禮服有六文王未常稱王則太姒亦未必備此六服但泛言禮服而已

師氏即古所謂姆也左傳宋伯姬傳不在宵不下堂是也

張南軒曰周自后稷以農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紝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織紝之事則驕矜放恣何自而生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稱休其蠶績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一 ◐●㊀㊀●㊀ 葽飛喈

二 ●●㊀㊀㊀㊀ 谷莫濩綌斁

三 ●㊀㊀㊀㊁㊁ 歸私衣　否母

卷耳章

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勤勞也

通篇皆是托言凡托言皆是幻想非實事也采物幻想也登高飲酒亦幻想也思而不遂展轉想像展轉起滅遂有幾許境界幾許事件耳詩以道性情又曰詩言志此之謂也此作實説便説不通此等詩中多有之如采綠何人斯載馳之類不一而足可以類推細讀離騷便曉此意

看此詩要得他一段思念之切不能為情的意思又要得他哀而不傷的情性方好

只動一個嗟我懷人念頭便把卷耳都不采便去登高以望而酌酒又不能解又不勝其憂歎於此體貼可以得詩人之情性以上二章詩從容玩味有無限意味人情天理本非二事夜叉羅刹即是菩提也如此一詩不過閨門情態而用之得正便足以美教化厚風俗稍一邪僻便有幾許傷義之事便有幾許衰國亡家之禍凡微之端不可不審故先王以此為教而夫子言詩則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者如此詩其較著者也

采卷耳而未滿傾筐正宜采也而心忽念君子便爾都無意緒模寫人情得其神理雖顧長康陸探微之畫何以加此若説手為情奪不滿傾筐便是呆話頭也

曰諷今斷惟以不永懷俱是無聊之詞
云何吁矣當作如何其憂歎乎憂嘆之極也此不易之說衆說皆非
佛經云能知大地皆屬想持如是得成初發心菩薩若人了得此義即[illegible]
讀詩
登山以望君子如古樂府遠望可以當歸之意
楊用修曰唐人詠閨情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霜提籠忘採桑昨夜夢
漁陽即首章義也
又曰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
又曰夢裡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即後章之意也大抵思望之辭
雖非經歷實事然而寄意深矣

一　●㊁●㊀　筐行
二　●㊀●㊀　虺隤懷
三　㊀㊀㊀㊀　岡黃觥傷
四　㊀㊀㊀㊀　砠瘏痛吁

樛木

序曰樛木后妃待下也言能待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纍者維纍荒者偏覆縈者盤旋綏字自與纍字相應將字自與荒字相應
成字自與縈字相應古人一言一字都非漫然者也高而能施天之道也
與天合德故福履及之
不妬忌固是立言之意但諧樂只中還須含蓄方似宮人語氣通篇以卑
順受益為興
黃葵峰曰毛氏以履為祿未是余謂履即踐履之履蓋人以樂易為心自
然無[illegible]吉會所履皆福也
雅曰弟祿爾康矣天保定爾亦孔之固綏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自[illegible]
之吉無不利將也頌曰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成也
嚴氏曰讀此詩想見文王宮庭之雍穆矣

一　●㊀●㊀　纍綏
二　●㊀●㊀　荒將
三　●㊀●㊀　縈成

螽斯章

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始言詵詵次言薨薨終言揖揖者蓋集而飛飛而後聚此羽虫之常亦作
詩者立言有序也

古人作文下字不苟只將詵詵薨薨揖揖字想像亦足以盡螽斯之狀
凡物群則爭獨螽斯群而能和故其聲愈衆此自然之理
解頤曰上無嫉妬之心則下無怨恨之意和氣充溢瑞氣流衍自有不期
然而然者
按管蔡世家武王共母兄弟十人伯邑考武王發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
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聃季載而左氏傳云管蔡郕霍魯衛毛
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將刑茅胙祭周
公之胤也天潢繁衍何慮千億信乎子孫之盛非前後所及矣

一　●㊁●㊀　詵振
二　●㊀●㊀　薨繩
三　●㊀●㊀　揖蟄

桃夭章

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桃之華而後實。實而後葉。亦有序之言。

女子之賢。詩人不能知。即以正以時知之也。王姬之賢。詩人不能知。即車之蕭雝知之也。以正以時想其賢。以其賢想其宜室家。

凡言被化者切勿言。被化後俱準此。

宜室者。為人妻盡妻道。夫婦咸和。無反目也。宜家者。為人婦。盡婦道。尊卑兄協。無間言也。朱子所謂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于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咈於夫子兄弟是也。

一 ◐㊀●㊀ 華家

二 ●㊀●㊀ 實室

三 ●㊀●㊀ 蓁人

兔罝章

序曰。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才衆多也。

曰干城。禦侮之臣也。曰好仇。則君明臣良矣。曰腹心。同心同德矣。

嘉耦曰配。怨耦曰仇。而關雎及此言好仇者二。是詞家舞弄處。今里巷歌曲。尚有此稱謂也。句法能品。趣趣言無文飾也。

腹心。若但言公侯此心。武夫亦此心。則與好仇何異。此所謂同心同德者情。技意。契足任公侯心膂之托也。

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何其偷也。文武作而豪傑興。又何多耶。記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政矣。

好逑腹心。由干城而極言之也。

一 ◐㊀●㊀ 干城

二 ◐㊀◐㊀ 逵仇

三 ◐㊀◐㊀ 林心

芣苢章

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徐士彰曰。風人之詞。雅澹和平。況此又為婦人所作。看此詩全要模寫他一段無事而相樂意思。出方得王民皞皞氣象。

讀芣苢之詩。可以見和平之情。讀中谷有蓷之詩。可以識仳離之苦。而世之興衰亦係之矣。

賦其事。便是相樂。不可又作相樂語

蔡氏曰。此詩無形容譬喻之辭。讀之自見喜意。

吳師道曰。此詩終篇言樂。不出樂字。讀之自見意思。此文字之妙。蘇測云。讀此詩者。可以意會。不可以迹求。細繹婦人之辭。非天下康熙而無兵戈之擾。夫婦相守而無征役之悲。時和年豐而無流離之苦。何以使之優游自得。相與賦詩而樂其事哉。固宜為文王之世。周南之化也。

一 ◐㊀●㊀ 采有

二 ●㊀●㊀ 掇捋

三 ●㊀●㊀ 袺襭

漢廣

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無

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上三詩既言家齊國治之效此又錄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之見其

下有可平之漸矣

端莊以容貌言靜一以情性言

不可求句然要体認此正所謂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於容

儀燕私之意不形於動靜使人望而知敬淫慝之意自消故曰不可求也

其不可求正是深言其德非謂欲求之而不可得也

宋隋王誕為襄州時作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古辭云朝發

襄陽城暮至大堤曲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

言秣其馬猶太史公所謂願為之執鞭蓋慕其不可求之而甘為賤役以

其秉彝好德之誠也其實亦是托言

後二章末四句反覆申詠嘆羨無已之意若說如此其不可求故願為之

秣馬便爾全無義趣

此詩反覆與比與奕奕寢廟章一例

韓詩曰漢廣悅人也朱傳二章用其意

一 ●㊀●㊁㊁㊁　休求　廣泳永方

二 ●㊀●㊀㊁㊁　楚馬　廣泳永方下同

三 ●㊀●㊀㊁㊁㊁　蔞駒

汝墳章

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

勉之以正也

漢廣變淫風汝墳識公義二詩見深淺之間

讀魴魚赬尾一章見詩人之言婉而不迫殊有深長之思孔邇者言在

解條條枚下也

朱子解惄字惟此則曰飢意也於小弁則曰思也二訓合看方得其解

惄如調飢惄焉如擣摸寫情致兀如彼的俱句法妙品訓中飢意之字

佳

條枚條肄非為紀時而時序自見詩之善立言如此不我遐棄者兩地相

違事有難測一或不戒無相見期既見君子都無慮矣

孔邇本父母來只是甚親之意此語不過四字而想其氣象恰有依依

下之意蓋世君民之情一至於此直是可念

潘岳西征賦曰褱四海以為鼎跨九垠以為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即所

謂如燬者也

許氏曰昔商氏樂湯之仁而不知桀之虐曰夏罪其如台今周氏雖知紂

之虐而曰父母孔邇易地則皆然

黃佐曰周民猶知商為王室文王之心見矣

後漢周磐居貧養其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

解韋帶就孝廉之舉蓋以韓詩解父母孔邇為父母迫饑寒之憂拜家

為祿仕故也

一 ●㊀●㊀　枚飢

二 ○㊀●㊀　肄棄

三 ㊀㊀●㊀　尾燬邇

麟趾章

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

公子喻信厚如麟趾亦得也。
徐士彰曰麟趾言王者之瑞亦自麟而言之非逐謂文王之公子如[illegible]
王之思也文王與時以服事殷詩人雖美公子為麟亦如天上麒麟[illegible]
莫遽以興王言之也此等處下語要有斟酌
全篇宜首二章對末章另作
嚴氏曰吁嗟麟兮指公子言也猶楚狂稱孔子曰鳳兮也

一 ㊀㊀● 趾 子
二 ㊀㊀● 定 姓
三 ㊀㊀● 角 族

鵲巢

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盈之解作衆媵姪娣之多此錯經解義之法
成之始終無缺之意主百兩送迎而衆媵姪娣常說婦人之德無非無儀
鳩性之拙亦無非無儀之意無成而代有終妻道也鳩居成巢亦無成有終之義后妃有幽閑貞靜之德故既得之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有貞靜純一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以御之
蘇濬曰方者居之定也盈者居之滿也詩本以鳩言也
鄭氏曰滿者衆媵姪娣之多則以詩之寓意言也
黄氏通解例曰毛傳以興同比体如鵲巢則直以鳥為其人故訓詁曰盈滿也謂衆媵姪娣之多朱子始謂引物起興不用毛例是也猶然襲用偶不删去集傳中惟此為誤按此可破諸說之紛紛矣

一 [illegible] 居 御
二 ●○●○ 方 將
三 ㊂○●○ 盈 成

采蘩

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僮僮竦敬步雖移而被不動之狀祁祁舒徐行有節而被無急遽之意被之僮僮與公侯之濟濟蹌蹌一也被之祁祁與公侯之陶陶遂遂一也
夙夜非自旦而夜只是昧曉未分為夜天光向晨為夙一時事也家語所謂質明行事
左氏傳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采蘩之類有必躬必親意然非必自己為之使人為之亦是自為之也
嚴氏曰此形容夫人孝敬宗廟周旋中禮其德可見矣
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内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君純冕立于阼階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一 ●㊀●㊀ 沚 事
二 ●㊀○㊀ 中 宮
三 ㊀㊀㊁㊁ 僮 公 祁 歸

草虫

序曰草虫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見於親其儀容覲則有接遇容通之意必既見既覲而後忡忡者除然之
者悄傷悲於其使未見未覲其憂能自已乎。
降者念慮下息正與忡忡相反惙惙而悅傷悲而夷俱一一相應古拿
字不苟如此
草虫鳴則阜螽躍物類相感相召如此夫婦相須反覆睽異此反興也
登山采蕨只是說時物之変二句一連說言此時而陟彼南山則蕨可采矣
非果是自去登山以望君子亦非卷耳托言之例
朱子曰此詩見行役有時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為風之
正也。
王三極曰時物変則行役之久可知故思之切而隨時皆足以感之不可
用時物屢変意。

思謂歸或在仲春故言草蟲與小雅同見有道之世戍役以時而詞亦無
哭則上之体下下之自言皆出于正而一心一德風之盛也草黃歎而周
東矣。

一	㊀㊀●㊀●●	虫螽忡降
二	●㊀●㊀●●	蕨惙悅
三	●㊀●㊀●●	薇悲夷

采蘋章

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承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奉祭之所也蓋惟諸侯之嫡子世為諸侯其第二子
以下謂之別子別子始為大夫乃大夫之始祖繼別子者謂之大宗立宗
室以祀之為百世不遷之廟若諸侯則祭之　若大夫之別子則但為繼
禰之小宗不得祀於宗室矣此詩既曰宗室非美大夫妻而何[illegible]
向為奧皆東向室西南隅為奧神靈所棲之地也所尊者居此故奉祭者
亦在此
蘋藻二物故盛之湘之各以二器此舊說也看來亦不必然筐筥錡釜於
然不一而足總見競競飭治嚴恭宗祐之意
雪山王氏曰祭之蘋皆以水產取其潔也
古註以為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以公宮教成祭之載帆隱取其說云與
昏義合。

甘棠章

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通註不過數言而一時民情愛戴有加無已直是無可奈何真所謂言有

盡而意無窮者
其後乃去後非沒後也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輯此時召公尚無恙而此
詩人又在制作之前豈得為沒後耶
左傳思其人猶愛其樹
思其人故愛其樹蓋以其憐憐於心者而托之物非以甘棠而興思也
史記燕世家曰召氏甚得兆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人思召
伯懷棠樹不忍伐之
張叔翹曰此詩南人寄愛一棠而歌咏不置如此待以召伯一舍之故詳
末之則召伯之有德於南人南人之係心於召伯無限意思藹然於言外
見之真可謂善立言矣
考索曰周南天子所都周公不得專有其美召公專主諸侯則南國之教

得以稱召伯也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周公
近[illegible]徒通有詩無詩此其異歟
愚謂三章六勿字其惓惓不忍之心有加無已真有至勿拜而無窮者焉
禁非戒

一 ●㊁㊀ 伐茇
二 ●㊀㊀ 敗憩
三 ●㊀㊀ 拜說

行露

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得侵陵貞女也

劉氏曰此詩之貞女猶周南漢廣之貞女也而彼之出游人自不犯此雖

蚤夜自守而猶有張恭之訟是又被化有遠近作詩有先後不可遽分優劣也

周南有漢廣召南有行露篇夫子所以錄之者蓋以男女之欲人情不免於此能自守之以正可以見化之入人深也

周南之女人自不犯召南之女僅於自守郷鄙而下則男女皆廉矣此可以見風之漸降也

雀淫物鼠貪物故以為強暴之比

角音鹿嘴之銳而納者凡鷙鳥皆有之雀有喙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今穿屋穿墉則事之可疑而亦理之易明者也自訴自暴白也非訴于召伯

誰謂四句連類精切情詞懇至覆盆之冤了然可見彼近來說者紛紛將諸氣強作一直說下殊少情致看來只須照他辭氣何以處還着一轉見人不我諒方是言雀能穿屋者也然穿屋似乎有角矣誰謂雀無角[illegible]其[illegible]則何以穿我屋也言外便見穿屋而實無角之意總是實無而強[illegible]似有負屈難明真見昭雪者也

誰謂二句本是兩層語意甚急反覆申咏之得其解凡說詩到難通處要把舊時講解盡數撤去只將本文吟咏玩索翻覆百遍其義自見

要知此等自守自訴之言都是作詩者代為之言以美其貞信之節耳非實是女郎所作

烈女傳召南申女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曰夫婦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而致之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操義必死不往而作是詩

愚謂此詩與人已之間邪正之際委曲發明當屬神品豈不夙夜句見及

時而嫁禮之所宜而禮有未至則胥責不為也先獄後訟者韻叶無義先室家不足而後亦不女從者其辭究其志決之死不變亦賢矣哉

先王因人情而作禮則禮亦情也禮有未至則雖有無情之辭其如柳精而自守者乎故在強暴則無禮而以為有禮有情而實為無情非其實也禽獸也在女子有禮即為有情無禮即屬無情不篤虛也聖賢之徒也

一 ㊀㊁㊀ 露夜露
二 ㊀㊀●㊀●㊀ 角屋獄足
三 ㊀㊂㊀●㊂ 牙家 墉訟從

羔羊

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節儉正直即於衣服有常從容自得上見之不作而原縫之賞花謝以[illegible]
縫有界限謂之緎合二為一謂緫素五二字亦有意素者不尚其華[illegible]
無取於多
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為紃施於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爲
凡人有愧心者必有愧容故夫子申申夭夭稱為盛德退食委蛇不愧不
作故也是以謂正直
書畢命曰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
俗之不良乃爾文王一先以羔服道以懿恭而過化存神一至于此自非
上聖其能若是
聶測曰舊說羔裘燕居之服也既曰燕居則在私居乃又自公而退食何
也按羔羊卿大夫居私朝之服私服則在公矣非燕居也

愚謂有諸內必形諸外故委棠即恭己之德素絲見正直之節注公門二
字是蛇足
羔羊大夫進乎道矣居蔚反朴幾于難名故特反覆於素絲委蛇而卑服
之風無為之化此其基也
讀羔羊而不游心於無聲無臭者不可與言詩也至德之世上下相忘衣
衣食食而已其一念自得有周旋于終食而不違者故惡衣菲食禹之明
德遠矣恥惡衣惡食者未足于議也

一　㊀㊀●㊀　皮紽蛇
二　㊀㊀●㊀　革緎食
三　㊀㊀●㊀　縫總公

殷其雷

序曰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
　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此雷興此人以南山興此所在字與遑字反相呼應而莫敢或遑又與殷
殷相反應蓋相反興也
早畢事是朱子為賢婦周旋語意亦本小序勸以義意此解之善者非在
穿鑿傅會之例
殷殷輕雷不動聲也雷本無定反有定君子有定反無定也
古者戍役中春而歸閨中思婦此時稱切蓋以至家之期望之故也此時
雷乃發聲故言殷雷蟄虫始振故言草虫阜螽草木萌動故言采薇采蕨
俱即時即景而言可見歸期未至亦未敢遽望其歸足明詩人情性之正
尋言私情而奉公之急躍然在於言表足明詩人不盡之旨序所云勸以

義者可謂刺其中肯者也

一　●㊀●㊀㊂㊁　陽遑
二　●㊀●㊂㊁㊁　子扎下同
三　●㊀●㊀㊁㊁　下處

摽有梅章

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伯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全要得自守意莫作急於從人語氣
輔氏曰惧時之過者情也待士之求者禮也
此詩視桃夭亦少貶矣其猶行露死麕之漢廣與凡詩有淺深者皆一時
之言由淺入深自然言之法耳
庶者未定之詞士者知禮義之人也迨字有遑遑恐晚之意

摽有梅說者以爲仲夏之時非也仲夏之時則梅已將熟矣安得[illegible]落夕安得有頃筐之多也梅花繁初結實時常多而易落故如此嘗試[illegible]之亦稍後于桃夭時耳非如仲夏之說也

一 ●㊀●㊀ 七吉

二 ●㊀●㊀ 三今

三 ●㊀●㊀ 塈謂

小星

序曰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三五在東初昏將旦皆然初昏而稀星始出也將旦而稀星既沒也

此詩只說勤勞而安于命而夫人之不妒衆妾之感恩因此可見若講中

要講如何不妒如何感恩殊難措詞語亦不雅斷非詩人之意昔人稱易在書中詩在言外言外之旨此類可見若將言外之意強入言內其去溫柔敦厚之義奚啻千里

當夕專夜也疏義云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謂妾避女君之御日此當夕字用彼文不取其義按禮天子之后每夕皆進於王所以正內治五日一休以休沐爲說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月自諸侯以下妾媵雖有多寡然皆用五日之制此衆妾疑即女御也進御於君必從其嬪不敢自往故曰莫敢當夕非是見星往還謂之莫敢當夕也

蘇潁濱曰衾裯君所寢大被禪被也衆妾或抱衾以進於君或抱裯以進於君自從衆妾職也此蓋進御時事上文已有見星往還之意此不須再言見星往還矣只以抱衾與裯從妾之役而曰實命不猶誠自知命之所賦曷不循尊敬不自崇其心以供衾裯之役乎

一 ●㊀●㊀ 東公同

二 ●㊀●㊀ 昴裯猶

江有汜

序曰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悔過也

禮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則還待年父母之國

通詩於叙事之中寓慶幸之意辭氣要得和平雖有各上半節是說不與偕行然衆妾叙此乃是見已此行所由非怨之而後追其既往之愆也

悔處嘯歌是媵行時大喜過望故遂正嫡如此嘯即悔時歌即處時并作

一句繞增二虛字遂爾玄妙微至此等語句不知其所由來當是神化所至也句法神品三百篇如此樣者亦未可多得明詩之士所宜服膺

一 ㊀●㊀●㊀ 汜以處

二 ㊀●㊀●㊀ 渚與悔

三 ㊀●㊀●㊀ 沱過歌

野有死麕

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次章以上三句與下一句詩體中又是一格不害誘之者紫上章之文也

荊川云此句只是誘之之由

末章決是詩人惡強暴之言氣和而莊語婉而切於調笑戲劇之中寓

深惡痛絶之意反覆申詠酷似當日從旁啼止之狀也若作歎[illegible]
之言不應紆緩乃爾說者於此雖刻意作凌厲之語終難合拍固[illegible]
家滯一我字遂展轉跦盤耳

一 ㈠㈡㈠㈢ 麕春隔 包誘隔
二 ㈠㈠㈠㈠ 樕鹿束玉
三 ㈠㈠㈠ 兌悅尨

何彼襛矣

序曰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
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曷不肅雝二句諸說如聚訟看來肅雝二字只就車上說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是從詩看出詩人元無此意也若說不敢斥言王姬故以其車

言之亦未是今只尋取興意便得其解言華之襛也此何華而若是盛乎乃唐棣之華也夫以唐棣之華宜其盛矣車之肅雝此何人之車若是肅雝乎乃王姬之車也夫以王姬之車宜其肅雝矣只就車上贊其和敬非是直言其人之和敬亦非以今日之車而知其後日之和敬也王姬被化與其有和敬之德俱藏在本文王姬二字內車之肅雝只是范我馳驅和鸞有節之意

南子以車聲而知蘧伯玉夫以伯玉之車宜有轔轔之轍則王姬之車宜有肅雝之度矣大抵說詩只宜諷詠本文拘牽舊說了無究竟

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厭翟次其羽使相近也勒爲馬絡頭也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爲面飾也繢畫文也總以繒爲之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五色皆備成章曰褕翟翬褕翟

孔氏曰王居五路[illegible]次之王服褘衣爲上褕翟[illegible]之貴則先女而後男尊王也言婚姻之合則先男而後女[illegible]也

次章分說三章合說此二章亦要本德未是以見其可美否則子姬下嫁不止一人婚姻配合尤屬常事何須嘆賞乃爾

曰平王之孫不獨見天潢之派亦見其被化于文王太姒曰齊侯之子不獨見五等之尊亦見其象賢于太公丁公

文王而曰平王孔氏曰文謚之正名也稱者則稱德不一以德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書稱寧王也

曷不肅雝二句含蓄不盡反覆申誦宛然塞路聚觀企踵肝胖相頭嘆賞之語若如今人所說了無含蓄了無意緒皆緣不體認語氣故耳

一 ㈠㈠㈠㈢ 襛雝隔 綏車隔

二 ●㈠●㈠ 李子
三 ●㈠●㈠ 緡孫

騶虞

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不言民而言物見詩人之善立言也通詩都不要露出仁民字樣未方得其旨

遺道可以干百姓之譽百姓有知聲音笑貌尚可得而動也如五伯假仁[illegible]足傾意一時矣至夫草木翁歡不識不知自非由心之恩果能浹洽洋溢布濩游衍安得此阜滋蕃庶之效耶以非勉強所得故曰仁心自然乎嗟乎騶虞

曰賁發五豝者射每發四矢中有五雙非五而何此語善于形容殆可[illegible]

予虛上林之消遙也

一 ㊀㊀㊁ 發肥虞

二 ㊀㊀● 蓬豵

柏舟

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此詩極盡婦人之情狀性懇於兄弟反求於身心婦人之情也覯閔既多受侮不少亦婦人之事也寤辟有摽婦人之自遣如此不能奮飛煩人之自分如此至於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則又婦人不得於夫而戚戚之常態也可謂盡其形容者矣

人心切於憂則其心惟於憂之一路上分明故曰耿耿小明也如有隱憂如字正形容耿耿之意

不曰隱憂而曰如有隱憂極善形容憂恨之意句法妙品

正風以關雎為首夫婦之正也變風以柏舟為首夫婦之變也閨門為萬化之原故夫子謹之

嗟夫家之有棄婦國之有逐臣事異而情同者也讀柏舟之詩蓋有餘悲焉夫臣有忠而見黜婦有貞而見棄切悼沉憂古今一轍甚哉誠心之難明而流俗之難悟也然貞婦不以無罪見棄而變其從夫之心謂夫之不可貳也故莊姜詠匪石 自誓忠臣不以無罪見逐而移其從君之志謂君之不可二也故屈原賦懷沙以自沉嗚呼不幸而處君臣夫婦之變此亦足以觀矣想於兄弟亦托言之夫者婦之天不得於夫則無往而非拂逆之鄉故言逢彼之怒無非是形容其困阨無聊之狀此等處皆意在言外者也

我心一節皆是自念見棄之故而不可得非徒搔已而已

憂心悄悄言不得於夫說慍於羣小不得於夫所致也迭更也更[illegible]之更非更代之更

煩究心煩而屈抑也憒眊心皇惑而亂也如匪澣衣極形容不得自如之狀

不能奮飛不是欲去而不能去亦不是安于義而不肯去要蒙上文如匪澣衣來相反看只是恨其不能脫然無累之意

荀子曰為人妻者夫有禮則柔順而聽從無禮則恐懼而修省

此詩序以為仁人不遇而傳以為婦人之詩以序說無實據也其曰婦人之詩不知何所據乎考其所稱引不過衛宣夫人一事不知列女傳

所稱諸詩極其附會信難說而疑本序何也近時說者以為不能奮飛非婦人所宜言遂斷以序說為是據此一語恐亦未足相服愚意謂仁人婦人既兩無實証便當以舊說為準若以詞氣卑弱斷為婦人之詩則溫厚和平詩之常體安得稍屬哀婉便為婦人耶且楚辭之目其君也或言美人或言夫君古詩亦有不得于君而托于棄婦者詩中假托寫意無所不至彼明言夫婦而意在君臣讀者尚當求之文字之外況此未嘗一字及夫婦而徒緣于政影響之談望形揣聲遽變專門師承之說可謂齊師偽邦稱兵大國鬉之甚也宋人說詩多從臆斷大義本義他不肯服膺古義專務排擊又未嘗妙達誠理強作解事故耳[illegible]註行世已久雖朱子亦因仍其說沿襲之為累一至於此

我心匪石鮑照白頭吟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慚宿昔意猜恨坐相

仍嚴氏曰。夫婦之經。萬化之原。關雎鵲巢爲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基于袵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王道衰則諸侯不得擅相并。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也。

叔孫□□□向疏引此詩。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而者列□□也以爲衛宣夫人。朱子註焉子。亦曰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

而假詩則斷爲婦人。何其自相矛盾耶

黄葵峰云。此詩當從序說。首章上不得與君也。次章下不得于僚類也。

三章内不失乎己也。四章外不理于口也。五章仍歸在憂君也。

又曰。柏舟雖堅牢而不用以載物。惟隨水漂流而已。以比仁人忠實而不用以治國。惟使隨衆馳驅而已

又曰。此詩舊作女子說。然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矣。今欲據之。將歸而相依相居耶。抑藉兄弟爲重。使與己復相得耶。是所未諭

又曰。維時羣小工巧阿諛。逢迎以取寵遇。此仁者不能渝心改度。曲徇時好。即屈原所謂寧死不忍爲此態者也。故曰我心云云。言其心不可得而渝變也。曰威儀云云。言其度不可得而改易也。呂東萊曰。威儀閑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循時也。

又首章隱憂。憂君慮國也。四章憂心。憂讒畏譏也。

又曰。同姓之臣。義無可去。安于分之所當盡而已。故曰不能奮飛。即其于我不顧行避之意也。

一　㈠㈠●㈠●㈠　舟流憂遊

二　●㈠●㈠㈠㈠　茹據愬怒

三　㈠㈢㈠㈢㈠㈢　石席棣隔　轉卷選閑

四　㈠㈠●㈠●㈠　悄小少摽

五　●㈠●㈠●㈠　微衣飛

緑衣

序曰。緑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憂之不已。只是憂夫婦之變。謝氏說爲君憂爲君之子憂爲國之後日憂不可用。凡說詩換作大話者。宦害事。可以爲戒

徐士彰曰。前之憂憂。今日遇此而無聊也。後之思思。古人處此之有道也。然亦求自盡而已矣。非有異於夫也。非有憾於羣小也

我意定于此矣。而考諸古人。確與我相合。恰似我先有此物。而古人得之。故曰實獲我心。此等處有欣然會意之狀。句法神品。昔人讀莊子曰。了不異人。非所謂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者耶。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文賦雖杼柚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絺兮綌兮。淒以其風。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鮑昭白頭吟。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蘇潮云。詩人之意。蓋謂凡妾見寵。婦人多嫉心。忿爭便是處失其宜。而我亦有過矣。故思古人有處之得宜者。實爲我之法。我當以之自勵也。凡已見棄婦人。能安心幽靜。家爲盡善。此我之心也。故思古人有處之盡善者。實得我之心。我但以之自安也。

一　㊂㈠㊂㈠　衣已

二 ㊀㊀㊀㊀ 裳上

三 ㊀㊀㊀㊀ 治訧

四 ㊀㊀㊀㊀ 風心

燕燕章

序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嚴氏曰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叙其別離之恨而子弒國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身心二字對言塞實淵深德之蘊于內者也溫和惠順德之著于外者也

徐士彰曰前三章末二句有無限悽惋之情而後一章末二句又婦人臨別叮嚀之語詩人亦可謂能道其情矣

燕之宿也相向其飛也相背故以差池之羽為別離之意古詩東飛伯勞西飛燕蓋本於此古人一比一興皆有意義而今亡之矣

末章叙戴嬀之德不是見離恨之故凡人朝夕聚首雖深恩厚誼都可相忘一經別離便想像他平日許多好處詩之曲盡人情於此可見

如雨方別也佇立已別也實勞我心別後也曰實勞我心深乎傷哉目斷行塵無淚可揮矣

莊姜見慍羣小而戴嬀獨能以恩相信寂寞深宮所恃賴者斯人而已涸魚呴沫何日忘之方將依以待老而遽爾睽違邈若墜雨乎況其別也何為而別其歸也何事而歸情悽目眩心焉如割痛哭流涕猶未足以極其意也

輔氏云以恩相信嫡妾相與之情于是為至

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

先君之思夫人之自盟素矣而戴嬀之言如此非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乎雖分寘固道並無異果有難為別者矣講此要有斟酌若說有綠衣之怨恐我不念先君故惓惓相誨則莊姜之賢不至於此

先君之思或作平日或作臨歧之贈言也俱可

玩先君之思二句便見得當時子弒國危朝夕不保氣〻嫠婦相依相恤之意情狀悲惋景色淒涼黯然在目

一 ●㊀●㊀ 羽野雨

二 ●㊀●㊀ 頏將　及泣

三 ●㊀●㊂ 音南心

四 ●㊀●㊀ 淵身人

日月

序曰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于先君以致困窮之詩也

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之詞也呼父母而遂言畜我不卒親之之詞也

輔氏曰處己則曰我思古人則曰逝不古處處己處人各有當矣

畜我不卒非欲父母養之終身也只如今人說養我不了拔我一生真煩人語也若如前說則癡騃之談耳於父母則曰畜我不卒于夫則曰報我不述皆深悲極痛之詞

德音是言詞即顧我則笑之類然皆出於戲慢故曰無良如今人稱逡好說話突然婦人語也

評逝句忘句法妙品有望之之意哀婉可掬

曰獨不我顧則有察其顧者矣。

嚴測曰。德音者。尊夫之詞。

此詩四章。皆是訴于日月。而深冀幸其一悟也。

終風

序曰。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狂風不及夕。今終風且暴。甚矣。然猶見日也。霾則晦霽于下。曀則掩曀乎上。不見日矣。又積而成曀曀之雷。殊無霽期矣。以比莊公之狂惑。有加而無已也。

徐士彰曰。顧我則笑。謔浪笑敖。惠然肯來。莫往莫來。笑矣。而曰笑敖。來矣。而曰莫來。只此四句。便極盡情狀。

終風且暴。即是說莊公。以下不須補出正意。

霾。爾雅曰。大風揚塵。自下而上也。蒙霧蔽塞不開之意。

莫往莫來。還作不一於往。不一于來。莫者。難必之意。以為往矣。忽然而來。以為來矣。忽然而往。所謂如飄風是也。懷。如懷抱之懷。藏于中而不能釋之意。

呂氏曰。驟風迅雷。其止可待。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莊姜所處。夫則狂惑。妾則上僭。子則暴而無禮。乃能處人倫之変。而不失天理之常。此変風所以始于莊姜也。

詳味日月終風。見莊姜惻然望天之怙。見詩人忠厚之意。長門賦。義本于此。

劉安成曰。柏舟綠衣。惟自最婺。未嘗指莊公之為人也。至終風。則言其狂惑蔽錮。而猶不忍斥言。及日月。然後極其詞焉。此豈情之得已哉。

一　㊀㊀㊀㊀　暴笑敖悼
二　㊀㊀㊀㊀　霾來來思
三　㊀㊀㊀㊀　曀曀寐嚏
四　●㊀●㊀　霾懷

擊鼓

序曰。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徐士彰曰。我獨南行。憂心有忡。味詩人含蓄之意。似不言鋒鏑死亡。而有隱然寓于其間者。蓋不忍言之也。如此則於不我活兮。不我信兮處。方有味。若露出。即淺然無味矣。朱註所云。特解經之法。而非風人之旨也。

左氏隱公元年。鄭與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二年

冬。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自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劉氏曰。東門之役。五日而還。出師非久。而民怨若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耳。

凡人處危困之極。則視天下之苦。無甚於我者。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即所謂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者焉。

開口便說從軍危亡之也。此時未便如此。只寬說從軍所為之事

死生契濶作二事看。一死一生、一彼一此、俱不忘棄也。或云死生之間
爲契濶。因下章但言契濶不言死生故也。恐滯可知
嚴卿云。擊鼓其鏜踊躍用兵。此賦州吁好兵喜鬬之狀。人所甚憚者而州
吁樂之也。
張叔翹曰。死生四句。亦非二意。蓋契濶之約。素有成說矣。又執手而叮嚀
之。以致其繾綣之意耳。注意亦爾。

一　㊀㊀●㊀　鏜　兵行
二　㊀㊀●㊀　仲　宋忡
三　㊀㊀●㊀　處　馬下
四　㊀㊀㊂㊂　濶　說　手　老
五　㊀㊀㊂㊂　濶　活　洵　信

凱風

序曰。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
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
劉氏曰。首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遂承言母氏之劬勞。故屬比。次言
風與棘而以母與子應。故屬興。
陳止齋曰。一門昆弟。都有舜耕歷山氣象。蓋善處母子之變者。
徐士彰曰。味此詩可以得古人幾諫之道
勞苦莫慰母心。朱註云。微指其事。大家鑿此註與屐我朱子明非撰僕之
子一類。俱非詩旨。評七子之意。無非痛自刻責爾

一　㊀㊀㊂㊂　南　心　夭　劬
二　●㊁●㊀　薪　人

三　●㊀●㊀　下　苦
四　●㊀●㊀　音　心

雄雉

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
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念其久役而不得歸。但得保全亦幸矣。此正思之最深處。切處。得情之作
至此可謂說盡衷曲矣。王鳳苟無飢渴亦此意。胡氏發乎情止乎禮義之
說太呆。
第三章上二句言久。下二句言遠。
見日月之往來而念君子之從役不知其幾更日月矣。能無思乎。然自今
日言歸猶可慰也。而道之云遠。不知何時來乎。若云日月往來君子一往

而不來。則似興体。且非詩人語氣。大抵詩人之言。惟淡知平。不必求之以
深。不然反失其旨
漢書萬里之外以身爲本。
勉君子而曰百爾君子者詩人詞不迫切。且衆人皆知德行。然後朋儕之
間和氣充溢。推賢讓能。俱無傷也
不忮不求。凡功賞名利皆是軍旅之中尤争能争功之地。故特言之。
疏云思君子之詩多矣。而未有及於德行者。此雄雉之所以爲賢也
程子訓詩云。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深也。百爾君
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勉以正也。當時以爲得解經之法
不忮不求。杜甫出塞曲。從軍十餘年。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
同。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而言之中情緒萬端含蓄無限傳中但云思從[illegible]
之久未盡其妙也

蘇潮曰不忮不求乃寡欲之本養心之基修己之道處世之方也婦人思
其夫而慮及此其猶被聖化之未遠者乎若生為男子則聖賢之徒也

匏有苦葉

序曰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道詩皆微詞隱諷而未嘗明指之失三章特存古義而亦未常不及今事
譏刺之意隱然見於言外蓋男女之事有難顯言者此風人溫厚之旨也
如蝃蝀卒章則詞意俱厲矣

疏義云首章事適其可為宜次章物反其常為怪三章言古禮不可悖四
章言非類不可從

水自帶以上至腰曰厲由膝以下曰揭渡水不露体故着裡衣而渡謂之
厲裏衣褌也由膝以下不須如此但褰裳而已

首章言無匏而涉水當量淺深以比嫁娶當度禮義濟有深淺喻男女之
禁甚嚴也

有瀰濟盈喻淫者之縱欲也有鷕雉鳴喻室女之懷春也濟盈濡軌喻縱
欲者必違乎礼雉鳴求牡喻求配者不待其偶用鴈不獨取其和也亦貴其
偶所謂從一而終之義也旭日不獨取其明也亦貴其始也所謂男女正
始之義也婚六礼惟納采用幣餘皆用鴈集註但言納采舉六礼之始耳
其實請期亦奠鴈也

顧大韶曰深則厲深字與上深涉字別孔疏云深涉不可渡則深于厲矣
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蓋可厲則亦不必用匏也

一　㊀㊀㊁㊁　葉涉　厲揭
二　㊀㊀㊁㊁　盈鳴　軌牡
三　㊀㊀●㊀　鴈旦泮
四　●㊀●㊀　否友

谷風

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婚而棄其舊室夫婦
離絕國俗傷敗焉

此詩大畧以顏色之衰德音之善作主顏色之衰故夫之所以棄也屢言
其德音之善則無可棄之罪矣

此詩立言甚婉曲而有餘味夫婦之際有難顯言者章內凡七比喻而甚怨
之意藹然可掬可謂善怨矣

唐人多有棄婦之作蓋亦以君臣之故而托之夫婦者也則此詩之作有
未可遂以為實然矣

黽勉同心要之于久意德音莫違對顏色之遠說

行道遲遲二句形容不忍相違之意極為可憐中心有違句法妙品

誰謂荼苦二句以荼之甘甚己之苦相形而言此比之変例語意若云如
我今日所遭乃可言真苦也

毋逝四句致絕意之詞乃其不能絕意之甚者神品

涇以渭濁鮑照白頭吟兒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

張叔翹曰東漢竇玄妻與夫書曰衣不厭新人不厭故彼獨何人而居我
處即毋逝我梁之意

黄蔡峰云涇水出涇陽笄頭山至濁所謂涇水一斛其泥數斗是也渭水

出隴西首陽山。二水會處在永興軍高陵。此涇水入渭之處也。二水會又至同州馮翊縣入河。

羅景倫曰。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絶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絶之辭耳。豈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母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閲。遑恤我後。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三百篇中有擬篇有擬章擬句。或一二語相同。僩毋逝我梁四句。要要草虫四句各再見。

蠡測曰。賈誼傳一二指搐。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言不能念我勤勞而痛之也。

末章興意。言物可棄舊而取新。人不可圖新而厭舊也。

項氏曰。洸水涌也。其勇如之。水之潰者。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

張叔翅曰。章內言燕爾新婚者三。蓋所根在此。故不覺言之縷縷。耳不念昔者。伊予來塈。二語有無限悽愴不平之情。

又曰。余讀谷風之詩。未嘗不掩卷太息。蓋其比物連類。如泣如訴。有足悲者。且詞意宛至。詳委熟復。即後世能文之士。或未之及也。乃獨見棄於夫何哉。然跡其所自傷悼。雖以鳴不平之感。而略無怨懟過甚之辭。又庶幾乎可以怨矣。嗟嗟。君臣之際。何獨不然。彼逐臣遷客。讀此寧無攬涕哉。

一　●㊀●㊁㊂㊂●㊂　雨怒　菲休死

二　㊀㊁㊀㊀●㊀●㊀　遲違邇畿薺弟

三　●㊀●㊀●㊂●㊁　沚以　笱後

四　●㊀●㊁●㊀●㊀　舟游求救

五　●㊀●㊀㊂㊁㊁㊁　學售　鞠覆育毒

六　●㊀●㊀㊁㊂●㊂　冬窮　潰肄塈

式微

序曰。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許氏曰。左傳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暱。誰能任之。此詩一則曰微君之故。一則曰微君之躬。可見黎侯有為己死己亡之意。不然主危臣辱。主辱臣死。又安得有胡為之言哉。

讀此詩。可見當時有覊旅俍俍之君。而隣國無救恤之意。夫衛黎接壤。唇亡則齒寒。衛為狄滅。固以其荒淫失道。抑亦失輔車之援。與衛之滅也。齊桓因管仲之言而救之。夫知衛之所以滅。則知齊之所以霸。知衛之德齊也深。則知黎之怨衛也切矣。

中露泥中。俱借字。

君之故。言為君圖興復之故也。

微君二句。寓怨衛之意。

衛有他國之詩。六。式微。旄丘。河廣。作于衛者也。載馳。泉水。竹竿。為衛而作者也。作于衛者。衛國之所錄。為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按黎國在上黨壺關縣。即今潞安府黎城縣。中露地名。今屬山西。則泥中亦必有說。錄此以補傳註之缺。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非怨辭也。漢光武時羣臣請上尊號。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絶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衆一散

雖可復合式微詩人與此同意

按鄭氏曰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據此則中露泥中豈衛地名與又董氏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其亦舊矣

一 ㊁㊀㊁㊁ 微歸 故路

二 ㊀㊀㊁㊁ 微歸 躬中

旄丘

序曰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疏云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諷之四章直責之式微慶困而思奮旄丘責人而不刻可謂賢矣

次章曲盡人情極婉而極切

狐裘蒙茸想見旁途之苦

言篤又言衆時歷冬夏以見其久也

此詩亦婉曲而有餘味傳註極得其旨

按今開州有旄丘在衛之東黎在衛西

流離鳥名梟類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爲名瑣尾則譙譙翛翛之意

瑣兮尾兮正形容流離之狀而語凄京蕭索爲悠難勝聞者爲之憮膺而況兄弟甥舅之國乎

充耳褎也褎固所以塞耳恐不應便以耳聾爲訓且言衛之不救而曰褎然而笑如耳聾之人亦少意致愚言當作衣褎之褎言其褎如充耳之垂不一引手挽救也正與奮臂攘袂相反

褎如充耳楚詞並歷情以陳辭兮蓀佯聾而不聞

一 ㊀㊀㊀㊀ 多節伯日

二 ㊀㊀㊀㊀ 處與久

三 ㊀㊀●㊀ 戎東同

四 ㊀㊀●㊀ 尾子耳

簡兮

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此詩亦可諷詠如公言錫爵又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有無限意致

簡兮簡兮其意則偃蹇睥睨卑視一世講解中只言脫畧形迹不拘繩撿之意

俁俁非但形體言其威儀襟度有過人者

赫如渥赭言技藝得逞無所愧怍而見于顏色者如此

一 ●㊀●㊀ 舞處

二 ㊀㊀㊀㊀ 俁舞虎組

三 ㊀㊀●㊀ 籥翟爵

四 ㊀㊀●㊀㊀㊀ 榛苓人人人

泉水

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此詩因不得歸而作其歸之不可合下已知何待謀乎其委曲計議展轉猜疑至於末章尚有徘徊顧望不能釋然之意據是托此以自寫其悲愁耳非寔事也詳觀一詩婦人思家之情宛然可掬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

弟曰不瑕有害又宛然謀度者之詞此處可想見他幽懷成緒萬轉千迴
無可奈何處善叙悲悽無過于此
首章亼字靡字聊字俱有深味曰聊與之謀便是無可奈何之詞
戕訓何恩意還當語辭則各處皆通
末章非絕意辭玩經傳俱是冀望之意安得二字解經之妙者
夫子存泉水載馳之詩而姜氏會齊侯于禚于防于穀則備記諸春秋勸
戒昭然矣
此詩善寫情事極其委曲極其宛轉即如出宿二章中間許多周折反覆
吟咏情致宛然于此領悟可得詩理詩趣今人僅得拾晉魏唐人唾汗那
能此處理會也
婦人內夫家故曰遠父母兄弟曰遠者外之也
呂東萊曰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
陳止齋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作于無事之時其詞
緩以婉載馳賦于故國已亡之日其詞切以怨

一　●㊀●㊀●㊀　淇思謀
二　㊀㊀●㊀●㊀　泲禰弟姊
三　㊀㊀㊁㊁㊁㊁　干言牽邁衛害
四　㊀㊀㊁㊁㊁㊁　泉歎　漕悠遊憂

北門

序曰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能得其志爾
北門是暗比不須補正意莫知我艱亦泛說天實為之指以寔言
凡詩中暗比甚多不能一一分晰大率屬於忌諱便宜含蓄不可以為比
而迹明言之也只要認取言忠厚一語
顧我篠曰王事政事乃世亂君暗之故適我摧我是終宴且貧之故
逵宗　埤益字適字敦字一埤遺字摧字各有意義一一認[illegible]
情緒如何後人士不遇賦極力摹擬能過此寥寥數言否俱字法妙品
莊子曰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謝疊山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杕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
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之所以体羣臣也當是時也安有如北門之
忠者乎

北風

序曰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此詩亦善形容哀亂之意俱暗比

風雪狐烏愁慘惟興此時尚未危亂先有此氣象也
謝氏曰北風疾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于雱矣
徐士彰曰赤黑為祥毛羽為孽天下之可憎惟者莫狐烏若也而所見無
非此者國事可知已
朱子曰狐烏之比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
氣象也凡屬政惡俗天灾地变皆是
踩義曰北門之處困忠臣也北門之去亂智士也又北風與魏國十畝之
間相似然十畝之間意紓詞緩猶之可也此則危迫已甚明夷之飛將垂
其翼矣

一　㊀㊀●㊀㊁㊁　涼雱行　邪亟　下同
二　㊀㊀●㊀㊁㊁　喈霏歸

二 ㊁㊀●㊀㊁㊁ 狐烏車

静女

序曰静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許氏曰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蓋不特相逐于城隅，亦相從于野矣。

徐士彰曰凡朱子所謂淫奔之詩，俱屬臆斷，讀者亦當兼看小序。

叔翹曰易大過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荑，又晉書生繁華於枯荑，荑者蓋凡草木萌牙皆是，恐不獨茅也。匪女之為美ゝ人之貽，亦言亦自娛致。

又曰詳味此詩序說，雖通而橫渠東萊諸家之說亦似牽合，則朱註為長。獨二章所謂彤管，毛傳以為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且左傳歌此詩取彤管焉，又似美事，姑缺之以俟知者。

一 ㊀㊀●㊀ 姝隅蹰

二 ㊀㊀㊁㊁ 孌管 煒美

三 ㊀㊀㊀㊀ 荑異美貽

新臺

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曰泚，曰洒，皆從水，義臺在河上故也。輯錄謂鮮明高峻，皆水中臺影。籧篨戚施，極其言醜類之狀，俯仰有愧故耳。謝氏所謂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

一 ㊀㊀●㊀ 泚瀰鮮

二 ㊀㊁●㊀ 洒浼殄

三 ●㊁●㊀ 離施

二子乘舟

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先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詩人已知二子之見殺矣，然但曰遇害，則一言已竟，豈不索然無味[illegible]。言其死而曰中心養養，曰不瑕有害，但想其去時之光景而說為憂養之言，則其中有無限含蓄，有無限傷悲，寥寥數言，恰有千萬言所不能盡者。此所以稱風人之致也。

此詩之意與泉水相似，其沿情之妙，直可意會，非復口吻筆札所庶幾也。

嚴氏曰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殘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為王。惠公奔溫，後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寡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啓侮戎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氣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於此，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

詩無詞同義異之例。不瑕有害，凡再見，斷以朱傳為正。呂東萊解泉水則云言歸衛不過差而有害，自恕之詞也。解此篇則云瑕字即瑕疵之瑕，謂二子心本無瑕，而乃遇害，蓋深痛之詞也。黃葵峰云不瑕有害，言子之往，豈不過差而有害乎，蓋死非其所，不得為無瑕也。陷父於惡，不得為無害也。三公皆曲說也。瑕字本非實字，乃是方言語助，其音出喉間有聲無詞，故或借瑕玼之瑕，或借遐遠之遐，以為其字，原無甚義解也。古訓何通此何字亦是語辭。諸公將瑕字定作瑕瑜，故展轉牽合，家自為說耳，詩以意宜領其

黄趙郎有未遂在句字間。恐亦不必委曲強解。致失其大義也

一　●㊀●㊀　景養

二　●㊀●㊀　逝害

柏舟

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兩髦者古者子生三日剪胎髮為鬌帶之子育長則加於冠。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死脱左母死脱右父母死俱脱。

不諒人只不可說壊。只是不信其貞潔之志耳。蓋母之欲嫁共姜不過兒女之情姑息之愛為之慮其所終耳。今共姜之自誓如此。母方且信其心之不二。幸其節之可終。惑可解而慮可釋矣

特字。有孤特之義。以特為匹。猶以治為亂也

曰靡慝。意深于靡他矣

共伯衛僖公世子餘也

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靜女。為新臺。後乎此者為牆有茨。為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滅矣。聖人録柏舟于其間。正以見人心之未嘗亡。天理之未嘗滅也

黄葵峰曰史記世家謂武公和弑共伯而立。今觀此詩之序。謂共伯為世子早死。其妻守義。則武公必有簒共伯自立之理乎。此世家之謬也

又曰呂東萊曰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簒位。則共伯見弑之時。其歳又長於武公。安得謂之早死。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脱[illegible]謂釐侯既葬。共伯自殺。是時共伯已脱髦。詩安得猶謂[illegible]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簒弑之惡也。呂氏之考實詳而確。史記不可信。今人不信詩而信史記何哉

一　●㊀●㊀㊁㊂㊁　河儀他　天人下同

二　●㊀●㊀㊀㊁㊁　側持慝

牆有茨

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醜穢已極。無所施其惡之之心也。故曰不可道。

一　●㊀●㊀●㊀　埽道醜

二　●㊀●㊀●㊀　襄詳長

三　●㊀●㊀●㊀　束讀辱

君子偕老

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三章一章寬一章。詞愈緩而意愈和。若不見其所謂刺者。而玩其詞。想其意則說刺之旨愈嚴矣

首章副笄六珈。正是象服。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乃偕老之德。發而為容者也。言夫人當有偕老之德。故有副笄六珈之飾。然則象服豈易稱哉。必有[illegible]生偕死貞靜專一之德。發而為盛德之容。如此乎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夫然後象服之是宜耳。今子之不淑既無其德。因無其容。雖有是服如之何哉

服以章德。故曰象服

揚者上廣也上即前字意廣即長字意眉下而廣則醜惡以上廣為美咏婦人而但言服飾容貌之美則其人可知此詩人之微意也夫其入奉宗廟則副之飾也翟之衣也出見賓客則服之展也展之有飾也非不尊且敬矣而宣姜之行可對於先君乎可開於賓客乎有靦面目曾無復羞愧悔悟之萌則人心亡而天理滅覆宗之禍殆其晚矣

嚴氏曰翟青質五色皆備衛侯爵夫人服褕翟

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子虛賦眇々忽々若神仙之髣髴

一 ●㊀㊁㊀○●㊀ 珈佗河宜何

二 ㊀㊀●㊀●㊀●㊀ 玼翟髢揥皙帝

三 ●㊀●㊀●㊀●㊀ 展絆顏媛

桑中

序曰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之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許氏曰大率言貴族以誦女之美非果此三姓之女也

黃葵峰曰此間乃桑間濮上之音孔子自衛反魯以正而絕之久矣因卷篇殘缺後人以此補之小序又因而實之

呂東萊曰溱洧諸篇作於成周之衰而又止於中聲非也豈有雅樂奏于郊廟賓客而可以淫聲雜之乎呂氏但惑于三百篇而不知三百篇中遺逸尚多以淫詩補之此後世無知者之見而非孔子刪詩之始也

一 ㊁㊀●㊀㊂㊂● 唐鄉姜　中宮 下同　末句獨韻收

二 ㊁㊀●㊀㊂㊁● 麥北弋

三 ㊀㊀●㊀㊁㊂● 葑東庸

鶉之奔々

序曰鶉之奔々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鶉與鶉奔々鵲與鵲彊々

一 ㊀㊁㊁㊁ 奔彊良兄

二 ㊀㊁㊁㊀ 彊奔良君

定之方中

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

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眂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管子曰一年之計在于樹穀十年之計在于樹木百年之計在于樹人

首章首四句一時事上虛下實如云審此時民有餘力可以作室遂辨方以作室也數衍成章亦見文字紆徐康阜昧之初為百年之計一經營種植而立國之規模氣象有可觀矣

景山于京與松之以日不同彼是正宮室方面此是正一國之方面此亦用表但非八尺之臬

終焉允臧承上望景觀卜來稍挨開說如安國家輯人民之意塞淵則推

之平正無而不善即一馬观之騋牝三千矣猶言馬者馬政天下武之制
家所重也
黄佐氏曰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虚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
土地之宜然後營邑立城此蓋古之遺定中及公劉是也
又曰魯人頌僖公牧馬之盛而先之以思無邪此詩言文公騋牝之富而
本之曰秉心塞淵此可以見富庶之有道也若乃内多欲而勞師大宛之
求徳多漸而格来骨利之驥何足語此
顧大韶曰箋云樹此六木于宮似太艷然想其時事應爾爰伐琴瑟蓋因
樹木而云此後日可用耳非謂琴瑟全頼此也時作將供遵實對伐琴瑟
已屬牽強又將禮樂二字冠之皆副急計耳
一　㊀㊀㊂㊂㊂㊂㊂　中宮　日室　栗漆瑟

二　㊀㊀㊁㊁㊁●㊁　虚楚　堂京　桑臧
三　㊀㊀●㊀㊀㊀㊀　零人田人淵千

蝃蝀

序曰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婚姻正始之大禮也只消如此說命天命也所
謂天叙天秩是也
一　●㊀●㊀　指弟
二　●㊀●㊀　雨母
三　㊀㊀㊀㊀　人姻信　命

相鼠

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
禮儀也
爾雅翼鼠有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者謂之禮鼠詩義或取于此
禮以反為文曰止者謙抑退損之意
一　㊀㊀●㊀　皮儀為
二　㊀㊀●㊀　齒止俟

干旄

序曰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駕車用四馬固是常制然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騑故
太守稱五馬舊曰若朽索之御六馬則五之六之古有此制雖六馬罕于
儀衛疑此時上下通行也若無此制徒言此以誇其盛恐詩人不應孟浪
乃爾

何以畀之見得經綸之蘊非淺近所能窺廟堂之計非寵路之所須聞不
可指言其何事也此舊說固是愚意謂此亦未盡詩人之旨蓋下賢之典
曠闕已久一時創見在詩人亦出不意極為賢士慶其遭際之隆其意以
為不知何等陳說方可報稱殊遇也要在何以上認出他誇美讚歎矜詡
不盡之意反不重在賢身上方是語氣方是詩旨
一　㊀㊀㊁㊁●㊁　旄郊　紕四畀
二　㊀㊁㊁㊁●㊁　旟都　組五予
三　㊀㊀㊂㊁●㊁　旌城　祝六告

載馳

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
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

敉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此詩因制於義而不得歸故作此以自寫其抑鬱無聊之意耳與卷耳采綠一例皆想識所為正所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志之所之便形為咏嗟嘆都非實語實事也朱註所謂自言其意四字最得但玩前章傳矣頗以為實然尚未看得詩情透露耳大抵風人之致難以言求只要認取詩言志一語自楚騷以後托詞寓意愈益変幻大都原本風人若都將實事来看豈說不通也如宋玉高唐神女賦曹子建洛神賦皆效此等詩体元人作西廂記詞曲最後有草橋驚夢一齣尤大得此詩之趣

讀此詩想見其欲歸不得欲救不能煩懣難堪逞迫無聊之意所謂女子善懷斯言歷驗也厥後宋桓立君齊桓城楚丘而中興之業赫焉再振彼二君者豈其聞是詩而興起歟

遠閟定義各異俱字法妙品

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以周正紀之則孟冬也衛之滅在去歲之冬而芃々其麦已為今年之夏經歷三時而四隣諸侯未聞振恤以從簡書者夫人所以為欲控于大邦也

衆稺且狂是根詞無我有尤則哀詞氣以漸而平也

朱子曰聖人録泉水于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于後所以盡事之変又曰宣姜生衛文公衛壽子宋桓公夫人許穆公夫人可見人生自有秉彝不係氣類

一　㈠㈠㈡㈠●㈠　驅侯悠漕憂

二　●二●㈠●㈠●㈠　反遠濟閟

三　●㈢●㈠●㈢　蝱行狂

四　●㈠●㈠㈡㈡㈢㈢　麥極子尤思之

淇澳

序曰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終不可諼終者猶云到底不忘不是後世也周禮則是馬終古發陀也古二字與此終字同義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何等工夫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是何等造詣即此可以想見武公之為人詩人亦可謂善於名狀矣

寬廣者矜莊之反矜莊而又寬廣則是寬廣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威嚴而能泰也

有謂上二章末四句猶有英氣末章末四句則渾化無迹為武公漸進之

益此說不是盛德容貌當敬而敬則瑟僩赫咺當和而和則為寬綽戲謔如孔子有時而踧踖色勃有時而申申夭夭豈有到寬綽戲謔時便不瑟僩赫咺乎詩人之言本自互見而不知者巧生意見便錯認詩意不可不察

充耳二句便是說他尊嚴便含有盛德意在朱傳見其二字得旨大都風人之言変換不一他處大半將言內意卷在言外氣象悠然可思此等句法却將言外意蔵在言內詞旨躍然可見美其服飾正是美其德也非有二義

會猶合會之會縫中也皮弁縫中結玉為飾謂之綦天子玉用五采綦飾十二武公諸侯玉用三采綦飾以七蓋皮弁之飾玉有七而其玉則三色三色朱白蒼也

東萊氏中乎禮正威德所為

實緯四句有聖人從心不踰之意

金錫由於人為故曰鍛鍊精純德之無渣滓似之圭璧出於天成故曰生

質温潤德之無圭角似之

寬綽便是自如故即重較以嘆之善戲謔善字便是中節故言不為謔以

見之不作二層

猗重較兮言如在重較之上非謂如重較之車亦非真在重較之上也較

與式皆車上横木而較在式之上無事而立則憑較應為敬則俯憑軾

充耳二句是詩人瞻望丰儀就他誇奬如召南贊王姬之車東人稱袞衣

繡裳秦人羨錦衣狐裘之例要識他快覩贊歎之意只須依本文說若云

服飾非重以德而重此意可自已也不可代他說

一　●㊀●㊀㊀㊁㊁●㊁　猗磋磨　僩咺諼 下同

二　●㊀●㊀㊀㊁㊁●㊁　菁瑩星

三　●㊀●㊀㊀㊁㊁㊁㊁　簀錫璧　綽較謔虐

考槃

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獨寐而寤獨寤而言言而又歌歌而又宿無往不獨亦無往不樂也永者

終其身之意

弗諼者其志堅弗過者其願足弗告者其樂深

張叔翹曰嘗味考槃之詩蓋深有所得者非獨烟霞泉石之癖也詩人於

獨處窺之亦可謂觀其深矣後世之稱為隱者身處江湖心懷魏闕至使

北山獻嘲終南貽誚改志易操澗媿林慚視考槃君子何如哉

黃佐氏曰記曰事君者量而後入碩人列於俳優之流邪條事于執底之

深考槃之賦考槃君子其量之矣

一　㊁㊁㊀㊀　澗寬言諼

二　㊁㊀㊀㊀　阿邁歌過

三　㊀㊀㊀㊀　陸軸宿告

碩人

序曰碩人刺莊公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

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二句是指畫出莊姜以下則歷數之

莊姜之德懿文章尤為可羨而此章不之及者蓋就世俗所易見而言以

為只論此等已不可棄況其他乎所以重歎公之昏惑也此等處深婉有

味

刺寵妾刺魯桓但言服飾容貌威儀伎藝之美而不言其閑若曰惜乎其

獨少此耳閔莊姜亦但言族類容貌有可貴重而不言其德若曰此尚足

取況其他乎皆所謂詩在言外者也

邢周公之後譚近齊子爵其言侯者通稱也

衛侯之妻說者大費思索或言以齊侯之子為衛侯之妻或重妻字言正

位中宮皆非也只照本文平平說去總是詩家本色

柔荑緣也而遂以荑荑贊之此以實字為虛字如螽斯螽虫也而遂贊贊

木抄稍也而遂言稍稍凡古書重字大半皆實字用也

春秋時嫁女大都倚大國為重如鄭忽不娶齊女竟以失國至莊子之媵

媵亦視母家之強弱故言齊國之大見莊姜之宜見親厚也

周子醇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朱子謂碩人詩四章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知其為何詩豈或他詩亦有巧笑二語偶於此同而刪去耳然則月離於箕亦未必正為漸漸之石篇中語也

黄蔡峰曰大夫速退無使君勞言維時君行大婚之禮大夫皆趣事早退無敢以諮決路寢勞吾君者所以嚴大婚之禮而重嫡夫人正使之典也如云無使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竊恐無此禮体

氓

序曰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配耦故叙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徐士彰曰色之盛也士耽而女亦與之俱耽色之衰也女猶不爽而士已貳其行矣甚哉以色事人之不終也

看他前半截以色媚人以討寵人是何等驕倨佻巧看他後半截色衰不獲追悔不及是何等蕭索凄凉真可謂曲盡人情矣豈惟女德哉世之趨交利交翻雲覆雨不啻掉臂之態徒勢勒門之箴亦可以少戒也夫

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何等模寫情状究然反覆再四真值一笑

淇則有岸隰則有泮凡事俱有到頭處也是反興反復也非反覆也序所謂美反正反正云者復之謂也近說多主反覆之義亦無不可而一云都非往昔盟言在耳逝若東流追惟前事有足悲者

傳曰思其復也疏曰思其可復行也若據此則正是慎終之意

朱子解谷風氓二詩辭委熟復俱可玩味真所謂無復遺憾矣切當是盡盡情事過於發露未便妥是婦人之言若從序說作刺奔之詩則情理俱愜尤可歎詠

曲礼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既曰私奔矣又焉用夫行媒朱子謂責所無以難其事可謂見其肺肝矣

徐士彰曰首章可見其私奔狡獪之情次章可見其私奔無耻之状

通解曰罔極為無窮之意善惡皆可言之園有桃謂我士也罔極為志念無窮極蓼莪昊天罔極為父母之德無窮極青蠅讒人罔極桑柔民之罔極與此士也罔極皆為反覆無窮意

輔氏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悠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詞直蓋其初以正也氓則怨而悔之耳其辭隱蓋其初之不正也

竹竿

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礼者也

竹竿釣水特言之衛非遠也其謂之遠亦托言也

泉源之委在左淇水之源在右

一　●㊀㊀㊀　淇思之

二　●㊀●㊀　右弟

三　●㊀㊀　左瑳儺

四　㊀㊀㊀　滺舟遊憂

芄蘭

序曰芄蘭刺惠公也驕而復礼大夫刺之

芄蘭猶草、而枝葉長蔓本不勝末、故以興童子無才、而不能稱其服飾也、

能不我知、非不足以見知也、言其無過人之智、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形容真切、直似戲劇無賴、

芄蘭刺惠公、如魯昭公猶有童心之例、

按劉向說苑曰、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此可以補朱註之缺、

一　㈠㈠㈡㈠㈡㈢　支觿〻知　遂悸下同

二　㈠㈠㈠㈠㈡㈡　葉韘〻甲

河廣

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此隱之古、引而不發、躍如也、正所謂詩在言外、極為委婉、可以玩味、家〻

數言占盡風人之致、唐人之詩尚有得此意者、

說苑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立目夷、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思母、而托言於舅、恐傷父之志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黃葵峰曰、此詩蓋作於宋桓公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猶未遷、而衛戴公文公俱未立也、故所謂誰謂河廣者、時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故自衛適宋、必涉河也、舊說宋襄公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則在衛公文時、乃狄人之後、戴公已渡河而南矣、得又有河廣可渡哉、

一　●㈠●㈡　杭望

二　●㈠●二　刀朝

伯兮

序曰、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甘心首疾、句法妙品、模寫情事可念、

胥溢也、溢內則訓淅米汁也、

殳擊兵也、車有六建、殳居一焉、

甘心首疾、古詩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有媚、誰肯相為言、佛經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兩願言字、即甘心之意、

周礼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言之東者、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云、

疏義云、憂思之苦、本不能堪、而令人首疾也、但我則思而又思、寧非心首疾而不辭耳、

稽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兩物也、朱註謂一物、再考、

黃氏佐曰、憂思非人之欲也、而欲之、可以觀情矣、樹諼以忘憂、此人之常也、至于願言心痛、乃若不欲解者、思至于不欲解、非身當之、孰能知之、

有狐

序曰、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礼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近岸危處曰厲、一曰水自帶以上曰厲、

此亦托言之比、與綿蠻碩鼠一例、言狐即鰥夫、其曰之子、猶碩鼠之稱女也、

帶以束衣、謂束褌也、若以厲為近岸、則帶亦尋常衣帶耳、

一　●㈠●㈠　梁裳

二　●㈠●㈠　厲帶

三 ●㈡●㈡ 倒服

木瓜

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此是暗比亦與托言之比相似不必補出正意

黃葵峰曰解經固难解詩經尤难蓋詩發乎人之性情本乎人之心志人之性情心志固有身相與處而有未能悉其底裏者况古今相去以意逆之安能一一盡得其旨哉若此篇集傳所云則朱子之詩耳愚謂詩人之意有因事而賦者而事在詞外有托物而興者而興在物外有因物而比者而意在言表今徒揣其辭以贈答語類私情地是鄭衞一槩有心求之以為淫詩失之遠矣

一 ㈠㈠㈡㈡ 瓜 琚 報 好下同

二 ㈠㈠㈡㈡ 瓊 瑤

三 ㈠㈠㈡㈡ 李 玖

黍離

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

此詩詳玩本文不見一宗周字亦不及一宗廟宮室半字今俱就感黍稷而興歎上言不可露出宗周意思亦不露出宗廟宮室如此則有無限感慨之情而予謂我心憂謂我何求處自有含蓄且不失詩人渾厚之旨箕子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過解曰以此詩較箕子之歌便有質文之狂

悠悠蒼天也説屈原傳曰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呼天而愬曰至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詞不欲指斥其人也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本文極明白今人多説不知者固不知而知者未知我所憂者何在卒亦歸于不知而已此説非是詩人實是心憂寔説知我至其所以憂者詩人尚自含蓄不露凡一詩綱領全在心憂二字何緣以謂我心憂者亦作不知耶此意詩中所無為此説者不過泥注中真識己意故曲為之説亦可謂過于信傳而戰于背經矣且有知有不知人不實諒便是真識己意朱子亦是會意解未嘗謂兩項俱是不知何勞如此斡旋耶大抵説詩全要尋取立言之旨若拘泥傳註是説傳非説經矣况與傳意相訛舛豈不可笑

此詩有知有不知意重在不知其言知者用以襯下不知鴻鴈有知有不

知意重在知其言不知用以形上知者俱不為的然之語而指意自明溫厚之趣即此可見君作一例便是呆話

謝疊山曰吾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有為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於黍離之詩重有感夫

行邁二句平看有説行之靡靡以心之搖搖故也此言外意不用

劉氏曰小弁曰踧踧周道鞠為茂草則黍離之感慨不待於大夫行役之時而已兆於褒姒母子嬖乱之日大夫追怨之辭有所歸矣

讀詩看本文要圓活看傳註要圓活看諸家疏義要圓活如渾天諸儀相似能曉此義無所不通若一字拘泥則無所不滞此第一關鍵不可不知矣

顏氏曰正始之化行則以周変商周之所以王而積風為雅也衰亂之餘
勝則反周而商周之所以東而雅降為風也王風次衛若欲衰之変也
曰苗曰穗曰實変文叶韻政如桃夭之例
一 ●㊁●㊁●㊀㊁㊁ 苗搖憂求 天人下同
二 ●㊀●㊁●㊂●㊂㊂㊂ 穗醉 憂求下同
三 ●㊀●㊀●㊂●㊂㊂㊂ 實噎

君子于役

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上曰羊牛者叙其歸之先後也下曰牛羊者記其類之大小也塒雅羊性
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于牛
前無饑渴句字見無可奈何之意字法能品

通解曰夫雞棲于塒則日之夕日已夕則牛羊下來矣蓋中一句關上下
句也如此句法古文中亦罕見
謝疊山曰雨雪霏霏遑成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
期也四牡之役家衆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避千里勞之曰
我行永久不知是無以體羣臣也本推己及物之恕為叙情閔勞之仁豈
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
一 ●㊁㊁●㊁●㊀ 期哉塒來思
二 ●㊁㊀㊀●㊁●㊀ 月佸桀括渴

君子陽陽

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陶陶陽陽以心言心之和發而為華容之和也
其樂只且只就作樂上咏歎之但要形容他中心無累安然自得之意
賢實忠勞等意並不須說
一 ㊀㊀㊀● 陽簧房
二 ㊀㊀㊀● 陶翿敖 末句獨韻收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此詩但言室家不得與己同役而役非其職之意隱然見于言外亦有味
乎其言
劉氏曰平王所以但知母家之重而不知弑父之仇者皆自啼昔怨父一
念之差所致也
一 ●㊀●㊀㊂㊂ 薪申 懷歸下同

二 ●㊀●㊀㊂㊂ 楚甫
三 ●㊀●㊀㊂㊂ 蒲許

中谷有蓷

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蓷一名充蔚一名益母然旱草也
三章皆深悲極痛之詞
古之王者養民之生及其後也聽民之自生至于不能聽民之自生而又有
以戕其生則民始有不聊生者矣中谷有蓷之民不聊生之甚者也
何嗟及也只是窮困之極而無可奈何之詞耳無有安命意
前二章末二句亦皆是悲其窮厄無有相原意
一 ●㊀●㊁㊀㊀ 乾嘆嘆難

二 ㊁㊀●㊀㊁㊀ 修歗〻淋
三 ●㊀●㊀㊀㊁ 濕泣泣及

兎爰

序曰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徐士彰曰鴻吁鴻飛冥〻弋人何慕焉則爰〻之兎罔不足言而離羅之雉其亦自貽伊戚者也禍及君子便見得天下多事。

一 ●㊀㊀㊁●㊀㊀ 羅初為罹吪
二 ●㊁●㊀●㊀㊀ 罦造憂覺
三 ●㊀●㊁●㊀㊀ 罿庸凶聰

葛藟

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莫我有猶云視之若無

通解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左氏所云似此詩托興之義

一 ●㊀●㊁㊀㊀ 滸父〻顧
二 ●㊁●㊁㊀㊁ 涘母〻有
三 ●㊁●㊁㊁㊀ 漘昆〻聞

采葛

序曰采葛懼讒也

彼采蕭兮蓋托言以指其人猶詆之稱後關耳。

呂東萊曰葛為絺綌蕭供祭祀艾療疾病特訓釋三物非非取義于此也

蔡蒙峰曰此詩蓋喩君子出而有為或奉使四方或承事他境不多時然而讒邪方盛乘間而投未免風霜交集禍生不測故一日其心兢〻恐懼即如三月三秋三歲之久也

又曰莫道兩京非遠別春明門外即天涯亦是此意鼂錯之與景帝非不愛也袁盎一言頃刻便斬東市離構之生于不相見豈可不為之寒心哉

一 ㊀●㊀ 葛月
二 ㊁●㊀ 蕭秋
三 ㊁●㊀ 艾歲

大車

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礼義陵遲男女淫奔故存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言其車服之声容以見一時氣勢威靈。不可玩視。

有如皦日左氏云有如河有如日有如白水

蹊義曰哀痛如黍離可謂忠矣以政刑治民如大車亦庶乎有能者

通解曰記云君子礼以好德刑以防淫又曰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別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大夫能使民生畏心則其所以坊之者必有礼以為刑政之本矣

一 ㊁㊁●㊁ 檻菼敢
二 ㊁㊀●㊁ 啍璊奔
二 ㊁㊀●㊀ 室穴日

丘中有麻

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顧望之意以指而深
疏義曰以忠親逆理衰懦柔弱之平王為東都之始王則王室可知矣是
以使民無聊賴如兔爰流離失所如葛藟室家相棄如中谷有蓷[illegible]
有麻淫奔亂俗又如此周轍欲西難乎故都禾黍痛惜而已

一 ㊀㊀㊀ 麻嗟嗟施
二 ㊀㊀㈠㈠ 麥國國食
三 ㊀㊀㊀㊀ 李子子玖

新刻徐玄扈先生纂輯毛詩六帖下風卷之一

吳淞 徐光啟 子先父 撰
金陵 唐國達 廣慶甫 梓

緇衣

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曰此詩擬左傳必美武公而作蓋桓公之薨已在幽王欲殺時此詩作於東都其為武公明矣柄中無桓公言者見武公之能繼也說時宜得此意詩人無已之愛改衣不盡寄之遺館遺館不盡寄之授粲若乃衣敝矣館遷矣粲授矣而其衷誠蘊結猶然如故視向三者未足表其萬一也且奈之何哉故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言曰不啻若是其口出緇衣詩人之謂也

此詩當上下每二句相連自為一意而文義不斷

曰緇衣即士冠禮所謂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蓋服之以聽政者

曰失救之實父死其君東都之遷子定其巢當時列侯之德固未有出乎桓武之右者至于周鄭交惡取禾中肩而緇衣之風不已晉乎春秋之責治有所歸矣左氏隱公三年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衷質無益也

鄭氏曰諸侯入為卿士皆授館于王室

序傳曰司徒之職掌十二教

箋曰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疏考工記曰染法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緇

箋曰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任采地之都我則

館箋以後之疏曰諸盛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

一 ㊀㊀㊁㊂ 宜爲 館箋下同

二 ㊀㊀㊁㊂ 好造

三 ㊀㊀㊂㊂ 席作

將仲子

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〻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輔氏曰此詩雖爲淫奔之詩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蕩然而无忌也故列于鄭風之首以見其爲國之始變云

曰由踰里而墻而園仲之來也以漸而迫由畏父母而諸兄而國人女之畏也以漸而遠

箋曰仲子祭仲也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拒之无踰我里喻言无干我親戚也无折我樹杞喻言無傷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若不与臣請除之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懷私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迫于父母有言不得從也傳曰杞木之名也諸兄公族

陸機疏曰杞柳屬生水傍樹如柳葉粗而白色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駁馬

一名挈榼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殫

一 ●㊀㊀●㊁㊂●㊂ 里杞母 懷畏下同

二 ●㊀㊀●㊁㊂●㊂ 墻桑兄

三 ●㊀㊀㊃㊀㊂●㊂ 園檀言

叔于田

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於田國人說而歸之

嚴氏曰此皆叔之黨之言亦猶河朔之人以安史爲聖之類

徐士彰曰美叔言其無可憎議也以其與衆飲酒故見其好以其與衆服馬故見其仁以其與衆馳處故見其武也夫以國之介弟居守名都出居閭巷雜民伍而爲飲酒服馬之事豈非欲與爲大叛矣乎叔之逆豈待侵貳守貳而後見也

廬陵彭氏曰玩味此詩宛然如見叔段輕儇浮揚之意如今之貴族輕薄子閭里少年朋徒追逐而極口誇美之也

箋曰武有武節

一 ㊀㊀㊀●㊀ 田人人仁

二 ㊀㊀㊀●㊀ 狩酒酒好

二 ㊀㊀㊀●㊀ 野馬馬武

大叔于田

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火烈具擧所謂焚林而田也

鄭氏曰叔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叔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驅弋獵也所矜者袒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儁也氣習至此而又持其君母之愛玩于莊公之惟其所欲而莫之誅何也欲不爲亂得乎

子光曰、讀以上二詩、聞足以見陝洛之間、背公私黨之習、亦[illegible]蹟
勇任俠之氣。
末章喜其無偏意不用釋氷、唯弓意氣洋洋。可想見也。
始而具擧、既而具阜、將終而具揚、甚形容火勢。乃知詩人体物之妙。一字
不苟。
箋曰、如組者、如組織之爲也、
傳曰、藪澤禽之府也、狃復、
傳曰、如手、進止如御者之手。箋曰、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按如組如
手、鄭註佳、今鮮無味、
傳曰、掤所以覆矢、箋曰、射者蓋矢。弢弓。言田事畢。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馬組舞藪擧虎哂狃女

二●㊀㊁㊀○㊀㊁㊁㊂㊂　黄襄行揚　射御　控送
三●㊀㊀㊀㊀㊀㊁㊂㊂㊂　鴇首手藪阜　慢罕　掤弓
詩有二章以下、因用前章之句、前叶而後不叶、如此篇首章叔在藪、本叶
韻本、而次章因用此句、遂不叶行揚、又如園有桃第三句、心之憂矣、本叶
殷謹、次章因用此句、遂不叶食國、如此之類、但指一二不能備也、

清人

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
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
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故作是詩也、
將軍、則將在中、左執御右執兵器士卒之車、則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

箋曰、禦狄于竟、時狄侵衛、
疏方言曰、矛、呉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鉈、蛇音 或謂之鋋、伊音 或謂之[illegible]
反讀江 其柄謂之矜、巨巾反
傳曰、重喬、累荷也、箋曰、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
疏曰、題、頭也、室、鞘削名也、方言曰、鞘削、自河也北燕趙之間、謂之室、此
言室、謂矛頭受刃處也、削音笑、
一　㊀㊀㊀　彭旁英翔
二　㊀㊁㊀㊀　消麃喬逍
三　㊀㊁㊀㊀　軸陶抽好

羔裘

序曰、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舎命舎字、與捨以作所、、其無適二所字同義、字法能品、司直猶司馬、司
命之類、不專指諫君只是中立不倚危言危行之意、
傳曰、洵、均、侯、君也、箋曰、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
君也、君者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傳曰、三英、三德也、箋
曰、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粲、衆意、
序箋曰、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正直之風、故刺之、
一　㊁㊁●㊀　濡侯渝
二　㊀㊁●㊀　飾力直
二　㊁二●㊀　晏粲彦

遵大路

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傳曰寘述也箋曰子無惡我擊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
道使我然好猶善也不速于善道
一　(一)(一)(一)(一)　路袪惡故
二　(一)(一)(一)(一)　遵手魗好
女曰雞鳴
序曰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翱翔有急遽爭時之意弋鳧與鴈正是勤業嚴不獨爲飲酒之故而已
將翱將翔淮南子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
莫不靜好漢書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
曰來者致其來贈者贈其往字義相應
順者即莊子所謂莫逆於心是也
毛詩六帖講意　鄭風十卷　卅
好之者好其善也我好彼善是彼以善施我故曰報之字亦相應
黃葵峰曰治生之事非止弋鳧與鴈此亦非弋鳧鴈一事而諸所治生自
可意會耳
序箋曰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
箋曰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留色也
明星有爛傳曰小星已不見也箋曰早于別色時
箋曰言無事則往弋射鳧鴈以待賓客爲燕具言我也子謂賓客也
疏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
瓀玉
一　●(二)●(二)●(一)　旦爛鴈
二　(一)(二)(一)(三)(二)●(三)　加宜　酒老好

三　(一)(二)(三)(三)(三)(四)(四)　來雜　順問　好報
來贈之叶不得其故或贈順問同而來字非韻疑不能明也
有女同車
序曰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
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国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
于燰居言其美色于將將言其德音各以其類也
將翱將翔神女賦婉若游龍乘雲翔洛神賦翩若驚鴻婉若游龍又曰遠
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又曰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
塵
黃葵峰曰翱翔車中衣服迎風輕舉之貌
張淑翹曰史記司馬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閑雅甚都則都與閑雅當是二
毛詩六帖講意　鄭風一卷　七十
義毛氏便以閑訓都未詳所出
黃葵峰曰朱子以爲淫詩然佩玉瓊琚豈常人有此又姜爲齊姓其非淫
詩明矣
序箋曰忽鄭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
傳曰親迎同車也
傳曰佩有瓊琚所以納閒
疏釋草曰椴木槿櫬木槿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
陸璣云齊魯之間謂之王蒸
箋曰都閑習婦禮
傳曰行行道也箋曰女始乘車壻御　三周御者代壻
一　○○●○○○　車華琚都

二〇〇●〇〇〇　行與將意

山有扶蘇

序曰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黄薇嶺曰子都子充以喻賢才狂且狡童以喻奸佞此昭公之所美非美而無以自立也

傳曰興也箋曰興者扶胥之木生於山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也荷花生於隰喻忽置有美德者於下位也此言用臣顛倒失其所

疏曰荷花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釋草云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意

箋曰高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恭臣顛倒失其所也

疏釋草云紅蘢其大者蘢陸机云一名馬蓼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

傳曰子充良人也箋曰狡童有貌而無實

一 ㊀㊀㊀㊀　蘇華都且

二 ㊀㊀㊀㊀　松龍充童

蘀兮

序曰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陸机有言落葉似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太之感以赤何則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将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此以蘀蘀而風飄與彼倡而此和蓋亦取相應相求之意

呂東萊曰昭公微弱孤危[illegible]謂国勢如槁蘀[illegible]矣叔兮伯兮畫各自謀爾倡予則我和女要女矣要謂要結也[illegible]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序箋曰不倡而和君臣各失其礼不相倡和

傳曰興也箋曰興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叔伯羣臣相謂也群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

一 ㊀㊁㊁㊂　蘀伯倡　吹和倡

二 ㊀㊂㊀㊀　蘀伯倡　漂要倡

狡童

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

鄭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亡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憂君之至也

張叔翹曰朱子以昭公鄭國之君不應以狡童目之又其即位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也故斥序說余謂箕子麥秀之歌曰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史記謂狡童指紂也正如此詩之意夫紂豈非箕子之君而當其懸頭太白之時豈復童稱之乎耶然則序亦未可盡非也

一 ●〇●〇　言餐

二 ●〇●〇　食息

褰裳

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輔氏曰山有扶蘇已得而其欲求望之詞蘀兮未得而亟欲得之詞狡童

則已絕而又欲別圖之詞寡衆則未絕而防其欲絕之詞
序箋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国正之
箋曰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簒国之事而可征
以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言他人者先鄉齊晋宋衛後之荊
楚
傳曰狂行童昏所化也箋曰狂童之人日爲狂行故使我言此也
一 ●㊀●㊀● 溱人
二 ●㊀●㊀● 洧士
詩有末句不用韻者此詩是也有首二句不用韻者溜溜不歸淮水決決
左右秩秩是也皆用韻之變格也彼茁者葭與此篇相似而微有不同彼
首章葭豝虞本叶而次章則因前章之語說見大叔於田

丰

序曰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箋曰子謂親迎者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
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衣纁袡
一 ㊀㊀㊀ 丰巷送
二 ㊀㊀㊀ 昌堂將
三 ●㊀●㊀ 裳行
四 ●㊀●㊀ 衣歸

東門之墠

序曰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礼而相奔者也
通解曰室邇人遠者其居甚近而未親之也後世淫亂多禁用之

傳以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茹藘在坂
箋曰茅蒐之爲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詞
疏陸璣曰茅蒐一名地血齊人爲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構草是
也
傳曰栗行上栗也踐淺也箋曰栗而在淺家室之内言易竊取栗人所
啖食而甘耆故女以自喻
一 ㊀㊀㊀ 墠阪遠
二 ㊀㊀●㊀ 栗室卽

風雨

序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徐云 臣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讀之者有天地晦冥異喔争喨之盛意

黄蔡峰曰七君子當衰亂之時舉世波蕩風靡而以濟見中立不変之
君子爲喜凡有感時憂世之心者未有無見思也安得以邪心觀之則
亦安往而非邪哉
疏義曰喜辛之意反覆道之
傳曰興也風且雨凄凄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
一 ㊀㊀●㊀ 淒喈夷
二 ㊀㊀●㊀ 瀟膠瘳
三 ㊀㊀●㊀ 晦已喜

子衿

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此詩朱子謂其詞儇蕩不可施之學校而以爲 同賦廣青衿之疑問則

仍用序說

黃麟峯曰世乱學校不修學徒雖散賢者猶司學校之教悠身无与其修故賦此詩重致意焉

傳曰青衿青領也学子之所服箋曰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

傳曰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〻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曰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也

傳曰佩　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

箋曰國乱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為樂君子未學以文会友以友輔仁独學而无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一　㊀㊀●㊀　衿心音

二　㊀㊀●㊀　佩思來

三　㊀㊀●㊀　達闕月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閔无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小則溺矣終鮮兄弟唯予與女傳則宴矣没可信人言而相棄乎

傳曰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漂流束楚乎

箋曰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乱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于臣下

箋曰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于兄弟之恩独我与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

一　•㊀•㊀•㊀　楚女女

二　•㊀•㊀•㊀　薪人信

出其東門

序曰出其東門閔乱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曰綦蒼艾色而微白色如艾也

序箋曰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亹子儀各一也

箋曰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

傳曰縞衣男服綦巾女服箋曰縞衣綦巾所謂作者之妻服也時糸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聊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思不忍斥之綦〻文也

傳曰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箋曰闍謂闉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疏曰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此風非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至荼蓼即委葉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此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英是白貌吳王夫差黃池之會言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

一　㊀〇㊀㊀㊀　門雲雲存巾員

二　㊀㊀㊀㊀㊀　闍荼荼且藘娛

野有蔓草

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婉如清揚如字亦與而通或曰猶言清揚於如倒句法也
通解曰清揚以眉目之間言者猶楚詞目成之意但不顯言耳又曰左傳
昭十六年晉范宣子聘鄭鄭六卿餞宣子宣子請皆賦子齹賦野有蔓草
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君皆淫奔之詩
辭子者何為不肆于家乎不然則諸子之志荒矣
箋曰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月草始生霜為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
男女之無夫家者
傳曰興也

一●㊀●㊀●㊀　漙婉願
二●㊀●㊀●㊀　瀼揚臧

溱洧

序曰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黃葵峰曰此詩為作溪者自敘之詞非也觀詩內曰士曰女則誰其自
作可見矣淫風雖行詩人指其事而刺之亦可謂思無邪者矣
輔氏曰鄭國土地寬平人物繁庶情意點蕩風俗淫泆於是詩者可以見
漢之詩可以觀之不誣然
嚴氏曰鄭衛多淫詩衛由上之化鄭由時之亂也漢地里志皆以為風土
之習關焉若先則教化為虛言而二南之義誣矣
宋叔翹曰按鄭衛諸詩朱子直詆小序而斷以為淫詩蓋本于夫子鄭
聲淫之一語余謂淫之為言蓋取水溢于平之義足人性情所發不能
約之于正乃其辭放蕩無節即謂之淫故樂記曰鄭衛之音比于慢子
夏云鄭音好濫淫志不必男女相奔然後為淫也然則小序之說未
可盡廢矣近世程敏政樹宇係復求其說而不得則以為秦火之後漢
儒誤收以足三百篇之數不知左傳載列國所賦諸詩具在則當時已
播之歌詠何得謂漢儒竄入乎然通乎稽寔待虛之旨涵濡而諷詠之
得其片言可以為終身之益則又不必一一指證某詩為某人作也嗚
呼此可與知音者道也
疏陸機曰蘭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
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
呂氏讀詩記曰釋文曰芍藥韓詩云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董氏曰
古今注謂芍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芍藥江離也
箋曰仲春之時冰已釋水則渙渙然
箋曰伊因也將大也

一○㊀○㊀㊂㊁㊀●㊂●㊂㊂　渙蘭　乎且乎下同　樂謔藥下同
一○㊀○㊀㊁㊁㊂●㊂●㊂㊂　清盈

夫子所存三百篇皆雅詩也中有刺淫之什亦一時君子閔時悼俗之
所為小序之說斷無可疑止緣鄭放淫之一語遂一筆抹以為男女
相奔之作又樂記通言鄭衛而論語止言鄭放遂于鄭風改作女惑男
而衛風改作男惑女輾轉遷就但憑胸臆而已夫聲與詩其義不同詩
者樂章載于篇簡聲者樂音出于絲竹所謂雅樂者其曲折抑揚咸有
度數聽之者使人和平整肅故謂雅世下風移趨求悅耳變為柔曼之
調育律淒婉弄引煩雜所謂繁聲所謂靡靡之樂所謂伏成濮濮之音
聽之使人心意蕩溢不能自禁故謂之淫焉而鄭衛並居東土有師延
之遺聲彼長于此且鄭為尤甚如春秋傳所載師悝觸師茷師慧諸人以

為上賂行于諸侯。此其微也。若其詩則鄭衛所奏之詩與雅樂并奏之詩。一無無異。獨其音莜順耳蕩人情性。非復作樂之本意。是以擧為至哉焉。其曰音慢。不曰其詩慢也。其曰聲淫。不言其詩淫也。若以諸詩為淫奔者之作。目為淫聲。夫子何以存而不删乎。宣子之賂。諸大夫何為稱之以諭志乎。且此為鄭聲。則所云雅樂者定是大小雅也。解義邪正天淵不啻。何以曰似而非。若莠之于苗。紫之于朱乎。而所云淫樂之勝者。徒以其能奏此等鄙褻靡濇之辭而已。亦何難之有。列国之工何迷不能而獨責師慧諸人。以為賂于上國乎。

雞鳴

序曰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必東方明晏于雞鳴蟲飛晏於東方明言之序也

雞鳴朝盈等語。只是微諷之詞。末章惟歸責於己。亦是微諷之辭。大抵風人之言婉至如此

徐士彰曰不曰君之荒於內。而曰己之甘于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曰以己之故憎君。其言溫厚和平。深可玩味。序以此詩為陳古刺今。而朱子亦止曰古之賢妃。則不知其何許人哉。詩人設為之。亦未可知也。令人見以為齊妃非是

雞蠅聲不必說相同。蓋兩聲自別。而賢妃之心警畏關婦。聲即以為雞聲。其心亟欲聞雞。惟恐失旨。故也此說固是。但恐悲警畏之意。詩人口中不要發出。故在言外。更為渾含大雅。風人之致多是備有為。机倚無為用說。虛不是詩。在不說。譬如平論之精非。教非師妙在于空。又如蘇於棹聲。不在木。火傳於薪。光不在爐。若將意思一一說盡。便如嚼蠟無[illegible]又如力盡箭墜。氣勢索然矣。領略其旨。其說詩已得大半。不[illegible]耳聲相去逾遠。

傳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既已昌盛則君聽朝

一 ㊀㊀㊀ 鳴盈鳴聲
二 ㊀㊀㊀ 明昌明光
三 ○○●○ 薨夢憎

還

序曰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儇還茂好昌臧俱酬報之言。字義各相應

馳驟相遭。互為稱譽。呂氏所謂意氣飛動。翔翔見於眉睫之間。得其神矣

疏曰釋獸云狼牡䝏牝狼。其子𤞤。絕有力迅。陸機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為裘。故禮記云狼臑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在狼裘是也

一 ㊀㊀㊀ 還間肩儇
一 ㊀㊀㊀ 茂道牡好
三 ㊀㊀㊀ 昌陽狼臧

著

序曰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不言其不親迎。而但言其俟我之處。及服飾之美。將氣含蓄意。旨躍然也

不有味乎其言
閒閒之詩曰歎爾此詩曰俟我俟我二字便含諷刺之意紞用雜采華
章舉一色言之瓊華瓊英瓊瑩亦只是一物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
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則凡言瓊華瓊英瓊瑩琇實皆以草木之華
形容玉之光色也
黃氏佐曰昏而親迎夫子所以告哀公履綸逆女春秋所以譏紀子是故
親迎于衛是世子而親迎也雖侯迎止是諸侯而親迎也齊亦山東望國
獨不聞此乎
此詩疑以刺俗而託為婦言者
序箋曰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
䟽孔子曰紞即今之縧縄為之人君五色人臣則三色

一　㊀㊀㊀　著素華
二　㊀㊀㊀　庭青瑩
三　㊀㊀㊀　堂黃英

東方之日
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
曰室在寢內闥在門內旦來暮去來則在室去則在闥在闥將行也
䟽義曰詩中之興語不相應事不相因者始見於此
陸德明音義曰本或作刺襄公詩非也南山以下始是襄公之詩
傳曰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
箋曰言東方之日者愬之乎耳有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為
室家我無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喻君不明

傳曰履礼也在我室者以礼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言今者之子
潑來也
傳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
箋曰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
一　㊀・㊀㊀㊀　日室室即
二　㊀・㊀㊀㊀　月闥闥發

東方未明
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
職焉
傳曰折柳以為藩圃無益於禁也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
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箋曰柳木之不可以為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
之事

一　㊀㊀㊁　明衣　倒召
二　㊀㊀㊁㊂　晞衣　顛令
三　㊀㊀㊀㊀　圃瞿夜莫

南山
序曰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徐士彰曰屨有總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五等故曰五兩衡從東西耕之從
南北耕之也
傳曰衡獵之縱獵之然後得麻
箋曰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冠緌喻襄公也五人為奇
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緌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為夫婦之道

箋曰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
南山二句傳曰興也
一 ㊀㊀・㊀㊀㊀ 崔綏 歸 歸懷
二 ・㊀・㊀㊀㊀ 雙 齊 庸從
三 ・㊀・㊀㊁㊂ 訟母 告鞠
四 ・㊀・㊀㊀㊀ 克濟〻極

甫田
序曰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
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曰妄作則事不遂妄想則心徒勞務急功利故以此戒之
徐士彰曰先哲有謂甫田悟進學術門悟處世亦可謂善讀詩矣

桀〻特然獨出之貌忉〻惻然不安之意
箋曰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
傳曰興也
一 ㊀㊁㊂㊂ 田人隔 驕忉隔
二 ㊁㊂㊂㊂ 田人隔 桀怛隔
三 ㊀㊀㊀㊀ 孌非見弁

盧令
序曰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
風焉
盧黑色也世稱韓盧
鬈渥髮見武勇意

序疏曰釋天云濁又云月謂之畢李巡曰濁陰氣獨起陽氣必至故謂
畢止也孫炎曰掩兎之畢或謂之濁郭璞曰圖畢形以名之月令持弩
網小而柄長謂之畢
傳曰令〻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
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音悅其聲令〻然
箋曰鬈讀當作權〻勇壯也
疏一義曰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一環貫二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
一 ㊀㊀ 令仁
二 ㊀㊀ 環鬈
三 ㊁㊀ 鋂偲

敝笱

序曰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
為一國患焉
楊氏曰莊務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莊公剛
而有制使夫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箋曰鰥魚子也
箋曰言文姜初嫁於魯桓公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
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為惡如雨言無常天下之
則下不下則止水之性可停可行喻言姪娣之善惡在文姜
疏陸機曰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
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于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鱮
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

肥者徐州人謂之鏈或謂之鏰幽州人謂之鶉鵰或謂來刮鏰
傳曰興也
一 ●㊀●㊁ 緜雲
二 ●㊀●㊀ 鱮雨
三 ●㊀●㊀ 唯水

載驅

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
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曰通持皆極道其明目醜顏了無顧忌之狀口夕發曰豈弟曰遊遨曰翱
翔形容盡矣魯道有蕩見國人觸目之地
序箋曰故猶端也

傳曰發夕自夕發至旦
疏曰釋器云輿前謂之䩞後謂之笰郭璞曰䩞以韋靶車軾也笰以韋靶
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孫炎曰禦以簟為車飾也郭璞曰蔽
以簟衣後戶也
箋曰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作闓(開音)弟古文尚書以弟為圛(音亦明)
也
傳曰翱翔猶彷徉也
一 ㊀㊁●㊀ 薄鞹夕
二 ㊀㊁●㊀ 汶濔弟
三 ㊀㊁●㊀ 湯彭翔
四 ㊁㊀●㊀ 滔儦敖

猗嗟

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以禮防
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
以息燕此所謂正則五采之侯蓋賓射也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故
曰遠國屬射人職曰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
柳若揚兮句法妙品
李氏曰莊公有威儀技藝之美而不免猗嗟之刺蓋公習威儀之節而不
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而不能制趙氏之禍
雖多才藝而不能務本亦何補哉
通解曰只用一甥字則其刺魯莊公明矣張叔翹曰此為齊人之詩則展

我甥兮詩人本意蓋欲要出魯莊公來未必涫明非齊侯之子意小序云
揣摩之說朱子因之耳
通解曰記言發音必及于戚羽旄然後謂之樂故樂必舞而後成雖國君
之子教于成均亦必習舞象既冠則舞大夏也故舞是兼文武言
晉樂廣云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其所短不言自見矣
嚴氏曰變風之體意在言外如此詩極言其人之美而以歎息之辭發之
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出于容貌威儀技藝之外矣讀者默會其意見浮
自猗嗟而下句　是稱美處節節是歎息處詞不急迫而意深切矣
傳曰抑美色揚廣揚目上為明目下為清
箋曰正所以射於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
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

一　箋曰選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
傳曰四矢乘矢箋云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
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一　㈠㈠㈠㊀㈠　昌長揚揚蹌臧
二　㈠㈠㈡●㈠㈠　名清成正甥
三　㊀㊀㈡㈠㈠㊀　孌婉選貫反亂
葛屨
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机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无德
以將之
摻摻四句総是褊急皆由俗之儉嗇來輔氏說非是
縫裳猶言縫緝
毛詩古義講意　国風一本　八十
唐人論詩有隱字體謂可以履霜之上隱下不字其說非也可以履霜者
本是不可履霜而今却用以履霜一似可以履霜者然此言與宜岸宜獄
一例意旨殊佳若作隱字格則淡然無復義趣惟不哉不難受福不那古
詩蓋爲不恋枝此則不字上似有豈字古詩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此
則知字上似有不字謂之隱字亦無不可然尋其語氣頗似詰問之意會
詩此意當知豈字不字亦不消得故曰古人文字圓滿具足後人補綴皆
贅蛇添足也
嚴氏曰莽諸伯也晉代魏也莽之火在晉而魏乃晉之所滅也魏先唐猶
邱鄘之先衛也
黄葵峰曰此詩乃詩人詠以為刺亦非女子所作
傳曰糾糾猶繚繚也

箋曰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言女子
者未三月未成為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俗使未三月婦縫
裳者利其事也
傳曰提提安諦也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
箋曰婦新至慎于威儀如是使之非禮
箋曰服整也褸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
一　㊀㈠●㈠㊁㊂　霜裳　襋服
二　㈠㈠㈡●㈡　提辟揥刺
汾沮洳
序曰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是貴人而曰不似貴人接其語以為刺也
毛詩古義講意　国風一本　八十九
張叔翹曰以上二詩蓋皆為在位者儉嗇褊急非居上之体所以刺之故
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又曰玩二詩所謂女子縫裳采葉
采莫政与公儀休拔園葵去織婦者相反蓋有与民争利之意所以刺之
特詩人語意含蓄不露耳若止是儉嗇亦未可刺也
箋曰言我也采莫以為菜是儉以能勤雖然非公路之礼也公路主居
之桃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桃車之族是也
傳曰萬人為英
疏陸機云莫莖大如著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
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
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釋草云藚一名牛脣郭璞曰如續斷節節有節
拔之可復陸機云今澤蕮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

食之
一 ㈥㈠●●㈠㈠、洳莫度〻路
二 ㈠㈠●㈠㈠㈡ 方桑英〻行
三 ㈥㈡●㈠㈠㈠ 曲藚玉〻族

園有桃

序曰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徐士彰曰此詩之作觀魏未并於晉是晉獻公以前之詩

我歌且謠一云是憂之所寓一云是寫其憂大人有所蘊結於中則必有所寓以發舒其懷抱我歌且謠固是憂之所寓亦是寫憂二說原不相左也

問極本行國說

我愈以為憂彼愈以為是而以我為非衰世人情大抵不越此二端此国是所以日非而亂亡接迹也若以憂者為是便能警悟圖廻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乎

通解曰以枝免殺以憂度曲此興意也　疏義以出納相對為興未是

補氏曰黍離之憂〻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〻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傳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箋曰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

箋曰無知我憂所為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

一 ㈠㈠㈡㈠●㈠㈢㈢月㈢㈢㈡　殽謠憂驕　棘其知〻思下合

二 ㈠㈡●㈠●㈠㈢㈢●㈢㈢㈢　棘食國極

陟岵

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徐士彰曰孝子思親不言已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已則所以存諸心者益切不言已之自慎而言親之欲其慎則所以保其身者益至詳味之必然有天親惨怛之情焉劉元城謂其末句自儆自怨可以見忠孝之心亦吾於詩人之意者也

疏義曰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役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知

傳曰父尚義母尚恩兄尚親也

箋曰止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

一 ㈢㈠●㈢●㈢　岵父　已止
二 ㈠㈡●㈢●㈢　屺母　寐棄
三 ㈠㈠●㈢●㈢　岡兄　偕死

十畝之間

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国削小民無所居焉

徐士彰曰閑〻無累自愛貌泄〻舒而不迫貌采者亦只是老農老圃之謂不論其為植桑採桑也

傳曰閑〻然男女無別往来之貌行與子還兮行来者或來還者泄〻多人之貌箋曰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〻[illegible]閑[illegible]小之甚逝速也

㊀㊀㊀　闇閑旋
㊀㊀㊀　咏泄逆
伐檀
序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耳、
此君子只是先事後食。介石自守之士。伐檀亦是借用。事與稼穡狩獵一
例。非必真伐檀也。寘之河干、是言爲其事。無其功耳。時文不稼不穡中、尚
云不改其伐檀之志、果以君子爲輪輿者流也。豈非癡人説夢、
稼穡而得禾也。吾安之。稼穡而不得禾也。吾甘之。若不稼不穡、何以得禾、
即有之不顧也。
五不字。見勵志。
許氏曰、此詩吟咏得來、見此人何等志節。此等詩最緣他意。却有超脱激、
毛詩六帖講意　國風一　卷　九二
貪之趣。至于窮餓如此、而不變。方是不素餐。不素餐。不必更推説。一層。即
此。便是
孔叢子曰、吾於伐檀、見君子先事後食也。
末二句要歸重志上。
叔趙曰、胡取。謂可取也。胡瞻。胡可瞻也。
伐檀三句箋曰、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不稼四句。是謂在位貪鄙。
無功而受祿也。彼君子斥伐檀之人、
疏、釋水文云、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郭璞曰、瀾言渙瀾也、淪言蘊
淪也、徑言徑涎也、釋天云、冬獵爲狩、宵田爲獠、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
郭璞曰、獠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是也、江東亦呼獵爲獠、又釋天文
云、火田爲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

箋曰三百億禾秉之數
疏、釋鳥云、鶉鶴其雄鶛、牝庳、李巡曰、鶉一名鶴、郭璞曰、鶴鶉之屬也、
一　㊀㊀㊀●㊀●㊀●㊀　樓干漣廛貆餐
二　㊀㊀㊀●㊀●㊀●㊀　輻側直億特食
二　㊀㊀㊀●㊀●㊀●㊀　輪漘淪囷鶉飧
一　碩鼠
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
之若大鼠也
此詩托言之比、與各處不同、蓋爲將者諱。故寓意於鼠、不必補出正意。不
陵亦不必言鼠、亦不必言人。只順文説爲是。
疏義曰、魏國土地削小、儉嗇褊急、已可哀矣、而又昏亂殘虐、以促之、使皆
毛詩六帖講意　國風一　卷　九三
者思去其朝。人民思去其國。上下離心、不亡何待。故載碩鼠於國風之末、
以見〻并於晉之由。
黃蔡峰曰、爰得我直、遂其生、無居伸也、
箋曰、古者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
疏、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鼩鼠、
許慎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度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
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陸機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頸上
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
故序云大鼠也、
一　㊀㊀㊀㊀㊀㊀㊀　鼠黍女顧女土土所
二　●㊀●㊀●㊀㊀㊀　麥德國國極

三 ●㊀●㊀●㊀㊀㊀　菌勞部〻號

蟋蟀

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曰外深於居憂深於外瞿〻未見於為至瘝〻則為矣瘝〻未至于安至休〻則安矣此立言之序可想見其憂深思遠之情狀矣

曰此詩言愈迫而意愈切首言居猶是本分常事未及其餘也次言外則及其餘矣然猶是過而備之耳未切于憂也言憂則標心危慮忠蹶當在多以多懼之地而比上之思備其餘者益切矣

曰職思其憂是樂中有憂良士休〻是憂中有樂

曰唐詩言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有憂深思遠之意秦詩言今者不樂逝者其耋今者不樂逝者其亡有歎老惜靜之風讀此二詩可見風俗之異

黄翼峰曰周禮八蜡於歲終息民孔子曰終歲之苦一日之樂何為已甚也則蟋蟀之詩以歲暮及時為樂亦所當然而遽以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言之以此豈世豈有過乎

將思其外或以水旱之類言之非也既云思慮之所不及又可指實言之乎

孔疏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亦用以納禾稼役車休是農工畢也

朱子曰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習氣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

箋曰我〻僖公也日月其除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事無已太康欲其用禮為節也所居謂國中政令

傳曰瞿〻顧禮義也休〻樂道之心

疏陸机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里語云趣織鳴懶婦驚

顧大韶曰外不是外患如是作便與思憂無異

一 ●●㊀●㊀●㊀　莫除居瞿

二 ●●㊀●㊀●㊀　逝邁外蹶

三 ●●㊀●㊀●㊀　休慆憂休

山有樞

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

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国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曰前篇以職業為憂此篇以死亡為憂故曰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然方生而遽以死為憂其憂豈不愈深言雖欲樂而情实迫切有詩一日過一日之意思其意豈不愈歷末章二旦字可味有姑勿掛念且及時行樂之意

古詩生年不滿百遲車駕言邁東城高且長驅車上東門之類皆祖述此詩之意

古詩蟋蟀傷局促此言永日正與前篇相反

多憂則日短又曰愁多知夜長何也曰居處獨然〻暮夜雖短而似長應務當業𠳲𠳲勞生則雖長而似短憂則一名實有二義

遵洧章并賦曰、登瑤臺以回望兮、翼彌日而消憂、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從
遐於日喜樂之意。
江淹赤虹賦悵何意之容與兮、巽暫緩此憂不、
詩緝曰念當歡日長作樂當歡日短、朱註乃反言之、蓋秉日苦短、宜及今
為樂、以此引此日也、
前漢書地理志、穢薜山有樞、皆思吝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傳曰、興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究死從
箋曰、揄讀曰偷、偷、取也、
疏郭璞曰、栲似樗、色小而白、生山中、正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栲栲漆、
相似如一、陸璣云、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
方俗無名此為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為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

輻、或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為糗、今之言栲、失其聲耳、扭穗也、葉似杏
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蕊
正白、蓋樹令宮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此
後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為弓弩幹也、
曰永引也
顏大韶曰、此詩不可太說浮蕩蹺蹊、似晉以後人語、
一　⊜⊖●⊖●⊖●⊖　杜術婁驅揄
二　⊖⊖●⊖●⊖●⊖　栲杻埽考保
三　⊖⊖⊖⊖●⊖●⊖　漆栗食瑟日室
又章多食字一韻其鼓瑟[illegible]前則意、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
將叛而歸沃焉、
曰、作此詩者、此曲沃之黨、如鄭人歸段之類是也、若國人皆叛、則聞命可
以告人、而不之頃晉、豈得我公哉、
素衣朱襮、諸侯朝祭服之衷衣也、
衣本丹朱、而曰素、素即純字意、
晉人之於曲沃也、再弑君而三立君、抗兵相拒者、數十載、至以王命之故、
不得已而從之、安得昭侯之初、遽便歸沃哉、其曰不敢告人、所以深告昭
侯也、而卒不悟悲夫、
方、傳穆侯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為文侯、文侯薨、昭侯立、
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

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侯甸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黃氏佐曰、言不敢告人者、蓋反辭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侯知之也。此說
良是、蓋既欲從沃。且隱其謀、而反權之聲歎。何哉、
傳曰、興也、箋曰、激揚之水、激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興者、喻
桓叔盛強、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
傳曰、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曰、繡當為綃、綃黼丹朱中衣、以綃黼為領、
丹朱為純也、
傳曰、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箋曰畏昭公謂己動民心、
一　●●⊖●⊖　鑿襮沃樂
二　●●⊖⊖●⊖　皓繡鵠憂
三　●⊖●⊖　粼人

椒聊

序曰椒聊刺晋昭侯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晋国焉

曰碩大者言其威靈氣勢且篤亦以勢深厚著聞之意

輔氏曰聖人録此二詩見民无常懐而在上者不可不自强於治也

傳曰興也箋曰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捄之實蕃衍盈升非其常也興者喩桓叔晋君之支别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也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朋平均不朋黨

疏釋木云檓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為檓陸璣曰椒聊〻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鍼刺葉堅而潤澤蜀人作茶呉人作茗皆合煑其葉以為香今成皐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〻不中合藥

也可著飲食中又用烝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

一 ●㊀●㊀㊁㊁ 升朋　聊條下同

二 ●㊀●㊀㊂㊂ 掬篤

綢繆

序曰綢繆刺晋亂也国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此以偶然而見為興注忽見字徃今夕何夕有喜慰驚疑恍然似夢之態如此良人何言情不能自尽也欲楽有極喜幸無量

三山李氏曰深洪之禍生於奢侈之風俗尚儉婚姻雖不得其時猶未至于淫奔也

張叔翹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猶唐詩所謂東方未明奈楽何者之義出自望外喜不自禁故曰奈此良人何耳此語當以意會之耳

傳曰興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

箋曰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

一 ㊂㊁●㊀●㊀ 薪天人人

二 ㊀㊀●㊀●㊂ 芻隅逅逅

三 ㊀㊀●㊀●㊀ 楚戸者者

杕杜

序曰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既曰不如同父而又求比佽于人蓋不如同父言其不我親不我恤也我

親我勸則他人猶同父也

許氏曰此詩恐亦用晋沃骨肉相争致使民之兄弟欲相棄背而知禮者自相戒之辭耳

傳曰興也湑〻枝葉不相比也

疏陸璣曰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悪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

箋曰菁〻稀少之貌

一 〇〇〇●〇●〇●〇 杕湑踽父比佽

二 〇〇〇●〇●〇●〇 菁睘姓比佽

詩有二章以後〻半截與首章辭句相同者然多在轉韻之後如將仲子兮溱與洧有杕之杜之類是也不然則毎章一韻者如綢繆碩鼠之類是

也有背章不轉韻次章以後用其語而仍換轉韻者此篇及采苓之類是
也

羔裘

序曰羔裘刺時也晋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形容仰望之切而不恤其民意在言外所謂責人忠
厚此類是也

孔氏曰北風刺虐則曰携手同行碩鼠刺貪則曰適彼樂国皆無顧恋之
心此則念其舊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

傳曰祛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悪不相親比之
貌究究猶居居也

箋曰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

悖悪之心不恤我之困苦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
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究究當是米塩瑣屑不能寛大之意

一　㈦㈢●㈢　祛居故

二　㈢㈢●㈠　褎究好

鴇羽

序曰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
母而作是詩也

首五句以鴇之性不便樹止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以比民之性不便于
勞苦今乃以王事之故不得耕田以供子職此詩之比又是一体以首二
句比中一句末二句另說或云如此則比興併受于苞栩下補出正意而
下則推言所以如此者以王事靡盬之故也不知詩中斷無推原之体若
疑其似興謂作詩遂無明比則句華諸章其義難通且王事三句正意中
原無不便勞苦則上半節分明是比原與興體不同讀詩全要領取大畧
改不必米塩較計且更為曲說以就之也呼天而訴者幾幸之意也

黄葵峰曰王事靡盬隱公五年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作詩者
其此時乎

序箋曰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

傳曰興也

疏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物叢緻者為稹根相
迫迮梱緻貌亦謂叢生也釋木云栩杼郭璞云柞樹也陸机云今柞櫟也
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栩其子為皂其殻為汁可以染皂今京洛河

内多言杼汁謂櫟為杼鴇鳥連蹄性不樹止則為苦

傳曰行翮也

㈠㈠㈠㈠●㈠　羽栩盬黍所怙

二　㈠㈠●㈠●㈠　翼棘稷食極

三　㈠㈠●㈠㈠●㈠　行桑粱嘗常

無衣

序曰無衣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
使而作是詩也

曰命不出於天子必有外患便危而不安必有後患便凶而不吉

華谷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也以晋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
迎桓叔欲入晋晋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歸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是

二・㈠●㈠ 六與

有杕之杜

序曰、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曰、此所謂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者也、然讀其詩、亦可想見其切至之情、

曷飲食之、不足承寡弱來。謂恐不足以致之也。此正是中心好之處。可謂形容真切。此語與泉水竹竿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相似、皆是我望非絕意。之詞。傳中無自而得。即泉水傳中安得字。者以為絕意非傳旨也。不能解傳。豈望能解經乎。

中心好之二句、緊緊相承。若以曷飲食之、宜作無自而得飲食。則又是塗肯違我之意。不惟語意重複。且中心好之句、辭意反輕了。無義極矣。

毛詩古學輯書　國風十一卷　百二

傳曰、噬也、

箋曰、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恆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與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特生之杜然。

箋曰、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

㈠㈡●㈠㈢㈢　杜左我　好食

●㈢●㈠㈢㈢　周遊　好食

葛生

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此詩宛曲有味。蓋最善於立言者也。後人閨情詩、多本于此、

為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弒孝侯於翼、晉人逐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郤、是為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晉人又不與也。至是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釐王命武公為諸侯、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然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恆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討之、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

東萊呂氏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三十二年、潘父弒昭侯、而王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莊伯攻晉、王不惟不討、且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簒晉、僖王反受賂命為晉侯、

毛詩古學輯書　國風十一卷　百三

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于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漸矣、

黃葵峰曰、此詩序以為美武公者、蓋其大夫自美之、序因之而不敢耳、當時王法不明、大臣親臣自幸其君之得為諸侯、而何暇計其義與否乎、此詩之美、無惟其然矣、

曰、豈曰無衣、便見其跋扈要君之意、五代史劉仁恭謂說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其言一也、

王應麟曰、自傳王命曲沃為晉侯、而羣臣無所忌、威烈王亦命晉大夫、覆之跡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周執侯伯

一 ㈠●㈠ 七書

七章譬即華盛也、

人無憂則雖求不覺其求憂思之切夏日冬夜獨爲難遣故極言之以書
情
夏之日冬之夜古詩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陶怨歌楚調未夕思鷄鳴
及晨願烏遷江淹別賦夏簟青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此等翻案從
多終是本於二語究轉無盡令蓄有餘愈諷愈深愈尋愈遠可法神品
傳曰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于野喻婦人外成于他家
序曰箋喪棄亡也夫從征役棄王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
疏陸机曰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
烏服其莖葉煑以哺牛除熱
箋曰亡無也言所美之人無于此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
知生死其今無如此

傳曰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
箋曰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旦明也我君子
無于此吾誰與齊乎獨此案明
一　㊀㊀●㊀　楚野蘞
二　㊀㊀●㊀　棘域息
三　㊀㊀●㊀　粲爛旦
四　●㊀●㊀　夜居
五　●㊀●㊀　日室
采苓
八　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因此詩之比與碩鼠同體但不欲斥其事姑指一物言之人之爲言〻
必補出正意緊承采苓說去但又不必說采苓凡託言之比只借一事發
端下言彼即言此也
曰苓生於隰苦生於田葑生於圃
凡讒人似是之言篤空飾偽能投於卒然之頃而不能不露於從容審察
之後故舍旃舍旃爲止讒之法若齒言孔甘如或酬之則是招佞之媒引
邪之階耳
傳曰興也苓大苦也箋曰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
采此苓于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于
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者也爲言謂爲人爲善言
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舍旃舍旃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

且無信受之且無答然
疏陸機云苦菜在山曲及澤中得霜恬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
一　○㊀㊀㊀㊀㊀㊀　苓顛言信旃然
二　㊀㊀●㊀㊁㊁㊂㊁　苦下與　旃然言焉下同
三　㊀㊀●㊀㊂㊂㊂㊂　葑東從
車鄰
序曰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君坐臣亦坐便是並坐不必比肩
張氏曰既見二句簡易相親之似也今者二句悲壯感慨之氣也秦之強
以此而止於秦亦以此也
曰首章二有字可玩見前此則無之意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已儼然諸侯

之禮而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則猶然、我良之偕
鼓瑟鼓簧豈復彈箏拊髀擊甕扣缶而歌呼烏烏快耳者乎
鼓瑟鼓簧今者不樂或以為樂前章之車馬寺人固不是或以為樂其國
勢之方新亦不是大抵看詩當得其大旨不必如此拘滯也
黃氏佐曰此言樂貴及時不則虛老歲月耳已有安能色、待數十百年
之意秦之能強者在此而岐豐忠厚之風變矣
後二章傳曰興也箋曰興者喻秦仲之君臣所以各得其宜

一　㊀㊀●㊀　鄰顛令
二　㊀㊀●㊀●㊀　漆栗瑟耋
三　㊀㊀●㊀●㊀　桑楊簧亡

駟驖

序曰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此詩備畫田獵之始終後世子虛上林長楊羽獵廣成諸作鋪纚纚千言
寫工極變其規模體格不出乎此
六轡在手不足說御之善只帶在馬上說想見車馬之盛
曰次章是一串意而各二句又自相連各一句又自有意宜圓活看
末章諸說紛紛皆非詩旨有作以馬駕車而載犬尤謬蓋車馬不專為載
犬而設而車上之所載亦不止於一犬也人遊而馬閑車輕而犬休與見
從容整暇之意只宜疊疊說去細玩本文自見
大抵說詩固要析肌分理但其條理脈絡頗與他書不同他書記述古人
議論事迹其對待照應言下瞭然詩則託古人聲音其對待分析只論其
音律不宜論其事理風雅之體大率二句為一節惟三頌稍有變體然如

常武敘其大都全要認取韻腳審其用韻便可得其節奏如此詩天
園與閑叶鑣與驕叶則上下二句斷然各為一節若將遊於北園以人作
主而下車馬分對以犬帶說此等分析在他書則可以之說詩決然非是
又如四方既平四句平定爭寧一韻而兩兩自相呼應斷然各兩句為一
節四句對說為異若以四方為頭王國定時靜爭為對而歸重於王心宜
為然矣然決非詩人之旨也自韻學久廢盛用英才老叶音雖朱子未免
捍此義蒙蒙千古絕響矣嗚呼目前近事至易至簡而數百年上遠無
知者豈不可惜豈不可笑詩義不明亦復安足怪乎
孫士彰曰古者狩以講武主習馳射擊刺未嘗以犬從禽今曰載獫歇驕
則仍戎俗而非先王之道也
張氏曰讀車鄰駟驖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馬來

養之事就為射獵之娛而已蓋不及於用賢治民也則其流風名習乎[illegible]
而已
讀車鄰駟驖二詩固足以見秦人躍馬賈勇之氣亦足以見其樸鐵鄙陋
之風
媚子傳曰能以道媚於上下者箋曰媚於上下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
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
箋曰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於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戲
始也始甲士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遊于北園時所為也
疏孔氏曰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
馬六種諸侯四種

一　㊀㊀㊀㊀　阜手子狩

二 ㈠㈠㈠　牡碩左獲

三 ㈠㈠㈢㈡　園閑　鑣驕

小戎

序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鼂錯有言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又曰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無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秦襄始國介在戎夷而能修其兵甲致其果毅一時車馬強盛器械犀利赫然必勝攻必取之氣且其制度工巧嚴置精密一婦人能言之雖宿將舊卒不過於此蓋秦之尚武習戰所由來漸矣世修其業雖六國之強竟以黜焉至於始皇承累世之烈幷

天下豈麗也哉

序箋曰矜夸大也國人誇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之意也婦人閔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叙外内之者所以美君政教之功

一 ㈠㈠㈢㈡●㈡●㈡●㈡收輈　驅續馵玉曲

二 ㈠㈠㈡㈢㈢㈢●㈢㈣㈣阜手　中驂　合軜邑　期之

三 ㈠㈠㈠㈢㈢㈡●㈢●㈢羣錞苑　膺弓縢興音

首章

周禮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三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所爲淺收也

輿人所爲田車兵車乘車則謂之輈車人所謂牛車羊車則爲之轅輈人爲輈輈有三度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軌前十尺又曰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又曰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欲孫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所謂梁輈也

輈人輈欲頎典鄭氏注曰頎典讀爲懇忍駟馬之轅率尺所一縛所謂五楘也

輿下三面材皆曰軌

車人短轂則利長轂則安

駕兵車用國馬國馬者種馬戎馬齊馬道馬也高八尺

箋曰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

箋曰揜軌在軌前垂輈上疏孔氏曰陰揜軌謂輿下三面材以版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也輈在軌前横木映軌故鄭云在輈軾前垂輈

上謂陰板乘輈上也

按陰板在軌前其長當與車廣同兩靷繫處在其兩頭

疏釋畜云馬後左足白驤右足白馵樊光云後右足白驤左足白馵郭璞云馬膝上皆白爲惟馵後左脚白直名馵

箋曰言我也玉有五德

箋曰上六句國人所矜下四句者婦人所用閔其君子

疏孔氏曰地理志云天水隴西民以板爲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也

此章舊叶圓非近楊用修所著古音略云細味數四當作三換韻乃得其讀收輈爲一韻驅續馵玉爲一韻屋曲爲一韻讀詩至此可解順矣其驅音去續音緒馵如字玉音裕屋曲如字恐以詩若只如此叶韻亦求便可解也此爲秦人詩當省秦人語音收輈一韻驅續玉馵一韻不待言矣屋

字其音爲上聲尙字去聲今尙逆縣人ㄔ知讀如去遇何由混爲一韻益
屋字與軫雖隔句用韻不隔本叶而曲則與難續弟王爲一韻止是兩換
韻耳若以屋曲作一韻此是南音南音則續王屋曲并是一韻而難弟難
通矣舊叶純用南音而强叶難弟二字爲入聲據然無謂用修則一章之
中半用北音半用南音以此勝彼其與奚何嘗謂古今沿革多所不同惟
方俗音韻則用相傳當中古不变古人爲詩那得韻書如今人對本子叩
唔止足用其方言釋情而作若了此意便能究轉相通並無窒碍何須用
叶令以南人之音讀北人之文自然齟齬意不能通則不惜是非强爲之
讀動稱古叶不敢致問果爾則古人當另有一種韻書出於方言謠俗之
外而當時婦人女子田夫牧豎皆能剛誦用以作詩豈有此理執訛以傳
訛莫之能反如用修者博極羣書自立門户後生所服膺而猶未能深解

此義可爲扼腕也又五方之音各自所習從來久遠不能相变亦未可相
非若細求之則古人文字與今人俗語大半相合不論中州齊魯雖荆楚
閩越莫不皆然止緣後世作韻書者見聞所主局於西培加以謬字雜出
六書不講遂疑古今人不相及耳常怪嚴君平楊子雲輩從輶軒使者求
異域方言而近時有欲変八閩之音從中州之韻者以古况今一何寥絶
啓自吾戊究見此義欲著一書就正於當代通人從來作者庶幾一洗千
古而用於公車之業逡巡數載廢閣未遑然自恨識淺目眯更讀數千卷
書[illegible]前果終未便可卒爾下筆也聊述其意於此

次章

龍盾之合作卓畫一盾不足以爲衛故合載之
疏孔氏曰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
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人意驂馬欲入則偪于脅驅内轡不須牽者
知納者納驂内轡繫於軾前

箋曰方今以何日爲還期乎何以然了不來言望之也

末章

干大者爲櫓中者爲伐伐中故不畫龍而畫鳥羽也
厹矛二句韓子曰其矛之利無物不陷也其盾之堅物莫能陷也
傳曰蒙討羽也箋曰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于伐故曰厖伐
疏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錞是矛之下端亦當有鐓也鋭
底曰鐏平底曰鐓
疏孔曰爾雅有駵白駁駵馬白腹騵則駵是色名說者皆以駵爲赤色若
身鬣俱赤則爲騂馬故爲赤身黑鬣今人猶謂此爲駵馬此當補次章内

蒹葭

序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蒹葭二句形容秋色蕭索凄凉宋玉悲秋一章蓋始於此
宛在水中央想像模擬恍然如見之意若隱若藏若没此等語言吾
不自知其所從來殆神化所至句法神品
徐士彰曰當因是詩而求之秦俗強悍既非桑間濮上之懷私又不可謂
緇衣杕杜之好賢則所謂懷人者果何人而求之果何爲也意者同袍偕
作之念並生鼓簧之習不能忘而猶有車鄰駟鐵之意與又何其言之婉
而切也嗟夫何地無賢何地無好賢之人况秦之地即岐豐洛鎬之故墟
也蒹葭秋水之思安知非隱[illegible]之遺乎是又不可以畫疑之矣
曰宛然便非實見曰中央便不可即

在水一方亦只是想像其所在非有定處也宛在水中央亦在一方上生出
昔人有言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其伊人之謂
諦想風流豈非超然埃𡏖之外如顏闔宋纖之流者乎
張叔翹曰所謂道阻且長在水中央亦是形容其恍惚不可即當以意會
若泥其詞則天下寧有不可至之道與水抑後之人思其人而不得或托
之道阻或托之一方益此意也
傳曰興也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盛至白露凝成為霜則成而黃
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得周禮以教之則服伊當為緊緊猶是
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
傳曰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順流而下曰遡游順禮求

濟道來迎之箋曰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宛坐見貌以敬
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
疏郭璞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蘆葦也陸机云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
牛肥彊青徐州人謂之蒹兗州遼東通語也
傳曰湄水隒也隒音檢
箋曰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右者言其迂迴也

一　○○◎⊖●⊖●⊖　蒼霜方長央
二　○○●⊖●⊖●⊖　萋晞湄隮坻
三　⊖⊖●⊖●⊖●⊖　采已涘右沚

終南

序曰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以錦衣加於狐裘之上以黻繡於裳之上
渥丹花名色正赤今江南人猶以是稱之
君子至止亦見始莅新都意不必盡泥時說
不忘備無窮也
疏義曰車鄰駟驖終南爲之始興也而國人之美其君者不過田獵之樂
車馬侍御衣服燕樂而已禮樂教化未之聞也嗚呼此豈創業垂統之謂
哉
傳曰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宜以戒不宜也箋曰問何有者意以
為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興者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猶山之木
有小大也此之謂戒勸至止者受命于天子而來也

傳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畢終南之道名邊如堂之墻然
傳曰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
疏釋木云稻山榎孫炎曰條稻也郭璞曰今山楸也陸机云皮葉白色亦
白宜為車板能濕又可為棺木宜陽共比山多有之梅柟孫炎曰荊州曰
梅楊州曰柟郭璞曰似杏實酢陸机云梅樹皮葉似豫章豫章葉大如牛
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柟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於
於章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柟終南山與
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柟也

●⊖◐⊖●⊖　梅裘哉
一　●⊖●⊖⊖⊖　堂裳將忘

黃鳥

朱曰黄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陶淵明亦三良詩無貶辭至唐李德裕謂為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以死
與梁同擄安陵君同誅也雖然三良固有所迫而不獲已耳東坡過秦穆
公墓曰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罪康公也
呂氏曰訓防為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
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陶詩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其序亦謂康
公從治命以三子為殉蓋據此也而東坡和陶詩云三子死一言所死良
以微又曰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謂三良亦不得為無罪也
傳曰興也交交小貌黄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
箋曰黄鳥止於棘以求安已也此棘若不安則移興者喻臣之事君亦

然今穆公使臣從死刺不得黄鳥止於棘之本意
箋曰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為之惜善人之甚

一　●㊀●㊀㊀㊁㊁㊂㊂●㊂　棘息息特　穴慄下同天人身下同

二　●㊀●㊀㊀㊁㊁㊂㊂●㊂　桑行行防

三　●㊀●㊀㊀㊁㊁㊂㊂●㊂　楚虎虎禦

晨風

序曰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傳曰興也鴥疾貌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箋
曰先君謂穆公
傳曰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箋曰言穆公始未見賢者之時思望而之憂
如何二句箋曰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

傳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箋曰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
疏釋木云櫟其實梂孫炎云櫟實橡也陸機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
謂木蓼為櫟椒樧之屬其子房生為梂木蓼子亦房生此秦詩也宜從其
方土言柞櫟是也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遥視似駮馬故謂之駮
馬下章亦以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
疏陸機曰檖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
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

一　㊀㊀●㊀㊁㊂　風林欽　何多下同

二　㊀㊀●㊀㊁㊁　櫟駮樂

三　㊀㊀●㊀㊁㊁　棣檖醉

無衣

序曰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謝氏曰幽王淩於驪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仇也讀文
侯之命可以知平王君臣無復仇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正天下之
大義為已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岐豐之地被
先王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也
同仇者欲以相死非相恤也
讀小戎無衣二詩可見秦人用兵有本教晁錯有言合刃之急有三一曰
得地形二曰卒服業三曰器用利夫以雍州之固河山百二而加以小戎
之利器無衣之練卒能合其三者世世有勝非幸也
左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穆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蓋一韻一頓首

今人蘭牘中動稱九頓。何取於九也。

傳曰興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

箋曰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同袍乎言不與民同欲

于於也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

刺其好攻戰

傳曰袍襺也疏孔氏曰王藻云纊為襺縕為袍純著新綿名為襺雜用舊絮名為袍。

箋曰襗褻衣近汚垢說文云襗袴也

傳曰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箋曰車戟常

一 ●㊀◐㊀㊀ 袍矛仇

二 ●㊁●㊀㊀ 澤戟作

三 ●㊀●㊀㊀ 裳兵行

渭陽

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公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近時々藝有講態々我思云亡者有還之日而死者無生之年頗有含[illegible]不露之意又不如顏采江一義講[illegible]驪駒駕矣而雖纔於方寸者無窮豈但別離之是念耶[illegible]諸藩九深可謂得詩人之旨

左氏文公七年晉敗秦師於令狐衆康公納公子雍於晉不受樂秦師敗之令狐十二年秦伯伐晉報令狐之役

送之不必說遠贈之不只是叙其事如此

文公為入當為列侯贈別之儀皆君侯之服御也

通詩要當深至悠々我思一語含悲喜怨酸楚無量後世綴文之士雖連篇累牘未若茲言之難窮也。

傳曰母之昆弟曰舅疏釋親文孫炎曰舅之言舊尊長之稱

一 ●㊀●㊀ 陽黃

二 ●㊀◐㊀ 思佩

權輿

序曰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無終也

此詩與彈鋏之歌相似

曰造車自輿始造衡自權始故借此二字為始字

曰公食大夫宰夫設六簋此言每食四簋則燕食非禮食也

夏屋渠作殺室循

嚴氏曰以伐木觀權輿周秦氣象判然矣

張叔翹曰秦故棄禮義而尚功之國其始之待賢也陽浮慕之非真欣悅賢者也則其終之不繼宜矣然則權輿之詩其逐客坑儒之漸歟。

傳曰夏大也箋曰屋具也渠々猶勤々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々然。

傳曰四簋黍稷稻粱疏內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內圓外方曰簠用貯稻粱皆容一斗三升

一 ㊀㊀㊀㊀ 乎渠餘乎輿

二 ㊀㊂㊂㊀㊀ 乎々輿腸 簋飽

第二章首尾同韻中二句同韻與誕寘之隘巷同体

宛丘

序曰宛丘刺幽王也荒淫昏亂游蕩無度焉

傳曰值持也箋曰翳舞者所持以指揮

疏釋鳥云鷺舂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睫攡名之曰白鷺縗陸璣云鷺水鳥好而潔白齊魯之間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頂上有毛數十根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

一 ㊀㊀●㊀ 湯上望

二 ㊀㊀㊀㊀ 鼓下夏羽

三 ㊀㊀●㊀ 缶道翿

東門之枌

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幽王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宛丘游蕩之極也東門之枌淫欲之端也陳詩多言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盛歟

東門人所出入宛丘人所往來國之交會也有枌栩之陰人所趣聚也子仲陳大夫氏夫以大夫氏之女聚舞已非所宜況男女相與而蓁悅乎

黄佐氏曰殷湯制官刑儆於有位曰敢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陳之史巫紛若初不過歌舞於宮室中耳國人男女化之而邦君終以亡國湯之王言信哉

疏釋木云枌白榆郭璞曰枌榆先生葉先生皮色白是枌為白榆也

傳曰原大夫氏箋曰旦明于曰差擇也明日善明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績麻者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為 君為自言而

曰不績其麻不以秋風景乎

箋曰穀善也箋曰鬷總也朝旦善明曰往矣謂之所會處也於是以總行欲男女合行

視爾二句箋曰此本淫亂之所由

疏釋草文舍人曰荍一名芘芣郭璞曰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曰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璣云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

一 ●㊀●㊀ 栩下

二 ㊀●㊀㊀ 差麻安

三 ㊀㊀㊁㊁ 逝邁 荍椒

二章原字不叶差麻或疑字誤然文意既通而四句之中已叶二韻既足成音未必是誤也疑名用韻之變格耳姑闕之以俟知者

衡門

序曰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二者如此他復何求焉

後二章豈其字必字正與首章可以字相呼應通詩一氣看下方是善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

通解曰陳詩十篇二詩蕩六詩淫一詩刺惡人汙穢之風不良之法皆可省惟衡門君子卓乎砥柱賢者哉

鄭之淫也而有東門陳之蕩也而有衡門聖人刪詩特存然所以見天

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也
曰食魚娶妻雖不足借言、然賢者之意自當覺也
釋迦遺教經次第比丘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樂安
穩之處、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
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為五欲所牽、為知足
者之所憐愍、是名知足。
張叔翹曰讀衡門之詩、使人自遠、淡味之可以安澹泊之分、可以息馳動
之情。
箋曰、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
則不與治致政化、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樂飢、以喻人君
愨愿任用賢君、則政教成亦猶是也、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口美

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至人
亦取忠孝而已
一 ●㊀●㊀ 遲飢
二 ●㊀●㊀ 魴姜
三 ●㊀●㊀ 鯉子
東門之池
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輯叔重曰晤解也、爲我與歌之、彼自解之之意
疏義曰愛慕之意反覆道之
傳曰興也、漚柔也、箋曰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池者喻賢女能
柔順君子、成其德教

傳晤遇也、箋曰、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
疏陸璣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
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
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菅似茅而滑
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
一 ●㊀●㊀ 麻歌
二 ●㊀●㊀ 紵語
三 ●㊀●㊀ 菅言
東門之楊
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疏義曰疑慮之意反覆道之

語不相應、義不相因・所見以起興
傳曰興也、箋曰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親迎
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
一 ㊀㊀●㊀ 楊牂煌
二 ●㊀●㊀ 肺晢
墓門
序曰、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于萬民焉
傳曰墓道之門、幽閒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箋曰、興者喻
陳佗由不覩賢師良傅之訓道、至陷於誅絕之罪、傳曰夫傅相也
傳曰梅柟也、箋曰梅之樹善惡自有徒、以鴞集其上、人則惡之、性斷惡
矣、以喻陳佗之性本未必惡、師傅惡而陳佗從之而惡

疏引陸璣云，鵜大如班鳩，綠色，惡數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

一 ㈠㈠●㈠㈡㈢ 棘斯知 已矣

二 ㈠㈠●㈠㈢㈢ 梅萃訊 顧予

防有鵲巢

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曰鵲善相也，安則為巢，若宜荒也，不戕則旨，中唐有甓，人罕蹊之，則成其美，卬有旨鷊，人莫戕之，則成其文。

疏義曰憂慮之意，反覆道之，

傳與詩同，書譸張為幻，言篤不根之辭。以侜張之，而生彼媮惑之心也。

傳曰興也，箋曰防之有鵲巢，卬之有旨苕，處勢自然，興者喻宣公信多

言之人，故致此讒人，誰侜侜人也，所美謂宣公也，疏陸機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李巡曰，鶃鷊一名綬，郭璞曰，鷊綬也，今江東呼為鷊綬，故曰旨鷊，釋草文，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陸機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㈡㈠●㈠ 巢苕切

㈠㈠●㈠ 甓鷊惕

月出

序曰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曰皎，光明也，皓，潔白也，照，臨也，僚，美好之意，瀏，清亮之意，燎，閒明之意，

窈糾 [illegible] 遽而悲結也，懮受言其煩擾而生愛也，夭紹言其糾緊而急迫，疏窈糾謂人心平，則舒緩，有憂則糾緊也，悄悄然其心之愁懣也，慅慅然其心之騷動也，慘慘然其心之悲愴也，

傳曰興也，皎月光也，箋曰興者喻婦人有美色之白皙，

傳曰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

疏正義曰，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

一 ㈠㈠㈠㈠ 皎僚糾悄

二 ㈠㈠㈠㈠ 皓瀏受慅

三 ㈠㈠㈠㈠ 照燎紹慘

株林

○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徐士彰曰，首章本言從夏姬也，然但指其子而不直斥其所從之人，末章本言從夏姬之類也，然不指其人而但言其所至之地，此詩之所以為厚也，

朱氏曰，衛之亂至於牆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箋曰，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泆之行，自之他耳，

[illegible]之辭，

[illegible]，大夫乘駒，箋曰，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一 ㈡㈠㈠㈠ 林南林南

一 ㈠㈠㈡㈠ 馬野 駒株

澤陂

序曰、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

月出男悅女也、澤陂女念男也、

疏義曰、思念之情、反覆道之

張叔翹曰、思美人而不得見、則憂傷之心、將如之何、是以寤寐無為、而涕泗滂沱也、淫佚與詩文氣不貼

王氏曰、澤陂、株林之應也、有關雎之風、則葛藟桃夭之正、而麟趾騶虞之有、宛丘之俗、則流為株林之淫、而澤陂應之、微之著也如此夫

傳曰、興也、箋曰、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正以陂中二物興者、喻淫風由同性生、

疏、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別名、菡萏蓮花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花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蜀人以藕為茄、或用其母為花名、或用根子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体者也、陸機云、蓮青皮裏白子為的、的中有青為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

箋曰、蕳當作蓮、蓮芙蕖實也、以喻女之言信、菡萏荷花也、以喻女之顏色、

一　㈢㈡●㈠●㈠　陂荷何沱

二　●㈠●㈠●㈠　蕳卷悁

三　●㈠●㈠●㈠　萏儼枕

羔裘

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羔裘二句不重逍制、只重好潔其衣服、

曰勞心忉忉、思之也、我心憂傷、悲之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復可救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其所關然、可知已、

言服美於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

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不言所以、而遂曰終不可諼、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不言所以、而遂曰中心是悼、服飾之美一也、而一以為喜、一以為憂、其所以然之故、俱在不言之表、為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公大布之衣、人主以德容為華、乃以服飾乎

序箋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賜玦而去、

傳曰、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潔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故、

傳曰、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一　㈠㈠●㈠　遙朝忉

二　㈠㈡●㈠　翔堂傷

三　㈠㈠●㈠　膏曜悼

素冠

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同歸甚於勞心、如一甚於同歸、同歸、即書同歸於治、同歸於亂之謂、同

歸、亦見其望之深而言之轉切耳。

通解云此詩不言喪服而但言素衣素冠素韠極有意味。蓋斬衰之服未嘗不服。但不然三年耳。素冠素衣素韠皆既祥之服。既不行三年之喪。去詩見此服也。

箋曰欒欒然瘦瘠也

箋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聊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

一 ⊖⊖⊖ 冠欒博

二 ⊖⊖⊖ 衣悲歸

三 ⊖⊖⊖ 韠結一

隰有萇楚

序曰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士彰曰此詩與甚之聲知我知此不知無生皆深悲極痛之詞

漢文帝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阽於危亡而莫之省憂。是言出于上所以爲治朝。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是詩作於下所以爲亂世

南山公主云賴兒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物。語意類此聞者悽絶

序箋曰恣謂狡佚古怪反淫戲不以禮也

傳曰興也。箋曰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興者喩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

傳曰夭少也。沃沃壯佼也。箋曰知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

疏釋草萇楚舍人曰萇楚一名銚弋本草云銚弋名楊桃郭璞曰鬼桃[illegible]桃葉似桃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莖蔓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脱之可韜筆管

一 ●⊖●⊖ 枝知

二 ●⊖●⊖ 華家

三 ●⊖●⊖ 實室

匪風

序曰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白、誰者未定之意。將者且然之詞。

黄氏曰周家得民之深於此詩見之

徐士彰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所以重傷夫今王之不古。而重歎夫今人之不知有王者何其婉而切也。

蔡氏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天下謳吟思漢而光武再造其祖宗德澤浹洽於人者深矣。

傳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

箋曰周道周之政令也。迴首曰顧

傳曰嘌嘌無節度也。疏正義曰迴風爲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一曰飄風

傳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

箋曰有能西仕于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

疏釋器云鬵謂之鬵鬵鉹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鍑

一 ㈠㈡●㈠ 發偈怛
二 ㈠㈠●㈠ 飄嘌弔
三 ●㈡●㈠ 鬵音

蜉蝣

序曰、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玩細志遠。詩人本欲爲之陳發告戒也。不曰啓發告戒。而曰歸息。歸處。歸説。蓋欲朝夕相與。從容開諭。然後卿罷。字化。今舍其奢。而新是圖也。所謂習與正人居之之意。

蜉蝣二句、説得至陰。可爲太息。伊人聞此。固當竦然易慮。

東萊謂曹之賢者、憂其君之危亡、無所依、欲其於我歸處、如楚芊尹申亥舍靈王于家之類、

傳曰、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

箋曰、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死亡之難、將無所就往。

疏釋蟲云、蜉蝣渠略、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陸機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如大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

傳曰、采采、衆多也、

箋曰、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諸侯之服、朝服朝夕則深衣也、

毛詩大帷講意　國風十卷　十六

一 ㈠㈡●㈡ 羽楚處
二 ㈠㈠●㈡ 翼服息
三 ㈠㈠●㈠ 閱雪説

候人

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周禮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史六人、其徒百二十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候迎賓客、何戈與祋、則其徒也、薈兮蔚兮、非良材也、南山朝隮、居高位也、婉兮孌兮、邦之彥也、季女斯飢、士不遇也、

曰誦三百赤芾之語、可以想見其恩寵之隆、誦薈蔚朝隮之語、可以想見其氣焰之盛、自古及今、小人用事、未有不然、但曹以蕞爾小國、號〻業〻、用人圖治、猶懼不及、矧復乃爾乎、國亡君執、非不幸矣、

不遂其媾、遂字〻法妙品、

小人本經營求進、而君復寵之、故愈盛、君子本恬澹自守、而君復棄之、故愈困、

通解云、前三章言用小人、便是遠君子、恃衡之勢、此重則彼輕也、

纘細說謂好合而相變也、

傳曰、候者之官、不過候人、箋曰、是謂遠君子也、

疏正義曰、戈祋須人擔揭、故以荷爲揭也、考工記廬人云、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戈殳俱是短兵、相類故也、故殳字從殳、

又曰、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珩佩玉之珩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蔥、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上士一命、

毛詩大帷講意　國風十卷　十七

傳曰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曰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

疏舍人曰鵜一名洿澤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謂之為淘河陸機云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

傳曰媾厚也箋曰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將終薄於君也

箋曰薈蔚之小雲升於南山不能為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

傳曰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箋曰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苦矣

一 ●㊀●㊀ 被芾
二 ●㊀●㊀ 翼服
三 ●㊀●㊀ 咮媾
四 ●㊀●㊀ 隮飢

鳲鳩

序曰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曰鳲鳩之子雖非一而均之之心則 其子之飛雖無常而鳲鳩居以待之則有常

曰通詩以用心均平專一為主儀一以下俱本此來

曰首章以心為主不用外占知内之說如此則反重在儀上矣結者操而不舍凝聚不放逸之謂

呂蘧侯云君子之用心指心之見于儀者說蓋儀之所在即心之所注一而有常是其心一而如結矣如小大隱顯久暫而不愆其度是也則其心之運行於小大隱顯之間者無一時而或散也故曰如結蔡仲當又云儀之一者由於心之如結也近時說者於此大有論辨愚謂但不可用外占知内之意耳若二公之說總是一意元不相妨

其帶二句一云伊絲見帶有常度伊騏見弁有常度一云必帶與弁之色相稱方見有常度本文具有二意

儀不忒正四國表正景從自然之理四國泛說

徐士彰曰帶伊絲弁伊騏施於四體如此其有常度也正是四國亦有上下内營均稱方正之意皆見均平專一之驗也

傳曰興也箋曰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于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

如鳲鳩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執義一則用心固

箋曰騏當作璂以玉為之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

疏孔氏曰玉藻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絲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為飾謂之璂皮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三玉用采

傳曰忒疑也箋曰執義不疑則可以為四國之長言任為侯伯

顧大韶曰按書經璂弁及士服則此詩亦美其士耳

一 ●㊁●㊂㊀㊂ 七一一結
二 ●㊁●㊂㊀㊀ 梅絲〻騏

二 ◐㊀㊀㊀㊀㊀ 練戎々同

四 ●㊀㊀㊀㊀㊀ 棘人々作

下泉

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疏義曰前三章衆微相似而語又相呼末一章與盛相似而語又相呼故皆為比而興

此篇本是比體而因以為興與他詩不同說者多於首二句講末換入正意又作興語以起下意是一語重出既非詩體或將正意先說在前却將首二句貼正意說明而因詠嘆其詞以興末二句此則先正後比尤非於物之旨要知首二句中即具比興二意今只順本文說去而比興之意自

在不必畫蛇添足亦不必頭上安頭也說詩到此等處只宜領取意旨也多向語言文字委曲周旋愈巧愈拙愈近愈遠但前三章是借比慨我二句中含有王室陵夷小國困敝之意末章是顯比如鵲羽之例比意就是興意全然不用補綴此處又有分別

東萊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弱之類供億之困征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惓々宗周為尤切也戰國時秀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

黃葵峰曰慨者憤懣之意寤歎者人於晝間應接多則不暇於思乎于夜而寤百感叢集凡憤懣無聊皆於此時總之

輔氏曰匪風下泉雖皆思周之詩然匪風作于東遷之前其意尚覬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于齊桓之後不復有以之意故直慨息想慕之而已

疏義曰鄭衛邶鄘齊陳荒殺王室微秦強盛魏儉晉禍急唐憂深思遠曹窮困而思治此諸侯變風之大略也

傳曰興也稂童梁非溉草得水而病也箋曰興者喻共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稂當作涼々草蕭蓍之屬

疏釋草云舍人曰稂一名童梁郭璞曰莠類也陸機云禾秀為穗而不成崩疑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

傳曰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曰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

一 ●㊀●㊀ 稂京

二 ●㊀●㊀ 蕭周

三 ●㊀●㊀ 蓍師

四 〇㊀●㊀ 苗膏勞

七月

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徐士彰曰七月一詩王氏之說能言其意矣蓋其民終歲勤動一息不暇至入執宮功可以節三時之勞矣而尚不忘播穀之慮朋酒斯饗可以爾一日之澤矣而尚不忘公堂之祝真可謂憂勤之至者也

讀此詩要理會全篇一個規模體段蓋一家之中無一人暇終歲之中無一日暇而又忠愛孝敬憂勤儉樸無所不有真可謂熙々皞々之象信乎

其為[illegible]有才也
周之興也十六王而武始居之考其積基樹本非有殊尤絕跡震炫夫世
者也今讀其文想其先公之所以為教不過若世間一勤儉忠厚之家而
已然一家如此其家必興一國如此其國必昌至於和氣浹洽根幹總綿
基厚而難傾本深而不拔卒受代商之命享過曆之祚昔人有言太和在
成周宇宙又曰王道本乎人情於乎信其然矣
曰豳之俗其民之發續獻豵皆為公子之獻固可見其所之愛上而於[illegible]
載至喜公子同歸尤可見其上之親下至於躋公堂稱兕觥則以一國之
君與閭閻小民轉相酬酢而不以為嫌其上下相親藹然有家人父子之
意此俗之所以為厚也
記六篇公上聖日讀爲篇而公亦自稱曰旦多材多藝故凡詩書所載其

出於公者皆委曲詳盡若七月無逸東山棠棣信令辭人捨口
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
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
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
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
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禮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其神句芒律中太簇東風
解凍蟄虫始振　盛德在木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
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
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
惑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律中夾鍾　毋作大事以妨
農之事　天子乃鮮羔開氷先薦寢廟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
牽牛中　律中姑洗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是月也生氣方
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　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
之藥毋出九門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具曲植
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蚕事蚕事既登分
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
女中　其神祝融　律中中呂　盛德在火　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
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
於都是月也驅獸毋害五谷毋大田獵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
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
危中　律中蕤賓　鵙始鳴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蟬始鳴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律中林鍾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
命澤人納材葦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
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
級之度　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
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其神蓐收　律中夷則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盛
德在金　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修宮室壞垣墻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律中南呂
盲風至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
畜菜多積聚　蟄虫壞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
中旦柳中　律中無射　豺乃祭獸戮禽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

要藏帝籍之收于神倉祇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
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朴北面
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是月也草木黃
落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神玄冥、律中應鍾、水始
冰地始凍、盛德在水、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
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仲冬之
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律中黃鍾水益壯地始坼山林藪澤有能
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塗闕庭門
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律中大呂、氷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氷、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
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
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
以待來歲之宜
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茇舍遂以苗仲秋教治兵遂以獮仲冬
教大閱遂以狩
國語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
土乃脉發　陽氣具蒸土膏其動
左傳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
冱寒于是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
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
氷皆與馬大夫命婦喪浴用氷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
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氷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
隸人藏之夫氷以風壯而藏之以風解而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國
公此詩本謂為陳王業之艱難也而不言祖宗拮据胼胝之勞其所稱述
不過一時民風土俗而已然詳咏其辭則祖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奕世
累德銖積寸累以有今日者端可想見深心遠致無過於此讀詩到此等
處具見古人言外之意若不領其諷寄而但滯其語言亦何以爲風人之
首哉
七月一詩獨無三月然自四章以後事紀月獨二三章蠶事不言時月
以月令考之則皆三月事也有其事不紀其月此古人行文錯綜處
蠶事盛于暮春疑古稱三月為蠶月

張南軒曰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如七月見於書有如無逸欲其知稼
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
一㈠㈠㈡㈡㈡㈢㈢㈢㈢火衣　發烈褐歲　耜趾子饁喜
二㈠㈠㈡㈡㈡㈢㈢㈢㈢火衣　陽庚筐行桑　遲祁悲歸
三㈠㈠㈡㈡㈡㈢㈢㈢㈣　㈣火葦　桑斨揚桑　鵙績　黃陽裳
四㈠㈠㈡㈡㈢㈢㈣㈣㈣　㈣葽蜩　穫籜貉　貍裘　同公豵公
五㈡㈡㈡㈡㈡㈠㈠㈠㈠㈠　㈠股羽野宇戶蟀下鼠戶子處
六㈠㈠㈡㈡㈢㈢　㈢薁菽棗稻酒壽　瓜壺苴樗夫
七㈠㈠㈢㈡㈣㈢㈢㈣㈣㈤㈤圃稼　穋麥　同功　茅綯　屋穀
八㈠㈡㈡㈢㈢㈢㈢㈢㈢㈢沖陰　蚤韭　霜場饗羊觥疆
周禮凌人之職夏頒氷掌事秋刷

首章

曰首章備一篇之義猶綱之有綱衆之有領也

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為急而衣食所資尤在乎預備而已必以七月及三之日為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于是而預為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于是而預為治田之備大寒在丑月而慮之申月西成在酉月而圖之寅月其為豫備如此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求食則計亦晚矣

本文授字于字舉字同字饁字至字見其長幼夫婦老少上下皆有皇皇服事一息不自安一人不得暇之意周家以農事開基以忠厚立國即此可見祖宗風化之美培養之深為此詩者可謂深于立言矣

曰七月以後陰漸長故以月言十一月以後陽漸長故以日言　顧東江講

觱發云無風猶可言也栗烈云有風不待言也時義中亦有此解順之語先輩風流可尚

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寔于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

傳曰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

箋曰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

疏公羊傳曰大辰者大火也何休注曰大火謂心孔氏曰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黄昏火星中大暑退左傳又云火猶西流指火下為流

箋曰此二正之月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是故八月則

嵩續

箋曰喜讀為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焉言勤其事又愛其吏也

箋曰此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

二章

此章重治蠶不重末二句末二句不過因治蠶而摸擬一時情事如此後來作者于體物叙事之詩到結局處往往題外生意以為警策蓋祖述於此即此二語非遠非近欲離欲合如鶴唳高堂遺音不絶如曼聲長歌餘弄未盡讀者領略此旨便想見古人才情風韻飄飄有凌雲之氣至如公子娶乎國中貴家力于蚕桑此是言外之意了與詩旨無干若用此意入講粘皮帶骨便將古人深情遠調埋沒煙沉殊可歎也

女心二句情真意切絶妙好詞章法神品

曰玩執懿筐遵微行句即可以想見其秀求博采之勤玩祁祁句即可以想見當時貴家大族都人士女無不力於蚕桑之意而於春日遲遲有鳴倉庚女心傷悲則一時情景亦復宛然在目益言之曲盡者也

蚕之未出者以蘩鬻而沃之則易出今養蚕者皆然故毛傳云所以生蚕

一說求柔桑之後桑已老而蚕尚未齊故後出者則以蘩啖之此本朱傳

想俱未嘗目覩此事故以意解之耳且求桑采蘩一時事名自無前後也

傳曰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曰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

按毛公言春女悲秋士悲感物化也蓋觸事感歲以之與懷人情自爾

如周南之懷春、楚辭之悲秋、及後人所作春閨秋興諸詩、是其類也、數言
意旨殊隹、江文通 賦序引用之、頗得其意、箋遂以男女之欲爲言、覺
少味矣、
傳曰、懿筐深筐也、微行墻下徑也、
三章
今歲之蚕事已成、而收取萑葦、以爲來歲之用、至于來歲而採桑飼蚕、凌
継往歲之功、益緑蚕桑是其戴事、故一年接一年、次第相承、常常如此、無
有休息也、
蚕月五句、重畢取意、不重愛養意、
曰鳴以夏至鳴、應陰陽之動也、三陰用事、陰盛也、故鳴聲尤多、陰盛則衆
芳歇、而麻以時成熟矣、故可績

衆上、勿泥與寒將爲襯明、襯明無服蜡服之用也、此是即民愛上之誠、不
要說布縷之征、亦不用感恩圖報之意、若曰感恩圖報、則是煦煦之恩也、
而愛亦淺矣
王符潜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觀此章言蚕績、七章言稼
穡、但歲復一歲、如環無端、所謂終而復始者也、
疏孔氏曰、釋草云、亂似葦而小、初生者爲菼、長大爲亂、成則名爲萑、初生
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月令季春云、具曲植籧筐、注云、曲薄也、植槌
也、濟用萑葦爲之、
傳曰、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桑也、箋曰、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
采之、
枝角而束之者、枝條開張、則擎斂而采之、疏正義曰、左傳云、譬如捕鹿、

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猗也、
疏正義曰、破斧傳云、隋銎曰斧、方銎曰斨、然則斨即斧也、釋名曰、斨戕也、
所伐皆戕毀也、
傳曰、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
箋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
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爲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
頭李巡曰、伯勞一名鵙、左傳注曰、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鶷鸛而大、
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養、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
聲鵙鵙、故以其音云、又曰、玄黑而有赤、謂色有赤黑雜者、考工記鍾氏說
染法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黑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
黑則爲緅、今禮記作爵、言如爵弁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

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歟、士冠禮爵弁服纁裳、注云、凡染絳、一入謂之
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矣、朱色深于纁、故曰朱深纁也、易
下係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爲天、坤爲地、天色玄、坤
色黃、故玄以爲衣、黃爲裳、象天在上、地在下、土寄位于南方西方、故云用
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
四章
古者狩獵之禮、以講武事、歲歲不廢、故曰載纘武功、獵研皆取其皮、爲裘
以禦寒也、古者士坐犬豕、
曰豳地苦寒、故其事詳于裘褐、其國近戎、故其俗勤於武備、
曰貉狐屬、出則爲狐之導、朱豊城以爲貉賤而狐貴異也、貍似貊而小有
文彩、

曰蚕績必獻一女之勤不忘君也狩獵必獻一男之作不忘君也卯氏叅
歲勤動而其華美溫厚者悉以奉君可見其忠厚之至
鄭氏曰物生於陽而成於陰四月純陽而陰已胎葽感陰氣之早者故物
之成皆自葽始　曰鑑陰類也故鳴始於五月
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人一為正卒以其餘為羨卒唯田與追
胥竭作特牲云惟為社田國人畢作　武功還是卽狝貉之事而名之非
謂講武制義中蘄此亦不妨滿
輔氏曰七月之民其事則不外乎農桑其心則不忘乎君上治天下者未
能使民至於如此皆尚通也
私豵獻豜周禮所謂小禽私之大獸公之是也
箋曰夏小正四月黄莠秀葽其是乎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

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
疏曰蜩蜋蜩螗方言曰楚謂蟬為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
謂之蟧釋蟲又云蜺寒蜩郭璞曰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赤引月令云寒蟬
鳴然此鳴蜩不同夏小正云五月唐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
又曰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曰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知孰是鄭
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萯而生秀字異必有誤
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萯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
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葽與否未能審之
傳曰孟冬天子始裘
箋曰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不用仲冬亦為地晚寒也

五章

卯民稅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賤而後貴獨敗歲入室則言老者
之愛蓋互文見意各載一義也
徐士彰曰按蚤斯螽屬莎雞促織也蟋蟀蛩也自是三物故謂之一物又安
溪云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徒以七月二句不言何物故為此說可謂以文
害辭者也朱註如此等處不可不改凡虫皆陰屬五月陰氣漸生故虫應
之
疏義曰首章何以卒歲在二之日下則夏正之歲也此章曰為改歲在十
月之下則非夏正之歲矣蓋以建寅數之者時王之正朔也以一之日紀
之者幽人之紀候也當時民俗蓋兩用之故互見云
傳曰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箋曰自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皆
謂蟋蟀也

疏陸機曰斯螽蝗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
聲聞數十步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
作聲

六章

徐士彰曰此章當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果酒嘉蔬以介眉壽介有助之
之意則非以為常食也瓜壺苴荼以食農夫食有養之之意固以是為常
矣然則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疾奉賓祭為主瓜壺苴荼老
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為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
蔬又於常食之外以此而致其助也此邠人之老所以無凍餒歟
曰古者子弟學酒於長必視賓主勸酬必祝燕不徒然然而後然故賓祭
並言之但章意重老少賓祭意不必太泥

曰食瓜斷壺亦云圃爲場之漸挨此則輔氏謂是詩所舉時月雜叢之
詳細玩之亦有次序得詩人之意矣　爲食之事不過力農六章之別是
類八章之祿大典皆食中事也
即場爲圃築圃爲場古人地無遺利如此
介助也謂養氣體以助之也舊說如此未是古人奉酒爲壽稱觴則稱壽
此果常禮非必謂飲此酒遂得眉壽也若必以此酒助爾氣體以得眉壽
則楚詞云以介景福奉酒食於神保得景福於曾孫亦以酒介之乎亦將
謂尸酬之爵足以養曾孫之氣體乎
傳曰春酒凍醪也
箋曰既以鬱薁及棗助男女又穫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豳
雅

疏正義曰鬱棣屬劉稹毛詩義問曰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
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
月時實薁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名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即鬱薁
李即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薁也
箋曰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荼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
具
七章
此章重農事不重治屋稼方同也而即舍夫邑居之當修屋方乘也而後
入農功而當始此意如樟環樾體相似不得歇數年復一年終而復始彼
其心省當預剋而忘此農事乎故曰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此語
深得詩人之旨於其樂而勸也見歡欣鼓舞之情於其急而衆之也見戒
懼勸勉之意
稼既同而始乘屋爲農也稼既同而亟乘其屋亦爲農也要形容他一段
閒閒皇皇惟恐後時之意
曰其始播百穀見一當農時則一家之中若老若少行當畢力于農此外
分毫他務有不暇舉者矣此語可想見一時憂勤之意又可想見他日力
穡之風
此章善形容力本之意情狀宛然氣韻生動畫家傳神手也章法神品
傳曰入爲上出爲下
箋曰九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於
公社
八章

沖沖者急於取冰之意前注云沖沖猶衝衝與此亦相似孔疏謂非鑿冰
聲故言意疏意訓和謬
九月肅霜不空氣肅霜降萬寶告成築場之候也
朋酒句與羔羊句對升公堂三句總承此二項說一云朋酒是蜡祭之酒
民間自飲之禮所謂三時之勞一日之澤也此亦無不可但以語脉求之
前說爲長
傳曰水盛冰腹則命取冰於山林
傳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功畢入也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
以羔羊箋曰十月農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
臣
傳曰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箋曰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

飲酒沉樂欲大壽無疆是謂御醻
箋曰上章備寒故此章略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

鴟鴞

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

曰鴟鴞焉

曰嗚呼世變人心愈降愈下伊尹放君民尚大悅周公攝政二叔流言由周而下可勝道也乎

劉氏曰集傳以為公遣流言即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因孔氏書注弗辟之說後來既與九峯辯其不然以為當從鄭氏而於書傳則未及追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弗辟居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迹亦未明故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辟居三年之後成王既知流言之罪人而疑慮未釋乃作鴟鴞以諭之觀其告鴟鴞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于武庚未誅之前自風雷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命作大誥東征一篇之中首言王若曰繼以屢言王曰又言冲人又言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既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必非身履危疑王意未釋而倜然出師討罪放殺其兄若弟也

四章俱托鳥言只照本文疊疊說下下三章亦自與鴟鴞無涉不必粘帶通詩皆暗比正意俱說詩者補之

曰夫周公作詩以見己意如下三章之云而首言武庚何也蓋武王之死而武庚之流言故先言武庚者斥其事所以起下三章之意也

口致管蔡者隨之于惡也此詩歸罪武庚而于二叔則有惆恤之意觀觀也

謂之綢繆周公之所以維持王室滌飾太平者何其詳也讀周官一書握機關容品式條具真可謂綢繆矣

今此下民庶幾之辭意其可以免患也若作決詞則深接翹翹處既不能通且與周公事迹不合矣

拮据手口並作之貌將荼蓄租則其所作之事也先言手之拮据後言口之卒瘏互文也周公平日握髮吐哺任賢圖治予手四句正其形容艱劬處

將荼蓄租是創造時事上文綢繆牖戶則既成之後又復經綸補葺以圖萬全防不測也故傳于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二章曰深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此意在綢繆牖戶一句看出非是強生枝節可見前人讀書心思細密如此

多難跡云當是時王心疑于上羣情惑于下亂賊乘機伺間于其間國勢之危甚于風雨之漂搖也

羽殺尾敝在微彼桑土之後修政立事備而罔缺故曰或敢侮予天命人心凝而未固故曰予室翹翹

曰讀鴟鴞一詩可以想見周公忠誠懇惻之心且公以叔父之親居攝相之位而所祈于王者惟自訴其忠赤比于鳥之哀鳴而無一毫怨懟不遜之詞公何嘗以孺子視王哉萬世而下誦公之詩而見公之心事如青天白日不可掩也即是可以律操懿之罪矣

曰三章五箇予字可玩勞亦予也病亦予也惟予而已無可他諉者為予室故也上下四予字見匪躬之義末一予字見體國之忠

鴟鴞二句。傳曰興也。箋曰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鄭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

鴟鴞 陸璣曰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秀為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人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

傳曰鸋鴂也。稚子成王也。箋曰鴟鴞之意殷勤于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于此成王亦宜哀閔之、

傳曰徹剝也。箋曰此鴟鴞自說作巢至苦如是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

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

傳曰拮据撠挶也

箋曰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以喻今我子孫不肖使我家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嘵嘵然恐懼告愬之意

一　●㊀㊀㊂㊂　子室　勤閔

二　㊀㊀㊀●㊁　雨土戶予

三　㊀㊀㊀㊀㊀　据荼租瘏家

四　㊀㊀㊀㊀㊀　譙翛翹搖嘵

東山

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朱子曰東山一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於下[illegible]兮是也

曰武庚之叛挾三監之勢并奄與淮徐之地是東方之國皆復反為商矣及天下之半與漢七國之変無異也則東山之舉其完與所謂破斧缺斨者豈虛也哉

徐士彰曰聖人所以能感人者以其心度人之心而下之人亦樂於効力而不恵上之不我知也東山之詩述其歸而未至也則凡道塗之遠歲月之久風雨之侵陵飢渴之困頓裳衣之以久而敝室廬之以久而荒廢

室家之以久而怨思皆其心之所苦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慰勞之及其歸而既至也則觀天時之和暢膽倉鳥之和鳴而人情和說遂與景會與夫既見既遂之歡良人聚者之慶此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發揚之莫苦于歸而在途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憂莫喜于歸而相見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樂其委曲詳盡如此吁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而未言歸乃心敵慨曰歸則西悲善言人情者也

勿士行枚亦在東下俱喜幸之詞

蜾蠃等句要作想像語

夫婦相見不言相見之樂却從苦瓜栗薪說他喜幸之意諷寄深遠才情可尚

九十其儀猶今人言十分好也
如之何有不能形容之意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唐應德制義云亦意其窮伐之不免也。而今猶若此
乎此語頗有興寄可謂得風人之旨
序箋曰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
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
我東二句傳曰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箋曰
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
制彼二句傳曰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
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
傳曰烝寘也箋曰蠋蜎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寘塡

塵同也敦敦然獨宿于車下此誠有勞苦之心
疏釋蟲云蚅烏蠋郭璞曰大虫如指似蠶韓子云蚕似蠋傳曰熠燿燐也
燐螢火也
疏正義曰果臝之实栝樓李巡曰栝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
草云栝樓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花七月實如瓜瓣是也
伊威名委黍蟏蛸名長踦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踦小蜘蛛長
脚者俗呼為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機云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
生似白魚者是也長踦一名長脚荊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虫来著人衣
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是也場者
踐地之處町畽鹿之跡也燐螢火也舍人云螢火即炤夜飛有火虫也本
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淮南子云久血為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為

鬼火燐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天陰沉數四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
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濕而光亦有明驗
箋曰伊當作繄繄猶是也
傳曰垤螘冢也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
按蟻封名垤小丘亦名垤此垤自是小丘鸛鳴於垤自是而微耳何必
以為蟻封必欲作蟻封群遂以為蟻出垤而鸛就食之之說亦大穿鑿
矣何曾聞鸛食蟻乎且蟻封曰垤者蟻壞之積有如冢耳曾幾許大而
曰鸛鳴其上豈成文理
疏釋蟲云舍人曰蚍蜉即大螘小者即名螘也陸機曰鸛鸛雀也似鴻而
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
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灶一名皂裙又泥其巢一傍

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傳曰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曰此又言婦人思其
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办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
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又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倉庚二句箋曰歸士始行之時新合婚礼今还故極序其情以樂之
疏曰騂赤色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騂白曰駁謂馬色有騂
處有白處
箋曰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喻丁寧之多
疏孔氏曰昏礼言結帨此言結褵則褵當是帨爾雅曰婦人之褘謂之褵
褵緌也注云繫也又曰衿謂之袸注云衣小帶
其新二句傳曰言久長之道曰箋曰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

其何如、又極、叙其情與而戯之
一●㊀㊁㊂㊀㊀㊀㊂㊂㊂㊂歸々悲衣枚陽　東濛蠋野宿下
二●㊀㊁㊂㊂㊂㊂㊃㊃㊄㊄歸起東濛　宇戸　場竹　畏懐
三●㊀㊁㊁㊂㊂㊂㊂●㊃●㊃歸起東濛　垤室窒至薪年
四●㊀㊁㊁㊂㊂㊃㊃㊃㊃歸起東濛　羽馬　禕儀嘉何
此篇各章首二句不叶東家、或以濛字作謨、悲切以叶歸、此曲説也、首章
歸本隔二句叶歸悲、和梯與次章及𣏾實之隔巻之例、次章以下則因首
章而以衍韻起調、如騰被洛矣賓之初筵之例、古樂府及唐宋人詩餘長
調亦多有衍韻起者、
傳箋訓烝與窴塡塵同久如也、後人言專言、整言生言、塵其義同也、
烝塡實塵同也、栗裂同也、悪所謂声音之変、究轉相通者也、以鄭公之

傳雅、而往々曰古然則後來古韻濫觴于此矣

破斧

序曰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悪四國焉、
訛者、化其邪而使之正、遒者、萃其渙而使之固、
舊説嘉者慈祥愷悌之意、休者至誠惻怛之意、近説加字要本訛字意、説
休字要本遒字意、説蓋使之化而為善、則皆不累于私、豈不嘉乎、萃渙合
離、則死不蒙其患、豈不休乎、二説宜兼用之、
𢪛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
也、所謂上下交而志同也、
周公之心、歸士能知之、司馬昭之心、路人能知之、故曰鶴鳴于九皐、聲聞
於天、

傳曰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箋曰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
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為大罪、
傳曰四国管蔡商奄也、
頭曰隋銎曰斧、隋孔形狭而長銶一解云今之獨頭斧、
一●㊀●㊀●㊀　斨皇將
二●㊀●㊀●㊀　錡訛嘉
三●㊀●㊀●㊀　銶遒休

伐柯

序曰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正意宜含蓄、不露東人之喜亦秉彛好德之良、但得望見、則以為幸、至於
公居東非公之幸、非天下之幸、彼固有所不及計也、

昏礼用特豚、夫婦各一半、合升於鼎、所謂同牢而食也、
序箋曰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変、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
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于王迎之礼、是以刺之、
傳曰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也、治国不能用礼則
不安、箋曰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喩成王欲迎周
公、當使賢者先往、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喩王欲迎周
公、當先使曉言與周公之意以先往、
其則不遠、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
也、
箋曰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于柯、所謂不遠求也、
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

箋曰之子斥周公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之

疏曰爾雅曰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鄭氏曰籩豆其實容四升爾雅曰瓦豆謂之登疏曰旊人爲瓦豆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絕正直之柄是瓦亦名豆也

一 ●㊀●㊀ 克得

二 ●㊁●㊀ 遠踐

九罭

序曰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曰我覯之子見矣而曰袞衣繡裳想見一時扶老携幼喜躍不勝舉手加額相顧誇詡之狀可謂善言人情矣德字不消說

曰九章龍取其變也山取其鎮也華蟲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藻取其潔也粉米取其養也黼取其斷也黻取其力也

末章只要模寫東人愛慕無極不忍釋然之意至於公之當歸彼亦不及計也不必說向公義一边去彼特自言其情如此

召公之南則愛及于甘棠周公之東則願見其袞衣于此見二王之盛德矣

袞衣繡裳與常充耳琇瑩二句一例說服飾処便是說德不必說服以德感也只要形容快覩之意

傳曰興也箋曰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礼　繡裳言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

疏曰釋器曰緵罟謂之九罭九罭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有九囊也郭璞曰緵今之百囊網也郭璞曰鱒似鯶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爲鯿陸璣曰鱒似鯶而鱗細于鯶赤眼

箋曰鴻大鳥也不宜與凫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信誠也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晓之云公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

一 ●㊀●㊀ 魴裳

二 ㊀㊀㊀ 渚所處

三 ㊀㊀㊀ 陸復宿

四 ㊀㊀㊀ 衣歸悲

狼跋

序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語錄曰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疐至也跋踐也疐躓也累於形者進退皆病周於德者無往不宜此反興之義也

公孫碩膚委曲事體句法妙品

楊龜山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得詩之意矣

周公心事正如青天白日已無所愧作故安重自如人亦有以諒其心故德音不瑕也

嚴氏曰凡人情處利害之変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儀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亦善觀聖人矣

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可以見聖人處變之度周公東征四國是皇一■
見聖人救亂之心
序箋曰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
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爲之太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
傳曰興也老狼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箋曰興者喻周公進則躐其
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給其尾謂彼復成王
之位而老成王乃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
疏正義曰跋前行曰躐跲却頓曰疐以跋爲躐者謂跋其胡而倒躓耳老
狼有胡謂頷垂胡
傳曰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絇貌箋曰孫
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避此成公之大美欲老

成王又留之以爲太師履赤舄几几然
疏正義曰屨訓文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爲赤舄黑舄注云王吉服有九
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然則赤舄是舄之最上屨
人注云服屨者着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古之人言屨以通於
複今世言屨以通於單俗易語反士冠礼云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爵弁纁
黑絇繶純純博寸注云絇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
紃也純緣也爵弁之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餘飾以績次云几几絇貌
謂絇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如績次屨色纁而絇用黑則冕服
之舄亦如績次舄色赤則絇赤黑也
箋大誥曰公孫碩膚譯詞也孫字正如公孫於齊之孫謂遜居東土也作
者於詩中輒云三監之謗誹三諸之爲也乃公自□其大美耳如此語則

草已説明所謂玉波去四點依舊是王皮矣
一 ●㊀●㊀ 尾几
二 ●㊀●㊀ 胡瑕

毛詩古帖下風終

韻超
東贈　鷄鳴三　　吹和　蘀兮一
旅轄驅續轂易手玉屋曲　小戎一　　梅鹿哉　終南
中驂　小戎三　子歲處　七月五　　湮原麻　東門之枌二
沖陰　七月八　實宇雲户　東山二

新刻徐玄扈先生纂輯毛詩六帖講意小雅卷之二

吳淞　徐光啟　子先父　輯

金陵　唐國達　廣慶堂　梓

小雅

鄭氏曰、小雅大雅周室居西都時詩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大雅自文王至卷阿為正經、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

朱子曰周公相成王定樂歌、每事以詩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樂、其事則奏是詩。又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

孔氏曰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有大小也。

小雅上

鹿鳴

序曰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首章之庶幾嘉賓之示我周行、而後二章但曰式燕以敖、曰燕樂其心、而乞言之意隱然見於言外、蓋不敢必也。亦可以見詩人為求之旨

古者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首章乞言也、次章憲也、三章言安樂其心、并憲亦不待言矣。

各章尚說教示、朱傳未晏

賓戲辨三賓之言小也、凡入大學習此三詩、言其始也、鄉飲酒註曰諸侯卿大夫貢士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賓示我以大道、又有明德可則傚也。四牡采其忠孝之至也、皇華采其咨謀於賢智也。

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面北云、

曰鹿鳴諸詩、朱子以為工歌、清廟之詩朱子以為升歌、工歌升歌亦有異、曰工歌者乃堂下之歌、與笙磬相間而歌之也、升歌者乃堂上之樂、當祭而歌、不以他樂間之而獨歌之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

張叔翹曰反覆此詩、禮意優洽、情詞懇款、藹然有推心置腹之意。

箋曰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一　㊀㊀㊀㊀㊀㊀●㊀　鳴苹賓笙簧將行

二　●㊀●㊀㊀㊀●㊀　蒿昭恌傚敖

三　●㊀●㊀㊀㊀●㊀　芩琴〻湛心

首章

曰君臣之相與也、尊卑闊絕、堂陛森嚴、雖其君能推心置腹、樂於聽納、稍有形迹之存、尚有納而不言、言而不盡者、此非慈惠流通、情義兼至、使之形體盡忘、肝膽畢露、安能使之盡言哉。

曰瑟堂上之樂、鼓瑟而歌、有聲有詞。笙堂下之樂、互於懸中、有聲無詞。

傳曰興也、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於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

疏曰苹郭璞曰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食、又可蒸食

箋曰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己維賢是用、

二三章

敖遊和順從容之意以放者正以其動靜之閒皆失道所著而莫非■■也。

既釋草文孫炎曰荊楚之閒謂蒿爲菣、去刃反 郭璞曰今人呼爲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菣、

箋曰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

疏陸机曰芩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真實牛馬皆喜食之、

傳曰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四牡

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曰鹽爲鹽也出於河東之解池引池水灌畦自結成者不經久而易壞故訓不堅固者爲鹽也說文云鹵海爲鹽〻若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不遑啟處言爲公義所制故處儿不遑也安得歸而慰我之私乎古者席地跪而後起跪而後坐

曰翩〻者雛二章言物得所止而人乎乃缺乎孝養其感深矣將毋來諗非有所要於君也欲其体恤哀憫知有如是之苦耳王者代爲之言若此聞此歌者能不憮心感泣而誓以死報者乎

首二章但重私恩言不遑啟居者亦以見私恩之不得遂也輔氏謂非是四牡采薇出車杕杜皆君上之言也然上之勞下而但曰使臣在外如何勤勞憂苦如何奉公忘私則下之情未必能盡而其文亦索然無味矣今而其人而反托爲其人之言其道其明發之懷仳離之恨歲月之久往來之系思望之勤旋歸之樂甚而曰將母來諗又甚而曰莫知我哀一時臣下之隱衷伏慮畢達於歌哀之前而惻然推赤心以置人之腹盛世君民一体至於如此想其至誠所動真足使人截脛碎首而不悔文章之用乃能動天地感鬼神者凡以此也即此想見詩中托詞寓意有入神〻妙如此諸詩比於正言直述巧拙之數豈不相去十倍所以風人之言大都托言以見志如美正刺淫閨或摹畫其詞以爲懲勸皆不必正爲其人之言也且雅之体視國風爲嚴王者勞下尚托爲其下之言以援議情事感動人心而國風諸詩獨斷以本文爲正如行露氓著之類皆以爲婦人所自作恂之甚矣有如四牡杕杜無禮經及左國明文可據其不室勞久役而怨其上者乎毛鄭之流雖有口何從辨哉

序箋曰文王爲西伯之詩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于其職于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

傳曰嘽〻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

不遑啟處傳曰臣受命舍幣於禰乃行

箋曰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

疏曰釋鳥文雛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雛令楚鳩也郭璞曰今鵓鳩也

一　㊀㊁㊂●㊀　騑遲歸思

二　㊀㊁●㊂㊀　馬鹽處

三　●㊁㊀㊂㊀　下栩鹽父

四　●㊁㊁●㊀　止杞母

五　●㊁㊂㊂㊀　駸諗隔　歸歌

演大部曰劇家使臣正如今之行人耳世人作此二篇題俱解作直指使

者大可觀

皇皇者華

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曰諏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酌量之意詢有究問之意

國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享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晉使行人問焉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彰使臣之勤也敢不拜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貺使臣以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左氏文小異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

每懷者常常有此念提起就來也

通解云大小行人之職詳于周禮有五物以和諸侯之好有六物以周知天下之故使臣之職亦重矣自非勤於心而敏於事何以廣天子之視聽而盡其職哉

輔氏曰程子謂咨詢使臣大務蓋謂人君正以不得與遠民相接故遣使以宣己意而通下情為之使者豈可不咨訪以副君意哉此意最可玩玩

通解曰諏謀度詢只是問者老求遺逸恤孤寡舉衰墜使上德無不宣下情無不達便是或以為求賢自補者未又多一層事所謂補者蓋以向者靡及若有所缺然者今無不盡則缺然者補矣非補其靡則之不及也

疏義曰皇華遣使亂以義四牡勞使惆其情是以出則其職歸則忘勞也

序箋曰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為不辱命也

傳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

箋曰無遠無近維所之則然

箋曰春秋傳曰懷和為每和當為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

傳曰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諏箋曰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

傳曰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於六德也

箋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于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

一　●⊖●⊖　隰及
二　⊖⊖⊖⊖　駒濡驅諏

三　⊖⊖●⊖　騏絲謀
四　⊖⊖●⊖　駱若度
五　⊖⊖●⊖　駰均詢

棠棣

序曰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

徐士彰曰今作文者不過說自安樂而患難而死喪皆須兄弟則為詳於書矣此詩却把死喪先說在前自此而患難自此而安樂事愈輕時愈緩而兄弟之情愈見其不可解則所謂莫如兄弟者蓋隱然可覩矣棠棣非周公不能作信夫

此詩揣盡人情備極巧妙可悲可涕可舞可歌聖人之言正如化工肖物非徒人力所能庶幾也

鹿鳴諸篇詞多和平，此篇多激烈之氣，衆婉之調，意若有所懲創，則蓋
公東征以後之作，斷然無疑。
張叔翘曰：此詩從容委曲，深入人心，有悠然不盡之思。
序箋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此詩而歌
之以親之。

一 ●⊖●⊖ 韡弟
二 ⊖⊖⊖⊖ 威懷裒求
三 ●◌◌⊖ 難歎
四 ●⊖●⊖ 務戎
五 ⊖⊖●⊖ 平寧生
六 ⊖⊖⊖⊖ 豆飫具孺

七 ●⊖●⊖ 琴湛
八 ⊖⊖⊖⊖ 家帑圖乎

首四章

閱墻禦侮良。心真切，天理之所以長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章法神品。
朋友不能相及，須兄弟乃能相及，其勢自爾。
通解曰：前章姑言兄弟之常，而詞氣抑揚之間，已有感慨不盡之意，其斯
周公之心乎。
或云急難即患難也，然是急字，即相救意。春秋傳急病攘夷，戰國策以公
子高爲能急人之困。
左傳富辰曰：古人有言，兄弟讒鬩，侮人百里。
傳曰：興也。箋曰：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〻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
鞾〻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〻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鞾〻然。古稱不拊
同。
柎不字。古文作不，華之足，象形字也。假借爲可不之不，韓詩爲不然之
不，不〻必改作柎字，乃爲華足。棠棣多在處有之，吳人呼爲玉馬鞭，其華
與諸華異，一柎輒生二萼，兩〻相麗，故稱韡〻，以爲興者，亦取已弟同
生之象也。若止謂韡〻然盛，則華之盛者多矣，何必棠棣以比兄弟乎。
曰：此數古人比興定非漫然者。聖門學詩，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其
在當時必有此種傳授，如爾雅之類，當非一家，直為秦火失傳，而漢儒
毛鄭之徒，極力鑽研，止得十之七八。宋儒則長于義理，畧于名物，并毛
鄭之說芟削無遺，以此今世說經于比興之義，大段鹵莽耳。愚故于傳
箋此興意，為指出其二家所未備，更願同志之士相共講求之也。

疏：舍人曰：棠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者也。此與
棠棣異木，故尔雅别釋。爾雅云：唐棣栘，唐棣棣〻。
傳曰：聞棠棣之言爲今也。
箋曰：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
立榮顯之名。
箋曰：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
之于急難。
疏曰：釋鳥文。鶺〻，雝渠也。郭璞曰：雀屬也。陸机曰：大如鷃雀，長腳長尾尖
嘴，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上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
箋曰：每有雖也，况茲也。傳曰：烝，填，戎，相也。箋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
門來久也，猶無相助己者。古聲填寘塵同。

五六七八章

五章承上撥下作一紐子文有頓挫有起伏熟於人情老於世故者也章法神品

徐士彰曰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安樂多爲物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故必用究度而始見

孺者真誠相視而無備有綣綣不舍之意字法妙品

儐爾二章揣摩人情極爲真懇且將世情反看便了此旨假令室家會集妻孥燕婉豈非生人所樂而我一二同生或暌違於異域或相愆以一方忽焉念及能不慨然此一念良心既然萌動雖云歡笑終屬強顏何孺之有忡忡惙惙既遣還來何湛之有倘或戚戚具爾寧有此故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凡人心蔽於物交主於先入則天理斷滅內求諸真情實理自在究圖者不是懸空思想直是體驗於良心真切之地也且如火藏於灰鬧忽不見若能尋得先機自在也

說箇究圖意義甚深凡人疎於兄弟者非緣不思之故乎字提醒世人最爲切至此古人文字極警策處不可輕易看過詩家落聯有此傍襯豈非高手章法妙品

況俞即式相好矣之意

張叔翹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乃問辭也須云試以宜室家樂妻帑之理究而圖之果信室家之宜兄弟宜之否乎妻孥之樂兄弟樂之否乎乃見提醒人意照註豈不信其然乎則無味矣

傳曰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曰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

傳曰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宴則尚毛箋曰九族從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也屬者以昭穆相次序

箋曰好合志意合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王后於房中

樂爾妻帑箋曰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小

伐木

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終和且平者天地交而成泰也特托神言之

微我二句語意最難斡旋若講以免咎塞責話頭遂失本旨民之失德亦然

追字大要體認言朋友之好時時在念特爲戮務殷繁雖有是心而未及盡是禮也一及其暇便與之飲酒相樂也

終和且平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鼓舞緊帶上二句說不以禮樂分對爲是

神之聽之即高聽卑之聽

張叔翹曰和即所謂天下泰和也平即所謂方隅砥平也此正與孝經天下和平災害不生同意

曰微我弗顧微我有咎爲朋友之際當生於逾相責望故此詩之意但欲盡其在我者而不問彼之於我何如是善處朋友者也註中彼適有故而不來有故二句解通字見斡旋之妙解經如此方是傳神

尊者不敢必其來兄弟則曰無遠主言之法也

丘陵山曰古者人君之燕有因祭而飲有因勞而勞有因閒暇而會中藻
蘋毛序蕭坊記因其酒食聚其宗族以教民睦則是祭畢而燕皇華所勞
則是因勞而勞伐木之辭所謂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則是因閒暇而會也
伐木首二句箋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
生于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出
之遠有似於友道然故連言之傳曰嚶嚶驚懼也
出自幽谷四句傳曰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
箋曰謂鄉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嚶其鳴矣遷處高木者求其友
聲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然
箋曰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
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也

傳曰許許柹貌以筐曰釃以藪曰湑箋曰此言許許者伐木許許之人
今則有酒而釃之本其始也
傳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
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
傳曰天子八簋箋曰粲然已灑掃矣陳其黍稷矣謂為食禮
箋曰兄弟父之黨母之黨
有酒四句傳曰湑莤之也箋曰此族人陳王之恩也
[illegible]釋文曰莤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
迨我二句箋曰此又述王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欲其
無不醉之意
一㊀㊁㊂㊂㊀㊀●㊀●㊀㊀㊀　丁嚶鳴聲　生德平兩谷木

二㊀㊀㊀㊀●㊀㊂㊂㊁㊁●㊂　許藇羜父顧　埽簋牡舅咎
三㊀㊀㊀㊀●㊀㊂㊁㊂㊁㊂㊂　阪衍踐遠愆　酤湑鼓舞暇湑
首章丁嚶起韻潜入谷木韻而轉歸鳴聲例見東山此說似於偏巧然如
此之韻不一而足且求韻聲韻之變理亦宜尔似非鑿空附會之論
毛氏傳六章章六句
矜君求曰有酒湑我連用五我字調意婉篤淳至事求其在我所謂光施
之也正與微我有咎我字相應

天保

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箋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于王以崇
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

一●㊀●㊀●㊀　固除庶
二●㊀●㊀㊀㊀　穀祿福足
三●㊀●㊀●㊀　興陵增
四●㊀㊀㊀●㊀　享嘗王疆
五㊀㊀㊀㊀●㊀　弔福質食
六㊀㊀㊀㊀●㊀　恒升崩承
首三章
命不於常故曰保爾欲位維危故以定爾
造化經合綸循環必有消有益必有損此否泰相尋之理盛衰倚伏之機
也並厚而除多益而庶何迄何孔固哉
無時不福積之則厚無事不福積之則多

三章只是箇可大可久翩翩讌
俾爾等句法皆極其形容之辭各次句俱足上句
除字庶字法妙品
戩穀二句一意看言俾我君事皆盡善而無一之不善一正一反相足之
意
宜者恰當之謂即善字意
受者我受於天降者天降於我去有以字天下相與句俱能發此二字之
意
惟日不足是福多而日少之意若作日日予之不以為足便是呆黏
郝鹿野曰三章六章皆自為一章之意非複上文之福也此說亦自脫灑
得詩人之旨

徐士彰曰川是活的只着方至二字便見進盛意山是現然一物必曰山
曰阜曰岡陵方見積小高大此詩人善衍文處
通解〻俾爾單厚四句云俾爾單厚何福不厚俾爾多益何福不益是極
維日不足與書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語意正同
傳曰戩福也
箋曰無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川之方至謂其水縱
長之時也莫物之枝皆增多也
四五六章
儀禮有饎爨注云炊黍稷曰饎饎言酒食甚熙指載清黏盛粢盛之事
祠之言食也禴之新菜也嘗之新入也烝之衆物品也
曰帝祭祀但以越下卜爾之君亦如他詩盡事神之禮始獲神休之說也

說曰卜來日也大夫先與有司擇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否也
擇士選助祭之臣也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以選士齋戒七日戒八日齋
致齋於內也滌濯謂洗祭器埽宗廟沐浴其身之類
此詩言羣黎百姓而堯典亦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
時雍黎民百姓何以分辨古者天子因生以賜姓賜之以姓者有限故曰
百姓黎民者庶民也但謂之黔首而未有賜姓也傳曰百姓百官族姓也
王介甫曰春物生未有以享也其享也以熟為主故曰祠夏則陽盛矣其
享也以樂為主故曰禴秋物成可嘗矣其享也嘗而已故曰嘗冬則物衆
其享也烝物具焉故曰烝
言祖宗降福而必述祝詞者明其出於神意而非無徵之言也助爾為徵
群動之助非補助之助

鄭景望曰詩乃罔不變之升於大猷成王自謂應受多福道洽政治澤潤
生民康王自謂應受多福民俗趨化非人君受福之實乎正與五帝之意合
日恒月升呂氏謂有進無退是也
程子曰天保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祜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
也
言詩通篇皆稱頌其君受福之事只偏為爾德一語便含規諷意君如
不德民何賴焉此古人立言之妙也
傳曰吉蠲潔也
箋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
傳曰爾成也箋曰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
箋曰或之言有也

或承或守字法妙品哉若不知誰何之解舊葉未落而新葉已生舊葉去
來而新福已能不知不覺已自有在

采薇

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
子之命々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
杕杜以勤歸也

出而歌之以義則人思奮歸而惆之以情則人忘勞

詩中或述其事或述其言或述其情俱隨文認意後多倣此

謝疊山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群臣所謂本人情所謂說
以使民々忘其勞當與東山之詩合觀

一 ◐㊀●㊁●㊂ 作莫 故故

二 ●㊀●㊀㊂㊁㊂㊂ 柔憂 烈渴 定聘

三 ⦿㊀⦿㊀㊁㊁㊂㊂ 剛陽 盬處 疚來

四 ㊀㊀㊀㊀●㊁●㊁ 何華 何車 業捷

五 ㊀㊀㊀㊀㊂㊁㊁㊁ 壯騤依腓 翼服戒棘

六 ㊀㊀㊀㊀㊀㊀㊀㊁ 矣依思霏遲飢悲哀

首三章

戒示式式等語勿作怨詞

役從而後中國義不可以獨全故舍我室家義不可以獨安故不遑啓居

箋曰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

采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於亦柔止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古者師出

不踰時今薇菜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起居

者有玁狁之難故說之也

劉曰柔謂脆脫之時剛謂之將定止也

箋曰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四五六章

徐士彰曰彼爾二章車戰之法也蓋古者禦虜皆用車戰所以防虜騎之
衝突也自晉敗戎於大鹵而車戰之法始廢後世遂不復覩矣

讀者子所依二句想見古人用車之法今宜模倣此意變通其制度極是
兵家根本之業也若以房琯為口實豈非懲饐廢食乎豈古無以步騎敗
者乎

昔我往矣四句固見其出征之久然重在雨雪之勞上蓋出車四章是起
下豈不懷歸故重在久上此是起下傷悲故重在勞上

君子依之運籌以決勝小人腓之進退以止齊

腓芘也進而部伍賴為捍衛之資退而營柵藉為歸宿之地

君勞其臣而曰莫知我哀其知之也不亦深乎味此一言真足使人肝腦
塗中原膏血潤野草而不悔也章法神品

箋曰彼爾常華以興將帥車馬服飾之盛三捷謂侵也伐也戰也

傳曰翼々閑也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劉曰弭弓反末彆方血反又邊之
反者

疏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繁束而漆之又曰無緣者謂
之弭孫炎曰不以繁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稍之名弛之則反曲
故云象弭為弓反末也紒與結義同絕索有時用以解之陸璣云魚獸似
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其皮以乾燥為弓鞬矢服海潮及

天將雨其毛皆起

箋曰此章重叙其往反之時極言其苦以說之

傳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箋曰行反在於道路猶餞渴言至苦也

出車

序曰、出車勞還率也、

輔廣源曰此詩前三章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如春風之和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玁狁於夷而已則固不貴於略地屠城喋血與尸之事也

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

吳師道曰先戒懼而後奮起故其起也無敵先勞苦而後悅樂故其樂也有終非但曲盡人情抑且當乎義理

一 ●⊖●⊖●⊖●⊖　微來載辣

二 ●⊖⊖⊖●⊜●⊜　郊旐旄　旆旆

三 ●⊖⊖⊖●⊖●⊖　方彭央方襄

四 ●⊖●⊖●⊖●⊖　華堂居書

五 ⊖⊖●⊖●⊖●⊖　忽蠢忡降戎

六 ⊖⊖⊖⊖●⊖●⊖　遲萋喈祁歸夷

首二章

自天子所二句只言其承命之重

閫以外將軍制之故一則曰我出我車再則曰我出我車將受命於君故曰自天子所曰天子命我

左傳共人御其〻為右可見古之御者是副偏之任此詩所謂僕夫亦非卒伍輩也觀次章僕夫況瘁意亦見矣

徐士彰曰設此旐矣二句上面言以統前軍固有旗矣而此則設之以旐建之於旗固有旄矣而此則建之以旐如此則下彼旟旐斯不假費辭而自明白

箋曰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自從也

有人從王所來以王命召已使為將率也

傳曰旆〻旒垂貌

疏正義曰周禮司常曰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詩旐旟旂雜互陳之則君之諸帥有建之者矣文王時未制周禮則南仲以下或建旂或載旐或載旟也

三四五六章

今衆者警衆心以用命而欲其敵王之愾也

赫〻是威靈氣燄見於守備之時者于襄要得不暇攻戰意甚所以然者固是守備有道亦本畜揚來

薄伐西戎是擬議之辭蓋室家思念無所不至故作此意外之想此等處正是詩家三昧若作實說去以千里章法妙品朱傳已得此意而後存鄭說泥序說故也天子之命而在於城朔方也固當恪守廟謨而務為設險守國之圖天子之命而止於城朔方也尤當曲體君心而勿為要功生事之舉

按宣王元年命大夫秦仲征西羌死焉其子莊公兄弟五人率王兵七千遂破西羌并有犬戎之地此外征西戎事絕不經見則西戎之伐斷為室家料想之辭

或曰西戎之伐果無此事序何以言西有昆夷北有玁狁
北狄天驕自古為患文王之時昆夷駾矣則西戎間雖侵畧為患亦微矣
於玁狁小大適別南仲既為大將則宜兼靖二隅如今閫中經略未重矣
憂焉備畜核固無不可而室家憂其不至展轉精度便疑稔師西猶此二
義者自不相方若作實有是事便是痴人說夢也說詩到此等處正如鏡
花水月若能領其義旨則文理躍然如作刻舟見解則一語難通矣
徐士彰曰昔我往矣三章則以景物點綴情事而憂喜之情宛然於言外
益觀於黍稷方華雨雪載塗而道塗之風物可想矣觀於喓喓草蟲趯趯
阜螽而閨閫之憂思可想矣觀於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
祁而斧鉞之精彩又可想矣此見詩人之善於立言可謂筆侔化工者也
室家方思繼猜度而南仲忽歸乍然相接猶疑是夢此等情致詞家鼻祖

若作實事却與文理欠通
徐士彰曰執訊獲醜時說以此章遣歸只是城守未嘗與虜交鋒當作執
訊獲醜之人難之者曰雖是城守豈能不戰一人若作執訊獲醜之人是
本文之下又多兩字也此說雖是然亦未諳詩人之旨大抵古人文奇有
二體有褒美之體和核實之體春秋之文核實之體也故每據事直書詩
之文褒美之體也雖虛美隱惡而不嫌於過如此詩雖未嘗與虜交鋒亦
嘗俘一　卯言執訊獲醜亦非所以為過詞也此等處要當活看機杼于
褒自城守言其功在一方猶於昆夷自凱還之後言其功在天下
古人文字意意圓滿言言足相若能暴其大旨全然不勞補綴如執訊獲
醜要加之人二字便是畫蛇添足也所以注書只消訓詁不須鋪葉講解
增添意見造作語言得者固多失者不少漢儒未必[illegible]宋儒未必全是

城彼朔方是城城以保障堅壁清野以杜其前擬其後非築城也
傳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
天子命我四句箋曰此我我戍役也戍役築壘而美其將帥自此出征
也
箋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玁
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草蟲鳴晚
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君子斥南仲也
傳曰訊辭也箋曰伐西戎以凍釋時反朔方之壘息戍役至此時而歸
京師稱美時物以及其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
當獻之也
傳曰夷平也箋曰平者平之於王也

杕杜
序曰杕杜勞還役也
子先曰此詩見王者之勞歸士曲盡人情此所以師出可與危師入可與
安而無積怨離叛之民也
輔氏曰勞師勞役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略不及論功行賞之事者何哉
蓋古者竭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
以賞而諉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
子先曰上之人能知下情之委曲而形諸咏則下悅之如此杕杜是也上
之人不能知而下自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下怨之揚之水鴇羽是
也
楊用修古音略例曰此詩四章章七句首章尾三句陽傷皇為韻次章萋

悲歸為韻三章幝痯遠為韻末章偕近邇為韻又皆三句叱諸詩例所無

而體裁亦奇矣

一 ●㊁●㊁㊂㊂ 實ㄇ 陽傷遑

二 ●㊀●㊀㊀㊀ 萋悲 萋悲歸

三 ●㊁●㊀㊁㊂㊁ 杞母 幝痯遠

四 ㊀㊀㊂㊂㊂三㊂ 来疚 至恤 偕近邇

首二章

首章念其當歸次章念其當歸朱傳首章便說曷為而不歸哉說者以為未當不知此語正是鮮經妙處極為善說人情後人自不識其妙耳

傳曰興也杕杜猶得其時繁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

繼嗣我日句法能品

三四章

而多為恤大全以為疾病飢渴死傷之憂此意何嘗不是但并此數語亦不說出却有無數悽傷耳

繇辭也卜有兆辭筮有占辭皆曰繇

及期而望曰女心傷悲過期而不至則曰憂我父母其憂有進焉者矣可見古人立言之法讀古人文字全要領取此等機軸

儀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襲今卜筮皆止見其情之不渇已也

輔氏曰征夫不遠料想之辭征夫邇止決定之辭

傳曰逝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

魚麗

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朱子曰魚麗諸篇皆道主人以褻賓如今燕飲致語之類亦有間叙賓客辭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亦此意

序箋曰告於神明者於祭祀而歌之

傳曰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摯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目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

疏曰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罶郭璞曰以簿取魚者名為罶也然則曲簿也以簿為魚笱其功易成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草木疏云鱨一名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鯊今吹沙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沙

君子有酒二句箋曰酒美而此魚又多也

陸德明曰有酒旨絕句且多二字為一句 按他本俱酒字句以屬酒鯊多俱隔句一韻陸說泥於鄭箋強讀之如此

疏正義曰釋魚有鱧鮎孫炎以為鱧鮎一魚鱧鯇一魚郭璞以為鱧鮎鯇鯛四者各為一魚

一 ●㊀●㊀ 鯊多

二 ●㊀●㊁ 魴旨

三 ●㊀●㊀ 鯉有

四 ㊀㊀ 多嘉

五 ㊁㊀ 旨嘉

六 ㊁㊀ 有時

南陔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

序曰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

序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箋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以下非孔子之舊

南有嘉魚

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又思方山云還是前日既燕今日又燕大全孔氏作類與之燕最是觀蓼蕭初燕而歇亦不止一燕矣一說就於一日之間而燕禮再設如燕於庭從燕於寢之類又一說即獻酬交錯不以爲限意俱無不可或權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不宜作一時說不知此非朝廟之燕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寧三爵而止乎

李叟曰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

箋曰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君子斥時在位者也

疏曰釋器云籗謂之罩李巡曰籗編竹以爲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籗也然則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荊故謂之楚籗

箋曰樔者今之撩罟也疏曰釋器云樔謂之汕李巡曰汕以薄魚也

南有樛木二句 傳曰興也箋曰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鄉飲酒曰賓以我安

傳曰鵻壹宿之鳥箋曰壹宿者壹意於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

●㊀●㊀ 罩樂

二 ●㊀●㊀ 汕衎

三 ●㊀●㊁ 累綏

四 ●㊀●㊀ 來又

南山有臺

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不已就時言是無窮意是茂就地言是日盛意爾後就本身說與無有後艱後字同

祝君子以壽而先之以德求意逆影響之理矣不忘規其此之謂

魚麗言品物之豐盛故曰優賓嘉魚則言歡忻之交通故曰樂賓南山美德祝壽而德與壽天下之達尊也故曰尊賓三詩各有其義三者既備斯燕賓之道盡矣而每詩形容曲盡不可互異則又詩人之善於立言也

鮮氏以邦家之基所謂治生於君子賢者為國之楨幹也邦家之光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野則美俗也

序箋曰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址

傳曰興也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

疏曰陸機曰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曰臺所以禦雨是也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

箋曰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

箋曰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

傳曰枸枳枸疏陸機云枸樹高大似白楊白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

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楰釋木文李巡曰鼠梓一名曰楰郭璞曰楸屬也陸機云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

一	㊀	㊀	●	㊀	●	㊀	臺萊基期
二	㊀	㊀	●	㊀	●	㊀	桑楊光疆
三	㊁	㊀	●	㊀	●	㊀	杞李母已
四	㊁	㊀	●	㊀	●	㊀	栲杻壽茂
五	㊁	㊀	●	㊀	●	㊀	枸楰耇後

由庚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

序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

序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箋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蓼蕭

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

二章言其德不爽三章言宜兄宜弟箴規之意愈深愈切矣傳中訪戒鑿倒者戒下語有斟酌此說詩之精者萬福攸同就得天說與壽考壽豈一者。天子稱其美曰嘉諸侯適其情曰厭

不忘猶言不已長享茅土之封而永為國之龍光矣

譽處譽字訓作聲譽則文意遺言俱屬未妥還依蘇奭訓樂也君臣之間如膠投漆如魚得水安而且樂也

序箋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傳曰興也箋曰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為遠國則不及也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天子然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

疏釋草云蕭荻也李巡曰荻一名蒿郭璞曰即蒿也

箋曰龍寵也為龍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

傳曰宜兄宜弟爲兄亦宜爲弟亦宜。
條第二句箋曰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
門是以云然。
後漢志注曰于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爲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
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雝雝言得其和也。

一 ⊖●⊖⊖⊖ 湑寫語處
二 ⊖●⊖⊖⊖ 瀼光爽忘
三 ⊖●⊖⊖⊖ 泥弟〻豈
四 ⊖●⊖⊖⊖ 濃冲雝同

湛露

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毛詩共帖講意　小雅十卷　廿七

全詩不宜以君臣平看重在君燕臣上
儀禮燕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
庭閽人為大燭于門外燕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已此亦可見古有夜飲
之禮也。
厭〻訓足也亦是盡情之意不宜執物品說
顯者其心明白洞達也允者其心忠信誠慤也
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呂東萊曰令德者以德將之不至于亂若中無主則爲麴糵所迷矣
張叔翹曰按此詩則古者固有夜飲之禮然君之燕臣第曰不醉無歸曰
在宗載考則於情之洽禮之成而已非沉湎無度也乃其臣令德令儀固
不祗畏又有以善其燕豈與後世長夜之飲同乎哉左氏稱酒以成禮不
經以淫周王有焉以君成禮不納於淫諸侯有焉。
湛〻首二句傳曰興也箋曰興者露之在物湛〻然使物柯葉低垂喻
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醉之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
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
厭〻二句傳曰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
出是漯宗也箋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爾族
人猶群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
歸此天子於諸侯之義
箋曰豈草喻同姓諸侯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
其讓之則止杞也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
二王之後也其實離〻喻其屬祖多於諸侯也令儀謂核節也

毛詩共帖講意　小雅十卷　廿八

一 ○⊖●⊖ 晞歸
二 ●⊖●⊖ 草考
三 ●⊖●⊖ 棘德
四 ●⊖●⊖ 椅離儀

彤弓

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潘勗九錫文以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
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
各章首二句不輕帷上以爲重故下以爲榮也
錫必先饗〻必用樂蘇氏曰凡錫弓矢以饗禮行之
內敬其臣而外彰於功內忌其臣而外迫於勢皆非中心之貺也

蔵[illegible]待有功而不敢輕故得之者以為重推誠以錫有功而不敢[illegible]
受之者以為恩然王者之心非欲其以為重以為恩也盡吾之禮意而已
誠且述字講中勿說出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
内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
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外内亂鳥獸行則滅之
饗禮大牢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殽乾俎豆盛於食燕禮之
大者獻數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朝
王制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為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
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彊陵弱大并

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序箋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于是賜彤弓一彤矢百旅
弓十旅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
傳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
箋曰古之燕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於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
謂也
一 ●㊁●㊀●㊀ 藏既饗
二 ●㊀●㊀●㊀ 載喜右
三 ●㊁●㊁●㊀ 櫜好醻
菁菁者莪
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首章惟有敬意後作喜樂之情有儀正所以形容樂處盡儀者悅賢之[illegible]
也
錫我百朋者形容得見而喜之之情非以得重貨形容得賢也載沉載浮
喜言情致古云汎乎若不繫之舟又云乃心如懸旌搖搖而無所終薄即
是此意句法妙品休字正對浮沉言字法妙品
徐士彰曰上三章之言已足矣而復益以末章之言者蓋徒致其既見之
喜而不及其未見之思則雖足以盡一時之歡而猶未罄其平生之願也
故云然
朱氏舊從序說後改定謂此序全失詩意
通解曰易頤之彖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言養賢之有道也大有之六五
曰厥孚交如言下賢之貴信也菁莪之燕真意藹如可謂得養賢之道矣

可謂信以發志者矣
箋曰樂育才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
漸至於官之
傳曰興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箋曰長育之者既教
學之又不征役也
疏陸璣曰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
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是也
箋曰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
傳曰錫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
疏曰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大貝
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六二枚為朋壯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

十文二枚為朋公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枚為朋小貝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枚為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二文是也王莽多擧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

箋曰舟者沉物亦載。浮物亦載。喩人君用士文亦用。武亦用。于人之材無所廢。

一 ㊀㊀●㊀ 我阿儀

二 ●㊀●㊀ 沚喜

三 ●㊀●㊀ 陵朋

四 ㊀㊀●㊀ 舟浮休

六月

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一 ●㊀●㊀●㊀●㊀ 飭急國

二 ●㊀●㊀●㊂●㊁ 則服 里子

三 ●㊀●㊀㊁㊁㊁㊁ 顒公 翼服〻國

四 ㊀㊀㊂㊂㊂㊁●㊂ 如獲 方陽章央行

五 ㊀㊀●㊀●㊀●㊀ 安軒閑原憲

六 ㊀㊀●㊀㊀㊀㊀ 喜祉久友鯉矣友

背二章

陳氏曰以厲王大亂之後而夷狄之患意必有倉卒失措不暇為計者、而今也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蓋其車馬之脩。器械之備。非一日矣。

維此六月四句注中分數甚明但講中宜總會此意不宜拘〻分貼

蓋常服者孔氏云戎車有守衣裳五人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故、載之也、

傳曰椇〻簡閱貌、日月為常服戎服也

箋曰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疏正義曰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注云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

傳曰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

三四章

有嚴有翼以定王國所謂威克厥愛允濟敢勝急者吉也

匡者正大分定者固大業

韓詩傳曰元戎者車緩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元戎十乘孫子曰軍無選鋒曰北

箋曰言今師之群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人備

疏爾雅曰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

箋曰鐵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師以下衣皆著焉正義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旟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徽織者自王以下其制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以絳為縿畫為鳥隼又降為旒畫名於末為徽織以著于衣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曰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舊象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盔其制也死之銘旌即生之徽織也

傳曰元大也夏后氏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曰鉤鞶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啓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

五六章

毛詩六帖講意　小雅二卷　十三

不專稱吉甫之武而先美其文見其能悔人心以樂侮非迫人強戰而取勝於敵也

至于太原班固曰來則懲之去則不追帝王制禦蠻夷之常道也

曰文武維后天子神聖之德也文武並用國家長久之策也而又有文武之吉甫以為萬邦之式則所以佐天子而匡王國端有賴矣

謝氏曰漢唐而下縉紳介胄分為兩途恩儒武夫各為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為萬邦之法則者也孫善者吉甫私燕也受福不在燕喜之外

張仲孝友內分有維持調護意所謂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也但此意自說詩者看出若作實講便非詩旨然未稱式得之臺卷全然未是

文武俱就行師中德威並行操舍有法說看來還是說他平日只是稱道之詞

張仲孝友傳中正云賢吉甫而善是燕也只是道其一時之盛耳

文附衆武威敵語本史記穰苴傳

傳曰輕摯佶正也箋曰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

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

喬君求曰玁狁既平而有孝友之士雍容俎豆緩賁人文所謂失其文德洽此四國也

采芑

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

毛詩六帖講意　小雅二卷　十四

嚴氏曰六月之詩事勢急迫采芑之詩辭氣雍容蓋北伐則四夷交侵初用兵也南征則北方已服中國初定方叔乘北伐之威以臨蠻荊也下篇車攻則中興之功成矣

一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芑畝菑試車翼奭服革

二　●●㊀●◉㊀●㊀㊀●㊀㊀　鄉央衡瑲皇珩芑菑率騑隔田千兩

三　●●㊀●●㊀●㊂㊂●㊂㊂　止試鼓旅淵闐　隼涖率臨天千隅

四　●●●㊀●㊀●㊁㊂●●㊂　犨猶醜焞雷威

凡詩體率以二句為節其隔句韻亦只兩兩相應此篇都三句為節或止第三句一韻或第二第三句連韻其二三章隔句韻則一與一叶二與二叶三與三叶尤用韻之奇者也

首二章

注者臨此車徒衆節鉞以撫之也率若櫽栝此車徒以行也天子六軍者
當用車七百五十乘其言三千者變曰宣王承亂裁卒畫起
鄒岸山曰乘路車服命服詩人只要發出方叔精神氣燄形於車馬佩服
之間見雖不必乘戎車服戎服而威靈已著蠻荊不足平矣如輔氏所云
從容整暇非詩正旨或畧見意可也蓋服其命服詩人只據所見而言至
臨陣又自服戎服耳
孫士彰曰路車一說是將帥所乘之車非其車三千之車也或云路車蓋
戎路與路車之朱色巾車所謂象路是也若戎路則臨陳乃用革輅而
漆之為黑色未嘗有所謂與鈦之朱也或云戎車有五路其一也横陳則
有廣車補闕車自殿則有革車馳敵則有輕車
朱子曰南征蠻荊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鬬故只盛稱其軍容而已

曹氏曰芾服非戎服和鸞非戎馬所以然者方叔克壯其猷如吳起將戰
不帶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
自能制敵故詩人咏其車服之美而已
司馬法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朱傳軍容字本此
朱芾斯皇有瑲葱珩古人向淡倒用以為錯綜如楚辭吉日其良也西京
賦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退之詩旦登五岳巔四毒皆本於此
傳曰興也宣王能精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箋曰興者新美之喻和洽
其家養育其身也止軍士也
疏陸機曰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
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
疏山義曰巾車五路唯金路有鉤以金為之馬頷之飾也方叔不乘車路
者以革路臨陣所乘
服其三句傳曰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
箋曰命服者命為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
三四章
隼飛而正有進而退意故以為興
全要發明淵淵闐闐之意孫子曰戰如守行如戰
戎車三句一串意俱就戎車言蓋嘽嘽焞焞言其數之衆盛而如霆句即
狀其勢之雄也
來威非必不戰而服雖用戰然以其名望之隆遂爾來服有不專主於戰
鬬之功耳此亦是褒美之體未可拘拘
方叔元老易曰田有禽利執言與林長子帥師

克壯其猶猶字正對元老老字看言蠻荊之所以敢於為仇者非不知中國之
有方叔也以為方叔老矣其謀猷因之而少衰也不知云云如此則與來
威無礙若云蠻荊之敢於內侵者以中國之無人也則下聞其名處便說
不通矣
子先曰克壯其猶者方叔之謀畧出於兵家常法之外得於敵人未發之
先不是上文進退有節
執訊獲醜不作執訊獲醜之人蓋興師動衆以伐人國雖彼聞吾之名而
即來服豈能不執一人不殺一士乎如雷如霆亦是勝敵而畏其威靈如
雷霆耳
徐士彰曰一篇而為北伐之勳是方叔之名以功成之者也再駕而底南
征之績是方叔之功以名致之者也

箋曰隼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亦集于所止喻士卒還
命乃行也
疏陸機曰隼鷂屬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
傳曰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
車攻
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
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東都之行本為朝諸侯也車攻之作則因選車徒也篇內言既攻既同既
好既佽既調既同既駕俱見法度修飭有夙備之意
周礼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茇舍遂以苗仲秋教治兵遂以
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周礼注時見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為壇國門外
合諸侯而命事殷見者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王則為壇旅見諸侯而命
之以政焉於當時不是會同蒐舉詩人只以會同二字作來朝之通稱亦
猶春蒐冬狩而四時之田通稱蒐狩秋嘗冬蒸而四時之祭通稱蒸嘗南
數北譯而四方之譯通稱鞮譯如此篇中稱于苗豈必實是仲夏又稱駕
言行狩豈又是仲冬也

一 ㊀㊀㊀㊀ 攻堅龐東
二 ㊀㊀㊀㊀ 好阜草狩
三 ㊀㊀㊀㊀ 苗囂旐敖
四 ㊀㊀㊀㊀ 牡奕舄繹
五 ㊀㊀●㊀ 佽調柴
六 ㊀㊀㊀㊀ 駕猗馳破

七 ㊀㊀㊀㊀ 鳴旌驚盈
八 ㊀㊀●㊀ 征聲成
喬君求曰周先王以天下有事則鎬京可以制控馭故建都於西鎬者天
下之大勢也天下無事則洛邑可以理人文故設都於東洛者天下之大
應也
首三章
之子不稱斥言王以有司言之也與大雅王之藎臣一意觀末章可見
選徒二句重選徒上建旐設旄所以統之也選徒藏有車在內只重衆
上聲治是餘意
車攻馬同見天子中興百度維新意
傳曰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
為槸天象列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分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
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
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四五六章
四章不宜截然兩段宜隨經文說下重會同上此章要形容得中興氣象
人心是脈意如所謂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射夫既同言人心之協非是比其耦也
五御之法一鳴和鸞二逐水曲三過君表四舞交衢五逐禽左五射之法
一曰矢二參連三剡注四襄尺五井儀
傳曰舄達屨也箋曰金舄黃朱色也疏正義曰金舄即禮之赤舄
傳曰佽利也箋曰佽謂手指相次比也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

箋曰既同已射同從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以積會也
箋曰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
七八章
三等之獲皆入君庖每等得十故曰不盈
有始有卒去急荒之累則德為有恆成始成終報明作之功則業為可久
蕭蕭悠悠已是終事嚴意二語形容靜治最為曲盡王籍詩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杜甫伐木丁丁山更幽俱出於此句法妙品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宣王赫然中興然後文武之舊而追其晚節竟以鮮終則展矣大成之一言已逆窺而微諷之矣為此詩者意亦吉甫之流與
顯義曰行事從容馭車整肅庶已愉約待入圃偏俱于蕭蕭馬鳴一章見之

傳曰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
傳曰有善聞而無讙譁之聲箋曰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于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聲無聲

吉日

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互攷吉日所言田獵之事森容有儀有典有則有質有文後世長楊羽獵上林廣成未足窺其藩籬也
朱子曰田獵之事古人所譏若於有洛五子作歌戒太康矣恒於遊畋伊尹作訓戒太甲矣然宣王之畋乃是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固與尋常田獵異矣

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威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

一 ⊖⊖⊖⊖⊖⊖ 戊禱好阜：醜
二 ⊖⊖○⊖○⊖ 午馬麌所
三 ●⊖⊖⊖⊖⊖ 有俟友右子
四 ●⊖●⊖●⊖ 矢兕醴

首二章
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祭祀為內事田獵行師為外事戊寅皆剛日也房四星謂之天駟晉天文志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此常祭也將用馬力則又禱之

漆沮二句語意宛轉要得體認言禽獸衆多其地何在其漆沮之從乎彼其禽獸之盛誠為天子之所也
同既好曰孔阜柳貫相之以追逐言故曰從
傳曰維戊順類乘牡也重物順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箋曰戊剛日也故乘牡為順類也
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箋曰齊牝曰麌麌復麌言多也漆沮之所麀鹿之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
三四章
此二章末二句只就下之人樂上之心供上之樂說便見得人心鼓舞乃所以致之者有在言外可思若要歸重宣王身上便覺索然無味此意須

要體認未可語言究竟也
偯偯二句只是多意百物改觀非昔之凋耗矣形容如畫句法妙品
然天子不拘拘就後會言須以中興大氣象說合天下之心據古人之制
而成一代中興之盛王者之樂執大於是
覲待之禮天下親執路鼓下大綏
箋曰初當作麃麃音衣麃牝也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
之射也
[illegible]曰饗禮天子之飲酒也箋曰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
酌醴酌而醴群臣以爲俎實也

鴻鴈

序曰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

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此詩之作所謂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者也
子先曰勞者勞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來者來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此詩君而得樂樂而思君與黃鳥並觀可謂曲盡哀樂之變矣
流離者皆謂之鰥寡不是從流離中獨指二人爲可哀
惠應德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彼一時也敢望今日之及此乎雖則劬勞
其究安宅此一日也寧復向日之可哀乎
鴻鴈肅肅之勤故感哀而鳴有嗷嗷之聲流民有中野之勞故感思而
[illegible]劬勞之歌
黃向夫曰維此哲人四句感慨極佳此與王風知我者四句大異彼是說
有知有不知人不盡諒垂重不知一邊此則全重哲人說愚人正見感哲
人之意宗哲人洞悉民隱謂我劬勞彼愚人者慮不周於民衷且謂我宣
驕矣欲如哲人之知我得乎
一章悲中寓喜二章喜不忘悲
鴻鴈哀鳴所謂痛定思痛是以知者以爲勞苦而不知者以爲宣驕也
愍鮮鰥寡文王之所以王也哀此惸獨幽王之所以亡也哀此鰥寡宣王
之所以中興也蚩蚩小民國繫攸君繫命可忽也哉
子允曰鴻鴈秋南春北轉徙無定故以興人民流離未得所止且鴻鴈聲
哀故三章以爲比此見詩人取義之精
哀鳴嗸嗸淮南子窮者欲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
序箋曰宣王承厲王衆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
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爲是務

傳曰興也箋曰興者鴻鴈知辟陰陽寒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
傳曰之子侯伯卿士也箋曰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
知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
始復之故美焉
傳曰偏喪曰寡箋曰爰曰也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
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哀鳴句箋曰此之子
所未至者
箋曰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我之子自我也宣示也謂我役
作衆民爲驕奢
箋曰春秋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
按箋說是也冬官約大設其版謂之無任是版欲短欲[illegible]則集土堅高

二尺廣六尺此其制矣五升其版為一堵則是高一丈廣六尺矣如是者五為一雉高一丈廣三丈也考工記雉廣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

◐⊖●⊖●⊖ 羽野寡

二 ●⊖●⊖●⊖ 澤作宅

三 ◐⊖●⊖●⊖ 劬勞驕

庭燎

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三章一時之語推其心之不安者愈切故其言愈深非三告之例各章惟首句是問下句料想測度之詞全要模寫疑案不安之意

左氏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上以從其民必不然矣周王之所以歌庭燎也

史記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夜未央庭燎之光上句是詰問之詞下句是料想之詞其次接處委曲周轉妙不可言正如明珠走盤春鶯囀舌可想其義莫得其端詩咏詩理於此大宜理會會得是旨坐進是道著一雜字便非玄解也

呂氏曰宣王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故止雖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如武丁之武出於恭黙則反覆興矣

序箋曰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者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之早晚

傳曰央旦也箋曰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疏正義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司烜云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樹於大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辨文云在地為燎執之曰燭

箋曰艾未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

一 ●○●○●○ 央光將

二 ●○●○●○ 艾晰噦

三 ●○●○●○ 晨煇旂

沔水

序曰沔彼流水規宣王也

民之訛言如飄風之條起其興也不知其所自而來其止也不知其何自而止蓋亂之微也於是小人在位君子受侮而讒言交作於其中矣故曰念彼不蹟不可弭忘

以之感世謂之訛言以之誣民謂之讒言

審莫之懲者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其止之也

會紀云夫人不能止亂者由於不敬也我友敬矣正言莫能止讒之故蓋窮其亂本卒歸於己身

張叔毛曰首章以說簡念亂以卒章言讒末章言敬則念與憂之實事也詩人立言有序如此

讒父母句意有含蓄能動人所謂以惰喻之者句法妙品

序箋曰規者正圓之器也規王令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

傳曰興也箋曰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

戢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則朝欲否
心無所懼心也
傳曰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箋曰我々王也誰無父母乎
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
其流湯々傳曰言放縱無所入也箋曰言諸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
事侯伯
載飛載揚傳曰言無所定止也箋曰喻諸侯出兵妄相侵伐箋曰隼之
性待鳥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度者亦是
其常也
我友二句傳曰疾王不能察讒也箋曰我々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
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猶興其言以毀惡之王與侯伯不當察之

一 ●㊀●㊀●㊀●㊀ 海止友母
二 ●㊀●㊀●㊀●㊀ 湯揚行志
三 ●㊀●㊀●㊀●㊀ 陵懲興

鶴鳴

序曰鶴鳴誨宣王也
徐士彰曰詩皆稱實待虛之辭鶴鳴一詩可以類萬物之情可以悉天下
之理
愛當知惡々當知愛人祇人君所憎者多君子所愛者多小人故教之知
此鈍園字有近習意他山字有疏遠意曰樹枯見容悦可近曰山石見鈍
直可憎
拔鶴軒前垂後脚青黑朱頂白身長頸[illegible]毛頸翼有黑尾則小而黑也鶴

此以訓諷傳之誤
序箋曰誨教也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傳曰興也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
疏陸機曰鶴形大如鵝長脚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
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鷄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
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
傳曰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曰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温則見於渚
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
箋曰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國而觀者人曰有樹檀々下有蘀此言
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
傳曰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治則可以治國箋曰他山喻異國

疏陸機云荊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
以為紙
一 ●㊀●㊀㊁㊁㊂●㊂ 野渚　園檡　蘀錯
二 ●㊀●㊀㊁㊁㊂●㊂ 天淵　園欜　穀玉

祈父

序曰祈父刺宣王也
酒誥圻父薄違注薄違迫逐違命者也
首二章以王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從役見役之非職是戕上之衛為不忠三章以國
之爪子而從役見役之非職是不體下之情為不仁
曰予王之爪牙不[illegible]見其為近衛亦見其有定職曰有母之尸饔不惟見
其為爪牙亦見其無家此詩人之善於立言也嚴氏曰[illegible]王料民太原

人不充以爪牙出禁衛以從軍責宣王也

箋曰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

傳曰宣王之時司馬職廢羌戎爲敗箋曰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靡所止居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于王之爪牙之士

箋曰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

一 ●㊀●㊀ 牙居

二 ●㊀●㊀ 士止

三 ●㊀●㊀ 聰饔

白駒

李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箋曰刺其不能留賢也。永字佳朝夕非永也臨行而朝夕不啻永矣字法妙品通篇俱是托言與友耳載馳一例。曰公侯內要見道德事業意無期不作長久只是樂無限量。日讀曰勉非其志也只此二字想見挽留之苦衷欲望深俱字法妙品。末章悽涼悲婉大有含蓄末二句首深調遠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故曰長欲之哀過於慟哭其此之謂深情之妙一至於斯章法神品。末句一束其人如玉是何等意味何等想頭目極行塵心傷魂斷緋細從衛不覺淚下。

音不必作經國之言賢者既去何肯復論朝事乎但期聲聞相通慰我寂寥。猶勝波沉雨落耳此等是無可奈何之辭而真情繾綣捌若懷絕何况自身當此日口道斯言骨節都酸肝腸欲碎進退得聞其忠來職得行其術所貴於公侯逸豫者凡以此也若縻之以好爵款之以逸樂正賢者之所以去也

毋金玉爾音陸士衡樂府曰景絕繼以音

朱子曰宣王初政任賢使能晩年怠心一生小人衆聞用事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故白駒之詩留賢而不可留也嚴氏詩緝曰當時賢能布列白駒一賢之去若未關大體詩人已爲宣王惜之蓋見幾也

傳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

箋曰所謂乘騎而去之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

箋曰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穴賁賁黃白色也

傳曰爾公爾侯耶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愼誠也

箋曰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遁思庶已終不得見自決之辭

生芻四句箋曰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毋愛女聲音而有遠我之心以恩責之也

一 ●㊀●㊀●㊀ 苗朝遙

二 ●㊀●㊀●㊀ 藿夕客

三 ●㊀●㊀●㊀ 思其思

四 ●㊀㊀㊀㊂㊂ 谷束玉　音心

黃鳥

序曰黃鳥刺宣王也
疏義曰此詩以黃鳥之啄粟比人之害己不得其所。即害己之意近比貴
為比故國之人太拘
此詩比意與碩鼠絲蠱一例
善道即患難相收恤之道。則者察人之疾苦。不可與處。強凌弱衆暴寡之
意。
始言邦族次言諸兄次言諸父因苦愈甚而思則愈親也。
序箋曰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
傳曰興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
性
箋曰明當為盟信也

復我諸兄箋曰婦人有歸宗之義

一 ●㊀㊁●㊀●㊁ 穀栗凝族
二 ●㊀㊀●㊁●㊀ 桑粱明兄
三 ●㊀㊀●㊀●㊀ 栩黍處父

我行其野

序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徐士彰曰玩末章之言足以見溫柔敦厚之旨夫當流離困苦之餘而不
見周恤調救之意自常人處此不卑屈諂佞則將詈責痛詆無所不至矣。
今觀此詩其始因其不富也但曰復我邦家而已固未嘗罪其身以必求
其終原其不我富也但曰亦祇以異而已亦未嘗甚疾其人而富咎古人
性情之正有如是夫

序箋曰刺其不正嫁取之數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
箋曰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取之月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
命故我就爾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責之也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
昏棄其舊姻而相怨遂當亦仲春時可求也
箋曰壻之父曰姻我采葍之時以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
我以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勝之祿適也女
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

一 ㊀㊀●㊀●㊀ 野樗居家
二 ●㊀●㊀●㊀ 蓫宿復
三 ●㊀●㊀●㊀ 葍特富異

斯干

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
雜記夏蔚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此詩稱述
宮室實極景福寔光詩篇之祖
人君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祖宗創造之業多獲全於子孫則此二者
實人君莫大之福
序箋曰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衆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
營廟寢既成而寡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
祭祀先祖

一 ㊁㊀㊂㊂●㊂㊂ 干山 苞茂好猶
二 ㊀㊁㊁㊁㊀ 祖堵户處女
三 ㊀㊀㊀㊁㊁ 閣橐除去躋

四　㊀㊀㊀㊀㊀　翼棘革飛
五　㊀㊀㊀㊀㊀　庭楹正冥寧
六　㊀㊀㊁㊁㊂㊂㊂　莞寢　興夢　何羆虺
七　●●㊀●㊀　祥祥
八　●㊀㊀㊀㊀㊀　牀裳璋喤皇王
九　●㊀㊀㊀㊀㊀㊀　地裼瓦儀議罹

首章

曰斯干南山皆在前者斯干在內而近居故曰臨南山在遠而可見故曰面秩秩是状近景幽幽是状遠景兄弟三句當就居室上發

程子斷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

以先大夫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式相好二句勿涉戒意

傳曰興也秩秩流行也箋曰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

如竹二句箋曰言時民殷衆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

箋曰猶當作瘉瘉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

二三四五章

曰興作者國之大事人君不可不慎然惟曰似續妣祖則既盡吾當構之責而又非狹小衆人之制度以自逞其雄[illegible]實有出於不得已者非若後世勞民動衆者比也

曰尊大就垣墻言天子無二上故曰尊天子大一統故曰大

曰正曰冥一室而有陰陽西南隅曰奥東南曰窔

狹狹四句總形容其外景約之以下三章細形容其內美

此三章状墻垣状堂状室名極其形容無不中人意可謂丈中有畫俱就廓大華麗上說正見王者之居

古人築垣為壁堂上東西墻謂之序室房及夾室謂之墉堂下謂之壁亦謂之墻

居處笑語要就君身看居者恭己南面處者利用安身笑者協孚情以脊處語者集衆思以為明俱入似續意

以為尊且大要玩以為二字不就室上說尊大也

嚴氏曰厲王之亂百度廢墜宮室亦橑壞宣王既已中興王業乃築宮室以

後舊規足以見中興之盛故曰似續妣祖若境土未復雖作宮室不足以言似續矣

箋曰似讀如已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於古巳嗣而

築室二句箋曰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百堵言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

傳曰閣閣猶歷歷也

箋曰椓謂擿土也[illegible]疏正義曰擿土者取壤土投之版中擿使平均然後築之也擿者以手平擿之名

箋曰芋當作幠覆也寢廟既成其墻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

傳曰棘稜廉也箋曰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革張其
翼時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
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
升祭祀之時
傳曰正長也冥幼也箋曰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煟煟也煟音謂
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噲噲然夜則煟煟然皆寬明之貌此章主于寢
六七章
周禮大卜為卜筮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華氏占人占夢皆一屬焉占
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占夢季
冬獻羣臣之吉夢於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舍萌釋始生菜也贈送
也祭於四方而遣之以明遂新善而去故惡也

觀七章見古人占夢之法嚴氏曰昔人謂占夢無書以意言之殆近是矣
箋曰莞小蒲之席也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為歡以落之疏正義曰
釋草云莞苻離本草云白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蒲
乃寢二句傳曰言善之應人也
疏曰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郭璞曰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
木關西呼曰貑羆釋魚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陸璣曰江淮以南謂虺
謂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今人自名為蝮虺
今蛇小頸大頭色如文綬文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
一名反鼻如虺類
八九章
有非家之索也有儀国之倎也

寢之等句俱見古人發揆教之法
衣褐者不欲有所加也
璋之地卑之也乃天尊地卑之意非謂卑賤
后稷之詠實覃實訐羊食我之生也聞其聲知其必滅羊舌氏則其泣喤
喤其為吉祥可知
傳曰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箋曰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
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弄以璋者明成之有斷
箋曰褓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
傳曰婦人質無威儀也
無羊
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言牧事與彼茁者葭同意
徐士彰曰此詩首章言羊之三百牛之九十是寫牛羊之羣數角之濈濈
耳之濕濕是寫其數多之形象二章又言其或降或飲或寢或訛則并牛
羊之動止閑適悉從筆端畫出而九十其犉三十維物又模寫牛羊之色
宛然雲錦之在望至於牧人之荷蓑笠負餱糧取薪蒸搏禽獸無不為之
殫述則又可見牧人之從容自得而其追隨於淺烟微雨之中出入於峻
阪叢林之內其景象風物祭可想見於言外三章乃言麾之以肱畢來既
升則所謂日之夕矣牛羊下來者又宛然其在目若搜一牧人圖而閱歷
之也所謂詩中有畫詩之所以為善狀物與
子先曰記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此詩若止三章則一庶人之富已耳
有後一章便關天下國家之大

一 ●㊀㊃㊀●㊁●㊂犀牸 濈濈
二 ㊀㊀㊀●●㊂●㊂阿池訛 餱具
三 ●㊀㊀●㊀㊀㊀㊀蒸雄 矜兢肱升
四 ●㊀㊀●●㊁●㊁魚旟 年溱

首二章

徐士彰曰、爾羊來思四句、正言牛羊之多。亦不必他求。只把自之濈濈。耳之濕濕。一想像其形容。則牛羊衆多之景象瞭然在目矣。

左氏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

曰說者多以荷蓑二句爲牧人之善牧所以致牛羊之盛不知牧人善牧處不專在此。三章只擧牛羊衆多見成之事言之耳。細玩章旨自見

箋曰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

三四章

曰羊性至躁易耗故三章獨以羊言之

徐士彰曰、衆維魚旐維旟只是恍惚所見如是非似人實魚似旐實旟之謂也。亦非人變爲魚旐變爲旟之謂也而言可謂曲盡夢中情狀

又曰陰陽不和。魚何以育故夢衆而魚則爲豊年生聚不繁旟何所統故夢旐旟則爲人衆

曰山犢曰騫。全壞曰崩。羊有疾輒相汙故曰羣疾

豊年室家要說到宣王身上。似中興氣象非復向之民靡有黎稼穡卒痒也。

許天贊曰、中興之詩牛羊且盛則年之豊人之衆自是實事故托夢以言之耳、

詠物之詩題面本狀只就本事發揮則淡然無味故於結尾處必推廣言之然亦要與本題不遠如葛覃咏治葛也末章則言治服以歸寧七月咏治蠶也末二句則言女心之傷悲此詩咏考牧也末章則言豊年之祥室家之盛皆隨題外生意而與本題不遠此見古人作文之法後世文人多有此樣然與本事十分無涉亦不足尚也。

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觀摹情景宛至如畫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横、全沒來由任意相捏、

箋曰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又夢見旐與旟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

傳曰陰陽和則人衆多矣箋曰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

傳曰旐旟所以聚衆也箋曰溱溱子孫衆多也

節南山

序曰節南山大夫刺幽王也、

不平謂何一篇綱領子華子曰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心平也

言臣則曰不平其心言君則曰式訛爾心。探本窮源之論也

篇中言天者六言民者六蓋君之所畏者天國之所恃者民。小人雖不平其心而未始不知天之可畏民之當恤也。故詩人惓惓於此而庶幾君相之悔心易慮也、

一 ●㊀●㊀㊀㊀㊀㊀ 彙瞻恢談斬監

二 ●㊀●㊀㊀㊀㊀㊀ 猗何瘥多嘉嗟

三 ㊀㊀●㊀㊀㊀●㊀ 師氏維毗迷師

四 ㊀㊀㊁㊁㊂㊂㊂㊁ 親信 仕子已殆亞仕

五 ㊀㊀㊁㊁㊂㊁㊁㊁ 傭訩 惠戾屆闋夷違

六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天定生寧酲成政姓

七 ●㊀●㊀ 領騁

八 ●㊀●㊀ 矛騁

九 ㊀㊉㊀㊀ 平寧心正

十 ㊁㊀●㊀ 誦訩邦

首二章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國既卒斬執曰不然既字斩字字法

白有實其猗言草木長大滿於山谷見山之生物均平如一以興人之不平也

張𥪰翅曰首章言民具爾瞻以下五章〻有民字正與此相應皆言其失具瞻之望也

傳曰興也

三四章

政主乎平故曰均不曰國政而曰國均則非平其心不能秉猶綏百揆寧衛之意俾民不迷者曉然知所趨勸而無所惑也是舉直措枉賞善罰惡使人不迷於趨向之路一說要適上二句說言維持四方則人心有属而天下之志意以一毗輔天子則治化益彰而天下之歸往以尊使人不惑而迷亂也二說俱可前說稍勝

說則俾民不迷是職盡而人望亦副應上具爾瞻之意

爲民弗信者以其不自爲政無以慰具瞻之心而致之也與上章不迷相反

四章統朱傳實重用人一邊但弗躬弗親有行政之苟而不用其至意瑣瑣姻亞仕有用人之偏而不平其心意故下意集傳又開言之其實弗躬弗親便是委政小人而委政小人便是用人不公也

禮言冢宰均邦國書言冢宰均四海此言秉國之均一也

東萊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謂蓋曰人之類將盡矣甚言之也𨂂正義曰不平之禍及於國者必如是

箋曰氐當作桎鎋又𨈂之桎

傳曰弔至也箋曰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衆民也

傳曰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箋曰仕察也勿當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觀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罔其上矣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

五六章

昊天不傭總是第二章天變神怒要於窮極字認出不均意乎戾字認出不順意

屆極也至也盡心竭力之意

觀五章所云正所謂天人一理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君子如屆四句言誅危定傾易於反手正所謂為政不難人自不為耳
首章憂心如惔如炎歛之乍熾指亂之始生言之六章憂心如醒如宿酒
之未醒指亂之又生言之惔醒二字字法妙品
曰誰秉國成應秉國之均不自為政應弗躬弗親卒勞百姓應保民不寧
卒勞卒字有終不能改之意應上君子如屆四句以上數章章有民字
可見民為重也
倖曰訩訟也箋曰昊天乎師氏為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為不和
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疾時民傚為之愬之於天
七八章
蹙蹙者所謂出門便有礙誰云天地寬也
詩人亦非果欲去國也但言天下皆亂以見致之者之罪耳

相爾矛矣相字法妙品
徐士彰曰當時尹氏在位而又輔以姻亞之小人其一時所為皆排擊報
復之事君子雖欲引身而退而譴責隨之禍奪及之其將何逃哉
曰八章言小人之暴戾反覆大率指尹氏與其徒也蓋人之相與亦有情
好甚洽而一旦詿誤遂至視為仇讐終身不合者此理之常不足為怪乃
若茂惡相加則矛戟輒起及既夷懌則如相酬既離而復合方怒而即喜
小人之態其不可窺測也而當與之共事真成畏途矣
九十章
昊天不平即天降慆德之意
尹氏不平而曰昊天不平者豈尹氏之所為若此彼豈能以八尺之軀關
此莫大之禍哉天實為之耳只此一語無限畏天惻人悲號呼籲之意溢

於言表句法神品
懲者創其前日之非訛者化其前日之惡
徐士彰曰上言不平則亂生於既往者已貽患於王下言不懲則亂長於
將來又無時而已
猶君求曰式訛爾心有日改月化優游浸漬不知其所以安之意
正月
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凡讀詩宜作三等國風里巷歌謠之什噍琴短章含情無限正雅三頌並
一時載筆之臣所作高文大牘條理燦然二變雅者一時賢人君子憫時
悼俗之所為纏綿悽惋層見疊出刺譏懲創錯綜反覆文必盡言言必盡
意讀者宜領其大旨會其精髓不必分章析句以文辭牽合也如此詩只

以女寵為主惟君心蠱惑故用小人而致訛言君子失志詩人所以憂也
語意不過如此然合下作如此說便索然易盡他卻說得何等變幻何等
綢繆使人讀之悽入肝脾非有許大筆力不能為此也
章內言天者四言民者五亦猶前篇之意
一　㊀㊀●㊀●㊀●㊀霜傷將京痒
二　●㊀●㊀㊀㊀㊀㊀瘉後口口愈侮
三　●㊀●㊀●㊀●㊀祿僕祿屋
四　㊀㊀●㊀●㊀●㊀林蒸夢勝憎
五　●㊀●㊀●㊀●㊀陵懲夢雄
六　●㊀●㊀●㊀●㊀蹐脊蜴
七　●㊀●㊀㊀㊀●㊀將克則得力

八 ●㊀●㊀●㊀●㊀結屬戚戚
九 ●㊀●㊀●㊀ 雨輔予
十 ㊀㊀㊀㊀●㊀ 輔輻僕載意
十一 ㊀㊀●㊀㊀㊀ 沼樂溺慘虐
十二 ㊀㊀㊁㊁●㊁ 酒殽 鄰云慇
十三 ㊀㊀㊀㊀●㊀ 屋穀祿椓獨
十二章酒殽叶一本嘉殽作殽烝以叶隣云非也是後人妄改
首二章
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我之憂所以如此其大者。正緣小心畏慎是以幽
憂而至於病也。衆人肆志便以憂為樂矣
所憂者大不止一身故曰京京京字從將字並禍大憂。亦大也。

曰莠害苗之草莠言害正之言好醜之言皆出於口則其好也不過為不
根之善。而其醜也未免為游言之偽此所以為訛言而足亂人聽也
君子之處亂世彼以為是而我以為非彼以為樂而吾以為憂動與衆違。
所以憂患愈深侵侮愈甚侵侮愈甚憂患愈深所謂一國之人皆狂而反
以不狂者為狂也
一說好言本說之言莠言譖毀之言
深憂言所憂者深人之所不見也
箋曰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人以偽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
政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
傳曰京京憂不去也癙癢皆病也
父母文武也我ヽ天下

箋曰此何不出我是前后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
好言二句箋曰此疾訛言之人女口一爾善言惡言同出其中謂其
賤。
三四章
三章之詞悲憤激烈為危言以動之也
祁孔昭曰受祿不謂食祿謂脫災禍之困享生人之樂耳
知後日之禍非憎惡則知今日之未禍非曲庇也後定而今不定耳第不
知天果何時定乎。
於何從祿言忠臣義士已不敢以不勉但不知人之所從耳舊說如此恐
意却不必如此周旋諸人本意不過為危言以動之耳。
瞻烏二句一說云周之興也有烏流王屋之瑞今周將亡不知其瑞將復
見於誰之屋也。

張叔翹曰自古未有訛言繁興而國家不至於敗亡者蓋其虛偽反覆之
說使人淆於是非而眩於名實營惑其耳目感移其心意奸黨並進而不
覺善類云亡而不知邦家殄瘁職由斯故所以識微君子豫為之憂也
徐士彰曰靡人弗勝言不善之人不能勝天也故終之曰伊誰云憎
箋曰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
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斯此也哀今我民人見
遇如此當何從得天祿免於是難
傳曰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為臣僕
箋曰視烏集於富人之室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
傳曰薪蒸言似而非箋曰林中大木之處而惟有薪蒸而　俗朝廷宜有

[illegible]小人
箋曰王者所為夢夢而亂無統理安人之意
箋曰伊讀當為緊緊猶是也皇君也有君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王暴
虐之[illegible]憎惡誰乎欲天指害其所憎而已

六章

謂山二句既非比体亦非譬喩蓋借影說
具曰予聖二句衆說牽纏未是只言雖自以為聖而於訛言實不知也凡
求辭人之說事淺無深此是第一義
謂天四句形容賢者處亂世畏首畏尾不得自如之意可謂曲盡
口至實而可據者莫如山今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則其他無實
而可據者又可知已蓋其平日篤為張翻之言以顛倒是非類如此也亦
見其易辨

謂高天天將墜也謂厚地地將陷也無是事而有是理故曰有倫有脊
倫序也事未至此而妄言之則無倫
謂山二句傳曰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箋曰此喩為君子賢者之道人尚
謂之卑況為凡庸小人之行
召彼二句箋曰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
德而信徵祥之甚
具曰二句傳曰君臣俱自謂聖也箋曰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
能別異之乎
箋曰局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
可怖畏之言也

箋曰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
疏爾雅曰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李巡曰蠑螈一名蜥蜴蜥蜴名蝘
蜓蝘蜓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璣曰虺蜴一名蠑螈蜴也或謂之蛇
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

七八章

執我仇仇還連下句只是塵遏不行之意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彼此牽制使不得展其手足正與大雅率由群匹
相反
昵者齟齬頓挫之意
曰彼求我則非真欲取以為法不過備其聲望以為己之重也覌亦不我
力豈真有用之之意哉大抵亂世之於賢人多如此

瞻彼二句傳曰言朝廷曾無傑臣箋曰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有菀然
茂特之苗喩賢者在閒辟隱居之時
傳曰杌動也箋曰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動搖我如將不勝我謂其迅
疾也
傳曰仇仇猶謷謷也箋曰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言其
禮命之繁多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
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箋曰燕此正長也心憂如有結之者憂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為惡如是
火田為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
有喩有之者為甚也

九十章

箋曰、黨、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歎矣、又將仍憂於陰雨、陰雨以喻
有淪陷之難、

十一十二十三章

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小人富、則民必貧、自然之理、
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因苦之甚者、自較其
淺深、故曰、可矣富人、哀此惸獨、民生至此、亦可憐矣、
許氏曰、念國之為虐、念國家之為虐、政者、階天下之禍、以至此也、正是
胡為虐矣之意、
張叔翹曰、後漢書、蔡邕傳、速速方穀、天夭是加、速速與夭夭為偶、或古本
如此、據此、則夭夭當為微小之義、言民之無祿者、乃夭夭小人、祿衰之耳、
今本作天天、安知非字之誤耶、

傳曰、鄰、近也、是言王者親親、以及遠、箋曰、云、猶友也、
箋曰、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爲薦矣、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椓破之言
爲害甚也、

十月之交

本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按唐天文之志、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即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也、又國
語、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崩、即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也、但此詩作于六
年日蝕以後、而詩人追言其事如此、耳、
本箋曰、當爲刺厲王、作訓詁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
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
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

一　㊀㊀●㊀㊁㊂●㊁　交卯醜　微微
二　●㊀●㊀●㊀●㊀　行良常臧
三　●㊀㊀㊀●㊀㊀㊀　令騰崩陵人懲
四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士宰史馬氏處隅　徒夫隅
五　●㊀●㊀●㊀●㊀　時謀萊矣
六　●㊀●㊀●㊀●㊀　向藏王向
七　●㊀●㊀●㊁㊀㊁　勞囂　天憎人
八　㊀㊀●㊁●㊁㊂㊂　里痗　憂休　徹逸

首四章

天象民情、若不相干、天象變於上、而遂思下民之可哀、此詩人之隱憂、
天干庚辛屬金、而重光之年、則爲陰金、地支寅卯屬木、而單閼之末、則爲

陰木、
左氏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
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
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擇民、三曰從善、
曰震動暴厲、故曰不寧、非時失序、故曰不令、
謝氏曰、明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乎婉也、
徐士彰曰、天地猶人身也、天地之氣外錯、猶人身之氣壅遏也、人身之氣
壅遏於是、發而爲疹疾、結而爲贅癧、而爲臃腫、天地之氣外錯於是、有
日月薄蝕之變、亦猶人身之疹疾也、有陵谷變遷之異、亦猶人身之贅癧
也、有山崩川溢之患、亦猶人身之臃腫也、人身之氣、非無自而臃腫、則天
地之氣之外錯、亦必有使之者矣、

亦不之醜〻之一字詩人之意微矣微字與国風胡迭而微之微同不可
以害念字看
嚴氏曰因天變而修人事則可以轉灾為祥日月告凶而四國無政郭林
宗所謂夜观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曰礼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為之食漢書孔光曰日者人君
之表君徳衰微陰道盛強侵蔽陽明則日食應之夫幽王不能修徳行政
陽事失矣而臣也小人也女謁也皆陰類也相與蠱惑王心而敗壞安得
不取謫於日月之災乎故言不用其良為召災之本
曰夫野雉著昼高宗深動太風暴過成王但然二君以知所懼也而卒能
中興之業則幽王之亡不亦宜乎
四章即不用其良一句而詳言之

奸臣女寵势常相倚後世宰臣亦有藉公敝之助以柄用者故此章以小
人女后並言之　周礼師氏掌以媺詔王
张叔翘曰詩人稱太姒則曰洲女稱褒姒則曰艷妻〻之一字可盡其皆
蠱之一字已見其无德
箋曰日辰之義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悪也
按十干寄宮辛寄在戌〻土卯木賊之故鄭云卯侵辛
箋曰微謂不明也
箋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
箋曰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騰乘也百川沸出相乘陵者
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由君道壞也
高岸二句傳曰言易位也箋曰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

箋曰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
行之甚也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威皇父
則為之端首兼擅群職故但目以卿士云
五六章
徹我墻屋正是動民以從田卒汙萊根上不時來正從民之害也
胡氏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已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
庚遷都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人臣之患莫大於自聖蜀有自信之心剝謂天變不足畏謂人言不足恤
謂君子未必勝己謂小人未必害事於是援置人以為黨殖厚利以自秋
上則不忠於君下則不恵於友而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專與富人往來則其人可知

尹氏之所引用者弟闇弟仕皇父之事上也不慭遺一老則朝廷之上布
列在位者皆少不更事之臣國是之所以日非也老成人不可不惜斯言
信矣
箋曰抑之言噫〻是皇父疾而呼之
箋曰礼畿内諸侯二卿
七八章
天下亂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不獨以皇父病之故也凡人之情已然
其樂不知人之憂已處其憂但見人之樂自傷之至則視天下之若无
甚於我者如四月篇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亦是此意此皆善言哀告之
情者也
黽勉一句箋曰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無罪二句箋曰時

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詠斮罝〻然
箋曰孽妖孽謂相為災害也
職競由人箋曰為此者由主人也
箋曰里居也悠〻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
傳曰徹道也箋曰不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政教

雨無正

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
政也
極其激切極其懇惋責人忠厚無踰此詩
本箋曰亦當為刺厲王〻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

一　㊁㊀㊁㊁●㊂●㊁　德國　慮圖辜鋪

二　●㊀●㊀●㊀●●㊀　戾勩夜夕惡
三　㊀㊀●㊀●㊀●㊀　天信臻身天
四　㊀㊀㊀㊀●㊀●㊀　退遂御瘁訊退
五　●㊀㊁◉㊁㊁　出瘁　流體
六　㊀㊀㊀㊀㊀㊀　仕殆　使子使友
七　㊀㊀㊁㊂●㊁　都家　血疾室

首二章
天道運行未知將何所止人心懲惶未知將何所定
徐士彰曰上有側身修行之君而雲漢之詩尚有散無友紀之言上有彼
出為惡之主而凡百君子不能辭淪析離居之念詩人之言所以責其臣實
以告其君也〻

既戾既宗〻法與上〻宗周二句同意
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閔下為旻天故於旻天言其不駿昊天言其疾威
各以義類而致歸怨之意也
張叔翹曰舍置也猶云且置之勿論也伏其辜與史記伏誅伏字義同
疏釋天文李巡曰五穀不熟曰饑可食之菜皆不熟為饉
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
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
箋曰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於彘無所安定也
三事四句箋曰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
出句箋曰反出教令復為惡也
傳曰淪率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

三四章
敬身者竭夙夜匪懈之誠盡朝夕惟寅之節不曰敬君而曰敬身何也書
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傳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荘子曰君臣之義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故王臣蹇〻以自盡其義之所當為而已非為人也夫
事出為人尚可諉之於已苟其出於自為將安諉乎詩人之責善深矣敬
者恪居暫職勉濟時艱若引身而退從容棲遲便涉縦肆非敬身矣句法
妙品
胡不相畏語氣抑揚不宜平說然欲其身便是相畏相畏便是畏天言胡
不相畏乎豈其不畏天乎臣之事君天之制也故以天為言
聽言則答亦是據理而言但不肯盡言極諫不是面從也二語善形容中
臣避譏容身畏罪之意此所謂以[illegible]其身者也上言莫知勸此云憯〻日

率此所謂飢歎其身者也、
張叔翹曰、不退者兵勢已成、不復可退也、不遂者饑歲已成、民生不遂也、
如此豈不明白、舊說殊煩繞。
傳曰、遂安也、箋曰、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於彘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
安、謂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侍御左右小
臣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
箋曰、訊告也、衆在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也、荅猶距也、
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群臣
並爲不忠、惡直醜正、
五六七章
薛仲常曰、吾讀衷哉以下三章、而知詩人之責去者、尤甚於上章也、蓋徒
毛詩六帖講意　小雅二卷　七下
責之而不知時勢之難處、不體其情之痛切、則似乎不近人情者、而彼得
以有辭矣、惟責之至此、則以爲吾非不知時勢之艱也、亦非不知汝情之
痛切也、然以是而遂去之、則君臣之義、豈可若是恝乎、彼亦將無辭以解
矣、
但爲憂時感事之言、而責去者之意、在於言外、愈遠愈近、愈婉愈切、章法
神品、
匪舌是出、與書不啻若是其口出句法相似、好言自口、爲莠言自口、此傷
易者也、由衷之言訥訥焉、如不出於口、恰似用力以出其聲甚艱、此正與
巧言如流反對、
一說匪舌是出、匪但出之於口、無益於事而已、巧言如流、行無違碍之言、
巧言如流、雖曰俾躬處休、不貴其身以貸人也、亦云可使惟曰怨及朋友、

不貴其身足於人也、詩人之忠厚如此、
徐七彩曰、言之難能、仕之多患、則群臣之去、匪徒飢饉之故也、七章不曰
言之難能、不曰仕之多患、而曰未有室家、見非其情、未有室家而至於背
忠泣血、何情之痛切若此也、其中有大不得已者在焉、若惟爲無家計
則亦不若是之可哀矣、
孔氏曰、人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無聲而淚出、如血之
出、故曰泣血、
張叔翹曰、僭幼安云、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招禍之道、此詩所謂匪
舌是出、惟躬是瘁者也、然有國家者、使人監忠言之禍、而規巧言之利、亦
曰殆哉、
箋曰、不能言言之拙也、言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
毛詩六帖講意　小雅二卷　七上
傳曰、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箋曰、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剴微（剴古愛反）之
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之言、順說爲
上、
箋曰、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
仕乎甚急迮且危、急迮且危、以此二者也、
箋曰、王流於彘、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女今
可遷王都、謂彘也、
傳曰、無聲曰泣血、箋曰、既辭之以無室家、爲其意恨、又患不能距止之、
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已方困
於病、故未能也、出居往始離居之時、
小旻

序曰小旻大王刺幽王也、

洪範曰次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彼為衍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慮之者、一人而已、如舜之好問好察、有舜之才而端在也、安有盈庭聚訟可以集事者乎、

二章具字、有群然相和之意、三章猒字、多字、四章聽字、争字、皆不斷之意、

一　◐㊁　(一)㊂㊂◐(二)　土沮　從用邛

二　(一)(二)(二)(一)●(一)●(一)　訿哀違依底

三　◐㊁◐(一)●(一)●(一)　猶集咎道

四　●(二)(二)(一)(一)●(一)　程經聽争成

五　㊁(一)(一)(一)㊂●㊁　止否膴謀　艾敗

六　(一)(一)●(二)㊂(二)(二)　虎河他　兢淵氷

首二章

諭ゝ訿ゝ陽與而陰排之、深為自全之計、故曰其慮深矣、此語曲盡小人情状、謀臧則具違、不臧則具依、若相和然、而又曰兩言是争、此諭ゝ訿ゝ之實也、

傳曰諭ゝ然患其上、訿ゝ然思不稱其上、箋曰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

三四章

凡事有利必有害、有成必有敗、一人獨斷、成則任其功、敗則任其罪、所謂發其咎也、若口倡游言、以避禍、人ゝ如此議何由定乎、

如彼築室于道謀、文、本於詩、亦借此句法、盤庚穀、越人於貨亦同、

左氏鄭子駟曰請從楚騑也任其咎、又、如猗從孔達以覩于晉、此亦可謂執其咎矣

子光白凡謀出於正、則同心以濟國事、必有畫一之說、惟曰邪謀則衆言淆亂、是非蠭起、人ゝ各逞其胸臆、而不顧國家之利害、故迄無成功、此必然之理也、

餘言二句傳曰謀人之國、ゝ危則死之、古之道也、箋曰言小人争知而讓過、

箋曰、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

五六七章

洪範次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雖之者曰貌恭則氣象嚴整、肅祇起敬、故肅言從則令行人順、故人視明則知見微故哲聽聰則多聞善斷、故謀睿通微也、通微則無不通、故聖、曰五事之德、王如用之、則聖者可以資咨、哲者可以識論思、謀者可以集計謀、而肅者乂者可以範威儀而備顧問矣、

如彼句、賦賢人言、主不用則善不能自存、而消沮于昏棄、漸喪於淪落、如泉流之往而不返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乃淪胥以敗乎、故謂國事也、

徐士彰曰朝廷之謀議、關社稷之安危、漢時之制、國有大疑、則使公卿以下集議、故治河之議不決、遂致治天之患、鹽鐵之議不決、遂有瘠民之憂、以至唐之維州、宋之靈州、其議之者非一人、讒之者非一日、而卒至啓吐蕃之叛、開西夏之釁、皆謀之不決、致之也、然則喪國亡家之禍、孰有不始於閧是之不定者乎、

張敬翹曰讀知其他固是捐殺亡之禍但詩人語氣含蓄說者只以隱處代禍言之便是

字曰辟然止禮灋法也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

箋曰淪率也王之為政者如原泉之流行則清無相牽率為惡以自濁敗

傳曰馮凌也箋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

小宛

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相戒之意只求無忝於親相戒之事惟謹儀教子礼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此篇五興各有深致桃喻婉篇寄意高遠比物連類莫妙於此原雖長於譬況句當北面那得鵬

行

箋曰亦當為刺厲王

一 ●㊀●㊀●㊀ 天人人

二 ●㊀●㊀●㊀ 克富又

三 ●㊀●㊀●㊀ 采負似

四 ㊀㊀●㊀●㊀ 令鳴征生

五 ●㊀●㊀㊀㊀ 粟獄卜穀

六 ●㊀●㊀㊁㊁ 木谷 兢氷

首二章

明發夜氣清明之際

雞之飲者而亦有思之飲庸而通明

壹醉日富形容沉湎之人漸漸沉溺之意其初僅一濡足耳日甚一日矣不可回可畏哉

敬儀廣說飲酒亦在其中

溫克者內有所持足以勝乎酒而不喪其儀也

張叔翹曰壹尊也謂尊務酣飲也

傳曰興也宛小貌翰高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先人文武也

疏正義曰鶴鷉小種鳥也草木疏云鶻鳩班鳩也

三四章

首章說懷及父母下說謹儀教子正所以求無忝於父母四章承上二章而言以終首章之意相戒之意以畢然如此便了卻是硬局無餘味矣又說時之地險要稽謀於神以修身之事有出於謹儀教子之外者不敢謂是二者遂足免禍也至取法於恭人小心則無所不敬夙夜惟寅此卻說到心上不比外面作用已得保身之大本庶乎可免矣如此二章發他有餘不盡之意思致完足聲調高遠氣象紆徐情辭委曲如河流百折終歸大壑文之有機有勢者也詩中此樣極多如不依所說抑戒蒸民二篇正是此意其餘明白易見者不一而足俱可想見古人作文之体後来詞賦家亦務率作此規格

徐士彰曰邁訓勇往方行之意出書大禹謨爲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征訓行之吉也亦進進不已之意出易泰卦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

汪云與前說則則其征吉矣此二句亦互文也

飛而且鳴，有奮力之意。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易曰終日乾ゝ與時偕行、
鄭云，邁征二字，當用功字不得，只言日月逝矣而勉強為善之意，自昭然
於言外，朱註既亦二字，亦只是言歲月易邁，當及時努力。小注所謂解不
得的意思，卻在說不得的意思裡面，贅戴斯言，從何處覓得，邈秩千古之
秘鑿混沌之竅也。
傳曰，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曰，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
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
傳曰，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
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
疏釋虫文，郭璞曰，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為蠮螉，桑蟲，俗謂之桑蟃，亦呼

為戎女，鄭中庸注以蒲盧為土蜂、
陸機疏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虫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與
記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煦，謂負而以體暖之，以氣煦之，而令變為己子
也、
式穀二句，箋曰，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
也。
傳曰，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
箋曰，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我ゝ王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
而月斯行，謂月視朝也，先王[illegible]此禮，君與臣議政事，日有所與，月有
所行，亦無時止息，
五六章

諄儆教子以求免於禍，求榮於[illegible]挽此，人事之常也，痛瘵而宜岸獄[illegible]
意之辱，無妄之災，召之無因，來之不測者乎，桂網羅動足觸機陷，有非人
力之所及矣，能無望于神乎，此凡古人身遭亂世，述涉畏途，兢ゝ夕惕，而
夜九迴，踽踽不遑之意，然卒取[illegible]亦於恭人小心而已，其他巧為趨避之術，
亦非其志慮之所及也。
末章正是自善之道，應作何緣，墩句比二三四章更進一步，恭人小心，指
當世賢者，集木臨谷，此盡敬慎之意，的法妙品矣，以恭人小心猶然，吾儕小
人敢不敬歟，一說集木臨谷，谷形容上句，作一意，哉ゝ二句，正是效法也。
此尤更捷可用。
末章敬慎是立身基本，日用應酬萬方千變，從此一念做出，無所不善，正
所謂不涸之倉，不匱之府，若謹儀敕子，只是外頭一枝一節工夫，那比得

此開元ゝ本ゝ之，遜孕無窮也。
曰易復之六四獨復，剝之六三剝之無咎，蓋處群陰之中，而獨能從善，混
剝蕩之黨，而獨能應時，小宛大夫可謂兼之矣
宜岸宜獄，二宜字ゝ法妙品，一言之間悲慘之意，可掬，宜字ゝ意，與糾ゝ
喬後可以履霜可以字同。
傳曰，交ゝ，小貌，言上為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
箋曰，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
疏正義曰，桑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嘴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
因以名云，
傳曰，填，盡，岸，訟也，箋曰，仍得曰宜，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
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illegible]從何能得生。

小弁

序曰小弁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

此詩敘明悲怨之意、至深至切、罕志經情、萬轉千廻、心刻骨鏤、處家人父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傷痛刻而已、然曲喻罕譬、婉諷微規、動之以至情、疏之以天性、雖彼金玦長辭、銅龍永絕、猶惓惓望君之一悟也、蓋不獨情致曲盡、其大亦不在東山棠棣之下矣、

徐士彰曰、白華之辭簡而莊、有責之之意、處夫婦之間則然也、小弁之辭緩而切、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

徐士彰曰、嗟夫子之事父、臣之事君、一也、宜臼不得於父、而有小弁之詠、屈原不得於君、而有離騷之作、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固忠臣孝子之所以為心也、乃小弁之終則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離騷之亂則曰國無人兮莫我知、又何懷乎故都、何也、蓋人之情奮於自決者、其中有不決者在也、小弁離騷惟其不忘情於君父、此所以為是決絕之詞耳、不然視其君父猶之途人也、又何必為此言哉、

徐子先曰、篇內五心之憂矣、一曰云如之何、其詞尚緩、二曰疢如疾首、則切於身矣、三曰不遑假寐、則晝夜無有休止、四曰寧莫之知、則無所控訴、而含卒急迫、故終之以涕隕焉、

一　○○●○●○●○　斯提罹何何
二　○○●○●○●○　道草擣老首
三　○○●○●○○○　梓止母裏我在
四　●○●○●○●○　嘒淠屆寐
五　●○●○○○○○　[illegible]
六　●○●○●○●○　先墐忍隕
七　●○●●○○●○　醻究　掎杝佗
八　●○○○○●○○　山泉言垣　笱後

首二章

鳥、鸒鳥也、依反哺歸飛提提、猶得自遂其志哉、獨見遠于親、曾鳥之不如、

子先曰、此詩本敘其哀痛迫切之情、故以憂之一字、為一篇綱領、篇內凡七言之、

而何辜、重致其害、以探見屬之由、正是舜往于田、號泣於旻天之意、非訴己之無罪也、云如之何者、無可奈何之辭、

子先曰、我心憂傷六句、形容痛苦之意、婉轉曲盡、可悲可涕、惄焉如擣、深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呼、故曰永嘆、憂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用老、疢如疾首、不病而似病也、

傳曰、興也、弁樂也、提提羣貌、箋曰、樂乎彼鸒斯、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與者、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大子不獨、

疏正義曰、鸒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群、腹下白、江南呼為鵯烏是也、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烏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

此鳥好群聚、故云提提羣貌、

箋曰、穀養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

踧踧二句、箋曰、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

傳曰、擣心疾也、

瞻者、仰望致事之意、依者顧戀追隨之意。
靡瞻二句、語勢猶云、更無依賴、惟有父母耳。
不屬於毛、不離於裏、是驚怪不自信之辭。
不易曰句、宛然世俗語言、亦自可味。
疏義曰、首章與此章、皆悲而慕也、但首章有控告之意、此章有痛切之懷。
傳曰、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内、陰、以言母、
箋曰、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
四五六章
四五章與意之下、又以譬喻為正意、此另是一體。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所謂如窮人無所歸也、以靡瞻依、故人莫之知。況言之
毛詩六帖講意　小雅二卷　八十
物之與我同生而異類者也、人之于我、同類而相號者也、尚有不忘之心、況骨肉之親、異體一身、何獨忍於我乎、而尚或寘、正是此意、舟流不知其所届、壞木莫問其無枝、所謂秉心之忍也、忍字、是不憚恤之意、對不忍字看、非殘忍之忍、說到秉心惟忍、至是處之以一體之至情、動之以不容已之良心、苟有一念怵惕惻隱之真、當收卸不遑矣、幽王之蔽錮沉淪、始終不悟、謂之何哉、此詩到此、求哀乞憐之意、不復可加、圖迴感悟之方、更無餘術、已是畫情語盡頭路也、下二章君子信讒、却是推原見讒之本、無易由言、又是推原信讒之本、盡外生意、情外生情、說到末段、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其冀望感悟、怨深愈徹、纏綿總甚於痛哭、正如畫家以從官為伍伯、車中人為徒官、其車中乃是天人、非後意想所及、文章之妙、一至於是、可謂筆下有神、章法神品。
封到中心大忍、語意已盡、後二章亦是餘文、如詞賦家訖亂之體然、却可外生枝、不似後人關門閉戶也。
殣、路冢也、左氏道殣相望、
壞木無知、即殷仲文所謂生意盡矣、盡見棄於親、無復生人之樂也。
鹿斯四句、箋曰、太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
傳曰、壞、瘣也、箋曰、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猶内傷病之木、内有疾、故無枝也
傳曰、殣、冢也、
七八章
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返、至酬爵則來而必受、往而不返、君子于讒言若能舒徐究察、還以相質、則其奸立見、故曰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今巧受而不舍、如石投水、泥焉不疑、如土委地、莫然無間、全
毛詩六帖講意　小雅二卷　八十二
無阻却推委稽覆考驗之意、故曰如或醻之、兩句一頎、說不舒究、正足上二句意、
伐木以物倚其顛、恐傷其本根也、析薪隨其理、欲其迎刃而解也、
此詩作於信讒之後、而無易由言、尚作戒勉之說、正見他委婉處、周宗既滅、未然作已然、讒臣之于君、為危言以激之也、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已然作未然、詩人之於親、為微言以諷之也、文之變幻如此、可謂極才人之致矣、
由言、未便是廢后廢子之言、只意有所左右便是、
箋曰、醻、旅醻也、如醻之者、謂受而行之。
莫高二句、箋曰、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
箋曰、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

太子毋子之寵、

我躬二句箋曰念父孝也、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故自怨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

巧言

序曰、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一　●㊀●㊀㊁㊂㊀㊀且憮々辜　威罪

二　●㊀●㊀㊁㊁㊀㊀涵譖　怒沮　祉已

三　㊀㊀㊁㊁㊂㊂㊃㊃盟長　盜暴　甘餤共卭

四　●㊀●㊀●㊀●㊀作莫度獲

五　●㊀●㊀●㊁●㊁樹數　口厚

六　㊀㊀●㊀●㊁㊂㊂斯麋階何何

首三章

前章下四句、即上二句而重言之、申吟反覆哀痛之甚也、子先曰、亂生於讒、讒生於優柔不斷、所謂執狐疑之心者、來讒邪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也、忠讒不分、是以邪正混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

屢盟與君子盟也、正與上如祉相反、能祉則君臣之間、剖心析肝相信、寧假盟誓哉、作會而畔、作誓而疑、寧有君與臣以要盟相固而保無猜疑者乎、而況屢盟者乎、愈盟愈疑、於是乎并其盟誓之言亦瀆而不足信、所謂盟可尋也、亦可寒也、以此待君子、雖有忠言至計、豈能入懷疑之耳哉、至於小人則信之而已甘之而已、如[illegible][illegible]木莫之或拒矣、如水潤高燥、飲之不疑矣、以此也、亂庸可遏乎、

偕[illegible][illegible]、形容讒人之猾賊微巧、與夫聽讒者之昏惑狐疑、四字之中、兩般情狀、曲折殆盡、句法妙品、

怒則纖砭去疾、祉則衆肉養生、沮如築堤壅水、已如斬草除根、

屢盟六句、言其疑賢士、信讒人、以長天下之亂、與上章首四句一意、但彼是逆推此是順說、

屢盟則亂長、信盜則亂暴、孔甘則亂餤、逐句逐字各々相應、如巧輪植輻、一內一鬆、毫髮不爽、俱句法字法妙品、

止共止字亦盡心竭力之意

目讒人為盜、深疾之也、

箋曰憮敖也、數慢無法度也、

箋曰既盡為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群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

禍者禍賢者、謂爵祿之也、

箋曰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

傳曰盜逃也、箋曰盜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

四五六章

子先曰柔木皆可用、故君子樹之、人言有讒信不同、其巧與碩雖出而無所準、故以其心辨之、以處置事理不同、為與下文蛇々四句足上數之意、重巧言一邊、

又曰大抵讒人之言狡猾、恍人譬之於口則孔甘之可嗜也、譬之於目則毚兔之莫則也、譬之於耳則如簧之可聽也、其實一而已矣、

子先曰嗟夫青蠅止棘讒言代有、惟王聽不聰、是以熒惑其志耳、不然雖

於〻〻之舌安然移匪石之心哉
蛇〻四句撰寫最妙凡善言由心而出自然順理成章不媿不怍故曰出自口矣昔人有云言蔽天地而無慚教潤百代而無恥失撰成訓吐辭為經何拘何疑何忌也哉若巧言變亂雖文飾其情誇張其辭如簧之可聽而察其情狀定有慚赧忸怩之意君子之鑒貌辨色望景揣情盡不爽故曰心能辨之也輔氏曰彼何人斯章東萊以為匪獨賤之且言盡本亦易驅除紂王不悟耳為惡者弱黨惡者寡是以易驅除者也

末章統朱傳居河之湄三句是一意既微且尰三句是一意末句是總承二意言之

凡詩體皆以二句為節如此章亦只宜疊〻說去以見義不容割裂破碎以就其說也傳注中亦多錯經解義讀者自宜融會大旨不可固滞

大都亂世小人多有秉權握勢憑靈藉寵植黨扶殊盤結根據人生縱欲驅遣莫可誰何者此章甚言其易去見王信用之過也

張叔翹曰碩言巧言當與好言莠言側看是非好醜皆不足據正所謂行路之言浮浪而不根者然既溝其心則亦何難辨哉知此說則出自口矣正與匪舌是出相反儘覺有意

傳曰秩〻進知也莫謀也箋曰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

傳曰荏染柔意也箋曰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

傳曰蛇〻淺意也箋曰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

何人斯

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篇中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等語俱是託言而刺其譖己之意即在言表詞不迫而意獨至

暴公之於蘇公也既以說譖相加遺矣復何面目見之乎縱彼不言我猶不愧於心乎我曲彼直所以欲見而難於見也通詩專言其可以見而不來惟欲以一來為快則彼媿汗慚悚蓋溢難前之態宛然在目而譊撰排擠之罪亦不待言而顯矣以此相責正如握兩泰之鏡魑魅莫逃飲上池之泉肺肝悉見故曰作此好歌以極反側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語〻刺心針〻見血徒曰責人忠厚則猶見其皮毛未領其旨趣也

通詩不說譖己只說始時相願之厚而今相過之疏微詞冷語使暴公悶之媿死無地

徐士彰曰胡逝我梁祇攪我心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壹者之來俾我祇也皆望之之辭也夫其譖己已知之矣而惓〻屬望非故假此以媿之也蓋以平日相知之深而一旦若此則自有不能自信之心亦有不忍遽絕之念此亦人情之所不能忘也若平時無相與之素而為是譖我之言固亦弗之恤矣

小弁之怨深也而深言之所謂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處父子之道也何人斯之怨深也而淺言之所謂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處朋友之道也

張叔翹曰譖人之人雖施[illegible]以藏形匿跡若被譖之人於心無愧明

目猥瞻無不可復見也是以憂ゝ欲其一來雖曰望之實以娩之
又曰此詩首之以其心孔艱而終之曰以極反側正首尾相應處爲中肯
言不出艱險反側之意小人之情態盡於此矣。

一 ● ㊀ ● ㊀ ● ㊀ 艱門云
二 ● ㊀ ● ㊀ ● ㊀ 禍我可
三 ● ㊀ ● ㊀ ● ㊀ 陳身人天
四 ● ㊀ ● ㊀ ● ㊀ 風南心
五 ● ㊀ ● ㊀ ● ㊀ 舍車盱
六 ● ㊀ ● ㊀ ● ㊀ 易知祇
七 ● ㊀ ● ㊀ ● ㊀ 蔑知斯
八 ㊀ ㊀ ㊀ ㊀ ● ㊀ 蜮得目極側

首二章
徐子先曰首四句一順說下孔艱即梲胡逝我梁二句見之趨是誰其人
之殊已耳伊誰云從因其不入我門而問其所從行也
譯仲常云大敝諸人者自是無面目見人然其自解必謂其人不足見也
故曰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一章首二句責之也而不爲已甚之詞中二句疑之也而猶有望之之意
末二句始明言之而其情既不可得而遏然亦無怨懟之詞二章首二句
雖已明知其潛而猶爲不知之辭末二句已絶於今而言念昔時見顧之
厚委婉之意可掬而寄諷實深言内言外各極其致入神之文也
孔艱舊云艱險此詩責人也孚豈宜開口罵詈孔艱句正與胡逝我梁相
應言其用心太過耳

云不我可箋曰今日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乎何更于已薄也
三四章
聞其聲不見其人形容譖人情狀如鬼如蜮可鄙可羞不媿於人不畏於
天上指下畫無辭抵對俛首汗顔而已
三章至五章皆模寫小人詭秘急遽之狀所謂兔遇犬莫得遁矣
不愧於人二句還指蹤跡詭秘說注云奈何其譖我也未安
其爲飄風亦不見其身之意
胡不自北四句不要說惡其相値只是相値而不入爲可疑故曰祇攪我心
逞氏曰古人責人往ゝ至天而極如兩無正胡不相畏不畏於天亦此意
也
箋曰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

傳曰飄風暴起之風
五六章
張叔翹曰俾我祇也句有意蓋謂我心以一見爲安爾之不一來也予心
寧猶安乎
箋曰盱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盱
以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一者之來見我于女亦何病乎
傳曰祇病也
七八章
徐子先曰吹壎吹篪指謀國之時一議一論相爲附和說如貫者同心一
統之義我知謂知其體國之忠致身之義也
詛盟周禮疏云詛是詛過往盟是盟將來釋文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

暴公之逝果不入分明是鬼蜮情狀然終不能為鬼蜮靦哉人也吾作此好歌以極爾情爾身雖不我見也爾情焉逃我始摩而終揣摸故曰反側至此始露諸意然終不可顯出只言昔厚今薄便是

此詩溫厚和平委曲漸次暴無忿疾之意真可謂之好歌然味其語意詳其終始則其人之回互隱伏倏忽狡獪心事晴昧蹤跡曉譎翻雲覆雨之態發露無遺真可謂之極反側似寬而嚴似婉而切所謂綿裏藏針只此兩言已是一詩斷案也

疏正義曰壎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壎六孔燒土為之爾雅釋樂文大塤謂之嘂音叫郭璞曰大如鵞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大篪謂之沂郭璞曰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八孔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注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

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　按若以暴善塤蘇善篪此詩言之有何意味世本之說殆是因此詩而傳會之譙氏亦弗深考直以意斷之耳

傳曰靦姡也

疏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璣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

箋曰反側輾轉也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

巷伯

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掖宮中之獄曰永巷此詩所謂巷伯蓋掌宮中之獄者也記緇衣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愿刑不試而民服

陳定宇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述讒言之禍與讒人之情狀可謂極矣

箋曰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于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

一　●㊀●㊀　錦甚

二　●㊀●㊀　箕謀

三　㊀㊀㊀㊀　翩人言信

四　㊀㊀●㊀　幡言遷

五　㊀㊀㊁㊁㊁　好草　天人

六　●㊀●㊀㊁㊁㊂㊂　謀虎　食北　受昊

七　㊀㊀●㊀●㊀　道丘詩之

首四章

徐子先曰緝緝者如麻之續繼續而不已也翩翩者如鳥之飛往來而自得也

徐士彰曰嗟夫譖人者可恃以為常哉君能聽吾之言亦能聽人之言君能以吾之言加罪於人亦能以人之言加罪於吾且不以誠相與而徒以詐相傾則聽者之心固不能保其然不我疑矣故曰謂爾不信既其女遷亦自古讒人者之常理也

朱氏曰一章之比錦小以為大二章之比指虛以為實許云此二章總是

飾小過以成大罪之意但既以萋菲為喻又以哆侈為喻耳
子先曰亦已太甚言其所為之忍也誰適與謀言其所謀之詭也皆深惡
之之辭
輕信之門既啓則反中之禍不測且駕妄鑿空猶使忠賢之臣構羅其辜
而況罪盈惡積縱保讒佞之輩不伏其辜
傳曰興也萋菲文章相錯也錦〻文也箋曰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
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于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
疏正義曰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餘蚳貝甲
黃為質白為文彩餘泉貝甲白為質黃為文彩陸璣曰貝水介虫也其文
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或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
其目大者當有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也

傳曰哆大貌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其辟嫌之不審也箋曰箕
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飾成其罪猶因其星
之哆而侈大之
箋曰慎誠也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
箋曰遷之言訕也
五六七章
孫士彰曰巷伯既已被刑則其身無足為者故作詩以告君子庶幾有裨
於人耳
好好猶揚揚也草〻猶慍〻也視若鑒觀別白之然鑒別驕人正所以
恤勞人也
箋曰草〻者憂將妄得罪也

箋曰揚園之道者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
者始
傳曰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
箋曰既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
疏陸德明曰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為幽王
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
谷風
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時有安危友則有厚於危而薄於安事有得失友則有忘其得而計其失
嗚呼此翟公所以書門朱穆所以絕交也雖予與汝義同鶼鰈女轉棄予
別有參商次章之意更甚於此寘予於懷如漆中之投膠棄予如遺則路

傳之敵疑
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計其小人之交也
曰維風及雨風發而雨繼之也二章之興俱以周旋不舍為意擬樂府昔
思君昔君與我兮形影潛結今君與我兮雲飛雨絕昔君與我兮音響相
和今君與我兮落葉去柯昔君與我兮金石無虧今君與我兮星滅光離
呂氏曰朋友之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
為已耳雖合安可常哉
張叔翹曰篤終言忌大德思小怨乃見其所以相棄之故夫友道之絕豈
有不起於怨者張陳以終蕭朱隙末蓋自怨生也然詩人之詞怨而不怒
庶幾所謂絕交不出惡聲者耶又序以為刺幽王理或有之夫使在上者
有伐木之和平則人〻篤於友義安得有如此詩之相怨者然則導民以

蔣非王而誰、

傳曰、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箋曰、興者、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

維予與女箋曰、謂同其憂務。

傳曰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

疏正義曰、釋天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謂之猋、猋、上也。

箋曰如遺、如人行道遺忘物、不復省存也。

棄予如遺古詩曰、棄我如遺跡、加一跡字、發明為多、

習習谷風維山四句、箋曰、此言東風生長之東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

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

一　●㊀㊀●㊀　兩懼女予

二　●㊀●㊀●㊀　頹懷遺

三　●㊀●㊀●㊀　莬萎怨

蓼莪

序曰、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朱氏曰、陟岵鴇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時、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切也、父母既沒、讀是詩而不三覆流涕者、非人子也、

張叔翹曰、父母既沒、誦詩而增其悲感、悽懷鮮民之悲耳、為人子者幸當父母尚存之日、讀此而不惕然為[illegible]念念、至欲養而親不能待、謂之

何我古人不以一日養易三公之位。良可思也。

序箋曰、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一　●㊀●㊀　莪蒿勞

二　●㊀●㊀　蔚瘁

三　●㊀●㊀●㊁●㊁　恥久　恃至

四　●㊀㊀㊀㊀㊀㊁㊁　鞠畜育復腹　德極

五　●㊀㊀●㊀　烈發害

六　㊀㊀●㊀　栗弗卒

首三章

缾之罄矣一章、皆深悲至痛之辭。

銜恤靡至形容真切、句法妙品。

傳曰興也、箋曰莪已蓼蓼、長大貌、視之以為非莪、故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

箋曰、缾小而罍大、而盈言為罍耻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

疏正義曰、小罍謂之坎、孫炎曰、酒罇也、郭璞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四五六章

生者本其氣。如萬物資生之生。鞠者胎養也。拊循以成其形也。拊者拊循之。防其驚畏。畜者如畜養鳥獸。節其起居。謹其出入。長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也。育如鷄之抱卵煦嫗煖付之。顧旋視也。復旋視之不厭也。一曰親行而見不隨則回顧之。兒行而親不隨則追喚之也。

嗟夫君之恩。捐軀足報。以身為吾有也。至於親。則身亦親之有也。維捐軀

莫報也。而况身之外乎。而况身之外且不能致之覩乎。其哀痛可尸道
人有德於我、我報之德、則稱。天之覆育生成、何德可稱乎。
曰山高大則風必疾。以物理之齊、興人事之不齊。
傳曰烈烈然至難也。箋曰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
然寒且疾也。害寒苦之害。

小東

序曰、小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焉。

徐士彰曰、俯觀周道、而傷今思古之懷、既有感於中。中察人事、而彼此不均之狀、又有激於目。及仰觀乾象、又若有不恤東人而反助西人之意、俯仰之間、何莫而非見困者哉。

徐士彰曰、天何助於人、而望之情之無所於於也、天何仇於人而憾之思

之無所於極也。

張叔翹曰此詩自瑣瑣佩璲以上、叙述東国見困之情已盡矣。以後把一箇天說來說去。直從望之處說到悲之處、從不能助東人處說到反助西人處、皆是虛空中生出議論、縱横変幻、不可端倪、以文辭觀之、亦天下之至奇也

此詩立言有法、意趣深長、至後面說天一段、淒切無聊、挈悲靈澈。吟哦再四以為太息。

一 ●㊀㊀㊀㊀●㊀ 匕砥矢覆視潸
二 ㊀㊀●㊀●㊀㊂㊁ 東空霜行 来疚
三 ㊀㊀㊀㊀●㊁●㊁ 泉薪歎人 載息
四 ●㊀●㊀●㊀●㊁ 来服 裘試
五 ●㊀●㊀●㊀●㊀ 粲長光襄
六 ●㊀●㊀●㊀●㊀ 襄章箱明庚行
七 ●㊀●㊀●㊁●㊁ 揚漿 舌揭

首二章

周之盛時、朝覲會同、循周道以往來、冠蓋相望、儀衛赫奕。極一時之盛。沿述小民或息肩憩足於道路之旁、或傴僂提攜於阡陌之上、莫不跋踵盱睇、瞻望其威儀、快覩其丰采。故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或云視行也、行則視地、最無意味可笑。次章上四句傷財、下四句困役。一作末句総承太課既往既来、往来之不一也。一周道也、方其盛時則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其哀也、公子行之、而人心痛焉。時移事変、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首章潸焉出涕、含悲蓄怨、賦役西輸、乃朱子推原所以、求宜露出。

孔氏曰、礼簋盛黍稷、記喪祭匕用桑、吉祭及賓客之匕則用棘。古之祭祀享食、必体解其肉之胖、故賓用匕載之、謂出於鼎升之於俎也（胖音判、牲之半体）。葛屨履霜公子周行。只此四句、東人蕭條煩苦之状、如在目前、可謂善立言矣。

傳曰興也。棘赤心也。箋曰、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礼也。凡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礼之数陳。興者喩古者天子施其恩於天下厚。

傳曰如砥、貢賦均平也。如矢、賞罰不偏也。箋曰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言我也。此二事者在乎前世、過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

箋曰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矢砥

矢之道也。謂無他伎。惟縣麻角。今盡杼柚不作也。周行。周之列位[illegible]
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履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今以履霜送轉餫[illegible]
使行周之列位者而欺幣焉。言維用之。猶不得止。既盡也。言譚人自虛
竭餫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礼之意

三四章

曰四章只宜平〻說去。而賦役不均。群小得志之意自見。不用分析〻
粲〻衣服何如杼柚其空。熊羆是裘。必非葛屨履霜。而旒是試。豈此行彼
周行。此二章相反之意
三章之憊不專力役。徵發之煩。供億之困。皆可言勞也。不盡人力。不盡人
財。皆可言息也
張叔翹曰。契〻寤歎。詩人自謂哀者。我哀之也。舊說皆以為契〻然而寤

歎者。乃可哀之憚人也。此與興意不協。
箋曰穫。落木名薪。是穫薪者。析其穫薪也。
契。刻也。契〻者憂苦切心之意。
箋曰。息者休息養之以待國事。
東人之子箋曰。自此章以來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衆官廢職。[illegible]
是而已。
箋曰。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illegible]
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
傳曰是試用於百官也
按舟人四句如鄭說。卽所[illegible]卻有原擬。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私門
者也。

五六七章

此下三章只要。形容其。愁苦。無聊之況。不用著相說。總著相便呆。
出之鄭視之易蓋得志之人。不復知民生之若人情大抵如此。歐陽公曰
言東人困於供億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
或以二句傳曰或醉以酒或不得漿
傳曰鞙〻玉貌。箋曰。佩璲者。以瑞玉為佩〻之鞙〻。然居其官。職非其
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
呂氏讀詩記。後漢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五伯迭興。戰兵不息。釋去紱
佩。留其係璲。以為章表。故詩曰鞙〻佩璲。此之謂也。紱佩其廢。秦乃以采
組連結于璲。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仍秦制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
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璜。皆以白玉。

傳曰。漢有光而無所明。箋曰。喻王闓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
疏正義曰。楊泉物理論曰。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
曰天河。一名雲漢。
箋曰。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
傳曰。河鼓謂之牽牛。箋曰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
疏李巡曰。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
北也。或名為河鼓。亦名為牽牛。
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〻續也。
疏曰。釋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曰明
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曰太白。然則啓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
或一星出在東西而[illegible]或二者[illegible]未審也。

呂氏讀詩記載長樂劉氏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啟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李氏曰鄭樵云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

箋曰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

傳曰捄斛反曰了也

箋曰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

疏正義曰案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亚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為名

四月

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一　⊖⊖●⊖　憂暑予
二　⊖⊖●⊖　淒菲歸
三　⊖⊖●⊖　烈發害
四　●⊖●⊖　梅尤
五　●⊖●⊖　濁穀
六　●⊖⊖⊖　紀仕有
七　⊖⊖●⊖　鳶天淵
八　⊖⊖⊖⊖　薇杞哀

首三章

四月二句疏義作者去有曉反與亂去無時天不忍以暑害人反與先祖而忍以亂害人也獨許云四月二句是言時之漸進而暑之寖盛何忍我遭此禍正應夏之暑人苦其薰灼而言以應禍亂日進之意此本鄭箋今從之甫教用威則何喲可免亂離為害則何處可安

亂則俱害而云我獨不卒自傷之甚耳

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夫憂鬱者遇之則為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為惡況今夏則苦其焦灼也秋則病其凋瘁也冬則傷其迅烈也蓋感時之亂故遇景生悲觸緒增感其心無一時得以自寬焉吟咏其詞可見當時氣象矣

傳曰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曰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為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箋曰言王為酷虐慘毒之政如冬日之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

四五六章

我日構禍所謂繒繳充蹊阬穽塞路舉手掛網羅動足觸机陷也

曰六章以南國之有江漢與王之不我有有識有言顧念也

箋曰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蹂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獸飲留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

箋白言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

箋曰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衆川使不壅滞喻吴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任事也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内以兵役之事使群臣有土地曾無自保有者皆惧於危亡也吴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

反不如

七八章

鳩以告哀不敢他及也當時之亂使人恐々不敢言蓋可想矣
箋曰言鶉鳶之高飛鱣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鶉鳶能高飛非鱣鮪能
處淵皆驚駭辟害耳喩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
疏正義曰鶉鵰也從敦而為聲字異於鶉也鵰之大者又名鶚鳶鷙鳥也
鶉鳶皆殺害小鳥故傳云貪殘之鳥
山有二句箋曰此言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
疏正義曰釋木文句者棟舍人曰棟名赤棟也某氏曰白色為棟其色雖
異為名同江湖間棟可作鞍郭璞曰赤棟樹葉細而岐銳也皮理錯戾好
叢生山中々為車輞白棟葉圓而岐為木大也

北山

序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
焉

此詩可謂怨矣然悲苦之意達以委婉之辭不失温厚之道

一 ●㊀㊀㊀㊀　杞　子　事　母
二 ㊀㊀㊁㊁㊁　下土　濱臣　均賢
三 ㊀㊀●㊀㊀㊀　彭傍　將剛　方
四 ㊀㊀㊁㊁　息國　牀行
五 ㊀㊁㊁㊁　號勞　仰掌
六 ㊀㊀㊁㊁　酒咎　議為

首三章
不得養使是憂我父母
因此詩本為役使不均獨勞於王事而作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
方壯嘉我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為知己之重
之至也此詩與巷伯大東俱可以為立言者之法
箋曰登山而采杞非可食之物喩己行役不得其事
箋曰王不均大夫之使　按大夫不均止當云大夫不均勞而已
傳曰旅衆也
四五六章
三章只以人己之勞逸不同相形為言而大夫之不均自見但言之重辭
之複則其仰望者亦切矣詩可以怨此類是也
箋曰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風猶放也

無將大車

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言日憂之不可思正其憂之深也頻訓小明凡人有一事關心則此心全
向此一處芥蔕見有此一事也自重者自累其心耿々然而不得自舒
也
疏義曰憂傷之意反覆道之
不出於頻者蓋人心有憂則耿々然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所以無思憂
序箋曰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
害自悔與小人並
傳言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箋曰鄙事者賤者之所為也君子為之不堪
其勞以喩大夫而進擧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百憂衆小事之憂也
進擧小人使得居位不任其職愆負及己故以衆小事為憂適自病也
箋曰冥々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猶進擧小人蔽傷己之功德也思

眾小事以爲憂使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一 ●⊖●⊖ 瘼疾

二 ●⊖●⊖ 冥頻

三 ●⊖●⊖ 讎重

小明

序曰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念憭反內畢竟有困勞思遠意於末章爲忠告之詞

興言出宿古詩出户獨傍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衣

曰靖如自靖自獻之靖高注云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也共如虔共爾位之共

徐士彰曰此詩之意亦是身在於外而念其在朝之朋舊故思之不忘如此。卽如末二章亦必人以德而相爲戒勉之詞非有怨懟之意也。詩説所謂不言忍其室家而欲歸乃言思其僚友者善爲辭也

輔氏曰居亂邦事暗主與同邪之人共處易得隨風而靡惡直醜正故戒之以正直是與如是正直則神明所祐而福祿至焉不必求之於人也

箋曰明明上天喩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而照臨下土喩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幽王不然故舉以刺之

我征徂西箋曰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

箋曰共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

箋曰四月爲除瞭瞭有往仕之志也

箋曰反覆謂不以正罪見罪

箋曰嗟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長安之處謂當安安而能

遷几子曰鳥則擇木

傳曰靖謀也正直爲正能正人之曲曰直箋曰共具也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爲治神明若祐而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守命不汲汲求仕之辭言女位者以爲常主賢人則是

箋曰介助也助女以大福謂遭是明君道施行也

一 ()⊖()⊖●⊖●⊖●⊖ 土野暑苦雨罟

二 ●⊖●⊖●⊖●⊖●⊖ 除莫庶暇顧怒

三 ●⊖●⊖●⊖●⊖●⊖ 奥蹙菽戚宿覆

四 ⊖⊖●⊖●⊖ 子處與女

五 ●⊖●⊖●⊖ 息直福

鼓鍾

序曰鼓鍾刺幽王也

子先曰以詩歌則音律分明以舞蹈則疾徐有節所謂不僭也以雅以南而奏大雅也以南以音而奏夫南也以籥而蕩夫音也

此詩之辭委曲微婉而刺譏之意隱然見於言外亦善於立言者也

曰鍾鼓一篇朱子雖引蘇氏王氏之説而解之蓋亦未敢信其必然而又曰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蓋不可考矣

歐陽氏曰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無由遠至淮上而作樂且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爲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不不自往至魯僖公又伐而服之乃於幽王時而其事不明初無幽王東至淮上之事明矣

妯字法妙品甚於傷悲矣

懷者但懷其人、不言其懷之所在、今舊無盡矣

堂上下相比故曰同音、

末章之辭愈隱其意愈微蘇氏注是、言外意

張氏曰、幽王東巡不經見然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用經以見者、詩即史也。

傳曰、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箋曰、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于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礼也甚箋曰妯之言悼也

疏正義曰、鼛、即皐也、古今字異耳、韗人云皐鼓尋有四尺長丈二、是大鼓也、猶當作瘉、病也、

傳曰、欽欽使人樂音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懸皆同也箋曰同

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

傳曰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任一作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樂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

箋曰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舞、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

一 ㊀㊁㊀●㊀ 將湯傷忘

二 ㊀㊀㊀●㊀ 喈喈悲回

三 ㊀㊀㊀●㊀ 鼛洲妯猶

四 ㊀㊀㊀㊀㊀ 欽琴音南僭

楚茨

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而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徐子彰曰、通詩有次序、自祝祭於祊、是初入祭求神之時、特牲所謂索祭祝於祊是也、其曰絜爾牛羊、爾享爾將、是既灌迎牲之時、將執牲詔用牲於室、升首於室是也、其曰妥有者、是迎尸以入拜坐之時、特牲所謂尸始入祝詔主人拜妥尸、使之坐是也、其曰爲從者、是主人初獻之時、特牲所謂主人洗爵獻尸是也、其曰以爲從者、是主婦亞獻之時、特牲所謂主婦洗爵獻尸是也、其曰獻酬交錯、是賓三獻以後而旅酬之時、特牲所謂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是也、孔嘆不愆、是三獻後之時、少牢所謂皇尸命工祝致多福于林孫是也、至礼備樂和、是飲福以後而孝孫往阼階聽祝致利成、是少牢所謂主人出立于阼階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利成是

也、廢徹、是送尸以後徹餕之時、儀礼所謂尸俎而佐食徹之是也、燕私則徹餕以後既歸賓俎之時、儀礼所謂主人作俎遷豆乃尸兄弟之庶羞於族人於堂是也、

序箋曰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飢饉倉庾不盈也、降喪神不與福助也、

一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抹稷翼儀食祀備福

二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濟羊嘗享將祊明皇烝慶疆

三 ㊁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踖碩炙燔庶客錯度獲酢

四 ㊀㊀●㊀㊁㊁㊁㊁㊁㊁㊁ 熯愆孫　祀食福式稷[illegible]債

五 ㊀㊀㊀㊀㊁㊁㊂㊂●㊂㊂ 備戒位告　止起　歸遲私

六 ㊀㊀㊁㊂㊂㊂●㊂●㊃㊃ 奏綏將慶　飽首考　盡引

首二章

疏義云剥享肆將皆絜牛羊秦蒸嘗之事而皆豪濟濟蹌蹌一句則濟濟
蹌蹌薰主祭助祭説
曰絜牛羊視牲而度其色純角正之類剥享肆將各有人而四截字則以
事言非以人言也
曰祝祭廟門内者疏義以爲禮公食大夫皆行事于廟是廟門之内有待
賓客之處也神無不在故博求之于此非謂門内屏外求諸陰陽之間之
義也
曰儀文煎至備也典則昭明著也是皇神處尊位而來格如在其上之意
是烝神依皇尸而來享嗜其飲食之意皇訓大也君也大者洋洋流動充
滿之意君者君臨之意
將牲曰直祭祝於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

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楚楚四句箋曰言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爲本
疏正義曰茨疾藜也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兒也
箋曰以黍稷爲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爲其
嫔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孝子受大福也
傳曰肆陳將齊也或陳於牙或齊于肉
疏釋宮閍謂之門李巡曰閍廟門名
傳曰保安也箋曰皇往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往之其
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
三章
曰三章重敬字皆歸在公卿身上

羞爨以爨肉廉爨以炊米
爲俎孔碩牲体碩也
肉羞以殽物庶羞以牲物殽物酏食糝食也牲物羊臛豕胹也執爨之敬
就執事言故曰踖踖主婦之敬就交神上言故曰莫莫俱字法態
曰東西互對飲曰交東西邪行錯綜互飲曰錯
此上三章皆一時事但每章各款一義耳
傳曰踖踖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膟膋炙炙肉也
爲賓客傳曰繹而賓尸及賓客
箋曰君婦爲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庶脩也祭祀之禮后
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脆美者也
傳曰東西爲交邪行爲錯箋曰古者於旅也語

四章
言飲食則報以百福言禮容則報以壽極所謂報以類也如幾者所欲即
得與意相符契如式言備足不少欠恰似有箇法度以齊之更厥欠他不
淨一般
齊者不亂衣冠必正瞻視必尊稷者不遲敏于趨事疾于駿奔匡者不邪
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敕者不怠洞洞屬屬執玉捧盈如幾如式時萬時億
俱足上句與俾爾單厚等句同
傳曰嘏致也尊孫甚敬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致神意告主人使
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
箋曰今予女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其多如有法矣此皆嘏辭之意
箋曰齊減取也稷之言即也極中也[illegible]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于

醮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辭以勸
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爲是億言多無數

五章

此章揔是祭畢而備禮之次蓋逸祝告送尸徹饌燕私四者皆祭畢時禮
次也

既備者禮終三獻既戒者樂終三闋

利訓順成訓畢言順養禮畢也

曰祖賚孝孫之位是孝孫主祭時酳尸之位孝孫祖位之位是即未祭時
分列之位祝致神意神無言而祝致其言也祝傳尸意尸有言而祝傳其
言也

尸在門外則疑於臣故迎尸送尸皆以門內爲節尸以神爲度故神醉而

尸起神以尸爲依故送尸而神歸曰神醉者思其所嗜僾然如將見之也
曰主人之俎佐食徹之賓客之俎有司徹之君婦所徹者籩豆而已即內
羞庶羞而九嬪贊之者也祝及兄弟衆賓則皆自徹而出拜賓于門外而
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遲所以尊賓也特牲曰祝執其俎以出所謂賓客
之俎也

戒訓爲告即告終之意

箋曰既戒戒諸在廟者以祭禮畢致告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皇君
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尸稱君尊之也神安歸者歸
於天也

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

六章

燕祭不同樂而云皆入奏詠畢樂盡一也
至恩旁洽太和流行故燕私之樂爲尸祿之本緩者保定孔固之意

神嗜六句柳楊看正是分頭前祿後祿處
曰飲食兼誠敬壽考兼福祿有其舉之莫或廢有其廢之莫敢舉意也而
露既濡有怵惕之心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時也內盡志外盡物盡也
上數章稱福單指公卿一身通不及子孫此則一看在末章燕私稱慶內
所謂百尺竿頭又進一步最見警策

諸父兄弟昔本一身假廟之奥所以尊祖敬宗亦以展親睦族也燕私一
舉而凡我同生藹然無間和氣浹洽矣夫兄弟既翕父母順焉宴宴之中
寧有鑒茲歡悅而不隆保定之眷者與且入奏以綏後祿此殆實理自然
非僭護也

傳曰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箋曰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女之殽羞
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小大猶長幼也同姓之
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
辭甚順于理甚得其時維君德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

信南山

序曰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
子思古焉

徐士彰曰祝者稱昇尸賓獻皇祖音燕禱於其前至燕當從容而記事始
成也愚意詩人之言亦只道其彭已於是而致辭於神之意初非有所擬
議於前而成事於後也看詩當得其意此等處不必太泥

粢盛犧牲俱一時奉祭之物每段各發一義耳無有先後意

一 ㈠㈡㈣㈠㈢㈢ 山甸田　理畝
二 ㈣㈤㈢㈢㈢㈢ 雲芬　霡渥足穀
三 ㈠㈠㈠㈠㈢㈢ 翼彧穡食　賓年
四 ㈠㈠㈠㈠●㈠ 盧瓜菹祖祜
五 ㈠㈠㈠㈢㈢㈡ 酒牡考　刀毛膋
六 ㈠㈠㈠㈠●㈠ 享芬明皇疆

首章

曰畇畇原隰可見甸之之功我疆我理是即田之之事

周禮百畝為夫夫間有遂遂深廣各二尺遂上有徑十夫為井井間有溝溝深廣各四尺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深廣各八尺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大水通流非人力所治故不載其廣深焉川

上有路遂在井之內周遭一夫之田溝在井之外周遭十夫之田洫澮川倣此其水則遂達於溝溝達於洫以次而達於川以資蓄洩備旱潦也言南東其畝自遂之達於溝言之也順地勢之所宜者凡地西北高東南下水避高而走下一夫之田四面有遂一井之田四面有溝遂北入溝北東即南視其下流之所在則為畝以固之故云南東其畝或東或南紛然不一所謂疆場縱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是也或云遂縱溝橫一定之勢而畝則有東南大謬但遂橫則溝縱遂縱則溝橫耳

考工記曰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

又曰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

疆理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為疆在內為理如就一夫論則遂徑為疆中間畝畝為理就十夫論則溝畛為疆中間遂徑又為理矣推而[illegible]矣則一同之外川路為疆中間澮道洫涂溝畛遂徑皆為理矣

南東二字全要活看但是卑處便為畝以防其溢或南或東或東南皆有初無一定之制長樂劉氏之說亦似未盡

為畝者旱則引溝之水以均於遂潦則引遂之水以洩於溝皆賴此以為之陣也

陸農師曰雪欲盛而徧故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言霢霂

傳曰曾孫成王也箋曰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修其業乎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

傳曰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

二三章

曰優饒裕也渥厚漬也霑濡潤也足充滿也是言土膏之饒洽下指天澤

言

曰疆場二句雖分承上二章然歸重黍稷上方與下文相接

曰特牲饋食禮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此言獻賓正主奉祭宗廟時主人獻之非指尸酌酢賓及祭畢而燕于寢也

益之四句箋曰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

四章

曰爪即祭時登豆之物於時達際瓜熟故薦之蓋秋嘗也非薦新之謂也

左氏曰溪澗沼沚之毛可薦於神明禮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以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故曰惟賢者能盡祭祀之義

五六章

五章全重迎牲、祭以清酒、亦為迎牲事也、皆毛取血取背乎看、不[illegible]
求神陰陽、作眼目
桜將牲祭以清酒二句、是既灌然後迎牲也、執其鸞刀三句、是用[illegible]
也、是烝是享、是升首於堂也
是烝是享、此正既奠升臭之事、蕉熟之謂也、專以牲言、不兼酒、說蓋[illegible]
清酒句、只用以求神、着此一句、以起下迎牲之事、非若三章獻尸、所用[illegible]
也、祭中非不重酒、但章意各有所主耳
一薦牲也、如上面所云、有許多節次、故云孔明
取背以為升臭之用、此時猶未熇也、熇在真熟之後。安得猶此及祭以清
酒便用求神陰陽為意耶。待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
之道也、血祭盛氣也、　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

箋曰、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之礼先以鬱降神、然後迎牲、享
於祖考、納享時、
疏正義曰、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一名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
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ゝゝ正當為五齊
三酒、祭祀則供奉之也、酒正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ゝ然、如今宣城醪
矣、醴猶体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ゝ然、葱白色
如今之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illegible]
矣、事酒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昔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
時醳酒也、昔酒如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如今之中山冬醸
接夏而成者也
傳曰、鸞刀、ゝゝ有鸞者、言割中節也、

疏正義曰、脊者、腸間脂也、以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illegible]
香之氣、是升臭也、

甫田

序曰、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詩諸說紛ゝ、有作兩年事者、以為夏勞農秋報賽、來年又復省耘、又復
收成、謬不待言矣、有作一年事者、謂前三章夏耘、一時事、首章始出省民
既言自古有年、又言將復有年、以見神功當報、次章是正祭時、此祭是耘
時之祭、于此時報、即于此時祈、報者、報苗生之盛、祈者、祈有秋之祥也、三
章祭畢之後、又去省耘、知其終之可年、而喜之、末遂言收成之慶、歸功於
農而欲報之、此在今時以為不易之說、以愚而論、大未必然、按礼仲春祭
社、秋祭四方、報成萬物、秋獮之礼、羅弊獻禽、以祀祊、十有二月、大蜡合聚

萬物、而索饗之、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孟春祈穀于上帝、季
春為麥祈實、季秋祈來年百穀于公社、并無三夏之月祈報方社田祖之
文、惟龍見而雩、當在建巳之月、然此由辟之祭、非祈非報、唯意嗜序、言春
夏祈穀于上帝、仍非方社田祖、則以此祭為在耘耔之時、乃由說也、第三
章雖是勞農、然亦安知其非省穫之時、徒以禾易長畝、易字、終善且有、終
字、便以為省耘、不知易其田疇、是通用字、終字猶俗言畢竟、對自古有年
而言、如終温且惠、亦言常ゝ如此之意、泥此二字、遂以為省耘、又由說也、
為此說者、不過要將前面三章、樞時略月、次第相因、故為此牽合附會、以
就其所見耳、不知詩人作詩、不比史官作史、史家編年叙事、不容錯亂、若
詩人之旨、一章自為一義、或順時述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稱
往昔、或更端別叙、或重言復說、或因彼說此、或沿波討源、換章則換事、換

韻則換意變化錯綜，如春山夏雲，頃刻異態，不可拿捏，初非拘〻以勝辯爲先後也。如此詩。本是報賽之樂當作于秋祭之時。首章述耘耔之勤，二章說祈報之礼，三章者農之時，上能感乎下，末章收成之事，君欲報乎民。各舉一事各敘。一時則次章爲秋時之祭，于义既通三章不論爲首耘。後都無不可。何必瑣〻，傅會也。凡說詩，全要体會大旨，圓融活脫，則觸處爲葉。若拘牽局促，泥滯舊聞，雖存膚盡落，終不出葛藤窠臼矣。

子先曰，一章曰，食我農人，烝我髦士，二章曰農夫之慶，穀我士女，三章曰攘其左右，農夫克敏，四章曰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是一篇之始終，無非爲民而已。

子先曰，楚茨，南山，皆是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故首皆推言，前人墾闢之功，而我得耕治以奉祭祀之意，甫田乃述公卿奉方社田祖之祭，故首言有年之多，與蓄積之富，以見神不可不報之意，

箋曰，剌者剌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

一 ㊀㊀㊀㊀㊁㊁㊁ 田千陳人年　畝耔薿止士

二 ㊀㊀㊀㊀㊁㊁㊁㊁ 明年方臧慶　鼓祖雨黍女

三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正子畝喜右否畝有怒敏

四 ●㊀●㊀㊀㊀㊀●㊀ 梁京倉箱梁慶疆

首二章

同首章可見賦斂之常，周給之仁，巡視之勞，勸相之勤。

同首章文義，覺〻相承。益傳彼四句，蔑自古句，自古句，蔑今適三句，今適

三句，蔑末二句也，

曰二章，盛樂三者也，歸功于農，即祭報之功，歸惠于下，即溥神之惠，

攸介攸止，疏義，以爲閒曠之地，可止息之處也。衆人不能徧及，故進其可與言者與之言，因以諭乎衆耳，

箋曰，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大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〻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〻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〻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土地穀，畝一鍾，

傳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箋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

箋曰，今者今成王之法也。於古言稅法，今言治田，互辭，傳曰治民得穀俊士以進，箋曰，介舍也，礼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俊士之行。

傳曰，方迎四方之氣於郊也，

疏正義曰，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句龍職主后土，故謂其官爲后土，死以配神社而祭之，曲礼注云，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於四郊也，勾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

箋曰，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御迎，介助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

疏正義曰，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

三四章

曰若者，實類實東之美，有者，萬億及秭之饒，

未獲時容比不粃故如茨實頌頌而垂末故如梁如茨即是實栗如梁即
其實穎若既獲而積之則如茨如梁不足言矣
報以介福須象農夫方好有飽淳和而安田畝意此即祭時致徼惠于神
而福之
箋曰曾孫謂成王也穫讀當作饋饁饋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
當作饎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
艱難也為農夫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饎
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為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
箋曰禾治而竟畝成王則無所恚怒謂此農夫能且敏也
箋曰稼禾也謂其藁者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
穀也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又有稻粱報者為之求

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

大田

序曰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苗既方阜堅好矣而又曰無害曰稺何也此即下文不獲穉之穉稚幼而
未及齊長者也田穉不害則其堅而好者可知矣
曰天澤依君德而降則私田之澤亦君之澤也地利得天澤而盛則寡婦
之利亦君之利也
坊記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彼有四句善形容豐餘之象
左氏曰民神之主也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
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
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
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
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
序箋以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饑
饉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
箋曰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為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
之宜而植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穀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
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俶讀為熾載讀為菑栗
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民既
熾菑則種其衆穀衆穀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順民事
不奪其時

既方三句箋曰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
疏正義曰李巡云食禾心為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
厭故曰螣也食禾節者言貪狠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
故曰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為名也郭璞曰分別蟲啖禾所在之
名耳螟與螣古今字耳陸機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
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説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為人患許慎云吏犯法
則生螟乞貸則生螣舊説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
耳故犍為文學曰此四種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
傳曰炎火盛陽也箋曰螟螣之屬盛陽氣嬴則生之今明君為政田祖
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於炎火使自消亡
傳曰萋萋雲行貌箋曰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

箋曰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種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獲之
歛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為利
疏正義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注云
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筥者
掌容庄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穧然則米之秉
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
傳曰騂牛也黑羊豕也箋曰陽事用騂牲陰事用黝牲

一　㊀㊀㊀㊀㊀㊀㊀　穧戒事耜畝穀碩若
二　㊀㊀㊀㊂㊂㊂●㊀　皁好秀　螣賊稺火
三　㊀㊀●㊀㊀㊀●㊀㊀　萋祁私穉穧穗利
四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止子畝至祀黑稷祀福

瞻彼洛矣

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徐士彰曰一章有講武而無福祿三章有福祿而無講武不知鞸琫有珌
即首章之韎韐也福祿既同即首章之如茨也彼此固可以互見辭雖異
而不害其為同也或者以朝會入福祿以講武入保國則首章之講武於
福祿何所承末章之福祿於講武何所涉血脈隔而義例乖詩人之大旨
不若是之拘且固也　君子至止見鎬京之上非不可以那居而必朝會
東都以布德振威之意
周道尚文其勢必趨於弱六師之作渙散之道矣作者又安之師必玩玩
者吾勵之不教之師必懦懦者吾奮之皆所以鼓其氣也
絳蔽膝之衣稱乎見者

子先曰末章君子至止一時之治安也君子萬年二句萬世之治安也一
時之治安一時之福祿也萬世之治安萬世之福祿也俱就講武上見
洛誥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此詩會諸侯而因講武事如車攻詩東都之行本為朝會而詩之作則為
田獵此詩當如此例看東都之至本為朝會而作詩之意則重講武
言講武而先稱洛水之勢者所謂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足以起
天下之朝宗也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方朝貢漕輓為易如在渭
之將豈水東注觀禹貢所列貢道此意可見
作字重在天子親御戎服上有以身率之而群下皆奮揚之意
君子萬年二句不作祝頌自是實理萬年字連下講亦不作壽

君子講武安不忘危臣之稱頌美不忘規
傳曰興也洛宗周溉灌水也箋曰我視彼洛水灌溉以時其澤浸潤以
成嘉穀興者喻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以成賢者　君子至止
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為福賞賜為祿此諸侯世一也然三年之喪
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
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鞸
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
疏正義曰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曰韎韐即一
入曰韎韐是縓也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是以他服謂之韍祭服則謂之韍
韐以韎韐代他服之鞸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士言
韎韐亦猶大夫以上之言韍也玉藻云一命縕韍幽衡注云侯伯之士一

命則士亦名韍矣言韎韐者彼注亦云子男大夫一命則一命緼韍以子男大夫爲文故言韍耳其實士正名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韍是也

序曰天子玉琫而珌音必諸侯璗徒黨反琫而璆音虯珌大夫鐐音遼琫而鏐瑍士珕琫而珕珌箋曰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斷制

疏正義曰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内則注遰刀鞞是也以公劉云鞞琫容刀故知鞞容刀鞞也又容者容飾此琫有珌即容飾也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之差也天子玉琫玉是物之至貴者也釋器說弓之飾曰以蜃者謂之珧郭璞曰珧似蛖說文云珧蜃甲所以飾物也釋器又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鏐即紫磨金也說文云公珕蜃而不及於蜃故天子用蜃士用珕也

保其家室箋曰德如是則能長安其家室親家室親安之尤唯安則無纂紱之禍也

福祿既同箋曰此人世子之能繼位者也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

一　◐○●○●○　決起　茨師

二　●○◐○◐○　決起　釋室

三　◐○◐○◐○　決同邦

前二章平仄韻起側見東山或不祇詳而首章攢改作濟濟次章次作滑滑

以叶下韻太妄誕矣

裳裳者華

序曰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末章見天生全才以佐明時應左右以毅施言才德以抱負言以字字法妙品

各我覯是見之於洛水之上也

和順者召福之本文章者和順之發故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傳曰興也箋曰興者華堂堂于上喻君也葉湑湑于上喻臣也明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正子謂古之明王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則我心所憂寫而去矣我心所憂既寫是則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憂者憂讒諂並進

箋曰華芸然而黃興明王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章禮文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是則我有慶賜之榮也

箋曰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興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我得見明王德之駁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諂之害守成我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

傳曰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箋曰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功於國似嗣也維眾先人有是二德　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今遇讒諂並進而見絕也

一　⊖⊖●　⊖⊖⊖　華湑寫寫處

二 ●㊀●㊀㊀㊀ 黄章之慶
三 ●㊀●㊀㊀㊀ 白駱〻若
四 ㊀㊀㊀㊀㊀㊀ 左宜右有〻似

桑扈

序曰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桑扈交飛則彼此相輝而有文君子受燕則上下相與而獲福樂胥只是因其在燕而以可樂稱之蓋指其豈弟樂易之可見者言而在中之和順周以洩矣此二字只稱呼之辭與樂只君子一例非謂樂胥故受天之祜也下文之屏是見成事若以樂胥故受福則以樂胥而屏萬邦其義難通矣

三四章皆以頌禱之辭寓戒飭之意

屏者捍衛之使無侵侮翰者植立之使無傾覆豈不云者見宜其如此也

為憲非必法其屏翰只是屏翰中修己治人附衆威敵事記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故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是故國安而君寧上下相和而不相怨也

序箋曰動無禮文舉事而不用先生禮法威儀也

傳曰興也箋曰交〻猶佼〻飛往来貌興者竊脂飛而往来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胥有才知之名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予之以福樂

不戢二句箋曰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歛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亦不多也

箋曰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群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共其樂言不慠敖自謡慠也

彼〻賢者也萬福謂蝅用爵命加以慶賜

一 ㊀㊀㊀㊀ 扈羽胥祜
二 ●㊀●㊀ 領屏
三 ㊀㊀㊀㊀ 翰憲難那
四 ㊀㊀㊀㊀ 觩柔敖求

鴛鴦

序曰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萬年不作壽是求久意宜者順適安享之意首章宜字自福禄說我言次章宜字自我享福言

鄒嶧山曰諸說以艾為奉養之厚綏為拌奐優游之樂如此則福禄字無

着落矣脊来福禄既與上二章一般則福禄字實而艾綏字虚當只說簡福禄有以養其身福禄有以寧其身如鄭所云一身之閒皆安富尊榮之福為之培植庇佑方合詩人之旨

蘇子曰既酔備五福其必有以致之鴛鴦詩人須君福之始而思君福之終其深意亦可知已

斬芻曰摧栗食曰秣

序箋曰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夭也

傳曰興也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箋曰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為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君子謂明王也交于萬物其徳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

鴛鴦在梁二句、傳曰言休息也、箋曰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

箋曰摧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于其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减馬此之謂有節也、

傳曰艾養也、箋曰久爲福祿所養、也

一 ●㊀●㊀ 羅苴

二 ●㊀●㊀ 糞禍

三 ●㊀●㊀ 秣艾

四 ●㊀●㊀ 摧綏

頍弁

序曰、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各章賦意興意作文宜知其意不必展轉牽纏、輔慶源曰有頍者弁本言與燕者其弁頍然耳、賦体也、而實維伊何又以呼豈伊二句、則興体矣、庶幾喜幸之詞、未見四句重下二句

曰上二章其情親、末章其辭危矣、然其言微婉、有可諷味者、此詩之爲善五言也、

君子維宴維字佳注但當二字正辭此、一云維兄弟甥舅是宴、他人不與也、便呆、

曰蔦蘿松栢同出于地、而有相附之勢、亦猶兄弟與已、一氣所分、而有相依之情、

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則凡生前之可憂、身後之可慮者、一切置之度外矣、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悑、、即楚詞所謂憑心也、

序箋曰戾虐也、暴虐謂其政教如雨雪也、

傳曰興也、箋曰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弟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

箋曰女酒已美矣女殺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兄弟匪他言至親、又刺其弟爲也、

傳曰女蘿兎絲松蘿也、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箋曰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已之将危亡也、

疏正義曰蔦釋草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陸璣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兎絲毛意以兎絲

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云今兎絲蔓延草上生黄赤如金、今合藥兎絲子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兎絲殊異事或當然

箋曰君子斥幽王也、

傳曰霰暴雪也、箋曰喻幽王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

一 ●㊀●㊀●㊀●㊁●㊁●㊂ 何嘉他　栢奕懌

二 ●㊀●㊀●㊀●㊁●㊁●㊂ 其時来　上怲臧

三 ●㊀●㊀●㊀●㊁●㊁●㊂ 首阜舅　霰一宴

車舝

序曰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

曰燕飲聚會有好友在焉最為可樂燕好友而德音來括焉亦當燕樂之
相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固不在好友之下矣婚姻以時故曰辰彼碩女
首章德音聞其有是德也次章令德見其有是德也譽樂也即韓姞燕譽
之譽或作稱揚其德未是
三章雖無字不重辭意重在相樂上蓋辭言物與德之兼無非欲其盡情
以相樂之意庶幾冀之之詞
曰情最深者略其物之輕恩有餘者忘其德之薄
曰析薪而其葉湑然所得則所求也故以為興解云覯爾猶云難得見耶
也亦重在德上
四牡四句雖有始終意而文義不斷宜一直說下而始終意捴見可也覯
爾新婚令德來教是也以慰其心釋饑渴之望遂歌舞之樂也

解順曰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群臣有常棣以……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
獨夫婦缺焉則此詩雖燕樂新昏之詩其亦昏禮上下通用之樂也與
傳曰興也委女謂有齊季女也
箋曰時讒巧敗國下民離散故大夫汲汲欲迎季女行道雖饑不饑雖
渴不渴覬得之而來使我王更修德教合會離散之人
傳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箋曰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
鳥往集焉喻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修德
教
雖無章箋曰諸大夫覬得淑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此燕樂
殽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
用是歌舞相慕樂之至也箋曰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為薪析其木以
為薪者為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
嫉妬之女亦謂蔽君之明辟善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之憂
除去也
箋曰景明也諸大夫以為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有高德者則慕仰之
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群臣使之有禮如御駟馬騑騑然持其教令
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

一	㊀㊀㊀㊀㊂	車牽湯括　友善
二	●㊁●㊁㊂㊂	鷮鷮　譽射
三	㊀㊂㊁㊂㊂㊂	酒殽兩　幾幾兩　女舞
四	㊁㊀●㊂●㊂	岡薪　湑寫
五	㊀㊀●㊂●㊂	仰行　琴心

青蠅
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曰交亂四國言利口之覆邦家究其極也構我二人言讒言始於交構原
其微也
傳曰興也箋曰興者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讒人變亂善惡
也言止於藩欲外之令遠物也
傳曰樊藩以為藩也

一	●㊀●㊀	樊言
二	●㊀㊀㊀	棘極國
三	●㊀●㊀	榛人

賓之初筵

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
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衛族嬉也康叔衛始封之君也妹土紂之俗而武王之封康叔也惓惓
以沉湎荒腆爲戒以剛制劼毖爲勸惠念深矣賓筵之作其眞能率由祖
宗之訓者歟武王誥康叔本以禁其欲也而反曰洗腆致用酒曰飲食醉
飽曰自介用逸武公因酒悔過宜其痛絕之也而反曰飲酒孔偕曰酌彼
康爵曰並受其福則先王之所以備酒禍者要自有在非必弃孝養羞耇
燕射祭祀而一切廢絕之也故曰太上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
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周衛二武其知此義也夫
序箋曰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
一●㊀㊁㊂㊂㊃㊃㊄㊄㊅㊅㊆㊆秩起　楚旅青備　莪逸　抗張　同功　的爵

二㊀㊀㊀●㊁●㊁●㊁㊂㊂●㊂鼓奏祖禮　林湛能　仇又時
三●㊀㊁㊁〇㊂㊂〇㊃〇㊃〇●㊃烝起　反幡　遷僊　抑怭秩
四●㊀●㊀●㊀㊀㊀〇㊁〇㊁㊂㊂呶欺　郵俄傞　福德　嘉儀
五㊀㊀●㊁●㊁㊂㊂〇㊃〇㊃㊄㊄酒否　史恥　謂怠　語羖　入又

首章
首二章每章俱有三段飲酒飲酒孔偕未射之飲舉醻逸逸將射之飲以
祈爾爵方射之飲知得此意只疊疊說下爲得射飲不分先後飲而後射
射而復飲
司馬司正三耦衆耦非一人故曰左右
初筵初字對本章下面飲酒說不是對第三章說第三章初筵又是對本
章既醉止說若因第三章與首章首句相同遂謂射與祭者始時之書如

此惜乎其終不善耳大失詩人之旨矣大抵首章射飲次章祭飲皆飲之
善者凡飲酒者皆能如此亦何惡於飲奈何今之淫湎毀常大異于此是
以有後三章所云耳
記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
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箋曰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
甚審知言不失禮也
疏正義曰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太射者將祭之擇士于射宮
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于寢冬官梓
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
燕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

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
傳曰殽豆實也核加籩也箋曰豆實葅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凡非穀而
食之曰殽
疏正義曰籩豆所盛殽則實之于豆核則加之于籩籩人云饋食之籩其
實棗栗桃乾藤藤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謂乾者也籩實有桃梅故稱
核也
箋曰王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
肅愼
箋曰鍾鼓于是言既設者將射改懸也
疏正義曰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不言改懸
者國君與臣行禮裹三面而已不具所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

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鼓鍾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
傳曰抗舉也有燕射之禮
疏正義曰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其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天子燕射唯射一侯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
箋曰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

疏孔氏曰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亦六耦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鄉射禮司射比三耦於堂西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御射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
傳曰的質也疏孔氏曰侯中所射之處也
射義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
次章
錫爾純嘏以上主人獻尸也各奏爾能以上子孫獻尸也以奏爾時以上賓客獻尸也各段內俱有尸酢之爵即是祭飲非如劉氏所謂飲亦祭後也
籥舞在庭言文舞則武舞可知笙鼓在下言笙鼓則八音可統以祖宗功德著之聲容故可以相通而相感以洽百禮以宰承上樂未盡禮之登降上下每與樂之聲容節奏相依即今之樂舞亦然故曰以洽百禮
曰禮兼禮文禮物如祼將妥侑迎神送尸禮文也牲牢醴齊散見玉帛禮物也壬見規模之大典則之隆林見品節之密條目之詳壬林二字以足既至之意也末段不重室人若就賓載二句看亦有專為祭之意
曰祭禮三獻尸之後長兄弟及衆賓長皆為加爵蓋三獻而禮成又多之是加爵也孔疏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者所謂室人也
室人特為賓加爵非自獻之一說賓與室人皆有獻尸之禮
此章固注有祭而飲飲字遂欲各段補出尸酢意愚意說詩無補綴法若要說古人為何不說若要說盡古人為何不說盡要待後人增加分明是畫蛇之足自亡其酒也如此章只是言祭祀之事見酒之為用如此書所謂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是也何必說尸酢

之爵乃為飲酒事耶
酒誥曰飲惟祀德將無醉又曰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
傳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
箋曰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
傳曰林君也箋曰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于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
錫爾二句箋曰王受神之福于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
箋曰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進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醻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
三四章

言凡飲酒者、謂非射非祭而飲者也
抑抑、四句或作通脈體、抑揚俯下、便于行文、但非詩体耳
曰四市極盡醉者之狀、見詩人之善于模寫、載號載呶、曰容之不謹也、屢
舞僛僛、身容之不正也、側弁之俄、頭容之不直也、可謂極盡醉態
傳曰僛僛、舞不能自正也、傞傞、不止也、箋曰此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
着為無筭爵以後也

五章

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為副貳、故曰佐、非謂監所不及察、史則
書之也
由醉之言、俾出童羖者、蓋人至於醉、則雖監史二官、不足以糾其失、凡諸
義理之言、皆不能入矣、故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即此而言、分明是對醉

人說話、可見古人模寫情境分明、是傳神肖象也、詳諷此旨、亦足令醉人
涊涊汗下、式勿以下、皆本上反恥來、都是不醉者意中事、欲倚以告之醉
者、而不可得、想見他羞愧情狀、目不忍視、中不能安、分明衎心跌足之態
宛然在目、此等皆非實話、全要模寫意況、若認作實境、便失大旨形容不
醉之情、正見醉之可恥、數句一直說下不斷
王藤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
油油以退
礼豢豕為禮、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正禍也、是故先王因為
酒礼、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
淳于髡所謂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古制如此、監即執法也、
史即御史也、

箋曰、凡此者、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不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
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使恥
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
箋曰、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

魚藻

序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
子思古之武王焉、
曰諸侯之頌王也、以天下之安危為君身之休戚、則雖褒美之詞、而保大
之謨、存其中矣、
飲酒樂豈、全要發出所以然之故、輔氏曰、此詩與鴛鴦相似、不頌其德者、
不敢形容稱之至也、但美其飲酒安居如此、則非德之盛者不能矣

豈樂飲酒、飲酒樂豈、只是一意、而反覆其辭以成章耳
序箋曰、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
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
箋曰、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明王之時、魚何所處、處于藻、既得
其性則、　又其首頒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
其着見、豈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八
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惑于褒姒、萬物失其性、方有危亡之
禍、而亦豈樂飲酒於鎬京、而無悛心、故以此刺焉、

一　㈠㈢㈠㈡　藻鎬隔　首酒隔
二　㈠㈢㈠㈡　藻鎬隔　尾豈隔
三　㈠㈡㈠㈡　藻鎬隔・蒲悉隔

采菽、
序曰、采菽刺幽王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彼交匪紓、故宜其獲福也、此句是篇中大旨
徐士彰曰、首章錫予、疏云、此予迎來之時而議送往之禮也、亦何必如此拘泥、大抵作詩之意、只欲數陳天子之所以待諸侯者如此耳、若其先後次序、固不必泥也、不然三章已言彼交匪紓、而末章始言亦是戾矣、亦有所不通矣、
箋曰、幽王徵求諸侯、為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矣、于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

一　●㊀●㊀㊀㊀㊀　筥予予馬予黼

二　●㊀●㊀㊂㊁㊁㊁　芹旂　淠嘒駟屆
三　㊀㊀㊀㊀○㊁○㊂　股下紓予　命申
四　●㊀○㊀○㊀●㊁　蓬邦同從
五　●㊀○㊀○㊀●㊀　維葵膍戾

首二章
曰、君子兼同姓異姓、錫車馬以分氏族也、賜衣服以別官階也、金路以賜同姓、繁纓九就、象路以賜異姓、繁纓七就、玄袞以賜上公及黼、以徧列侯、不可入娜大夫注、是禮之全文耳、
傳中意以為濟、本鄭氏箋、甚得詩意、
曰、玄衣而袞、惟上公有之、玄衣則通乎大夫、皆有之、黼黻則子男孤卿皆有之、鵬裳則大夫而已、鷩雉也、毳罽也、織毛為之、絺繡也、言玄袞及黼、則鷩衣毳衣絺衣而黼黻皆在其中矣、
二章有喜其至止之意
曰、載驂載駟、言四馬之中以兩為驂、而一車之駕以駟為乘、稱諸侯之儀衛者、見雖飭之度寓于其中、不徒以文物之盛也、
傳曰、興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曰、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
疏、孔氏曰、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是也、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于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于鉶、謂之鉶羹、
傳曰、白與黑謂之黼、

既正義曰、玉藻注云、龍卷畫龍于衣、卷字或作袞、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袞、龍袞是龍之狀也、
箋曰、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為菹、亦所用待君子也、
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周禮芹菹鴈醢、
傳曰、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箋曰、屆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
三四五章
曰、白虎通曰、芾者蔽也、行以蔽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朱芾、諸侯赤芾、幅束其脛、自足至膝、幅纏、而有差等之度、故左氏帶裳幅舄、昭其度也、

汐山蒋說云福祿舊依大全在予命上說但看首章方以為薄豈有此句
以為福祿君之于臣分雖至尊然詩人之言溫柔敦厚必不若是之自謗
也
殿重也天子之邦王朝也左襄十一年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注謂
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
末章以纚維二字與葵膍二義天子葵之見其淂君心此天子所予更深
一步優游者忠愛之心出于自然非出于畏罪懼禍而不淂已者也
曰覲君欲以行禮芾以蔽膝謹拜跪也行礼必有周旋幅以束脛利趨蹌
也擧此二者以見其餘耳
天子所予一歎感動乎君心而君嘉與之也予字虛看命如一命再命之
命天子褒嘉錫予其臣必有言以將之故曰命恩意還就上文錫予推廣

之凡富貴福澤一時恩典皆是時說俱粘定錫予說再詳
末二章樂只君子內俱要敬意
殿邦方山云諸侯之邦即天子之邦也昆湖云就王朝言謂樂只君子之
來有以鎮重乎王朝也
或云殿邦不專美其能玩注宜字當言宜居諸侯之位而常鎮其国也此
太泥不可從背經以合傳今時通弊宜為至戒
辦則不離淡則不亂抗威儀動靜上見
孔疏云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
傳曰邪幅〻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箋曰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
其他謂之韠以韋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〻尺長廣三尺其脛五十自
革帶博二寸

疏正義曰易紀藝度曰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〻
王易之以布帛而猶知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
又曰韍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卑殊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
其象故知以韋為之
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
說文云縢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
箋曰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樂〻之乃後命與之也天
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
維作二句箋曰此興也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〻喻賢
才也正以柞為興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于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
者明也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辦治其連屬之國使淂其所則

連屬之国亦循順之
傳曰纚綏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曰楊木之舟汎〻然東西無所定
舟人以紼繫其纜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
箋曰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
角弓
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
也
角弓兩雪二興俱有妙致委婉深沉可玩味
禮大傳曰人道親〻是故有上治下治旁治之道是故有合族屬治宗會
之等今若此詩所刺周之宗盟安在乎
一 ●㊀●㊀ 反遠

二　㊂㊀㊁㊂　遠然　教傲
一　㊀㊀〇㊀　裕瘉
四　㊀〇㊁㊀　良方讓亡
五　㊁㊁●㊁　駒後饇取
六　㊀㊁●㊁　木附屬
十　㊀㊀●㊀　瀌消驕
八　㊀㊁㊁㊁　浮流髦憂

首二章

角弓張之乃來一弛便去兄弟婚姻親之乃近一疎便遠言當黽勉同心之意

箋曰爾女女幽王也言王汝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之見汝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

傳曰興也騂騂調利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箋曰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

疏正義曰冬官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弛則体反若不紲檠則不復任用也檠者藏弓定体之器紲即緄縢也

無胥遠矣箋曰相疎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生怨

三四五章

衛叔寶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況兄弟之間乎雖或以不善相加遺不無出於過誤[illegible]以恩意撫之雅量容之則弘忍所化怨毒俱消矣若斤斤溉溉不少假借彼以逆來我以逆往情欲而不[illegible]積為月深惡稔禍積何時已乎所謂景星卿雲妖氛屬皆自一念[illegible]究於誹人之言綽綽有裕交相為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真可謂熱于人情老于世故者也

曰五章上二句喻小人之不量力也下二句喻小人之不知足也坊記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三章柳楊說重王化上人性無常惟上所帥令者固不變不令者則變矣人之令者少不令者多則化于王之不善者豈少哉

一方字佳老句法妙品已斯亡已字亦佳交傾互亂同歸于盡也今人兄弟分爭財產兩俱破敗非所謂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者乎故曰兩人相讓則俱得食兩人不相讓則俱不得食政此意也句法妙品

老馬二句所以終受爵不讓之意

箋曰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于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恕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一惱反之

箋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此周爾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

老馬二句箋曰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曰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之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

傳曰饇飽也箋曰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

六七八章

與屬屬字佳構散合離之意
六章之意與次章相應
瀌瀌浮浮以言雨雪之狀可謂工于體物散鹽飄絮定不及也
箋曰附木桁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
流正義曰猱則猿之輩屬非猿也陸璣云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
為玃長臂者為猨猨之白腰者為獑胡獑胡猨駿捷於獼猴然則猱猿其
類大同
箋曰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啟小人之心則無肯謙
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己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
箋曰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

菀柳

序曰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
之不可朝事也
史記魯仲連傳周成烈王崩齊威王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
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侯不往周怒赴于齊曰天崩地坼
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後至則斮威王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
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
箋曰邁行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予將行之
箋曰凶危之地謂四裔也
一　○㊀○㊀●一　息暱極
二　○㊀○㊀●㊀　愒瘵邁
三　○㊀○㊀●㊀　天心臻矜

都人士

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
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作者于亂離之後追憶往事蓋其目所及見非謂文武成康之盛也東萊
光武為司隸時入洛陽吏士見其僚屬皆懽喜不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
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即此詩之意
行歸二句深致顧見之意言昔時之美如此而今也一往而不可復見矣
倘得行歸于周再睹昔時之盛豈不為萬民所瞻望乎久慕而忽見如昔
出而乍歸故曰行歸于周句法妙品
綢直如髮如字古而字通猶言綢直其髮耳
言從之邁與行歸二句同意俱是設言得見之喜以甚其不得見之恥

匪伊曲句亦自言趣可味
末章意致甚佳蓋服飾氣象固欲其盛美而有意文飾亦非盛世之象曰
自然閒美不假修飾則舉舒肆冶容之態而民生之咸蘊自盡概可知矣
盱望也與首章望字作映觀者不同此句與云何吁矣云何其盱一例註
語氣當云使我如何其懸望乎言望之甚也
凡詩二句為節止是一意有二句二轉者我不見兮言從之邁是也有一
句二轉者誰與獨處勿替引之是也皆句法之變格也凡詩体不一緩急
異態或意本直致而雍容揄揚朱弦三歎或意本繁委而急節短腔下筆
偏疾大約鋪張盛美遠調為多陳叙哀情促音獨用因此尋之亦可以盡
文章之変極才人之致矣
箋曰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

尃也仝也、
傳曰彼彼明王也、
傳曰周忠信也箋曰都人之士、所行要歸于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
驕縱而法傚之、又奕今不然
傳曰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箋曰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
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
綢直如髮箋曰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
箋曰苑猶屈也積也
箋曰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
疏正義曰、小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革、女用絲
有飾緣之

箋曰伊辭也盱病也

一 ㊀㊀○㊀●㊀ 黄車也
二 ●㊀●㊀●㊀ 撮髮説
三 ●㊀●㊀●㊀ 賓吉結
四 ●㊀●㊁●㊁ 厲蠆邁
五 ●㊀●㊀●㊀ 餘旗盱

采綠

序曰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此詩與卷耳載馳同體但是託言一無事實古人含情寄况大都如此若
作實者便是婦人説婦人説褻也自是之後雅之音響漸入于靡

張叔翹曰、二後章之意蓋言君子者歸而實勞我心如此沈其得歸也狩
則為之韔弓、釣則為之綸繩、釣而有所獲也則我亦得與君子共觀之相
親相暱、不至如今之怨曠也、然而君子之歸何時耶、只如此説便是思望
之切若云欲無往而不與之俱則近于俚俗失詩人温厚之旨矣且歸既
歸矣何必在在與俱而後見夫婦之情耶。

序箋曰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
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

箋曰綠生芻也易得之菜也

傳曰婦人夫不在不容飾、箋曰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
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

傳曰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曰婦人過于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
月之日六月之日也、

疏正義曰内則云妾雖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
也諸侯娶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則四日夫人專夜則五日
也至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九
而御于王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
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
夕亦十五而徧云自望後反之

薄言歸沐者念其至也、

一 ㊀㊀㊀㊀ 綠掬局沐
二 ㊀㊀●㊀ 藍襜詹
三 ㊀㊀㊀㊀ 弓繩
四 ●㊀㊀㊀ 鱮者

黍苗

序曰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我任我輦二章舊說以為從役者有召伯之勞故貳斂助勉必謝功既成而後歸也愚意謂此是從役者慶幸之詞蓋惟有召伯之勞未撫循故今日之役無有他慮凡我同役惟待土功既成言旋言歸而已如此方似本章語氣

烈烈者勇于趨事赴工也召伯成之者撫綏有道使惰者勉而能者勸息者奮而懦者激故能成其烈烈也

從功以土地為重故原隰泉流特于謝功中抽出言之固高而高因下而下各得其宜是謂既平

王心雖重展親報功亦無式是南邦之意

末二章皆頌道之詞

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

左案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顙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

劉氏謂任輦于輸車駕于牛固是常時之制然不必用

序箋曰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

我車我牛箋曰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

箋曰營謝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而無休息時

原隰章箋曰又刺今王臣無成功而亦心安

一	⊖	⊖	●	⊖	苗膏勞
二	●	⊖	⊖	⊖	中集哉
三	⊖	⊖	●	⊖	御旅處
四	●	⊖	●	⊖	營成
五	⊖	⊖	⊖	⊖	平清成寧

隰桑

序曰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桑幽者深綠而似黑也字法妙品

曰其樂如何者欲自言而非言語之所能形容也云何不樂者欲自止而非在我之所能抑遏也

德音孔膠舊以為好賢之意皆然云既見君子則喜其德音之相親而固結之不解難得而間之此說為勝王東所謂千載一會說論無疑郭陽所謂堅如膠漆兄弟不能離易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末章文氣無斷處一串說去遐不謂矣與中心藏之一正一反謂字藏字正相應何日忘之承藏字意來

末章之意至為深切至為微妙真情懇惻宛轉曲盡章法神品朱傳纂疏体貼面目無二亦注疏之極佳者

徐士彰曰末章非謂意之所蓄者深言之所示者淺故不欲道也庶人之詩有云胸中磅積千般事到得相逢一句無並非不欲道也不能道也此正難形容處詩人却善形容之真可謂合于人情者也

末章不惟思深意切玩其詞脈辭氣似亦一段不會若是其口出氣象處

釋，諷誦如見其人，真所謂見神于文者矣

德音孔膠，劉峻云，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蓮，道協膠漆，志婉戀於塤篪。本不欲忘，却說何時而忘，乃詩人形容之妙，要須善會其意。

樂府視刀環歌，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見，脉脉動人心。

傳曰，興也，箋曰，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興者，反[illegible]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

箋曰，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不能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一　㊀㊀●㊀　阿　難何

二　●㊀●㊀　沃樂

三　●㊁●㊀　幽膠

四　㊀㊀㊀㊀　愛謂　藏忘

白華

序曰，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孼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曰，此詩比體，間與他處不同，篇中有正比，有反比，有暗比，有明比，首二章反比而明言之，三章反比而暗言之，四章正比而暗言之，五章反比而明言之，六章正比而暗言之，七章反比而明言之，八章正比而暗言之，不造他處盡正比暗比也，

曰，水氣夜升而為雲，朝則降而為露，

曰，滮池在咸陽西北，合鎬水、

嘯歌傷懷者，所謂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也、

曰，幽王以妾為嫡，以孼代宗，天下之變極矣，是誠關乎宗社之安危，而不可以小故忽之者，白華之詩，但云天步艱難，乃若微露其意，而不欲顯言之者，蓋亦有所不忍言，而抑以見詩詞之微婉也，小弁之詩亦與此同，

張叔翹曰，此詩遭夫婦之變，而終篇皆致其念之之辭，至七章始責之，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可謂怨而不怒矣，朱氏乃責其不能思古人以自處，不知愁苦亡聊之中，無忿懟過甚之意，深有合於古人之道也。

本箋曰，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

箋曰，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為菅，菅柔韌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為脆，興者喻王取於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為孼，將至滅國

箋曰，之子斥幽王也、

甄，正義曰，釋草云，茅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是茅之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也，

傳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箋曰，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為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

傳曰，步行也，箋曰，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耳，謂二龍玄黿之妖

箋曰，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

傳曰，煁，烓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曰，桑薪宜以炊饔膳之爨，反以燎於烓竈，用炤事物而已，

箋曰王失禮於内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鍾於宮中
一歎外人不聞亦不可止
箋曰鶖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者也
箋曰鴛鴦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
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良善也王
無谷耦己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悲噎
傳曰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曰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
以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也黜而卑賤疾病也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困
病

一 ○㊀○㊀ 求偶
二 ●㊀●㊀ 茅猶

二 ●㊀●㊀ 田人
四 ㊀㊀㊀㊀ 薪烘人心
五 ●㊀●㊁ 外遠
六 ●㊀●㊀ 林心
七 ●㊀●㊀ 翼德
八 ●㊀●㊀ 卑疵

綿蠻

序曰綿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
故作是詩也
疏義曰感慨期望之意反覆道之
比體與碩鼠采芑鵲羽黃鳥一例其初托言於鳥以下不必補意直言己

志而已定見云此詩是托黃鳥以為言順文說去而此意自在不必添入
一層比意
曰止丘阿以喻微賤言道遠以喻勞苦飲之食之望其周恤己也教之誨
之欲其指示己也後車載之欲其振救己也
曰周之盛也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豈
有如綿蠻之思者乎可以觀世變矣
序箋曰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
資財則當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
其亂而刺之
傳曰興也綿蠻小鳥貌鳥止於阿人止於仁箋曰小鳥知止於丘之曲
阿静安之處而托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

箋曰在國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為末介從而行道路遠矣我罷
勞則卿大夫之恩宜何如乎渴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
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
箋曰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行乎畏不能及時疾至也

一 ●㊀●㊀㊁㊁●㊁ 阿何　食誨載下仝
二 ●㊀●㊀㊂㊁●㊁ 隅趍
三 ●㊀●㊀㊂㊁●㊁ 側極

瓠葉

序曰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
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曰莚不必嘉殽饌不必異膳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真情實意於是乎

可驗

傳曰苟有明信溪澗沼沚之毛可以羞王公其瓠葉之謂與、
徐士彰曰豐以燕賓者魚麗是也易鼎之象曰大烹以養聖賢賛以能
者瓠葉是也易損之象曰二簋可用享
序箋曰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不肯用者自
養厚而薄於賓客、
傳曰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箋曰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菹
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習礼
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
食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子以
用友講習、

箋曰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
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奉酒於賓乃
薦羞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為酌名、
箋曰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炰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疏正義曰凡治兔
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毒貫而炙之若
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若今燒乾脯也柔謂殺已多
日而未乾也

一　●㊀●㊀　亨嘗
二　●㊀●㊀　燔獻
三　⊙㊀●㊀　炙酢
四　●㊀●㊀　炮醻

一漸漸之石
一序曰漸漸之石下国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
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一山川悠遠二句一套事不宜以維其勞矣總承險遠詩無総承作且觀次
章亦自可見
首言經歷險遠不堪勞苦意已盡矣二章又把險遠勞苦說深一層至三
章又言不獨險遠又有遇雨之勞以增其苦也由淺入深立言有法
埤雅馬喜風豕喜雨
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月水之精畢好雨之星
嚴氏曰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蹢者亦汙今群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久

雨傳涂多故也傳涂既多而歇未久而月離於畢則又將雨矣此說與經
傳俱合但於訓義稍左要知訓義乃孫說不必牽滞以失經旨
不暇及他事甚言勞苦之極也疏義所謂智慮廣而憂患事是已亦異乎
采薇出車之所記與
歐陽公曰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序箋曰荊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
箋曰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疆而無禮義不可得而
伐也山川者荊舒之国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
卒服皇正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疲病必不能正荊舒使之
朝于王不皇出矣箋曰不能正之令出使聘問于王箋曰豕之性能水
又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繪牧之處

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荆舒之人勇悍難服其君猶白蹄之豕也
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賤之故比方於豕
傳曰畢噣也（音晝又其各反）月離陰星則雨箋曰將有大雨徵氣先見於天以
言荆舒之叛逆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使之滂沱疾王（音）也
不皇他矣箋曰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於王命
一 ●⊖●⊖ 高勞朝
一 ●⊖●⊖ 率沒出
二 ●⊖●⊖ 波沱他

苕之華

序曰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
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曰三章總見國勢不可久而民命不可全也
曰苕華一詩不過數句而反覆一過則國勢之危迫人情之愁苦物色之
凋耗皆瀟然在目蓋其情見乎辭故不覺其言之慨切也
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兩語令人酸絶
傳曰興也箋曰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苕之幹喻如京師也其華
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爲諸華〻衰則黄猶諸侯之師旅罷病將敗則
京師孤弱
疏義曰釋草云苕陵苕黄華蔈白華茇本草云陵苕一名紫葳而柔草
黄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陵苕本自有黄有白傳言將落則黄者
不黄矣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機疏亦言其華紫色就紫色之中
有黄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黄以黄〻者華言之則芸爲極黄之

貌故將落乃然
箋曰京師以諸侯爲蕃蔽今陵苕之華衰而葉見青〻然喻諸侯微弱
而王之臣當出見也
傳曰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箋曰無是道者喻
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
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
一 ●⊖●⊖ 黄傷
二 ●⊖●⊖ 青生
三 ●⊖●⊖ 首罶飽

何草不黄

序曰何草不黄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
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曰一章言人之九二章言人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豈非以禽獸待其民
乎
士卒棧車庶人乘役車而此有棧乃是言車之狀也此以實字當虚字用
詩中多有之如朱幩鑣〻之類是也
韓氏曰苕之華言國家之衰微人物之彫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
草不黄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
極矣周室至此無可爲矣此黍離降爲国風而雅亡也
自鹿鳴至此多似風體而二雅之音響亦衰矣然備存之於雅也夫子不忘
忘周之舊也故斷自東遷之後爲王國之風焉使平王能光復舊都弘宣
祖業則文武尚可還二雅尚可復耳無奈不振甘自輕賤良可惜矣

箋曰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萃

皆黃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而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事

箋曰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

嚴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

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黃至于玄此豈非民哉

陣曰芃小獸貌箋曰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

疏曰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

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

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共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

一　⊖⊖⊖⊖　黃行將方

二　⊖⊖○⊖　玄矜民

三　⊖⊖●⊖　虎野暇

四　⊖⊖○⊖　草道

新刊徐玄扈先生纂輯毛詩六帖大雅卷之三

吳淞　徐光啟　子先父　輯

金陵　唐國達　廣慶堂　梓

文王

一　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徐士彰曰此詩首尾相應脉絡貫通章斷言命周絕商監殷法祖意自相足不可全然分開對看若滯章斷之文而失詩人之旨則周公之所以戒成王者亦不見有警惕處蓋周公戒成王始終歸重文王之德上見得撫成業者不可不修德也首章至假哉以上歷述以德受命大意已盡然天命有所常必有所去故下周言絕商然言商之子孫臣庶如此亦本於文王之德所謂鑒殷之事亦是漸漸發說到法祖上耳命周而及其子孫臣庶絕商

而及其子孫臣庶法祖而言及監殷監殷而言及法祖亦是文字湊泊如此要當會作者之旨勿不若是之拘拘也

張叔翹曰此詩敘述文王之德以垂戒後王欲其常厥德保厥命而修德之要不越乎敬之一言美哉詳而有體直而不激其指切其味深非周公不能作也他日成王曰敬逸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其於法祖敬天之學可謂無間然矣

說以文王生民公劉綿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大明文王有聲行葦既醉鳧鷖嘉樂泂酌卷阿大武諸篇為大正

一　●⊖●⊖●⊖●⊖　天新　時右

二　●⊖●⊖⊖⊖◎⊖　己子子世士世

三　●⊖●⊖⊖⊖●⊖　翼國　生楨寧

四　●㊀●㊀㊀㊀●㊀　正子　德服
五　●㊀●㊀○㊀●㊀　常京　冔祖
六　㊀㊀●㊀●㊁●㊁　德福　帝易
七　㊀㊀●㊀●㊁●㊁　躬天　臭孚

首章

文王在上

德顯則取法也近命時則無豫爲無窮

徐士彰曰文王之神即天之神也上帝之命即天之命也上帝之陟降無一時而不監于人文王之陟降無一時而不同於帝則爲後王者豈可謂天之高而不吾察文王之既沒而不吾知哉此章雖不言敬天而不可不敬天之意隱然見於言外者矣

此章反覆言以德受命贊嘆不已故屢言之總是一意

箋曰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

三章

亹亹文王無誹

亹亹勉勉即亹敬即敬止君臣一德故能熙載代終以克長世

解頤曰以多士而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以王國而克生多士謂非聖化之造就不可

疏義謂此文王亦以今日在天之神言此說甚有理時說謂傳世之顯就周士子孫言厥猶以下就周士言大費周折未妥

四章

楊子曰無不敬然後可以對上帝

於昭者神而所以於昭者此敬不已者聞而所以不已者此敬敬之一字一篇綱領

文王之敬不已與天合德也文王不已其敬故命集焉商紂不已其惡故命去焉

張叔翹曰光明者敬之本體繼而續之使其常明而不昏即所謂不已其敬也

五章

叔翹曰王之藎臣二句是一篇呼喚精神處前後文意得此提醒

又曰此雖戒王之言亦須渾融嚴氏所謂不以文王爲念則將墜厥緒周之子孫臣庶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之廟等語當會其意而用之可也

六章

註中兩自字佳正與本文自求相應德曰自脩命曰自配福曰自求所以法文王者誠在我矣

先人以業貽子孫能必令之克保乎能保與否後人責也故曰自求多福自求者明皇天無親祖宗無據

末章

天與文王一也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得人心所以得天心也儀刑二字好若有模範可爲準則之意

叔翹曰義問亦與令聞意相應有虞殷自天揭出一天字與首章應

上天之事事字宜渾說或以禍福與[illegible]言則皆可度矣

疏義曰首章之意是文王即天即帝此章以法文王即所以法天其篇首

彪以以文王與天為一、但愈言之而意念深耳、

大明

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輔慶源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姒。有王季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觀於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興廢。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應。皆非苟然也。

一 ●㊀●㊀●㊀● 上王方

二 ●㊀●㊀●㊀●㊀ 商京行王

三 ●㊀●㊀●㊀ 翼福國

四 ●㊀●㊀●㊀ 集合涘子

五 ●㊉●㊀㊀㊀ 妹渭 梁光

六 ●㊀㊀㊀㊀㊀●◯ 王京莘行王商

七 ㊀㊂㊀㊂㊀㊂ 旅野女隕 林興心臨

八 ㊀㊀㊀●㊀㊀㊀㊀ 洋煌彭揚王商明、

首章

惟天不可信、此為君之所以不易也、

二章

列女傳曰、大任誠一端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妊為能胎教、

三章

小心字淺、檢束此中。不敢佚泰也。

徐士彰曰、聖人一念之敬、足以得上天之福、一德之正、足以得下國之心、聖人所以得天人之歸者、誠心盛德而已。

四章

徐士彰曰、天命必有所繫也。而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欲革其命而新之。非鑒觀之久。而眷顧之深。固不輕集也。

五章

徐士彰曰、文王之德、與天無間。譬則天也。太姒纘女之德。足以配之。譬則天之妹也。

六章

章首五句、即上文之意、而重衍之。猶古詩換章疊句體矣。者陰。詠逆德也。

而以為變伐應天。順人故也。易曰行險而順、字法妙品。

徐士彰曰、有太任。復有太姒。故言纘言女德之。克纘也。生文王又生武王。故言篤言天命之匯聚也。其伐商也除暴救民。以殺止殺。故言燮言其無悖德也。

七章

上帝臨汝、蓋屢言之。總是幹旋暴伺處

徐士彰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言處天下之大變。當天下之大任、當一以天命行之。不可置毫髮私意於其間、彼以人之衆寡事之成敗、存於念慮者。皆所謂私意也、

侯興者、兵之勢也。牧野之師形屈而勢實叅以至仁伐至不仁。氣自百倍耳。

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伐紂、紂虎賁旅百萬起自黃鳥至于赤斧

傳曰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

末章

煌煌彭彭、以氣勢言、即僎興之意

華車三百乃有此氣象而尚老師乃有此英邁此可以見武王之師

武成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

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鄒子詩曰當時只誅紂河濁便除氣便清明

傳曰尚父可尚可父

緜

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徐士彰曰、周公之訓成王備矣然其立言也不曰大王王季則曰文王武王欲其守法以承先業耳荀卿曰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如法後王而一制度伊尹之于太甲也非成湯之事不以訓意亦猶此

又曰、大王遷岐與公劉遷豳事體略同但廣廣廬旅其規模小此章乃召司空以下其規模大蓋時世有先後土地有廣狹即此見瓜瓞之義此詩體格辭意與長發一篇逐一相似看來三代時亦便有擬古之作

一　㊀●㊀●㊀㊀　瓞漆穴室

二　㊁㊀㊀㊀㊀㊀　父馬滸下女宇

三　㊁㊁㊁㊀●㊀　止右理畝事

四　●㊀㊀㊁㊂㊁　徒家　直載翼

五　㊀㊀㊀㊀㊀㊀　陾薨登馮興勝

六　○㊀○㊀●㊀　伉將行

七　㊀㊀㊀㊀㊀㊀　慍問拔兌駾喙

八　㊀㊀㊂㊁㊁㊁　成生　附後走侮

首章

緜緜句比意可該全篇但就首章論則言今日王業之盛始於前日之微也緜緜二字不可忽

民之初生未便是太王時還在大王以前按稷子不窋失官竄于戎翟之間至公劉能修后稷之業乃立國于豳民之初生謂此時也

朱公遷曰夾皇澗遇澗云已有家室但穴處乃土地所不能無謂之未有家室何怪哉

傳中其國甚小二句不可謂太王小文王大蓋大王遷岐而後已自漸大至文王而極大觀於棫樸四句可見詩柄看因之二字亦是此意

孫炎曰瓞小瓜子如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

箋曰復者復于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

二章

來朝走馬要見為民意此章于創業艱難寫深至

徐士彰曰一說至于岐下不可言擇取意愚謂詩人之言亦不可如此拘拘下文分明言土地之美則說歷覽山川不如岐下亦復何妨孟子殆一時之言不必以之律詩也孟子亦謂太王迫於狄難不得已而遷豳非有意去豳即岐也故曰非擇而取之君其至岐自是因其可居而居之豈漫無簡擇而苟且稅駕乎

呂氏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時君地相宅精神手來也
隱聚岡曰來朝走馬無倉皇周章氣象要見舉動光明正大意爰及姜女
亦見不強民之必從惟與妃同行耳

三章

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徐士彰曰國土豐美物生有異興王之地固有默契于天人之心矣丑也
神人協吉以定厥居王者之興夫豈偶然之故哉
堇有二種註云烏頭也非是大者為天稚旁生者為附子為附子藥有大
毒荁可食也此章之堇內則所謂堇荁枌榆免薧偂滫以滑之菜之美者
荼苦菜也言土田饒沃不問菜之美惡皆如飴也

四章

凡言迺者繼事之詞
箋曰時耕曰宣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于周執事
競出力也豳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

五章

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
易萃及渙之象皆以王假有廟為言蓋萃固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
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所以為招攜之
術大王知此義矣

六章

縮板以載宗廟之墻捄之陾陾宮室之牆
周禮鼛鼓以鼓役事考索曰鼛者緩也役事以勿亟為義故以鼛鼓節之
蓋言在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故名以鼛下之事上以義常欲亟
而有功故節之以鼛而不止
徐士彰曰此章只以陾陾等字義玩味品藻諸之聲響景象宛然入於耳
目豈非賦家之祖

七章

宜者祭社之名爾雅曰以兵出戰危慮有負敗祭之求福宜故謂之宜春
秋傳曰脤宜社之肉
箋曰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
雉

八章

柞棫四句自太王至文王時事語意要得渾融不可判為兩代

維其喙矣句法妙品
傳中微字日字正是首章綿綿之意
箋曰太王避狄文王伐混夷成道興國其志一也

八章

凡言受命必言佐命見君臣一體王者名世相待相成之義亦欲後王經
思以用賢也
蹶者如驚斯張發不可禦字法妙品
書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非疏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
之士日至非奔走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
惡言不至耳非禦侮乎質成是訟獄來歸是朝覲皆天子事今皆歸之其

受命也莫辭此推其必王之勢如此。

棫樸

序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此與下篇多興少賦故曰詠歎、

疏義曰此亦贴文王之德使人知周所以得天下之故也、旱麓思齊皆是此意、

一 ●㊀●㊀ 植趣

二 ㊀㊀㊁㊁ 王璋 峩宜

三 ㊀㊂㊀㊂、舟邁隔 楫及隔

四 ●㊀●㊀ 天人

五 ㊀㊀㊀㊀ 章相王方

首三章

左右言無方也。該下二章髦士六師、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助祭行師言之、

祭統君執圭瓚裸已大宗伯執璋亞裸、

涇舟衆楫、即胡越同舟之意、畧無勉強、六師趨文亦是中心悅而誠服、

徐士彰曰奉祭之時易于怠、行師之日易于畏、以此二者而人猶趨向之、他可知也、

傳曰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才衆多、國家得用蕃興、

又曰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衆徒船人以楫櫂之故也、與衆臣之賢者行君正令、

末二章

重所閑曰振作、謂變化鼓舞之、不容急廢也。綱紀謂統括維禁之[illegible]散也、

疏義曰總而舉之使皆有所禁、謂之綱、詳而理之、使皆有所屬、謂之紀。是聯比之意、而綱則無所遺、紀則無所紊也。朱子語錄謂四方皆在模索內、牽着都動、

通解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固其不已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亦其不已也、

旱麓

序曰、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

一 ㊀㊀㊀㊀、麓濟子弟

二 ㊁㊀㊀㊀ 瓚子隔 中降隔

三 ㊀㊀●㊀ 天淵人

四 ㊀㊀㊀㊀ 載備祀福

五 ㊀㊀㊀㊀ 棫子隔 燎勞隔

六 ㊀㊀㊀㊀ 藟枚子回

首二章

徐士彰曰、聖人一身、理氣之所統會、所以爲德者、有至順之實、則其所以求福者、要不出于至順之中。聖人豈有心於求福哉。理全於己、氣全於天、有不期然而然者耳。

張叔翅曰、漢人云和氣致祥、張子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參天地間、種、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所凝成而

聖人一身過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浹洽故不期福祿而福祿歸之聞
是實理凡詩人所言福祿皆此意也

箋曰旱山之麓榛楛濟濟然者傳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
樂者被其君德教

疏陸機曰楛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為斗筥箱器又屈以為釵故
上黨人調曰問婦人欲買楛不謂室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
楛

傳曰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

三章

輔氏曰旱麓詩言文王德盛而福祿歸之又言作人之事何也洪範曰皇
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言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

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蓋聖人之得名
位者豈以其身自欽其福祿哉必使天下之人各修其行而卯其昌然後
為福也此說甚有見

箋曰鳶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為民害也魚跳躍于
淵中喻民喜得所

四五六章

三章或云有相承意言祭必受福然不待祭之日而已為神所勞斯則德
以獲福何回邪之有意亦巧然非詩旨勞者眷顧保愛使得為善之利不
虛作德之勤也字法神品

學者愛護周旋大戴記曰德盛者神歆

求福不回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三章只是詠歎不已之辭

箋曰葛也藟也延蔓于木之枝本而後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

思齊

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一　●㊁●㊁㊀㊂　母婦　音男

二　㊁●㊀㊂㊁㊀　公恫邦隔　妻弟此三句為節奏理所自出首
句起三句應之四五句轉妻弟二韻而末句　元韻亦用韻之變也

三　㊀㊀㊁㊉　宮臨隔　廟保隔

四　㊀㊁㊁㊀　殄瑕式入

五　㊀㊀㊀㊁　德造斁士

首章

左氏齊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

箋曰大任常思愛太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為京室之婦

次章

刑于三句不重有序重人無不化意御迎也相接之意方喝喝下觀而
吾之表儀適與之合也字法妙品

箋曰宗公大臣也文王為政咨于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于神明寡妻
寡有之妻言賢也

三章

雝雝肅肅時措之宜也傳中二極字二常字見得純亦不已

箋曰宮謂辟雍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祭于廟則尚敬言得礼
之宜

四章

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亨、廣是光大。不失所亨。是不瑕也。

箋曰文王之祀于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弟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

末章

叔翹曰夫聖賢之學成已成物然後爲功用之全故棫樸旱麓思齊三詩頌文王之德而皆及于作人也東萊云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〻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得其旨矣

皇矣

序曰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〻世〻修德莫若文王

徐士彰曰此詩各章俱以帝言見周之所以受命興王者一本于天非人力也。

一㈠㈠●㈠●㈠●㈠●㈠●㈠　帝赫莫𦵔度廓宅内國〻　耆顧隔
二●㈡●㈠●㈠●㈠●㈠●㈠　翳栵椐柘路回　内屏平隔　肄别隔　德配隔
三●㈠㈠㈠㈠㈠㈠㈡㈢㈡㈡㈡　検兑對季友兄慶光喪方
四●㈠㈠㈡㈠㈠㈡㈠㈡㈡㈡㈡　心音明君邦王隔類比悔祉子隔
五●㈠㈠㈡㈡㈢㈢㈢㈢㈢㈢㈢　援羨岸共邦共怒旅旅祜下
六㈠㈠㈠㈠㈡㈡㈡㈠㈠㈠㈠㈠　京疆岡陵泉原陽王方王隔　阿池隔
七●㈠㈠㈠●㈠㈡㈢●●㈡㈡　德色革則　王方衝墉
八㈠㈠㈠㈠㈢㈡㈡㈢㈢㈢㈢㈢　閑言連安禡附侮茀仡肆忽拂

首章

𢾭代神明之後。天固不輕棄之。惟不務[illegible]國也。

徐玄扈曰首章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二句。重下二國字、四國字、西字[illegible]四方字相應。究度字顧字。俱與監觀字相應。詳玩之自有味。

孔氏曰、紂既衰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崇蔑扈申伯而及甫侯也。此說固是。但太王當祖甲時、紂尚未生。以此時殷政漸衰。故云爾。

箋曰、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四國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叔崇之君其政暴亂、不得于天心。密阮徂共之君于是又助之謀。言全于惡也、

次章

受命既固。玩天命。不輕。予人。既已。畀之。尚廻。翔顧。視。無非求民之。莫而。已

受命既固、言太王也、而朱子云卒成王業。是解經活處。

傳曰栵栭也郭璞曰栭樹似栗樹而痺小、子如細栗。今江南呼爲栭栗、

陸璣疏曰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

傳曰檉河柳也、陸璣疏云、河傍皮正赤如絲、一名雨師枝、葉似松孫、

陸璣疏曰樻節中腫似扶老人今人以爲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

考工記曰、弓人取幹柘爲上檿桑次之、

三章

帝省句有意。所謂。難。諶。不。易。於此。信之。惟木拔道通。乃能體。不。負。帝。之心而不負興宅之命。天意乃定在周矣。作對〻字字法妙品。

天。生泰。伯。生而。得。乎聖之。清。天生王。季。生而。得乎聖之。任。因心四句。正言王季之德。而爲天作對之。意。宜入順說。因心二句只是表其平日愛兄之誠。無待勉強。見王季雖知有兄之當尊。不知有國之當利耳。不可因

此篇受讓既受讓乎說。
載錫之光、句法神品、此與上帝臨女等句相似。婉篤渥至。見又字幹旋之妙。
觀因心二句。見聖人但知天命而已。可讓則讓。不邀其名。可受則受。不避其跡。無意無必。忘爾忘我。其于天顯之愛。翺子之衷。分毫無插推而論之光。究為之校。受其意。亦只如是。
泰伯之讓。仰體天心。實讓也。使王季以形迹自疑。孫而不居。上逆天命。中墜先業。下違兄意。此為因心乎。此為不因心乎。惟一心相與流通無間。故任而不讓。受而不辭。
張叔翹曰。按王季之友愛其兄者。不拘拘于形迹間。故曰因心。篤慶錫光。正所以成其因心之愛也。詩人立言有深意。人罕知之。

鮮順曰。非王季之友。無以成太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詩人所以再三嘆詠之也。
叔翹曰。此詩三王各叙一段語。惟此叙王季處。上章接大王說。下與上文相聯。下章又先揷入文王。以起後二段意。如此則血脈聯貫。不板匝。不突兀。此詩人行文妙處。
王季上承太王。下開文武。雖有其勤之績。故無事實之可稱。詩人頌述。但稱其德而已。然只如此數語。豈不寂寞。詩人却從太王說到太伯之讓。直說到比于文王。施于孫子。他人枯淡處。他却翻出許多波浪。生出許多闡節。如椽之筆也。此等處可以悟作文之法。
箋曰。省、善也。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民。而使其山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人民而已、

四章
帝度帝貊。即子貢天縱意。
靡悔悔字、字法妙品。德如文王。足可掩迹前人。稍或未盡。不免有遺憾矣。
帝度二句。或主受讓說、度心。故受讓無吝迹。貊德音。故受讓無間言。
明類長君。皆本諸身。而未及徵諸庶民也。故又言王此大邦。要見嗣大王啟周之業意。
左傳解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
盛德在前。而後人不愧。則曰無悔。盛德在後。而前人不愧其後。則曰靡悔。

五章
無畔援者、中正是持。不取所不當取。以事言。無歆羨者、剛大是守。不欲所不當欲。以心言。
用兵行師之際。雄心最為易逞。文王伐密伐崇。終是無畔援歆羨。聲色夏革。不識不知。所以為聖人之師。成湯之不震不動。不戁不竦。亦是此意。
金履祥曰、畔援二字相反。歆羨只是一意。但有淺深。歆心動貌。羨慕也。歆淺羨深。
箋曰、畔援猶跋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女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
人曰、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

濟吾道是不直也、
六章
依字訛心上說與不震不動同意
又陵我阿一說我陵即為我阿無謂蓋經文本只言無矢我陵我阿無飲
我泉我池而下句我泉我陵字則疊言成文耳
黃葵峰曰舊說文王徙都程邑忽謂文王作程邑只是定密地也 人心耳
文王徙都于豐和當都程邑也
新安胡氏曰度其鮮原以下即上章篤周祜對天下之實事也
箋曰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
傳曰小山別大山曰鮮
箋曰侵阮而兵不見敵此以德攻不以衆也

七章
不大四句說德是自晦而不自用之意與中庸卒章義同
疏義云既有渾然之德又順自然之理此所以為文王者也
不大不長詩人員活之詞不是猶有聲色者存
帝則即是事理之至當而為吾心之本體者
仇方句要看得大文王之仇天下之仇也故興師動衆為不得已
叔翹曰謂崇為仇方者虎倡紂為不道肆行暴亂不遵方伯約束是與我
為仇敵也註引史記語似只以譖西伯之事目為讐國如此則文王之師
乃為復仇報怨之舉矣且崇侯若無他罪但以其譖己故舉而伐之恐紂
亦不能容也又按戰國策魯仲連曰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
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

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月韓非子曰以智說愚必不聽故文
王[illegible]紂而紂囚之淮南子曰文王砥德修政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
曰恐伐余一人乃拘文王羑里皆不及崇侯之譖左傳謂文王聞崇亂而
伐之亦不言譖文王而見伐也崇侯譖西伯獨見史記周紀豈亦以詩有
伐崇之事而傅會其說耶
疏義曰兩帝謂文王之語是謂伐密伐崇張本文王伐密非有欲心所以
行之者乃事理之至極也其伐崇也非張其勢威氣燄所以處之者皆天
理之自然也嗚呼非周公言之孰知文王奉天不得已之心乎
箋曰天之言云我謂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
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為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
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

末章
崇墉言言而曰緩攻者任其高大不即攻也
無侮者王師不暴人皆畏服而無敢為應援之舉無拂者王師無敵人皆
順從而無敢有疑貳之心
叔翹曰忽如其亡也忽焉之忽
傳曰閑閑動搖也於內曰類於外曰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
為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
箋曰言言猶孽孽將壞貌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
靈臺
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徐士彰曰所謂民樂者只是隨君之所有而喜歡樂道之曰靈臺靈沼曰

子來。曰於牣。曰於倫。曰於樂。皆須欽得。斯民樂。君意。思出此詩。直有泰
泰和萬物咸若氣象

箋曰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矣於是始附也

一　●㊀㊀㊀㊁㊁　營攻成　亟來

二　㊀㊀㊀㊀㊀　囿伏濯翯沼躍

三　㊀㊀○㊀　樅鏞鐘廱

四　㊀㊀㊀㊀　鐘廱逢公

首二章

經始攻之、勿亟子來、一時事子來。即攻之也。

文王之在囿在沼、隨其所遇而物各遂其所焉則文王之仁。徹於外而根於心。漸於民。而流於物矣。

箋曰神之精明者稱靈。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稱靈臺焉

三四章

徐士彰曰樂莫患於八音之奪倫莫貴於衆心之和樂。辟廱之地、鐘鼓作焉奏之者。得其倫關之者。得其樂。嗟嗟氣嘆。不能自已。其盛何如。

鼉鼓二句、形容民情。可謂深至。氣味悠長。有不盡之旨。樂之更端曰奏。凡作樂。先擊鼓一闋。復奏。必自鼓始。于樂辟廱言、以是樂奏。是地焉。可樂不是樂得其地。重樂上說。

末章首二句如古詩換章疊句。演以成文。非詠嘆不已之意。

疏陸璣曰、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如鎧甲、今合樂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可以冒鼓、

下武

序曰、下武繼文王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三后事殷武王伐紂功業不同。逆順相反。然迹逆而理順事異而心通。三后而在牧野之舉。必不得以已也。故詩頌武王。曾無一語道其創基立業恢拓前功而但曰配京求德成于孚永孝思順德嗣服見武王此舉無非曲體先人。充全孝道。雖化家為國。變侯為王實無分毫與前人繆戾。孔子所稱善繼善述義本于此皆所以白聖人之心迹扶萬世之名教

愚意下武宜仍作下武字解。人皆謂武之天下以征誅得之。而不知善繼善述。雖征誅之舉。亦是克纘先緒。則謂武王實未嘗征誅未嘗用武可也

下武之云。即周頌遏劉之義

傳曰武繼也箋曰下、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周家最大。

一　●㊀㊀㊀　王天京

二　●㊀㊀㊀　求命孚

三　●㊀●㊀　式則

四　●㊀●㊀　德服

五　●㊀●㊀　武祜

六　●㊁●㊀　賀佐

首章

武王。恢大統基。而曰克配。其義可玩

二章

天下人心。不過一理。求世德而長與理無違。則自相孚契。觀九國叛齊可見王者之信異于霸者之偽也。揚子思敎之辨。其意如此。

成王之孚。即夫子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孟子所謂天下信之。

天下原信三后武王之德無異三后天下即以信三后者信武王矣只載

精神意氣相為融洽説

三章

永孝思而為法立愛皆同良知不異故也

看來成王乎武下土與配京嗣服只是一意詩人只要發明孝以纘緒於

其言不一而足只如此連綿説去不必分三四層也

維則要看得活當纘緒則以纘緒為孝當變通則以變通為孝有國則以

國孝有家則以家孝

四章

應即媚茲之意順德通上下言人皆愛戴而所以應之者亦惟武王上之

孝有以觸其秉彝之懿耳蓋仁心人所固有親親達之天下上以孝感下

以孝應心心相感脉流通理所固然無足異者

昭哉嗣服正序所謂昭先人之功蓋孝加百姓刑四海則與先烈於重光

而向之肇基動家皆寧者自我而益顯矣

凡人心有私便闇昧不明武王通先人之節而濟天下之變與先人志意

流通此其心事如青天白日不忌嫌疑不萌悔吝何等光明正大故曰昭

哉嗣服不但以其變侯化國為能闡揚先大而已

五章

此節見創守一道下章見天人一理

箋曰來勤許進繩戒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

踐之迹美其終成之

末章

錫同不避有佐言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

文王有聲

序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遷豐而稱武功文王之武也遷鎬而稱辟廱武王之文也此亦微顯闡幽

幹旋補救之意

輔氏曰每章以烝哉結之不獨歎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知必

如文武之為然後于君道為宜也故其丁寧不一而足耳

一　㊀㊀㊀㊀㊀　聲聲　寧成烝

二　●㊀㊀㊀●　功崇豐烝字首章本叶寧成次章以後因用不叶如騶虞之例

三　㊀㊀㊀●　淢匹欲孝

四　●㊀●㊀●　垣翰

五　●㊀●㊀●　績辟

六　㊀㊀㊀㊀●　廱東　北服

七　㊀㊀㊀㊀●　王京正成

八　㊀㊀㊀㊀●　芑仕謀子

首二章

遹求二句一氣不斷視民如傷而言模畫如見可謂傳神之語

受命者詢爾仇方是也武功者是伐是肆是也

伐崇以除殘天意也作豐以容民天意也奉若天道故曰克君

徐士彰曰凡人君舉動出於為身者亦于之盛節出于自為者世主之私

心此亦天理人欲盛衰興亡之所判　寧觀成含下意無非是除暴懸

後容民畜衆而已

三四章

築豐之垣、則承天順民、承先啟後、功之所以著明也

徐士彰曰、攸同維翰、勿云至此則安民之功成、而文王之心慰矣。蓋文王三分有二、恪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成、不無待於武王也。孟子歷敘古先帝王、而于文王獨曰視民如傷、此可以見文王之時、亦可以見文王之心、又可以見武王之繼世征誅、為不得已。

攸同者歸之也、維翰者附之也。

王功伊濯、正與遹觀厥成相應。朱子謂文王有聲等詩、却有反覆歌咏之意、正謂此也。

箋曰、三后維翰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

五六章

周都于西、豐流于東、故四方臣民、因神禹之故迹、遡大河之安流、偕以來同于豐邑、而以武王為君。此固文王安民垂緒、而亦武王遷鎬之發源也。

鎬京作、既有以建天下之極、辟雍立、又有以倡天下之化。故四方服、要如此要下、不宜乎。

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又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七八章

武王一統大定、而伊滅之制、隘不能容。武王不遷、則繼世之後、有不得辭其責者。故身任其責、以靖人民、安而子孫安、無勞締造、坐享盈成矣。

孫者、無窮之稱、曰燕翼子、不翼亦不燕矣。

箋曰、孫、順也。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

既陸德明曰、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盛隆之時。而推敘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生民

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此詩不用于郊祀之時、而用于受釐頒胙之際、故専言后稷事、至末章始及尊祖配天之祭、

徐士彰曰、此詩尊后稷以配天、故本其受孕降生之異、以見其受命于天。惟其受命于天、是以幼而有志于農。見其性出于天。長而有功于農、見其有取于天。因以教天下之農、使之以食乎農、是又有以體乎天矣。夫能體乎天、則無負于天生之意、此所以奉配天之祭而獲格天之達也

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民嫄何祀子敏歆止稷民嫄本叶下歆韻陳風無叶歷麻并同此非轉韻也

二㊀㊀㊀㊀㊂㊁㊀　月達副害祀子隔　靈寧首尾一韻錯入靈寧韻作三換韻非

三●㊁㊁○㊀㊀㊀㊀字翼去呱訏路隔　林林首尾一韻錯入林林水冰上林林轉韻

四㊀㊀㊀㊀㊀　匐嶷食荍旆穟幪唪

五●㊀㊀㊀㊀㊀㊁㊁道草茂苞褎秀好　栗室

六●㊀㊀㊀㊀㊀　秠芑秠畝芑祀

七㊀㊀㊀㊀㊀㊀㊀㊁㊀何揄蹂叟浮惟脂軷烈歲首尾一韻舊作二轉非

八㊀㊀㊀㊀㊀㊀㊀　豆登升歆時祀悔今

首章

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之旁、生子不于夫之正室、必于妾之燕寢、必于側室、不敢以褻尊也

郊禖求嗣之祭禮天子所幸者使太祝酬醴酒餘之于郊禖之庭以神惠光顯之也韣弓衣也帶弓衣執弓矢冀生男也

生民肇有厥從何始巨跡之疑正得釋然郭景純所謂宜領其玄致歸之冥會此類是也

蘇洵曰毛公之傳詩也以乙鳥降為郊禖之候履帝武謂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有遷史也遷之說出于疑詩而鄭之說又出于信遷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々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無菑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々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嚴粲曰古無巨跡之說特列子異端司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以帝武疑以之辭藉口為是說至是姜嫄無人道而生子謬于理而妨于教莫此為甚神怪之事聖人所不語若詩言巨跡聖人刪之久矣又曰今依毛以歆為疾而不用其帝為高辛之說依鄭以帝為上帝而不用其敏為拇指之說合二家而去取之可以折衷矣

二三章

閟居然生子而知上帝之寧我康我之禋祀也或疑如此則何為見棄不知此是追述之辭且詩體每章一義不曾許汝一氣說到底正不必拘々乃爾

誕寘以全稷也去之使人得以收稷也[illegible]許亦見氣體之異

傳曰天生后稷異之于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

箋曰牛羊而腓人者理也置之平林人收取之又其理也故又寘之寒冰

又曰覃謂如能坐也訏謂張口嗚呼也

四章

以童子之日已寓岐嶷之功非天生聖人安得有此史記曰屹如巨人之志

貌之以人而合乎天也旆々穟々以天而啓乎人也

箋曰岐々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々然有所識別也

穎正義曰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樊光李巡郭璞皆云今以為胡豆春秋傳齊侯來朝獻戎菽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

五章

此章種之黃茂已是教民稼穡已該乎秬秠穈芑矣而下文復云者因祭祀而更端言之以起下文也

有相之道一句通篇所重天所以生稷者以此稷所以配天者以此

蕤測曰相者助五穀也如因天之時度地之宜順穀之性循種之法皆所以相之也

箋曰有相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

傳曰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雍種也

六章

秬秠可以釀酒醴而和鬱鬯穈芑可以供粢盛而實簠簋擧祀意有卹家

室內已有之國之所重故特舉此。此章嘉種卻不重教民重舉祀上公

七章

周禮夏官註云行山曰軷蓋封土為山象之以牲既祭乃驅車轢其山而去之所謂祀軷

燔以傅庶羞烈以實籩豆

月令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臨義曰取蕭祭脂先宗廟也取羝以軷徧羣神也又曰五祀行最小又最後故舉行祭則餘祭在其中矣近許氏謂祭行道之神使道路無阻鬼神得以來享亦所以求內神也此說不知所據當再考

箋曰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乎美而將說其事也舂而揄出之簸之又潤濕之將復舂之趣于鑿也釋之烝之以為酒及簠簋之實載謀載惟傳曰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

箋曰惟思也思念其禮

周禮曰酒正以式法受酒材辨五齊之名辨三酒之物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　酒正之出小宰聽之　酒正掌為五齊三酒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米六穀也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簠盛稻粱　簋盛黍稷）廩人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箋曰以先歲之物齊敬犯軷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蓋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

八章

后稷肇祀三句形容祖宗功德婉而暢典而實漢人符命萬分不及一焉

傳曰顯揚祖德孝也明示後世仁也以身比焉順也修宰祀典罔敢失隊周人之祭可謂盡之矣

箋曰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

按此詩六章以下言祭祀之事本一套事語脉連接不斷而朱子以六七章為后稷肇祀之事末章為郊祀后稷以配天之事無緣將一段事分為兩截似屬未安鄭氏箋以誕降嘉種至庶無罪悔俱屬后稷以歸肇祀下便云負任而歸于郊祀取蕭祭脂三句下則云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于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体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為尸羞焉自此而往郊以興嗣歲則引月令祀祈穀于上帝直至以迄于今方為子孫蒙其福故推以配天焉如此三章文意

相接似為得旨獨棄為后稷至有命之祀亦無緣稱來郊祭大礼鄭氏為之說曰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此卻不知何據似屬傅會耳愚意有命家室以上言后稷之功已盡誕降嘉種以下俱為今日郊祀后稷以配天之事六七章稍用鄭氏箋八章全用朱傳則于義為安未知是否

行葦

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徐士彰曰玩首章勿莫二字便慇懃篤厚之意藹然可掬下皆本此意敷出

一　㊀㊁㊀㊁㊀㊀　葦廣體泥第濔

二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席御酢罍薦炙臄咢
三 ㊀㊀㊀㊀㊁㊁㊂㊂ 堅鈞均賢 句鍭樹侮
四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主醽斗耇背翼祺福

首章

行葦本有生意，但懼其害，兄弟本皆至親，但懼其遠。

箋曰草木方茂盛，以其終將為人用，故周之先王為此愛之，况于人乎

疏正義曰，葦之初生，其名為葭，稍大為蘆，長成乃名為葦，八月葦成是其事也。

次章

鋪陳品物曰筵，踏藉曰席，筵在下，席在上，設于筵之上，故曰重席，少者設席而已，老者則加几，使有所憑也

臄𦝫四品要見徹于廟者，悉登而為燕私之需，作于廟者，悉入而為後寢之奏。

洗爵示不褻也，奠斝示有終也，斝即爵也

緝御即禮所為更僕也

箋曰緝御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

侍曰緝御踧踖之容也，臄函也

箋曰用殷爵者尊兄弟也，以脾函為加，故謂之嘉

三章

序賓以賢，禮所為當飲者皆跳，奉觴曰賜，爵，媵者皆跪曰敬，奉是也，序賓以不侮，記所謂背立踰言者有常爵，若是者浮是也

此章之射，王肅以為燕射是也，吕東萊曰，孔氏謂燕射在旅酬後，不當在曾孫維主之上，遂從鄭氏以為大射，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兄弟親戚之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獻酬而後乃言酌大斗，祈黃耇于既射之後，豈不可也，愚按吕說固是，然紛紛暴同皆因說詩要將各章前後次序故也，若知詩章本無次序，亦自不勞辨論。

傳曰己均中藝箋曰藝質也

傳曰序賓以賢，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

疏曰大射禮搢三挾一，此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末章

引者謂其進，翼其成，使不昧于所趨，翼者懲其逸，作其勤，使不怠於所行。

武王作酒誥，恐酒之流生禍也，乃曰爾大克羞耇惟，爾乃飲食醉飽，然則酌以大斗，何過之有，禮曰酒所以養老也，數以字皆勸我之旨，有德則日休。

故曰吉景福即壽祺也，攸好德，然後考終命。

叔魏曰，坪雅云周官王燕則膳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今此曾孫雖王則以尊事黃耇，所謂親袒割執爵而酳，所以為厚也。

又曰酌以大斗三句，與卯風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魯頌既飲旨酒，永錫難老語意皆同，此稱觴為壽之常辭，不必向飲酒上推求，所以然之故，以引

以翼下。又是一意不承飲酒說。

輔氏曰、此章尤見覩愛無窮之意、

箋曰祈告也、以酒醴之美、故以告黃耇之人、徹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

告于先王、君子可也、

既醉

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說者

謂既醉備五福焉

一	● ⊖ ● ⊖	德福
二	● ⊖ ● ⊖	惇明
三	⊖ ⊖ ⊖ ⊖	融終俶告
四	⊖ ⊖ ⊖ ⊖	何嘉攝儀
五	⊖ ⊖ ⊖ ⊖	時子匱類
六	● ⊖ ● ⊖	壼胤
七	● ⊖ ● ⊖	祿僕
八	● ⊖ ● ⊖	士子

首三章

自其亨嘉和順者言之。謂之景福。自其光明發大者言之。謂之昭明。萬年

言其久。非祈之以辭也。許云通後世而言。叔翹云、疏義云、光輝盛大。受福

之。氣象也。義卽是頌其景福如此。以接上章景福來。故下章復接昭明說

起。非各爲一義也。

通解曰、昭明有、融高朗而、皆以福言者。大抵不受福者。皆墊于六極中。而

受福之君。爲䄷々之命、所屬。是以安富貴榮。身顯名著。治化熙洽。子孫

衍其光明。俊偉氣象自然耳。

箋曰在意云滿、是謂之飽德

傳曰既者盡其礼終其事箋曰礼謂旅酬之屬事謂施惠先後乃歸俎

之類

箋曰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

四五章

有嗣舉奠謂迎牲之前祝先酌酒奠于神席前在鉶羹之南祝祭告畢迎

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之酒飲之以致傳附祖考

之意嗣子乃洗爵酬尸當、旅酬告成之後而其協心者祝祭迎牲之始故

曰不匱曰誠而不竭誠故不竭也

祭義曰、奉薦而進、其視也慤、其行也趨以數、又曰孝子之祭、其立之也敬

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

齊之色、不絕于面正、此所謂孔時也

傳曰恒豆之俎、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産之物加豆陸産也其醢水物也

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

道之徧至也、

箋曰籩豆之物潔清而美致平氣和所致也

箋曰言成王之臣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

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

春秋傳曰頴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壹之言搁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

乎室家先以相捆緻乃已及於天下

六七八章

室家之壼、即有那其台之意、所以修玄默而迓天休者、於是乎在。南都賦曰聖皇之所逍遥、靈祇之所保綏。由其禮物之盡美也。故錫之以祚胤。嗣子之盡孝也。故錫之以衛。亦楚茨類報之意。故曰類孫子無窮之稱。被者自其數錫言之。僕者自其依附言之。俱字法能品。僕訓附者、僕御必附于人也。

鳧鷖

序曰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繹續也。明日又祭之名。商曰肜、周曰繹。朱子曰古者廟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爲尸之人也。

徐士彰曰楚茨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也。尸何以不與

以其象神、故不敢留。而轉爲次日之燕也。燕于次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攸降以前日祭祀言。只就神眷寬說。不指以妥以侑尊以祖考說。來崇以今日燕飲言。則前日之福積而高大。

成者諸福畢至。下者自上而下、易辭也。宗者以宗禮禮之也。從鄭止就一身言。凡福祿只是承君燕而祝頌之寬說。

祭統曰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在廟中則全于君。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入廟門則全于臣全于子。

說久宜、所安也。喜、樂則得其宜、或言以公尸之尊、而處上賓之位、故曰宜。以本文求之、頗費力。

欣欣言酒之美而可樂也。

箋曰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言此者美成王審尸之禮備。

傳曰酒多言備品齊多。

說郭璞曰鳧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鷖。

陸機疏曰大小如鴨、青色卑腳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蒼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鴞

一　㈠㈠㈦㈥●㈠　涇宰清莽成

二　㈠㈠㈠㈠●㈠　沙宜多嘉爲

三　㈠㈡㈡㈢●㈠　渚處湑脯下

四　㈠㈡㈠㈠●㈠　潨宗宗降崇

五　㈠㈡㈠㈠●㈠　亹熏欣芬艱

假樂

序曰假樂嘉成王也

此詩之作、本爲稱頌其君而言子孫爲詳、可謂知所重矣。末章忽入燕臣說、從此生出群臣之媚、就從羣臣說出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善頌善禱之中、曲寓規諷之意。其文體奇逸、如行雲变幻、不可捉摹、涉人詞賦遠有斷續。章法神品。

威儀二句要作堉開、此亦近世說者牽連之過。鄭氏箋徑說說時于反爲直捷

一　㈠㈠㈠㈡㈠㈠　子德人天命申

二　㈥㈢㈢㈢㈢　禍德　皇王忘章

三　㈠㈢㈢㈠㈢㈢　柳秩惡匹　攢綱

四　㈠㈡㈡㈠㈠㈠　紀女士子位塈

首章

徐士彰曰受祿于天君自以其宜民宜人者受之而君無所與于天自天申之矣自以其保佑命爾者申之而君實無所要于天皆干祿豈弟求福不回之意宜民者政教之善也宜人者用舍舉措之當也所謂無得罪于羣臣百姓是已

顯者明而可見德以光明爲善若暗昧則不得爲令矣

箋曰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勑之如舜之勑伯禹伯夷之屬

次章

作聰明者狹小先人制度好逸豫者弃置祖宗成法繼體守文出此入彼故言不愆不忘可謂曲盡其意率由舊章文選從政皆予故實稽憲稽乎遺風

箋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勿而行求之得祿千億故成爲天子或爲諸侯言皆相勗以道

三章

凡守成之君必賴多賢之助故弃及用賢率由二字其凡情相拂則怨生意拂反則惡作其原皆本于私意孟子所謂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怨惡所由來也無是二者廓然太虛知有人不知有己羣賢滿朝不從中衡爲然無所顧忌皆得展布四體各行其志各營其職國家何得不受多賢之益乎

有從忌之心則無以遵舊章有怨惡之心則無以率羣臣威儀德之隅也令名德之輿也

如漢文帝能容臣下守法所謂率由羣匹也

箋曰秩秩清也教令清明

末章

徐士彰曰夫臣欲燕及民欲攸塈至于君獨欲其不解而猶謂之愛君呼此可以識詩人之意矣

臣何以燕及以民安故非全不修職業但以無事處事耳

公劉

序曰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也

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鉅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作其怠此召康公之志也

謝疊山曰周家以忠厚爲家法此詩六章皆曰篤公劉者厚之至也

永嘉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康疆倉糧囊光張揚行

二●㊀㊀㊀㊀㊀㊂㊀㊂原繁宣嘆巘原舟瑤刀

三●㊀㊀㊀㊁㊂㊂㊂●㊂泉原　岡京　野處旅語

四●㊀㊀㊀㊀㊁㊁㊁●●依濟几依　曹牢匏　末二句獨韻收

五●㊀㊀㊀㊀㊀㊀㊀㊀長岡陽泉單原糧陽荒

六●㊀㊀㊀㊀㊀㊀㊀㊀館亂鍛理有澗〻密即

首章

輯和其民人而不欲谷生民於侵淫犯之地正所以光顯其國家而不

欲國勞於荒凉險僻之區也
黄寅叔曰公劉不輕于用民也必先有以富民之財治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其篤于為民之心可見矣
傳曰爰方啓行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
次章
周公遷洛卜河朔黎水又卜澗水東瀍水西又卜瀍水東蓋遷國安民不苟如此
叔魏曰庶人衆也繇人雜也四民之屬非一類也順言來至邠者皆安之也宣暢至而盡安之也
傳曰瑶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
箋曰民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瑶容刀之佩

三章
逝彼四句與上章相土不同蓋上章相土大聚擇其可居以授民此是既得其地又覩其形勢以作邑居也
言言施教令也語語謀政事也不可專就營度言或云作直言之堂論難之室亦泥
下觀者觀其包絡之形方面之正上觀者觀其拱峙之形背向之宜
四章
勞群臣者勞其經國安民之功也則是落成之燕亦為民而設
曲禮凡形容大夫濟濟士蹌蹌註濟濟修飾齊一之貌蹌蹌翔舉軒揚之貌
凡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久階陛森嚴君臣之分不患不明特患無

遠寵高亢閣為呈上德下情不相諳悉故藉飲之投至于導和衎著無
與其貴燕報奏斯棘沐而櫛風其翅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掉繋此
義表明粗率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故燕飲之儀
于雍分周之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詩獨言君之宗
之將各有所重也
五章
三單鄭三軍之制疏云大國三軍以其餘為羨公劉遷邠之初適滿三軍之數而無羨故曰三單
肯綮曰景岡相爲不必相承總是辨土宜以授民田之事景者審其方面使田畝有一定之向岡者察其形勢使田畝得高下之宜相陰陽則寒燠得宜遂生成之美觀流泉則灌溉有資無旱澇之患

末章
東萊曰止旅迺密芮鞫之即毋時風氣日開編戶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周之王業既肇於此矣
箋曰鍛石所以為鍛質也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
泂酌
序曰泂酌召康公戒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君之與民勢位隔絶雖樂易乃有簡近下愛民的意思而民之休戚得以相通故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箋曰行潦可以沃酒食之餴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故曰
春秋傳曰人不易物惟德緊
毓正義釋言曰餴餾稔也孫炎曰蒸之曰滫均之曰餾郭璞曰今呼餐飯為

飯為饙，饙均熟為餾，說文曰饙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烝米謂之饙，饙必餾而熟之，故言饙餾。

一 ㊀㊀㊀㊀㊀
二 ㊀㊀㊁㊁㊀
三 ㊁㊁㊀㊀㊀ 潦茲饎子毋潦茲晉子歸潦茲溉于塈通篇一韻

卷阿

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徐士彰曰，吾讀卷阿而知召公之善于引君也，欲啓之以用賢圖治之謨而先之以壽考福祿之盛，何其言之曲而盡也，欲啓之明良相遇之機，而托之以鳳凰梧桐之喻，何其言之婉而切也，欲啓之以招徠賢俊之道，而寓之以車多馬馳之言，何其言之微而彰也，若召公者可謂萬世諫君之法矣

叔翹曰此詩雖云戒王，還以賡歌為主，語意須有含蓄方見諷諫意。

魯詩卷阿之後有大武一篇說曰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戌既畢受璧陳戒之詩毛詩闕

一 ㊀㊁㊀㊁㊀ 阿南子歌肴
二 ㊀㊀●●㊀ 游休酋
三 ●㊀●●㊀ 厚主
四 ㊀㊀●●㊀ 長康常
五 ㊀㊁㊁㊀㊀ 翼德翼子則
六 ㊀㊁㊀●㊀● 卬璋望綱
七 ㊀㊀㊀㊀㊀㊀ 飛羽止士使子
八 ㊁㊁㊁㊂㊂㊂ 飛羽天人命人
九 ㊁㊁●㊀㊂● 岡陽 萋喈
十 ㊀㊀㊀㊀㊀㊀ 車多馬馳多歌

首四章

徐士彰曰矣音須要得盛時賡歌氣象，泮渙優游須要得天下太和氣象，如此則不必言盛衰倚伏之機，而君臣交儆之意已隱然見于言外

泮渙爾游優游爾休，見非外事而內憂身逸而心勞者比也，泮渙是逍遙閒散意，優游是從容閒暇意。

三章三俾字有力，含下修德用賢意。

睘章者幾句要荒俾然大明車書一統，無侵陵悖亂之意，厚者基圖鞏固不震不騰之意，

叔翹曰泮渙爾游優游爾休閒家閒暇故也，若穆王承昭王不復之後雖車轍馬跡遍于天下謂之泮渙之游優游之休可乎。

又曰首善終也，根善始來故曰善始善終言善終而曰似先公便自有深意。蓋先公所以致此者，必有其道矣。

黃氏曰賈誼當漢文時為痛哭流涕之說，甚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於此，則一不加信，然後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

傳曰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

箋曰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為長養民

又曰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

言其將以樂王也
又曰泮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泮
奐而優自休息也言任賢故逸
又曰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屋宅女得賢者與之為治使居宅民大得其
法則王恩惠亦甚厚矣
又曰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為常
五六章
以引如引君當道之引以翼如汝為汝翼之翼
上章說到此不必緊緊推原似少和平之氣只說得賢自輔之益便是
四有字要看是無所不備師師濟濟足以待用之意
通解曰召公之戒成王也於詩之卷阿則曰憑翼孝德於書之召誥則曰

無遺壽耇以用賢為君道之急也憑者有守翼者有德
箋曰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
然高朗如玉之圭璋
又曰綱者能張衆目
七八章
維字承多字來隨所用而皆能盡職也言外就見王不能使不能命則無
可柰何耳
鳳皇治世之休徵賢才國家之利器鳳皇飛則天下快覩賢才用則天下
治平故以為興
媚天子見賢者無勉強不得已之心媚庶人見賢者有維持浹洽之意
古樂府成王時鳳皇翔舞于庭王援[illegible]而歌作神鳳
其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頼先人兮恩澤臻于吾樂兮
以寧盖因此詩而附會耳
箋曰鳳皇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于所止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
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皇至因以喻焉
九十章
前四句分明賦體只是承上章之興說來言梧桐之盛有以致鳳皇之和
矣君子車馬之盛豈不足以待天下之賢乎如此說已足不必拘泥興體
車馬之盛本欲王以此待賢也却又不肯顯言只見得車庶而多不獨可
以供宸遊馬閑而馳不獨可以備法駕王之于此宜有以用之也不明言
其事而據及于矢詩者欲王自得于意言之表也
忠臣愛君不啻若是其口出故雖多而不以為多非是自謹其言之不盡也

有是車馬而公之以下賢駕御人材之軌物也有是車馬而私之以游猷
長傲賊德之虐器也
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嵇康琴賦曰惟梧桐之所生兮托峻嶽之重岡披重
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
獨茂兮飛英蕤于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于九陽經千載以待價
兮寂神跱而永康
箋曰鳳皇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禮乃行翔
而後集梧桐生喻明君出也生于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
又曰菶菶萋萋喻君德盛也雝雝喈喈喻臣民和協
傳曰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箋曰大夫有乘馬有貳車
箋曰欲令遂為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

民勞

序曰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優而習之也能如相能之能

各章末二句有反覆丁寧之意

惠中國以綏四方勿滯先後意蓋為治有漸其勢自爾無良之人其于君也以詭隨入之既滑其君遂施虐于民不畏天命下章言其惛怓其惡固極其狀醜厲其用心繾綣皆此人所為現義所謂極其形容是也

謹者使之檢束而自肅過者使之退縮而自止

正字皆言國之紀綱法度

與之以位即與之以責任即望其能為國安民故曰王欲玉女

賈生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民勞者危之漸也

彭氏曰書言柔遠能邇而必曰難壬人詩言柔遠能邇而曰謹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

張叔翘曰按成王游卷阿在周公治成之後康王繼之申戒農官以周邦本其後昭王以降無非窮兵黷武之君民財民力蓋不勝困弊也此民勞所以繼卷阿也歟

又曰卷阿雖盛世之詩而游歌實康娛之漸故夫子序詩卷阿之後即繼以民勞其旨深矣

箋曰詭隨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

又曰惛怓謂好爭訟者爾勞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

又曰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

又曰今王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于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又曰王愛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酷

又曰王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

說曰民勞厲王之時公卿憂亂同列相戒而作此詩

一 ●㊀●㊀●㊀●㊀● 康方良明王

二 ●㊀●㊀●㊀●㊀● 休逑怓憂休

三 ●㊀●㊀●㊀●㊀● 息國極慝德

四 ●㊀●㊀●㊀●㊀● 愒泄厲敗大

五 ●㊀●㊀●㊀●㊀● 安殘綣反諫

板

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

說曰板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以責之

一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板癉然遠管亶遠諫

二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難憲蹶泄輯洽懌莫

三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事僚謀囂服笑言蕘

四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虐謔蹻耄謔熇藥

五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懠毗迷尸屎揆資師

六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民箎圭攜益易辟辟

七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藩垣屏翰寧城　壞畏

八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怒豫渝驅　明往　旦衍

首二章

難着話難而不易處蹶者危動而不濟亦天蹶天難民病故也是以民洽
民莫便可上回天心
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國家之患莫大乎人私其見而不相能也厲王之
時上監謗以防民口下好利而不備難此是彼非盈庭誰執據覽之詛恨
矣此所謂辭非謂號令乃是廟謨圖計謀猷議論所謂輯懌乃是平心易
氣獻可替否忘形順理和協調劑之意爾我同心以釐庶政便能爲民造
福故洽莫之效臻蹶泒之天定也承上章出話爲猶下文囂〻蹻〻憂懼
夸毗之旨此意可見
蹶是無乎戾懌是無暴厲
首章意已該全篇〻中說天變若方難草虐卽板〻意說民不安若熇〻
草虐卽蹻〻意說人謀若憲〻草虐卽出話四句意

靡聖管〻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下文曰憲〻曰泄〻曰囂〻曰蹻〻
皆是此意
欣〻不慎也沓〻不勉也輯和謂不立異同懌悅謂不尚意氣洽則渙散
者聚矣莫則擾亂者定矣
傳曰上帝以稱王者也箋曰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
箋曰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
憲〻然沓〻然爲之制法度違其意以成其惡
五章　　三四章無講
自此章以下辭意漸及于君矣
小人用事善士不得有爲民之所以殿屎也然君臣上下迷亂昏虐亂敗
皮其所以然乎莫我敢揆句法妙品夸則有驕矜之態毗則卑諂之態故

威儀迷亂
嚴粲曰出話不然則民卒痺辭輯辭懌則民合而定夸大毗附則民愁苦
而呻吟反覆言之以見治亂之機實在于此也
嚴氏曰以上五章皆說僚友議論不相協猶小旻六章其前五章皆說謀
猶之不臧也
傳曰夸毗體柔人也箋曰王方行酷虐之威怒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
箋曰戴尸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拜謗
傳曰蔑無資財也
六七章
徐士彰曰天之牖民就好一邊說蓋人心之靈雖昏于欲而本體猶在
故雖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就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

然矣
構無曰蓋言求之卽得而無費于已以益之也蓋賦于有生其理既備牖
民于既生之後則不過開其蔽復其明而已必不復益之也
左氏曰君亦修德而固宗子其何城如之
懷德修德不怠之謂字法妙品
懷如懷抱之懷牖如尺牖之牖開通之意字法能品
欲化民于善惟無道民以惡而已
彭氏曰在人者皆有形之勢而德之在我者乃無形之勢也故獨曰維寧
焉無俾無獨二無字是着力字
末章
戲豫者自慢之心馳驅者自恣之意

天與民一也故言安民而終之以敬天夫民可虐也天可玩乎
首章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已寓此意
曰明曰旦曰及爾開着眼就是天更無逃避處
許維楨曰人之于天如魚之于水焉由中達外無遠而非是也
箋曰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衍相從視女所
行善惡可不慎乎
疏陸德明曰自生民至卷阿八篇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
是厲王之變大雅

蕩

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
作是詩也

張叔翹曰首章為怨天之辭而自解之見今日之事非天所為也下文皆
二章承之連各含首章之意二三章內有天降慆德四五章內有天不湎
爾以酒六七章內有匪上帝不時各勝應前章文有脈絡意極懇至末章
深探亂本嘆其將亡而欲其鑒殷以為結尾殷鑒二句尤妙若無此語全
不見作詩者託言之意章法神品
說以蕩桑柔民勞板瞻仰召旻為大正
傳曰此卷四篇皆厲王時詩二篇為幽王時詩本非用之為會朝之樂
及受釐陳戒之辭也夫子時以其文體音節之相似而傳之以示戒焉

一　㊀㊂㊀㊁●㊀●㊀　帝辟　帝辟　諶終
二　㊀㊀㊁㊂㊂㊂㊂㊂　咨爾下同　禦克位服德力
三　㊀㊀㊁㊂㊁㊂㊁㊂　類懟對內祝究
四　㊀㊀㊂㊂㊂㊂㊂㊂　國德側明卿
五　㊀㊀㊁㊂㊁㊀㊂㊂　湎式止晦呼夜
六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螗羹喪行方　通章一韻
七　㊀㊀㊁㊁㊁㊂㊂㊂　時舊　人刑聽傾
八　㊀㊀●㊁㊁㊂●㊁　揭害撥世

首章

天生蒸民四句總是解上文而天生二句又是喚起下文靡不二句又解
上句正見命之匪諶也章意只要說到末二句以為歸宿但上文來得十
分委曲正如羊腸詰屈遂令覽者駭愕不知所由章法妙品
始尤于天而卒自解之本意不過如此他却做出許多蹊徑如此發端亦
文之奇絕者也然其妙處只在天生二句多此一折便委婉圓轉意味無

窮不然亦止是直頭布袋耳又可見文章机軸正不在多
末四句兩層意緣他不肯一向說盡故推原上又着推原文勢如獨繭抽
絲傳中兩盡字正得其旨說者多未詳其語脈故不能解耳

二三章

朱氏曰厲王之惡貪暴而已惟暴也故強禦進惟貪也故掊克庸
祖視楷王言人君好用暴斂多怨之人則怨謗必移于已
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
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于上也正謂此也
箋曰彊禦彊梁禦善也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

四五章

歎怨以為德句法妙品

濟菴班伯對成帝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荒淫之戒其原皆在于酒

六七章

如蜩二句善形容亂世之狀夫上有匈然之君下有詛祝之民而朝廷之上又有蹶桀棓克之臣則其煩促潰決之態誠有若斯者所謂海内咢沸是也

不時猶言不辰也王自不能用舊耳王能用舊則時亦無不善矣程子所謂自是無人豈是無時者是也正使無老成人而先王之政法尚存獨不可為扶持憑藉之資乎惟其并人與法皆莫之聽用夫然後大命從而顛覆也

顧我齋曰如蜩螗是形容怨謗並興意如沸羹是形容民情騷動意

箋曰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

傳曰不醉而怒曰㚖箋曰時人狀於惡雖有不醉猶好怒也

傳曰螗蝘也疏曰蝘蟬屬草木疏云一名切蟟青徐謂之螇螰楚人名之蟪蛄秦燕謂之蛥蚗或謂之蜓蚞郭璞云俗呼為胡蟬江南謂之螗蛦正義曰釋虫云蜩蜋蜩螗舍人曰皆蟬也

末章無講

抑

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列國之詩無入雅者獨賓筵之小雅抑戒入大雅疑武公為王卿士時所作當以序說為正

八章以上總是戒以修德修德中雖有修己治人二項然不必拘對偶

分析猶專忌此病

上八章言修德工夫已備下四章詳後世未無非欲其聽言訓戒之意蓋不厭真可深切著明

徐士彰曰大抵人己無二理修己治人亦非兩事故第四章夙興夜寐洒掃庭内雖指治人說亦修己中細微工夫至于六章萬民靡不承八章辟不為則修己之效又未嘗不徵諸民矣

又曰此詩言甚切至有以效而歎之者如四方訓四國順之類是也有反言以諷之者如靡哲不愚彼童而角之類是也有正言以導之者如弗念厥紹莫捫朕舌神之格思維德之基民之靡盈是也呼之則曰小子責之則曰既耄其工夫則必不泄不忘顯微無間表裏交修而後為至信抑聖人之徒也

一　㊀㊀●㊀○㊁○㊂　儀隅惡　疾戾

二　㊀㊀㊀㊀○㊂○㊂　入訓行順　告則

三　㊂㊀●㊀●㊁㊂㊂　令政　酒紹、王刑

四　㊀●㊀㊁㊁㊀○㊀㊀　尚亡章　兵方隅　寐内酋尾一韻錯入寐内

五　●㊀㊀㊀㊀○㊀○㊀　度虞話儀嘉磨為

六　●㊁●㊀㊂㊂㊀㊂㊂㊁　苟逝友子隅　讎報　繩承苟逝友子中間錯入讎報

七　㊀㊀㊀●㊂○○㊂㊂㊁　顛愆　漏覯　格度射

八　㊀㊀㊀㊁㊀㊀㊀㊀㊀　德嘉止儀賊則李子

九　㊁㊁㊀㊀㊀㊀㊂㊂　絲基隅　人言行　人僭心隅

十　㊀㊀㊀㊀㊀㊁㊁㊂㊁　子否攜事命耳知子　覆戒

十一　㊀㊁●㊀●㊁㊁㊀◉㊀　昭樂慘藐敎虐耄

十二 ㈠㈡㈠㈠●㈡●㈢㈢㈢子止謗悔　國忒德棘

首章

隅字佳即廉棄脫類之意與禮所生也一例看靡哲不愚亦以無威儀為愚乃以無威儀而見其為愚也亦隅字意

此章之旨傳意殊為踈鹵嘗為之說曰此詩之作以聽言修德為主欲聽言修德必先磨去一段矜許自賢之心使此中退然自下若拙若訥乃可故曰虛以受善又曰謙招損謙受益此章全是發明此義以為一篇提領抑抑謙遜卑下之貌有此威儀使想見他虛中受善之意故曰維德之隅此等人其中全無纖翳障塞廓然空洞湛然虛明故又謂之哲人亦有言無有哲人而不愚者哲即德也愚即抑抑威儀也惟哲故愚惟愚益見其哲也後四句又言愚有不同庶至也言庶人之愚是其盛德容貌收斂退藏乃所由以至于道也老子之若愚顏子之如愚烏得與庶人之愚同類而稱哉第九章說修德之事以畢重宣此義溫溫恭人即是抑抑威儀維德之基即是維德之隅哲人順德即是靡哲不愚其維愚人即是庶人之愚語意相應脈絡綮然倘遇知者斯言不謬

張叔翹曰威儀所由來極重故大學指為至善孟子指為盛德之至武公初年或坐不能謹儀之失至老猶覺其有未盡處故賓筵既以為說而此章又首舉之

又曰威儀雖只就顏色容貌言其實已該得言語北宮文子以聲氣可樂言語有章謂威儀可見也

箋曰人密審于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聖賢者皆佯愚不為容貌如不肖然衆人而愚是其常也賢者而愚畏懼于罪也

次章

敬者勝其怠慎者防其踈

謨即猶也命即告也謨猶者經綸國家之本命者鼓舞萬民之術大與遠定與時義亦相成

箋曰人君為政無彊于得賢人

三章

張叔翹曰興尚也言以此為尚也或曰興者自今日起之意共執也所謂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之義也

箋曰興猶尊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于政事者

又曰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相從不當念繼女之後將傚女所為無廣索先王之道與能執法度之人乎切責之也

四章

夙興七句是不泄邇不忘遠之意

夙興二句莫認作細微此二句正是先王克勤之實敏則有功勤則百事集崇功廣業皆基于此

張叔翹曰此章獨以寢興洒掃與車馬戎兵之事為言者蓋上文曰迷亂于政則國之大者且置不理何況細行故此言細以該大也既迷亂于政矣則近而易見者且或遺忘何有遠慮故此言遠以該近也此詩人用意精密處且君之舉動民人之視效所關兵之修廢遠人之向背所係故特言

五章

既暴曰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成也治之而爭奪息理之而訟獄平定也毛氏訓成歐陽氏訓定朱子合而釋之

愼出話敬威儀亦是侯度所謂出乎身加乎民發乎邇而見乎遠者不宜以修己治人截然兩分也

六章

逝字妙字法妙品

惠字宜解作順也順于人心而不拂也子孫繩〻法其善言而不忘也萬民靡不承遵其善言而不違也

張叔翹曰讎報一也或以讎爲應讎非是按讎酬古字亦通用戰國策蘇厲遺趙王書厲之讎作後漢書杜傳不讎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此可證矣

箋曰教令之出如賣物〻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

七章

此章雖不專主愼儀言實舉愼儀之見于自省者而推言之以終敬爾威儀之意

屋漏字訓即曰明曰旦之意

不遐有愆所謂旦失色于朝兼傳笑于國是也

莊子曰爲不善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爲不善于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

箋曰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脩絀笑以和安女顏色是于正道不遠有罪過乎言其近也

八章

此章修德亦多就謹儀上言之

疏義曰不僭于事爲差也不賊于理爲害也袁元峰云踰理謂之僭害理謂之賊叔翹曰差謬只是德未至善容未中禮賊害則如荒淫之類至甚德損儀矣

疏義曰既言工夫之當然又設辭以見效驗之必然又設辭以見其說之必不然反覆言之以見工夫不可闕而效驗不可誣也

箋曰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實潰亂小子之政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

九章

溫〻字重乃形容恭人之貌人未有矜高而可以進德者必要有一段恂恂下人氣象純好所以說溫〻便能聽言而進德基如基址之基能溫恭聽言便有箇進德基本今日聽一善明日聽一善從此積向上去便高大遠話能抑凡人傲物者客氣未消則真性未湛而理不明苟能退然自下

便復湛然虛明與自日用間可驗

順德之行順字妙善與人同不作聰明之意弃之閒言見行若決江河順之至矣

十章

箋曰萬民之意皆拧不滿于王誰早有所知而反晚成與言王之無成本無知故也

十一章十二章

鄒嶧山曰取譬諸說俱云即上〻二句不知吳天不忒句便易蓋觀于天之所福則國之所以興可知矣觀于天之所禍則國之所以喪可知矣此說最得詩家語氣

張叔翹曰我生靡樂言我生斯世常當敬畏靡可逸樂自縱以獲罪于天

也。如此說方與昊天孔篤相關。莊子云大塊勞我以生。古德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將勤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illegible]

桑柔

序曰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疏義曰小雅正月、大雅桑柔皆詩人深愁甚痛之詞。故言之長。如此然彼多憂懼此多哀怨。

一㊀㊁㊀㊀㊀㊀㊀㊁柔劉憂陽　旬民填天矜陽

二㊀㊂㊀㊁㊀㊁㊀㊂騤夷黎哀陽　翩泯燼頻陽

三㊀㊁㊀㊂㊀㊂㊀㊁資疑維階陽　將往競梗陽

四㊀㊁㊀㊁㊀㊂㊀㊂旟辰東痻陽　宇怒處圉陽

五㊀㊀㊀㊁㊀㊁㊀㊂毖恤熱濯陽　削爵濯溺陽

六㊀㊀㊀㊁㊀㊁㊀㊁風心陽　僾逮穡食陽　寶好

七㊀㊀㊀㊂㊂㊁㊁㊁亂賊國力陽　王痒荒蒼

八㊀㊀㊀㊀㊁㊂㊂㊁君贈徜相　臧腸狂

九㊀㊂㊀㊁㊀㊂林譖言陽　鹿穀谷陽

十○㊀○㊀㊀㊁里喜能忌

十一○㊀○㊀㊀㊀迪復亂毒

十二㊀㊀㊀㊀㊀㊀隧人順治陽　谷穀陽

十三㊀㊀㊀㊀●㊀隧類對醉悖

十四●㊀●㊂㊀㊀作獲女赫

十五㊀㊀㊀㊀㊀㊀極背剋適力

十六㊀㊀㊀㊀㊀㊀戾寇可詈予歌

首四章

轉庵源曰二三四章雖皆征役者怨辭。然二章則言亂生不已。而要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正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多矣我之見痛也。急矣我之在邊也。情益切而詞益衷矣。

徐士彰曰言禍而必言君子之無爭者。蓋朝廷之上。分明植黨。則爭心起而相激以成禍亂。如程子所謂吾黨激成之是也。今也不然。誰為此禍爭。此則指厲王言之也。其辭婉矣。

有亂瘼勞勤之苦。故曰觀閔有餘。鋪死亡之憂。故曰孔棘。亂生二句是一連意。民靡二句是一遠意。詩體自是如此。說者專欲作一頭二脚。甚者欲將其禍句總承。不獨此處。如四方既平四句等處。皆如此。謬甚。

國非自為國也。合羣臣百姓。然後為國也。國亡矣。民滅矣。國步如何哉。

徐士彰曰。居邊陲之苦。則思內地之安。念旅寄之勞。則有故鄉之望。故曰念我土宇。亦人情也。

傳曰劉爆爍而希也

箋曰倉喪也。兄滋也。填久也。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滋久長。

靡所止二句。箋曰我從兵役無有止息。今復云行當何之往也。

又曰君子謂諸侯及卿大夫也。其執心不強于為善而好以力爭。

五六七章

序詩者。量材度德之意。

六章甚言時事之可憂。而國事之不足任也。曰維寶曰維好。則朝廷之上。小人之傾險。君心之頗僻。恐恐然使人畏之而不敢進言。可想見已。

靡有旅力以念窮蒼。愁苦之言一至于此。真可謂痛深骨髓。慘入肝脾。

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崩于彘乃立太子靜是爲宣王

如彼遡風形容憂亂之意深至如畫

世亂已極孤忠莫救故曰不逮親使之厲王使之也

勞而無患便是至榮故曰維寶勞而無憂便是至樂故曰維好

箋曰王爲政民有進于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却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于聚歛力作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

又曰哀痛乎中國之人皆見係于兵役家家空虛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爲下此災

說曰五章賦中有比也

八九十章

疏義曰八章舉措失宜而民無所定其志九章讒譖爲害而已無所容其身上下皆可怨而實怨其上之辭也

進退維谷正承朋友之譖言之蓋恐其讒譖之及進退兩難也或謂上無明君進固窮也下有惡俗退亦窮也非是蓋此朋友是在位之朋友非在野之朋友安得專以退言之谷山谷也窒礙之意所謂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是已國語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王弗聽國人莫敢出言是非顛倒舉措失宜則不知所從違取舍一國之人若狂矣

十一十二章

十一章疏義曰上章智愚異見而已難盡其忠此章舉措失宜而民皆肆其惡亦怨其上之詞也

東萊麗澤集云民豈有貪亂之心然既遭亂徬徨四顧無處可依是以反安其亂而不愛其身便將陷于荼毒如今人困苦之極則不愛其死也

中垢字奇後章民之罔極皆隱暗汙穢之實

瞻言百里惟見之故能言之覩下文非言不能可見重在言上

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可謂深言之矣

貪字寧字俱字法能品

箋曰西風謂之大風

十三十四章

把梹書註云傷人害物也柳齋誰誣故自誦其言誦言句句法妙品

徐士彰曰自十四章至末皆托爲僚友相告之詞然始則嗟嘆而責之其詞正中則數其罪而斥之其詞厲終則暴其情狀而究言之其詞決蓋斥其見用者而用者之罪可見也

許后山以朋友與小人作兩等人未是此朋友即是忍心不順之人于四章所云是詩人和平之旨若作兩項則朋友以譖是爲何等人耶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此何等情狀傷我忠臣之致也

箋曰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卧如醉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

又曰女所行如是猶飛鳥行自[illegible]東西南北時亦爲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伺女之[illegible]女也

曰口距人謂之赫出言悖怒不受忠告

十五十六章

變詐則導民之惡殘虐則重民之害所以貪亂而不知止也曰如云不克

又曰職競用力形容小人之惡極矣

雖曰非予正是凉曰不可情狀

箋曰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詈

雲漢

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徐士彰曰雲漢之詩宣王憂旱而作則所望于天者惟雨而已然反覆數百言而未有一言及于雨者則其周章惶懼惕然靡寧而惟恐言及之意已見于言外矣

呂東萊曰宣王小雅始于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于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焉有是功乎

此詩反覆嗟嘆逼迫無聊哀吁籲救千迴百轉情切而語悲真所謂痌瘝在身而其文窮工極變矣

解順曰余讀雲漢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鑒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蘊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內治既修外攘斯舉南征北伐無不如意中興之業視文武成康而無愧皆自雲漢一念基之也

三山李氏曰春秋傳宋大水公子御說對辭數語耳而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宣王之憂民如此而不中興乎

說以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為大正續曰此卷六篇皆宣王詩詩亦寡之會朝以續周召之大正矣毛詩列之民勞板蕩抑桑柔之後而謂之變大雅非矣說曰雲漢宣王憂旱史籀美之

一	●	㊀	●	㊀	(句)	㊀	(句)	㊀	[illegible]	㊀	天人臻牲聽
二	●	㊀	●	㊀	●	㊀	○	㊀	○	㊀	麤宮宗臨躬
三	●	㊀	●	㊀	●	㊀	㊀	㊀	㊀	㊀	推雷遺帝遯摧
四	●	○	●	○	●	○	●	○	●	○	沮所顧助祖予
五	●	㊀	●	㊀	●	㊀	●	㊀	●	㊀	川焚熏聞遯
六	●	㊀	●	㊀	●	㊀	●	㊀	○	㊀	玄故莫虞怒
七	●	㊀	●	㊀	㊀	㊀	●	㊀	○	㊀	紀宰氏右止里
八	㊀	㊀	㊀	㊀	○	㊀	○	㊀	㊀	㊀	天星贏止天寧

首二章

首二句提篇旱字下面各章旱既太甚張本王曰二句哀矜惻怛不能自已所以消災弭禍之本也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聚萬民十一曰索鬼神

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以青圭祀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

典瑞職四圭有邸以祀天報上帝四圭有邸以祀地報四望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以祀山川

瘞者祭畢凡幣帛祝冊之類皆燎而埋之

寧丁我躬有歸咎自責之意不先不後意者亦有以致之也不可徑作怨望語

牲用不可盡故曰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卒
蘊者陽氣之蓄積也隆者陽氣之驕亢也蟲蟲者鬱積驕亢之氣熏炎而
病人者也體物妙品
首章索祭祀故曰靡神不舉次章修常祀故曰宗
疏曰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云
無所愛于三牲也
箋曰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
傳曰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箋曰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
殷殷然
三四章
靡瞻句起下四句坰宇忍予亦是望救非是怨辭也

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所謂帝之大臣即祭暴
公先正之常禮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
者以祈穀實此則因旱而祭為民祈應禳災也季冬之祭祀所謂報也仲
夏之祭禮所謂由辟者也
曰則不可推曰則不可阻迫蹙之意摹畫如見云我無所應禳曰宇宙雖
廣無陰以憩
劉氏曰忍之一字可見望之以恩之意
箋曰天下困以飢饉皆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
五六章
如焚即易之如焚如熏即易之熏心
孟春祈于于上帝方社于此而舉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方社亦于此而舉

故曰孔夙不莫天宗日月星辰也
鄒彥野曰遯去字活說不必泥去位言與不能奮飛意同遯者欲自去以
避賢者路也我既去或者召災之人不在而天災可免矣亦不可謂非望
救之辭名說我去則災不能及未是
救共二句即是訴天非是不虞于天而望之于神也
月令孟冬大割祠于公社
疏孔氏曰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
魃所見之國大旱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
黽勉畏去蕪氏曰始以旱故欲遯去以避賢者路既又以為棄位以避憂
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以求濟斯難畏不敢去也
傳曰滌滌旱氣也

箋曰不我聞者忽然不聽我之所言也天曾將使我心遯遯慙愧于天
下以無德也
七八章
友紀友字字法朝廷職事上下相同鈎繩相布故曰友紀友者言相聯屬
也
崧高
序曰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美申伯焉
徐士彰曰申伯之先封于申本三山所謂申侯爵以其為方伯故謂之申
伯是也後入朝為王卿士至是則出而臥封于謝彭盧陵所謂加地進律
是也
申伯之才德吉甫之文章一時中興之盛端可見已

王應麟曰營謝戍申其為于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〻、平王忘
忘也、漢恩澤侯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
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禍、猶可以為萬世法乎、外戚眾政未[illegible]
亡漢、亡于王莽、何進、晉亡于賈謐、唐凡亡于楊國忠、石晉亡于馮玉、
新安胡氏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不過述召伯營謝之功、崧高則尹
吉甫送申伯、雖美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

一 ●㊀㊀㊀●㊀㊀。 天神申翰蕃宣
二 ○㊀㊀○㊀㊀㊂㊁ 伯事謝式伯宅　邦功
三 ○㊀●㊀○㊁○㊁ 邦膚　田人
四 ㊀㊀㊀㊀㊁㊁㊂㊂ 功營城成　藐伯　蹻濯
五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伯馮居土圭寶舅保
六 ●㊀●㊀●㊀㊀㊀ 郿歸　疆粻行
七 ㊀㊀㊀㊀㊁●●㊁ 番謝嘽喜　翰憲
八 ㊀㊀○㊀。。●㊀ 德直國碩伯

首章

及甫及申、有濟美之意、甫在前而曰及甫、即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之意、唐
人讚花似六郎、與此句法相似、
山之神靈和氣、物産不足以當之也、發而為人文、甫侯不足以盡之也、再
而為申伯、
傳曰堯之將美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
有齊、有許也、

二三章

定與登不平、命之定宅、〻成則封之、而使世守其功也、此二章俱是當
言王分封之意、三章首四句與二章一例、俱是王意、如此說者謂二章言
其意、三章乃實命之、末是世執其功、〻即屏翰蕃宣之功、
徹土田者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人者王者之私恩、故以命之
傳御、
箋曰、徹治也、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
又曰傳御者貳王治事、謂家宰也、

四五章

有俶其城、寢廟既成、亦營建先宗廟之意、
南土是保、是欲其保障南土、謂王朝巨鎮、非徒守國而已、
箋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
而下、〻思按介圭或瑞圭之通稱、考工記信圭八寸、侯守之、申伯圭當
是此也、韓奕韓侯入覲則合瑞于王、其以命圭必矣、而亦曰介圭、故知
鄭氏以為殊錫未必然也、
箋曰近辭也、教如彼記之子之記、　按此近字即其字也、古文其字从
辵从丌、俗誤改丌為斤、遂作近耳、箋所謂辭者、語辭也、朱傳因之、而近
時說者以為申伯辭王而行也、豈不可笑、

六七章

疏義云方行則有餞送之誠、在道則有供億之預、送往之禮備矣、
還南謝于誠歸、既辭王又南還于鎬、然後適謝也、
周禮地官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千里有廬〻有飲食、五十里有市〻有候
館、侯有積、如牢米薪芻之類、異之、少曰委、多曰積、

曰信曰誠見王之不能舍伯即伯亦不能去王惟其勢不得已故𢒼勉辭去以信誠二字模寫出眷戀不舍之意可謂鬼神于文者矣俱字法神品

申伯去為南國之式宜周人之不能舍而曰周邦咸喜此立言之法也即南土之人喜可知已句法妙品

王之元舅二句雖有親賢意不平

傳曰嘽嘽喜樂也

箋曰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

末章

孔碩肆好以申伯之德望故使其人本不足美而揚為鋪張揚厲雖善作者亦安能使之碩且好乎此便見申伯之德所致非自誇其文也無德而強為稱述則言者有媿辭安能孔碩聞之者常復揶揄竊笑安得動人

且字見蕪漸之妙

揉者摩弄之使和調也字法能品獨云揉弄于股掌之上德業揉聞俱相因而致最重德上惟有此德則有此治功有此治功則有此治譽耳

肆字亦有意發聲視其辭詩頌則風遂好有道音者矣後漢書蔡伯喈嘗言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烝民

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德中興焉

一　○㊀○㊀●㊀●㊀　則德　下甫

二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德則色翼式力若賦　本一韻別本不解改賦作儀

三　㊀㊀㊀㊀　㊀●㊀　南辟考保　外發

四　○㊀㊀㊀○㊁○㊁　將明　身人　內命否哲解補

五　●㊀㊀㊀㊀㊀㊀㊀　茹吐甫若吐寡禦

六　●㊀㊀㊀㊀㊀㊀㊀　毛舉圖舉助闕補

七　㊀㊀㊀㊀㊁㊁●㊁　祖業捷及　彭鏘方

八　㊀㊀㊀㊀㊁㊁●㊁　騤喈齊歸　誦風心

首章

詩人之作因事立言後人引詩斷章取義歷觀古人所述多是借詩之辭發已之意如韓詩外傳雖為詩傳全與詩意無干蓋皆假以立言却不應以彼之言遂用為詩人之旨也即如此章孟子因見本文有物則字好字懿德字遂引之為性善之証此正是斷章取義之法若論吉甫當日作詩之意何嘗是說性善後來不曉說此四句亦用性善之意便

屬謬誤可笑即如此說下面全無關應豈不牽強不知詩人此作以美山甫之德為主懿德即是山甫之德好懿德即是好山甫之德首四句泛言民生同出于天理故有好德之情以下則詳山甫之德為可好蓋職待人爭君皆德之內事也而結之以德輶如毛一章說愛莫助之衮明與首章好是懿德相應贊頌既畢然後始入本事故以末二章終焉

凡雅頌之詩皆出一時如揉之筆舂容大雅結構關捩種種具足不比國風里巷沿情之作說者正當考其條理玩其脈絡尋其事情以會其旨意拘牽章合最害于義不可不戒也

有物有則之則循其則不遠之則法也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有方圓必有規矩有人倫必有聖人有物必有則如吉甫者物之則也即聖人立人極之意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表記引此以言為仁之意亦斷章取義也與孟子引
天生蒸民無異說此詩可用性善則說高山仰止亦可用為仁耶豈非迂
滯可笑也
詩人說天生四句欲以明山甫異于凡民故五章六章再言人亦有言言
凡民皆然而山甫獨不然也若以性善立說是言人人皆善乃以發明山
甫之同于凡民耳豈詩人立言之意耶
叔魏曰則者準則之謂㫖矣所謂帝則是也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
則彝常也書所謂恒性是也以其人人所同更生改易故謂之彝彝而言
秉者真西山所謂渾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illegible]也
箋曰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
喜怒哀樂好惡也

詩皆指實待虚之詞貧富素絢二章商賜深得說詩之意故與之言詩
凡古人說詩悉如此倒却緣此故用以解詩又是痴人前說夢也
二章三章
德必以柔為主然惧至于愓故言維則前篇柔惠且直亦是此意
則字正發嘉字意力者有致力矜持而約之規矩也
講天子二句要體認重德字上莫講似事業
非一德之潜乎熙契何以順天子之德心非一德之推行運量何以布天
子之德意
保保其身體而曰輔養居德者何也天子之身有德則易以安
山東吏布詔令百姓皆扶老携幼老癃疾者扶杖往聽咸舉手加額願
少須叟無死思見德化之成四方愛敬想當如此

魏峰云柔者德性原稟溫和也柔而嘉美即所謂懿也故遣中孚天生
之物則
一云次章末二句一串意言惟有如是之德故能順乎天子而使之賦乎
明命也
箋曰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
明命使賦別本作明命使職注云毛本作賦非也以韻求之或然
王躬是保別本作王躬是翊註云毛本作保非也以韻求之或然也
天子是若二句從山甫之德說到事業上又起下章王命山甫之意語脈
亦是相接也
四五章
肅肅者付托尊嚴期于必效之意

明于理據就說察于事就識悉上說保身亦謂之盡職者蓋功蓋天下而
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之意見履滿之有道也
明哲保身者見得真故行得當行無過差便是保身與上保王躬保字一
例不獨謂全身遠害而已古人心安理順即遇患害可謂非保身乎保身
者不失身之謂也
楊子法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
六章
五六章言山甫之賢各以人言起之見常情如此而山甫不然蓋其美德
之全異于凡民處以[illegible]前章之意
心誠愛之而恨無以助之正是愛之深處此語形容好德之誠最為親切
可謂模寫入神不知濡毫染牘之際何緣得此句法神品

叔魏曰自仲山甫之德至此叙其立身行己之槩委曲評審更無滲漏非有德者不能知亦不能言也抑以見古人僚友之間其相知之深而相愛之篤如此其卒能同心以濟國事而致中興之盛有以夫

箋曰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之德歸功焉耳

七八章

此二章大意不過說山甫有靡及之懷以城齊之役故也然城齊甚易自當指日而還之則復當保王躬補王闕耳江湖魏闕何勞遠念哉故作歌以慰之却將此意分作四段首節紆徐情辭委曲氣脉既長聲調更遠真謂穆如清風矣

唐詩督到蜀城應計日須知明主待持衡

徐士彰曰山甫之才謂置諸左右使之朝夕納誨則其於君德清明之

助不爲不多城齊之役當時豈無堪其任者而何足以煩山甫此詩首章叙其保天子而末章又以遄歸慰心爲言吁吉甫之意深矣

張叔翹曰每懷靡及仲山甫永懷說者皆以城齊之事爲言夫人臣事君事無大小皆不敢以忽心處之固也然謂山甫之所懷止于是則大不然蓋此詩首章便說保茲天子下文又云保王躬補王闕則山甫一身所繫甚重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之上者當時城齊之役未詳其事或者當用大臣董治之亦未可曉然山甫一旦去君遠行其身在遠不得朝夕納誨能無有所不及乎願瞻君側繫心不忘能無永長之懷乎故山甫之城齊而有懷愛君之心也吉甫之作誦以慰山甫亦所以諷王也夫漢臣尚有辭淮陽而願出入禁闥者小甫豈無是心而大臣遠役間疏之漸幾微如吉甫者安得不深致意哉遄歸之語其旨深矣近時說者謂此詩言降生之

畢爲舉德畫職張本言德職之隆爲城齊易副張本夫吉甫之反覆贊咏乃僅爲一城齊事而仲山甫之懷之永懷亦止於東方一役而已是豈詩人立言之旨哉甚矣講詩之誤後學也

輔氏曰宣王之臣有尹吉甫之學問文章以宣揚通達上下之情有仲山甫之才德功業以輔贊彌縫宣勞內外則其致中興也宜矣

傳曰捷捷言樂事也

箋曰懷私爲每懷仲山甫犯軷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衆征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于事

韓奕

序曰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黃氏讀詩叢測曰玩小序至崧高則曰宣王能建國親諸侯至韓奕則曰宣王能錫命諸侯蓋前此厲王之世諸侯不朝入覲錫命之典視爲贅物其詩曰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蓋可見矣宣王側身修行振擧精明一洗衰頹之跡遵文武之道而復之故封申伯所以懷南方之諸侯也命樊侯城齊所以懷東方之諸侯也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之諸侯也以至淮夷不服則命召虎以平之徐方不庭則自將以征之規模弘大雖文武之世不是過也夫然後深嘆小序之說爲得其實非虛爲講詩之說也

說曰韓侯來朝受命將歸顯父餞之贈以是詩

一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山向道命命考命群臣易辟

二 ㊀㊀㊀㊀㊀㊀㊂㊂㊀㊂㊀㊀覲走侯駕幾厄傳 張王章衡陽膺

三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祖屠何魚何蒲何車且胥

四㊀㊀㊀㊀㊀㊂㊂㊂㊁㊂㊃㊁奕錫予益要彰辨光從雲門
五㊀㊂㊀㊂㊀㊀㊀㊀㊀㊀㊀武依工訐甫黑虎居搴隔到樂隔
六㊀㊀㊀㊀㊂㊀㊂㊂㊂㊂㊁㊁完蠻　侯貊國伯埶藉皮羆

首章

自糝以来荒服者不至天子欲振中興之烈則幹不庭以佐砯儺無望于韓侯乎、

徐士彰曰受命者、臣事君之忠、覲命者君待臣之厚、纘戎祖考欲其無虧於親也。無廢朕命欲其無虧于君也。夙夜匪懈勉之以勤也。虔恭爾位、戒之以敬也。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有以敵王之愾也。

劉須溪曰、將言韓侯而先言禹甸、賦之。紆餘深遠、如。此。覲命與莱命不同。

重其繼體之初也。

箋曰禹治梁山除水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命爲侯伯、

一三章

首二一時事、而受命受賜是二事、故各推本而再言入朝每章各發一義也、或以上是士服入見此是侯服入見大誤

顯父之贈餞皆王命之路車乘馬蓋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亦殊典也或云顯父自贈誤也人臣義無私交亦無路車乘馬之名、

呼伯元舅王自餞之、雜侯亦同姓之親、故命顯父餞之、

車馬服服在予之者固爲常禮在此之。當則爲殊恩、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則王班而復之、乃以車馬服服賜之、如下所云也

箋曰蒲深蒲也、入水深蒻。

箋曰覲于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　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畜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

箋曰諸侯在京師未去者于顯父餞之時皆来相與燕其邊豆且然榮其多也、

傳曰厄烏蠋也、

陸佃疏曰、筍竹萌也、皆四月生、惟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啖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

四五章

婚禮有曲顧。男下女也。傳曰顧之曲顧道義也。

徐士彰曰、婚禮當在贈行之前、蓋蹶父周之卿士。其理必在京師、君謂出宿于屠之後、始行親迎之禮、亦難通矣、其卒在前、而章次及在後者、詩人以此詩本因韓侯受命歸國而作、故不得不並叙其始終、而以親迎置諸此也。不然本章之王命亦豈爲迎以後事耶、愚謂詩人作詩並不曾許汝編年叙事、不知近時説者何緣牽強如此

呂東萊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内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爲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周道其婚嫁之盛、其意在于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莫不在其中矣、

箋曰光榮光也、氣有榮光也、

又曰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舉其貴者

箋曰燕衆謂央之盡其婦道有顯譽

末章

因者因俗為政鸖麋馴習之意所謂疆以戎索是也

左傳邦晉應韓武之穆也韓之建國當在成王時

箋曰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献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于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為人之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為玁狁所逼稍稍東遷

傳曰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諸侯摠領之

疏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穀卽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璣云貔似虎或曰似羆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熊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羆有黄羆有赤羆大于熊其脂如熊白而粗理不如熊白

江漢

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說曰江漢召穆公帥師征淮夷之事史籀美之而作是詩

一　㊀㊀㊀㊀㊁㊁㊂㊁　浮滔進求　車旗舒鋪

二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湯光方棘平定爭寧

二　㊀㊀●㊀㊀㊀㊀㊀　滸虎土王極理海

四　●㊀●㊀㊁㊁●㊁　宣謫　子似祉

六　㊀㊂㊁㊁㊂　瓚卣　人田命命首年

㊁㊀㊀㊀㊁㊁㊂㊁　首休考壽　子已德國

首二章

匪安匪游只是儆戒不寧之心非急于爭利也此篇以伐淮夷為主疆理亦是伐淮夷內事故首章言總叙其事

徐士彰曰見利則奪見便則乘者固夷狄之常情而轉逆為順轉危為安者乃王者之盛心故必使天下無爭心而後大臣之功成王者之心亦安矣

不曰伐而曰經營者兵家之勝必運籌設策以屈其力服其心故也經營四方者經營附近淮夷四方之叛國當時江漢之間小國尚多淮夷倡亂同惡者必非一國故云觀下經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豈獨淮夷而已

內外相維故王國視四方為安危四方平則王國定外輯而內寧也上下相屬故王心視群心為休戚時靡爭則王心寧下安而上順也此不易之說或以四方句挖起王心句挖收恐非詩理

箋曰克勝則使傳遽告功于王

三章

疚病不恤民痍棘者更張太緊

侵地是淮之近淮夷者昔為所侵故合闢之也辟是開拓其侵地而復之使平有撫寧安集意

極頭也是一定而不可加之意與周禮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同皆言一定之制也

箋曰　于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于

之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操切之也使來于王國受政
之中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戎則遺此言者

四章

康公日辟國百里旬也布王政于諸侯宣也蓋康公宣布政教亦在江漢
之間設曰是似

召命臣而稱其世勳俾之紹隆祖業真足鼓舞豪傑矣來旬來宣通解北
承疆理言未當

嚴粲峰云此章又命其布政以安輯江漢之民不復承疆理之事來旬使
徧循行于江漢之間也來宣使布王政于江漢之民也

傳曰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曰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
賜女福慶也

五章

或云釐爾四句為錫予是策命之辭于周二句君寵異是叙事之辭按此
六句大都以策命之意囊括成文正不必拘泥

湯錫九錫文君以温恭為基孝友為德明允篤誠感乎朕思是用錫君秬
鬯一卣圭瓚副焉

受命岐周有昭我周之有世臣召祖之有賢衛也此只是所錫之物其辭
異于策書者受于岐周耳非并土瓚等亦受于岐周也如此寵異真是不
世之遇展轉思維捐軀莫報亦曰天子萬年而已

圭瓚秬鬯之器物不過增其秩數寵之以禮而已至于山川土田受之先
人雖人君不得私也故告之先王而錫之謝氏曰錫山川土田必使召虎
受錫于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榮之以將此慶賞非宣王之賞是重

作于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召虎受教于乃祖康公也名虎思文武之
德思康公之功必能盡心竭力以報宣王之德矣三代令主不責臣子以
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于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釐廣亦有此意

劉本釐爾圭瓚秬鬯一卣作秬鬯一卣釐爾圭瓚叶才田切祖命之命
叶眠除不必叶註曰先儒不知其錯而以田年強與人叶非也或然

末章

上章稽首是在岐周受命時事此章稽首是拜于康公之廟正用圭瓚以
祀其先之時

對即對越之對祖考臨之于上孫子承之于下故謂之對

對揚者宣揚策命于祖考之前以榮君貺也

對揚是張皇之義虎拜二句如後人升遷告廟之祀

鄒嶧山曰大抵事功有迹可見者謂之成作此廟器以勒策命則一時茂
績盛典可述可傳故曰考其成

天子萬壽是祝辭既勒策命又勒祝辭其後也

德臣忠君必望之有永而規之以所不足明明文德之頌是也

洽守要看得深是淪肌浹髓之意

君體其臣而以無忝其祖者待之臣祝其君而以久享其國者望之此雖
詩人叙述之詞然亦可見一時君臣慈愛篤厚氣象

振中興之運者固當有英睿之資而撫久困之民者要必有渾厚之德蓋
明明者天子資禀之英明而文德者又我周一代之素尚也

有好大喜功之心則溺于武而不知有文者固其情也而況當我武維揚
之際則狃于長而不能自已者尤其情也惟振揚奮揚之餘而有優柔浸

洌之澤豈不淺可顧哉
令聞不已是虛矢其文德是實武節飈逝一時之功也協氣橫流萬年之
許也至于文教浹洽而治安之慶永世無斁令聞不已其在斯乎
黄氏通解云按朱子舊説云作召公考當闕之以俟知者今註疎貫解
嚴氏曰宣王方以武功獎虎而虎乃以文德勉宣王蓋不矜己之功而納
君于德意度遠矣
叔翹曰洛水當承平而乃曰作六師江漢方用武而即曰矢文德蓋周之
君臣素講于文武並用之道也
　箋曰虎既拜而荅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
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
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

常武

　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朱子曰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
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
嚴氏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宋難服從化則後乎倡亂則
先動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
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
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荊其秋又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
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于宣王三淮夷未平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
夷平然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宣王大雅之
末也

一 ㊀㊀㊀㊀㊀○士 祖父師戒我國
二 ㊀㊀●㊀㊀㊀㊀士 父旅浦土處緒
三 ㊀㊀㊁㊁㊂㊂㊂業子作 遊驛方震驚
四 ㊀㊀○㊀○㊀㊀武 怒虎虜浦所
五 ㊀㊀㊀㊁㊂㊂㊂嘽 翰漢苞流 翼古國
六 ㊀㊀㊁㊁㊂㊂㊃㊃塞來 同功 平庭 回歸

　首二章
南仲太祖者稱其世功欲其終美也太師皇父者敘其位望欲其盡職也
整者也其行伍定其部分修者選其車馬精其器械也
儆者不敢怠戒者不敢忽即南仲之憂心悄悄也
召公征淮南之夷故經理至于南海宣王自征淮北之夷故但言省此徐

土蓋徐州之夷南侵害國為之不安故云然
徐玄彰曰左右陳行使行列整齊也戒我師旅使進退有方也省此徐土
察其為亂者而伐之也留如孔明平孟獲而議者謂留兵以鎮之蓋宿兵
以壓其心也處如王全斌平蜀而師遷延不還即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
焉者也三農淮上之人也
又曰淮浦即異徐土君以淮浦為經歷之所則徐在其南而為淮南之夷
矣觀下章鋪敦淮濆截彼淮浦可見
　箋曰軍禮司馬掌其誓戒
周禮太宰一曰三農生九穀註曰三農上原下隰平地也將驕則慢敵師
老則妨農皆非時雨之師也故一則曰既敬既戒再則曰不留不處
當積弱之後奮起而立功真足感靈氣欲足以動人故曰赫赫明明赫赫

木葉模擬

整師是兵數修戎是兵政

王濟之曰三農指王國之人古者兵出于農師老于外則農廢于兵之內矣

箋曰緒業也王又使將軍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于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

二四章

朱氏曰宣王之世方叔南征吉甫北伐而淮夷則赫然自將何也蓋淮夷徐戎近居中國故耳赫赫業業言其威靈之顯盛也匪紹匪游言其師行之節制也如雷如霆言其聲勢之磅礴也用兵之法攻心為上徐方繹騷徐方震驚雖未即順從而已先服其心矣

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號虎之怒也

仍執也俗所謂手到拏來不勞餘力之意字法妙品

赫赫威靈光顯也業業氣勢昌盛也瑣尾者果繹騷者王靈所至速路震動無敢安居也字法妙品

徐方繹騷數句只覆形容極言其驚畏之狀非疊言以成章也

如震如怒或言如雷霆之震怒未是古如而字通用此亦當作而震而怒與如輕如軒句一例

截彼二句法能品淮夷竊據之地而遂曰王師之所繞至其地而遂曰截然不可犯即無矢我陵四句意

黃葵峰云匪紹匪游慕威嚴之體自是如此疾則失之輕遽緩則失之散漫便損威嚴矣

闞如虓虎坪雅曰言將帥之勇發于忠義而激而怒之也

箋曰綿綿也

徐方四句箋曰徐國之人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震動徐國如雷震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如震如怒箋曰震動其聲勃怒其色

五六章

允塞書註云誠信而篤實也凡平日所為與衰撥亂安內攘外經營于廟堂敷布于海隅者皆王猷也

如飛如翰孫子曰退而不可追者遠而不可及也又曰後人發先人至綿綿翼翼紀律明也不測不克智勇備也

輔氏曰不測言其深也許南台曰不測不要就謀上說只是分合無常奇正互發愚謂本文具有二意

末與同要本心服上說此皆平日之信實孚之使然故曰天子之功若三公司馬或可以料敵制勝則有之矣豈能服其心如此哉

四方三句一節事只疊疊說下無非要歸功天子不必相承

鄒峰山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夷遂其成功較之齊桓晉悼或陋而屈完盟曾蕭魚而鄭不叛者公私大小雖或不同然直中策耳而詩人美其允塞之猷爰納之于舞干苗格厥壘崇降之律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此也

傳曰疾如飛鷙如翰緜緜靚也

箋曰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

箋曰猶尚允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

瞻卬

序曰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壊也

首章言蟊賊罪罟、詩柄止言嬖褒姒、任奄人、蓋任用匪人、所以刑罰不當也。而嬖褒姒、又其本也、故言哲婦之惡獨詳。

說曰瞻卬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召亂而作此詩、

一 ○㊀○㊀○○○㊀㊁㊂ 患厲瘵屆 收瘳

二 ○㊀○㊁○㊀○㊂ 有收隔 奪說隔內田人隔罪〻隔二句一 顛隔說刑說又隔說中変格

三 ㊀㊀○㊁●㊁㊂㊂㊃㊃ 城城 鴟階 夫人海寺

四 ㊀㊀㊀㊀㊀㊀㊀ 忒背極慝倍識事織

五 ㊀㊀㊀㊀○○○㊀ 刺富狄忌類瘁

六 ○㊀○㊀○㊀○㊀ 優憂哉悲

七 ●㊀●㊀○㊁●㊁●㊁ 涕今 後鞏後

首二章

次章顯貨淫刑皆指王言。上四句咸討削黜之不當也。下四句出入生死之不當也。

左氏桓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惠王取蔿國之圃、邊伯之宮、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有子頹之難、所謂人有土田女覆奪之也、

疏異云、二章正責幽王刑罰之偏、以發上章罪罟不收之意。三四章正責幽王聽任之偏、以發首章蟊賊蟊疾之意。

傳曰昊天斥之也、

二四章

正人君子之言、足以為我教誨、婦寺之言、敏對以成奸、飾巧以亂實、爲讒為慝而已、何教誨之有、此詩人微婉之辭也、

疏義曰、豈曰二句、亦猶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乃枝忒之常態也、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鞫如鞫獄之鞫

傳曰懿有所傷痛之聲、

說曰四章賦中有興也、

五六章

註云凡以王信用婦人之言故也、此于解經爲拖要之語、尋詩人之旨隱而不發、尤為深妙

敬威儀、然後能近有德、威儀不類、故人云曰。

六章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王也。

優者紛至葬臻之意。式者凡彰禍迫之意。楊子𥝩几〻乎、莫之能違也。俗言險哉、況言近于亡也、

輔氏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女寵必致夷狄之患、

箋曰弔至也、王之為政不至于天矣、不能致徵祥于神矣

箋曰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異譴告之、几近也

言以異譴告謫人身近愚者不能覺、

末章

心之憂二句言憂之深、不自二句怨辭。

心之憂矣、寧自今矣、蓋自褒姒初進之時、已憂之矣、史蘇識女戎之亂、君方成知禍水之滅火、此其類也、

召旻

序曰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陳定宇曰此詩及前篇末皆有悵〻望治之意

陳止齋曰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于二公也至于風之終于豳雅之終于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于二公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懷古亦猶下泉之終風與

陳云厲王無道而宣王中興有志故也幽王無道而平王不復無志故也此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說曰召旻幽王遍刑人近頑童諂巧用讒慝諸侯携二戎狄内侵飢饉因之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是詩

一 〇㊀㊀㊀ 喪亡荒

二 ●㊀㊀●㊀ 訌共邪

三 ㊀㊀㊀㊀ 訿玷業寧貶

四 ●㊀㊀●㊀ 茂苴止

五 ㊀㊀㊀㊀㊀ 富時疚茲稗替引

六 〇㊀〇㊀〇㊀ 頻中弘躬

七 ㊀〇㊀㊀㊀㊀ 命里〻哉人舊

首三章

首章箋曰天斥王也

天降句貫下四句蟊賊本王所用而歸之于天無所歸咎之辭

鄒嶧山曰此罪罟與前章用刑不同乃即指蟊賊昏椓之人而言蓋小人得志陷斯民于羅網之中使無所措其手足所謂罪罟者如此朱注所以致亂也正與天降罪罟相應乃倒解經之法

潰也如癰疽之内壞

曰蟊賊曰昏椓曰潰〻回遹皆從惡之辭

椓刑也丧也謂閹寺之椓丧其軀體者

箋曰訌爭訟相陷入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衆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内爭相讒惡

箋曰昏椓皆閹人也昏其官名也椓〻毀陰者也

實靖夷我邦箋曰皆謀夷滅王之國

傳曰皋〻頑不知道也訿〻窳不供事也

箋曰兢〻戒也業〻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

四五章

亂世民情生意憔悴蕭索枯槁如彼三句形容已盡

維今之疚不如茲言今之疚亦不意其如此之甚始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之意

時以時言茲以地言昔之富不若今時之病也而今之病又不若此處之甚也維今句即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之意

辰仲文顧庭槐而嘆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如彼歲旱三句正所謂生意已盡也

輔氏曰恰悅憂亂而無情緒之意

箋曰潰茂之潰當作彙〻茂貌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

傳曰往昔富仁賢今也富讒佞往昔富親賢今則病賢也

箋曰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

俾曰彼宜食既今及食精粺

一箋曰職主也、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椓之黨、反食精粺、女小人耶、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責之也、米之率糲

千粺九鑿八侍御七、

說曰四章比而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

六七章

小人亂之本也、不窮其本、而委之適然之數、將縱其罔極之奸、而成其滋蔓之禍、其害不亦廣乎、

引、是長說孤吳潤哉、

闢國百里、以化言、

說箇召公、便見用賢、說今也日蹙國百里、便見不用賢、不必補出、但引而不發可也、末說不尚有舊、其意顯然、弟先說出末句較淡矣

末句不尚有舊、第言有之、不用意、亦自在言外

凡古人之文辭義、深一圓滿、原無虧欠、不待後人註脚、此自諸經皆然、々諸經意盡于辭、至于讀詩、全要領其不言之旨、如孟子說詩之法、切中肯綮、趙岐所謂尤長于詩書、非妄言也、若一切粘皮帶骨、全非詩理、不了此義、未可與讀傳註也、

池竭四句、朱子自以爲比、共也、

朱子嘗曰看詩不須着意去訓解、只平々地涵詠自好、因舉池之竭矣四句詠之、

箋曰自由也、池水之溢、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

之也、喻王猶池也、致之亂、而外無賢臣益之、王猶泉也、致之亂之

無賢妃益之

說曰六章比而賦也、

吳淞　徐光啓　子先父　輯
金陵　唐國達　賓慶堂　梓

清廟

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呂氏曰定都之初舉
舉盛禮大享羣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
祈焉始建新都將格上下告成事也而賜時若大從以成報神賜也
自今以始永真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
公首以祀新邑為言若潤于事情者不知人主臨御之始齊後一心
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於諸四海無所不集而助祭諸侯下逮庖

径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蠢格君心率天下之道與
要於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
不顯不承之辭急而反無射之辭緩而順
朱公遷曰布武而行則大而疾言揚事之敏也
凡人沒而論定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文王之感人也在廟尚爾即當
時可知已
對者相對之謂肅雖秉德以心契心如將見之也
孔氏曰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
陳止齋曰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以觀殊之義故商
以先代而後於魯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于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
者也
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然
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寬矣又其間多闕文疑義焉
孔氏曰周公成洛邑在居攝之七年朝諸侯者相成王以朝侯而已率以
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也
杜預曰清廟肅然清淨之稱
呂東萊曰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言助
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雖則成王於
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
孔氏曰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
為周頌之首

箋曰清廟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
箋曰顯光也見也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
不顯二句箋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
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
疏正義曰案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為太平而
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羣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
百神其祭不待于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和樂譜歌吟詠而作頌者
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法神以行政歸功于羣神明太平有所由
是故因其人君祭其羣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為報功也
時邁般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為報也歌之舞之謂
祭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舞也故清廟經曰肅雖顯相

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而作
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
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常歌之也頌之作也
主為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為故頌敘稱祀告澤及朝廟于廟之事亦多
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
然頌維告神為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
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毖之等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知
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
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雖武酌
賚之等為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瞽載見有客閔予
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般有

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耳頌為四始之
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為制度常事非其盛故無之羣神之中亦有圜
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有者以其頌者
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圜丘方澤所配非周
之祖不可歌之以昊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
于思文與我將詩人不為之頌所以今皆無也
說曰清廟周公成洛邑來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昊天上帝率諸侯祀之而作此樂歌
說以清廟維天之命維清思文天作我將雝烈文振鷺武賚時邁般勺
桓為一卷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載見有客有瞽潛絲衣臣工豐年載
芟良耜昊天有成命噫嘻執競為一卷商頌那烈祖長發玄鳥殷武為
一卷駉以下四篇自為魯風不入頌韻不叶

維天之命

序曰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翟師道曰於穆不已猶言默運不窮也不顯而純猶言虛明不雜也
徐士彰曰不肖子孫其祖宗在天豈無啓佑之意而自作不典則無以為
承受之地曰我其受之則祖宗之靈慰矣
穆是即說不已者之深遠顯是即說不雜者之顯著如晝夜寒暑循環無
端於穆不已乎如金之在鎔如日之中天顯乎純乎
德厚者福澤長故遺休及於子孫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駿惠之謂也
許仲常曰大順篤厚中有變通處大意但總歸于一道不失為順耳聯序
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為二也此詩但以天命

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天之為文王耶文王之為天耶蓋有
不容擬議者
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予萬物者曰天命嚴氏曰去聖
人漫遠典刑易墜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又曰頌者成功告神必言子孫
勉力保守以慰祖考之意故此詩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之
張叔翹曰假以溢我朱子據左氏傳改作何以恤我然就本文字義亦自
可通燕氏曰假大也鄭氏曰溢盈溢也朱氏曰盈溢被於物也按此溢字
甚奇我其收之與我能受之語意同詩人之意蓋言文王之德甚大其餘
澤浸被于我我既以身收受之當順文王之德以行無敢拂逆曾孫又當
加意篤厚世世遵守毋使前人之德世遠而浸薄也如此則文意甚順而
於小序告太平之意亦不相悖若改溢為恤何以曰收且本文明說文王

之德而又添出文王之神文王之道亦不勝纏繞殊未見明白痛快也
箋曰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
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維天二句傳曰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
箋曰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箋曰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〻其聚歛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
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父祖德
㈠㈡㈢㈢●㈢●㈢　命已　顯純　收篤

維清

序曰維清奏象舞也
徐士彰曰記以禮教所成爲承天之祜以孝告慈告謂之大祥與維周之

禎意同〻
箋曰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箋曰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
說曰維清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
鄒泉曰太平有象故曰禎
●●㈠㈠㈠　禋　成禎

烈文

序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徐士彰曰錫福報功所以使上下相維於悠久盡道備德又能使人心相
慕於悠久
封靡二字相因而致皇之只頌之詞
王不忘即是廟祭時對越駿奔如將見之意
按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
烈字正贊文字如其文炳也之義
張叔翹曰繼序皇之即季札所謂國未可量也錫福報功俱以及子孫爲
極故自其極處言之疏義乃謂爾使我子孫保之我不使爾繼序皇之乎
則淺陋甚矣
別本首句公與六句功爲一韻疆邦皇一韻訓叶虞均切與人一韻刑
叶形強切與忘一韻
箋曰無疆乎惟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
也

天作

序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徐士彰曰有夷之行不止言道路也人物盛而都會開文章極而天造畢
矣
曰荒曰康字法佳此剏守之異
天作〻字與作邦作字同嚴〻曰遷岐非得已而周乃以岐興詩人以爲
是非人之所能爲故言此大山天實爲之也治荒而謂荒猶治亂而謂之
亂也
張叔翹曰夫周家王業實始于岐故大雅歌其帝省周頌謂之天作後人
宜何如培植也乃平王東遷一旦棄而委之戎狄所謂子孫保之者安在
非太王以一岐山而基王迹後世子孫以天下而不能保一岐山吾於此
重有感矣

說曰天作周祭岐山配以大王文王之詩

●㈡●㈠●㈠● 荒康行 末句獨韻收

昊天有成命

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徐士彰曰此篇與重一心字盡心有既竭心思而不徒在於上下陟降之迹意請之字有休養安輯之意蓋文武開創方與天下以更始而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成王之靖所以終文武之功也

武王末受命故武王之沒不可無成王豐觀三代以至今日繼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爾舜其所以殆未易言獨周家為不然此以知成王之功大矣

肆字訓故今也故字是今字尚在可否間肆其靖之斷主成王時說詳語意及肆不殄厥慍等句可見

張叔翹曰此詩中不敢康三字最重蓋繼世之主多自以為席寵承休可以晏然無事于是逸豫滅德而無以為承藉天命之基故頌成王者先之以不敢康蓋以積德者承藉天命之基而不敢康之心又積德基命之本也積德之極至于宏深靜密皆不敢康之心為之也單厥心者即殫其不敢康之心也夫惟人主不自安而後可以安天下故曰肆其靖之頌成王之德亦以垂後世之戒也

黃氏通解曰基命二字詩書皆稱之詩自人言書自天言曰不敢康即所其無逸之謂也曰夙夜基命宥密者即皇自敬德之謂也曰緝熙殫厥心者即篤前人成烈之謂也

箋曰宥寬密靜也行寬仁安靜之政

說曰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

我將

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繭栗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醯醢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事之故謂之帝丘環山曰尊之則事之惟以其誠親之則祀之必備其理

張叔翹曰本文其字既字自是詩人用字之法注中不敢必與若有以見其必然皆說詩者之辭不必拘拘於此妄生纏繞

又曰儀式刑皆法也古人用字不厭重複多如此如自古在昔先民之例

大全注嚴氏謂法之不已劉氏謂取法之甚輔氏又謂疊言之見凡所云為動作皆不敢忘文王者皆非也

右享與降監有別右享自神享之言降監自神意之鑒誠言降監又原右享之意也

徐士彰曰夙夜畏天之威則有以仰體日監之微意而不徒恃乎牛羊之將享遠紹胎事之小心而又有加於文與之儀刑故能保天與文王所以降監之意

疏義曰天與文王一也但一穆一顯則法天不知法文王之為切一尊一親則畏文王不知畏天之為甚立言之不同者此故也

●㈢㈠●㈢㈡㈢●●●牛右　方王享　末三句獨韻收

時邁

序曰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

武王伐紂非得已也天命在我不得而辭也令天命不在我也釋而去之可也觀此詩惓惓於天命即聖人之心可知矣

震之與式序在位不同震之是未行褒讓黜陟之典只是朝會衆而天下諸侯善者未信其善惡者未知其惡皆有悚然恐懼之意

徐士彰曰天子者序之于天諸侯者序之于天子右序之命既出之於天則式序之規當行之於天子

又曰後二節注中兩信乎字正與首節不敢必相應柴望者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嶽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各設於巡狩之所而更始之初人心尚染於舊又易即於新惟懿德可以消人心欲逞之志惟懿德可以開人心不泯之理

孔氏曰武王巡狩至于方岳乃作告至之樂歌也

永嘉陳氏曰武王覲歌方終而有方岳之行觀此詩是告方岳以革命之事因其時而震服諸侯故其詩與他廟樂不同安成劉氏曰此雖武王初定天下而巡狩所作之歌其後王之巡狩者因而皆用之與

周禮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注曰殷衆也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注引此乃周公所制之禮武王即位豈待十二年始行之且武王克商七年而崩亦未嘗有十二年在位也

樂記曰武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

黄實夫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者皆無愧也武王巡狩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肸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戢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

箋曰右助次序其事多生賢知使為之臣也

箋曰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

説曰時邁述武王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三成也

執競

序曰執競祀武王也

武王反之之聖故曰執競自彼飭極言其德之顯也奄有四方重德無遠

不及德之明著是禮樂刑政宣布昭明經綸潤飾為民所瞻也樂之大者難於和小者難於集要見三后功德被于其内意

徐士彰曰武王功在宇内而曰執競反自其内之所運而言成康德基宥密而曰不顯反自其外之所著而言此微顯闡幽之意亦上帝之所君見創業之君開天闢地其為天心之所屬有不待言至于守文之主類多憑藉舊業耳令成康以德凝命是其為君亦天作之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不殊也

君德以剛為主功大者類非巽懦者所能為故稱執競

許石山曰執競之説人多認此為聖學工夫以法天之健言巽巷徒知避嫌武王無取天下之心不知武王纘緒之心未嘗一時忘此便是執競此便是無利天下之心奚待後人為之遮蓋如此也況作聖學説與下面

無競意亦說不來也
通鑑云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武王以之又曰大人繼明以照四
方成康以之功德足以相稱則祭祀足以相配降福已是工祝致告之時
威儀反〻即是式禮莫愆之意
朱公遷曰祭三王無其倒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豈貽王以後祭
武王世室而配以成王歟借曰文世室無詩則夫子正樂於殘缺之餘但
因所存者存之耳
無競三句箋曰不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
之道言其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
箋曰反〻順習之貌
說曰執競貽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㊁㊁●㊁王康皇康方明喤將穰簡反反

思文

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
濮氏曰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宜有詩而今亡矣决不可以昊天有
成命當之
邵二泉曰来牟與天地俱生至稷而後識之以為粒食之輔故曰貽我来
年帝命率育洛書曰天錫来牟曰帝命其事一也杖翹曰此二句當重率
育意益種穀既没新穀未升之際民非来牟無以續食使有生養不偏處
故此来牟乃帝命之美利而自稷始之則樹藝之教於是乎備生養之
利於是乎周而徧天下之民無饑荒困餒之患矣是以云云如此則上下
承接有情若如時說重帝命而曰稷將承天之命而播之耳則不見重稷

張叔翹曰后稷功業止于稼穡耳而詩人之言曰陳常於時夏可謂善言
祖德者也又后稷配天一事也生民述事故詞詳而文直思文誦德故詞
簡而旨深雅頌之體其不同如此
立我二句箋曰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貽我四句
箋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
穀俱来此謂遺我来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
孫之國無此封竟于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
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說焉以穀俱来云穀紀后稷之德
●㊀●㊀●㊀㊁㊁　天極育　界夏

臣工

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臣工如鄉遂之司稼司農都鄙之田畯田正是也
周禮田有歲易故有一歲三歲之別新田難治故首問之畬爾成此時始
定為法以賜之非謂周以農事開國已有成法也
黄氏通解曰風有七月之作則周公所以戒成王者既識稼穡艱難之事
頌有臣工之訓則成王所以戒羣臣者又識耕耘收穫之法然則七月者
臣共之所自出也
嗟〻四句箋曰諸侯来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于其將歸於于廟中正
君臣之禮勅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
有事當来謀之来度之于王之朝無自專
箋曰介甲也保介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

紛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諸侯朝周之春故晩春遣之勅其車右以
箋曰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来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為珍瑞天下之
所休慶也此瑞乃明見於天至今用之有樂歳五穀豐熟
說曰臣工祭先農之詩
㊀㊀●㊁●●●㊁●●●●●㊂㊂工公　茹畬倗　鎛艾

噫嘻

　序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
疏蒙曰倡民力者莫知私所為出於天下之公則視之為不急惟視為一己之私事則齊心并力有不期然而然矣
十千維耦句法妙品
疏義曰農夫各有其田而各以其力耕之但爾為農官則田即爾之田而耕即爾之事也

黄氏通解曰周公之作周官也一書之間設官分職其間為農事者不一而足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器趣其耕耨辨其種類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行其秩序懸其法式又於三歳大比以興其治田之吐亦和大比之興賢能而或誅或賞或興或廢無非為農而已
疏義曰臣工噫嘻非祭祀樂歌而入於頌蓋頌體也抑豈祈年祈穀之時即其地以戒農官歟况或以此為幽頌則其別於頌也尤宜思按此說非是何由知非樂歌也
箋曰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噫嘻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
說曰噫嘻康王孟春祈穀於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

◎㊀●㊀●㊁●㊂爾穀　里耦

振鷺

　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此詩之作一則見周家之忠厚一則見人心之兼先代久而不忘即此尤可見武王伐商非利天下蕩蕩無私氣象三代而下此風不可再矣
微子之去商歸周堯舜揖讓公天下之心也彼視天下非吾家物而惡將尊之其受封于宋以存先王之祀殆如虞賓之類非必以武王為仇也此意在夷齊之上第難向三代以下人說耳
按史記世家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於杞其殷後則初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更封微子於宋
溥之曰客親之曰我客愛敬無至也

亂夜者循環無窮之意三山李氏曰庶幾終譽此所謂愛人以德也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斁皆此意也
濮氏曰疑此微子来朝始至而王燕勞之工人所奏之樂歌也序言二王之後習於傳聞亦不見來助祭之意黄氏讀詩蠡測云按正祭時未有献助祭之臣之樂歌者統于尊也祭後歸諸侯賓客之俎獨留同姓燕飲亦未見二王之後在此想別日燕飲故歌此詩耳
張叔翹曰按史記宋世家曰微子故仁賢代武庚殷之餘民甚愛戴之所謂在彼無惡也觀書微子之命及振鷺有客二詩其無斁可見矣
●㊀●㊀㊁㊂㊁㊁　斁客　惡斁夜譽

豐年

　序曰豐年秋冬報也

祭法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徐子彰曰以洽百禮節祭祀內百禮指灌將奠侑求神獻尸之類
降福孔皆舊作歸功於神釋詩意不爾還作祖妣降福爲是
㊀●㊀㊀㊁㊁㊀徐稱醴妣禮皆

有瞽

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設樂者眡瞭也作樂者瞽師也
樂以昭德象功始成之時不知果否無悖故奏之而合乎祖而觀其感格
何如以驗樂之合與否也
黄葵峰曰始作樂而合乎祖者此周公制禮作樂既成行其禮于宗廟之
中大合樂而奏之也

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眡瞭三百人相之有瞽有瞽辭
之複也如有客有客句之例朱氏謂見其非一人也非是
疏義曰楚辭觀者憺兮忘歸即永觀厥成之意
蔡九峰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
疏義曰樂以導和然先代之後有興亡之感其和寔爲難致今永觀之則
心之和可知矣黄氏謂如此則失渾厚之意良然
傳曰簫如今賣餳者所吹也
疏正義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李巡曰大簫
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筊筊小也
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風
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

爾雅釋樂曰大管謂之簥李巡曰聲高大故謂之簥簥高也郭璞曰管長
尺圍寸并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
永觀厥成箋曰長多其成功謂深感于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愆過
㊀㊁㊀㊀㊀㊀㊀㊀㊂㊁㊁●㊁縣虡羽鼓圉奏喤肅雍成觀先前與趙頌下分參

潛

序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許石山曰此詩言其所興之地取其所産之物而薦之以示不忘本之意
不然九州方物皆可以薦矣必漆沮之魚哉
此章講享祀介福俱要切當魚
箋曰冬魚性定春鮪始來故此時薦之
孔氏曰冬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則衆魚皆可薦春唯薦鮪而已月令曰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寝廟魯論皇華云古者大寒
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而嘗之與月令同也輔氏曰今月
令但有季冬至寝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鮪乃序說也黄氏讀詩蠡測云潛
深處也毛氏訓作槮則是積柴以養魚矣不知漆沮之中如何積柴以養
之也江海多魚豈皆積柴以養之歟此說良是
方慈曰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寝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
處人道也
㊀㊀㊂㊁㊂㊂沮魚　鮪鯉　祀福

雝

序曰禘太祖也
下二節止是歸美先王之德不作舉祭之由

徐士彰曰此詩美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文王現詩意重在得諸侯之孝者
二節言諸侯獨祥叅合萬國之讙心以祀其先王者天子之孝也
　說曰雍成王祀文武之詩
孝孫主祀無有一段淵然默然潛孚䵷感之意不足以通神明故言穆穆
方與神明合德也
通解曰肅雍者文王之德也穆穆者文王之容也君備文王之容臣備文
王之德以之奉文王之祭文王豈有不享之者乎
　箋曰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
顧大韶曰於薦二句只云於天子進大牡之牲辟公助我陳其祭祀也經
旨了然今人說者却似諸侯自薦大牡不知周禮九貢唯侯服貢祀物亦
謂入貢時納之耳寧有當祭時始進之乎天子自有收人充人等官其牲

何所不備而乃取給于諸侯也商頌大糦是承向可此援于孝子不應作
疑詞耳　此是徹祭之歌耳
㊆㊁㊀㊁㊂㊃㊂㊃㊄㊅㊄㊅㊆㊇㊆㊇[illegible]
載見
　序曰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鄭子静曰此篇諸侯之來本為來朝而是詩之作則為助祭如車攻詩東
都之行本為會同而是詩之作則重田獵盛其車服者重王事顯君賜也
能左右之曰以孝以享者合天下之孝享以為一人之孝享也大抵宗
廟祭祀多以諸侯助祭為重觀此及清廟雍詩可見楊子雲有曰孝莫大
於寧親寧親莫大乎寧神寧神莫大乎四表之懽心其周公之謂乎
疏正義曰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旐端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㊁●㊁㊁[illegible]
有客
　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綏之綏字佳得留賢之意
車則大路旂則太常用天子禮也朝廷以雅宗廟以頌用天子樂也
讀此詩不獨周家忠厚其真情實意藹然如不容已亦見微子在當時翹
然峻潔有巖巖壁立千仞氣象
徐士彰曰按書微子之命成王既誅武庚乃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此蓋
受封之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所謂淫威即封典也或云古者爵人
必於祖廟故云然
微子尹茲東夏本不可留留之者只是愛之無已

張叔翹曰用天子禮樂則淫出於尋常等威之外故曰淫威易者無所
顧忌世大者寵冠一時也
又曰按樂記云武王克殷下車封微子於宋又史記宋世家曰周公承成
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此
詩淫威之語蓋指成王申命言之也歟
又曰振鷺有客二詩詞意極相類幾皆為微子而作序以亦白其馬之語
定為微子而振鷺不明言其事故以為二王之後愚意宋既仍殷舊尚白
則車馬服御宜皆縞素以振鷺詠之或亦取潔白之意歟
　箋曰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為二王後乘殷之馬乃
　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武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
箋曰言敦琢者以賢賢之故王言之

㊀㊀●●●㊀㊁㊂㊂㊂客焉且旅焉　追緩威夷有客宿宿四句一

武

序曰武奏大武也

遏劉作止殷之殺止戈為武故必止殺而後謂之大武武王原以武得
天下此詩直述其事見聖人公天下之心不為文飾如此
武王勝商殺紂文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而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何
也文王事殷守其常也武王伐紂通其變也紂惡已稔天下歸心武王于
此勢不得以已也不得已而為之乃所善承其不變之節也二聖于此易
地皆然故曰聖逆節而周公作詩一則曰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再則曰文
王既勤止我應受之可謂能觀其通矣夫子又為之廣其說曰善繼善述
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而子思子引之以明中庸之道中者隨時處中

之謂彼周公之于君兄孔氏之于先王皆能極力幹旋善明其心述者也
徐士彰曰此為大武之首章登歌以節舞非奏也
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言及武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
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志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
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為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
以崇天子
耆定爾功箋曰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誅紂須假五年
說曰武大武一成之歌

閔予小子

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

凡繼承不類者統承大業便謂可以蕩佚自恣觀此詩重首三言何等兢
惕危懼即此便見守成之難即此便是守成之本
凡子孫其祖父未有不墜先業者讀此詩想見成王當日痛依之示
及而哀慕不忘慨然酸楚之意故曰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文
武成康相授惟此而已
箋曰庭直也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
㊀㊀㊀㊀●㊁●㊂㊂㊂造疚考孝　庭敬　王忘

訪落

序曰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張叔翹曰以落為始如以亂為治以臭為香以特為匹之例古人語多如
此艾之為言盡也其道遠故不能造其盡也以聖人對沖人言故曰悠
哉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始即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太甲

以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
哲命此訪落所由作也
紹庭二句箋曰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
以次序者

敬之

序曰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陟降厥士便日監在茲一氣說不作兩層凡言陟降以中庸上下察是經
詩不然意
其學切磋琢磨之後方能恂栗可見要敬必須有箇入門入門之法全在
聰上蓋人心不昧而光明則自然能敬也下而光明即是聰字就將工夫
又是求至于聰的方法光明者如塵去而鏡清滓去而水清也示我顯德

行亦只要成就一箇聰字
古之聖賢直是寸陰必惜所以日就月將
顯德行對微辭邪論說
黃氏通解曰荀子曰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為福中卿進曰先[illegible]
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illegible]
此心學之原也
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公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為告君第一
義
嚴氏曰佛謂之弼者言正救其失不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〻不
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拂士也
鄭氏箋曰緝熙明也光明〻〻德也緝熙之至光明復矣心體之光明敬也

心體未至于光明不可以語敬德行之顯明敬也德行未至于顯明不可
以語敬學求諸己則自心體言學省諸人則自德行言各有攸當也
箋曰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賢中之賢也
佛時二句箋曰是知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
㈠㈠㈠●㈠㈠㈠㈠㈡㈡●㈡之思我士茲予止　將明行

小毖

序曰小毖嗣王求助也
莫予四句有作一氣說莫要去荓蜂而自求辛螫今始信桃蟲能為大鳥
將來還作二截方婉曲有致言莫使予荓蜂也予自使之而自求辛螫也
始則信彼桃蟲也而不意其能為大鳥也謝疊山詩肇允雖同規拚飛各異
態

集字條士彰曰有萃聚之意不止一事然也
通解曰要知管蔡乃成王不幸之遇不能免之失茲言懲之者蓋欲回[illegible]
而毖謹於後耳
箋曰三監既誅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刈
艾于往時矣畏慎後漢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為譎詐誑[illegible]
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
傳曰桃蟲鷦也鳥之所以為鳥題肩也疏正義曰釋鳥之桃蟲鷦其雌
名鴱郭璞曰鷦鷯亡消反桃雀也俗名為巧婦鷦鷯小鳥而生鵰鶚者
也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其雛化而為鵰
㈠㈡㈠㈢㈠㈢●㈢懲蜂蟲隔　患螫隔

載芟

序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觀侯主節可見盛世之民樂作勤動一家之中直是無一人暇逸思媚有
依和氣浹洽則雖事益敏亦見太平景象莊子滅裂而耘之則亦滅裂而
報余詳考正與滅裂相反千耦其耘縣〻其麃據朱子說訓作去苗開草
也則據厥三節為中明次節之意總是既苗而耘據鄭氏箋則以千耦其
耘為既耕而耘縣〻其麃為既苗而耘前之耘為反土而除草木之根株
後之麃為除去苗根之草弟如今人治田則朱子為是然耘而後播于今
亦間有之疑此是古法漢人注疏必非漫然者也
飶其香〻如飶也椒其馨〻如椒也
張叔翹曰邦家之光非賓客增重邦家之謂蓋以大有之年設燕享之禮
自是豐年喜會此便是邦家光顯處若凶荒殺禮氣象蕭然何光之有

北氏曰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酒醴可以养和平扶高年故曰胡考之寧

序箋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

箋曰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

箋曰俶載當作熾菑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菑之而後種

箋曰濟濟難也難者穗種難進

箋曰饗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修德行礼莫不獲報乃古昔而如此

㊀㊀㊁㊁㊂㊂㊂㊂㊂㊂㊃㊃㊃㊃㊄㊄㊅㊅㊅㊅㊅㊅㊆㊆㊆㊆㊆㊆

㊆㊆㊇柞澤 耘畛 息衆以饁婦士耜畝穀活達傑 薫 濟積秭醴妣礼 香光馨寧令備 且茲備

良耜

序曰良耜秋報社稷也

徐士彰曰荼蓼節言薅荼則凡百穀之宜高而寒者得其养薅蓼則凡百穀之宜下而暑者全其生觀荼蓼為水陸之草可見百室寧止要見得豐成氣象有含哺鼓腹意

周人尚赤牲要騂此是方社各用其方色故用犉牡

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可見周家重農此詩是王者之祭故列于頌不止民間報賽而已

載芟及篙節宛然農家氣象朴茂之風溢于言表農夫勤動其笠二句形容殆盡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月令季夏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要要郭璞曰嚴利也嚴之云者極其利而言也如嚴冬嚴威之謂疏義乃嚴整而銛利非也

張叔翹曰此詩所言祭祀小序以為秋報社稷朱子初本以為宗廟樂歌此注但言續先祖以奉祭不明言其何祭也而載芟篇題之下則云此詩與豐年相似下篇做此蓋改本也從此則亦秋冬報賽之樂歌矣諸說紛紛迄無定見然經文曰殺時犉牡蓋四方之牲各從其方之色曰犉牡或是舉一以例其餘如小雅大田以其騂黑之例則改本之說亦自可通矣

蘇子由曰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終歲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勤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奮也

箋曰百室者出必共洫閒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

傳曰社稷之牛角尺

箋曰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續往事也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司穡也

絲衣

序曰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徐士彰曰門側之堂謂之塾蓋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西塾南向內西塾北向謂之堂則宜有基詩所指則內塾之基也視壺濯於堂上東序視籩豆鉶於東房視几席及敦於西廂降而告祭器之滌濯凡廟之備具陳在門外北面北上牲在門西南北首東上往視牲及位

告其克肥遂來饗告畢之潔

又曰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礼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後受胙如此礼意甚好有接續之意思歷時尚然至宋以来併受胙於請獻既畢主與賓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此乃烈文飲酒正所謂獻酬之礼也

祭有酬酢主與尸賓交相酬酢足見古人事死如生之意且森嚴之地而情意流通故曰子孫其湛其湛曰樂故曰礼之用和為貴不似後人拘迫惟恐其事之不竟也

基亦有四主人所立乃西内塾之基與西階相直處孔疏曰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羊牛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鼐鼎及鼒不言自祖蒙上自祖之文也

疏義曰須無飲酒之詩不俟禘嘗　前夕宗人視濯視牲厥明乃祭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宗人即前視濯視牲者此諸侯士之祭也豈天子宗廟之祭則以烈文獻顯相以絲衣獻視濯視牲者與

傳曰鼎圜弇上謂之鼒

箋曰柔安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敖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

說曰絲衣士執事于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

⊖⊖⊖⊖⊖⊖⊖⊖⊖紑俅基牛鼒觩柔敖休

酌

序曰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遵謂守而不動養謂畜而未發

上彭曰此詩以酌名篇酌勺也勺即籥也內則十三舞勺以此詩為節也武者以為酌其時則聖人有意甚矣非所以語武王之心也

又曰觀太公六韜便見武王於紂之師後來只用革車三百虎賁三千去訓練之精也

遵養非觀變守臣節也用介非幸災順天命也

師者師其意不師其迹時中之理與時偕行者也故曰予聖一心萬古一道

是用大介泰誓曰予弗奉天厥罪惟均

箋曰純大熙興介助也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故有致死之士助之來助我者我寵而受用之蹻蹻之士皆爭來造王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

又曰王之事所以擧兵克勝者實惟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

說曰勺亦須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

⊖⊖⊖⊖⊖⊖⊖⊖⊖⊖師晦熙介之造嗣師

桓

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徐士彰曰保有厥士要看保字後世創業之君與其臣披艱掃穢出百死得一生而鳥盡弓藏往往而是龍蛇之章實勝嘆息則刻鉄之風熾而保全之意微矣　左傳武有七德七曰豐財武王之屢豐年是也皇以句是貫詞不宜粘上說如此故問之也

鄒嶧山曰詩言武王除暴安民用賢圖治而必本之匪解之命於昭之天以見聖人所為莫非天也彼其代商豈僞乎人哉

張叔翹曰於昭于天如至治馨香感於神明意只以泰誓穢德彰聞之語

反之。便見矣。皇以間之典書多方有邦閒之語。意正同

箋曰天命為善不懈倦者以為天子。

說曰桓此大武六成之歌。

賚

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詩因及惡德故曰時周之命

孫叔翹曰此詩當以安天下之意為主。文王之勤。言竭盡心力。以安天下之民也。數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此正武王大封之意。所以慰文王安天下之心也。於繹思欲諸臣受封者追思文王安天下之心。以共保天命也。諸說以肇造區夏為勤勞。既非事殷之心。而所謂繹思者只是欲諸臣知今日大封皆是武王之恩澤。則又淺陋之甚矣。

又曰。前篇非武王講武類禡之作。但後世講武類禡者取此講武之義而歌之。此詩非武王大封於廟之作。但後世大封於廟者取此詩封之義而歌之故。朱子曰序以為大封於廟之詩說同上篇也。

箋曰數猶徧也。數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時周之命。箋曰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

說曰賚述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為大武之二成。

㊀㊀㊀㊁㊂㊀止之思：隔定命

般

序曰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孔氏曰詩無般字。鄭箋訓樂言為天下所美樂。未知是否。蘇氏曰般遊也。

曹氏曰取般旋之義。巡守而徧於四方所謂般旋也。

疏義曰時周之命者。政令方新典章文物不相沿襲臣民宜知所更化矣再提而言之。令人惕然有警省之意

黃氏曰得天下必告于名山大川礼也。舜受天下於堯猶必望於山川徧於羣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況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是周之受命也。

黃氏通解曰王制天子巡狩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周禮大宗伯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亦以賓禮親邦國。書舜典所載詩時邁所頌皆先王之良法美意承天命而答人心也。後世若作鄜畤祠陳寶封泰山禪梁父治枌榆社立靈星祠如司馬遷封禪書之所稱者嗚呼先王之意微矣。

傳曰墮山之墮墮小者也。翕合也。箋曰猶圖也。望秩于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祭

者合為一

說曰般此述巡守之詩為大武之四成

駉

序曰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思無邪是本子凡思出於正便無厭斁便不淺近舊說如此看來亦未必然為此說者亦因夫子一言以蔽之義遂欲歸重此句殆所謂伯樂一顧價增什倍豈非矮人看場可笑之甚也不知夫子所云亦斷章取義之法大凡古人引詩都是借詩為用不宜以彼之說便謂詩人之旨譬如清泉于此或為羹或為酒任汝用去若欲求水却要尋取清泉不容殘汁剩醨便作水看成也

新安胡氏曰商周二頌皆以告神而魯頌用以頌禱後世文人獻頌特[illegible]
魯爾
臨川王氏曰周頌之詞約〻所以為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詞侈〻所以為
夸德不足故也
華谷嚴氏曰魯頌〻〻之變也周之王也積累深久由風而雅〻而頌及其
衰也至懿風始变至厲雅始变至平雅遂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
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雅頌天子之詩也頌非所施於魯況頌其
郊乎考其時則非揆其禮則誅汰乳也不如林放矣聖筆不刪其以著
魯之僭而傷周之衰與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
甚於亡也駉實風耳存其頌名而謂之變頌可也
按小序有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之說故嚴氏譏克之昧禮

不如林放也然以春秋傳考之〻人未必逮事僖公小序之言未足為據
恐亦講師之贅説爾
黄氏通解曰易坤之所取象周禮馬質之所掌伯益知鳥獸之情而畜馬
息故帝舜氏之以嬴而俾世其任非子牧馬汧渭而有功故周孝王邑之
於秦而不奪其業馬之所係固非輕矣
箋曰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
任遠郊之地
傳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
疏曰黄白雜色駓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
又曰青驪驎驒郭璞曰色有淺深班駁隱鄰今之連錢驄也
又曰陰白雜毛駰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今之泥驄陰是色名

又曰彤白雜毛騢彤赤也即白赭白馬是也
又曰一目白瞯二目白魚
説以駉泮宮有駜閟宮係鴟鴞東山狼跋伐柯九罭破斧定之方中
之後俱稱魯風次召南
説曰駉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

有駜
序曰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末章于胥樂兮言能知此則今日在公之燕不徒一時之樂而且永享燕
熙之盛微臣亦永荷其休矣不亦樂乎首二節宜以嚴而泰和而節立説
若從崔後渠作洽其情久其情則醉言歸與小雅不醉無歸同看但言系
言歸語氣既同不應言歸又作一例還以前説為是

魯人之燕曰明〻曰言歸所謂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也
張叔翹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毛傳臣有餘敬君有餘惠之説甚善若云
夙夜皆在公所飲酒不兆於荒湛乎而下文醉言歸又何以相照應也
有駜二句箋曰馬肥強則能升高進遠臣強力則能安國夙夜二句箋
曰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于公之所在于公之所但明義明德
也
傳曰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箋曰絜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醼
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鷺於飛箋曰飛喻群臣飲酒欲退也
一 ●㊀㊀㊀●㊁●㊁● 黄公明　下舞　末句獨韻收
二 ●㊀●㊀●㊂●㊁● 壯酒　飛歸
三 ●㊀●㊀㊂㊂●㊂● 駽燕　[illegible]子

泮水

序曰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徐士韜曰四章之化民與三章之服衆不同服者只是行此道以服之却與服人以善事同化者只是我自修之而民之得於觀感者自化却與道之以德事同五章之明德與四章之明德亦不同所謂敬明其德者就已之德而言即大學之所謂明〻德也所謂克明其德者是修德以服之功論語所謂修文德以來之也一就體言之一就用言七章之卒獲與八章之憬悟亦不同獲者我以智力屈之憬者彼自覺悟而來也

許魯齋曰此頌伯禽之詩蓋伯禽時始有征淮夷之役僖公無之小序之誤也又修泮宮亦非僖公時事有則春秋書之矣

戴曰泮宮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禱之詞

首章

戾止冀得瞻見意

儀衛之盛不足為美以之覘學若增而華矣

無小無大從公於邁如漢明帝臨辟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此其類也

傳曰茷〻言有法度也

次章

其馬二句不平

平易近人立教之本故曰直而溫曰敬敷五教在寬曰寬柔以教

匪怒伊教文選民之不減公實貽耻湯湯撲惆〻降以顏色其音昭〻還作燕學詩講義論道之音故遂繼之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或言臨幸泮宮實衆嘗之瞻儀〻〻傳播其聲音昭然大明也

三章

通解云詩人頌禱其君欲其服淮夷而必先言服本國者蓋必內治然後可外攘也

傳曰茆鳧葵也疏正義曰于寶云今之鵝蹄草堪為菹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為菹醬也鄭小同云江東人名之蓴菜生陂澤同草木疏同又曰或名水戾一云今之浮菜即豬蓴也

箋曰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礼而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月有秩者與

又曰時淮夷叛逆既謀之于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為惡之人

四章

徐士彰曰要重二敬字二允字上允文言不徒為粉飾之具而已也允武言不徒為耀兵之觀而已也昭格者與之相契故周公嘗監二代而正四國魯公嘗守家訓而作費誓皆有文武之烈者也

黃葵峯曰烈祖文王也

靡有二句箋曰國人無不法效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求福祿

五章

此章重作泮藝此詩為在泮而作克明其德乃是平日服遠之本故首言之依服不宜作感化解下四句下四句正是服淮夷處重獻功不重得人矯〻淑問意輕首四句大意言我侯克明其德則服遠者有其本矣今馬

旣作泮宮。而受成有地，獻功有所。其必淮夷為之攸服焉。、
受成㩁真禮記王制注曰受成決其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

六章一

凡人心知有己。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知有君國，則勇于立功。誠于焉功。

伏，釋文曰遠也，王氏以為謀遏，朱氏以為伏除，于義皆通，蓋猶而除之使遠去也、

三山李氏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于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遏遠淮夷之功，烝烝皇皇，不吳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故此說克廣德心，專主不爭功言，疏義亦同、

箋曰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

七章

卒獲卒字。對前此侵擾言。

傳曰觩弛貌，箋曰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

周禮弓人角也者，以為疾也、

雅師道曰，此章當與四牡修廣章例看、

輔氏曰以詩意觀之，必是時魯國為淮夷所擾而未有以勝之也

箋曰傅當作傅，傅緻者言安利也

孔淑句箋曰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為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

箋曰猶謀也，謀謂度己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

未章、

閟宮

序曰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新安胡氏曰閟宮是倣依殷武，將殷武簡而嚴，閟宮張而誇耳。

疏曰閟宮實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錄也

一 ●㊀●㊀㊀●㊀㊂㊂㊂㊂㊂㊂㊂㊂ 枚回依繼 侯福級來國猶
二 ●㊀㊀㊀㊁㊁㊁㊁㊁㊁㊁㊁㊁㊂㊂ 黍稙土緒 武緒野虞女旅
三 ㊀㊀●㊀●㊁㊁㊁●㊂㊂㊂㊂㊂㊂ 王陽商 功父子字輔 公水牌 子祀耳解忐犧
四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宜多祖女 嘗衡剛將羹房洋慶昌臧
五 ㊀㊀㊀●㊀㊀㊀㊁㊁㊁㊁㊁㊁㊁㊁ 方常崩騰朋陵 乘縢弓綅增膺懲承
六 ㊀㊀㊁㊁㊂㊂㊁㊁ 蔽膺　蒙東邦同從功 富背試大艾歲害

七 ㊀㊀●㊀●●㊀㊀　繹宅穡諾若　末四句連二句無韻連二句用韻
八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緎嘗許宇喜母士有祉齒
九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柏度尺舄碩奕作碩若

首章

朱公遷曰種植百穀以功於土，是天降百穀為后稷之福也，一說百福只就稙穉菽麥講，若從此說，則大姒在天下，則為天下之福，在邦也，則為邦之福也。

有稷二句，比黍稷二句不同，上二句內雖含有教民意，然尚未廣，此是稷為農官，典司稼穡，故民皆有之，奄有下土，正於四有字來、

傳曰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

箋曰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

天下猶以后稷稱焉

次章

實始翦商言其勢也

周至文武王業不得不成雖太王本無是心而當此時即太王亦有是事

故致天之屆乃所以纘緒也

致天之屆猶極也與屆同義言紂惡尚有絲毫未驗天命有絲毫未絕則
武王無絲毫變節之意惟到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矣即此二
字形容武王應天順人之意已盡句法神品

王曰叔父兩當留相王室故封爾元子

饒雙峯曰實始翦商非謂太王有翦商之志也言翦商雖在武王之時而
太王實基王迹乃翦商之所從始耳曹南豐曰太王基諸侯之脈興邦者

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浸盛之由故曰肇基王迹所
謂實始翦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耶

文武之纘緒即書所稱文考文王克成厥勳予小子其成厥志之謂也

三章

山川使主其祭土田使有其賦附庸使廣其封邑

匪解是以時致祭而不怠秋而載嘗夏而福衡即匪懈之一也不忒禮典
禮無過差白牡騂剛不忒之一也

龍旂二句許主郊祭說按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有十
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又按周禮司常職曰日
月為常交龍為旂旂有十二旒非龍旂而何說者謂是日月之章則不達
龍旂故疑龍旂為廟祭所用此大謬也即無周禮可據明堂位季夏六月
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蓋為不言所建耶
郊特牲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此尤龍
旂祀帝之明證也且歷觀兩漢以來詞賦表箋其言宗廟之祭從無道及
車旂儀衛之盛者每至郊祀則纚纚不休詳其文體亦本諸此詩耳

梁徐陵勸進表揚龍旂以饗帝

箋曰此皇祖謂伯禽也

四章

魯以俾爾四句對三壽二句詳文勢則各四句為截不虧二句屬下止與
閟陵相似

方盛為熾無所不盛為昌有年為壽雖祺為臧不虧常盈也不崩常固也
土地無侵削也不震常靜也不騰常平也千戈無驚擾也

作朋有同心一德意所謂義在濟敬情同布衣

言秋嘗則四時皆舉之七句內俱要見用天子禮樂籩豆之陳周公之事
十六舉公之事十二偶陰之義也大房之設魚腊之載以二羊膚之益以
五奇陽之義也

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
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
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
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南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
也張衡東京賦曰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曰三壽三老也

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

明堂位曰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傳曰犧尊有沙飾也
箋曰大房玉飾俎也
疏正義曰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阮諶禮圖云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〻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羲

五章

十萬是總言國賦三萬是出師實數
當是年富之富謂來日尚多也冨明盛之意大侯弘之意昌而大耆眉壽之積極千無涯也耇老也艾養也考而艾者胡考之休日益順養也
魯秉禮之國武功不足故以服遠爲頌稱桓北伐山戎從與其謀南伐荆

毛詩六帖講意　千頌四卷　二十七

與儀列於會伯禽始封於魯淮夷徐戎並興故并及數國
禮記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說者謂魯之國賦乘及千乘以爲誇辭謬也
仁山金氏曰王文憲言此詩當有錯簡當以孟子爲正第一節說姜嫄后稷第二節說太王文武第三節當說周公之功而今詩但言封周公之子疑下文公車千乘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當是第三節言周公西征不庭伐淮夷奄之功周兼徐州故淮夷爲荆州之界而舒今在淮西也第四節始及王曰叔父至乃命魯公第五節方說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方頌僖公第六節說饗祀降神而俾爾之祝以類相從已從祝頌之詞如此則孟子之時詩未錯簡而孟子所引正周公事也〻氏亦曰此章則莫我敢承以上考其文爲周公魯公設簡編錯亂當與由附庸爲連文蓋詩人言成王命周公建元子於魯錫之以山川土田附庸有千乘之賦有三萬之衆使之膺戎狄懲荆舒也不然孟子引此何以云周公膺之乎
張叔翹曰二說皆以孟子爲據未爲無見但古人引經多不拘不可因孟子之語定爲周公事也黄氏著讀詩蠡測據金氏之說遂易置其次序尚亦率亂有乖傳疑之旨矣
疏曰縢謂約之以繩非訓縢爲繩

六七章

箋曰來同謂同盟也率從相率從於中國也

八章

眉壽七句遂句散說首二句並重下句若平說則眉壽保黄髮句保魯邦
邦國是有句矣

毛詩六帖講意　三頌四卷　二十八

居宅正見妖褒意字法妙品
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

末章

奚斯所作本魯君主之未萬民若者以先公功德在民故禮明堂位山節藻棁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那

序曰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讀商頌要得其精深處
思成二字妙可見古人之祭非是具文真是祖孫一氣貽孫昇之也綏字亦佳思而不成則不能安成則安矣磬最和平者玉磬清越以長聲有定

準、指聲則前以人力高下故依磬聲則為和平
言音樂又言傳衆者聲音之內皆一敬之流通也樂以迎來祭之有務鼓
以主動樂之紀綱
亦不更擇、亦字內含得周頌、先祖是聽矣商文簡古乃爾
樂則自稱其盛恭敬則推于先民不敢專也
商人尚聲凡聲皆屬陽所以求神于陽也
毛傳曰鞉鼓樂之所成也孔疏曰禮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
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鞉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
以鞉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柷將之註云柷鞉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
鞉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作鞉以為鞉鼓播鼗而鼓從之中鞉以節焉後此則奏

鼓々字無鼗鼓言也
通解曰樂記曰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
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于先王之廟也按此亦可
証此詩首言鞉鼓之意而鞉與鼓為二物也
彼此相濟曰和高下適均曰平
號叢曰升歌下管其音難諧而八音中磬聲屬角尤為難諧今者作樂降
神而堂下之樂與堂上之磬聲相諧和如此赫然湯孫穆之樂可謂盛矣
極其稱贊之也
叔魏曰綏我思成朱子既擇引鄭箋而又謂其有脫誤今正之蓋鄭注本
云安我心所思而成之也夫心之所思々祖考也始而茫然既而若有見
聞則成之矣心於是乎安矣箋語渾融亦自明白然疑恐殆疑朱子之說

而不當猶鄭注為脫誤也
尖成劉氏曰既言管聲又言磬聲又言穆々厥聲盛稱聲樂見商人之尚
聲連叶三聲字又見商人之質也曰嘒々管聲而三節注中稱管籥々字
從萬舞來
黃氏通解曰此詩迎牲以鞉鼓當祭以鞉鼓以管以磬祭成以庸鼓萬舞
豈一事自為一成乎然味其詞乃若互見而有餘音者此商頌所以簡古
而曾子歌之也
序箋曰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為政不修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
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於由是散亡也
傳曰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祝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曰置讀曰
植鞉鼓者為植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嘆之多

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
之類
傳曰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箋曰玉磬尊故言之
傳曰奕々然閑也
顧予二句箋曰嘉客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者乃太甲之扶助也
序助者之來意也
●㊀●㊀●㊁㊁㊁㊁㊁㊁㊂㊂㊂㊂㊂㊂㊂㊂㊃㊃鼓祖　成淵聲
平聲孫聲　斁奕客懌昔作夕恪　嘗將
烈祖
序曰烈祖祀中宗也
補傳云言烈祖而云嗟々以簡朴故也[illegible]頌則言於穆於皇近于文矣

輔氏曰凡子孫得以奉祭祀于先祖者皆先祖之福有以錫被於子孫也

箋曰商中宗也言成湯之業能與之也重言嗟嗟美歎之深

傳曰鬷總也

箋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也

箋曰諸侯來助祭者車服得其正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于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歡心也天於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

㊀㊁㊂㊀㊀㊂㊂㊂㊁㊂●㊂㊂㊂㊂㊂㊂㊂㊂㊂祖詁所詁隔

穆成羨平言爭疆衡鶬享將康穰衆疆嘗將隔

玄鳥

毛詩六帖講意　主頌四未　卯十上

序曰玄鳥祀高宗也

鄒峰山曰此詩非專祭武丁亦非兼祭武丁觀二節武丁孫子而傳有始命字今襲湯號句是以武丁為主祭之時王如那篇於赫湯孫之例而諸侯奉大糦以助祭亦如烈祖篇諸侯乘車以假享之例其非祭武丁甚明商家祖契而宗湯武丁亦為百世不遷之宗故此詩疑作于武丁之時而後世因以為宗廟之樂也

徐士彰曰一說先后通指契湯而下祖考而言今欲專指湯者恐見上二句專為湯之事不知此詩只是一章朱子特即其韻相叶而意微斷處節而分之非如泮水等篇一章各為一義也試以此節合首節讀之便見先后專指湯不得况此祭祀宗廟之樂契為商人之所由生湯為天下之所由始故首節特言之而於湯之事又以次節首二句足之即帶下言先后亦自不遺其餘祖考不應無一詞及之故于此總以先后言之末節繼命咸宜亦通以宗廟之神而言有祿是荷時王衍之也此二句與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義同此說甚有理

武王湯也凡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夫澤斬而子孫不家其休者則其精神力量至此而齊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至武丁孫子而其德澤尚足以及之則是武丁中興猶追之掌尚是武王之力故曰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舊說有德以受命故曰云云此只是有土有人無一欠缺之意與天保之幣無不宜一例

頌義曰此詩首尾皆以天命為[illegible]

正域四方黃葵峯讀詩蠡測云天以成湯之武德足以戡定禍亂乃命

毛詩六帖講意　主頌四未　卯十上

伐桀以正四方之封域維時夏桀肆虐諸侯不服相為侵亂湯始正之商之王業肇由始也此說與朱注小異

武無不勝所謂君德以剛為主湯之自強者之勇智詩之執競皆此物也況中衰之後非武不振故於言捷武則稱赫業

張叔翹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者春分玄鳥降有娀氏女簡狄者配高辛帝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也毛氏之言如此而孔疏亦曰玄鳥以春分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玄鳥降而生商也玄鳥之生非從天至所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按此二說似得其實朱傳引吞卵之說此史記之謬而鄭氏因之也生商即生契也契乃商人之所由生故曰生商亦如生民以生稷為周人也若契蓋司徒之職

說有殷之封也鄭箋孔疏及曾氏之說皆指湯言蓋以史記契封商謬
屬亳至盤庚始改亳為殷也此說畢竟非是
孫氏曰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而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神奇妖
濫不亦甚乎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
英以生之焉用此微禽之卵哉燕墮卵于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史
遷之意以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而言之此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
傳詩也以乙降為祀郊禖之候及鄭之箋而後有吞燕之卵遷之說出於
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也甚矣遷之以不經誣聖人也
序箋曰祀當為祫〻合也高宗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
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此之
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

箋曰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
箋曰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
功法度明也
箋曰十衆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
說曰玄鳥此亦禘祀之詩
●㊀㊀㊀㊁㊁㊁㊂㊂㊀㊂㊂㊁㊃㊃㊃㊄㊃㊄㊄㊄商芒湯方
后有后孫子　勝柔承　呈止　海假所河宜何
長發
序曰長發大禘也
此詩之體與緜大段相似殆周公擬此而作也
一㊀㊀㊀㊃㊀㊀㊀㊀商祥芒方疆長將

二㊀㊀㊀㊀㊀㊀㊀　撥達〻越發烈截
三㊀㊀㊀㊀㊀㊀㊀　違齊遲躋遲祗圍
四㊀㊀㊀㊀㊀㊀㊀　球旒休絿柔優遒
五㊀㊀㊀㊀㊀㊀　共厖龍勇動竦總
六㊀㊀㊀㊀㊀㊀㊀㊀　旆鉞烈曷蘖達截伐桀
七㊀㊀㊁㊂㊂㊂　葉業　子士　衡王
首章
次章
唐虞五臣人而實天也故頌稷則曰思文頌契則曰玄王皆以天言之
當顓蒙之世開以倫理使之君而不浮非武德剛柔烏能勝其任乎故一
桓撥

箋曰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王遂有徧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於
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達其教令
箋曰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
三章
不違字妙齊字尤妙與致天之届〻字同義遲〻字妙善形容不息之意
假字法妙品
箋曰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〻行之其德侵大至于湯而
當天心
箋曰降下假暇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其德
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〻然言急於己而緩於人天命是故愛敬之也
四五章

震動有張皇繹騷意似屬太過恐有惴惴惶畏意意似屬不及當時[illegible]
行師實是代天行事雖以臣伐君宇宙未有之人情所駭彼直蕩然無[illegible]
礙不疑不沮如神如鬼如飯相似有何周章有何退縮故曰君子之中庸也
常人有一毫私意便不禁震懼神氣改常舉止失故矣
疏曰考工記五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
天子守之所服所守惟此二王
箋曰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前後
箋曰不震不動不可驚憚也
六章
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止告以天命大命未嘗一言及西伯也聖
之行師如此即此想見湯伐韋顧昆吾之處
徐士彰曰末二句時說言以漸而除之者冀桀之改圖而桀之惡終不悛
故有南巢之放此亦書生之見耳當時湯既伐韋顧則異端已除有遏之
之漸矣從使桀能改圖湯不復興問罪之師將置其身于何地哉本文分
明言苞有三蘖則是剪其枝葉而後鋤其本根之說亦未為不可但此有
緩拔徐戰之意非若後世行師尚譎之謂也　愚按此論未盡古今形勢
亦自不同
又曰上三章所言聖敬日躋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不震不動不戁不竦與
天式于九圍者皆於此章見之
箋曰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然而
無有能以德自遂達于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齊一截然
末章

阿衡者無大保宅揆之職
呂覽曰祖伊尹世世享商此可為配享之証
箋曰中葉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為子孫討惡
業湯遵而興之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
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殷武
序曰殷武祀高宗也
疏曰殷武祀高宗之樂歌帝乙三世武丁寢盡當毀以其中興功高
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
一㊀㊀㊀㊀㊀　武楚阻旅所緒
二●㊀㊀㊀㊀　鄉湯羌享王常
三㊀㊀㊀㊀㊀　辟績辟適解
四㊀㊂㊀㊂㊂㊂　監濫隔　嚴遑隔　國福
五㊀㊀㊂㊂㊂㊁　翼極赫靈寧生
六㊀㊀㊀㊀㊀㊀山丸遷虔梴閑安
首章
撻奮二字俱有卓然果斷人不及謀意此時積衰之後稍著一分開仍枯
稀之意便陵夷而不振矣
漢書嚴助疏曰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
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
乃出擊之秦兵大敗料楚以南高山深谷叢林密箐夷人據險負阻為舉
難衆不可方物至今猶然高宗伐楚獨能裒荊之旅可謂神于用兵矣

深切功而前緒者見此舉非得已也上承祖宗下啓後裔不似後世窮
黷武所用兵四夷者
荆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涇塞險阻之國也
傳曰有鐘鼓曰伐蔽罪致討曰伐

次章

禹貢荆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
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圭
周禮秋官行人云九州外謂之蕃國三十年為一世其父死子繼及嗣王
即位乃世見
國語賓服者享荒服者王時享歲王有不享則修文有不王則修德序成
而不至則修刑于是有征討之備有文告之詞征不共 告不王

三章

凡遠近之人聲勢相應內不足而遠攻則近者伏而伺隙內有餘而遠略
則近者畏而稍萌判楚平而諸侯朝勢使之也勿予禍謫二句云不敢言
功也聊以免罪云耳靡靡之意形于辭色句法妙品
箋曰時楚不修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

四章

人心如天不息常自提醒便無過差少有怠遑便頹廢萬俟檢點不到處
便成僭濫矣所以說不敢怠遑不敢字正處嚴字
雅師道曰不僭句以事言下句以心言蓋即其事而言其心 敬慎 如

五章

故商邑也中興之後百度修舉政教修自此始耳

末章

箋曰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
寢廟

詩經六帖重訂十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徐光啓撰

國朝范方重訂光啓字子先上海人萬歴甲辰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謚文定事迹具明史本傳方字令則如臯人前有方自序謂徐光啓六帖後先錯互爲未定之書爰爲重訂而去其博物一帖其餘五帖皆移定其次而無所增改五帖者一翼傳二存古三廣義四攟藻六正叶也卷首有光啓韻譜說并例於諸詩皆不載其詞但於有韻之句以白圈爲誌無韻之句以黑圈爲識體例殊爲未善且既以古音無叶爲全書注意之處乃於圈識之外絶不言其所以然題曰韻譜名實亦復相乖又六帖名始於帖經程大昌演繁露疏解頗明白居易以名類書殊無所取義光啓以名經解爲轉不失其初然以一類爲一帖則又杜撰也

詩經圖史合攷二十卷

〔明〕鍾惺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圖史合考二十卷》提要

詩經圖史合攷總目

筐圖 筥附　周行
崔嵬　馬
罍　罍圖
岡　砠
兕　觥
樛　葛藟
螽斯　子孫
桃　室家
兔　罝

公　侯
干　干圖
城　逵
林　腹心
芣苢　喬木
漢　江
泳　方
薪　楚
蔞　駒

汝墳　條枚
魴　頳
燬　麟
趾　定
公姓公族

卷二

國風

鵲 巢附　鳩
兩　蘩

沼　沚
澗　宮
被　夙夜
草蟲　阜螽
蕨　薇
蘋　濱
藻　行潦
筥　錡釜
宗　牖

黄 裏
裳 風
燕 雨
身 居
土 終風
暴 霾
曀 日
嘒 兵
國 漕

孫 陳
宋 手
凱風 棘
寒泉 浚
雉 匏
軌 雁
旦 妻
氷 叉
谷風 葑

菲 鐵
荼 薺
昏 涇
渭 梁
笱 民
喪 賈
冬 中露泥中
旄丘 丘
狐 裘

流離 充耳
耳 方
萬 舞
舞圖 庭
常 轡
組 籥
籥圖 翟
赭 錫爵
壽 榛

卷四

國風

幘　翟茀
朝　罘
纏　鮪
芡　庶士
氓　布
頓丘　媒
秋　垝垣
復關　筮
鳩　葚

觀　帷裳
婦　岸
泮　總角
佩　佩圖
檜　楫
松　芄蘭
支　童子
觽　容
遂　帶

韘　決附韘
拾附韘　葦
刀　伯
矢　膏
沐　諼草
草　背
厲　木瓜
瓊　瑤
木桃木李　琚

欶

卷六

國風王

王　黍
稷　苗
蒼天　穗
雞　塒
夕　牛
月　桀

簣 房
翻 数
中 甫
蒲 蘸
羅 罦罿
滸 涘
滑 泧
蕭 艾
大車 毳衣

璜 穴
麻 留
食
右鄭風
鄭 緇衣
館 粲
里 杞
園 檀
田 巷

狩 藪
火 黃
射 御
鴇 掤
邑 弓
清 彭河上消軸
介 矛
英 喬
中軍 豹

出鄭 訣
明星 弋
鬼 舜
英 扶蘇
荷華 龍
褰 溱
洧 堂
東門 墠
茹藘 阪

青　衿
闕　兄弟
縞　綦
巾　闉
闍　荼
蕑　勺藥
卷七
國風齊
蒼蠅　蟲

峱　肩
狼　著
瓊華瓊瑩瓊英　闥
柳　樊
圃　辰
莫　寮
象道　屨
雉　緌
斧　蓺

升　盧
環　鋂
紀　鰥
簟茀　鞹
驪　汶水
楊　名
侯　正
甥　矢
國風魏

魏　葛
要　襋
汾　沮洳
英　公路公行
藚　公族
諸　棘
岵　屺
干　漣漪
稼　穡

收　梁
輈　游環
脅驅　陰
靷　鋈續
文茵　轂
騏　馵
板屋　騧
騮　龍
驪　軜

邑　俴駟
厹矛　錞
伐　鏤膺
閉　緄
蒹　湄
坻　終南
條　梅
錦衣狐裘　丹
紀　堂

敝衣　子車
夫　晨風
櫟　駮
棣　檖
袍　師
戈　澤
戟　舅
氏　渭陽
[illegible]平　瑰

夏屋　簋
卷九
國風陳
宛丘　鷺
缶　東門
枌　子仲
原　績
市　鬷
荍　衡門

鯉　子
東門池　紵
菅　昏
墓　棘
鴞　防
苕　中唐
甓　鷊
株林　夏
澤　陂

鵲巢　儺
國風檜
檜　狐裘
堂　素冠
素衣　素韠
韠　萇楚
飄　鬵
國風曹
曹　蜉蝣

麻衣　候人
役　赤芾
鵜　味
南山　騏弁
年　下泉
稂　周京
蓍　郇
伯
卷十

國風豳
豳　褐
邦　饁
畝　田畯
微行　公子
萑　蠶
斨　女桑
鵙　玄
葽　蜩

駱　雒
杞　駰
常棣　鄂不
脊令　朋
飫　孺
鳥　神
羜　諸父
陳饋　諸舅
兄弟　餱

酤　年
陵　川
吉　蠲
饎　禴祠烝嘗
飲　百姓
玁狁　陽
戎車　弭
魚　服
牧　天子

僕夫　旐
方　旂
簡　西戎
卉　罶
鱨　鯊
鱧　鰋
嘉魚　罩
汕　臺
萊　杞
栲　杻

鞗革　和
夜飲　宗
彤弓　饗
右　醻
莪　百朋
[illegible]　焦穫
鎬方　涇陽
織文　白

白旆　元戎
太原　玁
膾
卷十二
小雅
芑　新田
菑　鉤膺
中鄉　軝
衡　命服

鸞瑲　隼
鉦　旅
振旅　闐
荊　元老
還　征伐
東　田車
甫州　苗
獸　敖
金舄　會

同　拾
射夫　徒
庖　弖
伯　禱
庚　午
麀　麌
漆沮　祁
客　醴
兕　寡

堵　宅
庭燎　晨
朝　宗
海　鶴
皋　淵
錯　穀
祈父　爪
爪士　饔
藿　粟

明　諸兄
諸父　遂
萬　似
妣　祖
棘　单
肇　梱
正　寔
芃　葦
宦　熊

[illegible]　虺
虵　大人
男　璋
地　裼
旄　犉
蓑　笠
牲　牧人
師　尹
昊天　亞

家　正月
臣僕　占夢
煬　燎
宗周　褒
姒　輔
殺　鄰
朔　辛
卯　日食
行　月食

電　家
畢　卿士
番聚蹶楀　司徒
宰　膳夫
內史　趣馬
師氏　艷妻
污　萊
向　三有事
卷十三

小雅
昊天 正大夫
三事大夫 邦君諸侯
暬御 舌
王都 血
螟 頻鈴
蜾蠃 桑扈
岸 鸒
毛 辰

之 壞木
獲 寢
毚兔 犬
階 微尰
暴 陳
壎 壎篪圖
篪 詛
鬼 蜮
面 目

箕 箕圖 附畢斗
豺 有北
楊園 畝丘
莪 蔚
缾 匕
砥 杼
柚 氿泉
穫 熊羆裘
僚 漿

鞙 璲
織女 牽牛
服 箱
長庚 畢
斗 暑
鶉 鳶
殘 鮪
掌 上天
艽野 寒

呰 除
淮 婺
三洲 笙磬
笙磬圖 音
雅 南
卷十四
小雅
僉 庚
享祀 妥

餉 黎牛羊
剝 亨
肆 將
祝 祭
祊 神保
爨 俎
燔 炙
君婦 獻酬交錯
祝告 孝孫徂位

送尸 諸宰
徹 燕私
樂 稽首
句 曾孫
疆理 同雲
霡霂 場
廬 菹
清酒 騂牡
鸞刀 啟毛取膋

穀 耔
齊 犧
社 方
農夫慶 鼓
田祖 渋
梁 種
螟 螣
蟊 賊
騂黑 洛

鞅韐　六師
鞞　琫珌
卷十五
小雅
畀　翰
鶩苓
庛　蔦
女蘿　霰
鶴　青蠅

趯　杙
射　的
子孫奏祇　室人
監　史
鞍　鏑
楯　檻泉
芣　邪幅
鞸　蠲
緌　附

髦　緇撮
言　厲
蕓　藍
襜　輦
謝　白華
滮池　煁
鶖　后
丘阿丘隅　豕
鴻　波

暫　牂
棧車
卷十六
大雅
商　殺
裸將　尋
遹　彝
任　嬪
京　洽

逵　穎
郃　秬
秠　麋
芑　肇祀
惟　秖
軷　登
几　苹
洗爵奠斝　醓醢
脾　臄
弴　敦弓
鍭　序賓
文　大斗
台　背
孝子　壺
鷖　公尸
沙　脯
潨　亹
百辟　積

糧　橐囊
戚　揚
巘　百泉溥原
廬　依
牢　匏
流泉　玉畢
隰原　徹
夕陽　鍛
皇澗過澗　芮
饎　餴
昄　鳳凰
梧　朝陽
藥
卷十八
大雅
羑　鬼方
本　蠻方
屋漏　桑木

圍 相
胏 腸
大風 隧
郊 萸瘞
宗 羣公先正
旱魃 祈年
庶正 崧
歇 伯
私人 介圭
郿 攻
奕 梁山
韓 受命
蹶 入覲
綏章 鏤鍚
鞃 淺
幭 金厄
炰 壺
蔌 筍

贈 儀氏
貓 燕
百蠻 追貊
北國 壑
貔 淮夷
卣 太祖
程 浦
徐 三事
繹 織
武 昏
盖 蹝粺
卷十九
周頌
顯相 将享
時邁 秦
夏 莞
來牟 保介
畬 錢

鋳　鉦
三十里　卌
誰　客
稟　秭
應　田
縣鼓　鞉
柷　國
簫　潜
祀

白馬
家　蜂
慕　吟
荼　櫛
百室　絲衣
基　鼐鼎鼒
陏　翕河
卷二十
象頌

坰　驈
騅　駓
騂　騂
雒　騢
驔　魚
騧　泮水
芹　飲酒
獻馘獻囚　淢
叔父

象山刖　附庸
楅衡　白牡騂剛
犧尊　毛炰
胾　大房
千乘　胄
綅　罛
泰山　漚
蒙　大東
邑　俘

嘗　許
庶士　俎泉
新甫　尋尺
桷
商頌
置　鞉
客　九有
糦　四海
景　有娀

帝　九圍
球　旒
共　駿厖
苞　蘖
韋　顧
昆吾　夏
阿衡　撻
氐羌　享
王　虔

總目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一目錄

國風
周南召南附見　周南圖附十五國
雎鳩　河
洲　窈窕
淑女　君子
荇菜　寤寐
琴　瑟
琴瑟圖　鐘

鼓　鐘鼓圖
葛　谷
黃鳥　灌木
刈濩　絺綌
師氏　汙澣
歸寧　父母
私　衣
卷耳　筐
筐筥筥附　周行

崔嵬　馬
罍　罍圖
岡　砠
兕　觥
僕　葛藟
螽斯　子孫
桃　室家
兎　罝
公　孫

干　干圖
城　逵
林　腹心
芣苢　喬木
漢　江
泳　方
薪　楚
蔞　駒
汝墳　條枚

魴　頳
燬　麟
趾　定
公姓公族

詩經圖史合考卷一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之一

國風

周南　召南附見

釋名云、周地在岐山之南、其山四周也、

史記正義、太王居周原、因號曰周、

鄭譜云、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

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荊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亦云、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周召之地、共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太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于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伐密須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為采邑也、

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

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召公居西、即雍縣召亭、雍與洛、皆周之東土、

傅氏曰、二南之國、始於文王之分岐、成於武王之分陝、而其詩定於周公之作樂、

曹氏曰、繫之周公、則繇雍州以至荊揚、東南之域也、繫之召公、則繇岐山以至梁益、西南之域也、

子朱子、謂文王治豐、以岐周舊地分周召、周召者、采邑之名、周公掌內治、召公掌諸侯之治化、皆南被、故曰二南、

雎鳩

雎鳩詩爾雅俱作鵙謂為王雎即鶚也詩緝謂鶚鳥性不再匹立則異處性好跱每立不移處有幽閑貞靜之象故以起興后妃左傳剡子曰少皡爲鳥師而鳥名雎鳩氏司馬也以其摯而有别爲司馬主法制不亂故以名之

箋云摯之言至也謂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

郭璞曰雕類也今江東呼之為鶚好在江邉沚中亦食魚

陸璣疏云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而楊雄許慎皆曰白鷹似鷹尾上白

風土記云、說詩義者、或說雎鳩爲白鷢、白鷢鶚屬、于義無取、蓋蒼鷃大如白鷺而色蒼、其鳴喓喓和順、又游于水而息于洲、嘗隻不雙、

列女傳曲沃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以雎鳩起興、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

淮南子云、關雎興於鳥、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

名物疏云、按釋雎鳩者、郭云鵰類、許云似鷹、陸云如鴟、俱以爲鷙鳥、蓋鳩之鷙者、不淫亦足方淑女之德矣、惟朱子以類鳧鷖者釋之、昔歐陽子固嘗疑鷙猛之物不可以比

后妃之淑善、仲晦詢之淮人、而爲是說、未爲無據、但恐江淮所有、當年未入詩人之目耳、又按通志曰、王雎鳧類、多在水邊、尾有一點白、故揚雄云白鷺、舊說雕類誤矣、然白鷺復似鷹而非鳧也、爾雅云、雎鳩王雎、揚白鷺各自一種、風土記疑爲蒼鷃、近代馮元敏云、王雎狀似鴛鴦、與鳴雎二物、亦未定其然否也、錢氏詩詁以爲杜鵑、尤妄

河

按神異云、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

風俗通云、江河淮濟爲四瀆、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

學記云、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淮南子云、河以逶迤、故能遠

漢書、谷永云、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

水經注曰、黃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易乾鑿度、帝王將起、河水將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

初學記按河源出崑崙之墟、

屈原遠遊篇、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馮夷河伯也、

洲

爾雅曰、水中可居曰洲、李巡注、四方皆有水、中央獨可居

韓詩章句曰、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

說文云、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洲、作洲非、

方言、洲三輔謂之淤、

釋名云、洲聚也、人及鳥獸所聚息之處、

窈窕

揚雄云、善心爲窈、善容爲窕

窈窕淑女

妃 大傳曰 毛傳曰 妃

我曰、窈窕、貞專貌、

淑女 指太姒

太姒者、周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女也、太姒歸於文王、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緯曰文母、文王理陽道而治外、文母理陰道而治內、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叔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

梓、樹之于闕間、梓化為松栢棫柞、驚寤以告文王、文王曰、慎勿言也、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萬物自來矣、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東流、天下飛鴻滿野、日之出地、無移照乎、文王召太子發占之於明堂、王乃與太子發拜吉夢、受商之大命於皇天、

豐城朱氏曰、文王聖人、其德曰敬、太姒聖女、其德曰淑、蓋能敬則能自强不息、純一不已、所以為乾之健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為坤之順也、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君子好逑

呂祖謙曰、后妃之德、坤德也、惟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至健也、

君子 指文王

晉胥臣曰、文王在母不憂、在傅不勤、處師不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於諸弟、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虞芮之君、嘗質成于周、未至而還、因讓所爭田以為閒原、嘗獻洛西千里、請除炮烙之刑、許之、

靖節集、文王四友、閎夭、太公望、散宜生、南宮适、孔子曰、吳四人、則文王四隣也、

韓非子曰、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韈係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上臣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西伯嘗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吾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請移之、西伯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天以伐我也、今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

可無何疾止、

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徳而廣恩、不為驕侈、不為泰靡、重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收以為人、天下利之、而勿徳、是為大仁、

荇菜

爾雅云、莕（莕即荇字）接余、其葉苻、

陸璣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員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

顏氏家訓云、參差荇菜、今池州人稱荇為莕公鬚、蓋細荇亂生、有若鬢肽、

三山李氏曰、荇菜是水皆有之、黃花、葉似蓴、可為菹、

南軒張氏曰、荇菜取其柔順芳潔可薦之意、

琴瑟

書曰、琴瑟以詠、

禮記、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

忠義之臣、

國語云、尾絲尚宮、

琴屬陽、瑟屬陰、素女瑟長七尺二寸、

卦有八、離居一焉、音有八、絲居一焉、離馬也、而與蠶同祖、則其音絲而已、易曰、離麗也、故大琴謂之離、以其聲有所麗而明也、大瑟謂之灑、以其聲有所灑而澤也、

史記騶忌子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

晉志、農琴羲瑟、達靈成性、象物昭功、

通典、人君冬至鼓瑟、瑟用槐木、夏至鼓琴、琴用桑木、桑取氣上、槐取氣下、

白帖、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

琴

然飾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音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哀、夏至之氣也、琴操曰、伏羲作琴、以脩身理性、反天真也、

伏羲削桐為琴、上圓下方、法天地、前廣後狹、象尊卑、上曰

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服、龍池八寸象八風、鳳池四寸象
四氣、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腰
廣四寸、象四時、五絃象五行、大絃為君、小絃為臣、文武加
二絃、以合君臣之義、暉十三、象十二律、餘一暉象閏、第一
絃為宮、次商角羽徵、次少宮少商、
風俗通云、雅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非若
鍾鼓陳于宗廟、列于簨懸也、以為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
聲不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
感人善心故琴之為言禁、雅之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

自禁也

瑟

白虎通、瑟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有君父
之節、臣子之法、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
韓子、齊宣問匡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夫瑟以小絃
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
害義故不鼓
尸子、夫瑟醉者以其義而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雖有

暴君、為之立變、
樂書云、五十絃大瑟也、二十五絃中瑟、即頌瑟也、五絃十
五絃小瑟也、

琴瑟圖

鐘

五經通義云、鐘者、秋分之氣、萬物至秋而成、至冬而藏、堅成不滅、絕莫如金、故金為鐘、相繼不絕也、

禮記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左傳伶州鳩云、鐘音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于物、

釋名云、鐘之為言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

白虎通云、鐘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為氣用

金聲也、

鐘、兌音也、

虞夏之時、大謂之鏞、小謂之鐘、周制大謂之鐘、小謂之鎛、一虡縣一鐘為特鐘、一虡十二鐘為編鐘、堂上擊黃鐘特鐘、而堂下編鐘應之鎛、

月令章句曰、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氣、審清濁、不可以文載口傳、於是冶金作鐘、以主十二月之聲、

爾雅曰、大鐘謂之鏞、中者謂之剽、小者謂之棧、棧鐘之最小者、長三寸、口徑四寸、

世本云、垂作鐘、

樂書云、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閶闔、其聲尚羽、其音則鏗、立秋之氣也、

李文本鐘銘云、夫金之為德、冠五材以稱珍、鐘之為器、諧八音而表節、成物兼于軍國、致用遍于洪纖、故習戎者用之以警衆、司曆者俟之以致辰、

外傳云、古者天子左右五鐘、將出則撞黃鐘之鐘、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之鐘、

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保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

梁武帝時、鐘自鳴三日、東方朔曰、銅者土之子、山恐有崩者、一日蜀山崩、又豐山九鐘霜降自鳴

鼓

五經要義云、鼓所以檢樂、為羣音之長、禮曰、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又曰、先鼓以警戒、

白虎通曰、鼓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

溫以燠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地佑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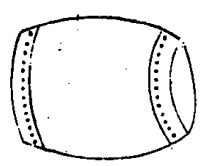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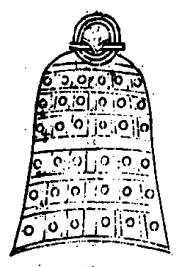
禮記曰會守拊鼓又云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鼙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樂書云軍去故以為魁而羣音首焉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風廣莫其律黄鐘其數一其音讙冬至之氣也

周禮鞸人為皐陶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象雷之發聲也

良鼓腹加猜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荀卿云鼓象地

禮運云夫禮之初蕢桴而土鼓注云築土為鼓也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葛

羅氏曰葛生山澤間其蔓延盛者牽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

禹貢卉服注云草服葛越葛苑藤皆可醒酒一名雞齊一名鹿藿一名黄斤藤生延蔓生食甜脆亦可蒸食有粉

周官云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於澤農

周書云葛小人得其葉以為羹君子得其材以為絺綌以為君子朝廷夏服

施于中谷

谷

爾雅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說文云、泉通川曰谷、

老子云、谷得一以盈、谷無以盈將恐竭、

黃鳥于飛

黃鳥

格物總論云、鸎黑尾、觜尖紅、脚青、遍身甘草黃色、羽及尾有黑毛相間、三四月鳴、音韻圓滑、

埤雅云、是應節趨時之鳥、凡詩言黃鳥者、興也、言倉庚者、賦也、

汲冢周書曰、驚蟄五日倉庚鳴、倉庚不鳴、臣不附主、

爾雅云、皇、黃鳥、

禽經曰、黃鳥、即倉庚、倉、清也、庚、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故名、一名商庚、又曰搏黍、曰黃袍、僧家謂之金衣公子、其色黧黑、又名鵹黃、諺曰、黃栗留、黃鸝兒、皆一種也、

集于灌木

灌木

注疏云、木族生為灌、孫炎曰、族、叢也、

是刈是濩

刈濩

韓詩云、刈、取也、濩、瀹也、

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濩、濩煑之、孫炎曰、煑葛以為絺綌、以煑之於濩、非訓濩為煑也、

為絺為綌

絺綌

曲禮云、為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

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謂絺而疏綌、是絺精而綌粗也、

又云、袗絺綌不入公門、

禮書云、燕禮、公尊冪用綌、若錫、大射冪用錫、若絺、士虞冪用絺、士冠鄉飲酒特牲、冪皆用綌、蓋君尊冪冬夏異、臣卑冪冬夏同、

言告師氏

師氏

毛傳云、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

昏禮云、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傳至姆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隨女在其家、若非無子而出、則身自無禮、何能教人、母既如此、傳亦宜

賦、

內則云、異為孺子室于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於室、

白虎通云、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者、而明於婦道文祿之、使教宗室之屬之女、

污澣

註疏云、污、亦澣名、以澣污垢者、澣而用功淺、故因以污為澣名、澣私服之名、澣垢衣者、用功煩多、亦以煩為澣名、言私燕服謂六服之外、常著之服、則有污垢、故須澣、公服則無垢污矣、

歸寧

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既沒、則使卿寧於兄弟、襄十二年、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為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為此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既沒、猶得歸寧、蓋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

父母

釋名曰、父、甫也、始生已也、母、冒也、含生已也、

白虎通曰、父、矩也、以度教子也、

廣雅曰、母、牧也、育養子也、

私

傳云、私、燕服也、疏云、六服之外、唯有纚笄綃衣、士昏禮注云、纚縚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為綃、綃屬也、玄衣以綃為領、因以為名、按左傳、衷其衵服注、近身衣也、又古雋內相殺固、（[illegible]他刀切 衵音日）

衣

白虎通曰、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蔽也、

什忍云、衣袸謂之裞、襦領謂之襟、緣謂之純、袉謂之褩、衣眥謂之襟、極謂之裾、衿謂之袸、衣蔽前謂之襜、（[illegible]）

世本曰、胡曹作衣、

什名云、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

箋云、衣謂褘衣以下、至褖衣六服、（褖音彖）

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翟、鞠衣、展衣、褖衣、素紗也、

卷耳

卷耳、爾雅曰、苓耳也、廣雅云、即枲耳也、郭璞云、亦曰胡枲、江東呼爵枲、

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爵耳、或曰苓耳、形似鼠耳、故有耳之號、

陸璣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煑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艸、本

艸卷耳、即今蒼耳、多刺叢生、如盤、麴蘖中多用之、

崔寔四民月令曰、伏後二十日、為麴、至七月七日乾之、霞以胡葉、故古人采之、

爾雅翼云、卷耳菜名也、幽冀謂之禮菜、或又謂之胥思菜、鄉人皆食之、一名葹䓆、騷所謂資菉葹以盈室是也、一名羊負來、

筐

方言曰、篋、淇衛之間、謂之牛筐、

儀禮、公食大夫簋實實於筐、聘禮夫人使大夫、餼賓上介

米八筐、衆介米六筐

禮記云、具曲植蘧筐、又曰熱、君八筐、大夫六筐、士四筐、

說文、方曰筐、圓曰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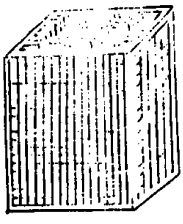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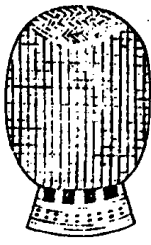
韓詩曰、頃筐、欹箱也、又云、畚筐也、

三禮圖云、大筐以竹受五斛、大夫以盛米、致饋于聘賓、小筐以竹受五升、以盛米、

禮書云、有頃筐、有懿筐、有小筐、有大筐、頃筐、其淺者也、懿筐、其深者也、大筐實五斛、小筐食餼黍粱實而已、筐者正也、其深淺大小雖殊、而制皆方、

何休曰、草筂也、

置彼周行　陟彼崔嵬　我馬虺隤

周行

周禮遂人凡治野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註云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

註疏云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禮記曰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又云季春開通道路無有鄣塞

左傳司徒以時平易道路

朱子曰詩有王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

崔嵬

爾雅云石戴土謂之崔嵬與傳相反

馬

春秋說題辭曰地精為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

馬怒也武也四歲而齒至二十歲齒盡平戎馬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良馬名駒騋色青一曰野馬

何承天纂文曰馬一歲為馵二歲為駒三歲為駣八歲為馱高六尺曰驕馬八歲一變性徙蹄圓而喜迎風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病則卧八卧音

外傳曰顏回望吳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故呼馬為一匹政在私門馬二首方伯分威則壯馬生子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則馬生人馬生角而天子親兵

易說卦曰乾為馬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

周禮云馬生于午稟火氣而生火不能生木故有肝無膽膽木之精氣也木臓不足故食其肝者死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十有二閑六種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凡大祭祀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其屬有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之官

駒馬二歲曰駒傳曰大夫乘駒蓋血氣未定則易蹄齧故大夫乘之荀子曰大路之馬必倍至于教順然後乘之所以為安也倍言年長以倍今舉牧選馬十六歲以上乃以進御曲禮曰齒路馬有誅路馬之齒高矣故齒路馬有誅所以廣敬也

淮南子云，馬蹀蹀也，而可以通志氣，猶待教而成，況人乎，
注，騏驥騄駬無知，名亦甚奇，
瑞應圖曰，玉馬者，王者清明尊賢則至，王澤馬者，師曠時
來，飛兔者，行三萬里，禹治水勤勞，天應其德而至，騠蹄者，
后土之獸，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則出，龍馬者，神馬，河
水之精也，
車兩馬為丽，三馬為驂，四馬為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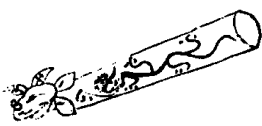
我姑酌彼金罍

罍

禮記云，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又云，泰有虞氏之
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犧象周尊也，
金罍大一石，金飾龜目，刻為雲雷之象，取雲雨施而不窮
之意，小罍謂之坎，
韓詩曰，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
士以梓，
禮記，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為上，罍尊為下，
爾雅云，彝卣罍器也，注，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疏云，罍者，
尊之大者也，卣中尊也，
說文曰，尊酒器也，罍龜目酒尊也，木刻為雲，象其施不窮，

禮圖云，彝為上，受三斗，六尊為中，受五斗，六罍為下，受一
斛，
名物疏，案王仲壬云，畫工圖雷，纍纍如連鼓，又圖一人若
力士，謂之雷公，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如擊狀，予謂此與
狀，莫觀古人不應鄙俚乃爾，後見博古圖，始知所謂雷者，
蓋鐘為迴文，以其似雷字，而□也，雷古雷字，論□又引禮
圖，刻尊為雷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為相較，軫云，出入屈
伸，正似今之迴文，與博古圖合，罍之別有五山罍，金罍，大
罍，小罍，水罍也，

陟彼高岡

岡

爾雅云、山脊曰岡、孫炎註、長山之脊也、

釋名云、岡亢也、在上之言也、

陟彼砠矣

砠

釋名云、石戴土曰砠、砠、臚然也、

我姑酌彼兕觥

兕

爾雅云、兕似牛、犀似豕、

兕、一作𧰼、

埤雅曰、兕善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為酒戒、

又云、兕有水兕、有山兕、猶犀有二種也、

兕、野牛也、重千斤、青色、一角善抵觸、皮堅厚可制鎧、白兕謂之上瑞、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是也、

周禮函人為甲、兕甲六屬、壽二百年、

說文曰、兕如野牛、青皮、堅厚可以為鎧、嶓冢之山、其獸多兕、

圖贊云、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羅氏云、兕、即犀之牸者、牸犀之角、能辟邪惡、寧心神、散風熱、故良于藥餌、牸犀之角、文理分明、俗所謂班犀、故美于服飾、郭氏稱犀似水牛而豕首、然則犀亦似牛與兕同、但首如豕耳、兕青而犀黑、兕一角而犀二角、以此為異、郭氏又云犀亦有一角者、但古多言兕、今多言犀、北人多言兕南人多言犀耳、射以得兕為儁、故云、殪此大兕、

我姑酌彼兕觥

觥

詩疏云、觥是觵觶角散之外、別有此器、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知必以罰者、地

官閭胥掌比觥撻伐之事、注云、觥撻失禮之罰也、

名物疏云、按觥之為用、饗燕鄉飲賓尸皆有之、七月稱彼兕觥、左傳、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歌兕觥其觩、知饗有觥也、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舉兕爵、知燕有觥也、閭胥掌比觥、是鄉飲有觥也、絲衣言兕觥、是賓尸有觥也、蓋燕禮鄉飲酒大夫之饗、皆有旅酬、無筭爵、恐有失數失禮者、故設以罰之、

我僕痡矣

僕

禮記疏曰、僕、即御車者也、古者僕用好人為之、故孔子曰、

吾既御矣、又云、子適衛冉有僕、及周官大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為之、

葛藟

爾雅云、諸慮山櫐、注、今江東呼櫐為藤、似葛而麤大、說海及本草、俱云、藟葛類、一名巨瓜、似燕薁、蔓延木上、葉艾白色、其子赤可食、酢而不美、如葡萄而小、五月開花、七月結實、青黑微赤、此藤大者盤薄、又名千歲藟、一名蘡薁、陶隱居云、樹如葡萄、葉如鬼桃、

螽斯

爾雅云、蜤螽蜙蝑、又云、螽醜奮、螽醜蹲、疏云、螽蝗之類、好奮迅作殺而飛、螽斯之類、好以脚自摩挦、螽斯色青而身細、長股如玳瑁、

郭璞云、江東呼為蚱蜢、亂害田稼、又曰蚱蜢、即蚱蜢之訛也、又名蜙蝑、幽州人謂之舂箕、一名舂黍、亦音轉而訛耳、

孔氏曰、七月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

嚴氏曰、螽斯蝗也、即阜螽也、非七月斯螽也、螽蝗生子最多、信宿即羣飛、故以羽言之、○

陳氏曰、螽斯振羽之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其狀物多如此、至冬而盡、故謂之螽斯、自淮而北、無地不有、

玉堂閒話云、螽斯蝗屬、或曰、魚卵所化、每歲生育、或三或四、每一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飛、羽翼未成、跳躍而行、

子孫

釋名云、子、孳也、相生蕃孳也、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曾孫義如曾祖也、（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增益也）玄孫、玄、懸也、懸於上祖、最在下也、玄孫之子曰來孫、此在無服之外、其意疎遠、呼之乃來也、來孫之子曰晜孫、晜、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耳、晜孫之子曰仍孫、以禮仍有之耳、恩意實遠也、仍孫之子曰雲孫、言去已遠、如浮雲也、皆為早娶晚死壽考者言也、

廣雅曰、子、孜也、以孝事親、常孜孜也、

說文云、孫從子從系、系續也、廣雅曰、孫、順也、順於祖、

桃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桃、桃者、五木之精、仙木也、故厭伏邪氣、制百鬼、桃仁主去關血、閉瘕小瘕、消心下堅癖、破癥瘕、有着樹不落者、名桃梟、謂如梟磔著木上也、主殺百鬼精物、察中惡腹痛、五毒不祥、正月採、

家語曰、六果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周官欲食之遷
曰、其實棗栗桃乾䕩榛實則桃僅祭祀不用而已、
管子云、五沃之土、其果宜桃、
鹽鐵論、桃李之實多者來歲穰、
江淹桃頌曰、惟園有穀惟山有叢丹鵲聚露紫榮繞風伊
春之秀乃華之宗、
嵩崙山有玉桃光明洞徹而堅瑩須以玉井泉洗之便軟
可食、
明皇同千葉桃花謂銷恨花、

酉陽雜俎洛城華林園內有冬桃、十月始熟、形如括蔞食
之斛勞一名王母桃、
列仙傳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

室家

沈氏云、卿大夫稱家、家者外內之大名、戶內曰室、
釋名云、室實也、言人物實滿於其中也、
說文云、家居也、
爾雅戶內謂之家、
呂覽高元作室、

兔

韓希文繹史云、兔似羊而小、長耳短足、大者不過二斤、毛
褐色、張衡云、月者陰宗之精積而成獸象兔、兔陰之類其
數偶、
兔、吐也、兔望月孕子而口出、故曰兔、白明視、論衡云兔舐
雄毛而孕、
蜀無兔、
王者至德盛而赤兔至、
山中卯日稱丈人者兔也、

月䖍也、故兔口缺、古今注云、兔口有缺、尻有九孔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而為兔、
周禮、加豆之實、芹菹兔醢、
抱朴子曰、兔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
六典曰、赤兔上瑞、白兔中瑞、
青箱記云、古稱麞無膽、兔無脾、

罝

釋器曰、兔罟謂之罝、李巡曰、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
許東陽曰、捕兔者、鑿㰅於地中、張罝其上也、

郭璞曰、罝、猶遮也、㧾、張網遮兔、因名曰罝、

公

韋曜辨曰、公、直也、謂其正直無私也、字从八从厶、八音背、厶古私字、背私則為公、

謚法云、立制及衆曰公、

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

周官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又曰、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又曰、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會賓主之間、九十步、

侯

援神契云、侯、候也、所以守藩也、

白虎通云、侯者、候也、候順逆也、

周官禮曰、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又曰、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又曰、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會賓主之間、七十步、

干

爾雅云、干、扞也、孫炎曰、干盾自蔽扞、

方言云、盾自關而東或謂之瞂、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

釋名曰、盾、遯也、跪其後、避刃以隱遯也、大而平者曰吴魁、本出于吴魁、帥所持也、隆者曰須盾、本出于蜀、須所持也、或曰羌盾、言出于羌也、狹而短者曰子盾、車上所持者也、子小稱也、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縫編板謂之木絡、又曰、狹而長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

龍魚河圖曰、盾名自障、

說文云、楯、瞂也、所以扞身蔽目、

周禮云、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司戈楯掌戈楯之物而頒之、

樂師、舞有干舞、

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於東序、

春秋元命苞云、帝俈帶干、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宋均曰、干楯招搖為天戈、戈盾相副戴之者、象見天中以為表也、

禮書曰、盾以革為之、其背曰瓦、其瓦設錫、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其繋之也以繡韋、其屬繡韋也以紛、

書曰、敿乃干、則敿者繫以紛也、國語曰、輕罪贖以鞼盾、則鞼者、繡韋也、

干圖

城

說文云、城所以盛民也、墉城垣也、堞城上女墻、

釋名曰、城盛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城上垣謂之睥睨、睥睨非常也、亦曰陴、言裨助城之高也、亦曰女墻、言卑小从之於城、猶女子之於丈夫也、

公羊傳曰、家不藏甲、國無百雉之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月令云、孟秋補城郭、仲冬築城郭、

禮運云、城郭溝池以爲固、

國語云、火見、而清風戒寒、而脩城郭、

五經異義云、天子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

白虎通曰、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

春秋說文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

淮南子云、鯀爲三仞之城、

博物志云、處士東里槐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

逵

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

左傳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杜預曰、逵道九軌、

林

爾雅云、野外謂之林、

公侯腹心

釋名云、林、森也、森森然也、

說文云、土有叢木曰林

鄭氏禮註云、竹木曰林、

腹心

釋形云、腹、複也、富也、腸胃之屬、以自裹盛、復於外複之、其中多品、似富者也、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心也、

采采芣苢

芣苢

埤雅曰、芣苢、一名馬舃、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好生牛馬迹中、故云車前當道也、

郭璞云、江東呼為蝦蟇衣

草木疏、幽州人謂之牛舌、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生難、

本草、一名牛遺、一名勝舃、

山海經及周書王會、韓詩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于西戎、王基駁難云、遠國異物、非婦人有得采、誠然、

長生略、五日採車前子、陰乾服、輕身能跳越岸谷、耐老長生、

本草云、生平澤丘陵阪道中、

圖經云、春初生苗、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長及尺餘、如鼠尾花、甚細、青色、微赤、結實如葶藶、赤黑色、今人五月採苗、七月八月採實、

南有喬木

喬木

爾雅云、句如羽、喬、卷曲如鳥羽也、上句曰喬、上竦而曲卷者、以如木楸曰喬、楸在竦者也、檖棘醜喬、小枝上繞曰喬、

禹貢、淮海惟揚州、厥木惟喬、周官正南曰荊州、東南曰揚州、境地接連、皆有江漢、此詩蓋指也、

漢有游女

漢

書疏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湟山、為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為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酈道元云、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

黃氏曰、漢水二源、一源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巴中縣入江、一源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

禹貢云、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蔡邕漢津賦曰、納陽谷之所出、兼漢沔之殊名、總畎澮之

之陰液滴西土之陰精過量山以左迴游襄陽而南縈上控朧坻下接江湖、

江之永矣

江

釋名云、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風俗通云、江、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

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蜀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蠻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敘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

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夔州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五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紀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

甕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

山海經、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海、峽山崌山江水出焉東流注于大江、

晏子云、江溪五里海溪十里、

廣雅云、江神謂之奇相、江記云、帝女也、卒為江神、

春秋元命苞云、牛女為江湖、江湖者所以開神陶化、故其氣滿急、

郭景純江賦曰、咨五才之並用、寔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於濫觴、聡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

沮漳、源二分於崌崍、派九派於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於柴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滈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

江之泳矣

泳

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行七里、許東陽曰、漢言廣謂橫度也、江曰泳謂泝洄也、

不可方思

方

爾雅云、方、泭、孫炎注、木置水中為泭筏、

論語曰、乘桴浮於海、注云、編竹木為筏、小曰桴是也、

薪

註疏云、薪、木稱、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

月令云、季秋乃命伐薪爲炭、

薪蒸。總論云、薪、柴也、所以供炊爨、大曰薪、小曰蒸、供爓燎曰槱、

楚

廣志曰、楚、荆也、牡荆、蔓荆也、又曰、赤荆、大實者名曰牡荆、又有山荆、

羅氏云、楚者、楚地所出、其一名荆、故楚國入春秋稱荆、而荆州亦以此木得名、

本草圖經云、牡荆、即作箠杖者、枝莖堅勁、作科不爲蔓生、故曰牡、葉如蓖麻、更疏瘦、花紅作穗、實細而黃、如麻子大、蔓荆、莖高四尺、對節生枝、初春因舊枝而生葉、類小楝、夏盛茂、有花淡紅色、蘂黃白、花下有青萼、秋結實、斑黑、如梧子大而輕虛、

春秋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爲荆、

蔞

蔞蒿、一名蒿蔞、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

陸機云、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是也、

爾雅云、購蒿蔞、孫炎人曰購、一名蒿蔞、即蔞蒿也、

管子云、葉下于鑿、鑿下于莧、莧下于蒲、蒲下于葦、葦下于雚、雚下于蔞、蔞下于荓、荓下于蕭、蕭下于薜、薜下于萑、萑下于茅、凡彼少木有二十衰、

駒

五尺以上爲駒、八尺以上爲龍、一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汝墳

李氏曰、汝水、東南之水也、出汝州魯山東南、至蔡州褒信縣入淮、

汝墳城在南陽府葉縣境内、

釋丘云、墳、大防、李巡曰、墳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

周禮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注云、水厓曰墳、下平曰衍、

伐其條枚

方言曰、墳地大也、青幽之間凡土而高大者、謂之墳、釋水云、汝為濆、郭璞註、引詩遵彼汝墳、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又曰汝有墳、

李巡曰汝旁有肥美之地、

條枚

說文云、條小枝也、枚木別生條也、枚細者、周禮有銜枚氏、註云、枚狀如箸、是其小也、採薪男子之事、婦人躬此、正君子在外也

魴魚頳尾

魴

爾雅云、魴魾、注、今江東呼魴魚為鯿、一名魾、

陸璣云、魴縮頭穹脊博腹、青白而味美、漢中者尤美、

說苑陽晝云、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有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

蘇氏曰、鯉魚赤、魴尾白、赤則勞甚矣、

魴魚頳尾

頳

釋器曰、再染謂之頳、郭云、頳淺赤也、

左傳曰、如魚頳尾、橫流而彷徉、鄭氏曰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聵淫縱、此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為勞、魚自有肥而尾赤者、

頳說文作赬、又作䞓、註同、

王室如燬

燬

註疏云、齊人謂火曰燬、楚人名曰燥、吳人曰娓、此方俗訛語也、

麟之趾

麟

麟、爾雅作麐、麕、木精也、大戴禮曰、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牝曰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赤目五色、腹下黃色、高

丈二、圓蹄、一角、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音中鍾呂、含仁懷義、行中規矩、遊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服虔曰、視明禮脩而麟至、握圖記曰、帝軒題象、其麟在囿、唐傳曰、堯時其麟在郊藪、孔叢子、唐虞之世、麟鳳遊于田、

春秋[illegible]乾圖曰、歲星散為麟、麟五蹄、

淮南子曰、麒麟鬭則日月食、

續志敘、麟生夜有光、焰如火、色綠

麟之趾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

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于郊、又云、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

禮記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麟以為畜、則獸不狘、又云、地不愛其寶、鳳凰麒麟、皆在郊棷、

鶡冠子云、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

瑞應圖云、麟王者嘉祥、食嘉禾之實、飲羣王之英、

趾

說文、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為趾、

麟之定

釋名曰、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

定

傳云、定題也、定題、郭璞曰謂頟也、傳或作顛、

釋畜云、的顙曰顛、顛亦顙也、

麟之公族

公姓公族

註疏云、公族、公同祖、則謂與公同高祖有廟屬之親、以同姓則五服以外、故大傳云、五世袒免殺同姓是也、

左傳云、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

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姓者何、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為重人倫也、

白虎通曰、族者湊也、聚也、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

詩經圖史合攷卷二目錄

國風

李　齊
平王齊侯　釣
緡　說
蓮　秘騅
騶虞

詩經圖史合攷卷之二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之二

國風

召南 見周南

鵲巢 附

箋云、鵲作巢、冬至架之。春通成。

詩推度災云、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鳴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

禽經云、鵲以音感而孕、又云、鵲鳴唶唶 唶音昔

曾子曰、鵲上高城之塘、而巢于高枝之上、城壊凌風而起

淮南子云、鵲識歳之多風、去喬木而巢低枝

爾雅翼云、鵲巢水大則高、水小則卑、傳枝而生子、春二月有乳鵲矣、已而舍去、它鳥居之、

淮南子曰、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鵲知來而不知往。知來歳多風、則巢于下枝、此知來也、不知童子探其卵、此不知往也、

天玄主物簿云、鵲啄槐實、而結王臥此謂之鵲王、

鵲、周禮總謂之鳥鳥、蓋鳥之屬也、以其色駁、亦名駁鳥、能

維鳩居之

知氣候疾徐陰陽向背風水高下歲必一營巢孳生从它
物最早鵲自小寒五日而始巢巢需背太歲而向天乙
周易說卦曰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見于未風之
象令失節不巢癸氣不通故言春不東風也周書曰小寒
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鵲始巢鵲不始巢國不寧
鳥在穴曰窠在木上曰巢

鳩

傳云鳩鳲鳩秸鞠也釋鳥云鳲鳩鴶鵴
禽經云鳩拙而安

鳩鵲雌前而雄後
鳩生三子一為鶚
鳩蘇鳴而小雨雄鳴晴雌鳴雨
埤雅云鳲鳩一名搏黍江東呼為郭公杷牡飛鳴以翼相
拂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其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
鳲鳩之骨佩之宜夫婦
鳲鳩仲春之時鷙喙尚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饑知痴而化
故曰鳲鳩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春化鳩秋化鷹如田鼠
之于鴽也

淮南子雌鳩長鳴為帝候歲
方言鳲鳩燕之東北朝鮮冽水之間謂之鶝鵴（福丕兩音）自關
而東謂之戴鵀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猶鵀也或謂
之鶭鶝或謂之戴鳻或謂之戴勝東齊吳楊之間謂之鵀
自關而西謂之服鶝或謂之鵖鶝燕之東北朝鮮冽水之
間謂之鵖
鳩有五鵻鳩鶻雎也鵻類鶚也鷙鳥故以為司馬主法鳲
鳩鳴鳩也一名鵲鵴又名布穀又名擊穀一名桑鳩月令
云鳴鳩拂其羽其雌雄飛鳴以翼相拂摩有均一之德故

以平水土為司空祝鳩鵻今鵓鳩性慈孝聽其穀慈念古
以教孝為司徒雖一宿之鳥謂一意于所宿之木于苞栩
苞杞集鳥謹也孝以教私恩謹以致公義故以勞使臣周
官羅氏中秋獻鳩養國老禮儀志曰仲春案戶校年老者
授以杖其端刻鳩形鳩者不噎之鳥禮祝噎在前祝哽在
後故又名祝鳩小者曰鵓鳩今鵓鳩似斑鳩而臆無繡采
性拙不能為巢天將雨鵓鳩雄喚雌其穀鳥鳥天陰鵓鳩
則屏其匹晴則呼之雛類尾皆促故从隹鵻鳩鷹也春為
鳩秋復為鷹故以為司寇之官鳩从九者形變一而始九

而究復變而之一物，窮反本也，故復為布穀、

兩

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為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為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

蘩

本草曰、蘩遷蒿也、似青蒿而葉粗、上有白毛、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頗似細艾、三月採、爾雅所謂皤蒿也、秋香美可食、又可蒸為菹、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曰、蘩游胡、游胡旁勃也、蘩蔞勃也、皆豆實也、

蘩有二種、一曰白蒿、陸草也、可以生蚕、一曰蘿蒿、水草也、可以為菹、此蘩當為蘿蒿耳、

爾雅云、蘩之醜、秋為蒿、注、醜類也、春始生蘩蕭莪之類、氣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通呼為蒿也、陸佃云、蒿青而高、蘩白而繁、羅願云、莪即古蘩、生澤田沮洳之處、恐非詩人所指也、

沼

廣雅曰、沼池也、圓曰池、曲曰沼、

古今事物類考云、黃帝伐蚩尤、而為池沼、始此

沚

爾雅曰、小洲曰陼、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人所為為潏、音決

釋名曰、沚止也、小可止息其上也、

韓詩說、大渚曰沚、

公侯　見周南

澗

註疏曰、澗閒也、在兩山閒也、

宮

傳云、宮廟也、

釋名曰、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

說文云、亡者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廟者所以藏主列昭穆、

荀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註曰、諸侯太祖始封之君

也、大夫、太祖始爵者也
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
爾雅云、適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
釋虞決疑要注曰、凡廟之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下、有石函、
故名宗祏、
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辨廟祧之昭
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其廟則有
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廟門
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

被之僮僮

被
箋云禮記、主婦髲髢、
說文云、髲益髮也
釋名云、髲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
少牢禮云、主婦被錫、注云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
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髻同爲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
所謂次也、
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以覆首、若今
步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爲之、若今假紒、服之以桑、

夙夜在公

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
夙夜
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夙
即昕也、夜即昏也
夙說文作㚋、云早敬也、從𠃨持事、雖多不休、早敬者也、
夜說文舍也、天下休舍也、

喓喓草蟲

草蟲
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云、常羊也、
陸璣云、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

陸佃云、一云蚯蚓、即負蠜、亦以雌應、草蟲鳴于上風、負蠜
鳴于下風、而風化、
羅願云、蚓雖微物、其啟閉有時、故月令孟夏螻蟈鳴、後五
日蚯蚓出、冬至之日、蚯蚓結、皆以紀候、夏夜好鳴于草莊、
江東謂之歌女、或曰鳴砌、詩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說草蟲
固多端、叢張衡云、土螾鳴則阜螽趯、是則蚓爲草蟲也、

趯趯阜螽

阜螽
草蟲阜螽、相感以化、
證類本草、阜螽蚯蚓、二物異類、同穴爲雌雄、令人相愛、五

月五日候交時將肌夫婦蒂之相室、
草木疏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兖州人謂之螣、
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
陸農師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
負蠜、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
埤雅曰、今謂之蚱蜢、亦跳亦飛、飛不能遠、一曰、蚯蚓即負
螽也、
博物志云、緑蠃亦肌阜螽子、化而成已子、
一云、阜螽如蝗蟲、東人呼為舴艋、有毒、

蕨

陸機疏、蕨山菜也、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陸佃云、
狀如大雀、拳足、又如足之蹷、故名蕨、
草木疏、周秦曰蕨、齊魯曰虌、俗云、其初生似虌脚、故名、
原始云、蕨初生如小兒拳、展開如鳳尾、吳中以其根為粉、
黑色可充饑、搜神記云、有人折一枝食之、心中快快成疾、
後吐一小蛇、懸于屋前、漸乾成蕨、知此物不可生食、
爾雅翼云、山野人今歲焚山、則來歲蕨菜繁生、其舊生蕨
之處、蕨葉老硬敷披、人誌之、謂之蕨萁、

薇

薇陸機云、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荳、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
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
定本云、薇草也、胡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爾雅疏云、草
生于水濱、而枝葉垂於水者、曰薇、未知孰是
通志云、白薇曰白幕、曰薇草、曰春草、曰骨美、又曰薇生水
菊、葉如萍、或云詩言采薇者、金櫻芽也、或以為今之野豌
豆、蜀人謂之巢菜、
按本草薇有二種、生平原川谷似柳葉者、白薇也、生水菊
葉似萍者、薇也、詩云、陟山采薇、又云、山有蕨薇、則是山菜
非所謂垂水者耳、

蘋

夏小正、湟潦生苹、注、苹蓱也、大者蘋、江南為薸、又云、苹莠、
注、萍亦有華者、即蘋、月令曰、季春之月、萍始生、周書曰、穀
雨一日萍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月令通
考、萍之大者曰蘋、葉圓濶寸許、葉下有一點如水沫、一名
芣菜、又曰、萍中者曰荇菜、即鳧葵也、小曰浮萍、一名蓱、無
根而浮、江東謂之薸、浮于水一夕生九子、故名九子萍、

韓詩沉者曰蘋浮者曰薸

按蘋又有水陸之異柳惲所謂汀洲采白蘋者水生而似萍者也宋玉起于青蘋之末者陸生而似莎者也

濱

賓孔氏曰瀕水涯孫炎曰涯水邊說文云浦水濱廣雅曰浦涯然則瀕濱涯浦皆水半之地同物而異名

藻

陸機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長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

則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橫被水下有白肰之文故古者衮服有藻火之屬又畫于梲以為飾亦以猷火皃厲屬亦樂于藻故曰晁藻

爾雅莙牛藻（居筠切）其跡莙一名牛藻江東呼馬藻藻之葉大者也左傳蘋蘩薀藻之菜此草好聚生故言薀藻薀訓聚也

埤雅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又曰藻萍類似槐葉生道菊淺水中與萍雜至秋則紫今俗謂之馬藻亦呼紫藻草木跡以為葉似蓮蒿莖如釵股而大

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行潦

說文云潦雨水也

楊慎曰行音杭潦音澇謂水潦之年大道上積水

淮南子云潦水旬月不雨則涸

筐（見周南）

莒

禮書曰莒筲也宋魏之間謂箸筩為筲則其制圜而長矣

周禮舍人共其筐米掌客上公米百二十筥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聘禮君使卿歸饔餼賓上介米八筐士介六筐筐五斛夫百筥以多為榮而所實少八筐六筐以少為貴而所實多則筐大而筥小矣于文筐正而筥圜之則筐方而筥圓矣

方言云箄簍籅筲篆也江沔之間謂之籅趙代之間謂之筲淇衛之間謂之牛筐篆其通語也篆小者南楚謂之簍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箄簇南楚謂之筲趙魏之間謂之去簇

錡釜

釋文錡三足釜也

說文云江淮之間謂釜曰錡

方言云鍑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或謂之鍑黃帝始造釜

周禮地官均人食注豐年人食四釜爲上歲三釜爲中歲

二釜爲下歲謂一月食米也

毛傳云無足曰釜

易說卦云坤爲釜

三禮圖云釜制度云三斛或云二斛

禮書云詩以錡釜湘蘋藻以釜烹魚周禮儀禮以鑊烹牲

則鑊又大于釜

箋云烹蘋藻者于魚湆(湆注)之中是鉶羹之芼

宗

傳云大宗之廟

周禮太宰云宗以族得民

白虎通宗尊也爲先祖主族人之所尊也宗其爲始祖後

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

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

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

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

子孫爲祖繼別也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

宗人之所親備矣

禮書云公子不得禰先君故爲別子而繼別者族人宗之

爲大宗遠雖至於絕屬猶爲之服齊衰三月母妻亦然庶

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爲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

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諸侯之

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必有以統之君無適

昆弟使庶昆弟一人爲宗統公子禮如小宗故曰有小宗

而無大宗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統公子不復立庶昆

弟爲宗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公子一而已無公子可宗

亦無公子宗之故曰有無宗亦莫之宗當其爲宗則宗子

統族人於外主婦統族婦於內死雖殤也必喪以成人雖

踰七十也主婦不可闕居雖異邦也正祭不可舉妻死雖

母在也禪不可廢尊與出嫁者不敢降其服貧者不敢干

其位貴者不敢擅其祭衆車徒不敢以入其門凡以尊正

統而一人之情也惟其疾與不肖然後易之

牖

說文曰、牖穿壁以木為交窓、所以見日也、在墻曰牖、在屋曰窓、

朱子云、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奥也、又云、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户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為奥、尊者居之、所謂牖下者也、凡廟皆南向、而主皆西向

邢昺云、古者為室、戸不當中而近東、則室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云、人子居不主奥是也、

名物疏、按傳云、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箋云、牖下、戸牖間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戸外、此其義也、毛言奠於牖下、則祭仍在室、鄭則直謂祭於戸外、其義雖殊、皆不以牖下為奥也、至朱傳始斷以為奥矣、

甘棠

甘棠、郭璞云、今之杜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然則甘棠者、白棠也、而赤者杜也、

急就篇云、杜甘棠也、杜者曰棠、無子者也、牝者曰杜、有子者也、

雅翼云、每梂有十餘子、唯一子生梂、餘者生杜、

通志云、甘棠謂之棠梨、其花謂之海棠花、其實謂之海紅子、

孫楚杖杜賦序云、梨有用為貴、杜無用為賤、

字說云、詩言甘棠、以杜之美、言杕杜以棠之悪、

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

召伯

召康公名奭、與周同姓、食采於召、伯其爵也、與周公分陝而治、武王時、西旅貢獒、召公乃作旅獒、用訓於王、既而武

王崩、成王少、召公為太保、内弭父兄、外撫諸侯、化行陝西之國、賜虞見、召公欲戒成王以民事、乃獻公劉之詩、又賦泂酌之詩、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經營之、既成、周公將歸、召公乃以諸侯之幣以與之、因作書達於王、召公嘗從成王遊於巻阿之上、又賦巻阿之詩、以諷誡王、召公告老將去、周公作書留之、召公因留不去、成王崩、召公受顧命相康王、康王立、召公率西方諸侯朝之、壽九十餘乃卒、

皇甫謐云、召公、文王之庶子、未知何據、

召伯所茇

召公食采、文王時爲伯、武王時此云伯、亦後人追稱之耳、
韓詩外傳曰、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
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
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
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于是歲大稔、民給
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賦稅煩數、百姓困乏、畊
桑失時、于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

伯

周禮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名物疏、按伯有五、同名異職、君伯之伯、九命伯也、有方伯
則八命之牧也、殷謂之州伯、有牧下二伯、則左傳云、五侯
九伯、旄丘序云、責衛伯者是也、有伯爵、則周禮七命之伯
也、有州里之伯、內則所云州史獻諸州伯者也、
風俗通云、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也、

勿翦勿拜

拜

註疏云、拜如人之拜、下小低屈也、

厭浥行露

露

大戴禮曰、露陰陽之氣也、夫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氣勝
則散爲雨露、
月令、孟秋白露降、
春秋緯云、武露布、文露沉、
釋名云、露慮也、覆慮物也、
春秋元命苞曰、霜以殺木、露以潤草、
五經通義云、和氣津液、凝爲霜露、霧從地出、
鶡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淸、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
露下、
瑞應圖云、甘露者、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

其甘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
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和之美者、揭
雩之露、其色紫、

誰謂雀無角

雀

雀巢于瓦隙、故名瓦雀、
虎豹云、雀一名嘉賓、言棲宿人家如賓客、
格物要論云、雀嘴頷皆黑、通身毛羽褐色、尾長二寸許、楕
爪黄白、
雀賦曰、頭如蒜顆、目如擘椒、

雀字通于爵、飲器以為名、象爵之形、取其鳴節節足足也、

爾雅翼云、雀小佳、其小者黃口、貪食易捕、性多欲、至日暝即盲、

雀銜艾以爭燕巢、艾置巢中、燕不復顧、燕飛去則居之、

禽經曰、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又曰雀以猜懼、今雀俛啄仰顧、所謂矍也、

西方之書曰、雀能卻火災、因浴沙而受卵、唐順宗時、拘彌國進卻火雀、置于火中、其火自散、

晉灼曰、神雀大如鷃、黃喉白頸黑背、腹有班文、武云、五彩者有之、

東坡序云、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為長、進止必隨焉、俗謂之鳳皇云、久旱輒見、雨潦則反、吾居儋耳見之、

何以穿我屋

屋

釋名云、屋奧也、其中溫奧也、大屋曰廡、廡幠也、幠覆也、幷冀人謂之庌、音雅 庌正也、屋之正大者也

考工記、葺屋三分、瓦屋四分、

何以速我獄

獄

釋名曰、獄确也、言實确人情偽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之表墻其形圜也、又謂之囹圄、囹領也、圄禦也

廣雅云、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

博物志云、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三代之異名也、

韓詩傳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

元命包云、為獄圜土、象斗運合、天文志云、貫索貴人之牢、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

誰謂鼠無牙

鼠

埤雅云、一名鼮、南陽呼鼠為鼮、廣雅曰、鼮鼠是也、

月令、田鼠即鼮鼠、形大而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生田中、鼮鼠一名鼫、音斛 夏小正鼫鼠是也、即說所稱五技之鼠、

義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遞相咬尾、三五為羣、驚之則散、俗云見之者當有吉兆、都成有之、

郭璞爾雅序、豹鼠既辨、其業益顯、注、漢武帝時、孝廉郎終軍既辨豹文之鼠、人服其博物、爭相傳授爾雅之業、摯虞三輔決錄云、竇攸舉孝廉、爲郎、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以問羣臣、莫有知者、攸對曰、鼮鼠也、見爾雅、詔案密書、如攸言、賜帛百匹、

雖謂鼠無牙

何以穿我墉

易鼫鼠貞厲注以為貪而畏人
貪蟲迷鼠晝伏而夜動趾前四而後五好弄鬚頬或藏食
禮鼠拱而立鼫鼠拱而舞行地中者鼢緣木上者鼮鼶鼠
豹首而常文犬于拳隱鼠赤胸而白毛大于牛
鼫鼠五技而窮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
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爾雅曰鼠之種十有三鼷鼠深目而短尾墳地中行者也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鼠
呂氏春秋曰周鼎著鼠令馬履之謂其不陽也

埤雅云鼠有齒而無牙
馬融曰猨雌晝吟鼫鼠夜叫
舊說鼠性疑出入多不果持兩端謂之首鼠又鼠類寵壽
俗謂之老鼠是也

牙

說文云牙壯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
釋文云牙植牙也隨形言之

墉

釋宮云墻謂之墉李巡曰謂垣墻也

羔羊之皮

書大傳云天子賁墉諸侯疏杼注云賁大也言大墻正道
直也疏衰也杼亦墻也衰殺其上不得正直 賁音墳
周禮墻厚三尺崇三之注云高卑為率足以相稱
禮書云詩曰崇墉言言易曰崇其高墉則墉墻之高者也
儀禮於房室言墉於堂下言壁則壁墻之卑者也書有東
序西序爾雅曰東西墻謂之序則序堂上之東西墻也
釋名曰墉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

羔羊

繁露曰凡贄卿用羔羔羣而不黨有角而不用類仁執之

羔羊之革

羔羊之皮

不鳴殺之不啼類義飲其母必跪類禮
說文曰羔羊子也羜五月生羔也䍪六月生羔也 協䍪音李
音婕 七月生羔也䍮音兆羊未卒歲也

皮革

周禮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遂以式法頒皮革於百工共
其毳毛為氈以待邦事
釋名云皮被也被覆體也
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
正義云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通司裘曰大喪飾皮車謂

羊羖去毛得稱皮明是有毛則稱羊故攻皮之工有函鮑韗韋裘是皮羊通言也

爾雅云羊中絕謂之辨羊中辨謂之㭬注辨中斷皮也㭬復分乎也又云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注虎豹之屬皮有文采者

素絲五紽

絲

周禮云嬪婦化治絲枲又云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於外內皆以物受之染人掌染絲又云㡛氏涑絲以涗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涑注涗水以灰所泲水也宿諸井縣井中

禮記云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受功

春秋攷異郵曰四月蠶解絲

張良說素絲賦曰不須先發婦之緯不須托寒女之機奉弄杼以成韵應補衮而爲期　若綦之可織則假手以成勞如裳之可縫則因緣而著繫

素絲五紽　素絲五緎　羔羊之縫　素絲五總

紽緎總

爾雅云緎羔裘之縫也孫炎曰緎之爲界緎郭璞曰縫飾羔裘之名

禮書云大裘尚質羔裘有文毛氏曰古者素絲以英裘紽總數也

孔氏曰五羊之皮爲一裘縫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

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爲紃施之縫中連屬因以爲飾

胡氏曰縫之突兀謂之紽有界限謂之緎合二爲一謂之總

鄒長倩曰五絲爲𦃇倍𦃇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

爲緵倍緵爲襚此自少之多自微之著也緎即總字蓋絲之數也

委蛇委蛇

委蛇

委蛇行可蹤跡也

殷其靁

靁

什名云雷者如轉物有所硠雷之聲也

易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又曰雷風相薄曰雷出地奮豫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除災害萬物須雷而解故經曰雷以動之王者從春令則雷應節否則發動於雷當出反潛

易傳曰當雷不雷陽德弱也
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雷出地百
八十二日而後入入則萬物入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
出則萬物亦出此其常經也
天冬雷地必震教令撓則冬雷民饑
師曠云春雷初起其音格格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
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
周書云春分後五日雷乃發聲秋分後五日乃收聲
李顒雷賦云陰鬱蒸而成雷兮鼓訇磤之逸響

埤雅曰易曰風雷益又曰雷風恒風積而成雷故曰益也
若夫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則恒而已矣
洪範五行傳云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
出地皆逆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
孕育根荄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
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
左傳曰藏兵以時則雷出不震棄兵不用則雷不發而震

山

爾雅云山三襲陟再成英一成坯大而高崧小而高岑銳
而高嶠卑而大扈小而衆巋小山岌大山峘屬者嶧獨者
蜀上正章宛中隆山脊岡未及上翠微山頂冢崒者厜㕒
山如堂者密如防者盛巒山墮重甗隒左右有岸厒大山
宮小山霍小山別大山鮮山絶陘多小石磝多大石礐多
草木岵無草木峐山上有水埒夏有水冬無水澩山瀆無
所通谿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山夾水澗陵夾水
澞山有穴爲岫
廣雅云山產也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
百六十有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

春秋說題辭云山之爲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神也又云
陰含陽故石凝爲山
元命包云山者氣之苞含所以含精藏雲故觸石而出
之千振云山者地基
書大傳孔子曰山生材用無私爲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
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
百姓以饗

梅

毛詩義疏曰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

周禮饋食之籩其實乾橑乾蒢梅也、
大戴夏小正曰、五月煮梅爲豆實、
埤雅梅一名柟、杏類、其實酢、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華
在果子華中尤香、俗云、梅花優于香、桃花優於色、

庶士

說文云、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一從十、孔子曰、推一
合十爲士、

星

凡星居之曰次、曰會、曰躔、同會曰合、變爲妖星曰散、經之

曰歷、相繫曰鬪、丈離復合、合復離曰鬪、早出曰贏、晩出曰
縮、又失次上二三宿曰贏、下二三宿曰縮、在下而上曰陵、
又突掩曰陵、在上而下曰來、周匝曰繞、東西曰鉤、南北曰
紀、曰肯相陵曰食、七寸以内光芒相及曰犯、居其宿曰守、
而守之久曰復、曰還、
釋名曰、星者散也、言列位布散也、宿宿也、星各止宿其所
也、
漢天文志云、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星衆則吉、少則凶、
孟康注曰、星石也、金石相生、人與星氣相應也、

三五曆云、星者元氣之英、水之精也、
說文云、萬物之精、上爲列星、
靈憲云、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逌屬、在
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謂三
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爲二十八宿、中外
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
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
月令廣義、星自天檏飛而過則爲流、自下復上則爲奔、自
上而下則爲隕

三五

三星、心也、箋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
五傳曰五嘒、
爾雅曰、咮謂之柳、柳鶉火也、孫炎、南方七宿共爲朱鳥之體、
柳爲朱鳥之口、故曰咮、

宵

爾雅云、宵夜也、舍人曰、宵陽氣消也、

在公

周禮、九嬪掌教九御各帥其屬、以時御敘於王所、注云、凡

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又云，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寢。

內則云，妾年未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愼衣服，櫛縰笄總，拂髦衿纓，綦屨。注，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四日，次夫人專夜五日。又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疏云，謂卿大夫以下。

書大傳云，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

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史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珮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闢也。然後少師奏質明於陛下，夫人入庭立，君出朝。

五經要義云，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

命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又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北溪陳氏曰，命，猶令也。天無言，何以令？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便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它一般。

王命論，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儋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

參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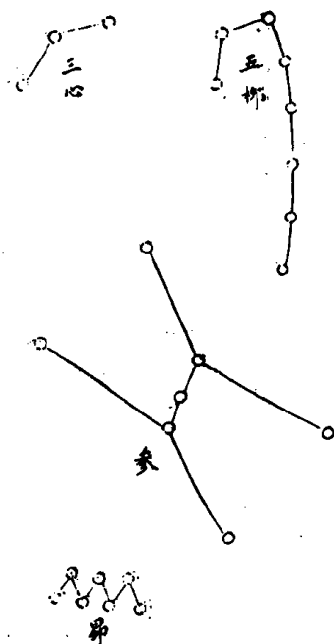
孟康曰，參者，言萬物可參也。

晉志曰，參十星，白虎體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左肩主左將，西南右肩主右將，東南左足後將軍，西南右足偏將軍，爲參謀。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俗。故不欲明，七將皆明，大天下兵精，王道缺則芒角。

夏小正云，三月參則伏，五月參則見。

昴

甘石星經，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星之精，太白入太昴，金虎相薄，主右兵亂。

晉志曰、昴七星天之耳也。正義曰、昴為胡星、亦為獄事、明則天下獄訟平、暗則刑罰濫、六星明與大星等、大水兵起、七星皆黄、搖動者若跳躍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見兵憂、

衾

説文云、衾、大被也、
釋名云、被所以被覆人也、衾广也、其下廣大如广受人也。

裯

傳云、裯、襌被也、箋云牀帳也、
爾雅云幬謂之帳、
説文云、幬、單帳也、在旁曰帷、在上曰幙、
爾雅又云、以覆帳謂之幄、

汜

楚辭哀郢、遵江夏以流亡、江、大江也。夏、夏水也。或以為自江而别以通于漢、還復入江、冬竭夏流、故云夏、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所謂江有汜也、
爾雅云、決復入為汜、疏凡水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釋名云、汜、已也、如出有所為、畢已而還入也。

渚

釋名云、小洲曰渚、渚、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迴也。
博雅曰、渚、處也、韓詩章句云、一溢一否曰渚、毛氏曰水岐成。

沱

禹貢、荊州梁州皆有沱、曰沱潛既道、

水經氏道縣、江水又東別為沱、註云、開明之所鑿也、

通典、沱水在彭州唐昌縣、今崇寧縣、

蔡氏曰、爾雅、水自江出為沱、南郡枝江縣有沱水、

爾雅曰、水曰河出為灉、漢為潛、江為沱。

李氏曰、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凡水自大川而別出者、如自河出為灉、泲出為沮、洛出為

波、漢出為潛、江出為沱、一例、

嘯

嘯吹聲也、蹙口而出聲

嘯賦、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

鬱而熛起、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

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

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洿、細而不沉、清激切於竽笙、優

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

歌

廣雅云、謳、詠、吟、謠、曰歌、

書曰、歌永言、

又云、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說文云、歌、詠也、謳、齊歌也、

釋名云、人聲曰歌、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

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故兗冀言歌聲如柯也、

韓詩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五經通義云、歌之言雖也、以厚志意、故發聲而歌長言、

樂記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

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

言之也、

麕麃

埤雅云、齊人謂麕謂麞、麞如小鹿而美、故从章、章、美也、說

曰、四足之美有麃、麃即麞也、或曰、麞性善驚、故从章、蓋麕

鹿皆健駭、而麕性膽尤怯、飲水見影輒奔、道書曰、麞鹿無

魂、又曰、麞鹿白膽善怖、麕性喜山、善聚善散、故從囷、囷、聚

也、亦散也、

麕草木疏云、麞也、青州人謂之麏、埤雅崔豹古今注云、鹿

有角而不能觸、麞有牙而不能噬、麞如小鹿、類甚多、麕其

總名也

雅翼云、麞極能走、然未及鹿、有牙者有無牙者、大者不過三二十斤、老則牙見于外、淮人謂之牙麞、

鹿羣聚則分背而食、以備人物之害、得美草欲食、則鳴相召、走必成羣、故詩以況君臣之義、周官視朝則皮弁服、蓋取諸此、

埤史云、麐性喜山、麋性喜澤、鹿性喜林、故林屬乎山、爲麓、麓者、獸之所在故也、

埤史曰、鹿牡有角而無齒、牝有齒而無角、曰有齒無齒謂

上粮也、若下粮則牝牡俱有齒也、

鹿千年化爲蒼、又五百年化爲白、又五百年化爲玄、漢成帝時、山中人得玄鹿、烹而食之、骨皆黑色、仙者說玄鹿爲脯食、壽二千歲、

王者至道純而白鹿至、

月令夏至之日鹿角解、

雅翼云、古稱馬之似鹿者直百金、今荊楚之地其鹿絕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

家語曰、四九三十六、鹿主律、律主鹿、故六月而生、

白

說文云、西方色也、陰用事、物色白、

釋名云、白啟也、如水啟時色、

白茅

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孔注茅一名茹子　又曰、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孔子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

周禮、甸師祭祀供蕭茅、茅之爲物、柔順潔白、可以施于禮者也、故古者藉祭縮酒之類、皆用焉、

郊特牲云、縮酌用茅、左傳、爾貢包茅不入、史記曰、一茅三脊、江淮間有之、

公羊傳曰、鄭伯左執茅旌、禹貢荊州包匭菁茅、爾雅謂之葝、廣雅謂之芘茅、本草云生楚地、五月採、陰乾、楚人以社前者爲佳、名稱御茅、

王者建諸侯、受之以土、苴以白茅、

春

鄉飲酒義云、春之爲言蠢也、産萬物者聖也、

尚書傳云、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何以謂之春、春出

物之出也

爾雅云春為青陽注氣清而溫陽

尚書云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月令云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注弧建星者以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律中夾鐘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玄鳥至日夜分雷乃發聲始

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律中姑洗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是月也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

鄭注月令云孟春日月會於娵訾仲春日月會於降婁季春日月會於大梁

尚書緯云東方春龍房位其規仁好生不賊其帝青表聖明行道德

元命包云春者神明推移精華結紐

素問云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又曰東方生風風生木其德敷和敷和之紀木德周行陽舒陰布五化宣平

林有樸樕

樸樕

爾雅云樕樸心疏樸樕一名心或曰樸樕槲樕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

有女如玉

玉

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

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若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說苑云玉有六美望之溫柔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君子比情焉

大戴禮云玉在山而水潤川生珠而岸不枯珠者陰中之陽也故勝水玉者陽中之陰也故勝木

無感我帨兮　無使尨也吠

尸子云、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
王逸正部論云、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豬肪、黑如純漆、

帨

內則曰、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云左佩紛帨、拭物之巾、又曰、子生、女子設帨於門右、
婚禮母施衿結帨、

尨

易曰、艮為狗、艮止也、狗則止于人、而能止人也、吳氏曰、外剛能止物、而中內柔媚者狗也、故艮為狗、
龍犬四尺曰獒、逐虎之犬曰犴、地中得犬曰地狼、掘地得犬曰賈、
韻會又云、犬生三子、曰獅狴豻、字林云、豻、胡地野狗、
犬、叩也、叩氣吠以守也、
說文云、犬生一子曰玂、又曰獑、生三子曰猣、又曰狠、多毛犬曰獴、又曰獩、狂犬曰猘、短喙曰獥、一曰黑犬、黃頭、短脰曰猈、猗犍曰犹、長喙之獫、黃犬黑頭曰狂、黃大曰獚、犬怒曰獳、兩犬相爭曰獠、犬鬬聲曰猎、又曰猏、相得而鬬曰獨、犬聲曰猥、犬呼曰嘌、又曰狤、犬走曰猋、犬從籬中暴出曰猝、竇中犬聲曰猎、取獸曰獵、犬不可附曰獷、犬驚曰㹀、犬壯曰獢、犬食曰猹、小犬曰[illegible]、
五行傳云、雞畜之有冠翼者、屬貌、犬畜之以口吠者、屬言、羊畜之遠視者、屬視、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屬聽、牛畜之任重者、屬思、
風俗通云、狗者、全畜、
埤雅曰、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若今菜牛也、
春秋攷諱、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斗運狗、三月而生、斗均駐狗、斗精之所生也、

棠棣之華

棠棣

棠棣、移也、本草曰、扶移樹似白楊、大十數圍、江東呼夫移、葉綠花黃、埤雅云、凡木之華、先合後開、棣花先開後合、陸機云、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花或白或赤、五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本草云、扶移木皮味苦、此木皮置酒中、令味正、經時不敗、生江南山谷、樹大十數圍、無風葉動、華反而後合、

崔豹古今注云、移楊圓葉弱蒂、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一名移楊、一名移柳、亦曰蒲移、

王姬

禮緯曰、周姬姓、國語云、黃帝以姬水成、故黃帝為姬、春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杜預曰、不稱字、以王為尊也、序云、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

車

釋名云、古者車聲如居、言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車舍也、行者所處若舍也、

古史考云、黃帝作車、少昊時略加牛、禹時奚仲駕馬、

晉書云、聖人見秋蓬孤轉、杓觿旁建、乃作輿輅、而方員異制、

風俗通曰、車一兩、謂兩兩相與體也、原其所以言兩者、箱裝及輪兩兩相耦、故也、

周禮、巾車掌公車之政令、王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王后之五路重翟、猒翟、安車、翟車、輦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素車、藻車、駹車、漆車、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墨車不畫者也、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

山海經云、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始以木造為車者也、

考工記云、周人尚輿、

又云、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軫之方、以象地也、蓋之圜、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又云、車人為大車、柏車、羊車、

禮書云、車之制、前軾而後戶、前輈而後軫、旁軒而首以軾、下軸而衡以轙、音儀對人者謂之轛、音對如輈者謂之軓、揉而相盈者謂之牙、輈之曲中謂之前疾、軛之上平謂之衡、衡之材與輿之下木皆曰任、以其力任於此也、軾之端與軒之下木皆曰軹、以其動止於此也、軫可以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軫前橫木可以名軨、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

又云、其為車也、有長轂者、有短轂者、有杼輪者、有倅輪者、有反輮者、有不輮者、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輻者有無

輻者有曲輮者、有直輮者、有一輮者、有兩輮者、有直輿者、有曲輿者、有廣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單較者、載駕以馬、或駕以牛、或輓以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樸以素、要皆因宜以為之制、稱事以為之文也、

齊侯封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桃 見周南

李

西京雜記曰、漢武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樹、有朱李、黃李、紫李、綠李、青李、綺李、青房李、車下李、顏回李、合枝李、羌李、燕李、猴李、

漢武內傳曰、李少君謂武帝、溟海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太如瓶、臣以食之、遂生奇光、

陸翽鄴中記曰、華林園有春李、冬華春熟、

鹽鐵論曰、桃李實多者、來歲為之穰、

本草曰、李根治瘡、服其花、令人好顏色、

埤雅云、素問曰、李味酸、李東方之果木子也、故其字從木從子、性耐難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

山海經曰、邊春之山、多李、里人嘗採之、

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為李、

齊

譜云、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大師呂望於齊、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定九畿、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

左傳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

元命包云、虛危之精、流為青州、分為齊國、

史記云、齊所以為齊者、以天齊也、又云、胡公徙都薄姑、獻公徙治臨淄、又云、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

戰國策蘇秦云、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

平王齊侯

曹氏曰、平王、猶書稱文王為寧王、朱氏曰、齊侯、言齊一之

其釣維何

維絲伊緡

侯、猶易之康侯、禮之寧侯也、

釣

說文、釣魚

列子云、釣者、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

緡

釋言云、緡綸、孫炎曰、皆繩名也、郭璞曰、緡繩也、江東謂之綸、

釋名云、綸倫也、作之有倫理也、

小爾雅云、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紉而戾之為繂、

物原云、遂人作繩、軒轅因作緪索、

通俗文曰、合繩曰糾、單展曰紉、織繩曰辮、大繩曰絙、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

書曰、木從繩則正、

彼茁者葭

葭

爾雅云、葦醜芀、音迢 葭華、葭蘆、其萌蘿、音大 注、醜芀其類皆有芀秀、風吹揚如雪、聚于地如絮也、葦即蘆之成者、葭華葭、一名華、即今蘆也、葦之未成者曰蒹薕、一名蒹、郭云、似萑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為薕、

埤雅云、蘆謂之葭、其小曰萑、荻謂之薕、其小曰䕷、其始生曰菼、又謂之䓕、荻強而葭弱、荻高而葭下、故謂之荻、菼中赤、始生未黑、黑已而赤、故謂之菼、其根旁行、牽揉盤互、故又謂之䓕、

嚴粲云、葭蘆葦、又名華、一物四名、

夏小正云、七月秀雚葦、未秀則不為雚葦、秀然後為雚葦、雚未秀為菼、葦未秀為蘆、

禮、土鼓、蕢桴、葦籥、葦管中籥、則雚小而葦大矣、其字從韋、

則葦緩故也、

荀子曰、柔從若蒲葦、

彼茁者蓬

蓬

爾雅云、齧彫蓬、薦黍蓬、注、此別蓬種類也、說文云、蓬蒿也、草之不理者也、種類不一、故有齧彫蓬、薦黍蓬、

月令云、藜莠蓬蒿並興、是也、其葉散生如蓬、末大于本、故遇風輒拔而旋、雖轉徙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故字從逢、

說苑曰、秋蓬惡于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通志云、蔙曰蓬、今人謂之茭、爾雅云、彫蓬者、米茭也、其米

壹發五豝
壹發五豵

謂之雕胡、可作飯、故曰蘦𦭵蓮者、野芰也、不餘結實、惟堪薦藉、故曰蘦、

豝 豵

說文曰、豰小豚也、䐗、豚生三月也、豯、豚生六月也、或曰一歲曰豵、豝、牝豕、豶、羠也、三歲曰豕豣、豕豭、壯豕也、俗名豬曰豭豬、豕息也、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為豵、二歲為豝、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為慎、

古今注云、漁陽以大猪為豝、

禮記曰、孟夏食菽與彘、

原始云、豕豨豚彘、皆猪之總名也、在山曰野猪、形類家猪、但腹小而脚長、色褐而肉赤、三歲膘中有黃、其老猪曰狀、小猪曰䝏、野猪曰豵、宋人呼老母猪曰丈豭、洞微志謂猪曰勃賀、古今注云、參軍烏將軍長鬣將軍、拱州人畜猪致富、稱猪曰烏金、蒙古者、唐無四、

爾雅豕子猪、今亦曰彘江東呼豨皆通名豶豮、俗呼小豶猪為豶子豶音作豬音墳幺幼幺音腰最後生俗呼為幺奏者豱、奏音腠今豱豬短頭皮理腠蹙者名豱豕生三豵、二師、一特、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之名所寢檜、檜其所臥蓐也音繪四豴皆白豥、音垓其跡刻絕有力豟即豕高五尺者牝豝、

行千里、即白常也、不自死之肉、不踐生芻、西方之獸、有道則見、非時不出、湯時戲於朝、

河圖括地象曰、王常也、王者至信之德則應、

中興徵祥說曰、王者仁而不害、則白常見、白常狀如常而白色、嘯則風生、嬌身如雪而無雜者、是也、近代所謂白常者、背斑而常文、爾雅所謂甝常者也

山海經騶虞如常五色、其間尾長於身、出孟山、亦出烏鼠同穴山、亦出林氏之國、日行千里、

大公六韜、西伯拘羑里、散宜生從林氏得白常、獻紂免西伯難、

河圖括地象云、谷壁野中有王常、晨鳴雷殺、聖人感期而興、

封禪書云、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穆穆、君子之態、

晉郭璞贊曰、怪獸五采、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倏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

詩經圖史合考卷二 終

詩經圖史合考卷三目錄

國風

耳　方
萬　舞
舞圖　庭
常　樂
組　籥
籥圖　翟
諸　錫爵
爵　榛
隰　苓

泉水　淇
衛　諸姬
泲　飲餞
禰　姑
奸　于
言　脂
舝　肥泉
須　漕
門　天

北風　雪
赤　黑
烏　首
彤管　牧
荑　新臺
臺　水
蘧篨　網
鴻　戚施
二子乘舟處

詩經圖史合攷卷三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之三

國風

邶

譜云、邶鄘衞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衞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武庚、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衞、三監叛、成王伐三監、更於此建諸侯、封康叔於衞、使為之長、後世稍

幷二國混而名之、

周書作雒云、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註、東謂衞殷邶鄘、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中旄即南宮旄名仲　空者八士之一也）

補傳曰、邶鄘衞、以水得名、邶水在太山之阜、鄘水出宜蘇山、衞水在靈壽、（即兵）

郡國志河內郡朝歌北有邶國、

一統志邶城在河南衞輝府城東北、一說在懷慶府河南鄁、

柏

爾雅云、柏椈、疏、柏一名椈、埤雅云、柏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為暢臼、用以擣鬱、雜記所謂暢臼以椈者是也、

尚書云、荊州厥貢杶榦栝柏、（杶音春　栝音括）尚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

周禮、冀州其利松柏、

荀子云、柏經冬而不凋、蒙霜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四民月令云、七月收柏實

漢武內傳曰、藥有松柏之膏、服之可長生、

舟

周易云、利涉大川、乘木舟虛、又云、刳木為舟、剡木為楫、（剡以冉反）

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隨、

世本云、古觀落葉因以為舟、

淮南子云、古人見竅木浮而知為舟、（竅音）

小爾雅云、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曰艄、（艄音）船頭謂之艫、尾謂之艣、橈謂之橈、

釋名云、舟言周流也、船、循也、循水而行也、其上屋曰廬、重屋曰飛廬、又在其上曰爵室、上下重板曰檻、狀而長曰艨衝、三百斛曰舸、二百斛以下曰艇、

方言曰、舟自關而西謂之船、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艄謂之閣閭、或謂之艗艏、音逆首 後曰舳、

呂氏春秋云、虞姁作舟、物理論云、化狐作舟、墨子云、巧倕作舟、山海經云、番禺始作舟、束晳發蒙記云、伯益作舟、世本云、共鼓貨狄作舟、黃帝二臣也、

李尤舟楫銘曰、舟楫之利、譬猶輿馬、載重歷遠、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慎懼審、終無不可、

爾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桴、注云、造舟、比舟為橋也、維連四船也、方併兩船也、特單船也、桴編木以為渡也、

微我無酒

酒

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曰造也、吉凶所起造也、又曰醴酒一宿熟也、醪汁滓酒也、酎音紂三重醇酒也、醨薄酒也、醹厚酒也、

釋名云、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澤、久而味美也、

世本云、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

周禮、酒正以式法授酒材、五齊、一曰泛齊、成而有滓 二曰醴齊、如成醴 三曰盎齊 蔥白色 四曰緹音體齊、成而紅 五曰沈齊、造清 三酒

斟子巳反　獻音莎　沈音枕　脩音滌

一曰事酒、酌有事者 二曰昔酒、久白 三曰清酒、四飲、一曰清 醴之泲者 二曰醫、以酏為醴 酏粥也 三曰漿、四曰酏、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共賓客之禮酒、共后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酒人掌為五齊三酒、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寒粥 醫酏、司尊彝云、凡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注云、凡酒謂三酒也、四者灌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

月令云、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音尖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音二 注、湛漬、而滌之也、熾蒸炊也、

曲禮曰、祭宗廟酒曰清酌、

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側眼反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

郊特牲云、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醆酒、

射義云、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先典反如也、二爵而言言、音誾斯、禮已三

醇而油油以退、

春秋緯云、凡黍爲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麥釀黍爲酒、注、麥陰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相感皆據陰也、相得而沸、是其動也、

尚書酒誥曰文王告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鑒

廣雅云、鑒謂之鏡、

周禮司烜氏、以鑒取明水于月、

玄中記云、尹壽作鏡、

武王鏡銘云、見爾前、必顧爾後、

韓子云、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

文子云、鏡不設形、故能有形、

淮南子云、明鏡之始型、矇然未見形容也、及拭之以玄錫、磨之以白旃、則鬢眉髮毛可得而察、

博古圖云、黃帝液金以作神物、爲鑒凡十有五、取乾坤五五之數、

兄

釋親云、男子先生爲兄、晜兄也

廣雅云、兄、況也、況于父、

弟

釋親云、男子後生爲弟、

廣雅云、弟、悌也、言順于兄、

釋名云、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

石

釋名云、山體曰石、石硌、硌（音落）也、堅捍硌也、山多大石曰礐、（音學）山多小石曰磝、（磽同）

春秋說題辭云、周易艮爲山、爲小石、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補陽、故曰舍石、石之爲言託也、託立法也、

博物志云、地以石爲之骨、

物理論云、土精爲石、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

席

說文云、席、薦也、

釋名云、席、所以自薦藉也、席、釋也、可卷可釋也、

韓子曰、夏禹爲菌蔣席、

周禮云、王府掌上之衽席、司几筵掌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設莞筵紛純、加繅（繅諸）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酢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酢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甸（甸音）役則設熊席、凡喪事設葦席、鄭注五席、莞藻次蒲熊也、紛加緣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加以五采、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莞小蒲席、

公食大夫禮、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上大夫蒲

筵加莞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鄉飲酒鄉射禮、蒲筵緇布純、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大射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聘禮、賓請覿、宰夫徹几改筵、

士虞萑席、

曲禮云、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禮器云、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之席九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有以少爲貴者、鬼神之祭單席、

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莞簟之安、而蒲越（活音）稾鞂之尚、明之也、玉藻云、登席不由前爲躐席、

左傳云、大路越席、昭其儉也、

按鄭氏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鋪在下者筵、加在上者席、散文亦得通言也、司几筵五席外、有萑席喪事所設也、有柏席藏中所用也、有越席郊社所設也、有削席出杼所履也、尚書顧命篾席黼純、即次席黼純也、底席即

繅席而綴純爲異、豐席即莞席而畫純爲異、筍席玄紛純、又別是一席、鄭玄云、斯鬼神之事、不用生時之席、故也、公食大夫、大射、賓有加席、燕禮之賓無加席、蓋燕斯禮臣屈也、大夫鄉飲、士鄉射、則蒲筵緇布純而已、三禮圖又云、士蒲筵無純、士卑故也、若天子卧席、亦上再重、詩下莞上簟是也、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天子以下皆同、

日居月諸

日

禮統云、日者實也、形體光實、人君之象、

易曰、日月麗乎天、又云、離為日、又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周禮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

禮記、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又云、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又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

易傳云、日者、衆陽之宗、內明玄黃五色無主、以象人君、精似青翼、翼似黑玄、玄似赤縞、縞似白煌、煌似黃光照無主不可以一色名也、

春秋內事云、日者陽德之母

元命包云、日尊、故曰滿、滿故仁、仁故明、明故精在外、注云、滿者常盛無虧也、又云、陽數起于一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烏者、陽精也、

白虎通云、日行遲月行疾者何、君舒臣勞也、日月所以懸著何、助天行化照明下地也、日月徑千里、

廣雅云、日名朱明、一名曜靈、一名東君、一名大明、亦名陽烏、

淮南子云、日出于陽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朏音斐明也將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西南方山名）、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地名）、是謂高舂（高舂時加戌）、至于連石、是謂下舂、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又云、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

纂要云、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曰晛、初出為旭、日昕曰晞、日溫曰煦、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昳（音迭）、日晚曰旰、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返照于東、謂之反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

乙巳占云、日者光明外發、晃體內全、陽精揚輝、圓而常滿、此人君之體也、晝夜有節、循度有常、春生夏養、秋收冬藏、人君之政也、是月稟其光、辰宿宣其氣、生靈仰其照、黎蒼慕其恩、此人君之德也、

月

釋名云、月闕也、言滿則復闕也。朏(音斐)月未成明也。魄、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月生二日謂之魄、承小月月生三日謂之朏)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晦、灰也、大死為灰、月光盡似之也。弦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日月遙相望也

河圖帝覽嬉云、月者金之精也、

援神契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

乾鑿度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明、(穴決也、決鼻兔)

禮斗威儀云、政太平則月圓而多輝、政升平則月清而明、

呂氏春秋云、月群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音秋)夫月形于天、而群陰化于淵、

淮南子云、月、積陰之寒氣、大者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

廣雅云、夜光謂之月、月御謂之望舒、

方言云、日運為經、月運為逆、

漢書云、月分則同道、至則相過、晦而見西方謂之朓(土了反)、朔而見東方謂之肭(女六反)、亦謂之側匿、(朓行疾朒縮也則匿縮惰)

靈憲云、日譬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影、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

隋書云、月者陰之精也、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

乙巳占云、盈極必缺、亦其不可以盈也、陰道臣道妻道理當恒缺也、

綠

釋名云、綠、瀏也、荆泉之水、于上視之、瀏然綠色、此似之也、

論語疏皇氏云、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閒、東為木、木色青、木刻土、土色黃、並以所刻為閒、故綠色青黃也、

陳祥道云、甲己合而為綠

按綠字、鄭改作褖、是王后六服之最下者、鄭于王之服三

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內命婦之服三夫人闕狄以下、九嬪鞠衣、世婦展衣、女御褖衣

黃

考工記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

緇衣黃裏

釋名云、黃晃也、猶晃晃、象日光色也、

裏

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素紗、鄭云、素紗者、今之白縳也、六服皆袌制、以白縳為裏、使之張顯、今世有紗縠者、名出于此

綠衣黃裳

裳

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郊特牲云、三王共皮弁素積、

白虎通云、所以名為裳何、裳者、鄣也、自鄣閑也

爾雅云、裳削幅謂之樸、郭云、削殺其幅、深衣之裳、樸音博

禮書云、深衣之裳十有二幅、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明衣裳不辟、喪裳三袧、袧音鉤則吉裳不特三袧而已、明衣裳及縠則凡裳不特及縠而已、明衣有前後裳、則凡裳前三後四以象陰陽可知、明衣裳緣紕紕音卑緆、緆他計反緇純、士婚禮、爵弁纁裳緇絁、絁音諸曲禮、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則凡裳有緣可知、冕服玄衣纁裳、皮弁服素衣素裳、諸侯朝服緇衣素裳、士爵弁服緇衣纁裳、玄端服有玄裳黃裳雜裳、深衣長衣裳之色同、三翟三衣、亦衣裳之色全、孔安國書注、巳蟻裳玄彤裳纁、蠡裳以纁為主、纁赤黃色、以土無正位、必託于火故也、若夫玄裳素裳之類、各象其事而服之、

鄭氏周禮注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

論語疏云、玄端素裳、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

凄其以風

風

釋名云、風兗豫司、横口合唇言之、風氾也、其氣博氾而動物也、青徐、開唇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

爾雅云、春為發生、夏為長嬴、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時和為通正、謂之景風、又云、徐風曰颷、音賁

易云、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又云、風以動之、

書云、休徵曰聖、時風若、咎徵曰蒙、恒風若、

周禮、以槱燎祀飌即風字師雨師、保章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考異郵云、八風殺生以節翱翔、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達上也、立春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迎惠也、春分四十五日清明風至、精芒挫收、立夏之後薺麥之屬秀出已備、故挫止其鋒芒收[illegible]使成實四

十五日景風至。景風，強也。強以成之。（夏至）四十五日涼風至。

涼風者，寒以閉也。（立秋）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當寒天

收也。（秋分）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

也。（立冬）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滿也。（冬至）風之為言

萌也。其立字，禹動于凡中者為風。（風从凡不从凡凡音殳）

元命包云：陰陽怒為風。

動聲儀云：風者，攉散之始，萬物之首。

帝通紀云：風者，天地之使。

黃帝風經云：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揚奔厲，天之怒氣

也。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

涼，得木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凜。又云：風

不及地，和緩而來，謂之祥風。

翼氏風角云：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

管子云：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

子華子云：風涵大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

風，陰也，而其發為陽。

呂氏春秋云：風師曰飛廉。應劭云：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

也。

董子云：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破萌而已。

燕

爾雅云：燕燕，鳦。

廣雅云：玄鳥、朱鳥，燕也。

埤雅云：燕籥（[illegible]）口布翅枝尾，齊人呼鳦，取其名自呼也。一

名玄鳥，鳦其色之玄也。一名鷾鴯（音意而）。莊周所謂鳥莫智

于鷾鴯，目之所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

也，而襲諸人間，此燕安之道也。故其字又為燕安之燕。

雅翼云：燕有兩種，越燕小而多聲，頷下紫，巢于門楣上，謂

之紫燕，亦謂之漢燕。胡燕比越燕而大，臆前白質黑章，其

聲亦大，巢于大屋兩榱，其長有容匹素者，謂之蛇燕。其尾

岐分，光澤，故漢書燕燕尾涎涎，曰美好之貌也。以春分來

而秋分去，其來主為孚乳，故古者以其至之日祀高禖，契

因是而生。至其去也，多藏深山大空木中，無毛羽，或蟄藏

坻岸中。亦云入水為蜃蛤，淮南子云燕之為蛤是也。其來

去皆避社，又戊巳日不乳土，蓋社主于土，戊巳土位，土克

水，燕之所避與

廣州志云燕有三種于嵓崖者為土燕

運斗樞云瑶光星散為燕

夏小正云二月來降燕乃睇降者下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為室也九月陟玄鳥蟄先言陟後言蟄陟而後蟄也

月令云仲春玄鳥至仲秋玄鳥歸

博物志云燕戊巳日不啣泥塗巢此非才智自然得之

玄中記云千歲之燕戶北向

禽經云鷙善玄鳥鷙其頟又云烏向啼背棲燕背飛向宿

注涕如雨

雨

釋名云雨水從雲下也雨羽也如鳥羽動則散也

爾雅云暴雨謂之涷音東小雨謂之霢霂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濟謂之霽

書云休徵曰肅時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

易飛候云太平之時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

此休徵時若之應春秋說題詞云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

潛潭巴云陽致于陰故為雨

禮統云雨者輔時生養均通故謂之雨

帝通紀云雨者天地之施也

曾子云天地之氣和為雨

范子計然云風為天氣雨為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命曰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成矣

董子云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津莖潤葉而已

廣雅云雨師謂之屏翳

風俗通云雨師為玄冥

淑慎其身

身

釋名云身伸也可屈伸也

充君之累

君

說文云君尊也從尹從口以發號徐曰君者尹也正也安民之通稱晉悼公云臣之求君以出令也于文口尹為君

左傳云賞慶刑威曰君

白虎通云君者羣也羣下之歸心也

照臨下土

土

說文云土地之土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吐物出形也

聖證論孔晁云能吐生百穀謂之土

白虎通云、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生亦曰土、

書禹貢冀州土白壤、兗州土黑墳、青州土白墳、徐州土赤埴墳、揚州荊州土塗泥、豫州土惟壤、下土墳壚、梁州土青黎、雍州土黃壤、

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皁、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動物宜鱗、植物宜膏、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動物宜羽、植物宜覈、其民專而

長、四曰墳衍、動物宜介、植物宜莢、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動物宜贏、植物宜叢、其民豐肉而庳、載師掌任土之灋、土人掌土地之政、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

河圖括地象云、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崑崙山為柱、氣上通天、崑崙者地之中也、

孝經鄭注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丘陵阪險宜種棗栗、

鄭寔云、至厚莫如地、至實莫如土、

萬機論云、土地者、百姓之所歸也、殊無而形之致、而謂者強謂之異體、地云者、載大之名、土者、細屬之號、國字有有地無土、有土無地之處矣、

終風且暴

終風

韓詩、終風西風也、

毛詩云、終日風為終風、

終風且暴

暴

爾雅云、日出而風為暴、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

乙巳占云、風卒起乍有乍無者、曰暴風、

按說文引此詩暴作瀑、疾雨也、

終風且霾

霾

爾雅云、風而雨土為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

釋名曰、霾、晦也、言如物塵晦之色、

終風且曀

曀

爾雅云、陰而風為曀、孫炎曰、雲氣曀日、

釋名曰、曀、翳也、言掩翳日光、使不明也、

日

尚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故因謂之日也、大撓作甲子、是有剛柔之異、

嚏

釋名云、嚏、跂、乍嚏而出也、

禮記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鼽嚏、內則云、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噦(於月反)噫(於界反)嚏咳、

素問云、冬善病鼽衄、注以氣在頭也、

兵

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凡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用兵亦如之、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鄭康成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考工記云、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音卑)、刺兵摶、

司馬法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管子云、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

國

說文云、國、邦也、

禮記云、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音班)、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周禮大司徒、諸公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地方四百里、食者三之一、諸伯地方三百里、食者三之一、諸子地方

二百里、食者四之一、諸男地百里、食者四之一、

左傳云、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

易曰、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漕

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曹邑、

通典、滑州白馬縣、衛國曹邑、戴公廬於曹、即此、

孔氏曰、漕地在鄘、而鄘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

按唐之滑州、今直隸太名府滑縣、白馬縣今廢在滑縣

從孫子仲

治南一統志云、即衛之曹邑也、

孫

傳云、公孫文仲也、

白虎通云、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

姓纂云、衛武公子惠孫曾耳、為衛上卿、因氏焉、

潛夫論云、孫氏者武王孫之班也、或諸孫之班也、衛之公族孫氏

平陳與宋

陳

譜云、陳者、虞羲氏之墟、武王以封虞閼父之子媯滿、是曰

陳胡公、都宛丘之側、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盟豬、

左傳子產云、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一統志、陳州在河南開封府城東南、三百五十里、周封舜後于此、為陳國、

宋

鄭譜云、武王克商、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微子啟為

宋公、代武庚為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

地里志、梁國睢陽縣、故宋國微子所封、

左傳云、宋都商丘、

按古之商丘、漢之梁國睢陽、皆今之河南開封府歸德州也、泗濱在今直隸徐州、秦之泗水郡也、孟諸亦在今歸德州境、

執子之手

手

釋名云、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

禮記、手容恭、

凱風自南

凱風

釋天云、南風謂之凱風、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

易緯云、夏至景風至、

呂氏春秋云、南方曰巨風、

大戴禮云、正月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世紀云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棘

爾雅云棘刺郭璞曰草刺鍼也

方言云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策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

本草云白棘一名棘針一名棘刺棘刺花一名菥蓂

唐本注云棘有赤白二種刺有兩種有鉤有直補益宜用直者療腫宜用鉤者白棘莖白如粉子葉與赤棘同棘中

時復有之赤爲難得也

圖經云棘小棗也叢高三四尺花葉都似棗而有赤白二種

爾雅云槐棘醜喬注枝皆喬竦

孟子養其樲棘趙注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

埤雅云棘性堅強帶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于幹

詩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邶風園有棘棘酸棗也於采爲下舊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性煖

雅翼云棘可以爲矢笴者楚之先祖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棘植于花外則花不被霜凱風既云自南乃當景風白虎通云景風至棘造實蓋吹彼棘心者將以趣其造實萬物之難生者棘而造實又欲其應候南風雖能生物亦已勞矣

春秋元命包云樹棘聽訟其下者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心不失其赤實也

管子五沃之土其棘其棠

按朱傳云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似指荊棘本草之白棘叢生三四尺者也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皇覽

云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此詩曰棘薪古云但可爲薪云爾然古者朝位植棘取其赤心有刺也又以爲矢蓋取其枝翹竦有奉上之義又可爲矢出冰以除災皆疑是樲棘蓋朝位植以配槐豈宜小木其用亦多豈徒爲薪樲棘實可食魏詩園有棘其實之食是也說樲棘者雖不同想其木高大非荊棘比也埤雅云棘大者棗小者棘或云棘實曰棗故爾雅繫樲在棗條中然本草大棗酸棗白棘治療各異青史子云棘西方之草秋木也棗北方之草冬木也斷乎棗棘有辨江南無棘

陶隱居之派，遂多誤說，合諸書論之，棗有十一種，而棘實是棘，以本草列酸棗于木部故也，皆無實棗，或亦棘類，與嚴氏詩緝則以此章棘心，飄風團有棘之棘為酸棗，楚茨言抽其棘，青蠅止於棘之棘為荊棘，益棘亦多刺，難長者故，嚴云爾，與朱說似別

寒泉

說文云，泉水源也，

爾雅云，泉一見一否為瀸，瀸音纖，濫，濫音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歸異出同肥

通典，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浚城，

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

浚

通典云，浚陽縣東南浚城，

衛地，廣記云，開封縣有浚州，詩所謂浚郊浚都也，祥符縣北有浚水，故謂浚儀，有寒泉坂，

李氏曰，一云浚水出浚儀東，經鄭城入濟，

玉海云，按毛傳，浚，衛邑，干旄云，在浚之都，下邑曰都，當以在濮陽者為正

按濮陽縣，今為直隸大名府開州，祥符縣今屬河南開封府，即漢之浚儀古開封縣亦併入焉，

雉

韓詩章句云，雉，耿介之鳥，

朱傳云，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彩，善鬬，

爾雅云，鷂雉，鷮雉，鳪雉，鳪音卜，鷩雉，秩秩海雉，鸐音狄，山雉，雗雉，雗音汗，鵫丁早反，雉，雉絕有力，奮，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

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南方曰𠷎，音儔，東方曰鶅，音甾，北方曰鵗，音希，西方曰鷷，音尊，雉之暮子為鷚，音求，

易曰，離為雉，注，取其有文章，

書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注，華蟲，鷩雉也，揚炯冕服議云，雉身被五采，象聖人體兼文明，

左傳，剡子云，少皞為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大戴禮云，正月雉震雊，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

春官大宗伯云、士執雉、士相見禮云、贄冬用雉、注、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

月令云、孟冬雉入水為蜃、季冬之月、雉雊雞乳、曲禮云、祭宗廟、雉曰疏趾、

運斗樞云、璣星散為雉、

蔡邕月令章句云、雷在地中、雉性精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

化書云、雉不再合、信也、

莊子云、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於樊中、

徐爰射雉賦、注云、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為主、餘者雖衆莫敢鳴雊、儁異之雉、不但欲擅一場、兼挾兩雌、

埤雅云、雉火耿介、妒壟護疆、雜飛不越分域、南方之物、陶氏謂丙午日不可食、明主於火也、雉飛若矢、一往而墮、雉雞類也、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雉高一丈、長三丈也、

雅翼云、雉應義氣、其鳴以頸相勾、

匏

說文云、匏瓠也、從包從夸聲、包取其可包藏物也、

古今注云、匏瓠也、壺蘆、瓠之無柄者、瓠有柄者懸瓠、可以為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之、則漆其裏、瓢亦瓠也、瓠其總、瓢其別也、

埤雅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云、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

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

陸疏云、匏瓠也、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illegible]不可食、故云苦葉、

詩緝云、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

按廣雅、說文、古今注、陸機疏、通云、匏瓠也、惟陸農師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其兩形之別、出於農師創見、考諸書、惟瓠甘匏苦為可明耳、然本草有苦瓠、唐本注謂之苦瓠瓢、復非瓠中之苦者、瓠中之苦者、疑是匏矣、陸疏似以甘瓠為匏、非也、蓋瓠為總名、甘者可食、嘉魚稱甘瓠纍之是也、苦者佩以渡水、此詩匏有苦葉是也、入藥者名苦瓠瓢、夏末始實、秋中方熟、取以為器、

濟盈不濡軌

經霜乃堪無柄者名壺蘆、七月食瓜八月斷壺是也、有柄
者懸瓠、潘岳云、河汾之寶是也、小者名瓢、食之勝瓠、陶
貞白所言是也、細腰者名蒲盧、淮南子云、百人抗浮是
也、匏亦可通名壺、鶡冠子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軌

少儀云、祭左右軌范、乃飲、注云、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于車同謂轊頭也、軌與范聲同、謂式前也、
既式前之軌、車旁著凡、式作範字、郎詩濟盈不濡軌、亦也
凡相同也、若轂末之軌、則車旁著九、此經左右軌是也、

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著九、則考工記經途九軌、與此字
同而事異也、

周禮太馭祭兩軹、祭軌、注、軹謂兩轊、軌、車前式也、輈人云、
軌前十尺而策半之、注軌是軌法也、謂與三而之材、輈式
之所對持車正也、

禮書云、車制輿在下、軫在兩相、式在前、軫在後、較則輢上
出式也、軹則橫植于輢者也、轛則橫植于式者也、已上釋式前軌

禮書云、軹轂末也、亦謂之轊、又謂之軌、輿人三分較圍去
一以為軹圍、三分軹圍去一以為轛圍、則軹又輢之橫植
者、與轂末之軹不同、此釋轂末之軌

匠人云、國中經涂九軌、注、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
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

禮書云、車迹為轍、轍廣為軌、左傳曰、下而視其轍、此車迹
也、考工記曰、經途九軌、此轍廣也、此釋車迹之軌

按軌字、从車从凡、音范、在式前、毛公釋此軌云、由輈以
上為軌是也、軌字从車从九、音龜美反、轍廣也、朱子注
云、車轍是也、轂末亦謂之軌、同龜美反、一名軹、一名轊、
是轂之小穿、羅中行云、車輪廣狹高下皆定于軌、軌同

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塵不出軌、以
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
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涉三尺三寸、此謂轂末之軌也、予
謂軌軌二字、書者易混、式前轂末、二處皆水可濡、孔仲
達不知軹亦名軌、乃謂少儀字誤、朱子但取軌牡叶韻、
而不知軌之為軹、遂以車轍釋之、轍迹特車行之見于
地者、豈可濡乎、若詩取叶韻當從羅氏為長、

雝雝鳴鴈

鴈

夏小正云、正月鴈北鄉、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為

居、何以謂之爲居生息長爲爾、九月遵(音遁)鴻鴈、遵陸也、

周禮六摯、大夫執鴈、又云諸(音)薦鴈鵝、不曰鴈宜麥、

儀禮士相見曰、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注鴈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

士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鴈、既鴈請問名納吉用鴈、請期用鴈、注、用鴈爲贄者、取其順陰陽往來、

周書曰、白露之日鴻鴈來、鴻鴈不來、遠人背畔、小寒之日、鴈北鄉、鴈不北鄉、民不懷主、

爾雅云、鳧鴈醜、其足蹼、(音卜)其踵企、郭璞曰、腳指間有幕蹼

屬相著、飛則腳根企直、

春秋說題辭云、鴈之言鴈鴈起聖以移期、知晚蚤、故鴈去北以陽動也、

春秋繁露云、凡贄大夫用鴈、鴈有類長者在民上、必有先後、鴈有行列、故以爲贄、

古今注云、鴈自河北渡江、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嘗銜蘆長數寸、以防繒繳、

淮南子云、鴈從風而飛、以愛氣力、

物類相感志云、大曰鴻、小曰鴈、陽鳥也、夜宿洲中、鴻在內、鴈在外、遞更驚避、備狐與人之捕己、

本草衍義云、鴈得中和之氣、熱則即北、寒則即南、以就和氣、所以爲禮幣者、一取其信、二取其和、

埤雅云、鴈行斜步側身、故莊子謂士成綺鴈行避影、而問老子、一名朱鳥、法言曰、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與、

雅翼云、今北方有鴈、似鴻而小、秋深乃來、來則霜降、河北謂之霜信、

旦

淮南子云、日至於曲阿、是謂旦明、

周禮雞人掌夜呼旦、以嘂(音叫)百官、

妻

儀禮云、夫妻胖(音判)合也、

禮記云、天子之妻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又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白虎通云、妻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

釋名云、夫妻匹敵之義也、士庶人曰妻、

春秋漢含孳云、妻象大陰臣法金位、水火交感陰陽以設、

迨氷未泮

夫婦象也、

荀子云、天子無妻告無匹也、

氷

說文云、氷水堅也、

風俗通云、積氷曰凌、氷壯曰凍、氷流曰澌、氷解曰泮、

易坤卦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易通卦驗云、大雪魚負氷、鄭玄注曰、負、上、近氷也、

周禮云、凌人掌氷、十二月令斬氷、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氷鑑、賓客共氷、大喪共夷槃夏頒氷掌事、

月令云、孟冬水始氷、地始凍、仲冬氷益壯、地始坼、季冬氷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氷、孟春東風解凍、魚上氷、仲春天子乃獻羔開氷、先薦寢廟、

左傳申豐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獻羔而啟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氷、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氷以風壯、而以風出、藏之也周、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

韓詩說云、氷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為伏陰、

仰須我友

友

說文云、友、愛也、同志為友、

釋名云、友、有也、相保有也、

鄭康成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

禮記云、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孝經云、士有爭友、則身不離于令名、

韓詩外傳云、知可以砥行、可為輔弼者、人友也、

白虎通云、朋友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習習谷風

谷風

釋天云、東風謂之谷風、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

毛傳云、陰陽和而谷風至、

采葑采菲

葑

毛傳云、葑須也、

爾雅云、須葑蓯、又云、須薞蕪、郭注、薞蕪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

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

方言云、蘴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蘴、齊魯謂之蕘、關之東西謂之蕪菁、趙魏之交謂之大芥、其小者謂之辛芥、其紫華者謂之蘆菔、

尚書云、荆州厥貢包匭菁茅、

周禮醢人菁菹鹿臡、注、齊菁蔓菁也、

嘉話録云、諸葛亮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取其纔出甲可生啖一也、葉舒可煑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不令惜四也、廻則易尋采五也、冬有根可斸（音竹）食六也、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為諸葛菜、江陵亦然、

菲

毛傳云、菲芴也、

爾雅云、菲芴、郭注、即土瓜也、孫炎曰、葍類也、又云、菲蒠（音息）菜、郭注、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

廣雅云、土瓜芴也、

崔寔四民月令云、二月盡三月可採土瓜根、

陸璣云、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為茹、甘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又謂之蒠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

畿

毛傳云、畿門內也、

讀詩記云、韓愈詩、白石為門畿、蓋以畿為門閫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説、

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佁蹷之機、高誘曰、佁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佁丑吏反蹷畿音相近）

荼

爾雅云、荼苦菜、

時訓解云、小滿之日、苦菜秀、苦菜不秀、賢人潛伏、

陸璣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儀禮云、鉶毛羊苦、

本草云、苦菜味苦、一名荼草、一名選、一名游冬、凌冬不死、

類之椎云荼易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于寒秋更冬歷春
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
細摘斷有白汁花黄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
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
詩緝云經有三荼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荼此詩誰
謂荼苦及唐采苓云采苦采苦鄭箋荼如飴之荼皆苦菜
也良耜以薅荼蓼之荼委葉也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荼英
荼也鴟鴞予所捋荼傳云荼萑苕疏云乾之秀穗亦英荼之
類

其甘如薺

薺

爾雅蒫薺實疏行詩其甘如薺
本草云薺味甘注主利肝氣和中陶隱居注云薺類多此
是今人可食者葉作菹羹亦佳
禮云孟夏之月靡草死鄭注薺葶藶之屬
春秋繁露云薺以冬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于水氣而
美者甘勝寒也薺之為言濟與濟大水也
淮南子云薺麥冬生而夏死
師曠占云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薺也

雅翼云薺亦應陰之物其枝細靡謂之靡草
通志云薺之菜甚小自生園圃或以為薺苨

宴爾新昏

昏

釋名云昏昏時成禮也姻女因媒也
周禮大宗伯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釋親云婿之父為婚婦之黨為婚兄弟

涇以渭濁

涇

周官云雍州其川涇汭
書云涇屬渭汭孔安國曰言治涇水入於渭

廣雅云涇徑也
山海經云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是多白金
白玉
史記云涇渭非大川以近咸陽得比山川祠
漢書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關中記云涇與渭洛為關中三川與渭灞滻澇潏灃滈為
關中八水
初學記云涇與渭洛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東合漆沮
水至潼津入于河

涇以渭濁

渭

書云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與灃又東過漆沮入於河

周官云雍州其浸渭洛

春秋說題辭云渭之爲言布也渭渭流行貌

河圖云鳥獸同穴山地之幹也渭水出其中爲天河

水經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

淮南子云渭水多力宜黍

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毋逝我梁

梁

爾雅疏云以土石爲隄障絕水者名梁

周禮𠭴人掌以時𠭴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

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漢書董卓傳云築梁捕魚

毋發我笱

笱

說文云曲竹捕魚笱也从竹从句句亦聲

周禮疏云偃水兩畔中央通水爲關孔笱者葦薄以薄承其關孔魚過者以薄承取之

按笱之爲字从竹不从葦則許慎朱子所釋是也賈公彥以爲葦薄者蓋以罶爲寡婦之笱葦薄爲之故也不知所以名寡婦之笱以其功易則笱爲功難必是以竹爲之

凡民有喪

民

說文云衆萌也

揆神契云民者冥也

公羊傳注四民德能居位曰士辟土殖穀曰農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通財貨曰商

凡民有喪

喪

白虎通云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見也生者哀痛之亦稱喪

釋名云人死氣絕曰死死澌也就澌消也士曰不祿大夫曰卒諸侯曰薨天子曰崩少壯而死曰夭未二十而死曰殤尸已在棺曰柩於西壁下塗之曰殯朔望祭曰殷奠所用殺衆也既葬還祭於殯宮曰虞謂虞樂安神使還此也又祭曰卒哭止孝子無時之哭朝夕而已也又祭曰祔祔於祖廟也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間月而禫亦祭名也

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
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士庶人三日
而殯、
左傳云、大夫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
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禮書云、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
不樹、喪期無數、後世漸文、故為冠絰衰裳帶屨以飾之、於
是有斬衰功緦袒免之等、三年期九月七月三月之別、然
後情文稱而恩義立矣、

賈用不售

亦以御冬

賈

白虎通云、商之為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
故謂之商、賈之為言固也、固有其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
者也、行曰商、止曰賈、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市師以商
賈阜貨而行布、凡市僞飾之禁在賈者十有二、

冬

尚書云、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
正仲冬、

書大傳云、北方者、伏方也、伏方者、萬物之方伏也、伏方何
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物方藏于中也、陽盛則吁荼
萬物而養之外、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故曰呼吸者、
陰陽之交接、萬物之始終、
爾雅云、冬為玄英、注、氣黑而清英
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黑鳥浴、十二月玄駒賁、
月令云、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
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鐘、水始冰、地始
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

通、閉塞而成冬、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律中
黃鐘、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日短至、陰陽爭、諸
生蕩、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季冬之月、日
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律中大呂、雁北鄉、鵲始巢、雉雊、雞
乳、征鳥厲疾、冰方盛、水澤腹堅、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
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
素問云、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
楚語觀射父云、日月會于龍豵、音閉 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
嘉備舍、國家于是乎烝嘗、賈逵曰、豵龍尾也

呂覽云、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成剛、地不成剛、則凍閉不開、

月令注云、孟冬日月會于析木之津、仲冬日月會于星紀、季冬日月會于玄枵、

漢書魏相奏云、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

釋名云、冬終也、物終成也、

中露泥中

毛氏云、中露泥中、衛邑、箋云、黎國在衛西、

水經、黎陽縣注、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又云、跨河東逕黎縣故城南、注云、世謂黎侯城、昔黎侯寓于衛、詩謂胡為乎泥中、毛云、邑名、疑此城也、土城汚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

杜預左傳注、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

黃氏曰、今潞州上黨黎城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地、

林氏曰、周人乘黎、河北之要害也、

古今山川記云、黎侯寓衛、以中露泥中二邑處之、

按黎陽縣、今廢、在直隸大名府濬縣、西二里、黎縣、即廢臨河縣、在大名府開州西六十里、衛泥中邑、即此地也、

中露古人所未詳、

旄丘

爾雅云、前高旄丘、李巡曰、謂前高後卑下、

釋名云、前高曰髦丘、如馬舉頭垂髦也、

一統志、旄丘在大名府開州城北、

丘

說文云、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為丘、象形、

爾雅云、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再成銳上為融丘、三成為崑崙丘、如乘者乘丘、如陼者陼丘、水潦所止泥丘、方丘胡丘、絕高為之京、非人為之丘、水潦所還埒丘、上正章丘、澤中有丘都丘、堂途梧丘、途出其右而還之畫丘、途出其前戴丘、途出其後昌丘、水出其前渻丘、水出其後沮丘、水出其左正丘、水出其右營丘、如覆敦者敦丘、邐迤沙丘、左高咸丘、右高臨丘、前高旄丘、後高陵丘、偏高阿丘、宛中宛丘、丘背有丘為負丘、左澤定丘、右陵泰丘、如畝畝丘、如陵陵丘、丘上有丘為宛丘、陳有宛丘、晉有潛丘、淮南有州黎丘、天下有名丘五、三在河南、二在河北、

廣雅云、小陵曰丘

周禮、丘陵動物宜羽、植物宜覈、其民專而長、

毛云、防有鵲巢、傳云、邛丘也、

狐

說文云、狐、䄏獸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䄏音妖）

本草、陶隱居注云、江東無狐、皆出北方及益州間、形似狸而黃、善能為魅、圖經云、今江南亦時有、京洛尤多、形似黃狗、鼻尖尾大、狐之類、貒貛貉三種、大抵相類、頭足小別、

爾雅云、貍狐貒（音湍）貈（音貉）醜、其足蹯（音蕃）、其跡內（音鈕）注、蹯皆有掌蹯、內、指頭處、

山海經云、青丘之國有狐、九尾、武都之山、有玄狐蓬尾、

名山記云、狐者、先古之淫婦、其名曰紫、紫化而為狐、故其性多自稱阿紫、

玄中記云、狐及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暫變為人形、

述征記云、河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未過、須狐先行、此物善聽、聽水無聲乃過、

水經注云、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

管子云、代出狐白之皮、狐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

類從曰、狐潛上伏、不越度阡陌、

埤雅云、狐性好疑、貉性好睡、又皆藏獸、故狐貉之厚以居、而蜡祭息民以狐裘也、舊說狐有媚珠、禮北斗而靈、能變化、其為物妖淫、故詩又以刺惡、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亦其尾重、能濡溺、故易正以為象、狼狐搏物、皆以虛擊孫狐、以孤省、或以此故也、

雅翼云、狐銳口而大尾、色赤、所在烏鵲羣而噪之、蓋妖祥之禽所占也、春秋外傳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皆執心不定之貌、

裘

說文云、裘、皮衣也、

周禮、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所服）王乃行羽物、季冬獻功裘、以待頒賜、

月令云、孟冬、天子始裘、

玉藻云、惟君黼裘以誓省、（省當作獮）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

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童子不裘不帛、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

白常通云、裘所以佐女工助温也、古者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禽獸衆多、獨以狐羔、取其輕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遜順也、

五經要義云、古者著裘于內、而以緇衣覆之、乃加以朝服、會之時、袒其朝服見裘裏覆衣謂之裼、裼之言露、可見之詞、所以示美呈好而爲飾、加以朝服、謂之襲、袒謂之裼、犬裘不裼、反本取其質也、

流離

爾雅云、鳥少美長醜爲鶹鷅栗音、郭注、鶹鷅猶留離、詩所謂流離之子

陸機疏云、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愼云、梟不孝鳥是也、

按梟與鴟音近物殊、梟者流離也、鴟者似鵰之鳥也

充耳

釋名云、充耳充塞也、塞耳亦所以止聽也、

淇奧傳云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諸侯以石、

著箋云、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

禮緯云、旒垂目、纊塞耳、示不聽讒不視非也、

羅氏云、瑱以玉爲之、以纊縛之而屬于紞、縣之當耳、紞織如絛上屬于衡、

耳

釋名云、耳耏也而音、耳有一體、屬著兩邊、耏耏然也、

元命包云、耳者心之候、眞誥云、耳者身之牖、聽衆則牖閉、

左傳富辰云、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

方

傳云、方四方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

書云柴望秩于山川、

禮記云、諸侯方祀祭山川歲徧、又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周禮、大宗伯以貍字卯里沈祭、山林川澤、司服毳冕以祀山川、大司樂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師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
爾雅云、祭山曰庪居委反縣、祭川曰浮沉、
按毛解方云、四方、而總以用之山川、則山川爲四方矣、以社以方、傳云、迎四方氣于郊、鄭康成釋舞師云、四方四望也、其說各異、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而毛云、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山川者、天子禮大山川、與四望別、諸侯惟祭域內山川而已、此傳之四方、非周官舞師之四方也、

萬
毛傳云、以干羽爲萬舞、
鄭注、此及魯頌萬舞洋洋、皆云干舞也、
左隱五年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
萬是舞之大名、
左莊二十八年傳云、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
公羊宣八年、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云、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何休云、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服之、故名之云爾、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
夏小正云、二月丁亥、萬入用籥、
劉炫左氏說云、羽者爲文、萬者爲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
韓詩說云、萬以夷狄大鳥羽、
異義、公羊說云、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

按呂東萊讀詩記云、萬者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以今考之、書大禹謨舞干羽于兩階、孔安國云、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是干舞亦得爲文舞矣、左傳將萬而問羽數、何休說云、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夏小正萬入用籥、是羽舞籥舞名萬矣、息嬀聞振萬曰、先君以是舞習戎備、是干舞名萬矣、依左傳蘇萬是舞之大名、孔傳干亦文舞者、蓋取干以自蔽、不主殺敵、故云文、其實干是武舞也、萬專爲干舞、自是大戴公羊之說、左傳注已不

依用魯頌萬舞洋洋商頌萬舞有奕兩魯之廟其舞豈應存武而廢文耶毛釋萬兼干羽而言義優于鄭又何休云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故舞名萬殊不知商已有萬舞矣

舞

呂氏春秋云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民氣壅閼故作舞以宣導之

山海經云帝俊八子始為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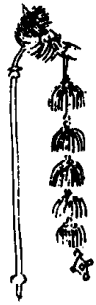
左傳衆仲云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又云季札觀周樂舞象箾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箾（音簫）注云象箾南籥文王之樂韶濩殷湯樂

周禮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音拂）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不興舞鼓人職注云兵謂干戚帗列五采繒為之舞師職注云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帗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帗又云大司樂以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字即韶）大夏大濩大武雲門之舞圜丘奏之咸池之舞方丘奏之九磬之舞宗廟奏之樂師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注云旄舞者旄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鄭司農云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後鄭云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合舞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籥師祭祀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司干掌舞器諸子凡樂正舞位授舞器司兵祭祀授舞者兵司戈盾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

盾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

文王世子云養老下管象舞大武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內則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舞大夏明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樂記云屈伸俯仰綴（惙音）兆舒疾樂之文也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又云舞動其容也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防飾奮疾而不

核極出而不隱跡云謂作大武之樂也又云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祭統云及舞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羣臣以樂皇尸又云舞莫重于武宿夜

羽舞　皇舞　旄舞

庭

說文庭宮中也

讀詩記云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

玉海云堂下至門謂之庭

莊子播本云庭堂外地也

虎

說文云虎山獸之君也

爾雅云甝音甘白虎虪音叔黑虎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麙音咸

方言云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

季耳、或謂之於䖘(音徒)自關東西謂之北郁、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運斗樞云、樞星散爲虎
通卦驗云、立秋虎始嘯、月令曰、仲冬虎始交
易又云、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考異郵云、三九二十七、七者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
于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般文者、陰陽雜也、
元命包云、猛虎嘯、谷風起、類相動也、
論衡云、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
出、
漢紀楊賜曰、虎者、金行參伐之精、很戾之獸、
博物志云、常知衝破、又能畫地卜食、今人有畫物上下者、
推其奇偶、謂之虎卜、
雅翼云、虎性至猛烈、雖遭逐、又徘徊顧步、搏物不過三躍、
不中則捨之、夜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目
光墮地、得之如白石子、生三日、即有食牛之氣

鋚

爾雅云、鐐謂之鏉(魚烈反)載轡謂之轙(音儀)轡首謂之革、注鏉

馬勒旁鐵也、轙車軛上環轡所貫也、革轡靶勒(音霸)、
釋名云、轡拂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轡之爲飾、有銜勒
羈韁鞚之類以成其用也、銜在口中之言也、勒絡也、絡其
頭而引之、鑣包也、在旁包斂其口也、羈檢也、所以持制之
也、韁疆也、繫之使不得出疆限也、韁亦曰靮(音的)故埤蒼曰、
靮馬韁也、鞚控制之義、
家語曰、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

組

禮記疏云、組紃俱爲條也、皇氏云紃是縧也、然則薄濶爲

組、似繩者爲紃
說文云、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纓、
周禮典絲、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
漢書云、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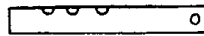
籥

爾雅云、大籥謂之産、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音約)注、籥如
笛三孔而短小
毛傳云、籥六孔、廣雅云、籥謂之笛、有七孔
釋文云、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

周禮笙師掌教龡字即吹籥鄭注籥如篴三孔又云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
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陳暘云籥所以為聲聲由陽來故執籥于左左陽故也、
趙岐孟子注云執籥以節衆也、
何休公羊注云籥所吹以節舞、
釋名云籥躍也氣躍出也、
宋書樂志云籥不知誰所造今觀容臺熟舞所執羽籥是、

爵

籥

翟

爾雅云鷂山雉、郭璞曰尾長者、今俗呼山雞、
禹貢、徐州羽畎夏翟傳云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
禽經注云山雉長尾尤珍護之林木之森鬱者不入、恐觸其尾也、雨則避于嵒石之下恐濡濕也、久而亦不出而求食、死者甚衆、
樂書云容自陰作、故秉翟于右、右陰故也、左傳五雉、爾雅十二雉、而舞之所取者特翟山雉耳以其羽備可用為儀執之以舞、所以為蔽翼者也、又云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旄羽謂之樂、又曰干戚旄狄以舞之言羽又言狄、何也、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褘衣繢翬狄于衣、爾雅謂素質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揄狄繢揄狄于衣、爾雅謂青質皆備成章者也、所謂羽者、豈翬狄揄狄之羽與、
古今注云殷高宗時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為王后夫人之車服、
按陳氏樂書其釋翟也既以為山雞、其釋羽舞也、又以為翬鷂、一家之說自相抵梧、然翬鷂皆有狄名、后之五路重翟厭翟安知不以青素質五色成章者飾之或翟

是雉之通名、舞師注羽舞、析白羽白雉為瑞鳥、不易得必是鍾氏之所染矣

赭

說文云、赤土也

郭山海經注云、紫赤色、

子虛賦云、其土則丹青赭堊、

錫爵

禮記云、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

毛傳云見惠不過一散

朱傳云、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

按鄭以公庭為宗廟、故引畀翟、朱不拘祭祀、故引獻工畀翟在祭之末、惠以五升之散、獻工之禮、則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俱有之、大略卒歌、主人獻工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拜送爵、鄉飲鄉射于阼階上、燕禮大射于西階上、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則不拜受爵、辨有脯醢、不祭、工不辭洗、笙入、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

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辨有脯醢、不祭、惟大射不獻笙、畧下樂也、然合此二說推之、此碩人非士、復非府史、何者、若士則尸飲九已有散爵之獻、若府史亦恐不在工歌之列、殆是樂正之下衆工、禮云賤吏是也、

爵

說文云、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

周禮太宰祀五帝、大神示享先王、贊玉爵、內宰后祼獻贊

瑤爵、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量也、鄭注觚當為觶、豆當為斗、

月令、反執爵于天子、命曰勞酒、禮器琥璜爵、又云、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明堂位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又云、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少儀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琖側眼反

韓詩說云、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

曰解、解逐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伍升、所以罰不敬、非所以餉、不得名觴、

三禮圖云、爵受一升、尾長六寸、博二寸、傳翼兌 音銳 下方足漆赤雲氣、

禮書云、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制者惟然也、吉禮之爵全象、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則天子自觶而上用玉矣、燕禮大射、以象

觚、象觶獻公、則諸侯之爵用象矣、燕禮司正飲角觶、士喪禮奠亦角觶、蓋大夫飾以角、士木而已、喪奠用角觶、攝盛也、解中觴也、先儒言諸觴皆形制同、而升數異、然爵如雀、觚不圓、形安得而同哉、書稱上宗奉同、則周爵只謂同也、埤雅云、雀豹古今注曰、九月雀入水、不則多淫泆、酒善使人淫泆、故一升曰爵、所以戒也、

榛

說文云、亲果實、如小栗、榛木也、今書傳通作榛

詩義疏云、榛栗屬、有二種、其一種之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如杼子、表皮黑、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莖如木蓼、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遼代上黨皆饒、

周禮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榛、

曲禮云、婦人之贄、椇 音矩 榛棗栗、內則云、棗栗榛柿、

爾雅翼云、榛枝莖如木蓼、葉如牛李色、高丈餘、子如小栗、核中悉如李、生則胡桃味、膏燭又美、亦可噉、漁陽遼代上黨皆饒、鄭注禮曰、似栗而小、關中鄜坊甚多、然則其字从秦、蓋此意也、又一種大小枝葉如栗、其子形如杼、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是、大木非榛梏之榛、若女贄則宜兩

者皆可用、

本草圖經云、桂陽有亲、而叢生、實大如杏子中仁、皮子形色、與栗無異、但差小耳、又有奧栗、皆與栗同、子圓而細、或云即亲也、今此色惟江湖有之

隰

釋名云、隰、蟄也、隰蟄意也、

說文曰、隰、坂下隰也、

尚書傳云、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猶言濕也、

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五曰原隰、其動、

隰有苓

物宜覈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

苓

爾雅云蘦大苦郭云今甘艸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詩唐風采苓首陽之巔是也蘦苓字異音義同

本草云解百藥毒爲九土之精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艸久服輕身延年一名蜜甘一名美艸一名蜜艸一名蕗(音路)艸圖經云甘艸河西川谷積沙山及上郡今陜西河東州郡皆有之春生青苗高一二尺葉如槐葉七月開

紫花似柰冬結實作角子如畢豆根長者三四尺麤細不定皮赤上有横梁梁下有細根也有數種以堅實斷理者爲佳詩采苓首陽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今甘艸所生處相近而先儒說苗葉與今全別豈種類有不同者乎

筆談云甘艸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澁似有白毛子如小扁豆齒嚙不破

毖彼泉水

泉水

藍田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

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

水經注泉源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西北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又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更出逕駱駝谷於中逶迤九十里故俗有美歌之目歷十二崿崿流相承泉響不斷

寰宇記澶州頓丘縣東北三十五里有泉源祠

一統志泉源在頓丘右城東北頓丘城在大名府清豐縣西南

按呂云衛州共城即今河南衛輝府輝縣古共伯國衛都朝歌今大名府濬縣境共城在朝歌西南相州林慮縣即彰德府林縣也在朝歌西北泉水與淇合當在於此一統志謂頓丘有泉源又謂衛河源出輝縣則百泉即衛河之源也

亦流于淇

淇

山海經云沮洳之山淇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水經云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屈從縣東北與洹水合過廣宗縣東爲清河

通典云、淇水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古朝歌也、

衛居河淇之間、

一統志、淇水源出林縣林慮山中、綿歷太行而東、至大名府濬縣枋頭、東流入衛河、衛河源自輝縣、經大名府濬內黃二縣、下流與淇漳滹沱等河合、至直沽入海、大名府濬縣即古衛州衛縣

衛

地理志云、河內朝歌縣、紂所都、康叔所封、更名衛、

左傳祝佗曰、分康叔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封于殷墟、

朱傳云、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楚丘、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

元命包云、營室流為并州、分為衛國之鎮、

按朝歌故城在大名府濬縣西七十里、懷州今懷慶府、衛州今衛輝府、相州今漳德府、並隸河南開封府、今仍舊名、雖有宋衛陳鄭杞許之地、澶州今開州、滑州今滑縣、並屬直隸大名府、濮州今屬山東東昌府、

諸姬

箋云、諸姬未嫁之女、朱傳云、謂姪娣、

莊十九、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

成八年、左傳云、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杜預釋例云、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

穀梁傳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范注、欲共享其福也、

爾雅云、女子謂晜弟之子為姪、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注、同出謂俱嫁事一夫、

白虎通云、備姪娣從者、謂其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不娶兩娣者、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于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二國來媵、誰為尊者、大國為尊、國等以德、德同以色、

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
按媵有二種、諸侯娶九女、夫人及二媵俱有姪娣、大夫士無二媵、即以姪娣為媵、大夫備姪娣、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也、士不必備、士昏禮、雖無娣媵先是也、鄭注、士昏禮云、娣尊姪卑、考諸經傳、並無以姑為媵之文、蓋姑尊非可從嫁、朱子釋諸姬云、姪娣釋諸姑云、即諸姬、殆是肄說、爾雅云、同出謂先生為姒、是娣得為媵矣、

出宿于泲

泲

箋云、泲禰、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未傳云、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
蘇氏云、書濟入於河、溢為滎、春秋傳、衛敗于滎澤、故泲水及衛、
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
禹貢云、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玉海云、濟水在孟州在濟源縣西北三里平地而出、有二源東源周回七百步、深不可測、西源周回六百八十五步、深一丈、源出王屋山、
風俗通云、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按說文、泲沇也、東入于海、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二水音同、經傳通誤書泲為濟、惟此經文不悞耳、應劭遂以出贊皇者為泲、失之遠矣、一統志、濟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三里、源發王屋山下、既見而伏、復出于此、有東西二源、合流至溫縣、南入黃河、其水性下、且還過黃河之南、溢而為滎、往東、若斷若續、或伏或見、而入于海、

飲餞于禰

飲餞

說文、餞、送去也、
傳云、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
韓詩章句云、送行飲酒曰餞、

飲餞于禰

禰

寰宇記云、大禰溝在漕州冤句縣北七十里、
一統志、大禰溝、在山東兗州府曹州界內、詩飲餞于禰即此、今淤塞、

問我諸姑

姑

遂及伯姊

爾雅云、父之姊妹為姑、

釋名云、姑、故也、于己為久故之人、

姊

爾雅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疏云、姊、咨也、以其先生、言可咨問、

出宿于干

干

毛傳云、干言、所適國郊也、郡國志、東郡有發干縣、曹氏曰、即此所謂干、

玉海云、故發干縣、今開德府觀城、今觀城縣屬山東東昌府

路史云、鄘國衛縣南有干城、詩出宿于干者、今開封有邗音寒溝、

飲餞于言

言

隋志、邢州内丘縣有干言山、水經注、泜水又東南經干言山、

一統志、干言山、在直隸順德府唐山縣西北四里、衛詩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載脂載舝

脂

爾雅云、氷、脂也、内則注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

爾雅疏云、對例則異、散文則脂膏皆總名也、

載脂載舝

舝

釋文云、舝、車軸頭金也、説文云、車鍵、釋名云、轄、害也、車之患害也、舝轄音義同

禮書云、輨以冒轂、轄以制軸、二者皆金為之、

詩正義云、舝無事則脱、行乃設之、

淮南子云、車之能轉千里者、其要在三寸轄、

我思肥泉

肥泉

爾雅云、歸異出同流、肥、疏、小水支分歸入大海則異、其泉源

初出同、流者名肥、

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本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

水經注、馬溝水出朝歌城下、又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為肥泉、毛云、同出異歸為肥泉、今是水異出同歸、

思須與漕

須

水經注、濮渠東逕須城北、衛詩云、思須與漕也、地里志云、東郡須昌縣、故須句國、

一統志、須城廢縣、在兖州府東平州、

傳氏曰、自西至濟、由東而西也、

駕

後漢輿服志云、乘輿所御駕六、餘皆駕四、注、古文尚書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御六馬、逸禮、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禮四馬為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易京氏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駕六、許慎以為天子駕六、諸侯及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鄭玄以為周禮乘馬有四圉、各養一馬也、諸侯亦四馬、顧命時諸侯皆獻乘黃朱、乘亦四馬也、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異耳、

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本从一驂而來、亦謂之驂、埤雅云、說文曰、駢駕、二馬也、尚書大傳曰、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駢馬、驂駕、三馬也、駟駕、四馬也、詩曰、載驂載駟、驂以言大夫、駟以言諸侯、白虎通曰、天子駕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列子亦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則古者駕六之制矣、或曰、天子之馬盛則駕六、常則駕四、呂覽乘雅作駕、

門

釋名云、門捫也、在外為人所捫摸也、說文云、門從二戶、象形、易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月令、仲冬乃修門扇、鄭注、因蟄蟲培戶、耕事少閒、而治門戶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左傳云、啟塞從時、注、門戶道橋為之啟、城郭牆塹謂之塞、

天

春秋說題辭云、天之言顛也、居高理下、為人經紀、故其字一大以鎮之、禮統云、天鎮也、神也、珍也、施生為本、運轉精神、功效列陳、其道可珍重也、周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云、天行健、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又云、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左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注曰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
毛傳云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
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
蒼天
爾雅云穹蒼蒼天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
上天疏歐陽尚書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與爾雅異
廣雅云東方皡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
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
河圖括地象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

淸濁旣分伏者爲天偃者爲地又云西北爲天門東南爲
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注天不足西北是天門地不滿
東南是地戶又云天左動起于牽牛地右動起于畢
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孤居于天內天大地
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
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
素問云積陽爲大故天者淸陽也
晉書云天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

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繞北極徑
七十二度常見不隱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

北風
爾雅云北風謂之涼風
呂氏春秋曰北風謂之寒風
易緯云冬至廣莫風至

雪
釋名云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也
左傳云凡平地盈尺爲大雪

月令孟春行冬令雪霜大摯孟冬行秋令雪霜不時
曾子云陰氣盛則凝爲雪
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雪花曰霙音英
雪雲曰同雲
西京雜記云太平之代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
潛潭巴云大雪甚厚必有女禍天雪連月陰作威宋均曰
雪爲陰臣道
埤雅說文云凝雨說物者从彗蓋雪雨之可埽者也亦能
淳坋殲若彗所謂以黍雪飛者以淳爲義臘雪捏之輒聚

立春以後、不復可樽、亦以微温樽之故也、夏小正云、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赤

考工記云、南方謂之赤、

釋名云、赤、赫也、太陽之色也

黑

爾雅云、黑謂之黝、

考工記云、北方謂之黑、

釋名云、黑、晦也、如晦冥時色也、

烏

小爾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燕烏白脰烏、

禽經云、慈烏反哺、白脰烏不祥、巨嘴烏善警、哀烏吟夜、注云、烏之白脰者、西南人謂之鬼雀、鳴則凶咎、

埤雅云、烏一名鵶、其名自呼、體全黑、今人聞鵲噪則喜、聞烏噪則唾、以烏見異則噪、故輒唾其凶也、傳曰、烏樂空曠、鵲樂稠鬧、世云、鶯交頸而感、烏傳涎而孕、莊子云、烏鵲孺、笺謂是與、

首

釋名云、首、始也、

元命包云、頭者、人所居上、圓象天氣之府也、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

素問云、頭者、精明之主、

彤管

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

左傳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注云、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

禮云、史載筆、士載言、古今注、牛亨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

周禮、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李氏云、古者緘有管、樂亦有管、不知彤管何物也、

牧

毛傳云、牧、田官也、

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山虞掌山林之政令、大

自牧歸荑

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掌國澤之政令、大田獵則萊澤野、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獸人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朱傳云、牧外野也、爾雅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孫云、牧者、言可放牧也、

荑

埤雅云、列子曰、因以爲弟靡、（音不讀如稊）稊茅之始生也、詩曰、手如柔荑、稊荑一也

箋云荑可以供祭祀

讀詩記云、大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荑、然則所謂稊者、凡草木根荄皆是、非獨茅也、

七月疏云荑是葉之新生者

新臺有泚

新臺

水經注云、鄄（音甄）城北岸有新臺、寰宇記云、在濮州鄄城北十七里、

按濮州今屬山東東昌府鄄城縣、今省入州、

新臺有洒

臺

爾雅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又云、四方而高曰臺、

釋名云、臺持也、言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

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

五經異義云、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也、

國語、伍擧云、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氣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齊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

河水瀰瀰

水

釋水云、灉反入、潬（音但）沙出、汧（音牽）出不流、濆大出尾下、水醮曰厬、水決之澤爲汧、決復入爲汜、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

說文云、水準也、北方之行、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

徐曰、衆屈爲水、至柔能攻堅、故一其內也、

元命包云、水之爲言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也、故其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爲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又云、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津液也、

易云坎為水潤萬物者莫潤乎水

尚書云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

黄帝書云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

管子云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為都居

荀子孔子曰夫水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卑下

倨句必循其理似義浩浩乎不居似有道其赴萬仞之壑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綿弱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潔似善發源必東似志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子華子云樓三陽之主氣乎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乙太乙正陽也水含太乙之中精故能潤澤萬物而行乎地中

淮南子云水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與萬物終始是謂至德

漢書李尋上言曰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

淮南子云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

禮記曰水之于人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

又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夫水近于人而易以溺人

籧篨不斷

籧篨

晉語云籧篨不可使俯注籧篨偃人又云籧篨蒙璆

宋傳云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囷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淮南子霸文沈居若簟籧篨注籧篨葦席

魚網之設

網

廣雅云魚網謂之罟說文云網庖羲所結繩以田以魚也

周易云伏羲作結繩而為網罟蓋取諸離

抱朴子曰太昊師蜘蛛而結網

世本云芒作

國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罛罶取

名魚登川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
漢書云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擭澤

鴻

毛傳云大曰鴻小曰雁、
周易漸曰初六鴻漸于干六二鴻漸于磐九三鴻漸于陸六四鴻漸于木九五鴻漸于陵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尸子云鴻鵠之鷇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
楊子云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埤雅云鴻之為物其進也有漸其飛也有序又其羽可用為儀君子之道也禮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飛鴻有行列故也
博物志曰鴻鵠千歲者皆胎産鴻雁大畧相類以仲秋來賓一同也鳴如家鵝二同也進有漸飛有序三同也雁色蒼而鴻色白一異也雁多群而鴻寡侶二異也毛有粗細形有大小又曰鴻毛為囊可以渡江不漏、

戚施

國語云戚施不可使仰注云僂人又云戚施直鎛、

朱傳云亦醜疾也、
按爾雅釋訓云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疏云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顏色而為辭似籧篨不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為籧篨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面柔者為戚施爾雅之作本為釋詩鄭本此以中傳旨益衛宣公下淫子婦為鳥獸行詩人度其狐媚之態故以口柔面柔者醜之

二子乘舟處

左傳伏盜待諸莘水經注京相璠曰陽平縣九十里有莘亭自衛適齊之道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孝祠今大名府

詩經圖史合攷卷之三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四目錄

卷四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之四

國風

鄘

通典云、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國、

孔氏曰、王肅服虔以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明矣、

一統志、鄘城在河南衛輝府府東北、一十三里、又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古鄘國、

髦

內則云、子事父母、櫛縰笄總、拂髦、男女未冠笄者、櫛縰笄總、拂髦、總角、注、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又云、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注、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鬌音朶

玉藻云、親沒不髦、

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云、諸侯禮也、

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

左傳云、髧如弁髦、而因以敝之、

許慎云、髦髮至眉、

箋云、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縰笄總、拂髦、疏云、髦者事父母之飾、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

項氏云、髦作以髮作偽髻、垂兩肩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

禮書云、子之幼也、父母翦髮為之鬌、及其長也、因以為飾、謂之髦、存而不忍棄、所以順父母之心、長而不忘、所以示人子之禮、及親死、始猶幸其生焉、未忍脫之、三日之後、則幸生之心已矣、脫之可也、髦毛之長而特出者也、故凡物長毛、皆謂之髦、禮記所謂髦馬、莊所謂馨髦、皆長毛也、

牆 互見召南墉

說文云、垣蔽曰牆、

釋名云、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

禮書云、牆者、墉垣之總名、

茨

爾雅、茨蒺藜、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

陶隱居云、多生道上、其葉布地、子有刺、狀如菱而小、長安

最饒人行多著木屐易云據于蒺藜言其凶傷詩云牆有茨不可埽也以刺梗譏也

本草衍義云蒺藜有二等一等杜蒺藜即今之道旁布地而生或生牆上有小黃花結芒刺此正是牆有茨者又一種白蒺藜出同州沙苑牧馬處黃紫花作莢結子如羊內腎

埤雅云可以茨牆故謂之茨

韓詩外傳云春植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植蒺藜夏不得采其葉秋得其刺焉

中冓

箋云内冓之言謂宮中所構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

說文云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

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為夜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

甚欽齋傳雅夜也詩中冓之言

呂東萊云中冓蓋閨内隱奧之處

副

釋名云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

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副編次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

毛傳云編髮為之

祭統云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

廣雅云假結謂之髻

按續漢書輿服志云皇后入廟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桂枝相斜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鄭氏所見之步搖其制蓋如此宋玉諷賦云主人之女垂珠步搖則步搖亦古矣鄭氏之說雖未必信然要非編髮為之若編髮則是編矣

笄

釋名云笄係也所以係冠使不墜也

三禮圖云笄簪也士以骨大夫以象

士冠禮皮弁爵弁笄同篋

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玉笄諸侯之繅斿九就玉笄

追師掌追衡笄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紞紘

縱、後鄭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笄卷髮者、

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內則云、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雜記、女雖未許嫁、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

按笄、今之簪也、男子冕弁冠、皆得施之、婦人十五笄、則亦嘗飾耳、惟玉笄為后夫人祭服之盛飾、祭統副褘、則以配褘衣、此詩其之翟也、則以配揄闕二翟、內外命婦、服鞠衣展衣褖衣者、俱不得用褖服、傳云、吉笄者象笄

也、則卿大夫士及其妻或皆用象與谷桑笄箭笄榛笄、則喪服所用、或當無貴賤一也。此詩毛傳云、笄、衡、笄、蓋聯引追師追衡笄之文以見笄之為玉也、衡笄二物、衡垂於當耳。笄橫於頭上。朱傳誤以衡笄為一云。笄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此乃釋衡、非釋笄也、

珈

箋云、珈之言加也、如今步搖上飾、古制所未有聞、疏云、六珈飾之有六、

說文云婦人首飾以玉珈殺、

翟

傳云揄翟闕翟羽飾衣也、箋云、侯伯夫人之服、自揄翟以下、如王后、

鄭注周禮云、翟雉名、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于衣。以為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狄畫搖者、闕狄闕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蓋三翟之遺俗、

玉藻云、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君命闕翟、再命鞠衣。一命襢衣。士褖衣。

崔靈恩云、王后三翟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如命數、

按翟毛氏謂羽飾衣、鄭謂刻繒采畫、不用真羽、六服之色毛云展用丹縠、孫毓推之以為褘衣赤、揄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褖衣黑、鄭賈之徒則云褖衣黑、展衣白、鞠衣黃、闕翟赤、揄翟青、褘衣玄、古制無稽、各以意為說不必多辨、

髮拔如雲　髮如雲

髮

釋名云髮拔也拔擢而出也

援神契云髮法星辰

真誥云髮者腦之華腦減則髮素

雲

釋名云雲猶云云衆盛意也又言運也行也

說文雲山川氣也从雨云象回轉形也

春秋說題辭云雲之為言運也動陰路觸石而起謂之雲

侌陽而起以精運也

禮記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鄭司農曰二至二分觀雲氣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

易通卦驗云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

左傳云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元命包云陰陽聚為雲

斗威儀云人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則景雲見景明也言雲氣光明

史記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

西京雜記云太平之時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矞

瑞應圖云矞雲外赤內黃

呂氏春秋云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

初學記云雲師曰屏翳

玉之美也　象之精也

瑱　詳見[illegible]充耳

釋名云瑱鎮也懸當耳旁不欲令人妄聽自鎮重也

象

說文云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

左傳云象有齒以焚其身

運斗樞云瑤光之精散而為象

嶺表錄異云象肉有二十種象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

楚越之間象皆青黑惟西方拂林大食多白象雲南蕃族

多畜象負重致遠若中國之牛馬

本草云、身有百獸肉、皆自有分段、惟鼻是其本肉、
酉陽雜俎云、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
龜無定體、象端有爪可拾鍼、古訓云、孕五歲始產、
南州異物志云、象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豨、
鼻為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
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
沈懷遠南越志云、象牙長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削木代
之可得、不爾窮其土得乃已、
埤雅云、象性以識能浮水出沒、命在其鼻、食物皆以鼻取

之、其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者以篦飾、
雅翼云、象鼻長三丈、大如臂、能別道之虛實、稍虛輒不敢
過、馴者能拜起從人意、世言物象凡有數義、望頭如尾、有
混成之象、一曰感雷而齒文生、有象焉、一曰有進止威儀
之象、一曰斧象者見星月而沒、亦合于天象云、

揥

釋名云、揥、摘也、所以摘髮也、
疏云、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
詩緝云、若今之篦、

皙

說文云、人色白也、从白析聲、
楊用修云、男白曰皙、女白曰玼、

帝

史記天官書云、太微三光之庭、其內五星五帝坐、
文耀鉤云、蒼帝其名靈威仰、赤帝其名赤熛怒、黃帝其名
含樞紐、白帝其名白招拒、黑帝其名汁光紀、
禮正義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帝
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于

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月令季夏供皇天上帝、鄭分之
皇天耀魄寶、上帝大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
帝得單稱與五帝全、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
禮書云、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
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
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五帝與昊
天全稱帝、不與昊天全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全稱君、不與
天子全稱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
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

其之展也

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五帝也、合天與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于周禮、其義一矣、詩書之文、未有稱五帝而言、亦未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

展

周禮注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為襢、襢之言亶、亶誠也、

禮書云、白者陰之純色、見王及賓客服之、以見子及賓客無是乎飾、一於誠為后禮之懿也、

子之清揚

清揚

孔仲達云、以目視清明、因名為清揚者、眉上之美名、因謂眉上眉下皆曰揚、目上目下皆曰清、故野有蔓草傳云、清揚眉目之閒、猗嗟傳云、目下為清、

揚且之顏也

顏

說文云、眉目之閒也、

愈助云、顏、額顙也、齊人謂之顙、汝南淮泗之閒曰顏

方言云、𩕄、額顙也、𩕄音旛

按額顙曰、顏朱傳云、額角豐滿者、非正解顏字也、以詩

文累補之、

邦之媛也

邦

釋名曰、大曰邦、邦封也、封有功于是也、

邦之媛也

媛

釋訓云、美女曰媛、孫炎曰、君子之援助、

爰采唐矣

唐

爾雅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孫炎曰、別三名、郭璞云、別四名、又云、蒙王女、郭云、蒙即唐也、女蘿別名、

傳雅云、女蘿松蘿也、兔丘兔絲也、

本草經云、菟絲子一名菟蘆、一名菟縷、一名唐蒙、一名王女、一名赤網、一名菟纍、生朝鮮川澤田野、蔓延草木之上、色黃而細為赤網、色淺而大為菟纍、

毛有頍者弁、傳云、女蘿菟絲松蘿也、

陸璣疏云、菟絲蔓延草上、生黃赤如金、

陶隱居云、田野墟落中甚多、皆浮生藍紵麻蒿上、

日華子云、苗莖似黃麻線、無根、莖多附田中艸、被纏死、或生一叢如席闊、開花結子不分明、如碎黍米粒、八月九月已前採、

呂氏春秋云，或謂兔絲無根，非無根也，其根不屬地，茯苓是也。

龜策傳云，下有茯苓，上有兔絲。

淮南子云，兔絲無根而生，茯苓抽兔絲死。

抱朴子云，兔絲之艸下有伏兔之根，無此兔在下，則絲不得生於上，然實不屬也。又內篇云，兔絲初生之根，其形似兔，掘取割其血以和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

按本艸艸部有兔絲，木部有松蘿。松蘿一名女蘿，性味及所生全別。爾雅云，女蘿兔絲，故毛公有類者弁傳云，

女蘿兔絲，松蘿也。陸璣駁之，以爲二物殊異，予謂此非爾雅之誤，乃毛公之誤也。艸木多有名同實異者，兔絲名女蘿，松蘿亦名女蘿，小雅所稱之女蘿，正是松蘿，非兔絲也。書傳言兔絲根不屬地，是也。云上有茯苓，下有兔絲，鄭漁仲云，茯苓生山谷，兔絲生人間，清濁異趣，何由同居。抱朴子言菟絲初生，根似兔，今亦未有見者，故圖經疑爲別種。

沬

晉書地道記，朝歌城本沬邑，武丁始遷居之，爲殷都，有新殺麻樂。

黃氏云，沬水在衞之北。

書酒誥云，明大命於妹邦。注，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沬，妹與沬，一也，屬鄘。

一統志，朝歌城在大名府濬縣西七十里，紂所都也，其南有糟丘酒池，土人猶依約識之。

鄉

說文云，國離邑民所封鄉也。

合璧事類云，鄉之爲言向也，衆所向也。

周禮大司徒五州爲鄉，使之相賓，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以鄉八刑糾萬民。小司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鄉士各掌鄉之獄訟。

祀書曰，鄉之民以禮義爲主，遂之民以功事爲主。鄉官之爵，鄉學加遂一等，鄉所辨有貴賤，遂辨老幼廢疾而已，鄉徵賦有閭師，遂則屋宰徵斂而已。鄉大祭祀羞牛牲，遂凡祭祀共野牲而已。鄉官大喪抗纛，鄉匱執斧涖匠師，遂官大喪帥極先道，抱磨共龍而已。鄉稽鄉器，遂稽稼器。鄉三

美孟姜矣

年大比考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遂三歲大比、則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此鄉遂之辨也、然遂之相保相賙相葬相賓、不異於鄉、鄉之相受相䘏、不異於遂、鄉之田法同於遂、遂之軍法同於鄉、

詩正義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三軍、出自三鄉、

姜

三皇紀云、炎帝神農氏長于姜水、因以爲姓

國語云、姜伯夷之後也、韋昭曰、伯夷堯秩宗、炎帝之後四岳之族

正義云、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不斥其國、未知誰國之女也、

期我乎桑中

桑中

譜云、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桑土既蠶、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

禮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音於此水出、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桑間在濮陽南、

郡國志東郡濮陽縣有顓帝冢、皇覽曰、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博物記曰、桑中在其中、

一統志、廢濮陽縣、在直隸大名府開州治西南、

要我乎上宮

上宮

通典云、衛州衛縣有上宮臺

爰采麥矣

麥

說文曰、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

春秋說題辭云、麥之爲言殖也、寝生觸凍、而不息精射刺直、故麥含芒、事且直也、

禮記月令云、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麥秋至、仲秋之月、乃勸種麥、無或失時、

夏小正、五月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九月鞠榮、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尚書大傳云、秋昏虛星中、可以種麥、

援神契云、黑墳宜黍麥、

呂氏春秋云、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

糕音均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潔，且有力，先時者，胕音附動蚼音孔蛆而多病，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又云，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稀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于蓄藏，

漢書，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宿麥，

管子云，夏至而麥熟，天子祀太宗，其盛以麥，麥，穀之始也，

蔡邕月令章句云，百谷各以其初生為春，熟為秋，故麥以孟夏為秋，

廣雅云，大麥麰也，小麥麳也，

氾勝之書云，凡田六道，種麥為首，子欲富，黃金覆，謂曳柴壅麥根也，夏至後七十日，寒地可種宿麥，又云，麥早種穗強而有節，晚種穗小而少實，

陶隱居云，麥有大小穬，穬即宿麥，亦謂種麥，

本草圖經云，麥有大麥小麥穬麥蕎麥，穬麥有二種，一種類小麥，一種類大麥，

博物志云，啖麥令人多力，

雅翼云，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夏之時，舊穀已絕，新穀未登，

民于此時之食，而麥最先熟，故以為重，比他穀獨隔歲種，故號宿麥，亦或以為首種，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備有四時之氣，而說文以麥為金者，特以其金王而生，遇火而死，鄭注月令則云，麥實有孚甲，屬木，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菽實孚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屬土，世據明堂月令四時與中央所食為說，古者朝事之豆有麷蕡，先儒以麷為熬麥，

弋

朱傳云，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按春秋左傳，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九月辛巳葬定姒，穀梁作弋氏，定弋，

庸

路史國名紀，風俗通云，古用國見毛詩，在高唐，乃用地，故有用姓，庸，用音相近，

補傳云，鄘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

鶉

爾雅云，鷯鶉，其雄鶛，牝痺，淀鶉屬，鴽鴾即上云鴽鴾母，田鼠所化者，又云，鶉子鳼，鴽子鸋，注，别鶉鴽雛之名，鶛音皆痺音脾

鴽音如　鴾音牟
鴍音文　鶉音字

内則云、雉兎鶉鷃

運斗樞云、機星散為鶉、徳義少殘、百家則鶉生、

夏小正云、三月田鼠化為鴽、鴽鵪也、化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為鼠、化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周書時訓云、清明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為鴽、

素問云、鴽鶉也、

本草云、四月已前、未堪食、是蝦蟆化為、

禽經云、鴽鶉、野則義、豢則搏、注、月令田鼠化為鴽、關東謂之鶉、蜀郡謂之循、在田得食、鳴相呼、夜則羣飛、晝則草伏、馴養之、以見食相搏鬪也、

談苑云、至道二年、夏秋閒、京師鬻鶉者、積於市門、是時雨水絶無蛙聲、人有得於水次者、半為鶉、半為蛙、列子天瑞篇云、蛙變為鶉、斯不謬矣、又田鼠亦為鶉、物變非一揆也、

本艸衍義云、鶉有雌雄、從卵生、何言化也、嘗于田野屢得其卵、初生謂之羅鶉、至初秋謂之早秋、中秋已後謂之白唐、一物四名、

埤雅云、鶉無常居、而有常匹、俗言此鳥淳憃、不越横艸遇小艸横其前、即旋行避礙、名之曰淳、以此、筆談曰、古人取象不必大物、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鶉有丹白二種、此丹鶉也、色赤黄、鋭上禿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艸、皆大類也、

雅翼云、鶉居易容、食易給、寓伏淺艸、隨地而安、故言上世之俗曰淳居鷇食、尾特禿、若衣之短結、傳稱子夏貧衣若懸鶉、性好鬪、物之小而健無若此者、

按鴽鶉二物、但鶉亦鴽類、故田鼠化為鴽、鄭氏注夏小正傳以為鵪、而莊子禽經、並以為鶉也、鶉本有雌雄、卵生、亦或有化為者、據夏小正傳云、田鼠化、列子楊大年云、蛙化、淮南子本艸云、蝦蟇化、交州記、黄魚上化為鶉、是又有魚化者矣、

我以為君

君

傳云、國小君、

禮王制云、夫人自稱于諸侯曰、寡小君、

孔安國論語注、小君、君夫人之稱、

定之方中

定

爾雅云、營室謂之定、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注、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之中為正、

箋云、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疏云、定星昏正四方而中之時、謂夏之十月、

元命包云、營室十星、埏陶精類、始立紀綱、包物為室、

晉書云、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為軍糧之府、及土功事、星明國昌、小不明、祠祀鬼神不享、離宮六星天子之別宮、主隱藏休息之所、

安成劉氏云、亥月昏時、定星當南方之午位、為營作之候、此蓋成周以後之制、考唐虞時定星以戌月昏中、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

楚

左傳僖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

鄭志荅張逸云、楚丘在濟河閒、疑在今東郡界、

通典云、滑州衛南縣、衛文公遷楚丘、卽此城、

一統志、廢衛南縣在大名府滑縣東六十里、衛文公自曹遷此、隋初置楚丘縣、後改衛南、金省、入白馬縣、本朝白馬縣省入滑縣、

地理志、齊桓公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而河內殷虛更屬於晉、

按輿地廣記、濮楚丘二邑相近、今拱州楚丘非衛之所遷、縣有景山景岡、乃後人傅會名之、參梧地志、則拱州之景山、乃商之景亳、在開封府歸德州境、非衛南之景山也、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曹縣東南五十里、復有楚丘城、有景山、一統志云、衛文公徙居楚丘、測日景於此、東昌府古泰漢東郡地、濟水出陶丘北、陶丘在今曹州定陶縣、鄭氏疑在濟河閒東郡之界、或卽此城也、既古今所傳、聊並載以俟考、

宮

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釋名云、宮穹也、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

世本云、堯使禹作宮、

白虎通云、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溼、

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廏庫為次、居室為後、

周禮云、室中度以几、宮中度以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

墨子云、上古之人、未知為宮室、就陵而居、處下潤傷民、故

聖人作為宮室之法、高足以避潤濕、中足以禦風寒、上足以待霜雪、墻高足以別男女、故以便生、不以為樂也、

董子云、禮、天子之宮、右清廟、左涼室、前明堂、後路寢、四室者、足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室近陽、廣室多陰、故室適形而止、

書大傳云、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一里之城、以城為宮、

風俗通云、宮室一也、秦漢以來、尊者以為常號、下乃避之也、

鄭炳命注云、公宮方九百步、侯伯宮方七百步、子男宮方五百步、

按宮者、迴繞之義、記曰、君為廬宮之周官、禮曰、王宮縣是也、古者貴賤所居、皆得稱宮、故禮記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又云、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喪服傳、繼父為其妻前夫之子築宮廟、呂氏春秋云、武王克殷、靖箕子之宮、是卿大夫以下、皆得稱宮矣、秦漢以木、乃定為至尊所居之稱、

揆日

考工記云、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音臬）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陳祥道云、水地以縣、則旁植四木、而縣繩焉、以水望其高下、所以求地之平、置槷以縣、則中植一槷、而縣繩焉、眡其出入之景、將以求四方之正、眡出入之景、可以正東西而已、又為規以度兩交之間、以求其南北、則四方於是乎正、然猶以為未也、又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四方與朝夕皆正、然後可以建國、

栗

大戴禮云、八月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周禮天官云、饋食之籩、其實栗、

禮記內則云、栗曰撰之、疏云、栗蟲好食、數數布陳、撰省視之

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

唐本草注云、栗作粉、勝於菱芡、蜀本云、樹高二三丈、葉似櫟、花青黃色、似胡桃花、圖經云、兗州宣州者最勝、實有房

爰若拳中子三五小者若桃李中子惟一二將熟則罷開
子出有茅栗佳栗其實更小而木與栗不殊但春生夏花
秋實冬枯為異耳栗房當心一子謂之栗楔治血尤効
陸機云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吳越被城表裏皆栗
惟濮陽及范陽栗甜美味長他方者悉不及也○倭韓國諸
島上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
西京雜記上林苑有侯栗瑰栗魁栗榛栗嶧陽栗嶧陽都
尉曹龍所獻大如拳
埤雅云栗味鹹北方之果也有莍㭰自裂秋熟鏬發其實

驚羅如爆東觀書所謂栗駭也
雅翼云栗味鹹性溫而宜於腎其實縝密故稱爲縝密以
栗

椅

爾雅云椅梓注云即楸陸機云梓實桐皮曰椅
雅翼云郭氏解椅梓云即楸又解楸榎(同櫃)云大而皵(七雀反)
楸小而皵榎說文亦曰椅梓也梓楸也楸梓也櫃楸也然
則椅梓楸櫃一物而四名然定之方中既言椅又言梓故
詩義疏曰楸之疏理色白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

日華子云椅樹皮有數般惟楸梓佳

桐

爾雅云榮桐木
詩義疏云梓實桐皮曰椅今人云梧桐也有青桐白桐赤
桐白桐宜琴瑟今雲南牂牁人績以為布
嚴坦叔云陸璣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中琴瑟者白桐也
椅桐梓漆之桐為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為青桐
本草衍義云桐有四種白桐可斲琴者葉三杈開白花不
結子荏桐早春先開淡紅花子作桐油梧桐四月開淡黃

小花一如棗花枝頭出絲墮地成油○五六月結桐子今人
取炒為果此是月令清明之日桐始華者崗桐無花不中
作琴體重
埤雅云桐即白桐華而不實爾雅云榮桐木是也今亦謂
之華桐桐有三葉青白之外復有崗桐即油桐也生於高
岡盖梧性便濕不生於岡故此桐有岡之號陶氏云桐有
四種青桐葉皮青似梧而無子梧桐色白葉似青桐而有
子白桐與岡桐無異惟有華子爾岡桐無子是作琴瑟者
皆不足據按青桐即今梧桐白桐又與岡桐全異白桐無

子材中琴瑟罔梧于大有油與陶氏之說正反、
雅翼云榮桐木獨桐名榮者桐以三月華在衆木之先其榮可紀故也桐與梧既異而桐之中又有數種有其子可以取油者即詩所謂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者也有華而不實堪作琴瑟者若生石間其聲則鳴書嶧陽孤桐是也雲南牂牁人亦績以為布其葉飼豕肥大三倍至秋後亦用以飼魚、
賈思勰云桐葉花而不實者曰白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炒其實啖之味似菱芡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花房、

易緯梧桐濡氣而又虛中難成易傷須盛氣而後華、
周書云清明之日桐始華桐不華歲有大寒、
禮斗威儀云君乘火而生其政和平梧桐為常生、
遁甲經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主注云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天下不同也、
管子云五沃之土其木宜桐

論衡云楓桐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
桐譜云桐體濕則愈重乾則愈輕生時以斧斫之甚易乾乃軟而拒斧、
花木考云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實堅其本皆中虛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也、

梓

詩義疏云楸之疏理色白而生子者為梓、
齊民要術云白色有角者為梓或名角楸又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為柳楸世人見其木黃呼為荊黃楸、

蕭炳云楸似桐而葉小花紫、
雅翼云梓為百木長故古者名制器之工為梓人管子五沃之土宜白梓楚地尤多此木故尸子曰荊有長松文梓室屋之間有此木則餘材皆不復震其葉可以飼豕肥碩三倍莢細如箸其長僅尺冬後葉落而莢猶在樹總總然、
十道記云越人多種豫章楸梓即豫章也、
禮斗威儀云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楸梓為長生、
古今注云楸實曰豪梓實曰豫章、

淮南子云、六月其樹梓、

漆

說文云、桼木汁可以鬃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

古今注云、漆樹以剛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即成漆也、

本草圖經云、木高二三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子若牛李、木心黃、

書云、兖州厥貢漆絲、豫州厥貢漆枲

莊子云、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蜀本注云、上等清漆、色黑如瑿、音翳若鐵石者、好、黃嫩若蜂窠者、不佳、

虛

韓文云、虛本作墟、

說文云、大丘也、崑崙謂之墟、

正義云、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晉侯登有莘之墟也、

管子云、狄人伐衛、衛人出致於虛、注、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

堂

傳云、楚丘有堂邑、

傳氏云、堂當是今博州堂邑、博濮二州連境、堂邑縣今屬山東東昌府

景山

水經注、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丘城西、

補傳曰、景山以大而得名、商之故都也、衛在商畿內、升故虛以望、知地勢之勝、

寰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澶州今直隸大名府開州衛南縣今廢在滑縣東

京

爾雅云、絕高為之京、註、人力所作、

廣雅云、四起曰京、

風俗通云、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為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今京兆京師義取於此、

按爾雅云、絕高為之京、又云、非人為之丘、則京是人力所作、丘是地自然生、但其對例則異、散稱亦通、故此傳云、京高丘也、若應氏所說、全悖爾雅、不可依用、

桑

卜云其吉

爾雅云桑柳醜條注阿那垂條

禮記云季秋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柘又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

管子云五果之土其檿其桑

孟子云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

青史子云桑中央之木

典術曰桑木者箕星之精神木蟲食葉為文章人食之老翁為小童

氾勝之書云種桑五月取椹着水中濯洗取子陰乾之治

肥田十畝荒以不耕者先好耕治之黍椹子各三升三合和種之黍桑俱生鋤之桑令稀條這黍熟穫之放火燒之桑至春生一畝食三簿蠶

王盤農書云魯桑之類宜飼大蠶荊桑宜飼小蠶

卜

洪範云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衍忒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玉兆二瓦兆三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視高作龜大祭祀則視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方兆二功兆三義兆四弓兆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載師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彌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禮記曲禮云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也祭義云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

專以尊天也

元命包云古司怪主卜

周禮圖云大夫以上事卜且筮士則但筮尊卑之差

靈雨既零

靈雨

瑞應圖云靈雨瑞雨也降而應物謂之靈雨

命彼倌人

倌人

傳云主駕者

按周禮天子主駕者有巾車典路車僕等職諸侯禮亡未聞倌人為何官也

田

說文云、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

釋名曰、土已耕者曰田、田填也、五穀填滿其中也、

禹貢、冀州田惟中中、兗州田惟中下、青州田惟上下、徐州田惟上中、揚州田惟下下、荊州田惟下中、豫州田惟中上、梁州田惟下上、雍州田惟上上、

周禮大司徒、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辨野之土、上地夫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王制云、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前漢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夫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

騋

周禮云、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

爾雅云、騋牝驪牡、

埤雅云、凡馬宗廟用龍、戎事用駴、田事用騋、騋田馬也、考工記曰、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鄭云、國馬高八尺、衡高八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也、田馬高七尺、衡高七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也、

埤雅云、騋減於龍而愈於馬、亦馬之良者、故釋獸稱騋牝驪牡也、

螮蝀

釋名云、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

爾雅云、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蜺為挈貳、弇日為蔽雲、注、蜺雌虹也、見離騷、挈貳其別名也、見尸子、蔽雲即暈氣五

彩霞日也、

韓詩序云、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泆之徵、

周禮云、視祲掌十煇之法、九曰隮、注、隮、虹也、

周書云、清明後十日、虹始見、小雪日、虹藏不見、虹不收藏、婦不專一、

河圖稽耀鉤云、鎮星散爲虹霓、虹霓主內淫、又霓者氣也、起在日側、其色青赤白黃、

孔演圖云、霓者、斗之亂精也、斗失度則投霓見態、主惑于毀譽、

感精符云、九女并御、則九虹并見、

考異郵云、虹霓出、惑衆弃和、

運斗樞云、樞星散爲虹霓、

京房易傳云、蜺旁氣也、其占曰、妻乘夫則見、陰勝陽之表也、

月令章句云、虹、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也、陰陽不和、婚姻失序、即生此氣、有青赤色、常依陰雲而晝見于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見輒與日相互、率以日西見于東方、故詩云、蝃蝀在東、蝀之文从東、以此故也、蜺則常依蒙

濁見日旁、白而直者曰白虹、凡見日旁者四時常有、惟雄虹起是月、至孟冬乃藏、

白虎通曰、天弓虹也、又謂之帝弓、

莊子云、陽炎陰成虹、

文子云、天二氣即成虹、地二氣即泄藏、人二氣即生病、

淮南子云、虹霓者、天之忌也、

埤雅云、舊說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暗者雌、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故虹紅也、地氣還矣、天氣不復、予是成虹、先儒以爲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噀

日、自側視之、常爲虹霓、然則不暈于日不成也、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

按鄭解崇朝其雨云、朝有升氣于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朱傳云、方雨虹見則雨終朝而止、二說正相反、據玉曆通政經、旦見于西則爲雨、暮見于東則爲止、旦見于西而純赤者則大雨、暮見于東而色黃者則雨止、然則在東者截雨者也、隮西者行雨者也、孟子云、若大旱之望雲霓、蓋以此、虹雖天文垂象、然俗傳其能入澗飲水甚則飲薛碩之酒、漢陳濟之妻子不語怪故不贅

胡驂于西

馬、

朝

說文云、旦也、

傳云、從旦至食時、為終朝

依係姻也

姻

白虎通云、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

釋親云、壻之父為姻、壻之黨為姻兄弟、

相見有齒

齒

釋名云、齒、始也、少長之別、始於此、以齒食多者長、食少者

幼也、

說文云、齔[音寸]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

物理論云、夫齒者年也、身之寶也、歲之斧鑿、所以調諧五味、以安性氣者也、

元命包云、脣者齒之垣、所以扶神設端、若有列星、外有限、故曰脣亡齒寒

相鼠有體

體

釋名云、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

八而無禮

禮

鄭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禮、體之謂聖、履之謂賢、

六韜太公對文王云、禮者理之粉澤、

周官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

禮記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孑孑干旄

干

爾雅云、素錦綢杠、就杠竿也、

禮緯云、旌旗之杠、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

孑孑干旌

旄

說文云、旄、幢也、

爾雅云、載旄首曰旌、郭云、戴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

李巡云、旄牛尾、著竿首、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

箋云、周禮孤卿建旜、大夫建物、首皆注旄

周禮疏云、旞[音遂]旌旄羽並有、至於太常以下首皆有旄羽、

山海經云、潘侯山有獸、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注

今旄牛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
禮書云、爾雅、旄謂之藣、音甲 荀卿曰、西海則有文旄、地里志、
秦西近邛作音昨 有毛、西方之產也、其尾可以飾旌、亦可以
飾舞、
按諸家說經九旗皆有旄、旄之上必有羽、下有旒縿、蓋
據秦漢以羽毛為葆幢而云也、

郊

爾雅云、邑外謂之郊、說文云、距國百里曰郊、杜子春周禮
注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
晉經圖史令

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
里為縣、五百里為都、
聘禮云、賓及郊、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
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
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
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三
十里之國、三里之郊、

旟

周禮司常云、鳥隼為旟、大閱頒旗物、州里建旟、縣鄙建旐、

注、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既熊
虎龜蛇皆二物相對、則鳥隼亦別物、若然、鄭以勇解隼、以
捷解鳥、
大司馬云、治兵辨旗物、百官載旟、注、百官卿大夫載旟者、
以其屬衛王也、
正義云、知鄭注周禮之意、則六鄉內州長當正、六遂內鄰
長里宰鄙長等、五人同建旟、
考工記云、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
爾雅云、錯革鳥曰旟、孫炎云、錯、置也、革、也、畫急疾之鳥
晉經圖史令

旂縿也、
釋名云、旟、譽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
禮書云、司常之大閱、州里建旟者、州里之常、司馬之治兵、
百官載旟者、一時之事、軍國之容固不可耳、干旄曰、孑孑
干旟、益州里之臣也、大常而下、五旗皆畫、則旟畫鳥隼信
矣、郭璞釋爾雅、謂旟則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載鴻及
鳴鳶、其說非也、

都

傳云、下邑曰都、

ヲヲ平哉

趙岐、孟子注云、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周禮都鄙、鄭注云、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

王子弟所食邑、

旐

曲禮云、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周禮司常、全羽為旞、析羽為旌、注、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

于旞旌之上、所謂注旄于竿首、或解以為旞旌之下、亦

有旒旌、而

田

以鄙、析羽

書經圖考令

疏云、旌于門

名也爾雅

旂旗之屬、未旄旗旒、空有析羽謂之旌、卿建旗、為設旒縿

而載之遊車則空載析羽、無旒縿也、

釋名云、旌精也、言有精光也、

禮書云、旞旌皆注旄、而旄與羽、又注于旗、則羽可以飾旗、

又可以為旗也、書曰、羽畎夏翟、考工記、鍾氏染羽、蓋古人

於羽、固用自然者、不足則染以充之、夏采言建綏、明堂位

后氏之綏、于官言夏采、干旗言建綏、則所綏者旌旞

而已、

踐言衛侯

大夫跋涉

唁

穀梁傳云、吊失國曰唁、

服虔左傳注、吊生曰唁、

大夫 五見小雅三事大夫

白虎通云、大夫、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

夫也、大夫有上下何、明卑者多也、爵皆一字、大夫獨兩字、

何、春秋傳

之法、施之

書經圖考令

易通卦驗

自人皇之

說苑、伊尹對湯曰、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

儀禮説云、上大夫卿也、國家有三卿五大夫、

陟彼阿丘

阿丘

爾雅云、偏高阿丘、李巡曰、謂丘邊高、

釋名云、偏高曰阿丘、阿、荷也、如人擔荷、一邊高也、

言采其蝱

蝱

爾雅云、莔同蝱貝母、郭云、根如小貝、員而白華、葉似韭、

陸機云，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似栝樓而細小，子在根下，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也。○本草圖經云，根有瓣子，黃白色，如聚貝子，故名貝母，二月生，莖細青色，葉亦青，似蕎麥，葉隨苗出，七月開花，碧綠色。○形如鼓子花。○八月採根曬乾，又云，四月蒜熟時採之良，此有數種，陸機毛詩疏云，云今近道出者正類此，郭注爾雅云云，此種罕復見之

日華子云

殊有功。○

許

春秋譜曰

其苗裔文叔于許，今穎川許昌是也，靈公徙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處容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地里志，穎川許縣，故許國，二十四世為楚所滅，

括地志，故城在許州，許昌縣南三十里

一統志，河南開封府，許州在府城西南二百二十里，周為許國，

詩經圖史合攷卷四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五目錄

國風衛

朝　罛
鱧　鮪
荻　麃士
洑　布
頓丘　槸
秋　墝垣
復關　筮
鳩　葚
嵗　帷裳

婦　岸
泮　總角
佩　佩圖
檜　楫
松　芄蘭
支　童子
觿　容
遂　帶
韘決沓　葦

刀　伯
受　膏
沭　諼草
草　背
㡯　木瓜
瓊　琚
木桃木李　瑤
玖

詩經圖史合攷卷五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之五

國風衛

淇奥

爾雅云隩隈厓内為隩外為隈孫炎曰隈水曲中也李巡曰厓内近水為隩郭璞云今江東呼為浦隩淮南子曰漁者不爭隈

博物記云有奥水流入淇水有綠竹草

水經注美溝水東北注淇水博物志謂之奥水流入于淇

漢武帝塞決河用淇園之竹寇恂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

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芻萹草不異毛興萹音區

綠

傳云綠王芻

爾雅云菉王芻疏某氏云鹿蓐也郭云蓐也今呼鴟脚莎詩綠竹猗猗是也蓐音辱

說文菉王芻詩曰菉竹猗猗大學引詩云菉竹猗猗

本草唐注云藎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荊襄人煑以染黃色極鮮好洗瘡有効爾雅所謂王芻

雅翼云本草名藎草俗亦呼淡竹葉所謂終朝采綠者上林賦揜以綠蕙被以江蘺張揖亦以綠為王芻則菉香草也而離騷云薋菉葹以盈室以三者皆惡草薋音慈葹音尸

竹

爾雅云竹萹蓄孫炎某氏引詩云菉竹猗猗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可殺蟲

韓詩薄薄猗猗薄萹筑也薄音毒

毛傳云竹萹竹也

陶隱居云處處有布地生華節間白葉細綠人亦呼為萹竹

本草注云生下溼地

圖經云春中布地生道旁苗似瞿麥葉細綠如竹赤莖如釵股節間花出甚細微青黃色根如蒿根

竹譜云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淮南子云烏號之弓貫淇衛之箭毛詩云綠竹猗猗是也又云植物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或茂沙水或挺岩陵又

云竹之別類六十有一
易云震為蒼琅竹
尚書云楊州篠簜既敷荊州厥貢箘簵(音路)孔安國曰篠竹
箭簜大竹箘簵美竹
周官云孤竹之管孫竹之管陰竹之管
爾雅云簜竹莽數節桃枝四寸有節粼堅中簡窱中仲無
笐篠箭又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粼音吝 簡音閑 窱音條 笐音杭)
說文竹冬生草也

齊民要術云竹性愛向西南引故園東北角種之數歲之
後自當滿園其居東北角者老竹種不生亦不能滋茂故
須取西南引少根也
花木考云竹之滋濃春發于枝葉夏藏于幹冬歸于根
陸機疏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
澳旁生此草其草澀礪可以洗攬筯及盤枕利于刀鉻俗
呼為木賊彼土人謂此為綠竹
按綠一作菉王芻也竹一作藩萹蓄也毛韓說皆同而
竹譜朱傳皆以為即漢書淇園之竹酈道元云淇川無
竹惟王芻萹草不異毛與劉執中云淇水之旁至今多
美竹豈淇園之竹在後魏無復遺種而至宋更滋茂乎
然攷兩漢書淇奥有竹據水經注有王芻萹艸毛韓朱
三家各自可通陸機又以綠竹為一草名古今並無從
其說者今木賊艸醫方通用工以治器但無華葉寸
寸有節與陸說有葉者稍殊未知即一物否也爾雅釋
蕩莽等在艸中然實非艸類王元美所云竹于艸木如
魚于鳥獸是也其類至多山海經帝俊竹共谷竹鉤端
竹尋竹欑斗威儀篔竹吳越春秋晉竹述異記邛竹孤

竹孝竹呂覽嶰谷竹南都賦籦(音鍾)䈰(音隆)篾篠簳箛(音孤)
吳都賦篔簹林箊(音於)桂箭射筒柚梧篻(芳渺反)簩(音勞)竹
譜單名者䉤(音衛)甚穠箪若甘弓筋節篙(音電)簦(音札)蓋狗
蘆箬之屬雙名者蘇麻般腸百葉雞脛䈰篠之屬廣志
有雲母䉥(音雛)篩(音彩)漢利之屬酉陽雜俎有箌(音到)篟(音倩)之
屬筍譜至有八十五種竹筍及諸方志有踈節人面緜
貓叢騅碧玉雷班之屬雖以具載然多出郡廣荒外非
詩人所實見也竹田曰篁竹胎曰筍竹膚曰笢(武盡切)竹
皮曰筠竹裏曰笨(布付切)竹枝曰箇竹約曰節剖竹未去

節曰篩（音竹）死曰箹（音紂）竹有雌雄，雄者多筍，五月十三日謂之竹醉日，栽竹多茂盛，其性惡寒好温，故曰九河鮮育，五嶺實繁，然處處有之，不似蒲葦，但盛于淇川也，

琇瑩

說文云，琇，石之次玉者，又云，瑩，玉色，一曰石之次玉者，逸論語曰，如玉之瑩，

弁　皮弁

傳云皮弁，

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眂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

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注，鄭司農云，會以五采束髮也，玄謂會縫中也，璂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邸，下柢也，以象為之，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注，韋弁皮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

白虎通云，皮弁者何，所以法上古也，質冠名也，弁之為言樊也，所以樊持其髮也，

釋名云，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韋為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為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為之，謂之韋弁，

儀禮注云，弁名出于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

後漢輿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音牟）追（音堆），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皁繒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

魏臺訪議曰，五采玉一玉有五色者也，邸以象骨周緣弁下根柢，如魏武帝所作弁柢，凡有笄無纓，曹褒云，天子弁以曰玉飾，

舊禮圖云，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

禮書云，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語曰，素衣麑裘，則素衣其衣也，素積其裳也，主冠禮，皮弁素積，緇帶，禮記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則士與君大夫皮弁之帶異矣，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弁師王朱紘，禮記，諸侯青紘，則士與天子諸侯皮弁之紘亦異矣，蓋皮弁，天子以視朝，以宴，以聽祭報，以舞大夏，諸侯以聽朔，以巡牲，以卜夫人世婦，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賓，卿大夫以王命勞侯氏，以聘於鄰國，以卜宅，士以冠學，士以釋菜，凡大夫士之朔

月皆皮弁服、則皮弁之所施者衆矣、蓋人為者多飾、自然者不易、皮弁亦因其自然而已、此所以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共用之也、然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郊特牲、大蜡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終、則弁雖與吉禮同、而服與吉服不同

綠竹如簀

簀

釋名云、簀謂之第、迮床板、

方言云、牀、齊魯之間謂之簀、陳楚之間、或謂之第、

禮記云、華而睆、大夫之簀、

說文云、簀、牀棧也、

如金如錫

錫

爾雅云、錫謂之鈏、疏云、錫、今白鑞也、

周禮職方云、揚州其利金錫、栗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

山海經云、龍山之下多赤錫、濯山多白錫、

如圭如璧

圭

說文云、圭瑞玉也、上圜下方、以封諸侯、楚爵有執圭、

白虎通云、圭以為信而見、何也、珪者、銳上、象物始生見于上也、信莫著于見、故以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為言圭也、上銳、陽也、下方、陰也、

周禮、大宗伯云、玉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又云、以青圭、禮東方、注、鎮圭、以四鎮之山為瑑飾、長尺有二寸、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以為瑑飾、長九寸、信當為身、身圭、躬圭、以人形為瑑飾、文有麤縟耳、長七寸、典瑞云、瑑圭以覜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祼賓客、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二寸、以致日、以土地、

禮器云、諸侯以圭為瑞、家不藏圭、言有稱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又云、圭璋特達、德也、

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二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四器、圭璋璧琮、凡執玉無藉者襲、

瑞應圖云、四海會同、則玄圭出

如圭如璧

壁

爾雅云、璧大六寸謂之宣、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孫炎曰、肉、身也、好、孔也、

說文、璧瑞玉圜也、瑗、大孔璧也、

周禮、大宗伯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穀所以養人、蒲所以安人、二者以為飾、皆徑五寸、又云、以蒼璧禮天、典瑞云、瑑璧以頫聘、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璧羨以起度、

禮器云、大饗、束帛加璧、尊德也、

白虎通云、方中圜外曰璧、璧之為言積也、內方象地、外圜象天、

猗重較兮

重較

釋名云、較有箱、上為辜較也、重較其較重、卿所乘也、

考工記云、輿人為車、以其隧之半為較崇、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注、較、兩輢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疏云、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鬲、兩輢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兩輢上出式者、以較之兩頭皆置于輢上、二木相附、故據出式而言之

呂和叔云、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横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于式上二尺二寸、横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

按毛傳云、重較、卿士之車、蓋據序武公入相于周、謂之卿士、其實武公是侯爵、故疏云、侯伯之車也、賈公彥云、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二說不同者、周禮本無重較單較之文、各以其意為說耳、或者以較出式上、與式為兩層、而謂之重乎、

考槃在澗

槃

朱子引陳氏云、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也、

說文云、承槃也、

內則云、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注、槃、盛盥水者

大學疏云、沐浴之盤、

按槃字從木、周禮疏云、以木為之、是也、陳氏云、扣以節歌、則是盥槃、非浴槃矣、槃有以銅為者、史記毛遂奉銅槃是也、有飾以珠者、玉府合諸侯共珠槃是也、合諸侯

之禮益以縈盛血

阿

爾雅云大陵曰阿、廣雅云四起曰京、四京曰阿、毛傳云曲陵曰阿、

陸

爾雅云高平曰陸、

釋名云陸漉也、水流漉而去也、

錦

箋云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

釋名云錦金也、作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

王制云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潛夫論云濯錦以魚、

褧衣

玉藻云禪為絅、注、有衣裳而無裏

中庸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

方言云、襌衣江淮南楚之閒謂之褋、關之東西謂之襌衣、

丰箋云褧蓋以襌縠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襌縠焉、為其文之太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衣纁袡（紂音緇　袡音髯）

按說文檾枲屬也、詩曰、衣錦檾衣、檾枲屬、高四五尺、或七八尺、葉似苧而薄、實如大麻子、今人績以為布、及造繩索者也、與襌衣之解不同、

東宮

左傳注、太子不敢居上位、常處東宮、號常處東宮者、四時東為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為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西北為乾、乾為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為長男、故太子在東也、

卞壺奏云、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

白虎通云、春秋傳曰、王世子會于首止、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則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嫡嗣稱皇太子、諸侯嫡嗣稱世子、後代咸因之、

孔演圖云、聖人在淩曰望羊、甚懷至德、據少陽、

冠禮記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左傳里克云、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

又云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
常家表云、國之上嗣古曰元良、觀象于天、應前星之環極、取法于地、視少海之朝宗、

東宮之妹

妹

爾雅云、男子謂女子後生為妹、
說文云、妹女弟也、

邢侯之姨

邢

左傳富辰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通典、邢州治龍岡縣、祖乙遷于邢、即此
括地志云、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十三州志云、殷時邢侯國、周公子封邢、侯都此、
路史云、周公之祚七、譾淵封邢侯、爵滅于衛、
一統志、直隸順德府、禹貢冀州之域、周時為邢國地、邢臺縣附郭、邢侯夫人墓在府城、齊武平初有掘古冢得銅𦱷、腹有科斗字云、邢侯夫人姜氏墓、

邢侯之姨

姨

爾雅云、妻之姊妹同出為姨、郭云、同出謂俱已嫁、

譚公維私

譚

春秋譚子注、譚國在齊南平陵縣西南、
一統志、譚城在山東濟南府城東七十里、古譚子國、漢置譚城縣、

譚公維私

私

爾雅云、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孫炎曰、私無正親之言、
釋名云、姊妹互相謂夫曰私、言于其夫兄弟之中、此人與己姊妹有恩私也、

膚如凝脂

膚

釋名云、膚布也、布在表也、

領如蝤蠐

領

正義云、領一名頸、故禮記云、其頸五寸、又名項、士冠禮云、緇布冠頍項是也、

領如蝤蠐

蝤蠐

爾雅云、蝎蛣蜛、注、木中蠹蟲、又云、蟦蠐螬、注、在糞土中、又云、蝤蠐蝎、注、在木中、今雖通名為蝎、所在異、又云、蝎桑蠹、注、即蛣蜛、（蝎音遏 蛣音結 蜛音屈 蟦音費）
方言云、蠀螬謂之蟦、自關而東謂之蝤蠀、或謂之蛬蠾、或

謂之蝭蟧梁益之間謂之蛒或謂之蝎或謂之蛭蛒秦晉之間謂之蠹或謂之天螻四方異語而通者也（蛴音落蟧音勞 竹蛭音嗌蠹音斛 蛭音質蛒音格）唐本草注云此蟲在腐柳樹中內外潔白土糞中者皮黃內黑黯

陶隱居云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音史）于脚雜猪蹄作羹與乳母不能別

陳藏器云蠐螬居糞土中身短足長背有毛筋但從水入秋化為蟬蝎在朽木中食木心穿如錐刀一名蠹身長足短口黑無毛節慢至春羽化為天牛兩角狀如水牛色黑背有白點上下緣木飛騰不遠二蟲出處既殊形質又別蘇恭乃混其狀總名蠐螬乃千慮一失矣

埤雅云蝤蠐一名蛣𧏙倨屈曲貌以形舉也詩曰領如蝤蠐蝤蠐之體有豐潔且白者故詩以況莊姜之領七辯曰蝤蠐之領阿那宜顧是也此即木中蠹蟲亦曰桑蠹故古者譖從中起謂之蝎譖

按蠐螬蝤蠐二物也蠐螬一名蟦亦名蟦螬一名堅蠐一名軟蠐莊子云烏足根所化淮南云黍成王充云化

復育轉為蟬博物志云以背行駛便于用足者也蝤蠐一名蝎一名蠹一名桑蠹一名蛣𧏙生于桑柳柏及溝泥木中諸腐木根下亦多有之本是二種陶隱蘇恭俱混為一誤也蝎自是蝤蠐之異名非蠆尾之蝎也天螻爾雅云螜即螻蛄也楊子雲言蠐螬或謂天螻然則亦異物同名非爾雅之螜矣

瓠犀

爾雅云瓠犀瓣既瓣瓠中瓣也一名瓠樓人之齒美者似之衛風云齒如瓠樓是也今詩文作犀

埤雅云瓠狀要類于首尾類于要微蜺纍蔓而生風俗通云八月秋穰可以殺瓠取其色潔而堅今俗畜瓠之家不燒穰物類相感志云牛踏蔓上則苦以瓠盛酒冬即暖夏即冷

雅翼云瓠匏之甘者古之王政瓜瓠果蓏植于疆場正月可種瓠六月可畜瓠作菑詩云斷壺瓠中白膚所謂張蒼肥白如瓠者可以飼豕致肥其瓣可以作燭致明其葉又可為菜詩所謂幡幡瓠葉也與匏以大小長短甘苦為間然古今亦通言惠子稱魏王貽我大瓠之種

螓

傳云、螓首顙廣而方、

爾雅、蚻（音札）蜻蜻（音精）注、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夏小正云、鳴蚻虎懸、

埤雅云、一種似蟬而小、綠色、北人謂之螓、即詩所謂螓首蛾眉也

方言云、蟬其小者謂之麥蚻、有文者謂之蜻蜻、鴡（同雎）蜻謂之疋

蛾

爾雅云、蛾羅、注、蠶蛾、既出即蠶蛹（音勇）所變者也

埤雅云、繭生蛾、蛾生卵、博物志曰、食桑者有繭而蛾、蛾類者先孕而後交、益蛹者蠶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荀子曰、蛹以為母、蛾以為父、是也、蛹一名螝（音潰）、蛾一名羅、孫炎爾雅正義以為螝即是雄蛹、即是雌羅、即是雄蛾、即是雌蛾似黃蝶而小、其眉句曲如畫、故詩以譬莊姜曰、螓首蛾眉

今一種善拂燈火、夜飛、謂之飛蛾、一名慕光、亦其類也

眉

釋名云、眉媚也、有嫵媚也、

元命包云、天有攝提、人有兩眉、為人表候、陽立于二、故眉長二寸、注云、攝提兩星頰曲、人眉似之、

黃庭經云、眉號華蓋覆明珠、明珠、目也、

目

釋名云、目、默也、默而內識也、

元命包云、目、肝之使、

曲禮云、凡視上于面則敖、下于帶則憂、傾則姦、玉藻云、目容端

靈樞經、岐伯曰、五藏六腑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為之精、

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眼、血之精為絡、其窠氣之精為白眼、目者、榮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是故目者心使也、

國語、單穆公云、目之察度、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

冨辰云、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

論衡云、人心慧而目多采、

人物志云、徵神見貌、則情發于目、故仁目之精、確然以端、勇膽之精、燁然以彊、

眞誥云、眼者身之鏡、觀多則鏡昏、

朱

士冠禮注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

朱子語類云、頳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爲頳、再入爲纁、三入爲絳、四入爲朱、

幩

說文云、馬纏鑣扇汗也

傳云、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

翟茀

疏云、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之飾、

爾雅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

李巡云、茀車後戶名

周禮云、王后之五路、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注詩曰、翟茀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茀之車以朝見于君、盛之也、此翟茀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五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鷖總者靑黑色以繒爲之、總著兩耳、與兩鑣朱總繢總、其施之如鷖總、車衡輨亦皆有焉、重翟后從王祭祀、厭翟從王賓饗諸侯、安車無蔽、后朝見于王所乘、翟車后乘以出桑、輦車后居宮中從容所乘、

禮書云、三車取飾于翟者、以其守死而不犯分、被文以相質故也、

朝

爾雅疏云、鄭玄曰、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其天子外朝一者、在臯門之內、庫門之外、大詢衆庶之朝也、朝士掌之、內朝二者、正朝在路門外、司士掌之、燕朝在路門內、大僕掌之、諸侯之外朝一者、在臯門內、應門外、內朝二者、亦在路寢門之外內、以正朝在應門內、故謂應門爲朝門也、

禮書云、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于內、

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王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內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于路寢之外言內朝則又有外朝明矣

罛

釋器云魚罟謂之罛注大罟也今江東云

鱣

傳云鱣鯉也

郭璞云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鱏才心反

陸璣云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為膗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

埤雅云鱣長鼻軟骨俗謂之玉板古今注云鯉之大者為鮪鱣之大者為鱣非是也案詩曰有鱣有鮪鰷鱨鰋鯉言鮪矣而又言鰋鯉則鮪與鯉異名矣

雅翼云鱣大者為黃鱣鱣鮪之類雖食于水而不正食水淮南子曰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鮪入口若露而死故鱣鮪不善游冬乃岫居入河而旺浮亦其驗也

水經注云鱣鮪鯉也出鞏穴三月則上度龍門得度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

顏氏家訓云鱣魚純灰色無文

按釋魚云鯉鱣鰋鮎鱧鯇載六魚之名也非謂鯉一名鱣鰋一名鮎鱧一名鯇也舍人孫炎之徒皆誤讀爾雅

毛傳及說文因釋鱣為鯉失之遠矣此二魚吳中所恒有形味迥然不同

鮪

說文云鮪鮥也

爾雅云鮥鮛鮪郭云鮪鱣屬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鮛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中通出鱏鱣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即此魚也

陸璣云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

肉色白味不如鱣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又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二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賦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

埤雅云鮪長鼻體無鱗甲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見日而目眩故詩人言漆沮及河通道此魚禮曰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而序詩者亦曰季冬薦魚春獻鮪則鮪別于魚其來尚矣故鮪仲春從河西上得

過龍門便化為龍否則點額而還水經曰鮪出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周禮春獻王鮪非時及他處則無

雅翼云周洛曰鮪蜀曰䱜鰽音亙孟

天官𠪚人云春獻王鮪

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

夏小正云二月祭鮪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

菼

爾雅云蒹薕菼薍其萌蘿又云菼騅也注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

廣雅云蓫音狄萑也

說文云蒹雚之未秀者菼雚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騅薍菼也

夏小正云萑未秀為菼葦未秀為蘆

陸機云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

爾雅疏云葭一名蘆菼一名薍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云蘆葦也菼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為烏蓲如李巡云

蘆薍共一草如郭云則蘆薍別草案詩大車傳云菼騅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菼為一草衛風碩人云葭菼揭揭

陸機疏云云則蘆薍別草也

埤雅云荻之初生為菼蘇其未秀者也

字說云蘆謂之葭其小曰萑荻謂之薕其小曰葦其始生曰菼又謂之薍荻强而葭弱荻高而葭下故謂之荻菼中赤始生末黑黑已而赤故謂之菼其根旁行牽揉盤互其行無辨矣而又强焉故又謂之薍薍之始生常以無辨惟其强也乃能為亂

按萑葦雖一類，實二物也。葦一名蘆，其未秀者曰葭，葭一名華，一物四名。萑一名䓜，其初生曰菼，菼一名薍，一名雛，其未秀曰蒹，蒹一名蘼，一物七名。二者本相類，但葦大萑小，而于其中又有初生未秀既成之别耳。故古今說者互有得失，如字說所云，尤為抵捂。

庶士

毛云，齊大夫送女者。

朱云，謂媵臣。

按左傳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則下卿送之。于時齊衛為

敵國，則毛云送女者下卿也。朱云媵臣，媵者將送之名。古者嫁女于諸侯，必有媵臣。伊尹為有莘氏媵臣，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是也。送女既卿，不得言士，卿止一人，不得言庶。朱義優矣。

氓

孟子疏云，周官制地之法，六鄉以牧為主，故其地為郊，民則謂之民，以其近主而有知也。六遂以耕為主，故其地為野，而民則謂之甿，以其遠主而無知也。

周禮遂人注，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甿猶懵懵無知貌。

楊用修云，氓之為字，從民從亡，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又云，新甿之治，注，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受田矣，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何必以土宜教之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此叅氓之離其本土，而流于外州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為氓。此益去其本土，而占籍于他國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若是本國，何得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

布

傳云，布幣也。

釋名云，布，布也。布列衆縷為經，以緯橫成之也。又太古衣皮，女工之始始于是。施布其法，使民盡用之也。

說文云，布，枲織也。

漢書云，太公以布為貨，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

王制云，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尺廣狹不中量，不鬻于市。郊特牲云，䟽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王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

周禮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元命包云須女四星主布帛、

頓丘

爾雅云丘一成為敦丘注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今江東呼地高者為敦疏言丘上更有一丘相重累者名敦丘詩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是也、釋名云一頓而成丘無上下大小之殺也、地里志云東郡頓丘師古曰以丘名縣也、

水經注淇水轉逕頓丘北又屈逕頓丘西、

蘇代約燕王云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

竹書紀年云晉文公三十一年城頓丘、

一統志直隸大名府清豐縣古頓丘衛邑漢為頓丘縣地屬東郡晉置頓丘郡後廢古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

媒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會男女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國策云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斃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惟媒而已矣、

說文云媒謀也謀合二姓、

秋

爾雅云秋為白藏注氣白而收藏

書云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秋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書大傳云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訊也訊者始入之貌始入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方愁而入故曰西方者秋也、

鄉飲酒義云秋之為言揫也揫之以時察守義者也、

月令云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臣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地始肅不可以贏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律中南呂盲風至鴻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

盛陽氣日衰水始涸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律中無射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艸木黃落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

夏小正云七月秀雚葦湟潦生苹漢案戶八月丹鳥羞白鳥蚊蚋辰則伏房星鴽為鼠九月內大星

素問云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注云萬物夏長華實已成容狀至秋平而定也

尸子云秋為禮西方為秋秋肅也萬物莫不禮肅敬之至也

漢書魏相奏云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

月令注云孟秋日月會于鶉尾仲秋日月會于壽星季秋日月會于大火

乘彼垝垣

垝垣

莊子云鵲上城之垝司馬彪曰垝最高危限之處

釋名云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為援衛者也禮書云垣宮室之外墻釋文云卑曰垣

以望復關

復關

寰宇記云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也復關堤在南三百步自黎陽下入清豐縣界

一統志復關堤在直隸大名府開州城西南古黃河岸北衛詩以望復關即此

爾卜爾筮

筮

繫辭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洪範云乃命卜筮曰貞曰悔占用二衍忒

禮記云龜為卜筴為筮疑而筮之則弗非也又云孟冬命太史釁龜筴又云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

周禮云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筮人掌九筮之名一曰巫

巫昔讀曰筮

吁嗟鳩兮

鶌音橘

鴿音合

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

鄭衡禹穴碑云伏羲得神蓍而定皇策、

古史考云庖犧氏作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

鳩

傳云鳩鶻鳩也、

爾雅鶌鳩鶻鵃舍人曰今之班鳩某氏曰春秋云鶻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

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為鶻鵃

本艸云鶻嘲南北總有似鵲尾短黃色在深林間飛翔不遠

廣雅云鶻鵃鶌鳩也

埤雅云鶌鳩一名鳴鳩一名鸒鳩莊子所謂蜩與鸒鳩笑之者也多聲故名鳴鳩鳴鳩小物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陸機云鶻鳩一名班鳩蓋班鳩似鵓鳩而大鵓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者是也班鳩項有繡文班然故曰班鳩與此鶻鳩全異機之言非今此鳥喜朝吹故曰鶻嘲也、

周書時訓云穀雨又五日鳴鳩拂其羽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

許叔重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入雲中、

按本艸言鶻嘲飛翔不遠而許叔重謂直入雲中豈所見各異耶莊子所云與本艸合則許說非也、

無食桑葚

葚

古今注云桑實為椹、

爾雅云桑辨有葚梔郭璞曰辨半也舍人云桑樹一半有葚半無葚為梔

陳藏器云椹利五藏通血氣以卧不飢本艸圖經云椹有白黑二種暴乾皆主變白髮、

傳云鳩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

王盤農書云剝桑多椹當桑少椹、

三歲食貧

歲

爾雅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郭璞曰、歲取歲星一次廣雅云歲遂也、

乾鑿度孔子云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而備歲事、

後漢志云日周於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

漸車帷裳

幨裳占反

三歲為婦

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

鄭玄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埤雅云於文步戌為歲歲跨兩稔故步戌至戌謂之歲也、

呂覽云后益作占歲、

帷裳

周禮王后之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註鄭司農云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帷或曰幢容、

詩正義云以幃障車之旁如裳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帷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旁垂而下謂之幨故雜記曰其

輤有裧注云裧謂鼈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幨別司農云謂幨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幨故謂之云幨車也此帷婦人之車飾為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幨是也、

婦

說文云婦服也從女持帚洒掃也、

公羊傳云稱婦有姑之辭、

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家語云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共酒食而

淇則有岸

隰則有泮

已無閫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取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燭所以效匹婦之德也、

左傳云女待人婦義事也、

岸

爾雅云望厓洒而高岸疏望視也厓水邊也洒水深也言視水邊之厓其下水深其厓高峻者名岸又云重崖岸、

泮

傳云泮坡也朱傳云泮涯也高下之泮也、

總角之宴

佩玉之儺

總角

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注云總角收髮結之、

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

佩

釋名云佩倍也言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帨巾有觽佩之屬也、

禮記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引鸞和之聲行則鳴珮玉是以非辟

之心無自入也君在不佩玉此謂世子也左結佩右設佩居則
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績結佩而爵韠凡帶必有佩玉惟喪
否佩玉有衡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天
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
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
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又云子事父母左右佩用
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婦事
舅姑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繁袠大
觿木燧男女未冠笄者皆衿容臭又云王佩侍則臣佩垂

主佩垂則臣佩委

左傳云佩衷之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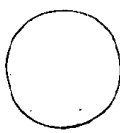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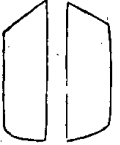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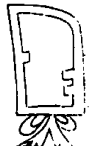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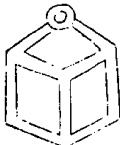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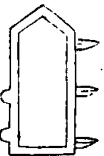
大戴禮云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
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

三禮圖云凡玉珮上有雙衡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
璜徑三寸衝牙蠙珠以納其間上下為衡半璧為璜璜中
橫以衝牙以蒼珠為瑀

孔穎達云佩玉上繫于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前後下端
垂以璜中央下端垂以衝牙

白虎通云所以必有佩者表意見所能故修道無窮則佩
環能本道德則佩琨能決嫌疑則佩玦是以見其所佩則
知其能谷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婦人佩其鍼縷也

蔡謨毛詩疑云議云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
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玉

禮書云衡以平其心璜以中其德琚欲其所有安牙欲其
所有制佩奚適而非道耶古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
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左佩皆五右佩皆六以
左陽而奇右陰而偶故也左佩者小右佩者大以左手不
如右強故也詩曰佩玉之儺佩玉瓊琚衡之南子環珮璆
何為之女佩璜而瀦皆婦人佩也其等衰不可考或亦
夫為之度與

檜

爾雅云、檜、栢葉松身、

禹貢云、荊州貢杶幹栝柏、注、栢葉松身曰栝、

字記云、檜、栢葉松身、則葉與身皆曲、樅、松葉柏身、則葉與身皆直、樅必直、而從之、檜必曲、而會之、

雅翼云、檜一名栝、性耐寒、其材大可為舟及棺椁、左傳稱棺有輸檜、而淇水檜楫松舟也、今人亦謂之圓柏、以別于側柏、又有一種別名檜柏、不甚長、其枝葉乍檜乍栢、庭宇植之以為玩、

楫

易云、剡木為楫、書云、若濟巨川、用女作舟楫、

說文云、楫舟櫂也、方言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所以隱櫂謂之藥、所以懸櫂謂之緝、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舟行捷疾也、

櫂直教反

淮南子云、七尺之楫動大船者、因水為資、

松

書云、青州厥貢鉛松怪石、

禮記云、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不改柯易葉、

左傳太叔云、部婁無松柏、

禮斗威儀云、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則松為常生、

莊子云、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

史記云、松柏為百木長也、而守宮闕、

玄中記云、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為茯苓、本草云、松脂一名松膏、一名松肪、松花一名松黃、

太平廣記云、五鬣松皮不鱗、俗謂孔雀松、三鬣松也、松命根下遇石即偃、花木考云、松有二種、惟五葉者結子、

芄蘭

爾雅云、雚芄蘭、郭云、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

蘿英卧反

陸機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甜脆、鬻為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

箋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

沈括云、芄蘭之支、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于葉間、垂之如觿狀、其葉如佩韘之狀、

芄蘭之支

支

支石經作枝、說文云、木別生條也、

童子佩觿

童子

說文、僮未冠也、從人童聲、又云、男有罪曰奴、奴曰童、女曰妾、從辛重省、

辛音愆

內則云、成童舞象、學射御、注云、成童十五以上、

按說文僮童二字有辨、今經傳通作童、

觿 見佩

雖則佩觿

禮記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左佩小觿、右佩大觿、注、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說文云、觿佩角銳耑、可以解結、

毛云、成人之佩也、

劉向云、治煩決亂者佩觿、

容兮遂兮

容

箋云、容刀也、孔仲達云、容飾之刀、

釋名云、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有刀形而無刃、備儀容而已、

容兮遂兮

遂

箋云、遂瑞也、爾雅云、璲瑞也、郭璞云、玉瑞也、孔氏云、大東云、鞙鞙佩璲、璲本所佩之物、又云、禮以玉為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正謂所佩之玉、

垂帶悸兮

帶

釋名云、帶蒂也、著於衣、如物之繫蒂也、

大戴禮云、黃帝黼黻衣大帶、

晉語云、內子為大帶、

禮記云、子事父母、韠紳搢笏、婦事舅姑、笄總衣紳、又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革帶博二寸、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

童子佩韘

棻古者帶有二、左傳帶裳幅舃之帶、革帶也、又云鞶厲游纓、鞶大帶也、革帶用以繫佩韍然後加以大帶、笏搢于二帶之間、天子至士大帶皆合帛為之、或以素或以練、其裨飾亦別、蓋朱正陽之色、綠少陽之雜、天子諸侯體陽而兼乎下、故裨以朱綠、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飾以緇而已、於大夫言帶四寸、於士言紳三尺、則推而上可知、

故此篇箋云、垂紳帶三尺、

韘 決 沓

傳云、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

說文云、射玦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

周禮、繕人掌王之用扶拾、注、扶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扶用正王、棘若檡棘、則天子用象骨與、

禮記曰、子事父母、右佩玦捍、

鄉射禮、袒決、注、決猶闓也、以鉤弦闓體、

賈公彥云、扶、諸侯及大夫生用象死用棘、天子死生皆用象取其滑、

箋云、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

大射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于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

士喪禮纊極二、注、生者以朱韋為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

禮書云、考之射禮、右巨指著決、所以鉤弦、食指中指無名指著沓、所以放弦、左臂著拾、所以遂弦、韘謂之極、以其中于指也、謂之沓以其沓于指也、毛氏許慎以韘為決誤矣、

按玦决抉三字、實一物也、沓極二名、亦一物也、韘之為玦、許叔重亦以為然、韘之為沓則鄭氏一家之說而已、孔仲達云、鄭以禮無以韘為玦者、故易之為沓、然則以韘為沓、又出何禮文耶、

一葦杭之

葦

埤雅云、葦、即今之蘆、其管中籥、

曾不容刀

刀

說文作舠、舠小船也、字異音同、

釋名云、三百斛曰舠、舠貂也、貂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廣安

不傾危者也、

伯兮朅兮

伯

傳云、州伯、疏、謂州里之伯、若牧、下州伯、則非衛人所得為、

内則云、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彼州伯對閭史閭府、亦謂州里之伯也、

周禮、五黨為州、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伯也執殳

殳

釋名云、殳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挃于車上、使殊離也、

説文云、殳以杖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也、

周禮、司戈盾祭祀授旅賁殳、

考工記云、車六等之數、殳長尋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謂之四等、又云、廬人為廬器、殳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凡為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注、改句言殺、容殳無刃、舉手所操校疾也、被把中也、圍之圜之也、凡矜八觚、晉讀如搢、矜所捷也、首、殳上鐏也、

司馬法云、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閱、閱易則亂、太犯則不濟、故殺列即戟閒焉、吹列矣矛閒焉、又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

禮書云、殳所操者二尺四寸、圍其所操、則非所操者有稜矣、鄭氏謂矜八觚是也、細而能穀、則非竹不可、許慎謂積竹為之是也、詩云、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又曰、彼候人兮、荷戈與祋、祋亦殳也、蓋殳雖建于車、及王行則周執而前、賓客往來、則候人荷而趨、

豈無膏沐

膏

讀詩記云、膏所以膏首、齊遺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

沐

讀詩記云、沐潘也、左氏傳遺之潘沐、杜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

内則云、面垢燂潘請靧、

焉得諼艸

諼草

説文云、藼令人忘憂草也、又作蕿及萱、本草云、萱草、一名鹿葱、花名宜男、

圖經云、萱味甘而無毒、主安五藏、利心志、令人好歡樂無憂、輕身明目、五月採花、八月採根用、今人多採其嫩苗及花跗作葅云、利胸膈甚佳、

古今注云、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一名忘憂草、

博物志神農經曰、中藥養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風土記云、宜男、妊婦佩之必生男、

述異記云、萱草一名紫萱、吳中書生呼療愁花、

雅異云、此艸又名鹿葱、晏元獻公、謂鹿葱花中有鹿斑文、與萱大同小異、開花亦不並時、

徐勉萱賦云、信茲華之獨茂、挺金質于炎辰、既耀色以祛痗、亦含香而可珍、同芰荷于蘭畧、及蟬露乎首夏、其葉四垂、其跗六出、亦曰宜男、加名斯吉、華而不艷、雅而不質、

焉得諼草

草

說文云、艸、百艸也、從二屮、又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

徐鉉曰、今俗以此為艸木之艸、別作皁字為黑色之皁、案櫟實可以染帛為黑色、故曰草、通用為草棧字、

爾雅云、卉、草、既別二名、又云、蘦、莠、荁、華、榮、疏、別草木榮華之異名、又云蒼根、楔、橐、含、朮謂之華、艸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

方言云、蘇、芥、艸也、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而西或曰艸、或曰芥、艸、莽艸也、東越揚州之間曰艸、南楚曰莽、

大戴禮云、孟春水泮、百草權輿、周書云、霜降之日、艸木黃落、

言樹之背

背

淮南子云、醴泉生皇辜、皇辜生蔗草、

傳云、北堂、疏云、背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室、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

廬陵李氏、房屋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

朱子云、背北堂也、蓋古植花木之處、禮書云、北堂在房之北、

在彼淇厲

厲

傳云、厲、深可厲之旁、韓詩云、至心曰厲、

爾雅云、以衣涉水為厲、繇膝以下為揭、繇膝以上為涉、繇帶以下為厲、韻會注云、岸高危處曰厲、

投我以木瓜

木瓜

爾雅云、楙木瓜、注實如小瓜、酢可食、陶隱居云、山陰蘭亭

尤多，最療轉筋。
蜀本注云，其樹枝狀如柰，花作房生子，尤乾甚香。
圖經云，木狀如柰，花生春末，深紅色，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宣州人種蒔尤謹，遍滿山谷。始實成，則鏃紙花薄其上，夜露日暴，漸而變紅，花文如生。本州以充土貢。又有一種榠樝，木葉花實酷類木瓜，欲辨之，看蒂間別有重蒂如乳者，是木瓜也。
雷公云，真木瓜皮白微赤黃，香酸甘不澁，調榮衛，助穀氣。向裏子頭尖，一面方，勿誤用和圓子、蔓子、土伏子。

報之以瓊琚

報之以瓊琚

考工記，弓人取幹之道，木瓜次之。
廣志云，木瓜子可藏，枝為杖，號一尺百二十節。
水經注，魚復縣多木瓜樹，子大如甒。甒音武

瓊

疏，瓊是玉之美名。說文，瓊赤玉也。

琚

纂要云，琚瑀所以納間，在玉之間，今白珠也。
羅中行云，琚瑀佩之中，所以貫蠙珠，而上繫于珩，下維璜衝牙者也。

朱氏云，琚如圭而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
錢氏云，佩玉之雙璜，上係于珩，又有組以左右交牽之，使得因珩之抑揚以自相衝擊，于兩組相交之處，以物居其間，交納而拘捍之，故謂之琚，或以大珠，或雜用瑀石。詩言琚言瓊，則佩之美者也。

投之以木桃木李

木桃木李

埤雅云，江左故老視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圓而小于木瓜，食之酸澁而木者，謂之木桃。

木李大如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小。木桃亦或謂之木梨，蓋樝之誤也。鼻即瓜之脫華處，里俗呼之為咮，其脊華處乃臍也。案魚龍河圖曰，瓜有兩蒂兩鼻者，殺人，則鼻與蒂異矣。木瓜性脆，木李性堅，今人以蜂飴漬之者，取木瓜；蒸之者，取木李。
徐氏云，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

報之以瓊瑤

瑤

說文云，瑤，玉之美者。

玖

傳云瓊玖玉名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者說文云石之次玉黑色者

詩經圖史合攷卷五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六目録

國風王

麻　留
食
國風鄭
鄭　緇衣
館　粲
里　杞
園　檀
田　巻
狩　數

火　黄
射　御
鴇　掤
鬯　弓
清　彭河上消軸
介　矛
英　喬
中軍　豹
豹飾　袪

明星　弋
鳧　鴈
英　扶蘇
荷華　龍
蘀　溱
洧　堂
東門　墠
茹藘　阪
青　衿

鬩　兄弟
縞　綦
中　闉
闍　荼
蕳　勺藥

詩經圖史合攷巻六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之十

秀輯

國風五

王　互見平攷篇東

鄭譜云、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旣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雒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處西都、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

地里志、周地、今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於土中、諸侯蕃屛四方、故立京師、至平王東居雒邑、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

括地志、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赧王又居王城、

呂東萊云、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雒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

朱仲晦云、周地、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

黍

衆音終　稈音旱

說文云、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從禾雨省聲、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

爾雅云、衆秫、疏、衆一名秫、謂黏粟也、與穀相似、北人用之釀酒、其莖稈似禾而麤大、

本草云、黍米、味甘溫無毒、主益氣補中、陶隱居云、其苗如蘆而異於粟、粒亦大、粟而多是秫、今人又呼秫粟爲黍、非

也、北人作黍飯、方藥釀黍米酒、則皆用秫也、唐本注云、黍有數種、亦不似蘆、似粟而非粟、圖經云、有二種米、粘者爲秫、可以釀酒、不粘者爲黍、可食、如稻之有粳糯、

周書云、凡禾黍居南方、

月令、仲夏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疏云、仲夏黍新熟、令繹嚐黍是也、又云孟秋農乃登穀、注、黍稷之屬於是始熟、曲禮云、黍曰薌合、內則云、羊宜黍、豕宜稷、

春秋說題辭云、精移火轉生黍、黍者緒也、故其立字、禾入米、爲黍、酒以防老、

家語孔子曰黍者五穀之長祭先王以為上盛
呂氏春秋云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摶米而薄
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
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
糠小米鉗而不香
白虎通云清明風至則黍稷滋閶闔風至則種宿麥黍
雅翼云黍之秀特舒散故說者以其象火為南方之穀大
體似稷故古人幷言黍稷有赤黍白黍其類有黏不黏黏
者別名秫月令造酒命大酋秫稻必齊麯以此秫與稻之

糯為酒北人謂秫為黃米亦為之黃糯釀酒比糯稻差劣

稷

爾雅云粢稷
左傳云粢食不鑿注黍稷曰粢
月令云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注舊說首種謂稷王逸云
子卯稷食而菜羹
又云沐稷而饋梁
本草云稷米味甘無毒主益氣補不足陶隱居云稷米亦
不識書多云黍與稷相似圖經云稷為五穀之長呂氏春

穄音祭　緊去戟反

秋云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穄高誘云關西謂之糜冀州謂
之緊皆一物也廣雅解云如黍黑色
雅翼云稷又名粢故祭祀之號稷曰明粢而言粢盛者本
之嫩諸穀皆有粢名
疏云稷苗六月時也稷穗七月時也稷實八月實也

苗

說文云艸生於田者从艸从田詩緝曰穀始生曰苗艸之
類始生亦曰苗公羊注云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
呂氏春秋曰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

扶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

蒼天

傳云蒼天以體言之爾雅云穹蒼蒼天也春為蒼天李巡
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尚書歐陽說云夏曰
蒼天
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遠而無所至極耶
埤雅云詩于高遠難訴每稱蒼天黍離曰悠悠蒼天此何
人哉巷伯云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黃鳥曰彼蒼
者天殲我良人是也爾雅云穹蒼蒼天也穹言形蒼言色

也○素柔之詩初言倬彼昊天寧不我矜言昊天則猶望之
所○其明也次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言方是時厲王無道
甚矣小人知念土宇而君子反無旅力以念穹蒼也

彼稷之穗

穗

說文云禾成秀也

雞棲于塒

雞

鵌音余　健音建　鶤音昆

爾雅云雞大者蜀蜀子鵌未成雞健絕有力奮雞三尺為
鶤

易云巽為雞疏巽主號令雞能知時故為雞也

周禮庖人秋行犢麛膳膏腥犬宗伯以禽作六贄工商執
雞注取其守時而動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禮記云祭宗廟之禮雞曰翰音又云季冬之月雞乳

夏小正云正月雞桴粥桴嫗伏也粥養也

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為雞

春秋說題辭云雞為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
出雞鳴以類感也雞之為言佳也佳而起為大期莫寶也

韓詩外傳田饒云雞有五德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
也敵在前敢鬭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
信也

古今注云雞一名燭夜

九家易云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
二九十八主風精為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雛二九順陽
歷故雞知時而鳴也

五行傳云貌之不恭則有雞旤

管輅別傳云雞者兌之畜故太白揚輝則雞鳴

骹音敲

廣志云雞有胡髯五指金骹反翅之種大者蜀小者荊九
真出長鳴雞

相感志云野雞屬陰先鳴而後鼓翼家雞屬陽先鼓翼而
後鳴

埤雅云鹽鐵論曰雞廉狼吞雞飽而食之寡有所擇故曰
小廉如雞爾雅云雞大者蜀郭璞曰今蜀雞也雞有蜀有
荊越諸種越雞小蜀雞大魯雞又其大者莊子曰越雞不
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知時而善伏王褒云魚瞰雞睨
李善以為魚目不瞑雞好邪視是也

雅翼云雞鳴必三度故禮有初鳴而衣服者又能自守不
為風雨所止故詩人以況不改度之君子雞有冠距文武

雞棲于塒

之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䳄、

塒

爾雅云、雞鑿垣而棲、為塒、李巡曰、寒鄉鑿墻為雞作棲曰塒、

說文云、西、鳥在巢上、象形、月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為東西之西字、或從木妻、

禽經云、陸鳥曰棲、水鳥曰宿、

日之夕矣

夕

說文、夕、莫也、从月半見、

埤雅云、詩曰、雞棲于塒、日之夕矣、言雞棲矣日于是夕、夕于是月見、故象半月、未有蟾桂之狀、月滿則夜見、半則夕見、故也、

羊牛下來

牛

說文云、牛、大牲也、象角頭三封尾之形、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于牽牛、

摩音麻　犦音雹　㹀音彔　犣音鬣　犝音童　犢音獨

爾雅云、摩牛、犦牛、㹀牛、犣牛、犤牛、犝牛、犑牛、角一俯一仰、觭、皆踊、觢、黑脣、犉、黑眥、牰、黑耳、犚、黑腹、牧、黑腳、犈、其子犢、體長、牬、絕有力、欣犌、

犑古頁反　犤音牌　觭音奇　觢音逝　牰音由　犚音尉　犈音權　犌音加

禮記云、祭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又云、牛曰一元大武、又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又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又曰、牛夜鳴則庮、又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周禮庖人、春行羔豚膳膏香、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封人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求牛所以者、以授職人而芻之、

犦音剝

世本云、駭作服牛、駭、黃帝臣也、又曰、少昊時人始駕牛、

山海經云、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五行傳云、思之不容、則有牛禍、

相牛經云、牛岐胡壽、眼中有白脈貫瞳子、最快、耕堂欲闊、依欲如絆馬、膺庭欲廣、天關欲成、觿骨欲垂、蘭株欲大、模頭欲高、百體欲緊、壽星欲大、壽得有怒肉、力柱欲得大而成、懸蹄欲得如八字、陽鹽欲得廣、常有似鳴者、有黃也、身欲得如卷、毛少骨多者有力、

犅音剛

雅翼云、牛之白色、特牛謂之犅、牛父謂之特、子謂之犢、吳

犢音[illegible] 牬音遝 犙蘇含反 牭息利反 騍音成 犗古拜反 犤音[illegible] 㹇音涼 [illegible]輔[illegible] 反[illegible]音 耕反徐 音[illegible][illegible] 音[illegible][illegible] 音岳

人謂犢曰犢、牛羊無子謂之犗、二歲謂之㸬、三歲謂之犙、
四歲謂之牭、騍牛謂之㹀、純色謂之牷、駁謂之犖、白黑雜
毛謂之牻、犉黃白色謂之犥、駁如星謂之牸、黃牛虎文謂
之犊、黃牛黑脣謂之犉、白脊謂之犡、文謂之將、長脊謂之
㹇、白牛謂之犤、
埤雅云、牛土畜也、馬火畜也、土緩而和、火性健決躁速、故
易坤為牛、乾為馬、牛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
者以耳、祭義所謂牛毛尚耳是也、詩曰、殺時犉牡、有捄其
角、捄長貌、社稷之牛角尺、故曰捄角、牛膏曰香、其耳無竅、
以鼻聽也、

[illegible]音丙 不日不月

月
爾雅曰、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
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
又云、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寎、四月為余、五月為臯、
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
月為辜、十二月為涂、
書疏云、六曆諸緯、與周髀皆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
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日過半

錞于[illegible] 榤音[illegible] 音[illegible] [illegible]

呂覽云、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

桀
爾雅云、雞棲于弋為榤、又云、橛謂之杙、注、橜也、

簧 見桀
傳云、簧、笙也、
說文云、簧、笙中之簧也、笙十三簧、象鳳之身、正月之音、物
生、故謂之笙、
釋名云、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竹之貫匏、以匏為之、故曰
匏笙、亦是也、其中污空以受簧也、簧、橫也、於管頭橫施於

中也、以竹鐵作、於口橫鼓之、亦是也、
爾雅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注、巢者列管簧中、施簧
管端、大者十九簧、和十三簧者、鄉射記曰、三簧一和而成
聲、疏、巢、高也、言其聲高、小者名和、李巡云、小者聲少、音相
和也、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鍱也、笙管必有簧、故或謂笙為
簧、
白虎通云、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牙、笙者太
蔟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和
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

祴諸习陔

風俗通云笙長四寸世本云隨作笙禮記云女媧之笙簧

周禮云笙師掌教吹竽笙以教祴樂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鄭司農云竽三十六簧

蔡邕云孝冬之月上下學集吹所以通氣也管籥笙竽塤篪皆以吹鳴者也

匏音泡

樂書云匏之為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以匏為母象植物之生焉其卦則艮其方東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聲尚議其律大呂太簇其風融其音啾立春之氣也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國語曰匏竹利制蓋匏竹相合以成聲得清濁之適故也

按毛解簧為笙朱子云笙竽管中金葉則指簧體言之而不以為笙名矣然禮記曰女媧之笙簧又曰仲夏命樂師調笙竽篪簧言笙又言簧者豈簧別一物與漢武內傳許飛瓊鼓震靈之簧神仙傳王遙有五舌竹簧宋時民間有鐵葉簧皆非竽笙中簧也

右招我由房

房

釋名云房旁也在堂兩旁也

疏云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有左右房

盧陵李氏云堂屋次棟之架曰楣後楣以北為室與房人君左右房大夫東房西室而已

左執翿

翿

釋言云翿纛也李巡曰舞者所持纛也又云纛翳也郭璞云今之羽葆幢舞者所持以自蔽翳也禮書云舞者所建以為容非其所持者也釋名云翿陶也其貌陶陶下垂也

按爾雅云纛翳也山海經云五采之鳥名翳疑即翟也簡兮所謂右手秉翟者郭以蔽翳釋之恐未然也

右招我由敖

敖

箋云敖舞之位錢氏詩說云敖遊也因謂教處為敖猶周禮云囿游也

不與我戍申

申

鄭語史伯云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周語富辰云齊許申呂繇太姜

地里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

箋云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

一統志河南南陽府南陽縣附郭周申伯國謝城在湖陽

不與戎戍甫

城北，周申伯之都，自申遷於此，信陽在府城西南二百七十里，周申伯所封縣境，有謝城，即申伯封邑，有二冢，相傳以為申伯冢，

紫巖坦然云，申國在宛，謝城在棘陽，宛，今南陽縣也，棘陽故城，在鄧州境，荊州記云，棘陽東北百里，有謝城，則嚴說是也，然則宣王之初，申伯先受封於今之南陽，後更邑于今之鄧州，鄧州去鄉治百二十里，平王之母家申侯，當是申伯之子若孫也，

甫

書甫刑，孔氏注，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唐世系表云，宣王世改呂為甫，左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史記云，呂尚先祖為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于呂，徐廣云，呂在宛縣，玉海云，郡國志，汝南新蔡有大呂亭，故呂侯國，輿地廣記，蔡州新蔡縣，古呂國，今以左傳攷之，楚有申呂，時新蔡屬蔡，非楚邑，當以在宛縣為正，

一統志，呂城在南陽府城西三十里，虞夏時，封呂望先祖於此，今名董呂村，

不流束蒲　蒻音弱

蒲

毛傳云，蒲，艸也，說文云，蒲，水艸也，可以作席，蒻，蒲子，可以為平席，

周禮醢人，深蒲醓醢，鄭司農云，深蒲，蒲蒻入水深，故云深蒲，

陸璣云，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者，名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煑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

埤雅云，蒲似莞而褊，生於水厓，輕揚善泛，柔滑而溫，可以為席，故禮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也，

詩緝云，斯干下莞箋云，小蒲則莞，精蒲簟，

周書云，淵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為絺綌，

鄭箋云，蒲，蒲柳，爾雅云，楊，蒲柳，陸璣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為箕罐之楊也，

本草圖經云，蒲柳，其枝勁韌，可為箭笴，又謂之雈蒲，即水楊也，

本草注云、水楊、葉圓濶而赤、枝條短硬、多生水岸、
古今注云、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一名蒲楊、枝勁細任矢
用、
世說顧悅云、蒲柳之姿、望秋而落、

中谷有蓷

蓷

爾雅云、萑蓷、疏李巡曰、臭穢草也、郭云、今茺蔚也、廣雅名
益母葉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閒、
陸機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蕳是也、
及三倉說悉云、益母茺蔚也、故劉歆曰、蓷臭穢、臭穢即茺

蔚也、
本草經云、茺蔚子、一名益母、一名益明、一名大札、一名貞
蔚、生海濱池澤、陶隱居云、葉如荏、方莖、子形細長三稜、圖
經云、苗葉上節節生花、實似雞冠子、黑色、衍義云、茺蔚子
葉至初春亦可煮作菜食、凌冬不凋悴、

雉離于羅

羅

爾雅云、鳥罟謂之羅、郭云、謂羅絡之、
周禮、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
國老、行羽物、注、襦細密之羅、
禮記曰、鳩化為鷹、然後設尉羅、
按鳥罟曰羅、朱傳云、張羅本以取兔者、蓋正釋則定散
文亦通也、周禮羅氏掌羅烏鳥、而郊特牲言大羅氏天子
之養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莊子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
則獸亂於澤、是取獸得稱羅也、大東傳云、畢所以掩兔、
而鴛鴦詩云、畢之羅之、兔罟謂之罝、而西京賦云、結罝
百里、實無諸網罟而言之、凡如此類該得通也、

雉離于罦　雉離于罿　罿音憧　罦音浮

罦罿

釋器云、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曰、覆

罥音絹

車網可以掩兔、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
鳥、展轉相解、廣異語、
韓詩說云、施羅于車上曰罿
東漢書注云、罦、雉網、

在河之滸

滸

爾雅云、岸上滸、又云、滸水厓、

在河之涘

涘

說文云、涘水厓也、爾雅云、涘為厓、郭注謂水邊、

在河之漘

漘

謂他人昆　彼采蕭兮　彼采艾兮

爾雅云、夷上洒下不漘、李巡曰、夷上平上、洒下峭下、故名漘、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漘、不發皷也、

昆

爾雅云、晜兄也、注、江東人通言晜、

蕭

爾雅云、蕭荻、說文云、蕭艾蒿也、

陸璣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禮王度記曰、士蕭、庶人艾、蕭艾

不同明矣、

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

郊特牲云、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祭義云、見以蕭光、以報氣也、加以鬱鬯、以報魄也、

雅翼云、蕭生于春、待秋三月乃成、詩緝云、蒿者總艾蕭蒿之香者也、

艾

爾雅云、艾冰臺、疏、今艾蒿也、

本草經云、艾葉味苦微溫無毒、主灸百病、一名冰臺、一名

大車檻檻　毳衣如菼

醫草、生田野、圖經云、初春布地生苗、莖類蒿而葉背白、以苗短者為佳、陳久方可用、

崔寔四人月令云、三月可採艾、

師曠占云、歲欲疫、病草先生、病草、艾也、

廣雅云、天子祭以鬯、諸侯以薰、卿大夫以茝蘭、士以蕭、庶人以艾、

字說云、艾可乂疾、久而彌善、故爾雅云、艾長也、艾歷也、

大車

疏云、巾車職云、大夫乘墨車、然則王朝大夫於禮當乘墨

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

巾車云、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注、革路鞔以革而無它飾、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為勒、條讀為絛、以絛絲飾纓、纓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又云、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墨車不畫、

毳衣

周禮、司服云、王之吉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子男之服、自

毳衣如璊
赬頳同

毳冕而下、鄭注云、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衣三章宗彝也藻也皆繪粉米亦刺繡裳二章黼也黻也皆繡）子男毳冕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皆玄冕而祭于己、

釋名云、毳芮也、畫藻文于衣、象水艸之毳芮、溫煖而潔也、

三禮圖云、毳冕、子男服、以朝天子、

按毳冕、子男朝聘天子之服、此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或本諸侯子男入爲大夫、其得服毳衣固也、但非聽訟之服、說文引此詩毳衣如菼、菼作䓹云、帛騅色也、毳衣如璊、璊作𧹞云、以毳爲罽、色如虋、故謂之𧹞、虋禾之赤

苗也、其解罽云、西胡毳布、解毳云、獸細毛、豈以毳布爲衣、其青者如騅帛、赤者如禾之赤苗乎、若然則與毳冕名同實異、孔云、菼、玄色、言其衣如之、璊、纁色、言其裳如之、玄衣纁裳、所謂大夫玄冕也、上大夫卿、故得服毳衣、然玄冕亦所以朝聘王之大夫、其祭於己、則用爵弁、不服玄冕、況聽訟乎、宗彝、鄭以爲虎蜼、孔氏書傳云、宗廟彝樽、以山龍華蟲爲飾、古禮湮亡、未知誰得其正、

璊

說文云、玉赬色也、禾之赤苗謂之虋、言璊玉色如之、

死則同穴、

穴

箋云、穴、謂冢壙中也、

禮記云、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丘中有麻
蕡扶云反 莩音孚

麻

爾雅云、枲、麻、蕡、枲實、莩、麻母、疏、莩、苴麻子之盛子者也、周禮注云、枲是雄麻、苴是麻之有蕡實者、

本草圖經云、麻蕡、麻子、田圃所蒔、績其皮以爲布者、麻蕡一名麻勃、麻上花勃勃者、七月七日採、麻子九月採、陶隱居以麻蕡爲牡麻、牡麻則無實、蕭恭以爲蕡即實、非花也、

案本經朱字云、麻蕡味辛、麻子味甘、此又似二物、疑本草與爾雅禮記稱謂不同耳、

雅翼云、麻之屬總名麻、別而言之、則有實者名苴、無實者名枲、于夏喪服傳曰、苴經者、麻之有蕡者也、牡麻者、枲麻也、蕡即實也、牡即無實之名、然亦通名麻枲、麻實有文理、故屬金、爲西方之穀、明堂月令、秋食麻與犬、古者朝事之邊熬麻麥以實之、謂之麷蕡、於植物中最多子、又有䕸者、亦麻類、有實、又胡麻亦有實、本生大宛、一名油麻、淳黑者名巨勝、亦曰一葉兩莢爲巨勝、枲麻與麥互相爲候、麥蓋

種麻、麻黄種、麥種、枲太早、則堅剄厚皮多節、晩則皮不堅、寧失於早、不失于晩、

春秋説題辭云、麻之為言微也、陰精寢密、女作纖微也、麻生於夏、夏衣物成禮儀、故麻可以為衣、陽成于三、物以化、故三變縷布也、宋均曰、麻枝葉成、謂之衣、三變生成形之變也、漚取皮三變也、績成為縷、三變也、

月令云、仲冬之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周禮云、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苦功、謂麻功、謂盬簾之功、

呂覽云、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

管子云、五沃之土、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畴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臬練絲、

淮南子云、汾水濛濁而宜麻、

四時纂要云、種麻熟畊地、縱横七遍已上、生則無葉、

曹氏云、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為氏、

路史國名、陶唐氏後云、長子之後、妘姓、留也、丘中有麻彼留子國者、漢隸彭城、子房之封、

食

説文云、食、一米也、从皀亼聲、

周書云、黄帝始蒸穀為飯、烹穀為粥、

周禮、膳夫、王食用六穀、食醫掌和王之六食、

禮記云、食養陰氣也、又云、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釋名云、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

古史考云、神農時人方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而食之、黄帝時始有釜甑、火食之道成矣、

國風 鄭

鄭

譜云、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為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為幽王大司徒、幽王為犬戎所滅、桓公死之、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取虢檜鄔蔽補丹依疇歷華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

地理志云、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武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

按宗周咸林、今陝西西安府華州、有鄭城、即桓公采地、其後武公徙河南、曰新鄭、故莊公曰先公新邑于此、新鄭縣今屬河南開封府鈞州、及開封之鄭州滎陽氾水縣、即漢成皋、河南府之登封、即潁陽城、崇高二縣皆鄭地也、

緇衣之宜兮

緇衣

釋名云、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肰也、

攷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

論語疏云、案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故知緇衣為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

適子之館兮

館

箋云、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宮如今之諸廬、

攷工記、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

孔氏云、禮有公館私館、館者宮室之名、

還予授子之粲兮

粲

傳云、粲、餐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食采祿、周禮疏云、載師家邑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小都任縣地、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任畺地、則三公之采也、古者祿皆月別給之、若今月奉、

爾雅云、粲、餐、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為粲、

秙音石 毇音毀

說文云、稻重一秙為粟二十斗、為米十斗、曰毇、為米六斗大半斗為粲、

里

說文云、里、居也、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又遂人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里宰掌以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徵斂其財賦、

風俗通云、王家為軌、五軌為里、里者、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

書大傳云、古者處師、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里、五里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有十二師焉、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縣命士以上不明、

王度記云、百戸為里、里一尹、撰攷讖云、古者七十二家為里、

杞

爾雅云、旄、澤柳、

陸璣云、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其材堅韌、故今人以為車轂、今共北淇水旁、魯國太山汶水邊純杞也、

本艸圖經云、今人取其細條、火逼令柔韌、屈作箱篋、河朔猶多、告子云、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是也、通志云、杞柳亦曰澤柳、可為桮棬者、

園

說文云、園、所以樹果也、

周禮太宰、九職、二曰以園圃毓艸木、注、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又云載師以場圃任園地、園廛二十而一、

天文要集曰、織女為天子果園、又天園主果實菜茹畜儲、

孔氏云、有蕃曰園、有牆曰圃、園圃大同、蕃牆異耳、

檕音計　榼音布

檀

陸璣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檕迷相似、又似梓楡、檕迷一名挐榼、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挐榼先殫、

論衡云、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為軸、

雅翼云、淮南子、十月檀、檀、陰木也、

田

爾雅云、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宵田為獠、火田為狩、

左傳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公羊傳云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穀梁傳云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又昭八年蒐於紅傳云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芻派搹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不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

周禮太宰田役以御其眾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治

其徒庶之政令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眾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遂人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大宗伯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禮記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又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易云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

春秋繁露云春苗秋蒐冬狩夏獮

巷

說文云里中道從䢅從共皆在邑中所共也篆文从䢅省

作巷

狩

夏小正云十有二月王狩冬獵為狩陳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

爾雅冬獵為狩疏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何休公羊注云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遭獸可取爾雅又云火田為狩李巡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

按火田為狩正以冬時昆蟲既蟄可以火田耳郭景純云放火燒艸獵亦為狩非也

叔在藪

鍭音[illegible]

陓於于反

藪

說文云、大澤也、周禮注云、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風俗通云、藪之為言厚也、艸木魚鼈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

周禮職方氏、揚州其澤藪曰具區、荊州曰雲夢、豫州曰圃田、青州曰望諸、兖州曰大野、雍州曰弦蒲、幽州曰貕養、冀州曰陽紆、并州曰昭餘祁、

爾雅十藪云、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陓、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

國語太子晉云、古者長民不宗藪、藪物之歸也、左傳云、山藪藏疾、疏云、此言在藪、蓋在圃田也、

火烈具舉

火

釋名云、火化也、消化物也、元命包云、火之言委隨也、故其立字人散子為火、考異郵云、火者陽之精也、

易曰、離為火、又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又曰、火就燥、

尚書云、五行二曰火、火曰炎上、炎上作苦、

左傳云、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

爟音灌

烜音毀

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

尸子云、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河圖挺佐輔云、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鄭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按火烈具舉箋以為列人持火、疏云、此為宵田持火焰之、蓋以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曰、冬獵為狩、火田為狩、此於田禾必是冬、則是宵田用火以焰也、

然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鄭氏云、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艸、皆殺而火止、則春田亦用火、曹氏詩說云、刈艸為防、驅禽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四時之田皆然也、

乘乘黃

黃

魯頌駉傳云、黃騂曰黃、陸農師云、黃亦馬之上色、列子曰、牝而黃、牡而驪、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鬣、言吉事乘此詩、四

黃既駕是也、至于戎事、則乘騵、

射

周禮鄉大夫云、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敎之六藝、三曰五射、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又東侯大射共三之、司射凡射共獲旌、射人以射法治射儀、諸子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大僕王射、贊王弓矢、繕人掌詔王射、

禮記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又云、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射之為言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又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已射于澤、而後射於射宮、

吳越春秋陳音云、古者人民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作彈以守之、於是神農黃帝、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黃帝之後、楚有弧父、所射無脫、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傳于楚琴氏

列女傳工人妻云、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支、右手發左手、

禮書云、弧矢之作、始于黃帝、虞以明之、見于虞書、至周弓之別有六、矢之別有八、侯之別有三、則大射賓射燕射之侯也、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射義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則貢士與射、其來尚矣、

御

周禮保氏教六藝、四曰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王制凡執技論力、羸股肱、決射御、月令孟冬命將帥習射御、

列子造父之師、曰泰豆氏、告造父曰、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

朱乘鵅

呂覽云、寒哀作御、

鵅

爾雅云、鸔白雜毛鵅、疏、毛色黑白、而復有雜毛相錯者、今謂之烏驄、埤雅云、錫蓋取諸鵅、今鵅其色驪白、

抑釋掤忌

掤

詩義問云、掤、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

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服虔云、冰櫝丸蓋、杜預云、或說櫝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

華谷嚴氏云、用矢則舉掤以開箭筒、既用則納矢筒中、釋下掤以覆箭、

抑鬯弓忌

弢音韜　韣音獨　韔音暢

鬯

疏云、鬯者盛弓之器、朱傳云、弓囊也、與韔同、說文、韔弓衣也、

禮書云、鬯、弢、韣、櫜、鞬皆弓衣也、亦曰弓室、觀禮言包干戈以虎皮、詩言虎韔、而韔韣皆從韋、則古之弓衣、以韋為之、

詩言交韔二弓、則一韔之內皆二弓、以備缺折、

弓

釋名云、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

山海經云、少昊生般、始為弓矢、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

荀子云、倕作弓、墨子云、羿作弓、古今姓纂云、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為弓正、觀張星、始制弓矢、

爾雅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圭、

珧音姚

易云、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書云、和之弓在東房、

周禮、司弓矢掌六弓之法、中春獻弓弩及其頒之、王弓弧

椹音針　犴音岸

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犴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稾人、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又云、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幹以為遠也、角以為疾也、筋以為深也、膠以為和也、絲以為固也、漆以為受霜露也、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橋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橋角

奠讀曰定　濟子召反

欲孰於火而無燀、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射利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周禮注云、夾庾之弓合五而成規、王弧合九而成規、唐大合七而成規、

疏云、天子之弓王弧、諸侯之弓唐大、大夫之弓夾庾、士之弓、則六弓之外弓曲近射用弱弓、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此據諸侯言之、若據天子則用王弧射甞侯、用唐大射熊侯、用夾庾射豹侯也

禮書云、弓以木為身、以角為面、筋所以為深、絲所以為固、張則筋外而角內、弛則角外而筋內、弣把中也、簫弓端也、限其曲也、茭其接也、弣或作拊、又曰質、弰曰撻、中曰蔽、簫、或曰弰、又曰弭、曰彆、曰峻、

方言云、弓謂之鞬、或謂之嵴、

清

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

水經注、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人城也、詩清人在彭、彭為高克邑、杜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清水又屈而北、泝至清口澤、中牟今屬開封府

彭河上消軸

傳云、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消軸河上地、孔氏云、彭消軸皆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不相遠、

介

說文云、鎧甲也、釺錏鍜也、錏鍜頸鎧也、世本云、杼作甲、宋衷曰、少康之子、

周禮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考工記云、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又云、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

忍奇反

已敝則撓，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眡其剪而易，則材更；視其朕而直，則制善；橐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

躰音隊

少儀云：國家靡敝，甲不組縢。

家語云：家不藏甲。

管子云：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

荀子云：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

漢書云：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此將不肖兵之禍也。

物學記云：甲下飾謂之褧，見左傳；甲藏謂之櫜，見國語；甲衣謂之櫜，見禮

禮書云：甲亦曰介，曰函，曰鎧，則甲猶植物之有甲也；介猶互物之有介也；函所以周其身，鎧所以致其愷。經言甲而不及鎧，則古者之甲，以革為之，後世乃為金耳。詩曰：駟介彭彭，又曰：俴駟孔羣，左傳曰：不介馬而馳之，鄭氏曰：俴淺金也。秦人以俴金介馬，古或用革與否，不可考也。

彭當為旬

二矛重英

矛

釋名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夷矛，夷，常也，其矜長丈六尺，不曰喬而曰夷者，言其可夷滅敵，亦車上所持也。

鍦音施　鏦七恭反　鋋市連反

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鍦，或謂之鋋，或謂之鏦，其柄謂之矜，凡矛骹細如雁頸者謂之鶴膝。

世本云：杼作矛。

攷工記云：廬人為廬器，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刺兵摶，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凡為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

禮書云：說文曰：矛，象形，然則自考工言之，則為刺兵，自說文言之，是為句兵。蓋矛之為器，上銳而旁句，上銳所以象物生之芒，旁句所以象物生之句。酋言其就，夷言其易，短者其體就，長者其體易，此矛之辨也。鄭氏曰：矛戟柄竹攢柲，則矛之柄亦以竹矣。然詩於矛鋈錞，說文云：錞，小矛也，風俗通曰：矛長八尺謂之矟，則矛之制固不一矣。

柲音祕　矟音朔

二矛重英

英

閟宮疏云：蓋綠縷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王氏云：英之以毛羽，朱傳云：以朱羽為矛飾。

二矛重喬

喬

傳云、重喬累荷也、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
疏、矜謂矛柄、室矛之鋻孔、題表識也、箋申傳意、言矛柄近
于上頭及矛鋻室之下、有旌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縣
毛羽、二矛於其上頭、皆縣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
荷然、故謂累荷、

朱傳云、矛之上句曰喬、所以縣英、

按孔疏英云、絲纓喬旁懸羽、則與朱傳言喬所以懸英
者異矣、釋文累荷之荷、舊者何云刻矛頭為荷葉、則與
鄭箋不合、孔云、箋申傳意、蓋取沈氏兩矛飾相負荷之

說也、然孔閟宮疏解朱英綠縢、本無的據、故云、蓋以疑
之、鄭云、矛有毛羽、亦指時驗、朱云、矛之上句曰喬、蓋緣
爾雅木上句曰喬、以類推知之、誌非確證、韵會注喬字、
居祆切者、云又矛矜也、然則鄭以矛矜為喬、下二句或
幷解喬之飾耶、果爾則當讀居祆切、不當讀渠驕切、韓
詩文又作鷮字、不知何解、或曰鷮雉名、雉飛高止一丈、
長止三丈、一起即下、故矛刻謂之喬、下向而曲、狀如雉
飛見日久、英弊所存者喬耳、諸說紛然、予謂不若直從
毛氏、毛云、重喬、累荷也、蓋爾雅喬之詁為高、矛建于車、

中軍作好

五兵之最高者也、酋矛短、夷矛長、重累而見、故曰重、猶
云重英耳、豈有它義乎、

中軍

朱傳云、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

周禮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
卿、

左傳云、中權後勁、

羔裘豹飾

豹

易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爾雅云、貘白豹、注似熊、小頭庳脚、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
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或曰豹白色者、別名白
貘、音陌、

陸疏云、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
本草圖經云、豹皮人寢可以驅溫癘、今黔蜀中時有貘、象
鼻犀目、牛尾虎足、土人鼎釜多為所食、其齒以刀斧椎鍛
鐵皆碎、落火亦不能燒、人得之詐為佛牙佛骨、以誑俚俗、
衍義云、豹毛赤黃、其文黑如錢、而中空比比相次、此獸猛
捷過虎、故能安五臟、補絕傷、輕身、又有土豹、毛更無文色、

亦不赤其形小此各有種非能變為常也、

埤雅云豹一名程列子曰程生馬古詩曰餓狼食不足餓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擇而食其字从勺當為此也淮南子曰蝟使虎申蛇令豹止物各有所制也

雅翼云豹似虎而圜文有赤有玄有白山海經泰山多赤豹幽都之山有玄虎玄豹王會篇云屠州有黑豹白豹別名貘今出建寧郡毛黑白臆似熊而小能食蛇以舌舐鐵可頓進數十斤溺能消鐵為水、

廣志云狐死首丘豹死首山是性之異也

列女傳陶答子妻云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

侗寅說青豹出狼坂之山狀如虎色如翠、

豹飾

疏云唐風云羔裘豹袪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為袪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袪袖飾異皮

禮書云豹取其武而有文、

袪

疏云袂是袪之本袪為袂之末俱是衣袖、

釋名云袪虛也、

玉藻云深衣三袪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袪尺二寸、

喪服記云袂屬幅袪尺二寸注云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

明星

爾雅云明星謂之啟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命曰太白郭曰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為啟明昏見西方為太白、

天官占云太白者金之精西方白帝之子上公大將軍之

象也徑一百里、

天官書云太白曰西方秋司兵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率一歲一周天出東方百二十日入西行百二十日旦入入以辰戌出以丑未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用兵退吉進凶太白白从狼赤从心黃比參左肩蒼从參右肩黑从奎大星亢為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它名殷星大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

馬位、河圖云、大白散為天杵、天柎、伏靈、大敗、司姦、天狗、天殘、卒起、白彗、

嚴氏云、蘇氏以明星為啟明、蓋今俗所謂曉星也、毛氏謂天將曉、則小星不見、惟明大之星爛然、雖不指為啟明、然將曉而明大者、惟啟明耳、

弋鳧與雁

弋

箋云、弋繳射也、

夏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

埤雅云、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

弋鳧與雁 鷖音翳

鳧

爾雅云、鳧沈鳧、郭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鷖、又云、鳧雁醜、其足蹼、其踵企、

陸璣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埤雅云、沈鳧好沒、與雁常以晨飛、容與與波上下、

雅翼云、陸龜蒙稱夜聞有觳觫暴雨者、一夕數四、明訊其吒曰、鳧鷖也、其實蔽天而來、必竭禾穗而去、江南不能弋羅、嘗藥而得之、鳧所在必賊粱食、古人亦養之、今江東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之冠鳧、善飛、方言曰、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鷿鷉、

莊子云、鳧脛雖短、續之則憂、

古今注云、鳧雁常住海邊沙上、食沙石皆消爛、惟食海蛤不消、

顔如舜華 椵音叚

舜

爾雅云、椵木槿、櫬木槿、注、別二名也、似李樹、華朝生夕隕、

或呼日及、亦曰王蒸、

廣雅云、一名朱槿、一名赤槿、

月令云、仲夏木槿榮、

本艸云、木槿作飲服之、令人得睡、花作湯代茶、喫治風、

衍義云、如小葵花、淡紅色、五葉成一花、湖南北人家多種植為籬障、

埤雅云、木槿一名舜、瞬之義取此、

雅翼云、抱朴子曰、木槿楊柳、斷植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仲夏應陰而生、其花朝開暮落、

顏如舜英

山有扶蘇

隰有荷華

莊生以爲朝菌、

篇論云、日給之華、似奈奈實而白給虛虛僞之與真實相似也、

羅浮山記木槿花甚丹、四時數榮、

傅玄云、華花槿木也、謂之日給、或謂之洽容、或謂之愛老、

潘尼以爲朝菌、

傅咸賦云、應青春而敷藻、逮朱夏而誕英、布夭夭之纖枝、發灼灼之殊榮、紅葩紫蒂、翠葉素莖、含暉吐曜、爛若列星、

成公綏云日及華甚鮮茂榮於孟夏、訖於孟秋、

英

爾雅云、艸謂之榮、榮而不實、謂之英、

人物志云、艸之精秀者爲英、

扶蘇

傳云、扶胥小木、

荷華

說文云、荷、芙蕖葉、茄、芙蕖莖、芙蓉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

爾雅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分別蓮莖華葉實之名、芙蕖、其總名也、別名芙蓉、江東呼荷、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

蓮、謂房也、

陸璣云、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長一分、如鉤爲薏、語曰、苦如薏也、的五月中生、生啖脆、至秋表皮黑、的成可食、或磨以爲飯、輕身益氣、令人强健、

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苹感、注云、華苹、並頭蓮也、

韓詩秉蕑注云、蕑蓮也、

古今注云、荷華、華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花有

赤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差多、大者至百葉、

王文公云、蓮華有色有香、得日光乃開、雖生於水、水不能沒、雖在汙泥、泥不能汙、即華時有實、然華事始則實隱、華事已則實見、

埤雅云、荷總名也、其的中有青爲薏、皆倒生兩牙、一成芰荷、一藕荷也、又生一牙爲華、藕荷、帖水生藕者也、芰荷無藕、卷荷也、與華偶生、出水上亭亭、如織者、亦或謂之距荷、

藕荷一本、其支旁行爲藕、節生一華一葉、

本艸衍義云、粉紅千葉、白千葉者、皆不實、其根惟白蓮爲

隰有游龍　蘢丘軌反　鏇音鏇

佳今禁中又生碧蓮亦一端也

龍

爾雅云紅龍古其大者蘢

陸機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

本艸經云葒艸主消渴去熱明目益氣一名鴻鵠如馬蓼而大生水旁五月採實

陶隱居云馬蓼生下溼地莖斑葉大有黑點最大者是葒艸

圖經云葒艸即水紅下溼地皆有之詩隰有游龍是也

陸機云一名馬蓼本經云似馬蓼而大若狀馬蓼自是一

種

管子云五位之土其山之淺有龍與斥

蘀兮蘀兮

蘀

說文云艸木凡皮葉落陊地為蘀

溱實詩臻

溱

溍側銑反　涯胡對反

說文引詩溍與洧溍水出鄭國王伯厚云溱水出桂陽臨武入涯當以溍為正

水經云溍水出鄭縣西北平地南入洧水

一統志溱水出河南開封府密縣一名溍水東北至新鄭縣與洧水合

騩音龜　溱與洧

鄭語云主芣騩而食溱洧

洧

水經云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又東過鄭縣南鄫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於潁注云洧水東逕新鄭故城中襄元年晉伐鄭敗其徒兵於洧上又東為洧淵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即此潭也洧水又東與黃水合經謂溍水非也

一統志洧水源出密縣東至新鄭縣會溱水為雙泊河至西華縣入黃河

俟我乎堂兮

堂

釋名云堂猶堂堂高顯貌也

禮記云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又云禮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士三雉

孫炎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

士喪疏云房戶之外繇半以南謂之堂士昏疏云其內繇

扶子結反

東門之墠

東門之墠

茹藘在阪

半以北亦謂之堂、
箋云、堂當為棖、
爾雅云、扶謂之閾、棖謂之楔、孫炎曰、扶門限也、李巡曰、楔
謂闑上兩旁木、
禮記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
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東門

詩緝云、東門鄭要會之地、隱公四年左傳、宋公陳侯蔡人、
衛人伐鄭、圍其東門、

墠

傳云、墠除地町町者、禮記注、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
壇同墠、

茹藘

爾雅云、茹藘茅蒐、
說文云、茹藘人血所生、
本艸茜根可以染絳、一名地血、一名茹藘、一名茅蒐、一名
蒨、蜀本圖經云、染緋艸、葉似棗葉頭尖下濶、莖葉俱澁、四
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艸木上、根紫赤色、今所在有八月採
根、陳藏器云、周禮庶氏掌除蠱毒、以嘉艸攻之、嘉艸、蘘荷
與茜主蠱為最
陸疏云、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
周禮掌染艸掌以春秋斂染艸之物、
貨殖傳云、千畝梔茜其人與千户侯等、

茹藘在阪

阪

爾雅云、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溼、邢氏云、陂陀不
平而可食者名阪、此三者雖有高下不平、皆可種穀給食
也、

青青子衿

青青子衿

青

爾雅、青謂之葱、
考工記云、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青與白相次也、
赤與青謂之文、黑與青謂之黻、
釋名云、青生也、象物生時色也、

衿

傳云、青衿青領也、
爾雅云、衣眥謂之襟、李巡曰、衣眥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
領也、

在城闕兮

方言曰、衿謂之交、

釋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

禮記云、具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

禮書云、以繢備五采、以為樂也、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

闕

疏云、此謂城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

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

終鮮兄弟

兄弟

朱子云、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鄭云、兄弟謂婚姻嫁娶、

何休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

縞衣綦巾

縞

廣雅、縞、細繒也、

禹貢云、徐州厥貢玄纖縞

縞衣綦巾

綦

顧命云、四人綦弁、鄭注云、青黑曰綦、馬本作騏、亦云士黑色、王肅云綦赤黑色、

說文作綥、云帛蒼艾色、詩縞衣綥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

孔仲達云、艾謂青而微白、為艾艸之色、箋亦以綦為青、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繒之色、故云綦綦文、

縞衣綦巾

巾

冂莫狄反丨青[illegible]幏莫紅反帑

說文云、佩巾也、从冂丨、象系也、

方言云、幏巾也、大巾謂之帑、嵩岳之南、陳潁之間、謂之帑、亦謂之幏、

帑青分反　帤女余反

按禮記、左佩紛帨、紛帨即巾也、此巾宜為佩巾、或以為婦人裹頭之巾、未詳典據、然古者男子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蓋賤者之服、漢元服幘、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云、王莽禿幘施屋也、至東漢魏晉、更以巾為雅、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及有所謂綸巾、葛巾、角巾者、而女子喪冠、亦謂之巾幗、諸葛武侯以遺司馬宣王、意者婦人裹頭者、可通名巾、毀楊用脩以巾幗為女子未笄之冠、又未知何據也、

出其闉闍

有女如荼

叢方懷
及苓香
數蘭必
逸反芳
香詞

闉

説文云、城曲重門也、

永嘉陳氏云、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闉、

闍

説文云、闉闍也、

爾雅云、闍謂之臺、孫炎云、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

邢昺云、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

箋云、闍讀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

荼

箋云、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孫炎云、釋艸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艸秀出之穗、非彼二艸也、

爾雅云、蔈荂荼、猋藨芀、孫炎云、此辯芀荼之異名也、荼、茅秀蔈也、荂也、其別名荼、即芀也、芀又一名猋、又名藨、皆萑葦之屬、花秀名也、

周禮掌荼、掌以時聚荼以供喪事、

國語、吳王萬人為方陳、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

士與女方
秉蕑兮

荼、韋昭云、荼茅秀也、

蕑

傳云、蕑蘭也、

陸璣云、蕑即蘭香艸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云、蘭當為王者香艸、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艸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可辟魚、

本艸經云、蘭艸主殺蠱毒、辟不祥、久服輕身不老、一名水香、生大吳池澤、澤蘭生汝南諸大澤旁、蜀本云、蘭艸葉似澤蘭、尖長有岐、花紅白色而香、生下濕地、圖經云、澤蘭與蘭艸相類、但蘭艸生水旁、葉光潤、根小紫、五六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濕地、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月八月初採、微辛、此為異耳、

夏小正云、五月蓄蘭、為沐浴也、

易通卦驗云、冬至廣莫風至、蘭始生、

盛弘之荊州記云、都梁縣有小山、山上水極淺、其中悉生蘭艸、綠葉紫莖、芳風藻谷、俗謂蘭為都梁、即以號縣云、

陳藏器云、蘭艸、婦人和油澤頭、故曰蘭澤、

劉次莊樂府集云、離騷曰、紉秋蘭以爲佩、又云、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而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也。

勺藥

廣雅云、孿夷芍藥、

韓詩云、離艸也、言將離別、贈此艸也。

本艸云、一名白朮、一名餘容、一名犂食、一名解倉、一名鋌、生中岳川谷及丘陵、圖經云、春生紅芽作叢、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一二尺、夏開花、有紅白紫數種、子似牡丹子而小、秋時採根、根亦有赤白二色、

古今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艸芍藥、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非也、又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

山海經云、條谷之艸、多芍藥、洞庭之上、多芍藥

范子云、芍藥出三輔、

建寧記曰、建寧出芍藥、極精好、

埤雅云、芍藥榮于仲春、華于孟夏、傳曰、驚蟄節後二十有

五日、芍藥榮、是也、華有至千葉者、今羣芳中牡丹品第一、芍藥品第二、

雅翼云、芍藥華之盛者、其根可和五臟、制食毒、古有芍藥之醬、合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

花木攷云、芍藥花譜、總別四十二種、其色以黃者爲貴

詩經圖史合攷卷之六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七目錄

國風齊

國風魏

詩經圖史合攷卷七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之七

國風　齊

蒼蠅

蒼蠅之聲

爾雅云、蠅醜扇、孫青蠅之類、好搖翅自扇、

方言云、蠅東齊謂之羊、

埤雅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繩字从蠅省、亦好交後足搓翅自扇、段氏云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其聲皆在翼、蓋蒼蠅善亂聲、故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也、蒼

蠅猶大肥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蠅、蠅逐臭者、喜煖惡寒、值水溺死、置灰中須臾即活、淮南子以爲爛灰生蠅、正謂此也、

雅翼云蒼蠅蠅之潔者、小於青蠅其色蒼、既[illegible]几按食飲上、

韓子云、以骨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張敞書云、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於騏驥之髮則致千里、

蟲飛薨

託云、負亦稱蟲、此蟲飛薨薨、不必唯小蟲也

爾雅云、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就此對文耳、散言則無足亦曰蟲、

周禮云、外骨、龜屬 內骨、鱉屬 郤行、螾衍屬 仄行、蟹屬 連行、魚屬 紆行、蛇屬 以脰鳴者、鼃黽屬 以注鳴者、精列屬 以旁鳴者、榮蚖屬 謂之小蟲之屬、

大戴記云、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

禮記曰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蟄蟲成動、仲秋之月蟄蟲坏戶、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

春秋考異郵曰、二九十八、主風精爲蟲、八日而化、風列波激故其命字从虫蟲之爲言屈申也、

峱

遭我乎峱之間兮

地里志、臨淄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師古曰、齊國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嶩山名也、字或作峱、或作嶩、言往適營丘而相逢於嶩山也、

並驅從兩肩兮

肩

傳云、獸三歲曰肩

詩緝云、亦作豜、

並驅從兩狼兮

鄭司農周禮注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

毛七月傳云、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疏云、箋云、豕生三月豵、既易傳不以豵爲一歲之名、則豜亦非三歲之稱、釋獸釋麋、與麕、皆云絕有力麖、箋意蓋以麖爲麋麕有力者也、

狼

爾雅云、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

陸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皮可爲裘、故禮記狼臅膏、又田獵以右宰穀獻者狼裘是也、

臅音觸

毛詩艸蟲經云、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躐之、退後又跲跋、上疐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況跋前疐後、

腔音控

酉陽雜俎云、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腔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狼烟直上、烽火用之、

瑞應圖曰、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則見、一云、王者進退動准法度則見、

埤雅云、里語狼卜食、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狼髀脊腸直、其糞烟直、爲是故也、

雅翼云、狼貪物不慭、故稱狼籍、猛而敏給、能自顧其後、淮南子云、鴟視而狼顧、鳥雄鷙于雌、獸牝猛于牡、是以貔爲熊之牝、而貔猛於熊、狼爲貛之牝、而狼名獨著、常猛者稱乳、常蓋其類也、

左傳云、狼子野心、

朱傳云、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

俟我於著乎而

著

傳云、門屏之間曰著、

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疏云、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名爲宁、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曲禮云、天子當宁而立是也、

孔疏云、著與宁、音義全、

禮書云、門屏之間謂之宁、大夫以簾、士以帷、則無屏矣、詩曰、俟我於著、而大夫士與焉者、蓋簾帷之爲蔽限、亦謂之屏、

尚之以瓊華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尚之

瓊華瓊瑩瓊英

傳云、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瓊

以瓊英乎而

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疏云、瓊瑩俱玉石名也、英華是玉光色、

在我闥兮

闥

說文、闥、門也、

韓詩說云、門屏之間曰闥、

折柳樊圃

柳

說文、柳、小楊也、

朱傳云、楊之下垂者、

本草云、柳華、一名柳絮、唐本注云、柳與水楊全不相似、水

楊葉圓闊而赤、枝條短硬、柳葉狹長、青綠、枝條長軟、陶云、

柳即水楊、非也、

青史子云、柳、南方之州、夏木也、

管子云、五沃之土、宜柳、

夏小正云、正月柳稊、稊、發芽也、

埤雅云、柳、柔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雖縱橫顛倒植之皆生、

通志云、柳曰天棘、南人呼為楊柳、

古今合璧云、樹高二三丈許、嫋娜枝條、葉細而長者曰柳、

樹垣枝、立葉小者曰楊、楊花入水、經宿化為浮萍、柳花漫空如雪、

折柳樊圃

樊

爾雅云、樊、藩、孫炎曰、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

折柳樊圃

圃

說文云、種菜曰圃、

周禮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注、樹果蓏曰圃、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閭師任圃、以樹事貢艸木、

不能辰夜

辰

傳云、時也、

說文云、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从乙乙象芒達、𠂆聲也、辰、房星、天時也、从二、二古文上字、徐鍇曰、乙音化、乙、艸木萌初出曲卷也、徐鉉等曰、三月陽氣盛、艸木生上徹於土、故从上、𠂆非聲、疑亦象物之出、

𠂆音罕

按不能辰夜之辰、今朱傳誤作晨、朱子釋詩、時爵呂韓三詩俱亾、雖有附見它籍者、皆不依用、則所从惟毛傳耳、而字畫多譌、或傳寫之謬也、它如終朕允臧之朕、作

為羊牛下括作牛羊求爾新特之爾作我胡肰厲矣之肰作為家伯維宰之維作冢小旻抑二如彼泉流作流泉朔月辛卯之月作日爰其適歸之爰作奚大降滔德之滔作慆降予卿士之予作于俱是顛倒錯誤今人不讀注疏說以傳說俱不能辨

不夙則莫

莫

說文云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

魯道有蕩

魯

譜云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

朱傳云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

地里志兗州曲阜縣外城即伯禽所築古魯城

郡縣志曲阜在縣治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

世本云周公居少昊之墟煬公徙魯

元命包云天弓星主弓弩流為徐州別為魯國

按襲慶府今為山東兗州府東平府今為州與沂州並屬兗州府密州今萊州府高密縣海州今登州府寧海州魯城在曲阜縣西一里神農氏自陳徙居黃帝王世紀曰黃帝生於壽丘在魯東門之北至春秋時魯國都其城

魯道有蕩

魯道

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西南流詩云汶水湯湯

按漢鉅平縣在今兗州府寧陽縣境

葛屨五兩

屨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鄭康成曰複下曰舄禪下曰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凡屨舄各象裳之色凡舄飾如績之次屨之飾如繡次絇謂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為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散屨謂去飾

士冠禮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繐屨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絇繶純組綦繫于踵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升席祭卒爵退坐取

屨隠辟而後屨、鄉飲酒禮、司正請坐于賓、賓主人介衆賓皆降説屨、揖讓升坐、鄉飲大夫燕做此、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説屨升就席、喪服、斬衰菅屨、繩屨、疏衰疏屨、不杖麻屨、士虞禮曰、尸坐不説屨、

曲禮曰、毋踐屨、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屨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大夫士去國、踰竟、内則云、屨著綦、玉藻云、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喪服小記曰、練繩屨、少儀曰、排闔説屨於戶内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尼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國家靡敝、君子不履絲屨、

莊子云、履方屨者、知地形、

世本云、於則作扉屨、注、於則黄帝臣、艸曰扉、麻曰屨、

方言云、扉屨、麄屨也、徐兗之郊謂之扉、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複舄、禪者謂之鞮、絲作之者謂之履、麻作之者謂之不借、

曹氏云、屨人注有繶屨、黄屨、白屨、黒屨、散屨、所謂五兩者、繶黄白黒散也、

釋名云、屨拘也、所以拘足也、

詩疏云、夏日之有葛屨、特為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於周禮註及志言朝祭屨舄、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

冠

説文云、冠、絭也、所以絭髮、弁冕之總名也、

檀弓云、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郊特牲云、野夫黄冠、黄冠艸服也、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其緇之、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玉藻、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

董巴輿服志云、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代聖人易之、見鳥獸有冠角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緌、以為首飾、

莊子云、戴圜冠者、知天時、

春秋繁露云、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玄武貌之最嚴威者、象在後、反居首、武至而不用矣、

禮書云、古之冠、其飾不過纓武緌、其名不過毋追章甫委

貌而已、大柢吉冠左辟、喪冠右辟、吉冠内畢、喪冠外畢、吉冠圜、喪冠厭、吉冠玄、喪冠素、吉冠不條屬、喪冠條屬、吉冠緌、喪冠不緌、吉冠緣、喪冠不緣、居冠屬武、非居冠不屬武、此其略也、

緌

説文云、系冠纓也、

内則云、子事父母、冠緌纓、王藻云、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又云、大白冠縞布之冠、皆不緌、委武玄縞而屬緌、

禮書云、冠系有纓、其垂有緌、喪冠不緌、則凡吉冠皆緌矣、

羅氏云、二組屬于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緌、

斧

釋名云、斧甫也、甫始也、凡將制器、始因斧伐木、以乃制之也、

考工記、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

春秋元命包云、斧鑕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為言補也、

古今事物類考云、神農作斤斧、

破斧傳云、隋銎曰斧、

尉繚子云、坐之兵劍斧、主之兵戰斧、

莠

孔疏云、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也、

國語云、馬餼不過稂莠、韋昭注云、似稷而無實、

韋昭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何艸、答曰、今之狗尾也、

月令云、孟春行秋令、藜莠蓬蒿並興、

戰國策云、幽莠之幼也似禾、

雅翼云、莠者、害稼之艸、今之狗尾艸也、似稷而不結實、無處不生、莠既惡物、故言之不美者、謂之莠言、

弁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釋注、爵弁服、此與君祭之服、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耳、皮弁服此與君視朔之服也、以白鹿皮為冠、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

冔音詡

盧令令

後漢輿服志云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繒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

禮書云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為之謂之韋弁則爵弁即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爵弁先於綦弁孔安國曰綦弁皮弁也士冠禮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為尊聘禮主卿積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為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明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為一物也士冠禮爵弁服喪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紂衣齋二人爵弁執惠雜記復諸侯爵弁服子羔之襲爵弁一蠶廟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則爵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鄭氏謂冕之次制如冕但無繅耳其布三十升然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笄紘玉飾各以其等為之如皮弁制

盧

傳云盧田犬

盧重環

盧重鋂

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

環

疏云環在犬之頷下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

鋂

說文云大瑣也一環貫二者

梁寅云重環者環之中又貫一環所謂子母環也重鋂者環之中又貫二環也

其魚魴鰥

鰥

毛云鰥大魚

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吞矣

鄭云鰥魚子

爾雅云鯤魚子疏引此詩其魚魴鰥云鯤鰥字異古字通用

魯語里革云魚禁鯤鮞鳥翼鷇卵蕃庶物也

其魚魴鱮

鱮

箋云鱮似魴而弱鱗

陸疏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鰫幽州人謂之鴞鴞或謂之胡鱅

埤雅云鱮色白北土皆呼白鱮西征賦云華魴躍鱗素鱮揚鬐性亦旅行故其制字从與失水則死弱魚也今吳越呼鰫鰱魚六韜曰緡隆餌重則嘉魚食之緡調餌芳則鰫魚食之鱅庸魚也故其字从庸

雅翼云白鰱一類所食不同今鯇惟食草鱮食螺蚌鰱乃食鯇矣宜其味之不美

嚴氏曰今鱅鰱相似而小別鰱頭小鱅頭大

簟茀

傳云簟方文席也

爾雅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李巡曰輿革前謂輿前以革為真飾曰鞎茀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鞎以韋靶車軾也茀以革靶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正也孫炎曰禦以竹簟為車飾也郭璞曰蔽以簟衣後戶也

鞹

說文云鞹革也又曰獸皮治去其毛曰革

傳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

驪

駉傳云純黑曰驪

月令孟冬云駕鐵驪

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

說文云驪馬深黑色

汶水

淮南子云汶出弗其流合於濟注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

東

禹貢云浮于汶達于泲

水經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壽張又西南入於濟

許叔重云出瑯邪朱虛東泰山東入濰

朱傳云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

曹氏云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

按一統志萊蕪縣今屬山東濟南府有汶河云其源有

三、一發泰山之萂仙臺嶺、一黃萊蕪縣原山之陽、一發萊蕪縣寨子村、至泰安州靜封鎮合焉、名曰牟汶、西南流與徂徠山之陽小汶河合、又西南流注洸河入濟、此徐汶也、朱虛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境、有汶水、云源出沂山東麓流、經本縣東南六十里入安丘縣界安丘亦屬青州、此青汶也、

抑若揚兮

揚

傳云、揚廣揚、疏云、揚是額之別名、額資闊、故言廣揚、

猗嗟名兮

名

爾雅、眉目上為名、孫炎曰、目上平博、郭璞曰、眉眼之間、

揚用修云、名玉篇引此句作顯、眉目之間也、字从頁、言流盼使人寔迷、

終日射侯

侯

尚書云、侯以明之、

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樂以采蘩、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餘侯則為住、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鄉射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又云、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

大射云、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

鄭注周禮云、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

孔氏云、燕射自天子至士皆一侯、鄉射賓射當張采侯二正、天子諸侯大射張三侯、

禮書云、周官司裘所共之侯大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也、射人治射儀之侯正賓射之侯也、梓人所謂

不出正兮

張五采之侯也鄉射記熊侯白質以下燕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獸侯以息燕也大射之侯用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又制皮以為鵠賓射之侯亦常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畫五色以為正燕射之侯則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以象鵠然三射之別也然周禮諸侯熊侯豹侯則畿內諸侯大射之禮也畿外諸侯大侯參侯干侯大射禮量人張三侯是也

正

鄭射人注云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采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然說失之矣

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為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為俊故射取名焉

詩正義云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采畫為之畫五正之侯者中央之采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

禮書云大射有鵠猶賓射之有正也賓射有皮猶大射之飾其側也大射側中皆皮故曰皮侯賓射側皮而中五采故曰五采之侯

展我甥兮

甥

爾雅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甥猶生也取相親之意

四矢反兮

矢

周禮司弓矢掌八矢之法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注枉殺矰恒弓所用也絜鍭茀庳弩所用也

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矢人為矢鍭矢參分茀矢（注茀當為殺）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注殺當為茀）七分三在前二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為之羽

溪水之以辨其陰陽矣其陰陽以設其从矣其从以設其
羽参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世本云夷羊作矢、
荀子云浮游作矢、
六韜云陷堅陣敗强敵大黃参連弩飛鳧電影矢自副注
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為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銅為首、
方言云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鍭關西曰箭注
箭者竹名因以為稱、
釋名云矢指也其有所指向迅疾也其本曰足又謂之鏑、

齊人謂之鏃關西謂之釭其末曰括括旁曰叉、
骲音暴　鈚音皮
唐六典云骨鏃曰骲鐵鏃曰鏑鳴箭曰骹霹靂箭曰鈚皆古
之制也竹箭以竹為笴諸箭亦通用木箭以木為笴惟利
射獵、
韓詩傳云諸侯有德七錫弓矢、

國風　魏

魏

譜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
西周以封同姓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與秦晉鄰晉
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後晉有魏氏、
詩含神霧云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庾地處孟冬之
位得當白秦獄之風音中羽其地境褊故其民險而好畜、
地里志云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詩曰彼汾一
曲寘諸河之側、

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距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
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
一統志山西平陽府解州平陸縣北五十里有魏侯城即
古魏國漢於此置河北縣屬河東郡、

可以履霜

霜

釋名云霜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
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月令云季秋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
大戴禮云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陽氣勝則散為雨

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

春秋考異郵云、霜者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霜之為言亡也、物以終也、

感精符云、霜殺伐之表、秋季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

援神契云、霜以挫物、

五經通義云、寒氣凝以為霜、從地升也、

國語云、駟見而隕霜、隕霜而冬裘具、賈逵曰、駟房星也、

淮南子云、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高誘曰、青女、天神、主霜雪、

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其霜附木、不下地、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上、

要之襋之

要

朱傳云、要裳要、士喪禮云、襚者、左執領、右執要、

玉藻云、縫齊倍要

襋

說文云、衣領也、

鄭注、禮記云、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

彼汾沮洳

汾

地里志、汾水出太原郡汾陽縣北山、西南至汾陰入河、

山海經曰、管涔之山、其上無草木、而多玉、汾水出焉

水經云、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

一統志、汾河源出山西太原府靜樂縣管涔山、經太原清源交城、文水祁縣、至平遙介休、南入平陽府靈石縣界、經趙城洪洞、臨汾、南歷襄陵太平絳州、稷山、河津、榮河、入於黃河、

淮南子曰、汾水濛濁而宜麻、

彼汾沮洳

沮洳

朱傳云、水浸處下濕之地、

山海經、沮洳之山、郭氏注、引詩、彼汾沮洳、

言采其莫

莫

陸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

埤雅云、子如楮實而紅、冀人謂之乾絳、蓋以此也、今吳越

呼為茂于、

公路公行

疏云、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車主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謂之公行、

左傳云、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杜元凱云、旄車公行之官、疏云、周禮有諸子掌國子之倅事、與公族同、巾車掌王五路事、與公行同、

藚

爾雅、藚牛脣、郭注、毛詩傳曰、水蕮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

陸疏云、今澤蕮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

本草、澤瀉一名水瀉、及瀉芒芋、鵠瀉、生汝南池澤、陶隱居云、葉狹長叢生諸淺水中、仙經服食斷穀皆用之、亦云、身輕能步行水上、圖經云、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獨莖而長、秋開白花、作叢、似穀精草、

穀古卜反

公族

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

左傳、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

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靜、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靜者修之、

左傳疏、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卿之適子、亦屬公族、

謠

爾雅云、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謠、聲消搖也、

韓詩章句云、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毛傳云、樂合曲曰歌、徒歌曰謠、

冊府元龜云、春秋以來乃有婉孌總角之謠、傳於閭巷皆成章協律、

棘

埤雅云、魏風園有棘、棘酸棗也、

朱傳云、棗之短者、

陟彼岵兮

岵

爾雅云、多草木岵、

釋名云、岵、怙也、人所怙恃以為事用也、

毛傳云、山無草木曰岵、

陟彼屺兮

屺

爾雅云、無草木峐、與屺同

釋名云、屺、圮也、無所出生也、

毛傳云、山有草木曰屺、

按爾雅、毛公說岵屺正相反、當是毛公誤耳、朱子從毛

非也、豈有不信周孔子夏之說、而信後儒者乎、

寘之河之干兮

干

傳云、厓也、斯干傳云、澗也、

易云、鴻漸於干、注云、干、謂大水之旁、故停水處、

韓詩考異注云、干、墝、有之處也、又云、地下而黃曰干、

按水經云、河水東過河北縣南、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河北縣即故魏國、此詩所以稱河干也、

河水清且漣猗河水清且淪猗

漣淪

爾雅云、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為瀾、小波為淪、直波為逕、李巡云、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郭璞曰、瀾、言渙瀾也、淪、言蘊淪也、徑、言徑涏也、邢昺云、瀾漣雖異、而義同、

毛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直、直波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釋名云、風吹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水小波曰淪、淪、倫也、小文相次有倫理也、小直波曰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

韓詩說云、順流而風曰淪、

不稼不穡

稼

說文云、禾之秀實為稼、

毛傳云、種之曰稼、

周禮、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遂人以土宜教甿稼穡、遂師巡稼穡、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斂其稼事、鄙長歲時簡稼器、與有司數之、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

不稼不穡

穡

說文云穀可收曰穡
毛傳云斂之曰穡
疏云以稼穡相對則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若散則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鴻鴈云舍我
穡事非惟斂之也
左傳疏云穡愛也言愛惜而收斂之
內則云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注云穛熟而穫之則
曰稰生穫之曰穛

禾

說文云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
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
廣雅云粢稻其穗謂之禾
春秋說題辭云禾者銜滋液注銜滋液之生故以天穀為
名也
孝經援神契云德之下地則嘉禾生
周書云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
居北方
董仲舒云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

氾勝之書云種禾無期因地為時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
土可種禾
七月疏云苗生既秀謂之禾種穜稑穀名為稼禾稼者苗
幹之名黍稷重穋其餘稻秫菽粱之輩皆名為禾麻與菽
麥則無禾稱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
按禾即秔穤二稻也春秋書大無麥禾說文云二月而
生八月而熟皆指稻而言耳若廣言之自可該諸穀

廛

[illegible]

毛傳云一夫之居曰廛
說文云一畝半一家之居
周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
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玄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
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廛里任國中以遂人職授民
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
遂人夫一廛田百畝鄭司農云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
謂百畝之居也玄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麻者也

韵會注云、市物邸舍曰廛、一曰一百畝、
禮書云、廛者國中之居、廬者田中之居、廛舍二畝半、廛亦二畝半、則五畮之宅、合在野在邑言之、攷之於禮、鄉師、遂國及野以施惠、鄉大夫辨國中之可任者、鄉士掌國中之獄、則六鄉之民、莫不廛里於國中矣、廛里所以定居、而廬合時其宿息之地而已

（不狩不獵）

獵

箋云、宵田曰獵、
爾雅云、宵田為獠、注管子云、獠獵畢弋、今江東亦呼獵為獠、或曰、即今夜獵載鑪炤也、
說文云、獵、放獵逐禽也、

（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貆

爾雅云、貈子貆、疏、貈似狐、其子名貆、
詩義問云、貉子曰貆、貆形狀與貉異、

（坎坎伐輻兮）

輻

詩緝云、輻、車轑也、
攷工記云、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望其輻、欲其揱（音宵小兒）爾而纖也、進而眂之、欲其肉稱也、眂其

（綆音陋）

綆、輪箄、欲其蚤之正也、（必正牙）察其菑蚤不齵、（菑音爾輻入轂中者則輪）雖敝不匡、（枉也）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故鑿其輻廣以為之弱、（菑也）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叅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漁也、（漁粘也）叅分其股圍、（近菑謂之股）去一以為骹圍、（近牙謂之骹）揉輻必齊、（揉以火）平沈必均、（浮以水無輕重）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又云、車人為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柄車輻一柯、

（漁音廣）

禮書云、輪崇六尺有六寸、轂徑一寸三分寸、牙圍尺一寸、則輻長二尺有奇矣、轂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而輻廣如之、

則輻圍九寸有奇矣、又合股圍去一以為骹圍、輻之入牙者、謂之爪、近牙謂之骹、入轂謂之菑、近菑謂之股、菑亦謂之弱、則股菑弘而骹爪殺矣、
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

（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特

傳云、獸三歲曰特、
先鄭周禮注云、三歲為特、
爾雅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
按毛云、獸三歲曰特、先鄭亦云、當有所出、然攷爾雅有

豕生一持之文則之特應謂豕耳上下韋甄鶉皆專指一物不應以彙乃汎言數竊謂宜從爾雅、

坎坎伐輪兮

輪

釋名云、輪綸也、言彌綸也、

攷工記云、察車自輪始、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薄其踐者也行山者欲侔上下等、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視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又云、車人為車、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

萬矩同

莊子云、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

胡取禾三百囷兮

囷

匹人注云、囷圓倉、

釋名云、囷綣也、藏物繾綣束縛之也、

月令孟冬、命有司修囷倉、

窌音教

攷工記云、囷窌倉城逆墻六分、

口音圍

說文云、囷廩之圜者從禾在口中、圜謂之囷、方謂之京、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飧

傳云、孰食曰飧、

周禮掌客云、上公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侯伯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子男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以其爵等為之禮、注云、飧客始至致小禮也、小曰飧、大曰饔餼、

聘禮云、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三十車、薪芻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衆介皆少牢、

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

碩鼠碩鼠 無食我黍

說文、飧餔也、從夕食、

字林云、水澆飯也、

韻會注云、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飧爲飯別名、

釋名云、飧散也、投水於中、解散也、

碩鼠

爾雅、鼫鼠、孫炎云、五伎鼠、郭璞云、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爲䶂鼠、見廣雅、

說文云、鼫、五伎鼠也、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荀子云、梧鼠五伎而窮、

詩義疏云、碩鼠、樊光謂即爾雅碩鼠也、許慎云、鼫鼠五伎鼠也、今之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以鼠非鼫鼠也、本草、又謂螻蛄爲石鼠、亦五伎、古今方土名蟲鳥、物異名同、故記也、

文子云、聖人師拱鼠制禮、

錄異記云、拱鼠形如嘗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即跳躍而走去、秦川有之、

雅翼云、詩稱相鼠、即河東大鼠也、

詩經圖史合攷卷八目錄

國風唐

國風秦

騏　馵
板屋　駵
騧　龍
觼　軜
邑　俴駟
厹矛　錞
伐　鏤膺
閉　緄
蒹　溯
奇經圖史合攷　卷八　十三
坻　終南
條　梅
錦衣狐裘　丹
紀　堂
黻衣　子車
夫　晨風
櫟　駮
棣　檖
袍　師

戈　澤
戟　勇
氏　渭陽
路車　瑰
夏屋　簋
奇經圖史合攷　卷八　十四
奇經圖史合攷卷八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之八

國風

唐

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今曰太原晉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唐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僖侯孫穆侯、又徙於絳、

地里志、河東土地平易、有盬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

左傳、唐叔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注、大夏今晉陽、

諸侯譜云、晉穆侯徙都於絳、孝侯改絳爲翼、景公遷新田、

晉語、景霍以爲城、汾河涑澮以爲淵、戎狄之民實環之、

孔仲達云、武公并晉、又都絳、

按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即秦漢之晉陽縣、有唐城、叔虞子燮父所從也、晉水出其縣西南十里懸甕山、曲沃今爲解州聞喜縣、絳、翼、俱在翼城縣東南、屬平陽府、平陽府又有曲沃縣、亦成師所封、絳州絳縣、景公所從之新田也、

蟋蟀在堂

蟋蟀

爾雅、蟋蟀、蛬、李巡曰、蜻蛚也、郭璞云、今趨織也、

古今注、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爲懶婦、

易通繫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趣婦女織績女工之象、

通卦驗云、立秋蜻蛚鳴、白露下、蜻蛚上堂、

周書云、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

陸璣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云、趨織鳴、懶婦驚、是也、

詩義問云、蟋蟀食蠅而化成、

春秋說題詞云、趨織爲言趨織也、織興事遽、故趨織鳴、女作魚、

潛潭巴云、蟋蟀集、天子無遠兵、

月令、季夏蟋蟀居壁、疏、此物生在於土中、至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其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

搜神記云、朽葦為蛬、

埤雅云、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于蛬蟲、能帥陰陽之志者也、似蝗為蚷、善跳、

雅翼云、蟋蟀以夏生、秋始鳴、周書、蟋蟀居辟、淮南則云、居奥、奥者、西南隅也、有生野中及生人家者、寒則漸近人、好吟於土石塼甓之下、尤好鬬、勝輒矜鳴、其聲如急織、故幽州謂之促織、又其鳴正織之候也、古稱螣蛇游霧而殆於即且、即且乃蜈蚣耳、許叔重謂蟋蟀為即且、上虵、虵不敢動、非也、捭人以證鳴者、精列屬、

役車

巾車云、庶人乘役車、注、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疏、庶人以力役為事、故名車為役車、

詩疏云、服納禾稼、亦用此車、

禮書云、役車、牛車也、書曰、肇牽車牛、輈人曰、大車轅直、必縊其牛、則大車牛車也、牛車大則柏車中車、羊車小車也、大車以行澤、柏車以行山、羊車以行宮中、車人所謂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此大車柏車之辨也、大車兩轅、故車人言凡為轅、三其輪崇、轍廣六尺、鬲長六尺、一牛在轅內、故鬲短而轍狹也、大車轂長尺五寸、圍尺五寸、輻長四尺五寸、渠圍二丈七尺、輪崇九尺、牙圍尺五寸、綆一寸、轅二丈七尺、牝服八尺、輪人之牙、車人謂之渠、輿人之較、車人謂之牝服、輿人之衡、車人謂之鬲、輿人之為車、起度於輿廣、車人之為車、起度於柯長、輿人之車、其箱廣而不方、車人之車、其箱方而不廣、其制之異可知矣、

樞

爾雅云、樞荎、郭云、今之刺榆、

廣雅云、柘榆、梗榆也、

陸璣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瀹為茹、美滑於白榆、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

陳藏器云、江南有刺榆、無大榆、刺榆秋實、

榆

內則云、堇荁枌榆免薧以滑之、

元命包云、三月榆莢落、

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為榆、

管子云、五沃之土、其榆條長、

榤音如
估音古
梜音劫

淮南子云、五月其樹楡、
萬畢術云、八月楡檽、令人不饑、
四民月令曰、二月楡莢成者、收乾以為旨蓄、色變白將落、收為醬、
嵇康云、楡令人瞑、
鄒子云、春取楡柳之火、
廣雅云、山楡、毋估也、柘楡、梗楡也、
齊民要術云、梜楡、凡楡三種色別種之勿令雜、梜楡莢葉味苦、凡楡莢味甘、

陶隱居云、楡皮性至滑利、初生莢仁以作糜羹、
本草衍義云、楡皮磨為粉、歉歲農以代食、葉青嫩時收貯、亦用為羹茹、
雅翼云、陳藏器云、江南無大楡、蓋大楡北方之木也、

山有樗

樗

爾雅云、栲、山樗、郭璞曰、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
陸疏云、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方俗無名、此為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為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愼正以栲讀為糗、今人言栲、失其聲耳

隰有杻

杻

爾雅云、杻檍、注、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
陸疏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為弓弩幹、

子有廷内
弗洒弗埽
扱音吸
拚音奮
擖音業

廷内

說文云、廷、朝中也、
釋名云、廷、停也、人所集之處、

灑埽

曲禮云、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少儀云、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
管子云、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袂及肘、堂上則揚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

其、倚於户側、凡擀之紀、必縣與始、俯仰磬折、擀毋有微擀、前而退、聚於户内、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遂出棄之、

素

說文云、素白緻繒也、从糸𠂹、取其澤也、

釋名云、素樸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加功飾也、

雜記、韠以素、注云、素生帛也、

范子云、白素出三輔、疋八百、

陳錫玄云、古人動稱竹素、殆所以漸變奇觚、而啟薄號之始者、與其輕勻明淨、易於點染、可想見矣、

素衣　五見曹麻衣

詩緝云、素絲也、以素為衣者、謂中衣也、

鄭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

玉藻云、深衣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鄭注云、其為長衣中衣、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又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

詩正義云、崔靈恩等、以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有裼衣、裼之上乃加朝祭之服、其二劉等、則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服之下、卽以錦衣為裼、便是以帛裏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明矣、

禮書云、深衣與中衣同制異飾、連裳方袷直繩劾袵、以至裳十二幅、要三袪、縫齊倍要之類、此其所同也、深衣之純

以采、若素長衣之純素而已、中衣之飾繡黼丹朱、而與長衣又繼揜尺焉、所謂揜尺者、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袂之末、揜餘一尺、長衣之揜以布、中衣揜或素或布、各象其衣狀也、若深衣則緣而已、此其所異也、

朱襮

傳云、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

箋云、繡當為綃、中衣以綃黼為領、丹朱為純也、

釋范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

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從子于沃

詩緐云、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朱、朱緣也、謂染繒為赤色、為中衣之緣也、襮、領也、謂繡黼領也、繡刺白黑文以褄領也、此以素為衣、謂冕服爵弁之中衣、公之孫及天子大夫四命、皆爵弁、自祭士助祭於君、亦服爵弁以上則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襮也、

禮記疏云、素衣朱襮、國君之禮、大夫士不用綃黼丹朱、但用采純而已、

沃

水經注、左邑故城、故曲沃、陳水自城西注、水派急濬、故詩人以為激揚之水、

孔仲達云、成侯徙居曲沃、則為晉都、至昭公分曲沃封桓叔、則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然則穆侯以後、晉常都絳、

唐氏云、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歳、

竹書紀年、莊伯十二年、翼侯焚曲沃之水、

素衣朱繡

繡

疏云、於繒之上、刺繡以為黼、

尚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考工記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注、此言刺繡采所用、

釋名云、繡、修也、文修修然也、

繡、魯詩作綃、以為綺屬也、

孔仲達云、綃是繒綺別名、於此綃上刺為繡文、

從子于鵠

鵠

傳云、曲沃邑、疏云、桓叔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

椒聊之實

椒

爾雅云、椴、大椒、郭云、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椴、又云、椒椒醜莍、李巡曰、椴、茱萸也、椒茱萸皆有房、故曰梂、梂、實也、

陸疏云、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煑其葉以為香、今成皋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

蕃青為
藙子椒

本草經云、秦椒生太山川谷及秦嶺上、或瑯琊、八九月採實、蜀椒一名蓎藙、生武都川谷及巴郡、八月採實、蔓椒生雲中川谷及丘冢間、採莖根煑釀酒、胡椒生西戎、形如鼠

李子、調食用之味甚辛辣、

范子計然云、蜀椒出武都赤色者善、秦椒出天水隴西、細者善、

春秋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為椒、

援神契云、椒薑禦濕、菖蒲益聰、

酉陽雜俎云、椒可以來水銀、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

埤雅云、椒似茱萸而小、赤色、内含黑子如點、今謂椒目、

升

攷工記云、㮚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

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鬴、其耳三寸、其實一升、

漢書云、嘉量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左耳為升、右耳為合、合、合龠之量也、升者、參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

家語云、黃帝設五量、

崔靈恩集注云、古者為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

匊

傳云、兩手為匊、

詩詁云、兩手曰掬、屈掌曰匊、

禮書云、匊二升、二匊為豆四升、

呂氏曰、古量二升曰匊、匊大於升、

埤雅云、古者匊大而升小、或曰、爾雅以為兩手謂之匊、匊、一升也、

曲禮云、受珠玉者以掬、

三星

傳云、三星、參也、

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

按參十星、然實三星、下三星曰伐、其外四星為左右肩股、故毛以三星為參、心三星、天王正位、台南小星、詩、毛以三為心是也、故鄭謂三為心、毛鄭二家、說婚姻之時不同、後儒各从其所見、

良人

毛云、美室、朱云、夫稱、

按古無稱女子為良人者、儀禮、良席在東、孟子、其良人出、秦風、獻獻良人、皆指其夫耳、鄭注儀禮云、婦人稱夫曰良、是也、此傳當箋而不箋、未知鄭意云何、

綢繆束芻

芻

說文、芻、刈艸也、象包束艸之形、

爾雅、秆謂之芻、

孫統王、執芻、注、藁也、

孔氏云、芻者、飼馬牛之艸、蕘者、供爨火之艸、

三星在隅

隅

說文、隅、陬也、

爾雅、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

三星在戶

戶

釋名云、戶、護也、所以謹護閉塞也、

說文云、半門曰戶、

毛公云、庶人蓽戶、

有杕之杜

杜　詳見召南甘棠

爾雅云、杜、赤棠、

其衣豹褎

褎

釋名云、袖、繇也、手所繇出入也、亦言受也、以受手也、

玉藻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

肅肅鴇羽

鴇

郭璞云、鴇似雁、無後趾、毛有豹文、一名獨豹、

疏云、鴇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

釋文云、似雁而大、

雜俎云、鴇遇鷙鳥、能激糞禦之、糞著毛悉脫、

禮曰、雞肝雁腎、鴇奧鹿胃、鄭玄云、奧、脾也、

埤雅曰、說文曰、肉出尺胾、貞貢易林曰、文山鴻豹、肥腯多脂、蓋言此也、閑詩曰、鴇無舌、兔無脾、說文曰、毕相次也、从匕从十、蓋鴇性羣居、如雁自肰有行列、故从毕、詩故曰鴇行、

集于苞栩

栩

爾雅云、栩杼、郭曰、柞樹、又云、櫟其實梂、孫炎曰、櫟實橡也、有梂彙自裹、邢云、櫟似樗之木也、

陸機疏云、唐風集于苞栩、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栩、其子為皁、或言皁斗、其殼為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斗、謂櫟為杼、五方通語也、秦風山有苞櫟、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椒椴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梂、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

檪以為此秦詩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東海及徐州謂之木蓮、其葉始生、食之味辛、其𣏌子八月中成、搏以為燭、明如胡麻燭、研以為羹、肥如胡麻羹、

本草云、橡實堪染用、一名杼斗、槲櫟皆有斗、以櫟為勝、所在山谷中皆有、圖經云、木高二三丈、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柞櫟也、杼也、栩也、皆橡櫟之通名、

枕中記云、橡子非果非穀、最益人、服食無氣而受氣、無味而受味、消食止痢、令人强健、

本草衍義云、櫟葉如栗葉、堅而不堪充材、

風土記云、吳越之間名柞為櫪、

古今注云、杼實曰橡、

齊民要術云、柞砍去還生、料理還復、宜種於山阜之曲、十年中椽、二十年中屋、薪樵不在此數、

雅翼云、管子五粟之土、其柘其櫟、其槐其楊、其桑其松、其杞其茸、種木胥容、榆桃柳楝、其櫟修直以長、淮南時則訓、十二月之木、可以為車轂、木不出火、惟櫟為然、亦應陰氣也、

王事靡盬

盬

疏云、盬與蠱字異義同、左傳云、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為不攻牢、

董氏云、說文煮海為鹽、煮池為盬、故安邑之出為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肅肅鴇翼

翼

說文云、翅也、

肅肅鴇行

行

傳云、行、翮也、

爾雅云、羽本謂之翮、注、鳥羽根也、

周禮云、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不能蓺稻粱

稻

爾雅云、稌、稻也、

說文云、稻、稌也、秔稻屬、稉、沛國謂稻為稉、

本草、粳米味甘苦、平、益氣、止煩、止泄、稻米味苦、主溫中、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本草稻米、今之糯米、

養生要集云、秔、稻屬也、稻亦秔之總名也、道家方藥、有用稻米秔米、此則是兩物也、稻米粒白如霜、味苦主溫、食之令人多瘦、無肌膚、秔米味甘、主利五藏、長肌膚、好顏色、

周禮云、揚州宜稻、

曲禮云、祭宗廟之禮、稻曰嘉蔬、月令云、季秋、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春秋說題辭云、稻之為言藉也、稻冬含水盛其德也、故稻太陰精、含水沮洳、乃能化也、江南多稻、固其宜也、

孝經援神契云、汚泉宜稻、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辟米不待定熟、卬天而死、

汜勝之書云、種稻、春解凍時、耕反其土、種稻區不欲大、大則水激淺不適、冬至後百一十日可種稻、地美者用種畝四斗、

四民月令曰、三月多種秔稻

月令章句云、十月穫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

不能蓺稻粱

粱

本草、青粱米味甘微寒、益氣補中、輕身長年、白粱米味甘微寒、主除熱益氣、黃粱米味甘平、主益氣和中止泄、陶隱居云、青粱出北方、黃粱出青冀州、白粱處處皆有、唐本注云、青粱殼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穀粒似青稞而少麤、夏月食之、極清涼、但以味短色惡、不如黃白粱、故人少種之、此穀早熟而收少、作餳清白勝餘米、白粱穗大多毛且長、穀麤扁長、不似粟圓、米亦白而大、食之香美、為黃粱之亞、黃粱出蜀漢商浙間、亦種之、穗大毛長、穀米俱麤於白粱、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美、逾於諸粱、人號為竹根黃、圖經云、粱皆粟類、大抵人多種粟而少種粱、以其損地力而收穫少、諸粱食之、比它穀最益脾胃、粟米

亦相似耳、粱米从粱、乃細而圓、種類亦多、功用則無別矣、

通志云、汜勝之書云、粱是秋粟、今俗謂之粱、古祭祀所用粱盛是也、可作粢食、及釀酒、亦如粳米、或云、粱亦有粳者、

雅翼云、古不以粟為穀名、但米有孚殼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為粟、則粱是其類、古天子之飯、有白粱黃粱者、明取二種耳、

周禮、食醫、會膳食之宜、犬宜粱、犬味酸而溫、粱米味甘而微寒、氣味相成也、

禮記云、祭宗廟之禮、粱曰薌萁、又曰、大夫無故不食粱、

七衣

周禮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冕服七章、

讀詩記云周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爲繢、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絺以爲繡

六衣

周禮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孔仲達云、衣服、指謂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

按周禮、典命八命之公、六命之卿、四命之大夫、衣服如其命數、而司服公袞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孤希冕三章、卿大夫玄冕一章、其八章六章四章二章之衣、未聞其制、故此詩豈曰無衣六兮、鄭朱俱言六命之服、不云六章也、其典命所云、衣服亦如之者、終不可解、求其說而不得、則有賈公彥大章小章之說、然亦不知小章如何而別也、夏官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其服亦毳冕矣、差而次之、則孤卿希冕、大夫玄冕、希冕之服、刺粉米於衣、黼黻於裳、但三章耳、然諸侯之孤卿大夫、其朝聘天子及助祭得服希冕玄冕、王臣與倍臣、不應同服、王荊公云、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爲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若然、則八命之三公、服侯伯之服矣、及其出封也、皆加一等、則三公即得九章、卿即得七章、於理亦可通、而未詳所出、當是荊公臆見耳、

蘞

陸疏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奥不可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域

毛傳云、域、塋域也、

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

孔子云、古者墓而不墳、又云、古不修墓、

枕

說文云、枕、臥所薦首者、

釋名云、枕、檢也、所以檢項也、

夏

尚書甲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書大傳云南方者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謂之夏夏者假者吁荼萬物養之外者也故曰南方夏也

夏小正云四月昴則見囿有見杏鳴蜮王萯莠取荼五月參則見浮游有殷良蜩鳴六月鷹始摯

月令云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靡艸死麥秋至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律中蕤賓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律中林鐘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艸為螢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鄉飲酒義云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

爾雅云夏為朱明注氣赤而光明

素問云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

管子云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九暑乃至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

魏相奏云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

月令注云孟夏日月會於實沈仲夏日月會於鶉首季夏日月會于鶉火

首陽

朱傳云首山之南也

孔氏云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

馬融云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十三州志云雷首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

水經注云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

左傳趙宣子田於首山注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

戴延之西征記云洛東北去首陽山二十里山上有伯夷叔齊祠戴云餓死此山今河東蒲坂南又有首陽亦有夷齊未詳餓死所在

一統志云首陽山在山西平陽府蒲州東南三十里即禹貢雷首山也伯夷叔齊隱此上有夷齊墓并廟

國風秦

秦

詩云、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周孝王封伯翳末孫非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命作大夫、秦仲孫襄公、平王初、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横有周西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迤山、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徳公、又徙於雍云、

括地志、秦州清水縣、本名秦、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

元命包云、東井鬼星、散為雍州、分為秦國、

詩含神霧云、秦地處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膝、白色秀身、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以揚、

按秦、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境內有秦亭、徳公所徙之雍、今鳳翔府鳳翔縣地、

有馬白顛

白顛

爾雅云、的顙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顙、顏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

周易云、震為的顙、疏、白顙為的顙、取動而見、

埤雅云、覲禮、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説者以為卓即的顙、故以為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月題額上當顱如月者、所以象顛之白、然則馬之賚的顙可知矣、馬政論云、顙有白毛、謂之的盧、又曰、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此俗云的顱、非也、

寺人之令

寺人

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政令

疏云、諸侯寺人、傳達君命、

范蔚宗云、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

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

楊用修云、史年表、書穆公學於宧人、宧人、寺人也、此云寺人之令、言君不接群臣、但使寺人傳令、秦用閹宦、非一日矣、

阪有漆

阪

爾雅云、阪者曰阪、李巡曰、謂高峯山陂、

曾氏曰、説文、阪、山脅也、地里志、隴西有隴坻、在其西注、隴

隰有楊

阪也、即今隴山、三秦記、其阪九回、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朕則阪、固秦所有也、

楊 互見王風篇

爾雅云、楊、蒲柳、

埤雅云、今有黄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黄楊木性堅緻難長、俗云歳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楊之字甲、早於衆木、

淮南子、正月、其木楊、

駟鐵孔阜

鐵

傳云、驖驪、

說文云、驖馬赤黒色也、

月令、孟冬、駕鐵驪、注、色如鐵、

埤雅云、說文曰、馬深黒色、驪馬赤黒色、驖、先儒云、取其馬色如鐵、非特有取於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故曰驖也、月令孟冬乘鐵驪、即此是也、

奉時辰牡

辰牡

周禮云、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注、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温、散則凉、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也、及狐狸、

舍拔則獲

拔

疏云、拔為矢末、以鏃為首、故拔為末、

釋名云、矢末為括、括、會也、言與弦會也、括旁曰叉、形似叉也、

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

考工記、矢人為矢、夾其陰陽以設其从、夾其从以設其羽

鄭司農云、从、謂括也、

禮書云、弓矢之括居葉兩旁、弩矢之括居葉上下、

四馬既閑

四馬

箋云、四種之馬、

周禮、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注、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其駑馬則分為三、

輶車鸞鑣

輶車

周禮、田僕、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注、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賈公彦云、按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彼佐車則此驅逆之車也、校人田

獮師驅逆之耳、

按爾雅、輶輕也、夏官車僕掌輕車之萃、鄭氏云、輕車馳敵致師之車、然田車以木戎車以革二、輕車不同、

鸞

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疏云、乘車金玉象也、夏官太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異於乘車也、

周禮、大馭、凡御路儀、以鸞和為節、

玉藻云、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注、鸞有鸞和也、

少儀云、鸞和之美、肅肅雝雝、

韓詩內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

會經注云、周之文物大備、法車之上、綴以大鈴、如鸞之聲、

陸農師云、說文曰鸞、赤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一曰青鳳為鸞、鸞雌曰和、雄曰鸞、乘車和在衡、鸞在軾、而輶車置鸞于鑣、驅逆之車、尚輕疾故也、

當上古時、鸞輿慎動、此鳥輒集車上、雄鳴於前、雌應於後、後世不能致、作和鸞以彖之、因謂之鸞仗、

按鸞、瑞鳥也、淮南子云、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其始生似鳳、久則五采變易、故字從變省、其音如鈴、鑾鑾然、故曰鸞也、山海經云、女牀之山、有鳥、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詩含神霧云、德化充塞、照潤八寅、則鸞臻、春秋運斗樞云、天樞得、鸞鳥集、孔演圖云、天子官守以賢舉、則鸞在野、元命包云、火離為鸞、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鸞鳥舞、嵩崙圖云、鸞

鳥似鳳而白纓、聞樂則蹈舞而至、其雌曰和、會經云、鸞一名雞趣、首翼赤曰丹鳳、青白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黃曰土符、瑞應圖云、鸞鳥鳳凰之佐、鳴中五音、肅肅雝雝、喜則鳴舞、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度、祭祀有禮、親踈有序、則至、一云、心識鍾律、鍾律調則至、至則鳴舞以和之、說其形者雖不同、大都似鳳五采、此鳥善鳴、師曠故言鸞鳴雝雝、鳳鳴喈喈、山海經言鸞鳥自歌、鳳鳥自舞也、禮云、鸞車有虞氏之路、意者有虞之世、鸞鳥遊至、故作為鸞和以象其聲、而後世因之、鄭注、禮記云、鸞和

輶車鸞鑣

皆鈴也。則鸞特鈴而已。乃蔡伯喈崔正熊俱謂乘輿之鸞以金爲鸞鳥懸鈴其中施於衡上。此自漢制非古也。乘車鸞在衡、和在軾、或者如詹經注云、鍐以大鈴、不必有八鸞。即漢制亦止爲一鸞鳥銜鈴耳。左傳疏謂詩詞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此說未爲無見。即如仲山甫徂齊爲卿士之車、烈祖諸侯助祭所乘金路、而俱有八鸞者、其義何居。故蔡蕭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鄭注商頌亦依而用之。則不能自守其說矣。杜元凱注左傳亦曰鸞在鑣和在衡也。

鑣　詳見邶風鸞

說文云、鑣馬銜也。羅氏曰、鑣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謂之钀。

載獫歇驕

獫

爾雅云、長喙獫。

說文獫長喙犬、一曰黑犬黃頭。

載獫歇驕

歇驕

爾雅云、短喙猲獢。

小戎俴收

小戎

疏云、戎車小大應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先啓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云、羣臣之兵車。言羣臣在元戎之後也。

禮書曰、周禮車僕掌戎車之萃、廣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戎路即革路也。君之所乘。周鋒車曰元戎、秦兵車曰小戎。則自廣車以下、皆戎車也。特不謂之戎路。爾車僕凡師共革車、會同亦如之。戎僕掌馭戎車、凡巡狩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會同巡狩、王雖不乘戎車、猶共以從不失備也。

董氏云、六月言元戎十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

收

疏云軫車之前後兩端横木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兵車言淺軫者對大車平地任載之車為淺也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從之為淺

攷工記云軫方以象地也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叅如一叅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注隧車輿深也兵車之隧四尺四寸軫輿後横者也兵車之軫圍尺一寸

方言曰軫謂之枕

禮書云軫一曰收一曰車枕與後横木也軫圍尺一寸其厚與轐共七寸其長六尺輿人謂輿曰車輪人以軫名輿則輿可謂之車亦可謂之軫故鄭氏謂軫與後横木又謂軫輿也輈人以軫方對蓋圜則方軫方輿也秦詩以淺收為淺軫則淺軫淺輿也孔穎達謂車前後横木皆曰軫自後軫至前軫淺於乘車故曰俴然攷之於禮車前有軌有陰而已不聞其有軫也

說文亦曰軫輿後横木

楘音木　㽞音留

五楘梁輈

俴音踐

梁

爾雅楘謂之梁注門戶上横梁又云宲㽞謂之梁注屋大梁也

輈

釋名云輈句也轅上句也轅援也車之大援也

詩緝云輈者轅也衡者服馬之軛也轅直一木從後軫至前軫稍曲而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至衡則駕於衡之上而駕下鉤之衡居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謂之梁輈懼輈之不堅一輈之上五分其穹每處以皮革束之

攷工記輈人為輈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輈欲頎典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惟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良輈環濟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濟謂之國輈又云車人為車凡為轅三其輪崇叅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此謂大車也

禮書云三等之馬各下其輈七寸則七寸為衡頸之間也

輈之身軏前十尺隧四尺四寸則丈四尺四寸也前為頸後為踵頸以持衡踵以承軫近踵以當兔當兔之圍尺四寸有奇頸圍孔寸有奇踵圍七寸有奇大其兔以稱任正小其頸以便馬不大不小以當軫狀後圍也大車兩轅轅二丈七尺柏車轅一丈八尺

後漢輿服志云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為帝車於是乃曲其輈

游環

孔氏曰以環貫靷游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

無定處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所以御出也

脅驅

孔氏曰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

釋名云脅驅在服馬外脅也

陰

傳云陰揜軓也箋云揜軓在軾前垂輈上

釋名云陰蔭也橫側車前以陰笭也

詩緝云以板橫側置車之前及左右三面以陰映車軓越

謂之陰

靷

釋名云靷所以引車也

疏云靷者以皮為之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頸不當衡別為二靷以引車

左傳郵無恤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是橫軓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

朱傳云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

鋈續

釋名云鋈沃也冶白金以沃灌靷環也續續靷端也

疏云金銀銅鐵總名為金此兵車之飾未必皆白銀也靷言鋈續則是作環相接故箋云白金飾續靷之環

文茵

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者也用虎皮有文采因與下輿相連著也

疏云茵者車上之褥

轂

說文云轂輻所輳也

藃音耗　阞音勒　捎音宵　藪必角反

釋名云轂埆也體堅埆也
朱傳云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
攷工記云轂也者以為利轉也望其轂欲其眼也(眼大貌出)進而視之欲其幬之廉也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阞(三分之一)捎(除也)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

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車人為車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
禮書云轂長三丈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三分轂長以置輻其穿大者謂之賢小者謂之軹其當輻菑者謂之藪轂亦謂之壺中賢向內軹向外皆金為之轂之飾施膠筋漆而朱以約之謂之篆詩所謂約軝是也革以幔之謂之幬所謂幬必負幹是也
孔氏云兵車轂長三尺二寸大車轂長尺半兵車之轂從之為長故謂之長轂

駕我騏馵

騏

騏傳云蒼騏曰騏疏騏者黑色之名倉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
說文曰馬青驪文如博棊

駕我騏馵

馵

爾雅云膝上皆白惟馵又云後右足白驤左白馵
埤雅云易曰震為馵足蓋取其躁以躁故二絆其足作足言縶之而動也馵足言制之而動也詩曰駕我騏馵王肅

謂駕兩馬者古者士駕二馬攷論云後足偏白者為若馵之類是也此士之所以駕輿

在其板屋

板屋

傳云西戎板屋
地里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故秦詩曰在其板屋

豲音丸

史記云犬戎攻殺周幽王遂取周之焦穫居涇渭之間秦襄公救周伐戎至岐始列為諸侯秦穆公得繇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涇

氏音支 朐音吁 駃騠吾中

騊駼天駿

龍有之合

蒼龍昆蛇 氏北社 之天

涿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

騂

箋云赤身黑鬣曰騂

雅翼云古者騂非所賚故淮南子曰旁光不升俎騂駁不入牲

字林云騂赤馬黑鬣尾也

騧

爾雅云黑喙騧注今之淺黃色者為騧馬

說文云騧黃馬黑喙

龍

大戴禮曰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

禮運曰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

元命包云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故言龍舉而雲興

廣雅云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龍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長淵深是潛數和其光

說文云龍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

管子云龍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凌於雲氣欲沈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

淮南子云蛟龍剖卵于陵其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者形精之至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又云羽嘉生飛龍毛犢生應龍介鱗生蛟龍介潭生先龍

論衡云短書言龍無尺木不能升天謂龍從木中升天也

抱朴子曰有自然之龍有蛇蝎化成之龍

陰陽自然變化論云驪龍之眸見百里纖芥又云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魚不見水

雅翼云王符稱世俗畫龍馬首蛇尾將雨則吟其聲如戛銅盤旋能黃泉香其噓氣成雲反因雲藪身故不可見龍火與人火相反得濕而焰遇水而燔以火逐之則燔息而焰滅

埤雅云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

南部新書云龍忱蒼猛畏臘愛竹及空青而嗜燒燕食燕肉人不可渡海

說原云龍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角似鹿頭似駝眼似兔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

爪似鷹、掌似牛、耳似牛、

觼

疏云、以白金飾皮為觼、以納物也、

說文云、環之有舌者、徐鍇云、觼以其環形似觼、

軜

說文云、驂馬內轡繫軾前者、

疏云、驂馬欲入則偏於脅驂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軜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觼也、

邑

說文云、國也、從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從卩、

釋名、邑人聚會之稱、

俴駟

箋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為介之札、

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俴駟、

厹矛

傳云、厹三隅矛也、

釋名云、仇矛頭有三叉、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

書曰、二人執惠、一人執銳、孔安國曰、惠三隅矛、銳矛屬

錞

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後其銳、

注、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

伐

疏云、櫓是大盾、伐為中干、伐皆盾之別名、

鏤膺

疏云、膺、胸也、膺上有鏤、是以金飾馬帶、若今之婁胸、用金為飾、取其堅牢、

先鄭周禮注云、纓當胸、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

纓當胸、以削革為之、三就、三重三匝也、

閉

儀禮注云、毄弓檠也、弛則縛之于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為之、詩云、竹閉緄縢、

考工記云、凡為弓、寒奠體、則張不流、注、至冬膠堅、內之檠中、定往來體、流猶移也、又云、恒角而達、辟如終紲、注、紲謂弓毄、

禮書云、毄以竹為之、狀如弓、然約于弓裏、命之曰閉、所以備損傷也、毄以閉之、故亦謂之閉、緄以繫之、故亦謂之紲、

竹閉緄縢

蒹葭蒼蒼

在水之湄

宛在水中坻

終南何有

如此則納之觸中足以定往來之體祛翩反之病矣

緄 詳見綠

傳云緄繩也

蒹 詳見衛風 葭

釋草云蒹薕郭璞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為薕藡

陸璣云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彊青徐人謂之薕兗州遼東通語也

說文云蒹萑之未秀者

埤雅云蒹高數尺令人以為簾箔因此為名

湄

爾雅云水草交為湄

釋名云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

坻

爾雅云小渚曰沚小沚曰坻

釋名云小沚曰泜泜遲也能竭水使流遲也

甫田箋云水中之高地

終南

郡縣志終南山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一名太一亦名中南

關中記曰終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也

禹貢云終南敦物至於鳥鼠

左傳云中南九州之險也

三秦記云太一在驪山西去長安二百里山之秀者也中有居室靈芝一名地肺可避洪水

方輿記云東方朔謂終南天之大阻其中多金銀鐵玉石楩檀異類之物此百工取給萬物所仰足也

柳子厚云終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於隴首以臨於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於大華以距於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梅秦風詠焉

詩緝云周都豐鎬面對終南故天保祝君斯干考室節南山刺師尹皆指此山也

一統志終南山在陝西西安府府城南五十里一名南山東西連亘藍田咸寧長安盩厔鄠縣及鳳翔府扶風縣西抵大散關產玉石金銀銅鐵及合離草月青樹太一山在終南山南二十里連亘秀特上插雲霄

㟪音宗　峩音我　嶭音蘖　嶻音截　蔟音棁　有條有梅

按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一、隆崛崔崒、潘岳西征賦云
九嵕巀嶭、太一巃嵸、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
冢、則終南太一、信非一山矣、然古人多以為一山、故李
善曰、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號、

條

爾雅云、槄山榎、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槄也、郭璞曰、今
之山楸、
陸機云、槄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
好、宜為車板、能溼、又可為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

有條有梅

梅

爾雅云、梅柟、
陸機云、梅樹皮葉似豫章、豫章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
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柟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于
豫章、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
樟柟、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柟也、
按陸機所釋梅、自是柟木、似豫章者、豫章大樹、所謂生
七年而可知、可以為棺舟者也、陳文帝嘗出柟材造戰
艦、即此柟也、若今之所謂梅、乃古和羹之梅、遂實之乾

君子至止　錦衣狐裘

䕩、郭璞云、似杏實酢者、此也、若爾雅之梅柟、乃陸云似
豫章者、景純不當以似杏實酢解之、草木同名異種者
甚多、如山榎名條、柚亦名條、豈可以上文之條為柚耶、
朱傳于摽有梅、既具釋此章不復云、似合二梅為一矣、

錦衣狐裘

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氏云、君衣狐白毛之
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
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
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琮云、天子視朝

服皮弁服、有狐白錦衣、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凡在朝君
臣同服、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裼、歸來總國則亦錦衣狐
裘以告廟、則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又云、士不
衣狐白、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注云、非諸侯則不用
錦衣為裼、
孔氏云、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鄰國之聘、其及弁服皆服麑
裘、不服狐白、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受天子之賜
歸則服之以告廟、於後不復服之、
按古人之裘、最重狐白、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

顛如渥丹

裘狐白之難得可知矣、昔紂以狐白免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難、其貴之如此、故天子以為朝服、諸侯以為賜服、凡在朝君臣同服、而惟卿大夫得衣之、又別其裼衣、天子諸侯以錦、卿大夫以素、蓋禮服之重者也、陳氏祥道、以為燕服、其說亦是、而矣於先儒、今且依先儒之說、

丹

說文云、丹巴越之赤石也、

禹貢、荊州貢丹、

本草圖經云、丹砂、今出辰州、謂之辰砂、狀砂生石上、塊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子、狀若芙蓉頭箭鏃連牀者、紫黯若鐵色、而光明瑩徹、

韓詩作沰、沰、赭也、沰音櫨各反、

有紀有堂

紀

疏云、紀、謂山基也、

程子云、紀、稜角、

崔靈恩集注作屺、曰終南之旁有屺山、

有紀有堂

堂

傳云、堂、畢道平如堂也、

爾雅云、畢、堂墻、郭璞云、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室之墻

一統志、畢原在西安府咸陽縣北、周文武成康葬於此原、終南山之道名也、

朱傳云堂山之寬平處、

王伯厚云、爾雅疏文皆以山如堂者曰密、謂形如堂室也、此言終南形勢之狀、

黻衣

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

孔安國尚書傳云、黻為兩己相背、

疏云、鄭周禮注、畫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

禮書云、黻色青黑、天下之理、歸於所斷、成於所辨、故服章以黻終焉、

子車奄息

子車

服虔左傳注云、子車秦大夫氏也、

括地志、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

一里敎城内、

百夫之特

夫

禮記云、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云、夫之言丈夫也、

鴥彼晨風

晨風

爾雅云、晨風鸇、郭云、鷂屬、

陸疏云、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勾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

含經云、鶚曰鸇、注晨風也、狀類雞青色、

埤雅云、鸇去來有時、

列子云、鷂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鷂也、

山有苞櫟

櫟　詳見唐風栩

通志云、櫟曰栩、其實作梂、曰皁斗、曰橡斗、爾雅釋木云、櫟其實梂、詩秦風云、山有苞櫟、粒此也、其釋木云、栩杼與唐風云、集于苞栩、粒是柞木、而陸機誤謂是此耳、

隰有六駮

駮

傳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爾雅疏云、駮亦野馬名

山海經云、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禦兵

爾雅翼云、周書王會正北方、義渠以茲白、即此物也、

陸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

山有苞棣

棣　詳見召南唐棣

古今注云、六駮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駮、

傳云、棣、唐棣也

隰有樹檖

檖

釋木云、檖蘿、

陸機云、檖一名赤蘿、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

埤雅云、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又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縷、雖皆文木、赤羅為上、

梁實云、子小酢可食、

與子同袍

袍

釋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內衣也、

至于興師

玉藻云纊為繭縕為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弥好者為綿惡者為絮

師

周易師卦彖云師衆也

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司馬序官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鄭志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

鄭周易注云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舉衆之言

周書云五五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注此謂諸侯三軍數起於伍

戈

說文平頭戟也

釋名云戈句孑戟也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鈎引則制之弗得過也

周禮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考工記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戈柲柄也六尺有六寸冶氏為戈廣二寸內倍之胡內接柲者胡三之戈之子也援四之援直刃也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廣其重三鋝二斤四兩廬人為廬器戈戟屬句兵欲無彈彈謂掉也是故句兵椑椑側方也毃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疾也

鋝音劣　椑音皮　毃音哉

曲禮疏云戈鈎孑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為鈎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四寸援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

禮書云五兵之便於用者戈而已其柲短而易持其胡援廣而易入可以椓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鉤肰戈句兵也武

與子同澤

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皆指其胡名之也。

澤

說文作襗，襗，袴也。

箋云，襗，褻衣近污垢。

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言羞鄙於袒而用此耳。

修我矛戟

戟

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枝格也。

說文云，戟，有枝兵也，長丈六尺。

釨音孑　鏔音[illegible]　鏝音瞞

方言云，戟，楚謂之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鉤釨鏝胡，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柲，或謂之殳。

匽音燕

廣雅，匽謂之雄戟。

考工記云，車戟常崇於殳四尺，冶氏為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又云，桃氏為刃，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

禮書云，戟或作棘，有三鋒，刺則鋒之直前者也，胡則正方中短而下垂者也，援則磬折而上達者也，楚武王荊尸授師孑，先儒謂之戟，書一人執戣，一人執瞿，先儒以為戟屬，則戟之異名多矣。

漢書晁錯上言曰，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

我送舅氏

舅

爾雅，而母之昆弟為舅，孫炎曰，舅之言舊，尊長之稱。

我送舅氏

氏　姓見周南廿

朱子云，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不同也。

曰至渭陽

渭陽

箋云，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

孔氏云，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地里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水經，渭水逕長安城北，注，即咸陽也。

按雍，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地，咸陽，漢為渭城縣，今為咸陽縣，屬西安府，渭水南去縣三里。

路車乘黄

路車

白虎通云、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
以行道德之政也。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
釋名云、輅亦車也、謂之輅者、言行於道路也、
尚書、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
輅在右塾之前、孔安國曰、大輅王、綴輅金、先輅象、次輅木、
周禮、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王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
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讀為

絛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讀為翦樊鵠纓、
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鄭玄曰、王金象路以玉金象飾諸
末、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它飾、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
已、又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
禮記云、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鄭氏曰、大路殷祭
天之車、郊特牲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
宋書禮志云、秦閱三代之車、獨取殷制、古曰桑根車、秦曰
金根車也、漢氏因秦之舊、亦為乘輿、所謂乘殷之路者也、
禮書云、玉路謂之大路、獨周為然、若夫商之大輅則木路

瓊瑰玉佩

而已、諸侯之大路則金路也、衛之無度謂之大侯、春秋傳
稱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
路、王賜鄭子僑以大路、王賜叔孫豹以大路、杜氏以賜魯
衛晉之大路皆金路、賜穆叔子僑之大路當是革木二路、
然不可攷、

瑰

說文云、玫瑰似玉、
孫云瑰是美石之名、

於我乎夏屋渠渠

夏屋

釋名云、屋、奥也、其中溫奥也。
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
揚子雲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

簋

包氏論語注云、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
周禮、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注曰、方
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
掌客注云、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

旊人

攷工記曰、旊人為簋、實一㪷、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

髻音刮

成。殼凡陶旋之事，髻（不正）墾（傷蝢）薜（讀為破也）暴（柝）不入市，
釋文云，內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外方內圓曰簠，用貯稻粱，皆容一斗二升。
三禮圖云，簋受一升，下足高一寸，中方外圓，漆丹中，蓋龜形，諸侯飾以象，天子主飾，盛黍稷。簠受一升，足高一寸，中圓外方，刻其四角，漆赤中，蓋亦龜形，其飾如簋，盛稻粱，
易傳云，逵星之形，似簋。
按簋之為器，中方外圓，高一尺，厚半寸，受斗二升，以瓦為之，或用木，其上有蓋，蓋謂之會，儀禮啟簋會是也。

有足，陳之有籍，簋之有巾，飾之以玉，朱漆其中，其蓋則象龜形，記云，管仲鏤簋而朱紘，君子以為濫，則大夫士之簋，刻龜於蓋而已，不得如人君全鏤之也，攷之於禮，用簋則簠從，用簠則簋或不與，是簋尊而簠卑，簋以盛稻粱，簋以盛黍稷，而毛公釋四簋云，黍稷稻粱，鄭玄解玉藻云，朔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一簋而已，然則簋亦得盛稻粱矣，以諸侯朔月少牢四簋推之，則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或者盛則陳八簋，更加以稻粱，此章四簋，伐木八簋，皆以天子諸侯朔月之盛食禮賢者及諸男也，易曰二簋應有時，王弼云，至約之道，不可常也，則二簋其至約者與，然詩云，每食四簋，特每日之常食耳，若禮食則其數更多，公食下大夫黍稷六簋，上大夫八簋，其稻粱上下大夫俱兩簋，聘禮饔餼上大夫堂上八簋，東西夾各六簋，是其數多也，其諸侯則掌客云，上公侯伯子男簋皆十有二，其祭禮則祭統云，八簋之實，注云，天子之祭八簋，差而下之，諸侯蓋六簋矣，大夫士之祭，則有敦無簋，三禮圖說，簠簋龜蓋漆中是也，但似以簠為簋，以簋為簠，當緣字誤，賈公

彥曰，祭宗廟用木簋，祭天地外神用瓦簋，然少牢饋食有瓦豆，安知祭廟無瓦簋乎，

詩經圖史合攷卷之八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九目錄

詩經圖史合攷卷九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之九

國風 陳

宛丘

傳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

爾雅云宛中宛丘郭璞曰宛謂中央隆高又云丘上有丘曰宛丘陳有宛丘

孔仲達云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為四方高中央下也

水經註宛丘在陳城南道東

與地廣記爾雅丘上有丘曰宛丘今其地形則然

鷺

爾雅云鷺舂鋤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睫㰅名之曰白鷺縗

陸璣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舂鋤遼東樂浪吳揚人皆云白鷺大小如鴟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長毛十數枚毿毿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好羣飛行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

禽經云鷺好露又云寀寀雝雝鴻儀鷺序

陰陽自然變化論云鷺目成而受胎

物類相感志云鷺人養之於池塘則若家禽每至白露日即飛騰而去

埤雅云鷺步於淺水好自近昂故曰舂鋤色雪白善感捕魚其翔集必舞而後下故詩以況二王之後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也

缶

爾雅盎謂之缶疏云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

易注云弁星似缶

方言云缶謂之瓿甊其小者謂之瓶

按易云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知缶是樂器又云樽酒簋貳用缶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知缶是酒器左傳宋災具綆缶知缶又是汲器然缶以節樂其來已久春秋外傳曰瓦絲尚宮呂不韋曰堯使質以麋輅冒缶而

鼓之。史記藺相如請秦王鼓缻。莊子妻死鼓盆而歌。楊惲言酒後耳熱仰天鼓缶。淮南子曰。窮鄉之社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為樂。亦鼓缶之類也

東門之枌

東門

傳云。國之交會。

戴氏云。陳詩多言東門。必陳人遊息之地。

東門之枌

枌

爾雅云。榆白枌。孫炎曰。榆白者名枌。郭璞曰。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

埤雅云。枌先數後葉。著莢其葉初生。蓋似兔目。榆性扇地所扇各與木等。故其陰下五穀不植。而古人就以息焉。陳詩東門之枌。婆娑其下。是也。

內則云。枌以滑之。

子仲之子

子仲

傳云。陳大夫氏。

按此詩作於陳幽公時。幽公在宣公前。路史注云。子仲氏陳宣公子。即詩子仲之子者非也。

南方之原

原

傳云。原大夫氏。疏春秋。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夫姓原氏也。

朱傳云。會於南方之原。

爾雅云。大野曰平。廣平曰原。又云。可食者曰原。

公羊傳曰。上平曰原。

春秋說題辭云。原。端也。平而有度也。

釋名云。廣平曰原。原。元也。元氣廣大也。

周禮原師。辨原濕之名。

按毛公云。高平曰原。非也。爾雅廣平曰原。高平曰陸。

不績其麻

績

說文。績。緝也。

漢書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閭師。民不績者。不衰。

市也婆娑

市

易云。古者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以陰禮。司市掌市之治教

併者玄

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地而經市次吏所治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思次外次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師所治介次胥師賈師所治也

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

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暴而去盜以泉府

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

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治市之貨賄六

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其屬有

屋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司肆長之官考工記云匠人營

國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風俗通云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匱也

古史考云神農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修祝融修市

白虎通云因井為市故曰市井

古今注云闠市垣也闤市門也肆陳也店置也

禮書云古之治市也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不得過屬遊

飲食者不得行關篹暴亂出入相凌犯者不得作壹鑄金

璋犧牲祭器戎器與不中度量不中殺伐之類不得粥然

道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

州涂則道路之與軍師亦有市矣天文旗星中四星曰天

市中星衆者實其中虛則耗此市之象也

越以鬷邁

鬷

傳云鬷數王肅述毛云鬷數績麻之縷也

西京襍記云倍緎為紀倍紀為緵

視爾如荍

荍

爾雅云荍蚍衃郭云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曰小草多

花少葉葉又翹起

古今注云荊葵一名戎葵一名芘芣華似木槿而光色奪

目有紅有紫有青有白有黃莖葉不殊但花色有異耳一

曰蜀葵

陸璣云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

羅氏曰荊葵似戎葵葉小花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文

縷之一名錦葵大抵似蘆菔花故陸氏云似蕪菁花釋草

荍戎葵郭氏曰今蜀葵又曰蔽芘芣郭氏曰今荊葵其所

來各不同本草蜀葵中云小花者名錦葵一名戎葵功用

更強則以此標之蜀葵中而反得戎葵之名矣崔豹古今

注其說戎葵蜀葵之狀可也混荊葵芘芣之名於內者非

也然今人亦通呼此為蜀錦葵則從其類以附之耳

衡門之下

濮氏曰芘芣紫荊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接甚密有類蟻窠故爾雅名蚍蜉俗曰火蟻

衡門

孫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門橫木為門門之淺者有阿堂宇此惟橫木為之言其淺也

必河之鯉

鯉

養魚經云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

陶隱居云鯉魚最為魚之主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江湖

本草圖經云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皆有小黑點從頭數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

雅翼云鯉以春之月應陽而動上負冰

埤雅云鯉魚赤令人以盤水養之雖困鱗不反白蓋統魚也

必宋之子

子

史記云舜封契於商賜姓子氏

禮緯曰祖以玄鳥生子也

中候握河紀云堯曰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示二三子斯封稷契臯陶賜姓號注云賜姓號者契為子稷為姬臯陶未聞又契握湯說契云賜姓子氏以題朕紹

東門之池

東門池

傳云池城池也

孔安國曰停水曰池

說文云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

家語云池水之大魚鱉生焉萑葦長焉誰知其非泉也

郡縣志東門池在陳州城東門內道南

水經注云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

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可以漚紵

紵

陸機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再種也荊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骨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周禮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

可以漚菅

菅

爾雅云、白華野菅、郭璞曰、菅茅屬、

白華箋云、人刈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為菅、

陸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

范氏曰、菅以為屨、

漢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苫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菅也、

周書曰、成王時、會人獻以菅、

山海經云、天帝之山、其下多菅、

異物志云、香菅似茅、而葉長大於茅、不生洿下之地、丹所烝享、必得此菅包裹、助調五味、

昏

說文云、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下也、

釋名、昏損也、陽精損滅也、

禮記疏云、日入後二刻半為昏、

墓　互見唐風城

春官墓大夫注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

棘　詳見邶風

詩緝云、荊棘、

鴞

疏云、鴞惡聲之鳥、一名鵩、與梟一名鴟、瞻卬云、為梟為鴟、是也、俗說以為鴞即土梟、非也、

陸璣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嘗施之、以其美故也、

爾雅云、梟鴟、

埤雅云、鴞鳴其民有禍、燕俗云、禍鳥也、肉可為炙、故莊子曰、見彈而求鴞炙、

荊州記曰、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為鴞、

廣志曰、鴞楚鳩所生、如鷩巨虛、種類不滋乳也、

漢書賈誼傳云、服似鴞、

嶺表錄異云、北方梟人家以為怪、南中晝夜飛鳴、與烏鵲無異、桂林人羅取生鬻之、家家養使捕鼠、以為勝貍、

酉陽雜俎云、相傳鶹生三子、一為鴞、不飲泉及井水、惟遇雨濡翮、方得水飲、

防

毛傳云、防、邑也、
郡國志、陳郡陳縣、注、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illegible]、
朱傳云、防、人所築以捍水者、
說文云、隄也、
周禮稻人、以瀦畜水、以防止水、匠人為溝洫、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為防、廣與崇方、其閷二分去一、大防外閷、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已讀作為式、然後可以傳衆力、
禮記云、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

鄭特牲祭防注云、坊以畜水、亦以鄣水、
左傳、蔿掩町原防、

邛有旨苕

苕

陸璣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夏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
詩緝云、此旨苕、苕饒也、非小雅苕之華、所謂陵苕也、

中唐有甓

中唐

爾雅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
毛傳云、中、中庭也、唐、堂塗也、

詩緝云、毛以中為中庭、唐為堂塗、不必分也、中唐、猶言唐中耳、

中唐有甓

甓

爾雅云、瓴甋謂之甓、注、甗甎也、今江東呼為瓴甓、

邛有旨鷊

鷊

爾雅云、虉綬、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
陸璣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劉公瑾云、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鷊草之名、豈因其似鷊鳥而取義乎、

胡為乎株林

株林

傳云、株林、夏氏邑也、
寰宇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
鄢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
一統志、開封府睢州柘城縣、在州城東南九十里、古朱襄氏邑、春秋時為陳株野地、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

夏

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

之毋亂陳而亡之、

疏云、徵舒祖字子夏、故以夏為氏、

澤

釋名云、下有水曰澤、言潤澤也、

風俗通云、傳曰、水州交厝、名之曰澤、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

周禮云、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

月令孟冬命有司收水澤之賦、

周語云、古之長民者不防川、不竇澤、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

陂

傳云、陂澤障、

說文云、陂阪也、一曰池也、

尚書禹貢九澤既陂、孔注、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

菡萏

爾雅、荷其花菡萏、

說文、芙蓉花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

埤雅云、秀曰菡萏、暢茂曰華、

字說云、菡萏實若含、隨昏昕闔開、

儼

韓詩作嬌、薛君曰、重頤也、

傳云、矜莊貌、

狐裘以朝

國風

檜

朱傳云、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虚、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

鄭詩云、妘姓鄶、注、陸終第四子、求言爲妘姓、封于鄶、

世本曰、陸終生六子、四曰鄶人、

郡縣志、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

杜預云、檜城在滎陽密縣東北、

一統志、河南開封府鈞州新鄭縣、周封檜國密縣、本古密國、亦檜国地、

狐裘

箋云、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祭服朝、

王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

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

詩正義云、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

狐裘在堂

庶見素冠兮

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時有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事相次、故連言之、

蘇子繇云、錦衣狐裘、其所以朝天子之服、

堂

孫云、朝路門外之朝、堂路寢之堂也、

王藻云、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素冠

傳云、素冠練冠也、

李氏曰、毛以素冠爲練冠、謂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時謂之素、三年之喪、十有三月而練、

襍記云、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緦冠繰纓、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後蕤、

禮書云、喪禮成服布冠、小祥練布冠、布冠、春秋傳所謂大白之冠也、條屬不委武不蕤、

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

王藻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紕緣邊也、已祥祭而服

之疏云紕縁邊者謂縁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縁耳縞是生絹而近吉

間傳云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疏云二十五月大祥此日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爲大祥之祭祭訖之後哀情未除反服微凶之服首服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布深衣未有采緣

禮書云縞冠素紕其制殺無緌

素衣

毛云素冠故素衣疏云謂既練之後服此白布喪服

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

襍記云祥主人之祭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注云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冕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

素韠

疏云祥祭朝服素韠

韠

釋名云韠蔽也所以蔽膝前也

采菽箋云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它服謂之韠以韋爲之

乾鑿度云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

白虎通曰紼者蔽也行以蔽前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

禮記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又云一命縕韍再命赤韍三命赤韍又云齊則綪結佩而赤韠又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又云韠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士冠禮爵弁服韎韐皮弁服素韠玄端爵韠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端緇韠唯尸祝佐食玄端爵韠

左傳云袞冕黻珽昭其度也

斯干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

東漢志云、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
春秋繁露云、韍之在前、朱鳥之象也、
按韠、即韍也、韍字或作芾、或作紼、或作紱、士之縕韍、又稱韎韐、鄭氏云、冕服謂之芾、其它謂之韠、然禮惟言韠之制而已、更不指芾、知芾即韠耳、一命之士、服爵弁、亦得稱縕韍、然以冕服它服為間乎、鄭氏又云、韍本始作之以尊祭服、賈公彥云、祭服謂之韍、其它服謂之韠、然方州南征、車攻諸侯來會同、采菽諸侯之來朝、云朱芾赤芾、則非獨祭服名韍矣、韍之飾、依鄭氏明堂位注、天子備山火龍章、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韐而已、以禮推之、周多以近世之禮待賢者、遠世之禮待卑者、鄭說或是也、其玄端服之韠加飾亦同、惟士無飾、故謂之韎韐、左傳疏、謂韠以色別、韍加文飾者非也、先儒惟不知韍韠之本同、直所從言之異耳、以致紛紛如此

萇楚

爾雅云、萇楚銚芅、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

陸疏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艸上、今人以為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

本艸、羊桃一名羊腸、一名御弋、生山林川谷及生田野、陶隱居云、子細小苦、不堪噉、花甚赤、蜀本圖經云、葉花似桃子、細如棗核、多生溪澗、今人呼為細子、根似牡丹、

埤雅云、有兩羊桃、一種花實皆連理、

按羊桃必蔓於艸上、而鄭氏云、始生正直、長大不妄尋蔓艸木者誤也、

飄

爾雅云、迴風為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一名飄風、

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乙巳占云、扶搖羊角者曰飄風、

鬵

說文、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鬵釜屬

釋器云、甑謂之鬵、鬵鉹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為鬵、涼州謂甑為鉹、

攷工記陶人為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寸、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

方言云、甂自關而東或謂之甗、或謂之甇、或謂之酢䤸、

按甇本釜屬、故可以烹魚、甂亦曰甇、鼎上大下小、若甂、亦曰甇、蓋異物而同名耳、孔仲達泥甇為甂、以為供食器、而連言之者、誤也、

國風　曹

曹

朱傳云、曹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

孔疏云、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雷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

鄆縣志、古曹國在曹州濟陰縣東北四十里、自曹叔至伯陽、凡十八葉、

按古之濟陰縣、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曹縣、曹所都也、菏澤在曹州境內、雷澤城在東昌府濮州、所故城陽、鄭箋所謂兗游成陽、兗而葬焉者也、然則今之曹州曹縣定陶及濮州、皆其地、

蜉蝣

爾雅云、蜉蝣渠略、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

陸璣云、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啖之、美如蟬也、

陸佃曰、五月浮游有穀○穀衆也、浮游穀之時也、
淮南子云、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
王褒云、蜉蝣出以陰○
廣志云、蜉蝣在水中、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而去、

麻衣如雪

麻衣

箋云、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
疏云、諸侯夕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
玉藻云、諸侯夕深衣祭牢肉、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
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給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深

衣云、古者深衣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封、帶下毋厭髀○
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
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
應平○故先王貴之○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
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
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禮書云、虞夏商周養老、皆以燕服、又周大夫士之於私朝、
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則深衣在虞為燕服、

深胡見反

在周以為夕與祭服、大夫士庶人皆服焉、所以異於餘服、
幅前三後四、深衣則十二幅矣、餘服三分帶下紳居二焉、
縣帶以下、四尺五寸、深衣之帶、則當無骨者矣、
按鄭云、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麻衣則
喪服麻衣、雖似深衣之制、不必鍛濯灰治、以其襍凶故
也、惟其鍛濯灰治、故得色白如雪、此詩云麻衣如雪、知
是深衣

彼候人兮

候人

周禮候人上士一人、下士一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候

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
而致於朝及歸送之於竟、
國語單襄公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
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
孔疏云、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

何戈與祋

祋　詳見衛風殳

說文云、祋殳也、

三百赤芾

赤芾　詳見檜風韠

傳云大夫以上[illegible]

維鵜在梁　不濡其味　南山朝隮

鵜

爾雅云、鵜、洿澤。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為淘河、

陸疏曰、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有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

本草云、鳥大如蒼鵝、頤下有皮袋、容二升物、展縮、袋中盛水以養魚、身是水沫、惟胸前有兩塊肉、如拳、

山海經云、憲期之山多鵜鶘、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呼、

莊子云、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網者公平無私、鵜鶘有心故魚畏之。

淮南子云、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鮪入口若露而死、

禽經云、淘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出、又云、鵜志在水、

前漢志、鵜鶘集昌邑王殿下、劉向以為水鳥色青、青祥也、

味

釋文、味、鳥口也

南山

傳云、曹南山也、

郡縣志、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詩南山朝隮是也、

十道志云、曹南山汜水出焉、漢書云、高祖即位于汜水之陽、今壇存、

一統志、曹南山、在兗州府曹州南一百里、詩南山朝隮、春秋盟於曹南、皆此、

其弁伊騏　胡不萬年

騏弁

尚書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孔安國本作

綦、注云、綦文鹿子皮弁、王肅云、綦赤黑色、

孔疏云、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从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

禮書云、綦者陰陽之雜、故禮以綦組纓為士之齊冠、綦組綬為世子佩、詩以綦巾為女巾、皆其未成德者之服也、則士弁以綦宜矣、弁師言卿大夫之冕弁、各以其等為之、則士弁無玉飾、康成讀玉綦為綦、以綦為結、是臆說也、

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為之、詳見衛風弁

年

爾雅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注，歲取歲星一次，祀取四時一終，年取禾一熟，載取物終更始。

下泉

釋水云，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巡云，水泉從上溜下出。孔氏云，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之沃泉也。

稂

爾雅云，稂，童梁。郭璞曰，莠類也。

傳云，稂非溉艸，得水而病。

說文曰，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董蓈。蓈或从禾作稂。

陸璣云，禾秀爲穗而不成，則嶷然，謂之董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

羅氏曰，稂惡艸也。古以飼馬，晉仲孫它馬餼不過稂莠，謂此也。詩稱不稂不莠，孔氏正義云，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鋤禾除莠，穎穗既別，是一物。稂亦當是一物，許叔重、陸璣以爲禾之不成者，則是亦禾而已，何至與莠並稱乎。按本艸有狼尾艸，子作黍食之，令人不饑，似茅，作穗，生澤地。廣志曰，可作黍。引爾雅孟狼尾，今人呼爲狼茅子，然則此物似是稂爾。稂既有實如黍，故能亂苗，又莠今謂之狗尾艸，稂名狼尾，則亦相類。

按稂，鄭破字作涼，以爲蕭蓍之屬，今未見有艸名涼者。

周京

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

白虎通云，京師者，千里之邑號也。沐日月之經，千里，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

公劉，京師之野。朱子曰，京師，高丘而衆居之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始於此。其後因以所都曰京師，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

蓍

陸璣云，似藾蕭，青色，科生。

本艸云，蓍實主益氣，充肌膚，明目聰慧先知，久服不饑不老。圖經云，生少室山谷，今蔡州上蔡縣白龜祠旁，其生如蒿作叢，高五六尺，一本一二十莖，至多者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於衆蒿，秋後有花出於枝端，紅紫色，形如菊。易云，蓍之德圓而神。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

生蓍、

周官、筮人上春相筮、

逸禮云、天子之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千歲三百莖者、先知也、

洪範五行傳曰、蓍之為言耆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艸木之壽、知吉凶者也、聖人以問鬼神焉、

史記云、蓍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褚先生云、聞蓍生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今世取蓍、不能中古法度、取滿六十莖已上長六尺者、即可用矣、

論衡云、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遲也、

說原云、艸植三百六十、蓍為之長、

傅玄賦云、春邁德於青陽、泯百卉而蘭生、還朱夏而修茂、曁商秋而堅貞、雖離霜而不雕、與潛龜乎通靈、

郇

左傳、郇文之昭也、

毛氏云、郇伯、郇侯、鄭氏云文王之子、為州伯、

水經注云、涑水又西逕郇城、春秋釋地曰、解縣西北、有郇城、服虔云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余按竹書紀年、秦穆公遣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至廬柳、退次合于郇、桑泉臼衰、並在解東南、明不至解、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郇城、考服說與俗符、賢於杜單文孤證、

一統志、山西平陽府猗氏縣古郇國、文王子所封、後為晉令狐地

伯

疏云、牧下二伯、

鄭答張逸云、一州一牧、二伯佐之、

施立箋云、周之制、使伯佐牧、

詩經圖史合考卷之九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目録

國風豳

籩豆圖 豆

鱒 九罭

衮衣圖 衮衣

赤舄 胡

詩經圖史合考卷十終

詩經圖史合考卷之十

國風豳

豳

釋文云、豳者戎狄之地名、夏道衰、后稷之曾孫公劉、自邰而出居焉、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于漢屬右扶風郇邑、

韋昭云、豳西近戎北近狄、

郡縣志、古豳城在邠州三水縣西三十里、公劉始都之處、

國名記云、邠本谷名、

一統志、陝西西安府邠州、古西戎地、公劉所居、為豳國、淳化縣在州城東二百里、三水廢縣在縣西、乾州永壽縣古邠國地、邠州今有古公鄉、

褐

傳云、褐毛布、

說文云、編枲韈、一曰粗衣、

左傳云、旨酒一[illegible]與褐之父睨之、注云褐[illegible]

貂

說文云、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垂作耒耜以振民
釋名云、耜齒也、似齒之斷物也、
易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萬民以濟、
蓋取諸益、
夏小正云、正月、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
月令云、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
耕帝籍、
攷工記、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為耦、車人為耒、庛長尺有一
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

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
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
之中地、疏云耜、謂耒頭金、庛耒下前曲接耜者也、古法耒
下惟一金、不歧頭、
韓詩云、二月之時、可預取耒耜修繕之、至於四月、始可舉
足而耕也、
古史攷曰、神農作耒耜、
世本曰、繇作耒耜、
國語曰、周制有曰、民無縣耜、野無奥艸、

呂氏春秋曰、六尺之耜、所以成畝、其下八寸、所以成畝、
羅中行云、耜耒下耓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耜古以木
為之、易曰、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亦以金為之、周禮注、古者
耜一金、兩人併發之、

饁

釋詁云、饁饋也、孫炎云、饁野之餉也、

畝

王制云、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
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古者以周尺八尺

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
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
二寸二分、
司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
禮記疏云、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為夫、是一
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為屋、屋是三頃也、闊二百步、長一百
步、屋三為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
程正叔云、古者百畝、止當今之四十一畝、今之百畝、當古
之一百五十畝、

按畝即田之身也、古之治田者、雖有溝洫井田二途不同、然田之形體、大抵因地勢水勢而為之、其在於東者、謂之東田、王制所云、當今東田是也、其在於南者、謂之南畝、詩屢云南畝、鄭注遂人云、以南畝圖之是也、補傳大田、解曰、田事喜陽而惡陰、東南向陽則茂盛、西北傷陰則不實、故信南山云、南東其畝也、朱子信南山傳云、畝、壟也、書傳云、終竟壟畝、左傳注、使壟畝東西行、又云、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災、畝可以謂為壟也、漢書、陳勝輟耕之壟上、師古曰、田中之高處、是正訓壟字、朱子所

云畝壟蓋只是今之田、所謂若干畝、非必其中之高處也、長樂劉氏云、遂東畝南、遂南畝東、延言順地勢及水所趨之事、蓋於此右為水道、則於彼為田畝、南東交互其務宜然、雖溝洫之法、遂縱溝橫、井田之法、遂橫溝縱、而其為畝之制、則相彷也、朱公遷者、元儒之葉陋者也、其為疏義、有畝以防水之說、今之學者、遂為所惑、不知古有遂溝洫澮川以通水之流、大小淺深、以次相注、自不至於決溢、有徑畛涂道路、以通車徒之行、而即在遂溝洫澮川之上、初不關田之畔、更有所謂畝以防水、

若然、郤克欲使齊盡東其畝、賓媚人責以無顧土宜、何不云不顧水防乎、防水之丘、計必不廣、使其盡南、亦何礙於晉之戎車、而必東其畝乎、詩云南東其畝、諸書稱東田南畝、無所謂西畝北畝、豈非范氏喜陽惡陰之說乎、若用以防水、則稱西畝北畝亦可矣、所以防水者、周禮正謂之防、稻人以防止水是也、左傳爲掩町原防注、防、隄也、隄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稻人豚故以為焚之惡地、有防潴之法、南東其畝、乃溝洫井田之定制、又何有於防乎、匠人為防、是梢溝之防、非廣

深四尺之溝有防也、方氏注禮記、引詩南東其畝、而以廬之所向為言、可見古人茲未嘗以畝為防水之具矣、若必因壟字而以為丘壠之壟、則書云、曷敢不終朕畝、孔安國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亦可謂耕耨於水防之上乎、孫毓駁箋云、大夫銜命出司、何為就耕畝公姬、壟畝之間飲食、又可謂此饁彼南畝、為餉在南邊水防之上者乎、然范氏云、田喜陽惡陰、未為通論、如泰室爆徐室濕正、左傳所謂土室、而古人只云南東者、乃人道資陽賤陰之義耳、非地道固然也、陶潛云、農人告予

田畯至喜

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則亦可云在西、但晉人之言

不應經義、苟如公遐之說、又將以西疇為西邊之防水

者矣、

田畯

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嗇夫

是也、

傳云田畯、田大夫、疏云、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

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為大夫也、按

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三百里外、天子使大夫治

之、或於田農之時、特命之主其事、以周禮無田畯、正職數

疏云田畯大夫、春官籥章、掌擊土鼓、以樂田畯、鄭司農云、

田畯古之先教田之官、彼說祈年之祭、知為祭先嗇者、

甫田箋云、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疏云、郊特牲曰、蜡之祭

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云、先嗇若神農、司嗇若后稷、蜡

者為田報祭、故知祀此二人、此言田畯、乃是當時主稼之

人、故以司嗇言之、與郊特牲名同實異、

遵彼微行

微行

傳云、墻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殆及公子同歸

公子

疏云、諸侯之女、稱公子、

左傳、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

公羊傳、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何休曰、謂女公子也、

八月萑葦

萑　詳見衛風葭菼

埤雅云、萑、即今之荻、一名蒹、薍、萑之未秀者也、

蠶月條桑

蟓音象　欒音巒　蚢音杭

蠶

爾雅云、蟓、桑繭、雔繇、樗繭、棘繭、欒繭、蚢、蕭繭、疏云、此皆蠶

類作繭者、因所食葉而異其名也、食桑葉作繭者名蟓、即

今蠶也、

周禮云、內宰、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祭

服、馬質、禁原蠶者、注云、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

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

蠶者、為傷馬與、

禮記月令云、季春、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命野虞毋伐桑

柘、具曲植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

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孟

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

以給郊廟之服、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
川而為之、大昕之朝、（季春朔日）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
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而
食之、歲既單矣、世婦獻繭於夫人、夫人副褘而受之、及良
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
春秋文耀鉤曰、商絃絶、蠶食絲、
攷異郵曰、蠶陽者火、火惡水、故食不飲、桑者土之液、木生
火、故蠶以三月、葉類會精合相食、
荀子云、身女好而頭馬首、屢化而不壽、善壯而拙老、有父

母而無牝牡、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
而惡暑、喜溼而惡雨、（溼謂浴其種）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
起、事乃大已、（所謂卧而不食）夫是之謂蠶理、
淮南子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
仲長子昌言云、蠶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用日
少、此寒溫饑飽之為修短、驗於物者也、
稽炸夜云、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餘日
吳錄曰、南陽郡、一歲蠶八績、
林邑記曰、九真郡、蠶年八熟、繭小輕薄、絲弱綿細、

永嘉郡記曰、永嘉有八輩蠶、蚖珍蠶三月績、柘蠶四月初
績、蚖蠶四月績、愛珍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寒珍七月末
績、四出蠶九月初績、寒蠶十月績、
廣志曰、有原蠶、有冬蠶、有野蠶、有柞葉、可以作綿
埤雅太玄曰、紅蠶緣於枯桑、其繭不黃、蓋二十七日、蠶已
老則紅、紅蠶以繭自衣、亦或謂之室、易林曰、饑蠶作室、是
也、
雅異云、蠶之狀、喙呥呥類馬、色斑斑似帝衣、拂謂之蚝、以
毛稀之、蠶尚小、不欲見露氣、桑葉著懷中、令煖、然後切之、

从至再眠、當須三箔、庭上下二箔、以障塵、飼必卷簾
開牕、飼訖還下簾、蠶尿惡之類、見明則食、其旋生駒、皆與
馬同者、食而不飲、三十六日而化、淮南曰、二十二日而化、
亦有四眠者、既老將績、其口企絲、獨成繭者、謂之獨繭、自
二以上、謂之同功繭、獨繭絲細而有緒、養蠶之室、欲明而
溫、古者后妃享先蠶、先蠶天駟也、漢舊儀曰、今蠶神曰菀
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
斨
傳云、斨方銎也、孫云、斨、即斧也、惟銎孔異耳、

釋名云、斨戕也、所伐皆戕毀也、

女桑

傳云、荑桑也

釋木云、女桑桋桑注、今俗謂桑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樹、

鵙

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

爾雅云、鵙、伯勞也、樊光曰、春秋傳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云似鶷鶡而大、

又云鶪鵙醜其飛也翪、疏云、翪竦也、不能翺翔遠飛。但竦翅上下。

大戴禮曰、五月鵙則鳴、鵙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

時訓解云、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鵙不始鳴、號令壅偪、

通卦驗云、博勞性好單棲、

楚詞云、恐鵜鴂之先鳴、使百艸爲之不芳、

呂覧注云、仲夏陰作於下、陽散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於上

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養、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之、

類從云、鵙鳴在上、蛇鳴不動、

禽經注云、形似鸜鵒、但鸜鵒喙黃、伯勞喙黑、

楊用脩云、性能鷙搏鷹、集於林、則盤旋鳴聒、俟鷹飛輒擊之、蜀中名鴐鵖、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息、

玄

周禮云、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注、玄謂纁玄者、謂始可染此色、玄纁天地之色、以爲祭

服、

考工記云、天謂之玄、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

毛氏云、玄黑而有赤也、

葽

傳云、葽、葽艸也、

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物成句秀葽始

說文云、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

蜩

蚻音札　蠽音節　蜩音調　蜓音挺　蛈音大　蟧音老　螰音鹿　螿音將

爾雅云、蜩蜋蜩螗蜩蚻蜻蜻蠽茅蜩蝒馬蜩蜺寒蜩蜓蛈螇螰。疏云、蜩者目諸蜩也、蜋蜩五彩具者也、螗蜩似蟬而小鳴聲清亮。夏小正云、螗蜩者蝘。蕩篇云、如蜩如螗是也、蚻即蟧也、蠽似蟬而小青色、蝒蟬之最大者、蜺又名寒螿、似蟬而小青赤色、關東謂蟪蛄為蜓蛈、或謂之螇螰也、又云、翁醜螇蜙蟲類能飛翁者、謂蟬屬皆剖折母以為孔竅而生。

周禮以翁鳴者、注蜩蜺屬、

夏小正云、五月、螗蜩鳴、螗蜩鳴者匽也、七月寒蟬鳴、蟬也者蜺蟧也、

本艸、蚱蟬生楊柳上、五月採蒸乾之、陶隱居云、蚱即是瘂蟬、瘂蟬也、不能鳴者、蟬類甚多、莊子云、蟪蛄不知春秋、則是今四月五月小紫青色者、而離騷云、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此乃寒螿耳、九月十月中鳴甚淒急、又二月中便鳴者名蟀母、似寒螿而小、七月八月鳴者、名蛁蟟、色青、今此云生楊柳樹上、是詩云鳴蜩嘒嘒者、形大而黑、傴僂丈人掇此、皆人噉之、故禮有蜩范、蟬有緌、亦謂此、此蜩五月便鳴、俗云五月不鳴、嬰兒多災、蘇恭云、蚱蟬即鳴蟬

瘂音啞　蛁音貂　蟟音聊

也、

易通卦驗云、垢上九候、蟬始鳴、不鳴、國多妖言、蟬應期鳴、古語之象、今失節不鳴、鳴則失時、故多妖言、

援神契云、蟬無力故不食、

周書曰、夏至又五日蜩始鳴、不鳴、貴臣放逸、立秋之日、寒蜩鳴、不鳴、人臣不力爭、

淮南子云、蛇不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自然者也、又云、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論衡云、蟬生於復育、開背而出、

徐廣車服雜注云、侍臣加貂蟬者、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

陸雲寒蟬賦云、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

段式古云、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蛣蜣所化、秀才韋翾甞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視腹中、猶實爛木、

貉

字林云、貉似狐、善睡、其子名貆、又云、貈貍類

一之日于貉　貉烏陌切　又貈音

[illegible]

郭璞云、貁唯者名貍、今江東呼貉為貁貐、

淮南子曰、貍知為坯、貛貉為曲穴、常豹有茂艸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智也、

攷工記云、貉踰汶而死、此地氣然也、

詩義問云、狐之類、貉貒貍也、

埤雅云、俗云貛貉同穴而異處、貛之出入、以貉為導、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言往祭表貉、因取狐貍之皮為裘、故傳云、于貉謂取狐貍皮、周官祭表貉是也、

雅翼云、貉善睡之獸、畜而養之、扣之即臥、已而復寤、亦善捕、

疏云、禮無貉裘、惟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也、

按貉狐貍三獸名、箋云、搏貉自為裘、狐貍以供尊者、其辨甚明、朱傳云、貉狐貍也、何混若此、

取彼狐貍

貍

爾雅云、貍子貄、

字林云、貍伏獸、似貙

本艸、貍骨曰療諸疰心腹痛、炙無嘗處、及乳癰惡瘡、頭骨尤良、圖經云、貍類甚多、似常斑文者可用、猫斑者不佳、南方有一種香貍、人以作鱠、其氣甚香、微有麝氣、邕州已南、又有風貍、似兔而短、多棲息高木、候風吹過它木、衍義云、貍骨形類猫、其文有二、一如連錢、一如常文、肉味與狐不相遠、江南一種牛尾貍、其尾如牛、人多糟食、未聞入藥、

埤雅云、貍多在里者、里人所居也、貍穴而薶焉、故貍又通於薶字、貍之伺物、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似貙而小、文彩異於猫貉、大射以貍步張三候、鄭氏云、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其發必獲、是以候道取象焉、狐善疑、貉善擬、不可以有為、故古者以為燕居之裘、齊東郡書衣貍製是也、貍

於猫貉、性一也、其跡皆凡而不速、

雅翼云、狐口銳而尾大、貍口方而身文、黃黑彬彬、蓋次于豹

禮曰、貍首之斑然、又曰貍去正脊、狐去首、

太玄經云、辨人貍別、其文萃也、

魏志管輅云、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其名曰貍、

淮南子云、貍頭似鼠、以類推也、

異物志云、靈貍一體、自為夫婦、故能媚人、

二月斯螽動股

子思子曰、謂狐為貍者、非直不知貍也、勿得狐、復失貍者也、

徐廣封禪書注云、貍一名不來、

股

說文、髀也、

釋名云、股固也、為強固也、

六月莎雞振羽

莎雞

爾雅云、螒天雞、樊光曰、小蟲黑身赤頭、李巡曰、一名酸雞、

郭璞曰、一名莎雞、一名樗鷄、

陸璣云、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

本艸、樗鷄生河內樗樹上、七月採、蘇恭云、五色具者為雄、青黑質白班者、是雌、圖經云、今所謂莎雞、亦生樗木上、六月後出、飛而振羽作聲、人或畜之樊中、但頭方腹大、翅羽外青內紅、而身不黑、頭不赤、此殊不類、惟在樗木上、人呼紅娘子者、頭翅皆赤、乃如舊說、然不名莎雞、疑古今之稱不同耳、衍義云、樗鷄東西京都尤多、形類蠶蛾、但頭足微黑、翅兩重、外一重灰色、下一重深紅、五色皆具、腹大、

廣志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亦曰犨鷄、

古今注云、莎鷄一名促織、一名𧒂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一曰促機、一曰紡緯、

埤雅云、俗云、絡緯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

雅翼云、莎鷄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一名絡緯、今人謂之絡絲娘、小兒夜亦養之、聽其聲、能食瓜莧之屬、莎鷄與絡緯是一物、蟋蟀與促織是一物、崔豹不當合而言之、蓋二蟲俱似機杼聲、可以趣婦功、故易奈亂、孫炎郭璞陸機廣志所云、皆非其類、今莎鷄之鳴、乃止而振羽、不待飛也、

一名馬蝛、

按斯螽蟲之以股鳴者、莎鷄蟲之以翼鳴者、蟋蟀蟲之以注鳴者、迥然三物也、朱子云、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其誤起於程正叔、而正叔之誤、又起於崔正熊、正熊混莎鷄蟋蟀為一、正叔又混入斯螽、可謂誤中之誤、羅氏辨之精矣、今時驗亦然、

八月在宇

宇

韓詩云、宇屋霤也、

釋文云、屋四垂為宇、

入成牀下

釋名云宇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也

繫辭云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牀

釋名云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長狹而卑曰榻小者獨坐

通俗文云牀三尺五曰𣏾板獨坐曰枰八尺曰牀

說文云牀身之安也杠牀前木也

牀杏話

方言云牀杠北燕朝鮮謂之樹關西秦晉謂之杠南楚謂

之趙東齊海岱謂之樺其上板衛之北郊趙魏謂之牒或

曰牖

廣雅云樓謂之牀

周禮玉府掌王之牀第

天文集云紫宮門外有天牀六星

窗向堇戶

向

士虞禮云祝啟牖鄉注鄉牖一名也

韓詩云北向牕也

六月食鬱及薁

鬱

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

說云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

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

六月食鬱及薁

薁

本草云郁李一名爵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

及丘陵上五月六月採根

陸璣云唐棣薁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

其華或赤或白五月中成實大如李子可食

本草圖經云郁李木高五六尺枝條葉花皆若李惟子小

若櫻桃赤色而味甘酸核隨子熟六月採根并實取核中

仁用

七月亨葵及菽

葵

李氏曰葵可茹公儀所拔是也

周禮醢人葵菹蠃醢

特牲記云鉶芼夏葵冬荁

齊民要術云今世葵有紫莖白莖二種春必畦種水澆可

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飛起每雪輒一勞之勞雪令地保

澤葉又不蟲損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傷晚則黃爛傷早

則黑澀詩曰七月烹葵及菽即此是也

本草云葵葉為百菜主陶隱居云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

春作子、謂之冬葵、至滑利、春葵子亦滑、葉尤冷利、不可多食、術家取此葵子微炒散著濕地遍踏之、朝種暮生、遠不過宿、日華子云冬葵久服堅筋骨、秋葵即是種早者、四民月令云、正月可種葵、四月可收冬葵子、六月六日可收葵、中伏可種乾葵、

埤雅云、左傳、葵能衛足、○今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似智、○字說曰、草也○能揆日向、爲○故又訓揆、

菽

采菽箋云、菽大豆也、生民傳云、荏菽戎菽也、箋云戎菽、大豆也、

物理論云、菽者、衆豆之總名、

爾雅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

廣雅曰、大豆菽也、小豆、荅也、豍豆豌豆、蹓豆、胡豆、跉䜺也、

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

春秋說題辭云、菽者、屬也、春生秋熟、理通體屬也、菽赤黑、陰生陽、大體應節、小變象陽色也、

援神契云、赤土宜菽、

呂氏云、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

節、蹺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榑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

氾勝之書云、三月榆莢雨時、高田可種大豆、保歲易爲、宜古之所備凶年也、○大豆生戴甲而出、種土不可厚、厚則項折、不能長達、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小豆不保歲、難得、宜椹黑時種、

雅翼云、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皆稻米黍米所爲、○以其黏著、故擣粉熬大豆以爲表、

棗

爾雅云、棗、壺棗、邊要棗、櫅白棗、樲酸棗、楊徹齊棗、遵羊棗、洗八棗、蹶泄苦棗、皙無實棗、還味稔棗、又云、棗李曰疐之、

周禮饋食之籩、其實棗、

禮記、婦人之摯、脯脩棗栗、又云、棗曰新之、又云、棗栗飴蜜以甘之、

青史子云、棗北方之菓、冬木也、

本草云、大棗味甘平、主心腹邪氣、安中養脾、助十二經、平胃氣、通九竅、補少氣少津液、和百藥、久服輕身長年、八月

採纂乾圖經云棗極美者有水菱棗御棗之類羅氏云棗有十一名郭氏得九焉後世有紫棗玄棗西王母棗東海蒸棗洛陽夏白與夫雞心牛頭羊矢獼猴細腰其名不可勝載淮南子十一月棗棗取其赤心埤雅云棘大者棗蓋若酸棗所謂棘也於文重朿為棗竝朿為棘一曰棘實曰棗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詩曰八月剝棗剝擊也棗實未熟雖擊不落已熟則爛不擊自墮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取法撼而落之為上是也且棗全赤即收故乾則紅皺復為鳥鳥之贄半赤而收者肉未充滿乾復黃皺將赤味亦不佳故於全赤之時剝而落之世云蹴棗令人齒黃齒居晉而黃食棗故也

為此春酒

春酒

疏周禮清酒注云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則彼三酒之中清酒也

七月食瓜

[illegible]

瓜

廣雅云冬瓜菰也水芝瓜也其子謂之瓣龍蹏虎掌羊骹兔頭桂枝蜜筩縕瓠貍頭白瓝無餘縑瓜屬也夏小正云五月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也八月剝瓜蓄瓜之時也禮記云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華之巾以綌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又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又云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本草瓜蒂七月採圖經云即甜瓜蒂也又有白瓜越瓜胡瓜埤雅云瓜字象其實在攣蔓之間性少堅輒腐尤忌閉麝乃至一蔕不收

八月斷壺

壺

傳云壺瓠也埤雅云似匏而圓曰壺壺圓瓠也故謂之壺亦曰壺盧古今注曰壺盧瓠之無柄者也注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舟又可為樽春秋傳曰樽以魯壺司尊彝曰秋嘗冬蒸饋獻用兩壺尊詩曰八月斷壺壺性蔓生拔蔓斬之故曰斷也今其收法八月冷露降輒先斷其根令其餘蔓飲之已日乃收尤堅成可用

九月叔苴

苴

喪服注云苴麻之有實者

詩經圖史合考 卷之十 三

采荼薪樗

疏云、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

本草經云、麻子味甘平、主補中益氣、久服肥健不老、

月令、仲秋食麻與犬、孟冬天子以犬嘗麻、

樗

陸璣疏云、樗樹及皮皆似漆、青色、其葉臭、

本草圖經云、椿樗二木相類、但椿木實而葉香可啖、樗木疏而氣臭、膳夫亦能熬去其氣、北人呼樗為山椿、江東呼為虎目、葉脫去有痕、如樗蒲子、又如眼目、故得此名、衍義云、世以無莢不實木身大、其幹端直者為椿、其有花而莢、

木身小幹多迂矮者為樗、

莊子云、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規矩、

食我農夫

農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

管子曰、一農之量包百畝、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

國語管仲云、昔聖王處農就田野、及寒擊草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是故農之子恒為農、其秀民之能為士

者、必足賴也、

九月築場圃

場

孔仲達云、種樹菜果謂之圃、築堅禾稼謂之場、故春夏為圃、秋冬為場、

周禮場人注、場、築地為墠、季秋除圃中為之、

黍稷重穋

重穋

說文、穜、先種後熟也、穋、疾孰也、稑或从翏、

周禮、內宰、上春詔王后生穜稑之種、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玄謂詩云黍稷穜稑是也、賈公彥云先鄭直言先種後種、不見穀名、後鄭盡言黍稷皆有穜稑、又云令人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司稼辨穜稑之種、

晝爾于茅

晝

說文云、日之出入、與夜為界、从晝省、

宵爾索綯

綯

爾雅云、綯絞、李巡曰、繩之絞也

其始播百穀

百穀

物理論云、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

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種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
種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者衆種之大名也
周禮太宰九穀注先鄭云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
鄭謂無秫大麥有粱苽膳夫王食用六穀注云稌黍稷粱
麥苽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麻黍稷麥豆職方氏揚州
荊州其穀宜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注云黍稷稻麥雍州
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注云黍稷稻冀州其穀宜
黍稷并州其穀宜五種
月令五時食穀春麥夏菽稷秋麻冬黍孟秋農乃登

穀內則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
漢食貨志五種注麻金黍火稷土麥水豆木
大戴禮云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
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
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淮南子云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
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江水肥仁而
宜稻

凌陰

獻羔祭韭

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夏頒
冰掌事秋刷

獻羔

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注鮮當為獻獻羔
祭司寒也
左傳申豐云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獻羔而啟之
杜預云二月春分獻羔祭韭開冰室服皮云司寒司陰之
神玄冥也

韭

說文云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
禮曰庶人春薦韭祭宗廟韭曰豐本內則脈春用韭
埤雅云齊民要術云韭高三寸便剪剪如葱然一歲之中
不過五剪凡剪不用日中韭性內生根喜上跳故種與葵
同法而性欲極深
雞翼云首春色黃未出土時最美故云春初早韭冬末晚
菘夏小正曰正月囿有韭
易稽覽圖云政道得則陰物變為陽鄭注云若葱變為韭
本草云韭辛溫歸心安五藏除胃中熱

饗

傳云、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

按傳所云饗者、謂黨正因蜡飲酒、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鄉飲酒經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間、有玄酒、即此詩云朋酒也、記云、其牲狗、即毛傳所據也、鄉飲酒禮賓興賢能、與黨正飲酒不同、毛據為說者、以州黨鄉之屬也、其有鄉大夫來觀禮、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則殺羔羊以饗之、

箋云、十月民事俱畢、國君閒于政事、而饗群臣、

月令孟冬大飲烝、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群臣飲酒于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于它、其禮上、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燕謂有牲體為俎也、

公堂 大學 互見大雅辟廱

傳云、公堂學校也、疏云、謂黨之序學、

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于序、

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陳氏曰、術當為州、

鄭禮記注云、庠鄉學也、州黨曰序、

孟子曰、殷曰序、序者射也、

禮書云、鄉飲在庠、庠有房室、鄉射在序、序無房室、爾雅云、東西牆謂之序、序之名、蓋本于此、

疏云、箋以公堂謂之太學、

禮書云、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于之養焉、下庠西序

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于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東膠、即東序、瞽宗、即右學、成均居中、左東序、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商之右學、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特存其上者耳、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

鴟鴞

爾雅云、鴟鴞、鸋鴂、郭璞曰、鴟類、

鷦音螺

方言云、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果贏、或謂之女匠、謂之鸋鴂、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𪄷爵、郭璞曰、桑飛即鷦鷯也、按爾雅云、鷦鷯鴟鴞、屬非此小雀明矣、

陸璣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窠、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贏、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

小毖傳云、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鷦之所為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陸璣云、今鷦鷯是也、微小

鵁音交　鷩音卜

於蒿萑、其雛化而為鵰、故俗語鷦鷯生鵰、

爾雅又曰、桃蟲鷦、其雌鴱、郭璞曰、鷦鷯桃雀也、俗呼為巧婦、邢昺曰、此鷦鷯小鳥而生鵰鶚者也、

張華鷦鷯賦云、翳薈蒙籠是焉游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

朱傳云、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

埤雅云、先儒以為鴟鴞即今巧婦、郭注爾雅、獨云鴟類、則璞與先儒異意、以詩與爾雅攷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鴟鴞鸋鴂、繼云狂茅鴟、怪鴟、梟鴟、則鴟鴞宜亦鴟類、買誼所謂鸞鳳伏竄、鴟鴞翱翔是也、鴟鵂一名隻狐、鵂服鬼車之類、

爾雅云、鴟鴞鵂、注今江東呼鵂鶹為鴟鵂、亦謂之鵋䳢、又云怪鴟、注、即鴟鵂也、見廣雅、今江東通呼此屬為怪鳥、

莊子云、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不見丘山、言殊性也、

博物志云、鵂鶹一名鴟鵂、晝日無所見、夜則目至明、人截爪甲棄露地、此鳥夜至人家拾取爪視之則知吉凶、輒便鳴、其家有殃、

鵂鶹　桑土

本草云、鉤鵅入城城空、入宅宅空、怪鳥也、又有鵂鶹亦是其類、微小而黃、夜能拾人手爪知人吉凶、

蔡文曰、鵂鶹夜能拾蚤虱、蚤爪音相近、俗人云、拾人棄爪相吉凶、妄說也、

淮南萬畢術曰、鴟鵂致鳥、取鴟鵂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為媒、張羅其旁、則鳥聚矣、

歐陽氏云、今鴟多攫鳥子而食、

桑土

方言云、東齊謂根曰土、

予所捋荼

字林作𦺋、素皮也、

荼

傳曰、荼萑苕、𢊁䓼、蕍之秀穗也、出其東門傳云、荼英秀、肰則芳蘤之秀相類、故皆名荼、

予口卒瘏

口

易說卦云、兌為口、

禮記云、口容止、

左傳、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

鬼谷子云、口者、機關也、所以開閉情意也、又曰、口可以食、

不可以言、

養生經云、軍營之有甘泉、軍營口也、甘泉唾也、

釋名、口、空也、

我徂東山

東山

詩緝云、三監在周之東、周公自西徂東、以征之、軍也必依山為固、故以東山言之、

王伯厚云、秦謙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東山即商地、

孔氏曰、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

裳衣

箋云、裳衣、謂兵服也、

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靺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克衣靺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

襍問志云、靺韋之不注、不注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舃也、

賈公彥云、鄭君兩解、此注裳亦用靺韋、至彼襍問志、裳用素者、從白舃之義、

左傳均服振振注、戎事上下同服、疏云在兵之服、皆韋弁、

行枚

枚

周禮云、振旅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茇舍如振旅之陳、辨號名之用、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閱、大閱陳車徒如戰之陳、周書曰、春為牝陳、弓為前行、夏為方陳、戟為前行、季夏為圓陳、矛為前行、秋為牡陳、劒為前行、冬為伏陳、楯為前行、是為五陳

左傳、鄭伯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衛棣家、鄭翩頡為鸛、其御頡為鵝、蔿敖為宰、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二卒、卒偏之兩、奚

勿士行枚
續舌詁

衰公爲文離之卒、以侵衛、
握奇經云、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解云、天、地、風、雲爲
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
六韜云、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
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用車用馬、文用
武、此謂人陳、

枚

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
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銜枚

蜎蜎者蠋
蜒舌尼

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

蠋

爾雅云、蚅、烏蠋、郭云、大蟲如指、似蠶、疏、韓奕云、峰卒金尼、
毛亦云、尼烏蠋也、文云、獨者蜀、郝云、言山中之孫獨者名
蜀、此蟲更無孽匹、
韓非子云、蠶似蠋、人見蠋則毛起
廣志云、藿蠋有五色者、槐香蠋、五采有角甚臭、
埤雅云、蠋以絲自裹、
雅翼云、蜀葵中蟲也、亦食於藿藿類、而不食桑、詩乃稱烝

果臝之實
亦施于宇

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蠶致養於人、萬有百為
族、蜀則蠋行、故以从數、獸獨宿者、或作烏名、禽經曰、蜀不
獨宿、不知何物、

果臝之實

爾雅云、果臝之實、栝樓、
孔疏引本草云、栝樓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生、青黑色、六
月華、七月實、如瓜瓣、
本草經云、栝樓根、一名地樓、一名果臝、一名天瓜、一名澤
姑、實名黃瓜、主胸痺、悅澤人面、圖經云、根亦名白藥、皮黃

肉白、三四月內生苗、引藤蔓、葉如甜瓜葉、作叉、有細毛、七
月開花、似葫蘆花、淺黃色、實在花下、大如拳、生青、至九月
熟、赤黃色、有正圓者、有銳而長者、

伊威在室

伊威

爾雅云、蟠鼠負、又云、蛜威委黍、注、舊說鼠婦別名、
說文云、委黍鼠婦也、
陸機云、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
陶隱居云、一名鼠負、言鼠多在坎中、背則負之、又一名鼠
姑、

衍義云、此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文蹙起、大者長三四分、水甕及下濕處多、

埤雅云、食之令人善淫、

劉氏云、彝落間小蟲、無人掃則出行於室、

（蠨蛸在戶）

蠨蛸

爾雅云、蠨蛸、長踦、郭云此小鼅鼄長脚者、俗呼為喜子、

（踦巨技反　鼅音知　鼄音株）

陸機云、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

崔豹云、蠨蛸身小足長、

（町畽鹿場）

町畽

傳云、鹿跡也、

說文云、田踐處曰町畽、禽獸所踐處也、

程子云、町畽廬傍畦隴、

（區音謳）

董氏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為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畽為田里所聚、

（熠耀宵行）

熠燿

爾雅云、螢火即炤、舍人云、即夜飛有火蟲也、

本草云、螢火、一名夜光、一名放光、一名熠燿、一名即炤、生階地池澤、陶隱居曰、此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猶未如蟲、腹下已有光、數日便變而能飛、衍義云、螢常在大暑前後飛出、是得大火之氣而化、故如此明炤也、月令雖云腐草所化、然非陰濕處終無、

古今注云、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腐草為之、食蚊蚋、

陳思王螢火論云、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燐、未為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曰宵行、然腐草木得濕而光、亦有明驗、衆說並為螢火、近得實矣、

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為螢、

夏小正曰、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崇有論云、螢無胃而育、

埤雅云、今西北多螢、大者如棗、行而有光、正曰宵行、以此

故也、一說螢非熠燿、熠燿行蟲耳、令卑濕處有蟲如蠶頰尾後戴火行而有光、俗謂之熠燿、

董氏曰、熠燿自是一種蟲、夜行地上如蠶、咲下明如螢、故曰宵行、

楊用脩云、螢火有二種、梁蕭和賦云、悅草螢之夜翔、此草螢也、唐李子卿有水螢賦、此水螢也

鸛

韓詩章句曰、鸛水鳥、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

陸機疏云、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皂裙、又泥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陶隱居云、鸛有兩種、似鵠而巢樹者、為白鸛、黑色曲頸者為烏鸛、

本草衍義云、鸛頭無丹、項無烏帶、身如鶴者是、兼不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

禽經云、鸛仰鳴則晴、俯鳴則陰、

博物志云、鸛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則不毈、取礜石周圍繞卵、以助煖氣、

自肰論云、鸛影接而懷卵、

襍俎云、江淮謂群鸛旋飛為鸛井、鸛亦好群飛、人探巢取鸛子、六十里旱、能群飛薄霄、激雨、雨為之散、

北夢瑣言云、南方有鸛食蛇、每遇巨石、如道士禹步、其石防肰而轉、因得而啖

垤

疏云、蛭穴處、將欲陰雨、水泉上潤、穴處者先知之、避濕而上塚、

蚳音遲 打直耕反 螱音尉 蚳蛾蛾同

釋蟲云、蚍蜉大螘、小者螘、螱打螘、飛螘、其子蚳、

記、蟻子時術之

方言、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垤、垤中齊語也、

埤雅云、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峰、方言曰、其場謂之坻、亦或謂之垤、垤從至、以蟻之微而能為逶、用其至故也、今蟻取小蟲入穴、輒壞垤窒穴、蓋防其逸、亦以窒雨、一名蟻封朔地蟻封、大有如冢者、所謂蟻冢、蓋出於此、

易林、震之蹇、白、鐵封戶穴、火雨將集、

皇駁其馬

皇

爾雅云、黃白騜、孫炎曰、馬有黃處有白處者、曰騜、

駁

爾雅云、騵白、駁、孫炎曰、騵赤色也、邢昺曰、謂馬有騵處有白處者、曰駁、

易說卦云、乾為駁馬、

禮斗威儀云、君乘火而王、南海、輸駁馬、

埤雅、徐鍇曰、疑象駁文、晉灼、與豪駁、亂常見之、而伏、則象駁之文理、或狀也。駁亦馬之上色、故古者國君乘之、

親結其縭

縭

爾雅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綾也、孫炎曰、褘、帨巾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為褘、綾、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縭、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戒之、說者以褘為帨巾、失之

韓詩注云、縭、帶也、

孔疏云、按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非香纓、

四國是皇

廣雅云、大巾、帨、

昏禮記曰、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四國

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

書、蔡仲之命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杜預云、樂安博昌北有蒲姑城、奄闕不知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

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二年乃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

於邦陵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康[illegible]
叔俘中旄父宇于東
書傳云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幼周公見疑
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
左傳周有徐奄注二國贏姓

又缺我錡

錡

傳曰鑿屬曰錡
韓詩云木屬

又缺我銶

銶

傳曰木屬曰銶
韓詩云鑿屬也一解云今之獨頭斧

伐柯如何

柯

攷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
以其一為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闊頭斧也柯其柄也又註半
柄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
謂之磬折

籩豆有踐

籩

爾雅云竹豆謂之籩

鄭注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實皆容四升
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
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藤榛實加籩之實菱芡
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
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凡嬪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
后薦玉豆眡豆籩掌客凡諸侯之禮夫人致禮八籩侯伯
夫人致禮八籩子男夫人致禮六籩
禮記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

也又云薦用脾羹
禮書士喪特牲籩有巾則筐敦豆有巾可知祭用彫纂士
喪禮籩無縢則士大夫吉祭之籩有縢無彫可知
儀禮冠云士冠脯醢脯用籩醢用豆士昏醴賓脯醢鄉飲
脯醢衆賓揖有脯醢鄉射薦用籩脯五職醢以豆聘禮醴
賓脯醢又廷凡於室薦脯醢燕禮大射禮獻賓獻公獻卿
薦脯醢士喪始死奠脯醢小歛朝夕奠脯醢特牲主人獻
賓薦脯醢以上皆一豆一籩士冠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
籩栗脯大歛毼豆兩籩無縢士虞及獻祝特牲及主婦致

爵於主人以上皆兩豆兩籩既夕遣奠少牢賓尸皆四豆四籩士昏禮夫婦席婦饋舅姑聘禮歸饔公食大夫士喪朔月奠皆有豆無籩蓋豆重而籩輕

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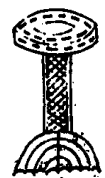
爾雅云木豆謂之豆

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

實賓客喪紀亦如之掌客凡諸侯之禮豆四十夫人致禮八豆侯伯三十有二夫人致禮八豆子男豆二十有四夫人致禮六豆

禮器云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有以少為貴者諸侯相朝無籩豆之薦明堂位云薦用玉豆又云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注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祭統云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又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鄉飲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

聘禮有司堂上八豆西夾六豆公食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士昏四豆士喪殷豆兩既夕四豆士虞兩豆特牲兩豆少牢四豆有司徹四豆攷工記瓬人為豆實三而成觳崇尺器中膊豆中縣

三禮圖云豆以木受四升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加象飾口天子玉飾

邢氏云豆高一尺口足徑一尺校徑二寸

楚茨傳云豆謂內羞庶羞也

九罭之魚

九罭

爾雅云、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魚之所入、有九嚢也、郭璞曰、今之百嚢罟、亦謂之䍡、今江東謂之緵、

疏云、緵促細目、能得小魚、

韓詩說云、九罭、取鰕芘也、

九罭之魚鱒魴

鱒

爾雅云、鮅鱒、注、鯶子赤眼、

陸機云、鱒似鯶魚、而鱗細于鯶、赤眼、多細

埤雅云、鱒魚圓、魴魚方、鱒好獨行、

雅翼云、鱒目中赤色、一道横貫瞳、魚之美者、今俗謂之赤眼、食螺蚌、多秖獨行、亦有兩三頭同行者、極難取、見網輒遁、

是以有袞衣兮

袞衣

尚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孔安國曰、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米、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

周禮司服、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袞卷龍衣也、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皆畫以為繢、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皆絺以為繡、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希刺粉米無畫、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自公之袞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

已賈公彥曰古人為日月星辰於衣取其明也山取為人所仰龍取能變化華蟲取文理衣是陽陽至輕浮畫亦輕浮故衣繪也宗彝者彝尊有虎彝蜼彝因緯嘗為宗彝并為一章虎取其嚴猛蜼取其有智以其卬鼻長尾大雨則懸於樹以尾塞鼻是其智也藻取有文火取其明粉米共為一章取其絜亦取養人黼謂白黑為形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斷割焉黻黑與青為形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希繡鄭讀希為黹黹紩也裳主陰刺是沈深之義 裳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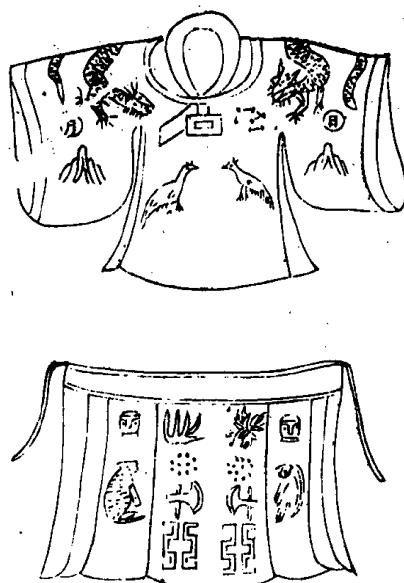
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釋文云袞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為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

袞衣圖

胡

疏云老狼領垂胡

說文云胡牛頷垂也

釋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

赤舄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注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凡屨舄各象裳色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惟祭服有舄玄舄為上褘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

以下皆屨耳舄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舄之飾黃繶者王后玄舄之飾青約者王白舄之飾言繶必有約純言約亦有繶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白飾約謂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為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惟服冕衣翟著舄耳

賈公彥曰繶者牙底相接之縫綴條於其中約謂屨頭狀如刀衣以條為鼻或謂用繶一寸屈之為約所以受繫穿貫者也純以為口緣也

釋名云複其下曰舄舄腊也行禮久立地或泥濕故複其末下使乾腊也

方言曰屨中有木者謂之複舄

詩經圖史合考卷之十終

詩經圖史合考卷十一目錄

小雅

苹　賓
筐　承筐
蒿　瑟
芩　周道
駱　騑
杞　駰
常棣　鄂不
脊令　朋
飲　帑
鳥　神
羜　諸父
陳饋　諸舅
兄弟　餱
酤　阜
陵　川
吉　蠲

食野之苹

苹

傳云、苹、蓱也、夏小正七月湟潦生苹、周書曰、穀雨一日萍始生、萍不生、陰氣憤盈、淮南子云、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又云容華生萍、萍生萍藻、萍藻生浮艸、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萍藻、萬畢術曰、老血為萍、聚血之精、至黄泉也、

埤雅曰、苹一名蘋、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苹也、江東謂之藻、言無定性、漂流隨風、周官萍氏掌水禁、鄭氏云、以不沈溺取名、蓋使之幾酒謹酒也、舊說萍蕪滋生、一夜七子、一曰、浮於流水則不生、於止水則一夕生九子、故謂之九子萍也、世說楊華入水化為浮萍、

雅翼云、萍水上小浮萍、無根、但有小須垂水中、

爾雅云、苹藾蕭、郭云、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

陸機云、葉青白色、莖似筯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

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　承筐是將

賓

說文、賓、所敬也、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

笙　詳見王風簧

白虎通云、象萬物之生、故曰笙、

承筐

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禮書云、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爵、故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聘賓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

侑幣也、聘禮公於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賓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士昏禮舅姑饗送者、酬以束錦、此饗有酬幣也、燕禮無用幣之文、鹿鳴之詩、燕羣臣嘉賓、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則所謂飲食者、燕與食乎、此燕有酬幣也、孔穎達以飲食為饗食、非詩意也、春秋傳曰、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則燕未嘗不用酬幣、特文不備、禮記曰、琫璜爵、鄭氏以為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之禮、是天子饗諸侯、諸侯相饗、酬幣用玉、酬幣亦謂之侑、侑幣不謂之酬、故春秋傳享

食野之蒿

□菣去刃切

醴皆曰宥、以侑者、勸酬之通稱也、

蒿

爾雅云、蒿菣、郭璞曰、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菣、陸璣云、蒿、青蒿也、荊豫之間、汝南汝陰皆曰菣、爾雅又云、蘩之醜秋為蒿、郭云、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為蒿、本艸云、艸蒿、一名青蒿、一名方潰、生華陰川澤、圖經云、葉似茵陳蒿而背不白、春生苗、葉極細嫩、時人亦肌雜諸香菜食之、至夏、高四五尺、秋後開細淡黃花、花下便結子、如粟米大、衍義云、根、赤、葉、香、

晏子曰、蒿、艸之高者也、

筆談云、青蒿一類、自有青黃兩種、陝西綏銀之間、蒿叢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常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竝黃、此蒿猶青、氣稍芬香、恐古人所用、以此為勝、

嘉賓式燕以敖

燕

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掌客掌四方之賓客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凡諸侯之禮、上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

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大門內、揖讓升、賓為苟敬、席於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為賓、無膳尊、無膳爵、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

燕義云、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皇氏云、燕禮折俎、有酒無飯、有二種、若燕同姓、夜則飲之其於異姓、讓之而止、

賈公彥云、饗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一獻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算爵、以醉為度、行之在寢、此謂朝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又云、燕有四等、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

國語云、先王之燕禮、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

韓詩說云、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

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

芩

陸機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艸真實、牛馬亦喜食之、

周道

傳云、岐周之道、

漢書地里志、右扶風郁夷縣、注詩周道郁夷、顏氏曰、四牡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言使臣乘馬於此道、

一統志、郁夷城在陝西鳳翔府隴州、

駱

爾雅云、白馬黑鬣駱、疏云、鬣、鬛也、說文云、白馬黑鬣尾、禮記云、夏后氏駱馬黑鬣、疏云、夏尚黑、故用黑鬣、

埤雅云、爾雅曰、白馬黑鬣駱、廣雅云、白馬朱鬣駱、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爲駱、蓋馬無分於黃白、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駱也、明堂位云、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曰、孟秋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俗云、駱馬善奈勞苦、詩曰、嘽嘽駱馬、言駱馬善勞、而令取息不平如此、則以甚勞故也、

鵻

詩緝云、鵻鵓鳩也、即郯子祝鳩氏司徒也、一鳥而十四名、鵻也、隹其也、鵓鳩也、祝鳩也、鳺鳩也、鵴鳩也、鶻鳩也、楚鳩也、鴉鳩也、荊鳩也、乳鳩也、鶻鳩也、鵤鳩也、鵴鳩也、

通志云、凡鳥之短尾者、皆謂之隹、惟夫不專名焉、

爾雅云、隹其鳺鴀、注、今鵓鳩、

毛傳云、鵻一宿之鳥、箋云、一宿者、一意於所宿之木、又云、鳥之謹愿者、人皆愛之、

方言云、鳩、關東周鄭韓魏謂之鵖鷎、其鴓鳩謂之鸊鷎、閒西秦漢之間、謂之鵴鳩、其大者謂之鳻鳩、其小者謂之㭼鳩、或謂鷄鳩、或謂鶻鳩、或謂鷂鳩、梁宋之間、謂之鷦鷎、

陸機云、今小鳩也、一名鵓鳩、幽州人或謂之鸊鷎、梁宋之閒謂之鵻、楊州人亦然、

禽經云、鵻上無尋、鶻上無常、

雅翼云、似班鳩而臆無繡采、叉頭有鬚、鳩之拙者、不能爲巢、纔架數枝、往往破卵、無巢不能居、天將雨則逐其婦、則呼而反之、鵻既孝鳥、故漢授民七十者王杖、端以鳩鳥

爲杞

爲飾、

杞

詩緝云、詩有三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有臺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棘、山木也、以詩集拾芭杞、雅杖杜、北山、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棶、枸杞也、

爾雅云、杞枸檵、注、今枸杞也、廣雅云、地筋枸杞、

陸璣云、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

本草云、枸杞、味苦寒、久服堅筋骨、輕身不老、一名杞根、一

名地骨、一名枸杞、心名地輔、羊乳、卻暑、仙人杖、西王母杖、生常山平澤及諸丘陵阪岸、冬採根、春夏採葉、秋採莖實、

杞朴子云、家菜一名杞、盧式名天精、卻老地骨、日華子云、地仙苗、即枸杞、

圖經云、春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薄堪食、俗呼爲甜菜、莖幹高三五尺、作叢、六七月生小紅紫花、隨結紅實、形微長、如棗核、其根名地骨、與枸棘相類、其實形長、而枝無刺者、眞枸杞也、圓而有刺者、枸棘也、世傳蓬萊縣、南丘村、多枸杞、高者一二丈、其根蟠結甚固、鄉人多壽考、亦飲食其水

原缺第八葉

鄂不韡韡　脊令在原

而小、五月始鳴、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

程子曰、常棣今所謂玉李花、鄂相承甚力、

埤雅云、華蕚上承下覆、甚相親爾、棣从隶、言華蕚相承、輝榮相隶也、

鄂不

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

楊用脩云、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華蒂也、今文作跗、華下有萼、萼下有跗、花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

脊令

爾雅云、䳭鴒雝渠、郭云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

陸璣云、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

物類相感志云、俗呼雪姑、其色蒼白、如雪、鳴則天當大雪、

禽經云、䳭鴒友悌、注、䳭鴒共母者、飛鳴不相離、詩人取以喩兄弟相友之道也、

埤雅云、詩曰脊令在原、脊令水鳥、在原則失其所矣、其鳴自呼、或曰首尾相應、飛且鳴者、故謂之雝渠、渠之言勤也、

詩緝云、脊令、雪姑也、鄭氏以爲水鳥、非、今雪姑非水鳥、

朋

公羊傳曰、同門曰朋、鄭玄云、同師曰朋、

飫

毛云、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鄭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疏云飫不在公朝、在路門內、酒肉在堂、

釋言云、飫私、孫炎曰、飫非公朝私飲酒也、

國語定王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

倦時宴不淫、衛彪傒曰、武王克商、作詩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鑒焉、

帑

傳云、帑子也、疏云、左傳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女、皆是子也、

鳥

爾雅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文云、二足而羽謂之禽、

淮南云、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

白虎通云、鳥所以飛何、鳥者陽也、飄輕、所以飛也、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為人所禽制也、

禽經云、冠鳥性勇、帶鳥性仁、纓鳥性樂、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飛則霜、露翥則露、林鳥朝嘲、水鳥夜唳、山鳥巖棲、原鳥地處、物食長喙、穀食短咮、搏則利觜、鳴則引吭、毛協四時、色合五方、

周禮云、庖人供六禽、辨其名物、射鳥氏掌射鳥、羅氏掌羅烏鳥、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四時貢鳥物、翨氏掌攻猛鳥、庭氏掌射國之妖鳥、

禮記云、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

尚書考靈耀云、鳥為春候、

神

說文、天神引出萬物、从示申、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注、神者變化之極、妙萬物以為言、不可以形詰、

大戴禮云、陽之精氣曰神、

按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天曰神、人曰鬼、地曰示、對文為異、若通而言之、則地示人鬼俱可

既有肥羜　以速諸父　陳饋八簋

云神蓋總見精靈之稱耳

羜

爾雅曰未成羊羜郭云俗呼五月羔爲羜說文云羜五月生羔也陸農師云羜从宁宁佇也宁其美成而後見用

羅氏曰說文稱五月生羔似謂仲夏所生按齊民要術五月六月七月生者兩熱相仍惡中之甚古稱肥羜以速諸父不應用此當是生及五月者爾

諸父

覲禮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同姓小邦則曰叔父

禮記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

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

陳饋

箋云陳其黍稷謂爲食禮

皇氏注禮記云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故曰食也其禮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行人云諸侯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者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是也按鄭注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

以速諸舅

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大行人上公食禮九舉侯伯食禮七舉子男食禮五舉掌客上公三食若弗酌則以幣致之侯伯再食子男一食

聘禮公於賓壹食上介壹食又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大夫於賓壹食上介若食若饗

禮記云族食世降一等注云親者稠疏者稀又云凡養老

殷人以食禮

埤雅云饗具四豆四籩之實食禮則自饋食而下無朝事之豆籩也燕禮則自加豆加籩而下無饋食之豆籩也

諸舅

聘禮大國異姓則曰伯舅小邦異姓則曰叔舅

禮記云五官之長曰伯天子異姓謂之伯舅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異姓謂之叔舅

孔仲達云衛孔悝鼎銘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舅之文也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爲伯舅

兄弟無遠

兄弟

箋云、兄弟父母之黨、

釋親云、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晜弟、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晜弟、從母之男子、為從母晜弟、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婦之黨為婚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

乾餱以愆

餱

爾雅云、餥餱食也、說文云、餱乾食也、釋名云、餱候也、候人饑者、以食之也、

無酒酤我

酤

毛傳云、一宿酒也、

聽雨紀談云、鄭康成訓沽為賣沽之沽、毛氏注、謂一宿酒曰沽、蓋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榷酤、似一宿酒為是、

如山如阜

阜

爾雅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

釋名云、土山曰阜、阜厚也、言高厚也、

風俗通云、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

如岡如陵

陵

爾雅云、大阜曰陵、韓詩說云、四平曰陵、釋名云、陵隆也、體高隆也、

易云、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春秋說題辭曰、陵之為言棱也、輔山成其廣厚、稜扶推、益廣長也、

爾雅云、東陵阠、南陵息慎、西陵威夷、中陵朱縢、北陵西隃鴈門是也、陵莫大於加陵、梁莫大於湨梁、墳莫大於河墳、謂之八陵、

如川之方至

川

釋水云、滎閣流川、過辨回川、釋名云、川穿也、穿地而流也、

周禮曰、川師掌川澤之名、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祭祀賓客、共川奠、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荊州其川江漢、豫州其川滎雒、青州其川淮泗、兗州其川河泲、雍州其川涇汭、幽州其川河泲、冀州其川漳、并州其川虖池、嘔夷、

又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禹貢曰、濬畎澮距川

蔡邕云、衆流注海曰川、

國語云、川氣之導也、

吉

王介甫云、吉言諏日擇士之善、

周禮、太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

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

劉氏曰、諏日者、君臣諏謀祭日、於旬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諏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擇士者、大射於射宮、以選與祭之士、

蠲

王氏曰、蠲言齋戒滌濯之潔、

禮記云、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又云、七日戒、三日齋、說曰、七日戒者、謂散齋也、三日齋者、謂致齋也、

周禮、冢宰、祀五帝、祀大神示、享先王及執事、眡滌濯、註、執事、初為祭事、前祭日之夕、滌濯、謂溉祭器、及甑甗之屬、

儀禮特牲亦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士卑得與人君同、少牢大夫禮、當祭日、溉祭器者、下人君也、案少牢饔人溉鼎匕俎、廩人溉甑甗、司宮溉豆籩及勺爵、此注不言匕俎豆籩勺爵者之屬中含之、又云、宰夫祭祀、從太宰而眡滌濯、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小宗伯大祭祀眡滌濯、肆師祭祀視滌濯、

饎

說文、饎、酒食也、或从配、或从米、周禮、饎人、掌凡祭祀共盛、

儀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注云、炊黍稷曰饎、

禴祠烝嘗

爾雅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郭璞曰、祠之言食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

周禮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司尊彝、祠禴、祼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嘗烝、祼用斝彝黃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

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

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注云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為殷祭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鄭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注云禘當為禴字之誤記又云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古者於禘祭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

孔氏云自殷而上禴禘嘗烝至周公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

飲

釋名云飲奄也以口奄而引咽之也

禮記云飲養陽氣也

周禮膳夫王飲用六清食醫實和王之六飲酒正辨四飲之清醫漿酏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凡飲共之

內則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為醴黍酏漿水醷濫

百姓

傳云百姓百官族姓也

虞書平章百姓注云百姓百官

張說云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英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

玁狁

史記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玁狁葷粥居於北蠻逐水艸移徙毋城郭常處畊田之業其俗寬則隨畜因獵射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攻戰以侵伐其天性也

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玁狁秦曰匈奴

陽

爾雅云十月為陽

鄭氏云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為陽

戎車　詳見采芑

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即戎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苹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車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車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車所用

馳敺致師之車也

弭

爾雅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弭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

左傳云左執鞭弭鄭氏云弭以助御者解轡紒宜骨也孔氏云弭者弓梢之名

魚

陸機疏云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為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

孔氏曰左傳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飾車

按羅氏以魚服為鮫魚之皮所為今鮫魚出南越狀似鱉而無足背文蔴鑽皮間有珠文可以飾刀有大小二種總謂之沙魚或云其子驚則入母腹雖亦可以飾物而先儒說魚服則自以為魚獸之皮非鮫也

釋名云矢其受之器以皮曰箙謂柔服用之也

服

周禮司弓矢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矢箙皆從其弓田弋充籠箙矢註云矢箙衣於壁以獸皮為之一箙百矢籠竹箙也繕人掌王之用矢箙槀人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

牧

孔氏云牧地在郊載師職曰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

天子

易緯云天子者繼天治物改正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生人至尊之號也

春秋孔演圖云天子皆五帝精寶各有題序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

保乾圖云天子之尊也神精與天地通血氣含五帝精天愛之子之也

孝經鉤命訣云接上稱天子明以尊事天

說文云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

禮記云天子者與天地參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

明明始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神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理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夫

疏云周禮戎僕掌御戎車御夫掌御從車從車戎路之副在牧戎車將帥所乘御之則戎僕也下章僕夫況瘁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則正御亦在焉

旐

周禮司常云龜蛇為旐又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

縣鄙建旐疏云縣鄙是遂之官互約言之鄉之閭比遂之鄙同建旐龜蛇象其扞難避害也

夏官大司馬云治兵辨旗物之用郊野載旐注云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

考工記云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

爾雅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

禮記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釋名云龜蛇為旐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兆也

方

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朱傳云今靈夏等州之地

曹氏云即六月所謂侵鎬及方郡縣志夏州朔方縣什賁故城在縣治北即漢朔方縣故城也漢武帝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使蘇建築朔方什賁之號蓋蕃語也

一統志陝西寧夏衛漢朔方郡靈州城在衛城南夏州城在衛城東

爾雅朔北方也舍人注云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

旂

司常云交龍為旂又云及大閱贊司馬頒旗物諸侯建旂注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巾車云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大司馬治兵諸侯載旂考工記云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

覲禮云諸侯載龍旂弧韣又云天子載大旂升龍降龍

樂記云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

爾雅云素陞龍於縿練旒九有鈴曰旂

史記云，龍旂九旒，所以養信也，
司馬法云，旂，夏后氏言有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
地之道也，

禮書云，天子諸侯之旂龍章一也，升龍素，降龍青，蓋青陽
也，素陰也，陽在上而降，陰在下而升，交泰之道也，先儒以
為王之太常曳地，諸侯之旂齊軫，卿大夫齊較，士齊肩，[illegible]

簡

爾雅云，簡謂之畢，注，今簡札也，說文云，簡，牒也，蔡邕獨斷
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

下附，
孔仲達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
並容數行，凡為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
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
釋名云，簡，間也，編之篇篇有間也，

西戎

朱傳云，昆夷也，
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
禮記云，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爾雅，七戎，職方，五戎，明堂位，六戎，
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
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
書大傳云，文王四年，伐犬夷，注，犬夷，昆夷也，
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氏侵周，
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
皇矣串夷載路，鄭氏云，即混夷，西戎國名，
漢匈奴傳，周西伯昌伐畎夷，注，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
或作混，又作緄，亦曰犬戎，

後漢西羌傳云，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
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
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
丁命季歷為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
及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遂攘戎狄
而戎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至厲王
無道，戎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宣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
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後申
侯與戎寇周，殺幽王酈山下，秦襄公攻戎救周，及平王之

卉木萋止

魚麗于罶

鱨鯊

未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北有驪戎伊洛閒有楊拒泉臯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

按西戎在今鞏昌秦州之地史記稱隴以西有緜諸戎蓋隴西者秦州之東也

卉

說文艸之總名

罶

爾雅云凡曲者為罶郭注云毛傳曰罶曲梁也凡以薄為

魚笱者名為罶又云嫠婦之笱謂之罶孫炎曰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孔氏曰其功易故號寡婦笱非寡婦所作也

周勃傳織薄曲師古云葦薄為曲也

鱨

陸機疏云鱨一名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楊黃頰通語也

釋文云江東呼黃鱨魚尾微黃大者長七八寸許埤雅云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

魴鱧

鯊

爾雅云鯊鮀注今吹沙小魚體員而有點文

陸機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

異物志曰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刺螫人

海物異名記云鯊似鯽而狹小

廣志云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

埤雅云鯊性善沈亦於沙中乳子鱨魴鯉性浮鯊鱧鰋性浮鯊鱧鰋性沈

雅翼云鯊非特吹沙亦止食細沙味甚美大者不過二斤

耳不若小者之佳今人呼為重脣脣厚特甚有若龜黽故名今江東小谿中每春甚多土人珍之夏則隨水下是後罕矣春來復來大抵正月先至魚之最先至者次則鯉至次則鱖至桃花水至而鱖肥則三月矣

寧波府志云皮上有沙故名其類甚多

鳥獸攷云鯊有二種魚屬之鯊蓋閩廣江漈之常產海鯊常頭鯊體黑文鱉足巨者餘二百斤嘗以春晦陟於海山之麓旬日化為虎惟四足難化經月乃成矣

鱧

毛傳云、鱧鮦也、

爾雅云、鱧鯇、舍人曰、鱧一名鯇、郭璞曰、鱧鮦也、鯇、今鯶魚、似鱒而大、

陸機云、鱧鯇也、似鯉頰狹而厚、

本艸蠡魚味甘寒、一名鮦魚、生九江池澤、陶隱居云、今皆作鱧字、舊言是公蠣蛇所變、然亦有相生者、至難死、猶有蛇性、日華子云、諸魚中惟此膽甘可食、衍義云、今人謂之黑鯉魚、道家謂頭有星為厭、

埤雅云、今玄鱧是也、有舌鱗細有花文、一名文魚、與蛇通

氣、其首戴星、夜則北向、蓋北方之魚也、鱨鯊之美、不若魴鱧、魴鱧之美、不若鰋鯉、故詩序如此、

雅翼云、鱧魚圓長而班點、郭氏解釋魚、稱為鮦、然今鮦又別一種、

鰋

傳云、鰋鮎也、

爾雅、鰋鮎、孫炎曰、鰋一名鯷、郭璞曰、鰋今偃額白魚、鮎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為鮧、

本艸云、鮧魚味甘、主百病、陶隱居云、此是鯷也、即是鮎圖經云大首方口、背青黑、無鱗多涎、又有鮠魚相似而大、鮠魚亦相似、色黃而美、衍義云、鮧魚形少類獺、有四足、腹重墜如囊、身微紫色、無鱗、與鮎鮠相類、

埤雅云、今鰋額白魚也、一名鮎、鰋魚偃、鯉魚俯、鱧魚圓、魴魚方、

雅翼云、鰋魚而目上陳、頭大尾小、善登竹、有水堰處、輒自下騰上、或曰口腹俱大者名鱯、背青口小者名鮎、

梁寅云、鮎腹卑著地、故得鰋名、

嘉魚

水經注云、褒水又東南逕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故左思稱嘉魚出於丙穴

任豫益州記云、嘉魚似鱒、蜀中謂之拙魚、蜀郡山處處有之、從石孔出、大者五六尺

雲南記云、雅州丙穴出嘉魚、似鯉鱗細、

嶺表錄異云、嘉魚形如鱒、出梧州戎城縣江水口、甚肥美、衆推為鮭、每炙、以芭蕉葉隔火、蓋慮脂滴火滅耳、

本艸嘉魚味甘溫、食之令人肥健悅澤、此乳穴中小魚、常食乳水、所以益人、

烝然罩罩

方輿勝覽云、首有黑點、謂燃映星象相感而成、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其味自鹹

廣衡志云、嘉魚出梧伏山下丙穴、如小鯽魚、多脂煎不假油、蜀中丙穴亦出、肥美相似

埤雅云、鯉質鱒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言丙穴在漢中沔南縣北、有乳穴二、嘗以三月取之

罩

爾雅云、篧謂之罩、李巡曰、篧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篧也、孔仲達曰、罩以竹為之、無竹則以荊、故謂之楚篧、陸佃云、魚欲逃則罩之使入、

烝然汕汕

汕

爾雅云、罺謂之汕、郭璞曰、今之撩罟、朱傳云、以薄汕魚也、

陸氏云、魚欲伏則汕之使出、

南山有臺

臺

爾雅云、臺夫須、陸璣云、舊說夫須莎艸也、可為蓑笠、故曰臺笠緇撮、或云、臺艸有皮堅細滑緻、可為簦笠、南山多有、

纂文曰、臺一名山莎、

本艸、香附子、即莎艸、根生田野、二月八月採、圖經云、香附子、交州者大如棗、近道者如杏仁、苗莖葉都似三稜、根若附子、周帀多毛、今近道生者苗葉如薤而瘦、根如筋頭大、

埤雅云、[illegible]

南山有萊

萊

陸璣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

南山有杞

杞

陸璣云、杞一名狗骨、山材也、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以為函、及檢板、其子為木蝱、可合藥、曹氏云、梓杞也、

南山有枸

枸

陸璣云、枸、枳枸也、木高大似白楊、所在山中皆有、枝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本從南方來、能敗酒、若以為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

本艸云、枳椇、味甘平、一名木蜜、其木皮溫、唐本注云、其樹徑尺、葉如桑柘、其子作房、似珊瑚、核在其端、人皆食之、

古今注云、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拳曲、核在實外、亦名白石、白實、木石、木實、

廣志云、葉似蒲柳、子十一月熟、樹乾者益美、

北山有栲　鞗革忡忡　和鸞雝雝

埤雅云、多枝而曲、飛鳥喜巢其上、賦曰、枳句來巢是也、
雅翼云、古者人君燕食所加庶羞凡三十一物、其果則有
菱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棃、又婦人之贄、椇榛棗栗
荆楚之俗、亦豐蔵荷裹以為冬儲、今不以為重、饋者貪之
而已、

栲

爾雅云、栲山樗、郭璞曰、栲似樗也、今江東有虎梓、陸機云、其
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曹氏云、宮室
之良材、

鞗革

傳云、鞗轡也、革轡首也、爾雅云轡首謂之革、
孔仲達云、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為之、
故云鞗革、

和　詳見秦風鸞

韓詩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韓詩說曰、在軾曰和、
在軛曰鸞、毛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
于寶周禮注云、和鸞皆以金為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
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

厭厭夜飲　在宗載考　彤弓弨兮

雝雝、言得其和也、
孔仲達云、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央
央是也、
埤雅云、青鳳為鸑鷟、雌曰和、後世作和鸞以象之、

夜飲

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庶姓讓之則止、
燕禮無算爵、無算爵、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
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大燭於門外、賓醉奏
陔遂出、

宗　詳見斯干

傳云、夜飲必於宗室、朱傳云、蓋路寢之屬、詩緝燕禮云膳
宰具官饌於寢東、注云、寢路寢也、當從朱氏、

彤弓

傳云、朱弓也、以講德習射、
左傳、寗武子云、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
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
禮記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孔疏云、弓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往體

來體若一、合七成規、形矢當周禮恒矢也、色以赤、赤者周之
所尚、

饗

周禮、大行人云、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國
之孤視小國之君、掌客云、上公王饗、侯伯三饗、子男一饗、
聘禮云、公於賓再饗、賓介皆明日拜於朝、上介一饗、大夫
於賓壹饗、上介若食若饗、
禮記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
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仲尼燕居云、禮有九焉、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揖讓而入
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
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行中規、還中矩、和鸞
中采薺、客出以雍、徹以振羽、
左傳云、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也、
又云、享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
皇氏禮記注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其牲
則體薦、體薦則房烝、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
飫、即謂饗也、其禮亦有飯食、故舂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

則饗禮兼燕與食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
之禮、亦有飲食及酒、其酬數亦當依命、其牲折俎、亦曰殽
烝、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委饗之、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
子、則以醉爲度、
儀禮疏云、受賓聘享、則於太廟、饗食則於禰廟、燕又在寢
彌相親也、周禮疏云、饗禮九獻者、謂後日王速賓、賓來就
廟中行饗、饗者亨太牢以飲賓、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爲
九獻、

右

傳云、右、勸也、疏云、謂設享禮勸其功、
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於薦右、既祭俎、乃席末
坐、卒爵之謂也、
詩緝云、右與侑通、皆助也、莊十八年、左傳云、王饗禮命
之宥、注、以幣物助歡也、僖二十五年、二十八年、皆云、饗醴
命宥、是饗禮必有賜、以爲宥、而彤弓則宥之大者也、

醻

傳云、醻、報也、疏云、爲享以報功、

箋云、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酬、

孔氏云、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向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謂衆相酬也、

莪

爾雅云、莪蘿、

陸璣云、莪蒿也、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烝、香美味頗似蔞蒿、

廣志云、莪蒿廩蒿、

本艸唐注云、葉似白蒿、花如瞿麥、紅赤可愛、子似王不留行、黑色作角、七月八月採、蜀本圖經云、葉似蛇床青蒿等子角似蔓菁、實黑、秋熟、所在皆有之、陳藏器云、藁蒿生高崗、宿根先於百艸、衍義云、角蒿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花大約徑三四分、花罷結子、長二寸許、微彎、

百朋

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疏云、漢書食貨志、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

食貨志云、王莽居攝、更作龜貝錢布之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

常

傳云、日月爲常、

周禮司常、日月爲常、巾車王乘玉路、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大司馬教治兵、王載太常、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

鄭氏云、春夏之田、用大麾、秋冬建太常、王之自將、建太常、不自將、建太白、

禮書云、常有三辰、升龍降龍、設崇牙、備弧矢、弧以張縿也、鄭氏謂崇牙者、爲重牙以飾旐之側、飾之以旄、旄之以鈴、考工記曰、弧旌枉矢、以象弧、明堂位曰、乘大路、載弧韣、左傳曰、錫鸞和鈴、爾雅曰有鈴曰旂、則太常之制、可知已、太常不特祀天、至於拜日拜月、祀方明、禮四瀆、禮山川、秋治兵、冬大閱、皆載焉、然常之三辰、則北斗而已、與衣服畫星辰不同、觀曲禮曰、招搖在上、穆天子傳曰、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旗、以指物、

北居焦穫

所畫不過北斗耳、

焦穫

爾雅、十藪周、有焦穫、孫炎曰、岐周也、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

寰宇記、焦穫藪在京兆府涇陽縣北十數里、亦名瓠口、溝洫志云、韓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

一統志、焦穫澤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亦名瓠口、蓋古之焦穫藪也、池陽廢縣在三原縣東北二十里、漢時置

侵鎬及方

址略存

鎬方

鄭氏云、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王基云、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

至于涇陽

涇陽

箋云、涇水之北、疏云、水北曰陽、涇去京師為近、通典云、今涇原州地、益涇水之陽、一統志、涇陽在西安府城北七十里、故城在平涼府界、以居涇水之北故名、

織文鳥章

織文

箋云、織徽織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疏云、言徽織者、以其在軍為徽號之織、織與幟字同、以絳為縿、畫為鳥隼、又繼以下為旒、書名於末、其制如所建旌旗、而畫之著之于衣、自王以下旌旒雖有等差、其徽織同長三尺、縿長一尺、旒長二尺、

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及大閱、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

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事名號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大閱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

大司馬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

呂東萊云、日月為常之類、皆織之文也、鳥章特其一爾、詩之所指、乃其建之旗、鄭氏所箋、乃所服之號、初非一物、

白旆央央

白

孔氏曰、白謂絳帛、尚書曰、舜修三帛、周禮染人、掌染帛、肆師大祀用玉帛、典命諸侯之適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閭師、氏不蠶者不帛、職方氏、幷州其利布帛、幪氏練帛、坊記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說文帛繒也、

白旆

毛傳云、白旆、繼旐者也、疏云、以旟而言旐者、散則通名、九旗之帛皆用絳、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為旃、亦是絳也、爾雅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注云、帛續旐末為

燕尾者、

曹氏曰、白旆以帛續旐末為燕尾、戰則旆之、

元戎

司馬法云、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毛氏云、元大也、鉤車先正也、寅車先疾也、元戎先良也、

韓詩說云、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衡敵家之行伍也、

王介甫云、軍前曰啟、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

所謂選鋒也、兵法軍無選鋒曰北、

太原

書禹貢既修太原、顏師古曰、即今晉陽、黃氏云、晉太原大鹵大夏夏虛晉陽凡六名、

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後漢西羌傳、穆王遷戎於大原、夷王命虢公率六師伐大原之戎、至於俞泉、宣王遣兵伐大原戎不克、

大全注太原即今太原府陽曲縣隸山西、

鱉

周禮鱉人、掌乩五物、有甲物以時簎魚鱉龜蜃凡貍物之屬含刀物

春獻鱉蜃、秋獻龜魚、

禮記云、水潦降、不獻魚鱉、又云、水煩則魚鱉不大、又云、居山以魚鱉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又云、鱉去醜、

淮南子云、鱉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

博物志云、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龜鱉黿此諸類皆卵生而影伏、

古今注云、鱉一名河伯從事、

埤雅云、鱉以眼聽、穹脊連脅、甲蟲也、水居陸生、養魚經曰、

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為之長引飛出水內鼈則魚不復去故鼈一名神守天地之性細腰純雄大腰純雌大腰龜鼈之屬以蛇為雄陸成式云甲蟲影伏羽蟲體伏今鼈伏於淵而卵剖於陸然思化也內典曰鶴影生鼈思生是則思生與影伏異矣

雅翼云易離為鼈為蟹為龜以其骨在外肉在內也至考工記則以外骨為龜屬內骨為鼈屬以鼈外有肉緣從龜為內骨耳龜鼈之大者淵或至一二丈

膾

釋名云膾會也細切肉令散分其赤白異切之已乃會合和之也

禮記云進食之禮膾炙處外又云牛膾羊炙魚膾芥醬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膾春用葱秋用芥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又云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麕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陳氏云聶而切之者謂先聶為大臠而後報切之為膾也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一 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二目錄

小雅

伯　禱
庚　午
彪　虔
潻沮　祁
客　醴
縣　寡
堵　宅
庭燎　晨
朝　宗
海　鶴
臬　淵
錯　穀
祈父　爪
爪士　饔
蕡　栗
明　諸兄
諸父　遂
萬　似人

妣　祖
棘　羊
彈　極
正　寅
莞　簟
寢　熊
羆　虺
虵　大人
男　璋
地　裼
瓦　轉
蓑　笠
牲　牧人
師　尹
昊天　亞
家　正月
臣僕　占夢
蜴　燎

宗周　褒
姒　輔
瞉　鄰
朔　辛
卯　日食
行　月食
電　冢
崒　卿士
番聚蹶楀　司徒

宰　膳夫
內史　趣馬
師氏　豔妻
污　萊
向　三有事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二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之十二

小雅

芑

陸璣云、芑菜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本草云、野苦蕒五六回拘後味甘滑於家苦蕒、

新田

爾雅云、二歲曰新田、孫炎曰、新田新成柔田也、

菑

爾雅云、田一歲曰菑、孫炎曰、菑始菑殺其草木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孔仲達云、菑是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曰菑、

鉤膺

朱傳云、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也、

疏云、此鉤是金路、或當為同姓、或五官之長、得乘金路矣、不乘金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中軍至戰

時、故不言戎車也、
周禮巾車王路、錫、樊纓十有再就、金路鉤、樊纓九就、象路朱樊纓七就、革路龍勒、條纓五就、木路前樊鵠纓、注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胸、以削革為之、玄謂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為之、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革路、以白黑韋雜色為勒、條讀為絛、其樊及纓、以絛絲飾之、而五成、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飾為纓、前讀為翦、淺黑色也、就數與革路同、

禮記云、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注、大路殷祭天之車也、又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
左傳鞶厲游纓、昭其數也、注、纓在馬胸前、如索帬、
釋言云、氂、罽也、舍人曰、氂毛也、罽、胡人續羊毛作、
禮書云、鉤在膺前、以金為之、杜預曰、纓在馬膺前、如索帬、則纓非鞅也、樊鞅為鞅之飾耳、巾車言五者之飾、皆其首而頷膺之著者也、故不及腹帶、鄭康成以樊為鞶帶之鞶、又以龍為龍、條為絛、前為翦、非也、纓蓋用組為之、與冠纓同、五采一匝為就、與圭繅冕旒之就同、

手攷中鄉

中鄉
鄭氏云、中鄉、美地名、

約軝錯衡

軝　詳見秦風轂
說文曰、軝、長轂也、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詩詁云、軝、轂之篘出者也、

約軝錯衡

衡

釋名云、衡、橫也、橫馬頭上也、
攷工記、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輈人為輈、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注云、衡任、謂兩軛之間也、
烈祖箋云、金飾錯衡之東、
禮書云、衡長六尺六寸、衡任之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而其長與輪崇車廣等、衡圍與軸圍等矣、說文謂轅耑持衡曰軏、軛下曲曰軥、軛軥曰轙、左傳衛庾公差追衛獻公、射兩軥而還、則軏在轅端、衡在軛上、軛軥轙在衡下、而軛

與鞃軾一物也、衡上有采以為飾、詩曰錯衡是也、軏上有
環以貫轡、爾雅曰載轡謂之轙是也、

命服

箋云、命服者、命為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
衣裳、疏云、經云朱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不用戎服素
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為美、故襍祭
服之飾、

葱珩

朱傳云、珩佩首橫玉也、

玉藻云、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珩、注
云、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為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
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
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孔氏曰、玉藻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葱珩則三命而上
至九命、皆葱珩也、

雅翼云、葱本白而末青、青色尤美、古者佩玉有葱珩、以玉
色如葱色得名、

隼

爾雅云、鷹隼醜、其飛也翬、郭云、鼓翅翬翬然疾、

陸機云、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題肩、或謂雀鷹、春
化為布穀者是也、

考異、鄭云、陰陽氣貪、故題肩擊、宋均云、題肩有爪芒、為陰
中陽、故擊殺也、

禽經云、鳥之小而鷙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鳩、又云鷹
好峙、隼好翔、鷹以膺之、鶻以搰之、隼以尹之、

法言云、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鷹隼
䑛䑛、未至也、

化書云、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

韋昭云、隼今之鶻、李善云、鷙擊之鳥通呼曰隼、陸佃云、準
於文从水从隼、今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為有準、每發
必中、或曰即今所呼為鶻者是、

雅翼云、古今言隼、未有的指其物者、獨說文解鵻云、祝鳩
也、思允切、又去鳥从十作隼、則鵻與隼通、凡詩之翩翩者
鵻、皆隼也、又解淮南子、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引爾雅謂
之鵻鷃、蘇時鳴人呵舍者、鴻鳥皆畏之、據許所說、則今鵶
鵯鶋、小於烏而逐烏、郭氏解鵯鶋、亦云小黑鳥、鳴自呼、

鉦人伐鼓

江東名為烏鴨、解詩雝者、類引釋烏佳其鳺鳺、故遂以燕祝鳩、按佳字音錐、此既从鳥自與隼通、事不相與、偶鵠鳩鵓鴿者是矣、

鉦

說文云、鉦鐃也、鐃小鉦也、似鈴、柄中上下通、鐲鉦也、

孔氏云、鐲鐃俱得名鉦、但鐲以節鼓、非静之義、故知鉦以静之指謂鐃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

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為鼓節、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大司馬職云、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鐲鐃之用、卒長執鐃、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冬、教大閱、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行及表乃止、又三鼓、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樂記曰、今夫古樂始奏以文、復亂以武、疏云、武謂金鐃、

樂書云、國語曰、鼓丁寧、韋昭曰、丁寧鉦也、蓋自其聲濁言之謂之鐲、自其儆人言之、謂之丁寧、自其正人言之、謂之鉦、周禮卒長執鐃、以其聲譊譊然、故以鐃名、漢鼓吹曲有鐃歌、所以退武舞也、豈亦周之遺制與、

陳師鞠旅

旅

周禮云、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

振旅闐闐

振旅

爾雅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

左傳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穀梁傳云、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云、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周禮中春教振旅、

蠢爾蠻荆

蠻

尚書、三百里蠻、注云、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

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

王制云、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周禮職方氏掌八蠻之人、

後漢傳、平王東遷、蠻僭畧中國、藉首以西、有蠻氏之戎、

[illegible]

荆

如霆如雷　方叔元老

元命包云軫星散為荊州分為楚國荊之言強也陽盛物堅其氣急悍也尚書禹貢云荊及衡陽惟荊州孔氏云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爾雅漢南曰荊州釋名云荊州取名於荊山也荊警也南蠻數為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強警備之也

國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荊蠻荊子熊嚴生子四人叔熊逃難於濮而蠻蠻芊蠻矣惟荊實有令德

晉語叔向云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

穀梁傳云荊者楚也何為謂之荊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

史記楚世家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又曰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元老

禮記云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

霆

爾雅疾雷為霆霓注雷之急擊者謂霹靂說文云霆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震劈歷振物者春秋傳曰震夷

伯之廟五經通義云震與霆皆霹靂也

春秋繁露云王言下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其音商故應霹靂

莊子云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

征伐玁狁

征伐

孟子云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云征者正也各欲正己也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

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春秋左傳云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公羊傳云觕者曰侵精者曰伐穀梁傳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駕言徂東

東　王見國風王

傳云東洛邑也

周書度邑解武王曰我南望過於三塗我北望過於有嶽丕顧瞻過於河宛瞻於伊洛無遠天下其曰茲曰度邑作

雒解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十七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

史記婁敬云成王即位而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

通鑑外紀云成王使召公先相宅周公至洛師復卜申視營築謂之王城是為東都

東京賦云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河東門於旋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鐔以大伾

陸機洛陽記云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樓櫓外有溝渠

田車

李彭山云田車在周禮巾車謂之木路不鞔以革而但漆之蓋樸素渾堅之制也輿廣六尺六寸與兵車乘車同惟輪則田車小兵車乘車三寸說者以兵車乘車皆駕國馬而田車駕田馬故也然既差馬而齊之故四牡孔阜皆良馬也特以田車欲便於搏獸故其輪稍低所謂田馬雖不及龍馬之八尺蓋亦七尺之駁矣

甫艸

鄭箋云甫田之艸也

爾雅十藪鄭有圃田郭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

職方云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

穆天子傳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於房

左傳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於甫田又為大溝而引甫水

水經注云渠水歷中牟縣之圃田澤澤多麻黃艸故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覩斯卉窮則知逾界詩所謂東有圃艸也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百許里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流逕通淵潭相接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為鄭隰之淵藪矣

苗

爾雅夏獵為苗郭璞曰為苗稼除害

周禮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辨號名之用遂以苗田注云夏田為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

公羊傳云春曰苗

獸

說文云獸守備者也國語云獸三為羣爾雅云四足而毛謂之獸

周禮庖人掌共六獸鄭司農云麋鹿熊麕野豕兔玄謂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又獸人掌罟田獸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穴氏掌攻蟄獸囿人掌囿游之獸禁

淮南子曰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

敖

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郡縣志敖山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

水經濟水東逕敖山北注云詩薄獸于敖山上有城殷仲丁所遷秦置倉於其中亦曰敖倉城

呂東萊云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閒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東有甫草即此地

郡國志河南滎陽有敖亭周宣王狩於敖

金舄

箋云金舄黃朱色也疏即禮之赤舄也加金為飾故謂金舄

會　互見沔水朝

儀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注此謂時會殷同也為宮者於國外王巡狩至方嶽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又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時見曰會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大司馬大會同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小司馬凡小會同掌其事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注云禁謂九伐之法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少儀云會同主詡

會同有繹

晉叔向云、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同

周禮大宗伯云、殷見曰同、注、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狩、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大行人云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注、政謂邦國之九法、

按毛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釋文則然耳、其實宣王會諸侯於東都、非必有征討、又非十二年之事、意者會

諸侯之時、亦嘗為壇於國外、如覲禮所云與、然會者文會同者同聚、則諸侯見天子、或疑得稱之乎、

決拾既佽

拾

三禮圖云、遂者、韝捍、以朱韋為之、謂之遂者、所以遂弦也、

周禮繕人掌王之用決拾、注、拾謂韝扞也、著左臂裹、以韋為之、

禮書云、拾亦謂之遂、儀禮所謂袒決遂是也、亦謂之捍、內則所謂佩決捍是也、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薰襦、燕禮記、為射袒朱襦、蓋大夫與士射、士則以拾蔽膚、大夫欽衣而

射夫既同

已、君與大夫射、大夫以拾蔽膚、君欽衣而已、鄭氏謂拾所以蔽膚斂衣者、此也、曲禮曰、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則拾亦可以為摯與、

射夫

孔氏云、大射禮選羣臣為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不衆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亦六耦也、故夏官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惟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爲可故四耦、大射與

已之臣子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無所差降、大射賓射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

徒御不驚

徒

爾雅云、徒御不驚、輦者也、傳云、徒、輦也、

周禮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徒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遂師以時校登族之輿輦、縣師辨車輦之稽、遂人遂師掌以時登其車輦、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輂輦、

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

一斧一斤一鑿一梩、周輦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庖

周禮、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獸、鄭玄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

禮記曰、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物、弗身踐也、又曰、獮之禮、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帝王世紀云、太昊取犧牲以共庖廚、

戊

爾雅云、太歲在戊曰著雍、說文云、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戊承丁、象人脅、釋名云、戊、茂也、一曰、茂盛、漢書云、豐茂於戊、蔡邕云、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支、支幹相配、以成六旬、箋云、戊、剛日也、

伯

夏官校人云、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

爾雅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國語云、農祥晨正、土乃脈發、韋氏曰、農祥、房星也、

晉書云、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廐、又主開閉、為蓄藏之所繇也、房星明則王者明、驂星大則兵起、星離民流、

禱

說文云、禱、告事求福也、禂、禱牲馬祭也、詩曰、既禡既禂、

爾雅云、既伯既禱、馬祭也、注、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疏、夏官、取夫、春祭馬祖、馬祖繫之在春、其嘗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

周禮、庾人祭馬祖、祭閑之先牧、甸祝、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杜子春云、禂、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

庚

爾雅云、太歲在庚、曰上章、史記云、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

吉日庚午

曰庚、漢書曰、歛更於庚、說文云、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己、象人齎、釋名云、庚、猶更也、堅强貌、孔氏云

曲禮、外事以剛日、擇馬亦用庚爲剛日也、

午

爾雅云、太歲在午曰敦牂、史記云、午者、陰陽交、故曰午、漢書曰、咢布於午、說文云、午、啎也、五月陰气午逆陽冒地而出、孔氏曰、擇馬用午日、蓋於辰午爲馬故也、

漢書翼奉云、南方之情惡、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竝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

曰、吉日庚午、

麀鹿麌麌

麀

釋獸云、鹿牡麚牝麀、

麀鹿麌麌

麌

箋云、麕牡曰麌、爾雅云、麕牡麌牝麜、

漆沮之從

漆沮

禹貢、雍州、漆沮既從、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灃、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於河、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

顏師古曰、漆沮即馮翊之洛水也、

蔡傳云、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

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於渭、沮水出北地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於洛、

水經注、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濁水注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一水東出、即沮水也、故濁水得漆沮之名、東北流注於洛水、

其祁孔有

祁

箋云、祁當作麎、爾雅云、麋牡麔牝麎、其子麇、其跡躔、絕有力狄、疏云、麋、總名也、詩吉日云、其麎孔有、

說文云、麋、鹿屬也、冬至解角、運斗樞云、瑤光星散爲麋、獸人云、夏獻麋、醢人、朝事之豆、昌本麋臡、菁菹鹿臡、

左傳莊十七年、多麋、注云、麋多則害五稼、

月令、仲冬麋角解、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賈公彥云、麋爲陰獸、情

淫而游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麋是陽獸、情淫而游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之象、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墜、若節氣晚、則十二月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隕麋角、

莊子云、麋與鹿交、又曰、麋鹿食薦、

陶隱居云、麋千百為羣、多牝少牡、人言一牡、輙交十餘牝、交畢即死、其脂墮土中、經年人得之、方好、名曰遁脂、

埤雅云、白帝通曰、熊為獸巧猛、麋為獸迷惑、故天子射熊、諸侯射麋、麋水獸也、青黑色、肉蹄、一牡能乘十牝、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夜須生數兩、此骨血之至強者

客

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小行人、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疏云、大客為要服以內諸侯之使臣、小客謂蕃國諸侯之使臣、

孔疏云、天子所賓客、惟諸侯耳、對文、君為大賓、臣為大客、散則賓亦客也、

醴

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二曰醴齊、注云、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

明堂位云、殷尚醴、

韓詩說云、醴甜而不泲也、

說文云、酒一宿熟也、

孔疏云、醴不可專飲、天子於羣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言饗醴、命之宥、是饗醴者、天子飲酒之敬、故舉醴言之也、

鰥

釋名云、鰥、昆也、昆、明也、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故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者也、

白帝通云、鰥之言鰥鰥、無所親也、

孝經注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

禮記云、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寡

百堵皆作

其究安宅

小爾雅云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
釋名云寡倮也倮倮單獨之言也
孝經注云婦人五十無夫曰寡
禮記疏云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彊而寡

堵

說文云垣也五版為堵
傳云一丈為版五版為堵箋云春秋傳曰五版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疏云毛言五版為堵謂累五版

也版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墻長丈高一丈是版廣二尺也傳以一丈為版鄭從易之故引公羊傳文以證版之長短
韓詩說云八尺為版五版為堵五堵為雉又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積五版而為堵積五堵而為雉

宅

說文云所託也釋名云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
尉繚子云天子宅千畝諸侯宅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
周禮云國宅無征注云城中之宅無稅

庭燎之光

夜鄉晨

朝宗于

庭燎

周禮閽人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賓客亦如之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注云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疏云庭燎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或以百根一處束之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用荆燋為之執燭抱燋曲禮云燭不見跋是也
禮記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三十疏云此數出大戴記也百者皇氏云作百

炬列於庭或云百炬共一束也
國語單子云敵國賓至甸人積薪火師監燎
禮書云在手曰燭在地曰燎

晨

說文云早昧爽也從臼從辰辰時也亦聲丮夕為㚈臼辰為晨皆同意
釋名云晨伸也旦而日光復似見也

朝

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

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云、諸侯春見曰朝、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内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又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周禮太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宰夫凡朝覲會同、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幕人、朝覲會同共帷幕幄帟綬、掌次朝覲會同、張大次小次、大宗伯春見曰朝、注云、

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又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司几筵、大朝覲、王位設黼扆筵席玉几、典瑞云、侯伯執圭、子男執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小臣朝覲、沃王盥、齊僕、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大司寇朝覲會同、前王、大行人春朝諸侯、以圖天下之事、凡諸侯之邦交、歲相朝也

孟子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宗

大宗伯云、夏見曰宗、注云、宗尊也、欲其尊王、大行人云、夏宗以陳天下之謨、

海

釋名云、海晦也、主承穢濁、其色黑如晦也、

說文云、海天池也、以吐納百川者、

公羊傳云、河海潤千里、

春秋攷異郵云、黃星騁海水躍、宋均云、黃星土精、土安靜、躍則失當、

莊子云、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

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

晏子云、海深千里、

博物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謂四海、言皆近於海也、

渤海圖論云海者百谷之王也、

鶴

春秋說題詞云、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通卦驗云、立夏清風至、而鶴鳴、

周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詩義疏云鶴大如鵝長脚青黑高三尺餘喙長四寸餘多
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其鳴高亮聞
八九里雌（一作老）者聲差下鷄鳴時亦鳴
風土記云鳴鶴戒露白鶴也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即
高鳴相警
相鶴經云鶴陽鳥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食於
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趾短棲陸故足高而尾凋翔雲故
毛豐而肉疎大喉以吐故脩頸以納新故壽體無青黄二
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

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鶴之上相瘦頭朱頂露
眼黑睛高鼻短喙䶂頰䶂耳長頸促身燕膺鳳翼雀毛龜
背鱉腹軒前垂後高脛粗節洪髀纖指此相之備者也鳴
則聞於天飛一舉千里鶴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産伏
復七年羽翮具復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
十二時鳴中律復百六十年不食生物大毛落茸毛生雪
白或純黑泥水不汚復百六十年雌雄相見目精不轉而
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鸞鳳為羣
禽經云鶴老則聲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遠又云鶴愛陰

鶴鳴于九皋

而惡陽聲交而孕又云鶴以怨望以潔唳
古今注云千載變蒼又千歲變黑所謂玄鶴
玉策記云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木色純白腦盡成骨
其未千歲者終不集於林也
埤雅云鶴雌雄相隨履跡而孕內典曰鶴影生
雅翼云鶴性好陰故謂其羽為陰羽周書曰陰羽鳧旌也
古書多言鵠即鶴音之轉鵠不日浴而白白即鶴也鵠鳴
唶唶唶唶鶴也以龜龍鴻鵠為壽壽亦鶴也

皋
傳云皋澤也箋云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詩說云九皋九
折之澤楚辭注云澤曲曰皋

魚潛在淵

淵
說文云淵回水也管子云水出地而不流者命之曰淵李
蕭遠云水通之斯為川塞之斯為淵荀子曰積水成淵蛟
龍生焉
列子云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
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氿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
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

可以爲錯

其下維穀

祈父予王之爪牙

錯

說文作厝、云、厲石也、傳云、可以琢玉

嚴氏云、楊子不礱不錯、易攸用錯、謂治玉也、

尚書、豫州錫貢磬錯、注云、治玉石曰錯、

穀

廣雅云、穀、楮也、

陸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荊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澤、其裏甚好、葉初生可以爲茹、

管子云、五位之土、其柞其穀、

酉陽雜俎云、構穀田久廢、必生構、葉有瓣曰楮、無曰構、

本草圖經云、楮有二種、一種皮有斑花文、謂之斑穀、今人用爲冠、一種皮無花、但葉似葡萄作瓣、而有子者爲佳、其實初夏生如彈丸、青綠色、至六七月漸深紅色、乃成熟、八月九月採、

雅翼云、穀惡木、易生、實亦如楊梅而無核、

祈父

予王之爪牙

予王之爪士

傳云、圻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

書云、圻父薄違、蔡氏云、圻父、迫逐違命者也、又云、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周禮云、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以九戍之法、正邦國、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若大師則掌其戒令、及戰、巡陳、眂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執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記王制云、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

家語云、司馬之官、以成聖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疲怠、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

爪

說文曰、覆手曰爪、釋名云、爪、紹也、筋極爲爪、紹續指端、

爪士

箋云、司右主勇力之士、爲王閑守之衛、

周禮、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

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
守王門、
孔疏云、司右與虎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
禮書云、古之守衛王宮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虎
士、司隸之五隸、司戈盾、軍旅會同授旅賁及常士戈盾、則
王之在國在野、可謂嚴矣、必使四夷之隸者、以著王之所
守在四夷也、武使師氏之屬帥之者、以著王之使武以文
也、

饔

說文、熟食也、
周禮內饔外饔、鄭云、饔、割亨煎和之稱、
儀禮、雍人概鼎匕俎於雍爨、注云、雍人掌割亨之事者、

藿

說文、藿、尗之少也、
公食禮云、鉶芼、牛藿、注云、藿、豆葉也、

粟

說文云、粟、嘉穀實也、粟之為言續也、
周禮云、倉人掌粟人之藏、

春秋說題辭云、粟助陽扶性、一變而以陽生為苗、二變而
秀為禾、三變而粲然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
飯可食、陽以一立為法、故粟積一大分、穗長一尺、所者金
所立、粟者陽精、故西乎合米而為粟、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不周之粟、
羅氏云、古不以粟為穀之名、但米之有孚殼者、皆稱粟、今
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為粟、則粱是其類、
仁山金氏云、呂氏書說、有穀曰粟、無殼曰米、按粟即所謂
穀也、古人米與穀無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以經

急無儲、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
本草、粟米味鹹、主養腎氣、去脾胃中熱、益氣、陳者味苦、主
胃熱消渴、利小便、唐本注云、粟類多種、而𥻆細於諸粱、北
土常食、與粱有別、

明

箋云、明當為盟、信也、禮記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
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
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注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

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有疑不協也、明神日月山川覲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載書以告、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又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封人大盟飾牛牲、詛祝作盟詛之載辭、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左傳、子貢曰、盟有玉帛以奉之

諸兄

爾雅云、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謂為親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昆弟、

諸父

爾雅云父為考、父之考為王父、父之世父叔父為從祖祖父、父之晜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父之從父晜弟為從祖父、父之從祖晜弟為族父、

按諸之訓衆也、則諸父諸兄、當合三族而言、

遂

箋云、牛蘈也、仲春時生可采、

爾雅云、蕢、牛蘈、郭云、今江東呼草為牛蘈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為飲、○疏、縹青白色、淋、以水沃也、

陸機云、今人謂之羊蹄、似蘆菔而葉長赤、鬻為茹、滑美

本草、羊蹄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蟲陸、一名鬼目、一名蓄、陶隱居云、今人呼禿菜、即蓄音之訛、詩云、言采其蓄、圖經云、生下濕地、春生苗、高三四尺、葉狹長、頗似萵苣、而色深、莖節間紫赤、花青白成穗、子三稜、若茺蔚、夏中即枯、根似牛

蒡而堅實、衍義云、葉如菜中菠薐、但無歧、而色差青白、葉厚、花與子亦相似

按箋云、遂牛蘈、爾雅云、蕢牛蘈、則遂即是蕢、孔疏云、釋草無文、非也、

葍

箋云、葍亦仲春時生可采、

爾雅云、葍、葍、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又云、葍藑茅、疏、葍與藑茅、一草也、華白者即名葍、華赤者別名藑茅、

廣雅云、烏䕸、葍也、

陸璣曰、河內謂之蓤、幽州謂之蓄、燕一名蕢、其根正白、宜著熱灰中溫噉之、饑歲可蒸茹以禦飢、或云、花葉有兩種、一種葉細而花赤、一種葉大而花白復香、

風土記云、蓄蔓生被樹而升、紫黃色、大如牛角、二三同蒂、長七八尺、甜味如蜜、

似

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疏、古者似巳字同、

爾雅云、太歲在巳、曰大荒落、

史記云、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漢書云、已藏於巳、

妣

爾雅云、母為妣、廣雅云、妣、媲也、媲、匹於父、

周禮、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注、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祀之、謂之閟宮、

祖

釋名云、祖、祚也、祚物先也、

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注、先祖、謂先王先公、

棘

疏云、矢鏃之角為棘、古有此名、韓詩作朸、朸、隅也、

革

傳云、翼也、韓詩作䩡、䩡、翅也、

翬

爾雅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

楹

廣雅云、楹謂之梂、

釋名云、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齊魯讀曰輕、輕勝也、孤立其處能勝任上重也、

穀梁傳云、丹桓宮楹、禮、天子丹、諸侯黝、大夫蒼、

書大傳曰、士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云、材、柱下質也、承當柱下而已、不出下為飾、

正

箋云、正、晝也、朱傳云、向明之處、呂氏曰、正、謂正寢、

冥 [illegible]

箋云、冥、夜也、朱傳云、奥窔之間、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奥、東

南陽謂之窔、孫炎曰、與室中隱與之處也、郭璞曰、窔亦隱闇、

釋名云、奥不見戶、明所在秘奥也、窔幽也、亦取幽冥也、

莞詳見邶風席

爾雅云、莞苻蘺其上蒚注、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蒚謂其頭臺首也、今江東謂之苻蘺、又云、莞鼠莞、注亦莞屬也、織細似龍須可以為席、蜀中出好者、

釋文曰、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廣雅曰、葱蒲、莞也、箋云、莞小蒲之席、

淏氏曰、莞又云燈心草、生池澤中、即苻蘺也、本草、燈心草叢生莖圓細而長、久人將為席、

簟

箋云、竹葦曰簟、釋名云、簟、簟也、布之簟簟然平正也、說文云、簟、竹席也、方言云、簟宋魏謂之笙、或謂之篴苗、關西謂之簟、或謂之銌、其麄者謂之篴篨、關東或謂之篕掞、

禮曰、莞簟之安、藁鞂之尚、

淮南子云、席上之先萑蕈、樽之上玄樽、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

按司几筵、有次席、注、以為桃枝竹所次成者、其即此簟與莞席在下、即筵也、竹簟在上、即重席也、孔氏曰、寢卧之席、自天子以下、室莞簟同、

寢

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路寢以視事、小寢以時燕息焉、又司士、居常門之左、司王朝、注、常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

禮記、寢不踰廟、又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云、路寢成則考之

鄭康成詩禮注云、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世婦以居下寢之上為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

孔仲達云、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燕寢如諸侯路寢、故有左右房、

何休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一曰路寢、一曰小

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

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

禮書云，以書攷之，天子路寢之制，室居中，左戶右牖，東西有房，又有東序西序，東堂西堂，東垂西垂，賓階阼階，房之南有東西夾室，鄭康成釋儀禮，謂房當夾室北，是也，孔安國謂西房西夾室，東房東夾室，誤矣，諸侯路寢與大夫士之室，皆東西房，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王六寢，后六宮，諸侯三寢，夫人三宮，王大寢一，小寢五，諸侯大寢一，小寢二，大寢在前，謂之路寢，又謂正寢，小寢在後，謂之燕寢，又謂少寢，自卿以下二寢，正寢居前，燕寢居後，其妻二寢亦如之。

熊

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

詩義疏云，熊能攀援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蟄，始春而出。

援神契云，赤熊見則姦宄自遠。

陶隱居云，熊白是背上膏，寒月則有，夏月則無。

酉陽雜俎云，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墨客揮犀云，熊於山中行數十里，悉有跧伏之所，必在石嵒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

埤雅云，熊似豕，堅中，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鬼谷子曰，欲威法伏熊，說者以爲熊之摯搏，先伏而後動。

字說云，熊強毅有所堪能，而可以其物大之，羆亦熊類，而又強焉，猒可网也。

雅翼云，熊人足黑色，革厚筋驁，獵者刺其革不可得入，隨有膏膜之。

羆

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郭云，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

詩義疏云，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

禹貢云，梁州厥貢熊羆狐狸織皮。

埤雅云，羆似熊而大，堅中，從目能緣能立，遇人則擘而攫

之、淮南子曰、熊羆之動以攫搏是也其白生於心之下肓之上秋冬則有、春夏則無

爾雅翼云、獵者云、羆熊之雌者、力尤猛、柳宗元稱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絶有力、而甚害人、周禮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謂熊羆之屬、

虺

爾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有牙最毒、郭曰、此自一種蛇名為蝮虺、邢昺曰、今蛇細頸大頭色如文綬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

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

廣雅云虺蜂也

廣志云、蝮蛇、與土色相亂、長三四尺、其中人以牙櫟之截斷皮出血則身盡痛、九竅出血而死

述異記云虺五百年化為蛟

埤雅云、虺狀似蛇而小、銘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以此故也、虺一名蝮、鷙鵰蝮蛇超時蟄在頭尾、一曰虺與蝮異、虺細頸色、所在有之、蝮蛇鼻反在上、有針錦文、衆蛇之中此

獨胎產、生輒坼副母腹、

陳藏器云、蝮著足斷足、著手斷手、不爾合身糜潰、七八月毒盛時、齧樹以泄其氣、樹便死、又吐涎沫於草木上、著人身腫成瘡、

蛇

爾雅云、螣螣蛇、蟒王蛇、

周易云、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左傳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星經云、螣蛇二十二星、在室北、近河、主蟲蛇、

埤雅云、魚屬連行、蛇屬紆行、蠶脊向壬地、以耳聽、

雅翼云、蛇草居常饑、得食稍飽、輒蛻殼、冬含土入蟄、及春出蟄則吐之、其圓重如錫、乃謂之蛇黃、積歲至多、惟烏蛇性善、不噬物、而白花蛇有毒、生於蘄州、今蛇死目皆閉、惟蘄州者目開、若生舒蘄兩界間者、則一開一閉、此理之不可曉者、

陶隱居云、蛇背有足、五月五日、取燒地令熱、以酒沃之、置中足出、

大人

朱傳云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

周禮大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之八命贊三夢之占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

男子之祥

男

說文丈夫也从田从力易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射義云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

本命解云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

釋名云男任也典任事也

載弄之璋

璋

周禮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半圭曰璋典瑞璋繅二采一就以頫聘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瑑圭璋八寸以頫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禮記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又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又聘義云致饔餼還圭璋

聘禮云聘於夫人用璋覲禮云方明者木也南方璋

左傳薳啟疆云朝聘有珪享覜有璋

爾雅云璋大八寸謂之琡

載寢之地

地

說文云元氣初分輕清爲天重濁爲地萬物所陳列也徐

曰地者池也池而高也山嶽丘陵墳衍池而卑也衆隰汚瀆故曰地有二形高下平也

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云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又曰在地成形

考靈耀云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移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不覺也

元命包云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仁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

其立字土力於一者為地、又云、地所以右轉者、氣濁精少、
含陰而起遲、故轉右迎天、佐其道、
春秋說題辭云、地之為言媲也、承天行其義也、山陵之大
非地不制、含功以牧生也、
援神契云、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
素問云、積陰為地、故地者濁陰也、
家語子夏云、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
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
國語云、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

管子云、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
白虎通云、地者、元氣所生、萬物之祖也、地之言施也、諦也、
應施變化、審諦不誤、故始重終、故謂之地也、
物理論云、地者、底也、底之言著也、陰體下著也、其神曰祇、
祇成也、育生萬物、備成也、西北高而東南下、東西長南北
短、其盡四海者也、究氣鬱烝、景風盪物、地之吹也、秋風蕭
生、涼氣肅然、地之閉也、

衣之裼

裼

說文、裼、緣也、詩曰、載衣之裼、正義云、褓、縛兒被也、展芭云、
示之方也、明褓制方、

載弄之瓦

瓦

傳云、瓦、紡塼也、箋云、習所有事、
古史考云、夏世昆吾氏作屋瓦、烏曹氏作甎、
物原云、伏羲始以蘆葭屋、禹作土墼、后桀臣昆吾作甎
瓦、棄作牖、周公作甓、
朱子云、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女如今
銀子樣者、意其為紡甎也、

九十其犉

犉

爾雅云、黑脣犉、注、毛詩傳曰、黃牛黑脣、此宜通謂黑脣牛、
爾雅又云、牛七尺為犉、

何蓑何笠

蓑

傳云、蓑所以備雨、說文云、草雨衣也、
公羊傳、不蓑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
韻會注云、秦謂之萆、
國語、身衣襏襫、注云、蓑襏衣也、

笠

疏云、笠原以禦暑、兼可禦雨、說文云、簦無柄也、增韻云、有

柄曰簦、無柄曰笠、

國語云、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又云、首戴茅蒲、注云、簦笠也、

犧牲則具

牲

周禮庖人掌共六畜、注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又膳夫膳用六牲、注云、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閭師民不畜者祭無牲、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事之牲、必用牷物、凡外事毀事用尨可也、凡

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小宗伯毛六牲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羊人掌羊牲、校人掌王馬之政、牧師掌牧地、皆有屬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廋人掌十二閑之政教、圉師掌教圉人養馬、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大人祭祀共大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

禮記云、犧牲不粥於市、又云、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又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又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也、

左傳云、牛卜日曰牲、又云、五牲不相為用、注、牛羊豕犬雞、又云、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注、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兔、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服虔云、三犧雁鶩鶉也、

國語云、天子祀以會諸侯、大牢、卿特牛、大夫少牢、士特牲

牧人乃夢

牧人

周禮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注、牧人、養牲於野田者

赫赫師尹

師

尚書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大戴禮云、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威儀之

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

貫誼云師道之教訓

宋書曰三公訓護人主導以德義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

赫赫師尹

尹

春秋隱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公羊傳云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孫高箋云尹官氏

路史云子朝入尹周地尹氏采杜謂鞏西南偃師今汾州

有吉甫墓記即其邑

按偃師今屬河南府汾州平遥縣治東有尹吉甫墓

不弔昊天

昊天

爾雅夏為昊天邢氏云元氣博大之貌

尚書歐陽說云春曰昊天鄭玄云堯典羲和以昊天總敕以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

呂氏春秋云西方昊天

埤雅云夏曰昊天昊天者大以明與玄天反

瑣瑣姻亞

亞

爾雅云兩壻相謂為亞郭璞云今江東人呼同門為僚壻

釋名云兩壻相謂為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

家父作誦

家

朱傳云家氏左傳桓公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杜氏云家氏父字何休公羊注云家采地父字也范甯穀梁注云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古今姓纂云家姓京兆周大夫家父之後

正月繁霜

正月

鄭箋云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左傳曰正月朔慝未作孔氏云以易爻卦言之從建子之後每月一陽息一陰消至四月建巳六陰消盡六陽並盛是為純乾之卦正陽之月也從建午之後每月一陰息一陽消至十月建亥六陽消盡六陰並盛是為純坤之卦正陰之月也

并其臣僕

臣僕

傳曰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為臣僕

周禮云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司

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孔氏云古者罪有等級重者入於肉刑輕者役於圜土並則役之夜入圜土當役之時為臣僕之事故謂之為臣僕

孝經云不敢失於臣妾

左傳云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朱傳云亡國所虜亦為臣僕

書箕子云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

訊之占夢

占夢 詳見大人

周禮春官占夢中士二人

胡為虺蜴

蜴

爾雅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疏一物四名

說文云榮蚖蛇醫以注鳴者也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

蜥蜴蝘蜓守宮也

方言云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蠦蝘或謂之蜥易在澤中謂之易蜴南楚謂蛇醫或謂蠑螈東徐海岱謂之螔蜓北燕謂之祝蜓桂林之中守宮大而能鳴謂之蛤解注蜥易南陽呼蝘蜓螔[illegible]斯侯二音似蜥易大而有鱗今所在通言蛇醫蛤解似蛇醫而短身有鱗采江東呼蛤蚖

古今注云蝘蜓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蜥蜴其短大者名蠑螈一曰蛇醫大者長三尺色玄紺善魅人一曰玄螈一曰綠螈

考異鄭云土勝水故守宮食蠆

東方朔射守宮云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緣壁若非守宮即蜥蜴

博物志云蜥蜴或蝘蜓以器養之食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擣萬杵以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偶則落故謂守宮

埤雅云易十二時變色故曰易也舊說蜥易吐雹蛇體有傷銜草傅之故有蛇醫之號攷工記注云蚼鳴榮原屬焉縣周官作以胃鳴于寶周官作以骨鳴

燎之方揚

燎

傳云火田為燎

赫赫宗周

宗周

褒姒威之

書多方、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官歸於宗周、
地里志、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
覆為千里、
孔氏曰、正月云、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
洛邑為宗周、祭統云、即宮於宗周、謂洛邑也、
呂氏云、王者天下之所宗、宗周初無定名、隨所都而名耳、

褒

水經注、褒水又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又南
流入於漢、南鄭縣、故褒之附庸、周顯王之世、蜀有褒漢之

褒姒威之

地、至六國楚人惠之、懷王衰弱、秦略取焉、
一統志、陝西漢中府褒城縣、在府城西北四十五里、古褒
國、漢置褒中縣、地在褒谷中、故名、古褒城在褒城縣境
內、
鄭語云、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
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
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
為入於王、王遂嬖是女、使至於為后、

姒

乃棄爾輔

又有嘉殽

洽比其鄰

禮緯云、禹祖以吞薏苡生、故姓姒氏、
國都城記云、褒國姒姓、夏同姓所封、

輔

孔氏云、輔是可解脫之物、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

殽

說文、肴、啖也、徐鍇曰、謂已修庖之可食也、釋文云、熟肉有
骨曰殽、大臠曰胾、曲禮將進食之禮、左殽右胾、箋云、凡非
穀而食之曰殽、

鄰

周禮、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
為縣、五縣為遂、鄰長五家則一人、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
政相贊、徙於它邑、則從而授之、
左傳晏子云、非宅是卜、惟鄰是卜、
通鑑外紀云、黃帝以井一為鄰、鄰二為朋、
尚書云、堯制八家為鄰、三鄰為朋、
合璧事類云、周禮、大司徒曰、五家為比、遂人曰、五家為鄰、
攷之則在郊內者謂之比、在郊外者謂之鄰、釋文皆訓為
近、鄭玄云、異其名者、示相變耳、

朔日辛卯

朔

釋名云、朔月初之名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

朔日辛卯

辛

爾雅、大歲在辛、曰重光、史記云、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漢書云、悉新於辛、釋名云、辛、新也、物初新者、皆收成也、推度災云、辛者、正秋之王氣、

朔月辛卯

卯

爾雅、大歲在卯、曰單閼、史記云、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漢書云、茂茆於卯、說文云、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推度災云、卯者、正春之臣位、

纂經圖史今案　卷十七　小雅　五四

日有食之

日食

釋名云、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

周禮膳夫、天地有烖則不舉、大司樂、日月食、令去樂、庭氏救日之弓、救月之矢、注云、日食射太陰、月食射太陽、

曾子問孔子云、諸侯旅見天子、諸侯相見、日食廢、大夫之祭、日食廢、

昏義云、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為之蝕、故日蝕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

書云、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左傳、士文伯云、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叔孫昭子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公羊傳云、日有食之、以朱絲縈社、

穀梁傳云、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凡有救、皆陽事也、以厭陰氣也、

纂經圖史今案　卷十七　雅　五五

管子云、日掌陽、陽為德、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聖王日食則修德、

按唐書志、十月辛卯日食、在幽王六年、而國語載三川震、岐山崩、為幽王二年事、三川者、涇渭洛也、即此詩之百川沸騰也、岐山崩、即山冢崒崩也、蓋十月日食以前事、而詩人追書之、

不以其行

行

箋云、行、道度也、周解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

之七、
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遲交則有薄蝕之變、
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

秋月而食

月食

易云、月盈則食、
禮記云、婦順不修、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為之蝕、故月食
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
管子云、月掌陰、陰為刑、故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聖人月
食則修刑、

靈憲云、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
則月蝕、
荆州占云、月蝕后伯提鼓階前、擊鼓者三、中良人諸御者
宮人皆擊柝救之、月已食后乃齋服縞素三日、不從聽以
應其祥、
新唐書曆志云、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而正於
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
臣壅君明、則陽為之蝕矣、

婦婦震雷

電

釋名云、電殄也、乍見則殄滅也、
說文云、電、陰陽激耀也、
易曰、離為電、雷電合而章、
時訓云、春分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不始電、君
無威震、
莊子云、陰氣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為電、
大戴禮云、陰陽之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
董仲舒云、太平之世、電不眩目、宣示光輝而已、
物理論云、風清熱之氣散為電、

易元包云、螢嗑列抉摶、礮礰灼、傳曰、列抉摶、雷之動也、礮
礰灼、電之耀也、
埤雅云、電從申、陰陽以申洩而為電、故也、記曰、地載神氣、
神氣風霆、風霆流形、言萬物以風霆流形、而風霆出於地
之神氣也、

山冢崒崩

冢

釋山云、山頂冢、孫炎曰、謂山巔也、釋名云、冢、腫也、言冢起
也、

山冢崒崩

萃

皇父卿士

釋山云，崒者厜㕒。郭璞曰，謂山峰頭巉巖者。

卿士

孔氏云，六卿之外更為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兼攝為名，故謂之卿士。

朱傳云，武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己卿士是也。蓋以冢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

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注云，卿士，王卿之執政者。

白虎通曰，卿之為言章，善明理也。伊尹曰，九卿通寒暑。

番維司徒　棸子內史　蹶維趣馬　楀維師氏

番棸蹶楀

箋云，番棸蹶楀皆氏，疏云，蓋后氏之外親。

按番，韓詩作繁。漢有御史大夫繁延壽，其字音皤。漢又有游俠萬章，音與楀同。蹶國，宣王時有蹶父為卿士，蓋番族也。

番維司徒

司徒

尚書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司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周禮，大司徒卿一人，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民物，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建王國焉。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以保息六養萬民。以本俗六安萬民。施教法，頒職事於邦國都鄙，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以鄉八刑糾萬民。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禮記云，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韓詩外傳云，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人怨其上，則責之司徒。

管子云，昔者黃帝得祝融辨南方，故使為司徒。

家語云，司徒之官以成德，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

家伯冢宰

宰

箋云冢宰書云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周禮太宰卿一人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王眡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家語云冢宰之官以成道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

百事失紀曰亂紀則飭冢宰

齊職儀云堯命羲和主陰陽之職即天官也后稷服事虞夏教稼民時尊稷為天官殷以其官為冢宰周公在豐為太宰召公又居之

膳夫

周禮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王齋日三舉大喪大荒大札天地有災邦有大故則不舉

王燕飲酒則為獻主掌后及世子之膳羞

內史

周禮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之八枋之法爵祿廢置殺生予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賞賜亦如之掌書王命

家語子曰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

趣馬

周禮夏官趣馬下士皁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師氏

周禮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掌以美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教三行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豔妻

箋詩曰閻妻扇方處谷永疏云閻妻驕扇日以不臧師古曰閻嬖寵之族也厲王無道內寵熾盛
班倢伃賦哀褒閻之爲郵
中候擿雒戒曰昌受符厲倡孽期十之世權在相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孔氏曰剡豔古今字以剡對姬剡爲其姓

田卒汙萊

汙

疏云池停水之名禮記曰汙其宮而豬焉是也

田卒汙萊

萊

孔氏云田廢生草謂之萊周禮以田易者爲萊遂人注云萊休不耕者

作都于向

向

孔氏云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畿內

水經注云向城北向崗左傳襄十一年諸侯伐鄭師於向

一統志向城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即周向國

按路史國名紀謂皇父作都之向在沛國龍亢若然則不在東都畿內矣與鄭箋異不可從

擇三有事

三有事 詳見下三事大夫

傳云有司國之三卿疏云太宰云施則於都鄙立其兩注云謂兩卿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也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二 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三目錄

小雅

昊天　正大夫

三事大夫　邦君諸侯

褻御　舌

王都　血

龜　螟蛉

蜾蠃　桑扈

岸　獄

毛　辰

乏　壞木

墐　寢

毚兔　犬

階　微尰

暴　陳

壎　壎篪圖

篪　詛

鬼　蜮

面　貝

箕　箕圖附畢斗

豺　有北

楊園　畝丘

穎　蔚

缾　匕

砥　杼

柚　氿泉

穫　熊羆裘

僚　漿

璲　漢

織女　牽牛

服　箱

長庚　畢

斗　暑

鶉　鳶

桋　鮪

掌　上天

光野　寒
呂　陰
淮　駼
三洲　笙磬
笙磬圖　音
雅　南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三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之十三

昊天疾威

正大夫離居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小雅

昊天

爾雅、秋為昊天、李巡曰、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昊天、昊文也、郭璞曰、昊猶愍也、愍萬物彫落、毛傳云、仁覆閔下、則稱昊天、

正大夫

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王荊公云、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是也、

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賈公彥曰、正、長也、六卿下各有屬六十、故六卿稱正也、云掌官法者、掌當官之法也、以治要者、要謂大計要也、

三事大夫

疏云、鄭言三公、以經三事大夫為三公也、

尚書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焉、

鹽鐵論云、天設三光以炤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

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

後漢書云、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

環濟要略云、三公者、太師、太傅、太保也、師王所尊也、傅助王事、保、保王身也、凡此皆内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

大戴禮曰、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制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行、不從太師之言、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

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陞降不以禮、俯仰周旋不中節、凡此之屬、太保之任也（太師見前）

白虎通云、公之為言、公正無私也

朱傳云、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

周官、太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卿（冬官闕）小宰、司會、小司徒、州長、師氏、遂人、遂大夫、小宗伯、大司樂、内史、小司馬、戎右、大馭、戎僕、校人、職方氏、小司寇、大行人、中大夫宰夫、太府、内宰、鄉師、黨正、保氏、司市、司門、遂師、縣正、廩人肆師、冢人、墓大夫、樂師、太師、太卜、太祝、太史、内史、中車、軍司馬、射人、司士、諸子、虎賁氏、太僕、司甲、司弓矢、齊右、齊僕、士師、小行人、下大夫、

周禮疏云、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大夫五人、謂司徒下二大夫、一大夫為司徒大夫、一大夫為太宰大夫、司空下二大夫、一大夫主司空事、一大夫為司空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故五人、親王子弟食邑、與三公同在五百里畺地、各百里、其次疏者、在四百里縣地、各五十里、與六卿同、二者得立兩卿五大夫、六卿雖尊、位在天子下、故屈而立兩卿、不足於諸侯、其次更疏者在五百里稍地、各食二十

邦乃諸侯莫肯朝夕

五里、與大夫同、不得立兩卿、五大夫亦職相兼也

邦君諸侯

尚書云、列爵維五、分土維三、周禮曰、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又云、上公九命為伯、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又云、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

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

白虎通云伏羲氏之王天下也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質家據天故法三光文家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

初學記云易稱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史記云黃帝置左右大監以監萬國堯典云協和萬邦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萬國之數益親賢薰封夏列九州制五

殷立爵三等分地有三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足五十里曰附庸殷則爵列三等周又列爲五等則公方五百里侯伯子男各百里爲差不滿百里爲附庸

凡王之子弟該恭封之

曾我暬御

暬御

朱傳云近侍也楚語居寢有暬御之箴注暬近也

匪舌是出

舌

釋名云舌泄也舒泄所當言也舌卷也可以卷制物使不落也

元命包云舌之爲言達也陽立於三故舌在口中者長三寸象斗玉衡陰合有四故舌論入溢內者長四寸

養性經云舌者和之侯也

謂爾遷于王都

王都

釋名云國城曰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

鼠思泣血

血

釋名云血濊也出於肉流濊濊也

文子云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脈又云血氣者人之華也

素問云諸血者皆屬於心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

我龜既猒

龜

爾雅云龜三足賁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易云或益之十朋之龜離爲龜易緯云靈蓍四十九莖下有千歲龜守之

禹貢云、九江納錫大龜、
雒書云、靈龜王者不偏黨尊耆老則出、
逸周書云、伊尹請正西以神龜為獻、
周禮、鼈人秋獻龜魚、龜人掌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屬、地龜
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
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
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
大戴禮云、甲蟲三百六十、而龜為之長、
月令云、季秋登龜取龜、季冬命大史釁龜筴、禮運云、龜以

為畜、故人情不失、
逸禮云、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民士四寸、龜
者陰蟲之老也、龜三千歲上游於卷耳上、老者先知、故君
子舉事必考之、
禮斗威儀云、君乘土而王、則龜被文而見、
運斗樞云、瑤光星散為龜、
管子云、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
之於火、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
史記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江旁人家常畜龜飲食之

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
褚先生云、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
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王
龜、凡八名龜、各有文在腹下、然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
長七八寸、可寶矣、
論衡、孔子云、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
濁、游於清、
說苑云、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
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

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
吉凶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
龜經云、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又云、夫龜甲黃
足赤、眼白、尾青、腹黑者、蓋稟受乎五行之粹也、
埤雅云、龜、舊也、外骨內肉、腸屬於首、廣肩無雄、與蛇為匹、
故龜與蛇合、謂之玄武、化書曰、龜龜相顧、神交也、言然亦
有以神交者、易曰、舍爾靈龜、蓋龜有靈德、伏匿而噎、吞潛
而不忘於養、

螟蛉

爾雅云、螟蛉、桑蟲、郭注、俗謂之桑蟃、亦曰戎女、陸璣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

螟蛉負之

蜾蠃

爾雅云、蜾蠃蒲盧、郭注、即細腰蟲也、俗呼為蠮螉、說文云、細腰土蜂也、天地之性、小腰純雄無子、列子云、純雄其名稺蜂、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

博物志曰、蜂無雌、取桑蟲或阜螽子、抱而成己子、

本草、蠮螉一名土蜂、陶隱居云、此類甚多、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為窟、謂摙土作房爾、今一種黑色、腰甚細、銜泥於人室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為糧、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一名蜾蠃、詩人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取青蟲教祝、變為己子、斯為謬矣、唐本注云、土蜂土中為窠、大如烏蜂、不傷人、非蠮螉、蠮螉不入土中為窠、

段成式云、書齋中多蠮螉、好作窠於書卷、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以泥隔之、乃知不獨負桑蟲也、

宋齊丘云、蠮螉之蟲、負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皆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

范處義云、說者攷之不精、乃謂蜾蠃負桑蟲為子、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為蜾蠃之形、穴竅而出、

交交桑扈

桑扈

爾雅云、扈鴳、又云、桑扈竊脂、郭云、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又云、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注、諸扈皆因其名色音聲以為名、疏云、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魋如小熊、竊毛而黃、竊即古淺字、竊脂為淺白也、而諸儒必為盜竊脂膏者、以此經下別云桑扈與竊黃等並列、則為淺白者也、春秋九扈是也、此自別一種青雀、好竊脂肉、肉飧而肰、詩交交桑扈是也、

左傳云、九扈為九農正、賈逵注云、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

也、

山海經云、崌有鳥焉、如鴞、赤身白首、其名竊脂、注云、今呼青雀為竊脂、疑非此也、

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非廉也、

通志云、桑扈今名臘觜、性慧可教、多在桑木、故名、

埤雅云、桑扈一名而二種、詩所謂率場啄粟者、以性之竊脂膏者言、故以啄粟為失其性、所謂有鶯其羽者、以色之淺白者言、故其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爾雅主詩言之、小雅桑扈所取有兩、故亦兩解、補傳曰、或指其色、或指其性、實一物耳、

宜岸宜獄

岸

傳云、岸、訟也、韓詩作犴、云、郷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

弁彼鸒斯

鸒

爾雅云、鸒斯鵯鶋、郭云、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為鵯烏、

小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及哺者、謂之雅烏、

說文云、雅、楚烏也、一名鸒、一名鵯、居秦謂之雅、

法言云、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

東都賦云、鵯鶋秋棲、

通志云、雀類差小、多羣飛食穀、俗呼必烏、鵯音匹、穀桐近

按孔氏以斯為語辭而譏劉孝標類苑立鸒斯之目、然爾雅法言、俱名鸒斯、何以定斯之一字、必為語辭乎、鄭夾漈通志亦曰鸒斯、

不屬于毛

毛

說文、眉髮之屬及獸毛也、釋名云、毛、貌也、冒也、在表所以別形貌、且以自覆冒也、

我辰安在

辰

箋云、謂六物之吉凶、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云、歲、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

維足伎伎

足

釋名、足、續也、言續脛也、又云、足、底也、

禮記云、足容重、

譬彼壞木

壞木

壞、說文作瘣、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

尚或墐之　奕奕寢廟　躍躍毚兔　遇犬獲之

爾雅云，瘣木，苻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苻婁尫傴內疾瘣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尫傴癭腫無枝條，

墐

傳云，墐，路冢也，說文作殣，云道中死人，人所覆也，本傳云，道墐相望，

寢

爾雅云，室無東西廂曰寢，

周禮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祭祀，脩寢，大喪，復於

小寢大寢，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

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

朱傳云，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

毚兔

倉頡解詁云，毚，大兔也，

犬　詳見召南麕

說文云，犬，狗之有懸蹏者也，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職為亂階　既微且尰　維暴之云　逝我陳

何承天纂文曰，守犬為猗，隴西以犬為猷，

階

說文，陛也，喪大記，虞人設階，注，梯也，釋名云，階，梯也，如梯之等差也，

微尰

爾雅云，骭瘍為微，腫足為尰，郭注，骭，脚脛也，瘍，瘡也，孫炎曰，皆水濕之疾也，

暴　附蘇

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春秋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

盟於暴，杜注云，鄭地，

路史云，暴，新公采鄭邑也，一曰隧，

成十一年，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寰宇記，溫縣故國，己姓，蘇忿生所封，

世本云，暴辛公作壎，蘇成公作篪，

一統志，河南懷慶府溫縣，周為蘇忿生之封邑，

陳

爾雅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攷工記，堂涂十有二分，

壎

爾雅云大塤謂之嘂注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

風俗通云塤燒土爲也圍五寸半長一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六孔

白虎通云壎坎音也在十一月陽氣於黃泉之下薰蒸而萌

釋名云塤喧也聲濁喧喧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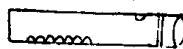
周禮小師掌教塤瞽矇掌播塤笙師掌教吹塤

樂記曰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世本云暴辛公作塤呂氏春秋云倕作塤篪

唐樂志云壎熏也立秋之音萬物將曛黃也

樂書云塤立秋之音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大之形也以水火合而成器亦以水火和而成聲故大者聲合黃鍾大呂小者聲合太簇夾鍾古有雅塤如雁子頌塤如雞子又云土埏埴以成器而沖氣出焉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之維其時則秋夏之交其風則涼其聲尚宮其音則濁立秋之氣也

篪

爾雅云大篪謂之沂孫炎曰沂悲也郭璞曰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鄭司農注周禮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

廣雅云篪長尺四寸有八孔前有一孔上有三孔後有四孔頭有一孔

風俗通云篪管樂十孔長尺一寸

釋名云篪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

以詛爾斯

周禮云、笙師掌敎吹篴、
月令云、仲夏之月、命樂師調篴、
世本云、蘇成公造篴、吹孔有觜、如酸棗、
竹譜云、有竹象薦、因以為名、東甌諸郡、緣海所生、凡今之
篴匪兹不鳴、

詛

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有
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
詛祝掌盟詛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
邦國之劑信、
毛氏云、詛、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韓詩云、盟牲所用、天子
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
鄭氏曰、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賈公彥曰、盟者盟將來、詛者
詛往過、
左傳注云、詛以禍福之言相要、
陳祥道曰、盟有濫之以詛、詛有不繫於盟、大事必盟而或
詛、詛以詛往過、而或為將來、盟詛皆坎牲加書、以告神明、
其異者、盟有執耳歃血、既盟有祈而詛無是也、

為鬼為蜮

鬼

說文云、人所歸為鬼、韓詩外傳云、人死肉歸於土、血歸於
水、骨歸於石、魂氣升於天、其陰氣薄然獨存、無所依也、故
純陰底滯之氣、著人為害、

為鬼為蜮

蜮

陸璣云、一名射影、如鼈三足、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
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
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
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注、狐蜮之屬、
漢五行志云、劉向以為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
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
能射人、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劉歆以為蜮盛暑所生、
非自越來也、
京房易傳云、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
韓詩外傳云、短狐、水神也、
抱朴子云、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水蟲也、狀似鳴蜩、有翼
能飛、口中有橫物、聞人聲以氣為矢、激水射人、中身、即發
瘡、痛似大傷寒、不治殺人、冬天蟄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

所在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入地一尺則得也，
玄中記云，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色黑，廣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其頭有角，去二三步，則氣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鸂鶒鸑鷟鶖悉食之，
地里書云，江南山溪水中，有射工甲蟲之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弩，以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
南越志云，水弩四月一日上弩射人影，至八月卸弩，
埤雅云，一名溪毒，俗呼水弩，鵝能食之，禽經所謂鵝飛則蜮沉，

雅翼云，說者言水弩狀如蜣蜋，尾長四寸，即弩也，

面　有靦面目

說文云，面，顏前也，釋名云，面，漫也，七發云，太子陽氣見於面，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注，大宅，面也，真誥云，面者，神之庭，

貝　成是貝錦

說文云，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到秦廢貝行泉，
爾雅云，貝，陸居猋，在水者蜬，大者魧，小者鰿，玄貝，貽貝，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蚆，博而頯，蜠，大而險，蟦，小而橢，
書云，揚州厥篚織貝，又顧命云，大貝鼖鼓在西房，
詩義疏云，貝龜鱉屬，餘蚳黃為質，以白為文，餘泉白為質，黃為文，又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大者尺六七寸，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
運斗樞云，搖光得江吐大貝，
山海經云，陽山濁洛之水，注於蕃之澤，中多文貝，陰山漁水中，多文貝，邽山濛水多黃貝，蒼梧之野，爰有文貝，
相貝經云，盈尺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蟲，貝大者如輪，浮貝使人寡，濯貝使人善驚，雖貝使病瘧，蟦貝使胎消，惠貝使善忘，醬貝使童惡女淫，碧貝使人盜，委貝使志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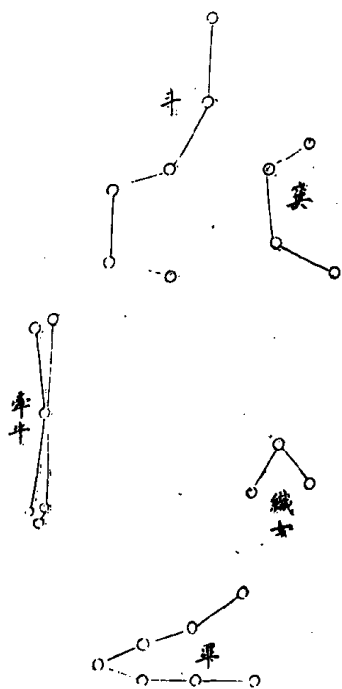
南州異物志云，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貝，質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磨瑩而光色煥爛，
交州記云，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小貝貝齒也，善治毒，俱有紫色，
埤雅云，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謂之貝，

箕

疏云、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狭而舌廣、詩緯云、箕爲天口、主出氣、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

史記天官書云、箕爲敖客、曰口舌、索隱曰、宋均云、敖調弄也、箕以簸揚調弄爲象、箕又受物、有去有來、來客之象也、

晉書云、箕四星、亦後宮妃后之府、亦曰、天津、一曰天鷄、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舌、主客、蠻夷胡貊、故蠻夷將動、先表箕焉、

荊州星占云、箕舌一星、動則大風至、不出三日、又云、箕第二星名風后、

豺

爾雅云、豺、狗足、郭云、脚似狗、貪殘之獸、

禮記、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又云、豺祭獸、然後田獵、

左傳云、戎狄豺狼、不可猒也、說文云、豺狼屬狗聲、

埤雅云、豺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黄、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祭獸、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

爾雅翼云、豺牙如錐、足前矮後高、肉酸不宜食、

有北

傳云、北方寒涼而不毛、莊子云、窮髮之北、

楊園

傳云、楊園、園名、

按楊生下濕、欲之高地者、先歷卑處、故云猗於畝丘也、乃是園中有楊、非必有園名楊園也、

畝丘

爾雅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有壟界如田畝、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也、

類

爾雅云、焚輪謂之頽、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頽、下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頽、

蔚

爾雅云、蔚牡菣、某氏曰、江河間曰菣、郉氏曰、蔚、即蒿之雄無子者、

陸璣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銳而長、一名馬新蒿、

本艸、馬先蒿、陶隱居云、一名爛石艸、唐本注云、葉如茺蔚、紅白色、實八月九月熟、俗謂之虎麻、茺蔚苗短小、子夏中熟、而初生二種極相似、

陸佃云、蔚大於蒿、

羅氏曰、蔚無子者、今青蒿叢端皆作子如米大、蔚獨無耳、

缾

說文、缾、甖也、或从瓦作瓶、

易云、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缾凶、

左傳云、挈缾之知、守不假器、

淮南子云、古者抱瓶而汲、

朱傳云、瓶小罍大、皆酒器、詩緝云、井卦言羸其瓶、揚雄酒箴、以鴟夷嘲瓶、揶子厚瓶賦、以瓶嘲鴟夷、蓋鴟夷盛酒器、瓶汲水器也、

匕

傳云、匕、所以載鼎實、疏云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謂喪祭也、待賓客之匕、禮宜用棘、

易曰、不喪匕鬯、

特牲禮、棘心匕刻、又云、右人於鼎北匕肉、左人於鼎西升諸俎、少牢饋食禮、雍人概鼎匕於雍爨、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有司徹、司馬以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湆、注於疏

匕、若是者三、又云、雍人雍府、加匕於鼎東枋、雍人覆二疏匕於俎上、

雜記云、朼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

三禮圖云、匕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葉博三寸、漆丹柄頭、疏匕形如飯操、以棘心爲之、

說文云、柶、匕也、所以取飯、

陳氏云、匕之別有四、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疏匕、有喪匕、三匕以棘、喪匕以桑、廩人之所概黍稷之匕也、雍人之所概牲體之匕也、牲體之匕挑匕也、其制則黍稷之匕

小柶挑匕、挑匕、小柶疏、特牲少牢有司徹公食、昏禮舉鼎
執匕、俎皆異其人、士喪禮執匕執俎、皆舉鼎者為之、吉禮
尚文、喪禮尚略、故也、特牲右人柶鼎北匕肉、左人柶鼎西
載諸俎、士虞禮則右人載者、以吉禮尚右、喪禮尚左、故也、

周道如砥

砥

禹貢、荊州厥貢礪砥砮丹、蔡氏云、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
為名、礪以粗糲為稱

杼柚其空

杼

說文云、杼持緯者也、實氏曰、梭也、淮南子云、伯余之初作

衣也、緂麻作纓手經指柱、後世為之機杼、以便其用、

杼柚其空

柚

朱傳云、受經者、董氏云、卷織者也、

有冽氿泉

氿泉

爾雅云、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巡曰水泉從旁出曰氿、
釋名云、氿、軌也、流狹而長、如車軌也、

薪是穫薪

穫

爾雅云、穫落、其氏曰、可作杯圈、皮韌繞物不解、郭璞曰、穫
音穫、可為杯器素也、

陸機云、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為
絙索、又可為甑帶、其材可為杯器、

熊羆是裘

熊羆裘

禮書云、周禮、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皮
革、鄭氏曰、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
詩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則熊羆亦裘之美者也、
箋云、周世臣子孫、退在賤官、使捕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
周官、冥氏下士二人、穴氏下士一人、冥氏掌設弧張、為阱
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

百僚是試

僚

釋詁云、僚、官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
嶽、外有州牧侯伯、夏商官倍、
小宰云、天官屬六十、地官屬六十、春官屬六十、夏官屬六
十、秋官屬六十、冬官屬六十、
禮記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左傳云、同官為僚、楊用修云、寮、小窗也、謂同官為寮、亦指
齋署同牕為義、

不以其漿

漿

鞙鞙佩璲

釋名云、漿將也、飲之寒溫多少與體相將順也、

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注漿今之䤁漿、䖍此漿亦是酒類、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於酒府、

禮記進食之禮、酒漿處右、又云、飲漿水醷濫、注云漿酢䤁、

管子云、左酒右漿、

素問云、今時之人、以酒為漿、以妄為常、

璲 詳見衛風遂

箋云、以瑞玉為佩、

維天有漢

漢

爾雅云、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注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

大戴禮云、七月漢案戶、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

天官書云、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則多水、少則旱、

晉書云、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為二道、其南經傅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傅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

唐志云、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為天綱、

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上浮、宛轉隨流、名之曰天河、一曰雲漢、衆星出焉、

抱朴子云、天河從北極分為兩頭、隨天而轉入地下過、

跂彼織女

織女

漢書云、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晉書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

王者至孝、神祇咸喜、則織女星俱明、天下和平、大星怒角布帛貴、

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

續齊諧記、成武丁云、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

睆彼牽牛

牽牛

爾雅云、星紀斗、牽牛也、注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又云河鼓謂之牽牛、注今荊楚人呼牽牛星

不以服箱

爲鵧鼓桴者、何也、疏如此文、則牽牛何鼓一星也、漢書以爲二星、鄭注煩經爲說、

漢書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將、右將、

晉書云、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搖動變色則占之、星明大王道昌、關梁通、

服

傳云、服牝服也、周禮云、大車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

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注、大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羊車較長七尺、柏車較六尺、

不以服箱

箱

禮書云、輿人之車箱、廣六尺六寸、隧四尺四寸、廣而不方、車人之車箱、方而不廣、

疏云、兩較內容物之處爲箱

西有長庚

長庚

傳云、日旦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

廣雅云、太白謂之長庚、或謂之太囂、注、晨見東方爲啟明、昏見東方爲長庚、

前漢天文志云、長庚廣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起兵、

鄭樵曰、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

有捄天畢

畢

爾雅云、濁謂之畢、史記天官書云、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

後漢蘇竟傳云、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伐紂、

上祭于畢、求助天也、

漢書云、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晉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晉書曰、畢八星、主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則遠夷來貢、天下安、失色則邊兵亂、月入畢多雨、

維北有斗

斗

朱傳云、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閒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

晉書云、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賢進士、稟授爵祿、又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亦爲壽命之期、將有天子之事占于斗、斗星盛明、王道平和、爵祿行、

易是類謀曰、斗機絕綱、玉衡撥攜挺亡、五星合、狼狐張鄭玄云、斗者天中之精、天失其平、故斗機絕綱、玉衡撥也、攜提者斗前之星、爲斗施政教布之八野、今斗失其政、故攜提亦爲之亡不見也、

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璣

斗威儀曰、審度五色、宋均注曰、北斗七星、有五色、宮商角徵羽各應其星、

關令內傳曰、北斗一星面百里、相去九萬里、置二十四氣四宿行四時、五方立五星、主五嶽也、

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

晉書云、北斗七星、在大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又曰斗爲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又爲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搖光爲星、

暑

釋名云、暑、煑也、如煑物也、

書曰、悊時燠若、豫恒燠若、

禮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

稽覽圖曰、夏至之後、三十日極溫、

五經通義曰、冬至陽動於下、推陰而上之、故大寒於上、夏至陰動於下、推陽而上之、故大熱於上、故易云、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外宿、遠人故寒、東井內宿、近人故溫也、

荀爽傳云、夏則火旺、其火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木、

鶉

說文云、鷻、雕也、从鳥敦聲、詩曰、匪鷻匪鳶、雕鷻也、鳶鳥黑

色多子、師曠曰、南方有鳥、名曰羌鷲、黃頭赤目、五色皆備、
疏云、雕之大者名鶚、廣雅云、鷲雕也、
禽類解詁云、鶚金喙鳥也、見則天下兵、能擊殺麋鹿、
漢書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埤雅云、雕能食艸、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皂雕、其飛上薄雲漢、性剋制、令大雕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六翮乘風輕勁、堪為箭羽、
雅翼云、雕者、鶚之類、土黃色、健飛、擊沙漠中、空中盤旋、無細不覩、亦能食麋鹿之屬、可謂鷙有力矣、就即大雕、

山海經云、景山多鷲、黑色多力、
禽經云、雕以周之、鷲以就之、又云、沸河在岸則魚涌、
桐感志云、其毛能食諸鳥羽、如雁錯州中有雕毛、必衆鳥毛羽的落地、

匪鶉匪鳶

鳶

禽類解詁云、鳶鴟也、說文云、鳶鷙鳥也、爾雅云、鳶烏醜、其飛也翔、
禽經云、鳶不擊、有貪、注、不善搏擊、貪于攫肉、又云、鳳翔則風注、鳳禽鳶類、越人謂之鳳、伺飛翔則天大風、

抱朴子云、鳶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
陶隱居云、鳶飛騰江湖間、捕魚食之、
埤雅云、鷙鳥、鳶飛也、翱高飛曰翔、布翼不動曰翔、鳶鴟也、摩風回翔、曲禮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將風、故也、

隰有杞桋

桋

爾雅云、桋、赤棟、白者棟、某氏曰、白色為棟、其色雖異、為名同、江河間棟可作鞍、郭璞曰、赤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輞、
陸璣云、棟葉如柞、皮薄而白、其木理赤者為赤棟、一名桋、白者為棟、木皆堅韌、今人以為車轂、

王事鞅掌

鞅

疏云、鞅讀如馬鞅之鞅、說文、鞅、頸皮也、釋名云、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左傳注云、在腹曰鞅、

王事鞅掌

掌

釋名云、掌言可以排掌也、

明明上天

上天

爾雅云、冬為上天、李巡曰、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

至于艽野

毛傳云、自上降鑒、則稱上天。

艽野

毛氏曰、遠荒之地、蘇氏曰、艽、地名、

載離寒暑

寒

釋名云、寒、捍也、捍、格也。

書云、謀時寒若、急恒寒若、

禮記云、季秋之月、霜始降、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又云、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

峡天地之義氣也。

鏊覽圖云、冬至之後三十日、極寒、

國語云、火見而清風戒寒、

秋以凄其

厲雅云、罶罾魚網、謂之畐、

日月方除

除

爾雅云、四月為除、爾雅云、四月為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

淮水湯湯

淮

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

山海經、淮水出餘山、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

春秋說題辭曰、淮出桐柏、淮者均也、均其務、

釋名云、淮、圍也、圍繞揚州、自北界東至海、

一統志、淮水在河南河南府唐縣東南一百八十里、即禹貢導淮自桐柏者、天下有四瀆、此其一也、今桐柏支岡有水泉、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經汝寧信陽縣、東流會泗沂、自泗州龜山北流入淮安府界、縈迴府城、東入於海、

鼓鍾伐鼛

鼛

周禮、鼓人以鼛鼓鼓役事、釋人為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

樂書云、鼛鼓以臯為義、敔役之緩、謂之臯鼓、臯鼓中高而兩端下、

淮有三洲

三洲

疏云、水中可居曰洲、淮上地也、

笙磬同音

笙磬

毛云、笙磬東方之樂、朱云、琴瑟在堂、笙磬在下。

釋名云、磬、罄也、其聲罄罄然堅緻也。

爾雅云大磬謂之毊注云磬形似犂錧以玉為之又云徒
擊磬謂之寋
尚書襲云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又云徐州
泗濱浮磬
周禮小師正樂縣之位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眡瞭掌
擊頌磬笙磬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
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
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
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

儀禮大射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西階之西頌磬
東面注云笙猶生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
謂之笙皆編而縣之言成功曰頌西為陰中萬物之所成
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
禮記云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
封疆之臣又云叔之離磬
世本云無句作磬堯臣也樂錄云磬叔所造通禮義纂云
黃帝使伶倫造磬
白虎通云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有絫貶焉觀
踈焉長幼焉三者作然後王道得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
樂經云黃鐘磬前長二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
此謂特懸大磬配鎛鐘者也孔子在衛所擊謂編磬
鬻子注云磬殺消躁而近於悲故愛而擊磬
樂書云石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
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角其音則辨立冬之氣也
先王以為磬之屬焉小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
多磬高山涇水出焉其中多磬要之一邊陰陽之和者泗
濱所貢浮磬而已其用編之則雜而小離之則特而大

笙磬圖

音

樂記云凡音之起繇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从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周禮太師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又云教六詩以六律為之音

雅

箋云雅萬舞也朱傳云雅二雅也

子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

政之所繇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鄉飲酒禮燕禮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繇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繇儀乃合樂燕禮又云若以樂納賓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云歌鹿鳴管新宮

左傳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五善季札

請觀於周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南

傳云南夷之樂曰南

韓君章句云南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及籥不僭差也

文王世子云胥鼓南注云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

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周禮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

孝經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曰林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右辟

樂元語曰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

東夷之樂曰離東夷持矛舞南夷持羽舞西夷持戟舞北

夾持干舞、

白虎通曰、南之爲言任也、任養萬物、一說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

正義云、言南得総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

朱傳云、南、二南也、呂氏春秋云、塗山氏女、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

周禮、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磬師敎燕樂之鍾磬、注、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鍾師凡祭祀饗食奏燕樂、笙師、鎛師、共其鍾笙之樂、

鄉飲酒禮、笙入、閒歌、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注云、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又云、乃息司正、鄉樂唯欲、注云、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不從次也、鄉射禮、笙入立於縣中、西南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又云、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燕禮、閒歌魚麗以下、至笙蘇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若以樂納賓、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注云、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君子、

左傳、吳公子札請觀于周樂、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四目錄

小雅

倉　庚

享祀　妥

俻牛羊　絜牛羊

剝　亨

肆　將

祝　祭

祊　神保

爨　俎

燔　炙

君婦　獻酬交錯

祝告　孝孫徂位

送尸　諸宰

徹　燕私

樂　稽首

畇　曾孫

疆理　同雲

霢霂　埸

廬　菹

清酒　騂牡

鸞刀　啟毛取膋

耘　耔

穧　穉

社　方

農夫慶　鼓

田祖　茨

粱　種

螟　螣

蟊　賊

騂黑　洛

韎韐　六師

鞞　琫珌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四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四

竟陵鍾　惺伯敬纂輯

小雅谷風之什

我倉既盈

倉

釋名云倉藏也藏穀物也

月令云季春發倉廩賜貧窮孟冬命有司脩囷倉務積聚

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我庾維億

庾

釋名云庾裕也言盈裕也

周語云野有庾積韋昭云庾露積穀也

疏云庾積粟未入倉露地積聚之九章算術平地委粟是也

以享以祀

享祀

疏云享祀雖總於祭因在前則為灌及朝踐

郊特牲云周人尚臭既灌然後迎牲詔祝於室坐尸於堂

注云謂朝事時也

禮書云尸入既祼於室然後延之於戶西坐於主東南面行朝踐之禮是時君出迎牲薦獻腥胙合黍稷燔於爐然後詔以奠定焉其禮亦謂之朝事又謂之朝獻以象朝時之所養也

以妥以侑

妥

疏云妥侑當饋食之節

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注云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自不安時則以拜安之

少牢禮云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即荅

賈公彥云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小別何者天子諸侯食前仍有饋獻一是饋孰陰獻陽獻尸入室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為陰獻陽獻前無饋獻以此為異耳

禮書云奠定詔於堂然後延主於奧尸坐其北主人拜妥尸而奠斝舉焉俎則載合亨之孰而簠簋之黍稷進焉又云周官掌次祭祀張尸次於廟門之西及其入也主人立於阼階東西南面序盥而進升自西階主人升自阼階祝從尸主人從祝尸入即席東面而坐祝主人西南面而立皆

拜妥尸、尸答拜、遂坐而挼祭、

侑

特牲禮云、尸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

少牢禮云、尸三飯、又食、食胾、又食、食舉膴肩、又食、食舉牢骼、又食、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食舉牢肩、尸不飯、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

太祝云、辨九𢷎、以享右祭祀、注云、右讀爲侑、勸尸食而拜、又云、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

鄭氏云、食大夫小數曰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公彥云、一口謂之一飯、十三飯、即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

絜牛羊

疏云、鮮絜爾王者所祀之牛羊、於周禮、司徒奉牛、司馬奉羊、

劉執中云、絜者、在滌而芻之也、

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

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

按、絜字古屑奚結二音、潔字古通作絜、故孔疏云鮮絜所祀之牛羊也、朱傳無明說、今但以絜爲廣義、出自妥侑、

剝

鄭云、有解剝其皮者、

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孰、謂體解而爓之、孔氏云、豚解腥之、是解剝其肉、體解爓之、是煑孰之者、陳祥道云、國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脀、王公立飫、有房脀、親戚燕飲、有殽脀、全脀、豚解也、房脀、體解也、殽脀、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既夕、鼎實羊左胖、亦如之、然則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胉一脊、而爲七、此所謂豚解也、士喪禮略、豚解而已、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焉、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大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

周禮、內饔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司士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

亨

周禮、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凡宗廟

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邦饗耆老孤子士庶子掌割亨之事。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太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肆

傳云：肆，陳也。或陳于牙，疏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牙，注云：牙若今屠家縣肉格。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牙上也。

箋云：有肆其骨體於俎者。釋文：肆，它歷反。

禮運云：肰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謂分別骨體之貴賤，以為眾俎也。

禮書云：周禮天官之牲事，冢宰太僕贊之，五官共奉之，內饔外饔割亨之，司士帥其屬而割羞，諸子正其牲體。肱骨三，肩臂臑也；股骨三，肫胳觳也；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短脅也。正脊之前則脰也，肫之上則髀也。肰則左右肱之肩臂臑，與左右股之肫胳觳，而為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骨六，而為九，二觳正祭不薦於神尸主

人之俎，兩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臑不升於吉祭之俎，則祭之所用者去髀脰，而二十有一，去二觳而為十九矣。祭統曰：商人貴髀，周人貴肩，以周人之禮觀之，脅貴中而賤兩端，骨貴右而賤左，貴前而賤後，貴上而賤下。

將

傳云：將，齊也。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

箋云：有奉持而進之者。疏云：是司徒小子之類，肰羣臣助祭，各有所掌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而已。

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小子職

云：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

祝

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掌六祈，作六辭，辨六號，九祭，九拜。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來瞽令臯舞，相尸禮。既祭，令徹。小祝掌小祭祀，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喪祝掌喪祭之祝號。甸祝掌表貉之祝號。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

儀禮士喪旣夕有夏祝商祝士虞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皆

有祝

祭

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尚書大傳云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爲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也

禮記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

祊

爾雅云閍謂之門郭注引詩曰祝祭於祊疏云崇祊本廟門之名設祭於廟門因名其祭亦名祊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旣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及詩云祝祭於祊注云祊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卽郊特牲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及禮器云爲祊乎外是也然則廟門內外皆有祊稱

郊特牲曰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祊之爲言倞也

說文作鬃云門內先祖所彷徨也

王氏云凡祀祼鬯則求諸陰燔蕭則求諸陽索祭祀於祊則求諸陰陽之閒蓋憑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之備如此

神保

朱傳云神保蓋尸之嘉號

禮記曲禮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又云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禮器云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尸神象也小記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少儀婦人爲尸坐則不手拜雜記孔子云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祭統云尸設君與卿四人餕尸在廟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又云尸飲三衆賓飲一

示民有上下也、

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尸次守祧祭祀各以其服授尸大司樂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大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火而號祝隋則執鬯逆牲逆尸令鍾鼓佑亦如之相尸禮小祝大祭祀逆尸沃尸盥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士師若祭勝國之社則為之尸祀五帝則沃尸

士虞禮尸服卒者之上服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

通禮記袷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

曾子云王者宗廟以卿為尸不以公為尸辟嫌也

禮書云天子諸侯之尸以卿大夫則幼者不與禮曰尸必以孫孫則使人抱之此大夫士之禮與喪禮始喪而奠則無尸以人道事之也既葬而祭則有尸以神道事之也祭祀同几則一尸儀禮曰男男尸女女尸謂虞祭也大夫前祭一日筮尸士前祭三日筮尸大夫於尸再宿而一戒士於尸一宿而無戒推而上之人君蓋亦前三日筮尸而宿戒之儀又加隆矣

釁

釋名云釁鎰也鎰度甘辛調和之處也

禮記云孟夏其祀竈又云臧文仲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又云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士虞禮側亨於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壁西面特牲饋食主人視饎爨於西堂下亨於門外東方西面北上記云牲爨在廟門外魚腊爨在其南饎爨西壁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少牢饋食禮雍爨在于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雍爨之北淮南子云黃帝作竈死為竈神

白虎通云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

俎

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禮記云取俎進俎不坐又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又云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又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又云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又云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俎者所以明惠也示均也

三禮圖云枕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名嶡嶡亦如枕而横柱四足中央如距也

褚遂良云舜造漆器禹雕其俎

按俎之制有四虞曰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夏曰嶡中足爲横距之象殷曰椇椇枳椇之曲橈周曰房俎足下有跗如堂房其長皆二尺二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其用之別甚多一曰薦腥謂豚解而腥之殊而肩兩髀兩胉與脊爲七體此上古之禮也二曰薦爛謂體解而爛之

又分豚解爲十一體以湯爛之而不全熟此中古之禮也三曰薦熟以其所爛者先煑於鑊既熟則以鼎重煑之升于俎此近代之禮也又割其餘以制之則有燔炙之事俎隨鼎而升有九聘禮牛一羊一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是也去鮮魚鮮腊則爲七俎如公食大夫禮上大夫九俎下大夫七俎是也又去其二則爲五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腸胃從羊五鼎五俎是也又去其二則爲三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三俎是也此皆正俎天子諸

侯大夫宗之所附獸也爲俎骨有折俎鄉飲鄉射禮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之類是也又有膴俎亦正俎則臑膝胱之正體臑者羨也即俎羨也牛臑爲膴羊臑爲膴豕臑爲胱又有折俎所以載心舌而燔炙皆從獻之物故鄭箋以爲從獻之俎凡俎皆進於神前其尸所餕而反其餘於肵俎者謂之尸俎尸俎之外又有主人主婦祝佐賓長兄弟宗人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公有司之俎牲之升俎必有物以盛之意即掌固之[illegible]體也主人受尸酢之俎謂之胙俎其俎最尊天子之

祭膳夫親徹之王賓客禮食亦有焉

或燔或炙

燔

傳云燔取脾膋

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注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

郊特牲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爛祭注云膟膋血與腸間脂也又云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

箋云燔燔肉也疏云燔者火燒之名難燒者近火故肉燔

或皆或炙

也亦爲繼貢之以炙於火非炮燒之也
士虞主婦亞獻尸賓以燔從獻祝佐食皆如初賓長三獻
燔從如初儀特牲饋食主婦亞獻尸兄弟長以燔從尸受
振祭嚌之反之羞燔者受加于肵出獻祝燔從如初儀賓
三獻燔從如初有司徹云次賓羞羊燔豕燔
周禮量人凡祭祀饗賓掌其從獻脯燔之數量

炙

傳云炙肉也疏云傳以炙爲炙肉則是薦俎非從獻也
箋云肝肵炙也疏云炙者遠火之稱易訣者遠之故肝炙

也
士虞主人酳尸賓長以肝從賓於俎縮用鹽特牲云主人
洗角升酌酳尸賓長以肝從尸取肝揳於鹽振祭嚌之加
於菹豆獻祝以肝從主婦致爵於主人肝從燔亦如之主
人致爵於主婦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少牢禮主人
酳尸賓長羞牢肝縮進末獻祝羞牢肝

君婦

箋云君婦謂后也凡嫡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
釋名云天子之配曰后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諸侯之配
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卿之配曰內子言在閨中之
內以治家也大夫之配曰命婦婦服也服家事也
禮記云古者天子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
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道
白虎通云天子之配謂之后后者君也
後漢書周禮王者立后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
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敘於王之燕
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阿保之
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

色可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
初學紀云素夏殷已前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大學皆稱妃
故黃帝有四妃帝嚳四妃周則天子立后秦稱皇帝正嫡
曰皇后
周禮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凡建國佐后
立市中春詔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上春詔皇后帥六宮
之人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凡嬪凡祭祀贊后薦徹豆
籩若有賓客則從后世婦帥女功而權概爲齍盛及祭之
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御凡祭祀贊世婦大宗

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禮記云王后蠶於北郊以共冕服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也及時將祭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宗婦執盎從夫

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特牲云主婦纚笄宵衣立於房中南面洗爵於房酌亞獻尸少牢云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於筵前贊者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遂受陪設於東主婦興入於房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於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於魚俎之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於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於黍南主婦興入於房又云主婦洗爵於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

洗詩尽反

[illegible]

獻酬交錯

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

特牲云三獻主人酌西階上獻賓薦脯醢設折俎賓卒爵主人酌酢卒爵降奠於其位衆賓升受爵坐祭立飲主人洗觶酌於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奠觶於薦南揖復位主人洗爵獻長兄弟於阼階上如賓儀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洗獻內兄弟於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嗣舉奠兄弟弟子洗酌於東方之尊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

儀賓坐取觶酬長兄弟長兄弟卒觶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賓弟子及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長皆奠觶揖其弟子爵皆無算有司徹云主人酌獻賓於西階上衆賓長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辯受爵乃升長賓主人酬酢於長賓西階上北面飲卒爵宰夫洗觶升主人受酌酬長賓於西階南北面遂飲卒爵主人卒洗升酌賓拜受坐奠爵於薦左主人獻兄弟於阼階上辯受爵洗獻內賓於房中獻私人於阼階上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坐奠爵尸侑卒爵

尸酬主人、主人酬侑於西楹、卒爵、主人復筵、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于衆賓、遂及兄弟、私人、兄弟之後生、舉觶於其長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筭、若不賓尸、賓拜受爵、洗酌醋於主人、卒爵、賓以爵降奠于篚、主人洗獻衆賓、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儐禮、賓長獻於尸、尸醋、獻祝、致醋、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筭爵、

祝告

箋云、祝致神意造主人、使受嘏、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

筐、祝則釋嘏辭以勑之、

禮運曰修其祝嘏、又云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又云天子祭宗廟、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嘏、曾子問曰、攝主不假、當作嘏　鄭特牲曰嘏、長也、大也、○

特牲饋食、尸九飯、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佐食摶黍稷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卒角、拜、尸荅拜、主人出、寫嗇於房、祝以籩受、少牢饋食、尸十二飯、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上佐食以綏祭、二佐食各取黍於一敦、上佐食

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於戶西以嘏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於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孝孫徂位

箋云、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疏云孝孫在堂下西面、則祝當以西階下告、

特牲云、主人出立於戶外西南、祝東面告利成、尸謖、注云、利猶養也、供養之禮成○、少牢云主人出立於阼階上、西面、祝出立於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祝入、尸謖、賈公彥云、特牲戶外告利成、少牢階上告利成、以尊者稍遠於尸、若天子諸侯○、禮畢於堂下告利成○、

送尸

大司樂云、尸出入奏肆夏、

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

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肆夏、杜子春云、呂叔玉云肆

夏周頌時邁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玄謂九夏皆詩篇名

按尸出入奏肆夏天子之禮也古注以楚茨之詩爲思古明王故箋用周禮之文朱子以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農奉祭則與天子之禮不同而此傳云奏肆夏未知所出攷之儀禮大射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則諸侯得奏肆夏天子饗内公卿比外諸侯或亦奏肆夏未可知但天子公卿及諸侯祭禮亡無所據朱子此篇之傳如主人往阼階下西面聽告利成皆準少

牢饋食禮少牢饋食者諸侯卿大夫之祭禮也其儀告利成後祝入尸謖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於廟門無鼓鐘送尸之事故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也孫毓文子始也足諸侯之卿大夫不得奏肆夏也

諸宰君婦

諸宰

周禮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注云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餘則其屬徹之

廢徹不遲

徹

周禮膳夫祭祀賓客食徹王之胙俎九嬪祭祀徹豆籩內宗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佐王后薦豆籩以樂徹亦如之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小師大祭祀徹歌

特牲云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人薦俎佐食徹尸薦俎賓出佐食徹阼俎堂上俎畢出有司徹云司士歸尸侑之俎主人退有司徹若不賓尸衆賓出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饌

備言燕私

燕私

禮記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

齒族食世降一等又云親洽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又云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

特牲禮俎出於廟門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注云庶羞主爲尸非神饌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燕飲自尸祝至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于房

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燕也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

樂六八奏

禮書云、族燕禮服皮弁服、即於路寢、宰夫為主、異姓為賓、

王與族人燕於堂、后帥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數無所以

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疏也、昭穆以序之、所以

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任升

降之儀、脫屨而坐、主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齊樂無算、以

盡歡、大率與諸侯燕禮不異、

樂

尚書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內五言、又曰、

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禮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

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

遠人、以作動物、太師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蔟姑洗蕤

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皆文之

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樂緯云、黃帝之樂曰咸池、顓頊曰六莖、帝嚳曰五英、堯曰

大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勺、又曰大武、是

小大稽首

鄭為曰之

丘甸之甸音統證成

以清和上升、天下樂其風俗、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神龍來

降、靈龜宴寢、

稽首

周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注云、拜頭至地也、

甸

箋云、南山之野、爲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

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

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

貢賦、凡稅斂之事、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

遂、四丘為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

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

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又云、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司馬法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

丘牛、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又曰、六尺為

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

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賈公彥云、一成惟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从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

曾孫

疏云、曾者、重也、自曾孫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

疆理

傳云、疆畫經界、理分地理、疏、經界者地畔之名、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

朱傳云、疆者、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

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賈公彥云、遂人為溝洫法、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以彼遂在夫間、故以南畝、遂則縱矣、匠人井田法云、田首倍之為遂、以南畝圖之、遂即橫也、

同雲

埤雅云、古文雲字作云、象雲回轉之形、其上从二、二者天

中之陰也、天中之陰、應之於上、故地中之陽、升而為雲、詩曰、上天同雲、冬曰上天、煖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也、

霡霂

爾雅云、小雨謂之霡霂、

釋名云、霡霂、小雨也、言裁霡歷霑漬、如人沐頭、惟及其上枝而根不濡也、

埸

孔氏云、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主、名之為埸、

廬

孔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出而就田、須有廬舍、

班固曰、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又曰、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在野曰廬、在邑曰里、

說文云、廬寄也、春夏居、秋冬去、

春秋井田記、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

丘氏曰、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為八家治田之廬、

董氏云、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每廬舍二畝半、

按公田百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其說出于漢書食貨志、

鄭注匠人云、野九夫而稅一、則鄭意兼家各二畝半為廬之事、

菹　詳見豳風豆

說文云、酢菜也、

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王舉共醢以七菹實之、

記云、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

疏、周禮場人、祭祀供果蓏、是祭必有瓜菹、醢人豆實無瓜菹者、文不具、

采蘩傳云、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王后則荇菜、

清酒

箋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朱傳云、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孔疏云、以周禮言之、祼獻所用則鬱鬯與醴齊、三酒之清酒、卑於五齊、諸臣之所酢、不用之以獻神、

儀禮特牲云、壺禁在東序、尊於戶東、玄酒在西、又尊兩壺於階東、西方亦如之、少牢云、尊兩甒於房戶之間、甒有玄酒、

禮記、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又云、玄酒在室、疏云、玄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玄、太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貴重古物、陳設之在於室內而近北、

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事沃盥、鬯人掌供秬鬯而飾之、凡王之齋事共其秬鬯、大宗伯、凡祭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肆師、祭

之日及果築鬱鄭司農云築煑築香艸煑以為鬯鄭玄云鬱鬱金香艸宜以和鬯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稃二米

禮記云諸侯未賜圭瓚資鬯於天子又云周人尚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又云暢臼以椈杵以梧又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又云加以鬱鬯以報魄也

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

毛氏云九命錫圭瓚秬鬯

說文云鬱十葉為貫百廿貫築以煑之為鬱一曰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

魏略云鬱金生大秦國

陳藏器云其葉十二葉為百艸之英二月三月有花狀如紅藍四月五月採花即香也

本艸圖經云四月初生苗似薑黄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黄赤

周禮酒正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尊見卯酒）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器量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禮書云酒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也有三酒以人養之也鄭氏以祫備五齊禘備四齊祭備二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肰記曰夫人薦盎則醴以上君所酌盎以下夫人所酌而無君饋薦盎之禮矣酒正曰凡祭祀以五齊三酒實八尊則中祭小祭皆備五齊矣

騂牡

傳云周尚赤也

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騂牲色赤毛之取純毛也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

禮記云周人尚赤牲用騂又云周人騂剛又云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

鸞刀

正義云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祓中節

禮記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又云、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
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何佳云、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
按禮記、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則人君祭禮、執鸞刀者
固謂卿大夫也、攷之儀禮、特牲、則曰主人主於門戶、視
側殺、少牢則曰、主人即位於廟門之外、司馬刲羊、司士
擊豕、宗人告備、乃退、則士大夫猶視殺而不親刲矣、王
介甫劉執中、乃謂王執鸞刀以親殺、此何據耶、朱子云、

以啟其毛　取其血膋

主人親執、蓋沿王氏之誤、國語云、天子郊禘之事、必自
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亦不云執刀以殺
也、

啟毛取膋

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之物也、貴純之道也、注云、幽謂血也、
禮器云、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
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
齊敬也、注云、物色也、告殺明不因故也、
又郊特牲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

或耘或耔

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注云、蕭香蒿、染以
脂合黍稷燒之、王見前 章潢
賈公彥云、索說文及字林、膟血祭、膋是牛腸間脂也、是膟
爲血、膋爲腸間脂也、

耘

說文云、耘除田間穢也、
左傳云、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注云、穮
耘也、壅苗爲蔉、
汲冢周書曰、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艸其宅之、

或耘或耔

呂氏春秋云、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
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
莊子云、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耔

說文曰、壅禾本也、
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
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
耨隴艸、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
旱、

齍

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供粢盛、注云、粢稷也、爲穀長、是以名、在器曰盛、又曰、九嬪凡祭祀贊玉齍、廩人、大祭祀則共接盛、舍人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舂人、祭祀共齍盛之米、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大宗伯凡祀事祭奉玉齍、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注云、黍稷稻粱麥苽、又云、祭之日、逆齍省鑊、肆師、祭之日表粢盛、告潔、大祝辨齍號

禮記云、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又云、季

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又云、惟社丘乘共粢盛、又云、天子爲籍千畝、諸侯百畝、以爲醴酪粢盛、又云、八簋之實、

左傳云、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又云、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穀梁傳云、三宮米而藏諸御廩、公羊曰、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

國語云、廩于籍之東南、鍾而藏之、又云、天子郊禘之事、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舂其盛、

犧

孔氏云、羊言犧、謂純色、四方之神亦太牢、言羊以會句、一

禮書云、牲之純在色、犧之完在體、然牷者亦必完、犧者亦必純、

社

鄭駁異義云、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又曰、后土則社、

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令社稷之職、鼓人、以靈鼓社

祭、舞師、掌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肆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大司樂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大祝、大師宜於社、大會同宜於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以祭社、若師有功獻於社、

王制云、諸侯祭社稷、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孟冬大割

牲於公社。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殽地。又曰、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禮器云、三獻爓。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載萬物、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厲山

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方

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弊、獻禽以祀祊。注云、祊當為

方。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云、以社以方。

左傳蔡墨云、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

鄭志答趙商云、犁為祝融、句龍為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為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犁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

農夫慶

箋云、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

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司服、祭羣小祀、則玄冕。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羅氏、蜡則作羅襦。梓人、張獸侯、以息燕。

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臘先祖五祀勞農而休息之鄭
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
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
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迎貓為其
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皮弁素
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黃衣黃冠而祭
息田夫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
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
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明堂位云大蜡天子之祭也雜記子
貢觀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
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秦初曰臘
禮書云蜡祭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而所重
者八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
水庸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於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

琴瑟擊鼓

鼓

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
可擊也又云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注云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田畯古之

先教田者
禮運云夫禮之初蕢桴而土鼓注云築土為鼓也明堂位
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樂書云離音絲南方之樂也坎書革北方之樂也南田之
御田祖琴瑟擊鼓者以由冬徂春農事則終而復始百穀之
則先而滋生各有度數存焉土鼓之制窒土以為之故禮
運之言土鼓在未合土之前與壺涿氏范土之鼓異矣

以御田祖

田祖

傳云先嗇也箋云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疏云
先嗇神農田祖一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
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祭田祖特后稷句龍及與田之
大夫亦在祭中
周禮大司徒樹田主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
疏云田神謂郊特牲云先嗇與神農一也籥章云國祈年
於田祖
前漢書顏注云田祖稷神也

如茨如梁

茨

疏云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

如茨如梁

說文云茨以茅葦蓋屋也

梁

疏云孟子十二月輿梁成梁謂水上橫橋

爾雅云隄謂之梁石杠謂之徛梁莫大於溴梁

說文云橋水梁也權水上橫木所以渡者也東楚謂橋爲

也

國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事始云橋上級謂之雁齒

襍志云橋柱下橫水入沙者謂之獅鵝

既種既戒

種

周禮大司徒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遂人以土宜教甿稼穡疏云高田種黍稷下田種稻麥稻人澤州所生種之芒種司稼辨種稑之種

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季冬令告民出五種

孝經援神契云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洿泉宜種稻

去其螟螣

螟

箋云螟螣之屬盛陽氣嬴則生之

爾雅云食苗心螟李巡曰言其姦冥冥難知也疏曰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揵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

許慎云蟲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螟

蚜音牙 蚄音方

陸璣曰螟似蚜蚄而頭不赤

月令仲春行夏令蟲螟爲害

漢五行志云視不明溫奧生蟲故有嬴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劉歆以爲屬思不容

螟音冥

京房易傳云蔽惡生孽蟲食心

呂氏春秋云蝗螟農夫得而殺之爲其害稼也蔽天狀如徵雪是歲天下失瓜瓠又云亂國有螟集其地其音山山

春秋潛潭巴云螟應苛克

淮南子云枉法令則多蟲螟

雅翼云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既食其葉又以絲纏聚衆葉使穗不得展江東謂之螟蟲又賊麥蟲賦曰爰有

螟蟲厭蟲如螟是螟為無足蟲也

去其螟螣

螣

爾雅云食葉蟘李巡曰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

許愼曰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蟘

陸機曰螣蝗也

月令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為災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孟秋行冬令介蟲敗穀仲冬行春令蝗蟲為敗季冬行秋令介物為妖

五行志云劉歆聽傳曰有介蟲孽也蟊螽蟓食穀為災

京房易傳云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

蔡伯喈曰蝗螣也當為災則生水處澤中數百或數十里一朝蔽地而食禾粟苗盡復移雖自有種其為災云是魚子在水中化為之

洪範五行傳曰刑罰暴虐貪叨無厭興師動衆蝗為害矣介蟲有甲能飛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為冬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蟲生矣

春秋佐助期曰螽之為蟲赤頭甲身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螽之為言衆暴衆也

漢含孳曰天雨蟲則刑法酷

及其蟊賊

蟊

爾雅云食根蟊李巡曰言其貪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

說文曰蟊食苗根者也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蟊

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食根

毛詩義疏曰蟊長而細或說云蟊螻蛄也食苗根而為人患

及其蟊賊

賊

爾雅云食節賊李巡曰言貪狠故曰賊也

陸機曰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

京房易傳曰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

以其騂黑

騂黑

疏云五官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詩記云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色

周禮大宗伯云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以為禮五天帝人帝而句芒等食焉

瞻彼洛矣

路

東萊云、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鈙毛傳以洛為宗周之浸水、洛水雖出於京兆上洛西山、然其派尚微、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

禹貢云、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瀍、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於河、

山海經云、洛出上洛西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東與丹水合、

初學記云、周官豫州其川滎雒、與伊瀍二水為三川、秦於河南置三川郡、桑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冢嶺山、酈

經上洛、弘農、河南縣、盧氏纍城、陽市、宜陽、洛陽、合伊瀍穀澗之水、至鞏縣而入河、又周禮豫州其川洛汭、此洛一名漆沮、出馮翊、此關輔之水、非河南洛也、又水經注云、洛水出灌水、東經洛縣、及新都、與蒲水合、此又在蜀土、

蒲有為

春秋說題辭云、洛出熊耳山、洛之為言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

河圖云、洛水地里陰精之宮、帝王明聖、龜書出文、天以與命地、以授瑞、據河合際、居中護群、王道和洽、吐圖佐神、逆名亂教、摘亡吊存、故聖人觀河洛也、

又春秋說題辭、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

淮南子云、洛水輕利、宜禾、

述征記云、洛水底有礬石、故上無水、

一統志、洛水源出陝西洛南縣冢嶺山、東流經河南河南府盧氏永寧宜陽洛陽偃師鞏縣入於河、

韎韐有疑

韎韐　并見瞻彼洛矣

孔氏云、韎韐是衣服之名、用茅蒐草染之、爾雅、一染謂之縓、韎韐是縓也、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云、韎韐、縕韍也、士縕韍而幽衡、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韎韐、韍之制似韠、

朱傳云、韎、茅蒐所染色也、韐、韠也、所謂韋弁、

以作大師

六師

劉公瑾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蓋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萬二千五百家為一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也、

鄉

鞞音俾 鞛音孔 又補頂反 遰音逝

傳云、容刀鞞也、

說文云刀室也、

左傳云、藻率鞞鞛、其疏云○

內則子事父母右佩遰、注云遰刀鞞也、

按鞞琫珌三字之義、爾雅無文、故此傳並釋容刀鞞也、

琫上飾、珌下飾、公劉傳云、下曰鞞、上曰琫、孔氏曰、鞞者

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曰

下曰鞞、上則有飾可名、故曰上曰琫、是毛說本矛盾、孔

亦不得已而為之辭也、釋名因之曰、下末之飾曰琕、琕

卑也、在下之言、鞞當是琕字、與毛公劉方傳同、杜氏左

傳注則以鞞為上飾、鞛為下飾、又倒置無據、劉規其過

是也、仲達不得為之俟陸、○

琫珌 珧音遙 璗音蕩 璆音虯 鐐音遼 珕音麗

琫珌

毛傳云、琫上飾、珌下飾、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

珌、大夫鐐琫而璆珌、士珕琫珕珌、

說文云、珧蜃甲、所以飾物也、

爾雅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

謂之鐐、郭璞曰、鐐即紫磨金也、

釋文云、璆音虯、玉也、鏐又作璆、玉也、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四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五目錄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五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五

小雅甫田之什

屏

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屏謂之樹。疏云，屏，蔽也。樹，主也。主牆當門，以自蔽也。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

郊特牲云，旅樹，大夫之僭禮。注云，旅，道也。樹，所以蔽行道。

明堂位云，疏屏，天子之廟飾。注云，屏，今桴思也，刻之為雲

樹上，子黃，大如小棗實，九月始熟。陶說非也。圖經云，寄生

云是烏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

似槐枝而肥脆。三四月開花黃白色，六七月結實黃色，如

小豆。

女蘿

毛公云，女蘿，菟絲，松蘿也。

陸璣云，菟絲蔓連艸上，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

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

本艸云，松蘿一名女蘿，生熊耳山川谷松樹上，五月採

蔦

爾雅云，寓木，宛童。郭云，寄生樹，一名蔦。

陸璣云，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

本艸云，桑上寄生，其實明目，輕身通神。一名寄屑，一名寓木，一名宛童，一名蔦。生弘農川谷桑樹上，三月三日採莖葉，陰乾。陶隱居云，桑上者名桑上寄生爾。詩云，施於松上，方家亦用楊楓上者，各隨其樹名之。生樹枝間，寄根在皮節之內。葉圓青赤，厚澤易折，旁自生枝節，冬夏生，四月花白，五月實赤，大如小豆。蘇恭云，此多生槲櫸柳水楊楓等

蔦與女蘿

樹上，子黃，大如小棗實，九月始熟。陶說非也。圖經云，寄生

云是烏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

似槐枝而肥脆。三四月開花黃白色，六七月結實黃色，如

小豆。

女蘿

毛公云，女蘿，菟絲，松蘿也。

陸璣云，菟絲蔓連艸上，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

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

本艸云，松蘿一名女蘿，生熊耳山川谷松樹上，五月採

者桐思以、訛謂之四鵫、

荆楚記云、鄧木鳥、鳶是也、

食療本艸云、食鶚肉、令人美髮、夫婦不和、與食、立相憐愛、

雅翼云、歸藏曰、有鳧鴛鴦、蓋鳬屬、雄名爲鴛、雌名爲鴦、大如鶩、杏黃色、頭戴白長毛、垂至尾、尾翅皆黑黃赤五采者、

有纓者、皆鸂鶒耳、

畢

月令云、羅罔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

大東傳云、畢所以掩兔、疏云、象畢星爲之、

廐

說文云、廐、馬舍也

曲禮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

周禮校人云、三乘爲阜、三阜爲繫、六繫爲廐、六廐成校、圉師掌、春除蓐釁廐、

釋名云、廐、鳩也、聚也、牛馬之所聚也、

左傳疏云、凡馬春分百艸始繁、則牧於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艸枯、則皆還廐、此周典之制也、

星經云、天廐十星、在騎北、主天子馬坊廐苑之官也、

藥性論云、松蘿能治寒熱吐客痰、

霰

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爾雅云、雨霓爲霄雪、疏云、水雪雜下也、因名霄雪、霄、卽消也、

月令、仲冬行夏令、則天時雨汁、注、雨雪雜下爲汁

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煖爲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爲雹也、盛

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

穀梁說云、雹者陰脅陽之象、霰者陽脅陰之符、

釋名曰、霰、星也、水雪相摶、如星而散、

宋書符瑞志云、韓詩曰、先集維霰、薛君注、霰英也、蒼葉謂之英、然則霰爲蒼霰、

埤雅云、說文曰、霰、稷雪也、閩俗謂之米雪、言其霰粒如米、所謂稷雪、義蓋如此、今名潘雪、亦名溫雪、

鷮

爾雅云、鷮雉、郭云、即鷮雞也、長尾走且鳴、
說文云、鷮走鳴長尾雉也、乘輿以尾為防釳、著馬頭上、
陸璣曰、鷮微小於雉、走而且鳴、色如雄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蔟毛長數寸、如雄雉尾角、肉甚美、故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
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多白鷮、
禽經云、火為鷮、亢為鷩、
薛綜云、雉之健者為鷮、尾長六尺、

青蠅

王充云、青蠅所汙、當在練素、
段成式云、青蠅糞能敗物、雖玉亦不免、所謂蠅矢點玉、
陸佃云、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傳曰、以冰致蠅、蠅逐臭者懷蛆、蒙利喜爆、惡寒、故遇冰輒側翅遠引、
劉執中云、蛆蟲變成者青蠅也、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蛆復變為蠅、穢敗於物無有紀極、

筵　詳見邶風席

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籍之曰席、
說文云、筵竹席也、周禮曰、度堂以筵、筵一丈、

釋名云、筵衍也、舒而平之、衍衍然也、
陳氏云、筵席之制、經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公食大夫蒲筵常、雀席尋、匠人明堂度九尺之筵、純緣之制、上不過黼、下不過緇布、
儀禮鄉射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蒲筵緇布純、西序之席北上、大射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於戶西南面、有加席、

核

天官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橑榛實、

射　互見[illegible]風射

傳云、燕射之禮、箋云大射
按天子諸侯射禮有三、曰大射、曰賓射、曰燕射、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賓射是諸侯來朝、天子入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燕射是息燕而與之射、其侯大射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張采侯、燕射張獸侯、其射之處則大射先習於澤、後射於射宮、天子射宮蓋在廟、鄉射記云、於郊則閭中、則天子大射亦在虞庠、諸侯在太學也、賓射天子在朝、射人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是也、諸侯在

國內與天子同在朝或國外相會則在竟故鄉射記云於竟則虎中也燕射則在於路寢以燕禮朝服於寢故也其耦則大射賓射王以六耦畿內諸侯以四耦畿外諸侯卿大夫士皆三耦燕射例同三耦而已此詩毛以爲燕射鄭以爲大射按燕禮大射禮諸侯與其臣行禮皆宰夫爲主人納賓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席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取觚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於筵前然後賓升筵是初筵析旋揖

讓之事也○飲酒孔偕云者二禮賓主獻酬及獻公之屬是也鐘鼓既設者燕禮云樂人縣又云若射如鄉射之禮鄉射云樂正遷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注云當辟射也然則此設鐘鼓亦爲將射改縣也王言縣階間有妨射位與國君大射軒縣及階間但有鼓者不同明天子大射當改縣矣燕射準鄉射自然當改縣也若舉酬逸逸者是二禮勝爵於公之後爲賓爲卿爲大夫舉旅之禮也卿射大夫士禮則無舉旅之文大侯既抗者燕射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鄉射記所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者也大射之侯則天子虎熊豹畿外諸侯熊麋犴畿內諸侯熊豹天子身射虎侯九十弓○畿外諸侯自射熊侯亦九十弓故大射禮謂熊侯爲大侯此大侯在天子則虎侯在國君則熊也○鄉射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既納射乃以三耦司正爲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所謂既抗者也鄭則以大射前射三日量人巾車已張三侯明天子三侯亦射前三日張之故以抗爲樹維於侯中然大射亦云張三侯不繫左下綱射末中車量人解

左下綱但將射乃繫左下綱之節或文不具耳○鄭不數的論也自是司射請射既射而若釋獲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於豐上司射及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及第三番用樂射不勝者升飲亦如初儀所謂不勝之爵也孫是則旅酬及於士而禮終矣○

於彼有的

子孫其湛　其湛曰樂　各奏爾能

此燕射大射之禮、大射賓燕也、毛說以此為燕射、至此章
籥舞笙鼓十句所說不明、王肅以為燕樂之義、將射節
進樂其先祖、故言烝衎、非是賓祭、不思祭祀感神祇福
與燕何涉、可謂牽率之甚矣、其釋賓載手仇十句云、主
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以射、主人亦入於次、又
射以耦賓、致之禮、則請射者司射、非主人自請也、耦者
有司所從、非賓自取也、不知毛何以云然、亦傳稱燕侯
白質、諸詩及三耦、皆據燕射、又引大射賓縣之文、未知
朱子之意、以此為大射乎、抑燕射乎、

的　五尺、舞[illegible]

傳云的質也、孔氏云周禮鄭衆馬融注皆曰、十尺曰侯、四
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為質、王肅云質方六寸、鄭以大射
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
中所居侯中三分之一、此傳惟云的質也、蓋亦以為許射
虞與鄭同、燕射則張麋侯白質者、

子孫奏能

鄭氏云、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
尸之禮、

室人入又

劉瑾云、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獻尸、尸飲畢、酢之、長
兄弟受而奠爵、少牢下篇三獻無後亦有上人洗觶酌獻
之禮、各奏爾能、謂此類與、

室人

孔氏曰、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
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食、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
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為
加爵、又曰、衆賓長為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
為加、是賓爭持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也、特牲止有賓客為

既立之監

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為加爵者天子之禮大
故佐食亦為加也、

特牲記云、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佐食當
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凡祝呼佐食許諾、佐食
於旅、齒於兄弟、

監

朱子云、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
正以監之、察儀法也、

鄉飲酒禮鄉射禮曰、作相為司正、燕禮曰射人為司正、大

或佐之史　俾出童羖

射曰、擯者遂為司正、

史

呂東萊云、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立之監、即執法也、卿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

周禮、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讀四方之事、書掌書王命、外史掌書外令、達書名於四方、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禮記云、史載筆、士載言、又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大戴禮云、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

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

左傳云、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史通云、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皆軒轅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官、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

羖

羭音余　羖音古　玄衮及黼　觱沸檻泉

爾雅云、夏羊、牡羭、牝羖、注云、夏羊、黑羖攊也、今人便以牂羖為白黑羊名、

羅氏云、羖本夏羊牝者之名、吳羊白、夏羊黑、羖羊之角、主明目安心、益氣輕身、辟鬼魅虎狼、療疥蟲毒、結氣、止寒泄、為用最大、而詩云俾出童羖、會曰必無之物、猶言而無實、不為用也、羖在今世、但為黑羊之名、不取牝義、而沓又通於牯、故本艸羖羊條注、稱牯羊、牯乃牡之名

鎬

鄠縣志、周武王宮、即鎬京也、在京兆府長安縣西北十八

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此、鎬京遺址淪陷焉、

括地志、滈水源出長安縣西北滈池、北流入渭、

盟會圖云、豐鎬相去二十五里、

一統志、鎬水在陝西西安府城西北十八里、上承鎬池、下流合滈池水、鎬京城在咸陽縣西南、

黼

賈氏曰、黼謂白黑為形則斧文　詳見九罭衮衣

檻泉

爾雅云、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

涌泉

釋名云、水正出曰濫泉、濫銜也、如人口有所銜、口閉則見、

芹

爾雅云、芹楚葵、注、今水中芹菜、

本艸、水芹味甘平、主養精保血脉、益氣令人肥健、嗜食、一名水英、陶隱居云、二三月作英時、可作菹及熟爚食之、又有渣芹、可生噉、別本注云、芹有兩種、荻芹取根白色、赤芹取莖葉、並堪作菹、圖經云、生水中、葉似芎藭、花白色而無實、根亦白色、玉篇云、水芹置涌泉中香美、高田者名白芹、

周禮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兔醢、

呂氏春秋、伊尹曰、菜之美者、雲夢之芹、

埤雅曰、芹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葵美、故列子以為客有獻芹者、鄉豪取而嘗之、蜇口慘腹、

邪幅

傳云、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箋云、如今行縢、偪束其脛、自足至膝、疏云、邪纏於足、謂之邪幅、

釋名云、偪、今謂之行縢、言以裹脚、可以跳騰輕便也、

左傳云、帶裳幅舄、昭其度也、

內則子事父母有偪、

紼

釋水云、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孫炎曰、紼大索也、李巡曰、繂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緌繫也、

爵

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禮記云、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又云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禮含文嘉云、殷爵三等、周爵五等、

祿

貜音钁 玃音加

猨古𤞞反 獑音(?)誤

爾雅云猱蝯善援貜父善顧注云猱蝯便攀援貜父貑貜也似獼猴而大色蒼黑能貜持人好顧眄

說文云夒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

陸璣云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貜長臂者為猨猨之白腰者為獑胡獑胡猨駿捷於獼猴其鳴嗷嗷而悲

廣雅云[illegible]目獼猴也

顏師古云貜善拂扰

相如賦蛭蜩貜猱顏注今戎皮為鞍褥者非獮猴也

陸佃云狨蓋猱狄之屬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猿長尾尾作金色俗謂之金線狨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為臥褥鞍被坐毯中矢毒即自齧斷其尾以擲之獵一名猱顏氏以為其尾柔長可藉故其制字從柔以此故也

嚴粲云猱即王孫也杜詩覓胡孫是也

元康地記云猿與獼猴不共山宿臨旦相呼

王延壽王孫賦云儲糧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緣百仞之高木攀窮枝之長枝

柳子厚云猨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靜以恒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齕投注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

江表地記云[illegible]山有山猿赤色

鳥獸攷云猿詩謂之猱性躁而多智

隋

[illegible]附狨猱也狐狨衣之華皮

髦

髳云髳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

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括地志姚府以南古髳國之地有髳州

一統志雲南姚安府定遠縣唐初置西濮州貞觀中改髳州姚安軍民府大姚縣唐屬髳州

緇撮

儀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注缺讀如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繻亦縣圍頍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又

云賓筵前正纚、右手執項、左手執前、

郊特牲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前聞也○冠而敝之可也○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諸侯下達、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雜記、大白緇布冠不緌、又曰、大夫卜宅與葬日、緇布冠不緌、

陳氏云、緇布冠、有前有項、纓屬于缺、無緌、後世以尊者不可無飾、故加繢緌、用於始冠、及大夫之卜宅與葬日而已、庶人或以為首服、用於始冠、則玄端玄裳、黃裳、雜裳、緇帶爵鞸、用於卜宅與葬日、則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若

庶人則深衣、為庶人雖服委貌、而儉者服緇布、謂之緇撮○則無染矣、

吉

左傳、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

國名記云、邳、黃帝之宋、見詩風俗通云、殷時侯國、一作吉、

潛夫論云、邳與姞仝、而字異、

唐宰相世系云、吉氏出自姞姓、黃帝裔伯儵封於南燕、賜姓曰姞、

厲

箋云、鞶必垂厲為飾、厲字當作裂、

內則、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云、此是鄭義、若如服杜左傳鞶厲注、則以鞶為大帶、厲是大帶之垂者

小爾雅云、帶之垂者謂之厲○

蠆

詩義疏云、蠆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蚊、幽州謂之蠍、

通俗文云、長尾為蠆、短尾為蠍、

左傳云、蠆有毒、

蠆陝方云、蠍、中國多此、江南無也、

陶隱居云、蠍有雌雄、雄者螫人、痛止在一處、雌者痛牽諸處、

陳柯古云、鼠負巨者、多化為蠍、蠍子多負於背、蠍前謂之螫、後謂之蠆、嘗為蝸牛所食、以迹規之不能去○

雅翼云、說文蠆字象形、蓋象其蠆螫尾之形、蜥蜴能食之、

藍

爾雅云、葴、馬藍、郭云、今大葉冬藍也、孫云、今爲澱者是、
夏小正曰、五月、啟灌藍蓼、啟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叢生者也、記時也、
禮記曰、仲夏令民毋艾藍以染、注云、爲傷長氣也、六月藍始可別、
蘇恭云、藍實有三種、一種圓徑三寸許、厚三四分、出嶺南、名木藍子、菘藍堪切爲澱、本艸經所用乃是蓼藍實、其苗似蓼而味不辛者、菘藍惟堪染青、蓼藍不堪爲澱、惟作碧色、

圖經云、藍實、人家蔬圃中作畦種蒔、三四月生苗、高三二尺、葉似水蓼、花紅白色、實亦若蓼子而大、黑色、五六月採實、即蓼藍也、菘藍、即爾雅所謂馬藍、又福州有一種馬藍、四時俱有、江寧有吳藍、二三月生、如蒿葉青、花白、
荀子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
四民月令、榆莢落時可種藍、五月可刈藍、六月可種冬藍、
齊民要術云、種藍一同葵法、藍三葉澆之、薅治令淨、五月中新雨後、即杖栽之、

不盈一襜

襜

我任我輦

爾雅云、衣蔽前謂之襜、郭璞云、今蔽膝、

肅肅謝功

輦 五見車攻徒

說文、輦、車也、从車扶在車前引之也、扶音伴、並行也、从兩夫、
漢書注、駕人以行曰輦、

謝 詳見王風中

水經注云、沘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出謝城北、
國語注、鄭南謝北、虢鄶在焉、

白華菅兮

白華 詳見陳風菅

爾雅云、白華、野菅、

滮池北流

滮池

水經注、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於鄗、世傳以爲水名、
九域志、京兆府水池、接十道志名滮池、亦名聖女泉、
一統志、鄗水下流合滮池水、滮水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發源咸陽縣之滮池、西北合鎬水、

卬烘于煁

煁

爾雅云、煁、烓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

說文曰、竹簏也、
孔氏曰、燧者無釜之竈、上以燃火炤物、若今火爐

有鶖在梁

鶖

爾雅云、鶖鶬鴰、鶖鶬鶬性貪惡、俗呼禿鶖、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劉楨賦云、綠頸蕉鶖、鶖色蒼青也、
古今注云、扶老禿鶖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鬪、好啖蛇、
禽經云、扶老強力、注、食之益人氣力、走及奔馬、
說雅孔云、貪惡之鳥、野澤所有、

有扁斯石

止于丘阿
止于丘隅

石

傳云、王乘車履石
夏官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先鄭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
禮書云、乘石、王與后乘車、於是登降也、設于兩階、

丘阿丘隅

傳云、丘阿曲阿也、
鄭注大學、止於丘隅云、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疏云、岑謂巖險、蔚謂草木蓊蔚、

有豕白蹢

[illegible]

豕

爾雅云、豕子豬、豶豶、幺幼、奏者豱、所寢檜、四豴皆白豥、其迹刻、絕有力豜、五尺為豝、
方言云、豬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西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其子謂之豚、或謂之貕、吳揚之間謂之豬子、
易睽上九曰、見豕負塗、大畜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姤初六曰、羸豕孚蹢躅、說卦曰、坎為豕、
禮記曲禮曰、凡祭豕曰剛鬣、豚曰腯肥、又曰、士無故不殺犬豕、月令曰、孟夏天子以彘嘗麥、王制曰、秋薦黍以豚、

韓詩說云、犬喜雨、馬喜風、豕喜雨、
春秋說題辭曰、斗星時散為彘、四月生應天理、
淮南子云、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
山海經云、貓豬、大者肉至千斤、蒙豬狀如豚而白毛、毛大如笄而黑端、
五行傳云、聽之不聰、則有豕禍、
埤雅云、豕喜雨、而躁、句鷸又其躁者、

有豕白蹢

蹢

傳云、蹢蹄也、

無思犹矣

說文云、往之也、

淲

說文云、水滴流也

苕之華 苕音條 蕘音澆

苕

爾雅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郭璞曰、一名陵時、本草云、
紫葳云、詩苕之華、鄭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璣亦言其
華紫色、而此云黃白者、蓋就紫色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
將落、則全變為黃、故詩曰芸其黃矣、
陸璣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

可染皁、煮以沐髮即黑、葉青如藍而多華、
廣志曰、苕州色青黃紫華、十一月稍下種之、蔓延盛茂、可
以美田、葉可食、
本草云、紫葳一名陵苕、一名茇華、生西海川谷、及山陽、圖
經云、陵霄花也、多生山中、人家園圃亦或種蒔、初作藤蔓
生、依大木、歲久延引至巓、而有花、其花黃赤、夏中乃盛、
埤雅云、此華亦蹁絡石樹、盛夏視之如錦繡、不可仰望、露
滴目中有失明者、

牂羊墳首

牂

有棧之車

爾雅云、羊牡粉、牝牂、郭云、謂吳羊、
博雅云、吳羊牝一歲曰牸羝、三歲曰牂、

棧車

傳云、棧車、役車也、箋云、棧車輦者、疏云、有棧是車狀、非士所乘
之棧也、庶人乘役車、稱蜱言役車其任是矣、彼不以今說
知不與此同、詩解云、棧說不分曉、不如經以為士之棧車、
春官巾車云、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棧車不革輓而
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
考工記云、飾車欲侈、棧車欲弇、

詩經圖文合攷卷十五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六目錄
大雅
商　艘
祼將　冔
遵　彝
任　嬪
京　洽
陽　嘉
文定厥祥　親迎

造舟　莘
牧野　騵
鷹　瓞
陶復　穴
岐　堇
錫　契
司空　皋門應門
冢土　問
棫　混夷

虞芮　樸
旗　綱
紀　旱
鳶　楛
瓚　清酒
在宮　工國
菑　翳
栵　檉
椐　檿

柘　家
阮徂共　旅
鮮原　夏
鉤援　臨
衝　崇
類　禡
靈臺　囿
虡業　賁
鏞　辟廱

碑祿圖　亳
蒙陂　豐
淢　豐水
皇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六終

有商孫子

殷士膚敏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七

大雅文王之什

商

鄭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孔氏曰湯取契之所封以為代號

皇甫謐云在上洛商縣

括地志商州城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禹所封

補傳云地有商山因是得名

一統志陝西西安府商縣在府城東南二百六十里本契始封地商洛山在縣東南九十里

殷

鄭氏曰湯始居亳之殷地孔氏曰殷是亳地之小別

書序云盤庚將治亳殷注商家改號曰殷

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

黄氏曰三亳南亳北[illegible]亳殷也南亳今應天府穀熟縣北

亳，兗州汶城縣亳觀，河南偃師縣，

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稱商，自盤庚既都亳，於是殷商兼稱，或單稱殷，

裸將

周禮小宰，祭祀，贊王裸將之事，注云，將，送也，贊王酌鬱鬯之酒以獻尸，謂之裸，裸之言灌也，明不為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又云，凡賓客，贊祼，內宰，后祼獻，則贊，凡賓客之祼獻皆贊，大宗伯，大賓客，攝而載果，小宗伯，凡祭祀賓

客，以時將瓚果，肆師，祭祀賓客，贊祼將，鬱人，凡祼事，和鬱鬯，司尊彝，祠禴，祼用雞彝鳥彝，嘗烝，祼用斝彝黃彝，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行人，諸公，再祼而酢，侯伯子男，一祼而酢，

禮器云，諸侯相朝，灌用鬱鬯，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既灌然後迎牲，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又云，獻之屬莫重於祼，

冔

説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注云，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

以自覆飾也，冔所以自光大也，其制之異未聞，孫云，齋謙禮冕制度，弁冕，周禮弁冕相參，孤之冕，以木為幹，廣八寸，長尺六寸，續麻三十升布為之，上以玄，下以纁，前後有旒，黄冔各有差等，但夏殷禮亡，制與周異，故其未聞，

禮記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陳祥道云，皇收而下皆冕也，

世本云，胡曹作冕，注云，黄帝臣也，蓋冕服起於黄帝，加飾起自唐虞，

白虎通云，殷冔謂之翔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翔張而

後浮并，故謂之冔，

論語疏云，冕，俛也，以其前高後下，有俛仰之形，故因名焉，

適

左傳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

公羊傳云，立適以長不以賢，

禮書云，父服長子三年，祖服適孫朞，以其傳重也，

摯

周語，摯疇之國滕大任，注云，摯疇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

唐書世系表云祖己七世孫曰成徙國於摯、

國名記云摯之平輿有摯亭、

一統志云平輿故城在河南汝寧府城東、

摯仲氏任

任

國語司空季子云黃帝之子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

玉海云仲虺居薛、臣奄祖己皆奚仲裔、

曰嬪于京

嬪

釋親云嬪婦也、

書曰嬪于虞、

曰嬪于京

京

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

在洽之陽

洽

地里志云左馮翊郃陽縣在郃水之陽、

水經注云郃陽城南有瀵水東派注於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前有碑去城十五里水即郃水也縣取名焉、

一統志陝西西安府同州郃陽縣在州城東北百二十里、以在郃水之陽故名郃水在郃陽縣東南西北經縣北東入黃河縣東四十里有太姒墓、

在洽之陽

陽

穀梁傳云水北爲陽水南爲陰、

文王嘉止

嘉

朱傳云嘉婚禮也、

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文定厥祥　親迎于渭

文定厥祥

朱傳云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

士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鴈請問名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

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請期如納徵禮記曰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

周禮媒氏云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丞人云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

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疏義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

賈公彥云納幣士大夫以玄纁束帛天子加穀圭諸侯加大璋庶人用緇無纁

孔穎達云納幣亦謂之納徵

親迎于渭

親迎

郊特牲曰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昏義云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昏禮記曰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禮書趙氏曰王者之尊天下莫敵故嫁女則使諸侯主之迎諸侯諸侯莫敵有其室若居萬乘之尊行親迎之禮則何莫敬之有乎夫子對哀公云云非為天子發也左氏謂

諸侯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其說不能全與經合當從趙氏為正

造舟為梁

造舟

釋水云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郭璞曰造舟比船為橋維舟維連四船方舟并兩船特舟單船泭并木以渡

孔氏曰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為等差耳

左傳疏云造為至義言船相至而並比

纘女維莘

莘

世本云莘姒姓禹後

應世系表啟封支子於莘

水經注云郃陽城故有莘邑太姒之國

國名記云今同之夏陽漾郃陽有太姒冢城祠廟皆敬宜生求有莘氏美女獻紂周代有神降之本號地大名之莘縣有莘亭亦國也祥蔡管城陳留俱有莘

一統志莘城在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本莘國

牧野

牧野

牧、說文作坶、

周書牧誓云、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注云、紂牧郊

三十里地名牧、孫云、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

周書克殷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

水經注云、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坶

野之地、故詩稱坶野洋洋、竹書紀年曰武王率西夷諸侯

伐殷、敗之於坶野、

皇甫謐曰、在朝歌南七十里、

一統志、河南衛輝府汲縣、本殷牧野之地、牧野在府城南

陵西祉朝歌之南武王伐紂陳師於此

駟騵彭彭

騵

爾雅云駵馬白腹騵、注云、駵赤色黑鬣、

檀弓云、周人尚赤、戎事乘騵、

傳云、騵、言上周下殷也、

埤雅云騵从縓省、縓淺赤也、

時維鷹揚

鷞古來

鷹

爾雅云、鷹鶆鳩、注云、鶆當為鷞、左傳作鷞鳩是也、

月令云、仲春鷹化為鳩、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王

制云、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陳氏曰仲秋也、

左傳、郯子曰、少皞氏鳥師而鳥名、爽鳩氏司寇也、杜預曰、

爽鳩、鷹、鷙鳥也、故為司寇主盜賊、

運斗樞云、瑤光星散為鷹、主秋之日、鷹鷙擊、

廣志云、有雉鷹、有蒐鷹、一歲為黃鷹、二歲為撫鷹、三歲青

鷹、胡鷹獲麞、

禽經云、鷹不鷙伏、鶻不鷙妊、

晉魏彥淵賦云、資金方之猛氣、擅火德之炎精、指重十字

尾貴合盧、立如植木、望似愁胡、觜全劍利、脚等荊枯、亦有

白如散雪、赤如點血、大文若錦、細斑似纈、眼類明珠、毛猶

霜雪、身重若金、爪剛如鐵、生於窟則好眠、采於木則常立、

雙骹長則起遲、六翮短則飛急、毛衣屢改、厥色無常、寅生

酉就、總號為黃、二周作鷂、千日成蒼、雌則體大、雄則形小、

過犬驚猶、得人則擾、

埤雅云、鶬次赤也、頂有毛角微起、今通謂之角鷹、

鳥獸攷云、鷹類甚衆、維角雕黃者、以鷹名、然角鷹有二種、

一種青脚有毛、一種兩脚無毛、名鷲鷹角鷹、

瓞

爾雅云、瓞瓝其紹瓞。舍人曰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漢中小瓜曰瓞、孫炎曰瓞、小瓜、子如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邢昺曰瓜本有二種、大曰瓜、小曰瓞、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瓝、故謂之瓞、瓞是瓝之別名、

陶復

疏云、陶瓦瓷竈也、復地室也。復者地上為之。穴者鑿地為之。

朱傳云、陶窯竈、復重窯、穴土室也、

攷工記云、摶埴之工陶旊、有虞氏尚陶、

尸子曰昆吾作陶、

周書曰、神農耕而作陶、

賈公彥云、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上為之、謂之為複。言於地上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竈、複穴皆開其上取明、

穴

說文云土室也。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

禮運云、先王未有宮室、冬居營窟、夏居橧巢、

岐

郿縣志云、岐山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岐山縣東北十里、地里志右扶風美陽縣、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水經注岐山、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水北卽岐山、河圖括地象云、岐山在崑崙東南、為地乳、上為天麋星、一統志岐山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亦曰天柱山、其峯高嵸、狀若柱然、禹貢導汧及岐、太王邑於岐山之下、文王時鳳鳴岐山、皆此也、俗名鳳皇堆、

堇

毛傳云、堇菜也、

詩緝云、孔氏謂堇卽烏頭、則與鴆毒同類、非荼菜可食之類矣、荼雖苦得霜甜脆、故可言如飴、烏頭毒物、不可食、何繇知其如飴乎、毛氏以堇為菜、不言毒物

內則云、堇荁枌榆、注云、荁似堇而葉大、

公食禮鉶芼皆有滑、注云、滑堇荁之屬、

說文云、堇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

爾雅云、蘦苦菫郭云、今菫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
者、
本艸菫汁味甘、唐本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菫
菜葉似蕺花紫色、
朱傳云、菫烏頭也、
爾雅云芨菫艸、郭云、即烏頭也、江東呼為菫、音靳
晉語驪姫寘菫於肉、賈逵曰、菫烏頭也、
國策云、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其雖偷充腹、而與死
同患也、

廣雅云、附子一歲為萠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
為烏頭、五歲為天雄、
本艸云、冬月採為附子、春採為烏頭、烏頭味辛甘溫大熱、
有大毒、一名奚毒、一名即子、一名烏喙、三寸以上為天雄、
陶隱居云春時莖初生有腦、形似烏鳥之頭、故謂之烏頭、
有兩岐、共蔕狀如牛角、名烏喙、喙即鳥之口也、吳氏本艸
云、烏頭一名莨、一名千秋、一名毒公、一名果負、一名耿子、
禹錫等云、正月始生葉厚、莖方中空、葉四四相當、與蒿相
似、圖經云、烏頭、烏喙、天雄、附子、側子、都是一種、冬至前將
陸田耕五七遍以豬糞糞之逐月耘耔、至次年八月後方
成、苗高三四尺、莖四稜、葉如艾、花紫碧色、作穗、實小黑如
桑椹、本只種附子一物、至成熟後有四物、長三二寸為天雄、附子角
尖牙角為側子、絶小者亦名側子、元種者為烏頭、其餘大
小者為附子、

錫

內則云、棗栗飴蜜以甘之、
釋文云、飴、餳也、
方言云、餳謂之張皇、飴謂之餧、謂之餹、

說文云、飴、米蘗煎也、餳、飴和饊者也、
釋名云、飴小弱于餳、形怡怡然也、

契

周禮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
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卜師凡卜事、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士喪禮楚焞置于燋、在龜東、
陳祥道云、燋炬也、契灼龜之木也、契謂之焌、亦謂之楚焞、
焌其材也、焞其體也、契其用也、
羅氏云、禮圖契焞以荊為之、又以荊者、凡木心圓、荊心方、

卦之德方以知、以其德方、故以方木灼龜也、

司空

尚書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又曰司空
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禮記云、司空執度度地、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元命包云、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空、主水、
書大傳云、溝瀆壅遏水為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
家語曰、司空之官以成禮、度量不審、舉事失禮、都鄙不修、
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

白虎通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而言空、空尚主之、況於實乎、
漢官解詁云、下理坤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
瑯濟要略云、冬官司空、掌邦事、營城郭都邑、立社稷宗廟、
造塋宅器械、監百工、

延土皋門
也土應門

皋門　應門

毛云、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箋云、諸侯之宮
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
疏云、毛云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毛以諸侯之門不名皋
應、與鄭別、

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
朱子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
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為天
子之門明矣、意者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
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
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先鄭注云、王有五門、外曰
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
玄謂雉門三門也、又云、匠人營國、應門二徹三个、王宮門
阿之制五雉、

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
禮書云、皋門之內、外朝也、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
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訟、詢大事在焉、
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大僕正王之
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大僕正其位、掌擯
相、而族人朝焉、諸侯之外門曰庫門、魯以周公之故、猶不
可稱皋門應門、特為皋應之制而已、
攷索云、皋者遠也、明最在外、故曰皋、應門者、則居此以應
治也、

迺立冢土

冢土　詳見前四社

傳云冢土、大社也、箕太王之社遂為大社、

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

禮書云、王之大社、土五色而冒以黃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壇北面社嚮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栢、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為之、

亦不隕厥問

問

詩曰小聘曰問、

大宗伯云、賓禮時聘曰問、

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聘禮云、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為介、三介、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

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柞棫拔矣

棫

爾雅云、棫白桵、郭云桵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

陸璣云、王蒼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桵直理易破可為犢車軸、又可為矛戟鈐、今人謂之白桵、或曰白柘

混夷駾矣

混夷

箋云、混夷狄國也、詳見出車西戎

虞芮質厥成

虞芮

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故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閒原在河北縣西六

十五里、

晉太康地記云、虞西百四十里有芮城、

郡縣志云、閒原在平陸縣、即虞芮爭田讓為閒田之所、

史記注引地里志云、虞在河東太陽縣、芮在馮翊臨晉縣、

正義云、注引芮在臨晉者恐疎、閒原在河東、與虞芮相接、臨晉在河西同州、非臨晉芮城明矣、

一統志平陸縣、在山西平陽府解州東南九十里、芮城縣在州西南九十里、閒田在平陸縣西五十里、即虞芮相讓之地、俗呼讓畔城、

樸

傳云、樸、枹木。

爾雅云、樸枹者、郭云、樸屬、叢生者為枹。

槱

箋云、祭皇天上帝及三辰、聚積以燎之。陳氏月令注、皇天為北辰耀魄寶、上帝為五帝、三辰即宗伯所云日月星辰也。

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云、禋之言煙、槱、積也。詩

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

禮記月令云、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

綱紀

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

尚書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旱

地里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

曹氏曰、旱山、嶓冢山之傍、與梁鹿相近、故取以興焉。

周地圖記云、山上有雲即雨。

一統志、陝西漢中府南鄭縣附郭、府城西南六十五里有旱山。

麓

穀梁傳云、林屬於山曰麓。

陳書應物云、麓、林之大者。

釋名云、山足曰麓、麓、陸也、言水流順陸燥也。

周禮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

罰之、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

楛

陸璣云、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為牛筥箱器、又屈以為釵。

禹貢荊州貢楛、注云、中矢幹、出雲夢之澤。

瓚　玉見衛風圭斯干璋文王璋瓚

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

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注、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

有絜、口徑一尺、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注云
瓚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凡流皆為龍口、三璋之勺、形
如圭瓚、
白虎通云、玉瓚、宗廟之盛禮也、玉飾其末、君子之性、金飾
其中、君子之道、
禮書云、王之肆先王、禮賓客以祼圭、后之亞祼、與王之巡
狩以祼璋、圭璋其柄、瓚其勺也、
羅氏云、瓚與鬯皆陰、而玉為陽物、圭璋又東南陽方之玉、
故假之燠於無陽也、

禮圖云、圭瓚如槃、大五升、口徑八寸、深二寸、璋瓚口徑四
寸深二寸、

清酒

箋云、祭祀之事、先為清酒、
周禮酒正、辨三酒之物、三曰清酒、注云、今中山冬釀接夏
而成、

在宮　辟廱別載

箋云、宮謂辟廱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
周禮外饔、邦饗耆老、掌割亨之事、酒正、饗耆老共其酒、然

酌數、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
二曰養老、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司門以其財養死
政之老、槀人、饗耆老、共其食、羅氏、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
國老、
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
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
學、達於諸侯、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殷人
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
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

燕衣而養老、殷人縞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凡三王
養老皆引年、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文王
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
合舞、秋頒學合聲、又云、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
設三老五更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
脩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有司告樂闋、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內則云、
凡養老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
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樂記云、食

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禮書云、天子之於老、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兜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兜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槁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

維此二國

二國

傳云、殷夏也、

帝王世紀曰、禹受封爲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即天子位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

一統志河南開封府鈞州、本夏禹所封地、秦爲陽翟縣、安邑縣在山西平陽府、

其菑其翳

菑

釋木云、立死、菑、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菑、

孔氏云、立死之木、妨它木生長、故曰菑也、

其𦼮其翳

翳

釋木云、斃者翳、郭云、翳樹陰翳覆地者也、

孔氏云、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蔭翳、故曰翳也、

其灌其栵

栵

爾雅云、栵、栭、郭云、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可食、今江東亦呼爲栭栗、

陸璣云、樹如檢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

內則云、芝栭蔆椇、鄭氏云、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

其檉其椐

檉

爾雅云、檉、河柳、郭云、今河旁赤莖小楊、

陸璣云、生水旁、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如松、

本艸云、赤檉木皮赤色葉細、其中木脂、一名檉乳、衍義云、人謂之三春柳、以其一年三秀也、花肉紅色、成細穗、河西者、戎人取滑枝爲鞭、

南都賦註、檉似柏而香、

雅翼云、天將雨、檉先起氣以應之、故一名雨師、亦能負霜雪、大寒不彫、有異餘柳、

通志云、大概松杉之類、而意態似柳、故謂之檉柳、其材可卷爲盤合、又有一種名赤楊、又名水楊、與檉相似、而植之水邊、其葉經秋盡紅、人多植於門巷、

椐

爾雅云椐樻郭云腫節可以爲杖

陸璣云節中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及杖弘農郡北山甚有之

本艸云靈壽木作杖令人延年益壽圍長皮紫

漢書孔光傳賜靈壽杖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山海經云廣都之野靈壽實華

王登頌云寄幹堅正不待矯揉

檿

爾雅云檿桑山桑注云似桑材中作弓及車轅

禹貢青州厥篚檿絲注云檿桑蠶絲中琴瑟弦

攷工記云弓人取材檿桑次之

管子五粟之土其檿其桑

師古云山桑之有點文者

卷木攷云繭生山桑不浴不飼居民取之製爲紬久而不敝

柘

月令云季春無伐桑柘

投壺云矢以柘若棘

攷工記云弓人取材柘爲上

周書云季夏取桑柘之火

淮南子云八月其樹柘

四民月令云柘染色黃赤人君所尊

蠶書云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絃清鳴響亮

埤雅云柘宜山石古今注柘實曰佳佳言佳鳥性所食

本艸衍義云柘木理有紋亦可旋爲器

按鄭箋云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其刊除之次陸農師論之詳矣作屏修平啓辟攘剔八字皆刊除之義也蓋歸周者日衆地無所容故伐木以立田宅無暇論其材之美不美以去留之也自程子有修治叢刊及剔去繁冗之說而朱子因之故後人遂謂去惡木以存美材不知檉可入藥爲器椐中爲杖亦何嘗不可用而併啟辟之乎

密

傳云密須氏

地里志、安定郡陰密縣、詩密人國、
國名記、予爵世本云、商有密須、文王伐之、晉有密須之鼓、
杜預謂姞姓國在安定陰密、今涇之靈臺也、史索共、是河
南密九域志以為鄭之密城、皆非、
一統志、陝西平凉府涇州靈臺縣、在州城南九十里、古密
須之國、
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
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欲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
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
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
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
文王、
左傳云、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

阮徂共

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文王伐之、
孔氏云、毛以徂為往、阮共為周地、密須所侵也、
魯詩說云、阮徂共、皆國名、
張氏云、阮國名、共阮國之地名、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即

共也、
民族略云、阮諸侯國、在岐渭之間、

旅

傳云、旅地名、疏云、毛意以旅為周地、
孟子疏云、大雅曰、以遏徂旅、孟子曰、徂莒者、案春秋書莒
子盟于密、則莒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其
旨同也、
左傳注云、莒今城陽莒縣、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
按古莒國、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漢之城陽國也、去密須

殊遠、孟子疏非也、

鮮原

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
爾雅孫炎注云、別不相連也、
疏云、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
於程、蓋謂此也、
前漢地里志、安陵、顏注曰、闞駰以為本周程邑、
通鑑外紀云、西伯自岐徙鮮原、在岐之陽、不出百里
宋傳云、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

不長夏以革

國名記云、在今咸陽、亦在岐南、與畢陌接、所謂畢程、孟子言文王卒于畢郢、

夏

箋云、諸夏、

說文云、夏、中國之人也、徐鍇曰、象有威儀文飾、備具、行遲也、

師古漢書注曰、夏、大也、言大於四夷、

以爾鉤援

鉤援

孔氏云、鉤援一物、所以鉤引上城者、墨子稱公輸班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

與爾臨衝

臨

朱傳云、臨、臨車、在上臨下者也、

禮書云、楚子使解揚登樓車以告宋人、蓋臨車之類、

衝

朱傳云、衝、衝車、從旁衝突者也、

禮書云、墨子有備衝之篇、荀子曰、渠衝入穴而求利、楊子曰、衝不薺、皆言衝車之大也、孫武曰、攻城之法、修其櫓轒轀、轒轀四輪車、蓋衝車之類也、

以伐崇墉

崇

朱傳云、崇、今京兆府鄠縣、

一統志、陝西西安府鄠縣、夏時扈國、殷為崇國、

史記云、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後赦、西伯受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說苑、文王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余將來征之、乃伐崇、令毋殺人、壞室、填井、伐樹木、動六畜、崇人聞之、因請降、

是類是禡

類

爾雅云、是禷是禡、師祭也、疏云、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郊、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是用尚書說為義也、

書曰、類于上帝、

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肆師類造上帝則為位、大祝六祈一曰類、大師類上帝、注祝掌類造之祝號、

禮記、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注云帝

謂五德之帝、

禮書云、類皆有所祈、其禮劣於正祭與旅、

禡

爾雅云、禡師祭也、

禮記云、天子出征、禡於所在之地、

周禮小宗伯、甸役之禱祠、肆儀為位、肆師四時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注云、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云甸祝掌表貉之祝號、大司馬教振旅、有司表貉、敘大閱、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

公羊說云、師出曰祠兵、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

應劭云、至所征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

致索云、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管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豈軍法之興始此、故後世因祭之與、

靈臺

箋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孫云靈臺在國之西郊、與辟廱同處、

易乾鑿度云、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

易是類謀云、作靈臺受赤符丹書、

含神霧云、作邑於豐、起靈臺、

禮含文嘉云、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察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端、應神明之變化、覩因氣之所驗、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與稼穡之根、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水泉川流無滯寒

泰署之災禾盡燔燬、

禮統云、所以制靈臺何、以尊天重民、備災御患也、夏為清臺、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為清臺、殷為神臺、周為靈臺、何貴者、與天而王、天者稱神、丈者與地而王、地者稱靈也、

援神契云、靈臺、攷符、居高顯、聖王所以宣德察微

五經通義云、靈臺在於野中國之南、附近辟雍、積土增崇、其高九仞、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

春秋左傳云、公既視朔、而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故也、

說苑云、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

三輔黃圖云、文王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四百二十步、

三輔故事、靈臺在豐水東、

一統志、靈臺在西安府鄠縣東、靈囿在鄠縣東三十里、囿中有沼曰靈沼、

按明堂、辟廱、靈臺、大廟、四者先儒多合為一、歷代紛爭、

皆不能決、惟東萊之論為得、文多不載、文王靈臺當在鄠縣、平涼府靈臺縣、又有靈臺相傳文王伐密後所作、攷諸緯書皆云文王伐崇、作靈臺、不云伐密而作之也、三輔黃圖說臺囿沼異處、或以鄭駁異義云同言靈者、於臺下為囿沼、疑黃圖所言為謬、不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據黃圖所說臺囿沼與長安相去里數、不過十里、即於囿中設為臺沼、亦何患於不容乎、黃圖得其實矣、

囿

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

風俗通云、囿者、畜魚鱉之處也、囿猶有也、

說文云、囿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囿、

白虎通云、苑囿所以在東方何、苑囿養萬物者也、東方所以生也、

周禮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呂覽云、昔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

周語云、藪有圃艸、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

淮南子云、湯始作囿、以奉宗廟鮮犞之具、

穀梁傳疏云、徐邈何休皆曰、天子囿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未審據何為說、

隋天文志云、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

管子云、武王有靈臺之囿、而賢者進、

虡業

釋詁云、木謂之虡、大版謂之業、

有瞽疏云、虡者立於兩端、栒則橫入於虡、栒上加大版、側著於栒、其上刻為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或曰、既刻又畫之、掛繩於上以為懸、又置羽於筍虡之上角、

釋名云懸鐘鼓者橫曰簨簨峻也在上高峻也縱曰虡虡舉也在旁舉簨也

禮記曰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注云殷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挂縣紘也周人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

周禮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大司樂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眡瞭掌太師之縣

考工記梓人爲筍虡羸屬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

聲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爲鐘虡羽屬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者謂之鱗屬以爲筍

賁

爾雅云大鼓謂之鼖

周禮韗人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鼓人鼖鼓鼓軍事司馬中春振旅諸侯執賁鼓鎛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注云鼓之以鼖鼓

書云鼖鼓在西序

鼖賁大也故謂大鼓爲賁

鏞

爾雅云大鐘謂之鏞孫炎曰鏞深長之聲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郭璞曰亦名鑮

書云笙鏞以間鄭注云鏞即大射頌一也

周禮鍾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考工記云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

射禮云西階之西頌磬其南鑮注云西方鐘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

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

呂氏曰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鐘

陳氏曰十二辰之鐘大鐘也大鐘特縣詩書爾雅所謂鏞也非十二辰之鐘則編焉周禮所謂編鐘也

按鄭以鎛爲鏞依鄭注書及儀禮則鏞即頌鐘非鎛也大射注鎛如鐘而大陳氏禮書以鎛爲小鐘鏞爲特縣博古圖說又云鎛減於特鐘而大於編鐘三說亦不同

辟廱

箋云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疏云辟廱即天子太學也王制言太學在郊乃是殷制周制大學在國大學雖在國而辟廱仍在郊陳祥道云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太學也周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郊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

王制云天子曰辟廱注云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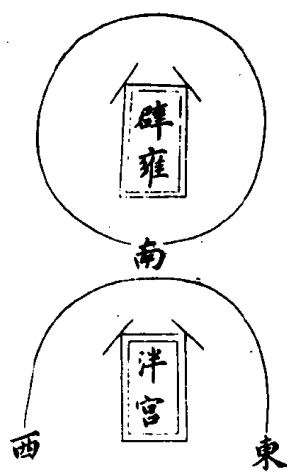
又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又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

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冬讀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有司卒事遂東序祭義云祀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又云春合諸學秋合諸射

韓詩說云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

禮統曰辟廱圓如璧雍以水內如覆外如偃盤

三輔決錄云辟廱水四周於外象四海

白虎通云辟圓法天雍水象教化流行辟積也積道德也雍壅也壅蔽賊也又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黃圖云文王辟廱在長安西北四十里

史記豐鎬有天子辟池索隱云即周天子辟廱之地

鼉

月令云、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鼉、注云、鼉皮可以冒鼓、

周書王會云、會稽以鼉、

陸璣云、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甲、皮堅可冒鼓、

本艸圖經云、肉至美、口內涎有毒、長一丈者能吐氣成霧致雨、力至猛能攻陷江岸、性嗜睡、但目閉形如龍、大長者自齧其尾、極難死、聲甚可畏、人於穴掘之、百人掘須百人牽、一人掘須一人牽、不然終不可出、

晉安海物記云、鼉宵鳴如桴鼓、

續博物志云、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其聲如鼓、

趙辟公雜說云、鼉鬪鼓聲則鳴、

埤雅云、鼉具十二、少肉、蛇肉最後在尾、其枕瑩淨、魚枕弗如、欲雨則鳴、夜鳴應更、初更一鳴而止、二即再鳴、力甫徙善穎坎岸、

呂氏春秋云、顓頊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乃令鱓先為樂倡、鱓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

矇瞍

傳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疏云、瞽亦有眸子、矇之小別、

韓詩說云、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瞍、

周禮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禮運云、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玉藻云、御瞽幾聲之上下、

周語瞍賦矇誦、注賦、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誦、謂箴諫之語、

晉語云、矇瞍修聲、

豐

皇甫謐云、豐在京兆府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

孔氏云、從鮮原徙郢、郢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

朱傳云、即崇國之地、

一統志、豐宮在西安府鄠縣東五里、周文王作邑於豐時所居、

淢

傳云、成溝也、

韓詩作洫、云洫深池、

周禮云、匠人為溝洫、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按說文、洫成閒洫也、淢疾流也、毛傳以為成溝、則改淢作洫、毛鄭之意、本謂文王築城、維如一成之洫、洫內地方十里、文王作十里之豐、與之相匹、成城字異、朱子譏注疏不精、改成溝作城溝、不知城郭溝池、所以為固、若僅僅廣深八尺、豈所謂設險守國乎、經稱崇墉言城既高大、池必極深廣、豈止八尺而已、既曰城溝、又虛引匠人之文、進退失據矣、

豐水

禹貢云、漆沮既從、灃水攸同、又云、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灃、入於河、

鄠縣志云、豐水出京兆府鄠縣東南終南山豐發源北派經縣東二十八里北派入渭、

黄圖云、出鄠南山豐谷、

水經注云、渭水東與豐水會、同陰山無它高山異巒、惟原阜石墩、

文子曰、老子云、豐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

一統志、出終南山、合太平高觀谷水、東至咸陽縣入渭、

皇

白虎通云、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號之為皇者、煌煌人莫違也、不擾匹夫匹婦、虛無寥廓、天地通靈也、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七目錄

大雅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七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七

大雅生民之什

禋祀

箋云、禋祀上帝於郊禖、

月令、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蔡邕云、高、猶尊也、禖者、所以祈子孫之祀、鄭玄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變媒言禖、神之也、孔穎達云、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媒配、蓋伏羲也、至高辛簡狄之異、後王以是為媒官之嘉祥、即以高辛之君、立為禖神以配天、

五經要義云、玄鳥感陽而至、集人棟宇有孳乳之祥、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

王居明堂禮云、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杜谷切音

韣弓衣也

帝

易緯云、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稱之曰帝、

書大傳云、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錫審諦也、

白虎通云、帝者諦也、象可承也、

敏

釋詁云、敏、拇也、孫炎曰、拇、迹大指處、

后稷

尚書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孫炎云、稷、是五穀之長、主官主母稷事、后、訓君也、單名為稷、尊而君之、稱為后稷、

周語云、稷為大官、王籍、后稷監之、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

達

說文云、羍、小羊也、

薛綜云、羊子初生達、小名矣、

穎

說文云、穎、禾末也、

即有邰家室

維秬維秠

孔氏云、頴是禾穟之摠、

小爾雅云、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銍、

邰

毛氏曰、姜嫄之國、

左傳云、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云、后稷受封五國、邰在武功縣治斄城、

一統志陝西西安府乾州武功縣、古邰國、后稷所封、斄城在武功縣西南二十里、古有斄亭、遺址

秬

釋艸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黍、

雅翼云、古者薦黍、有白黑形鹽、勺爲嫩秬、黑即秬也、至藏冰則用秬黍、以享司寒、蓋倣其方之色、亦以爲酒、謂之秬鬯、

瑞應圖云、后稷播植、天降秬秠、

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昔上天神異后稷、爲之下嘉穀、周遂以之興、

維秬維秠

秠

釋艸云、秠、一稃二米、李巡曰、黑黍之中、一稃有二米者、別名爲秠、郭璞曰、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是、鄭氏人注云、秬如黑黍、一秠二米、答張逸云、秠即皮、其稃亦皮也、

本艸圖經云、秬黍之中、一稃二米者、得天地中和之氣、乃生、米粒皆勻、無大小、得此然後可定鍾律、今上黨或位豈歲、往往得之、但稀闊不以充貢、

雅翼云、鄭氏釋嘗人以秠之狀稱于秬、郭氏解釋艸、以秬之色雜于秠、郭又引漢任城生黑黍、詩歌后稷降播、乃民事之嘗、如必待任城所生而後降之、則漢世不可待矣、按

今百穀一稃二米者、惟麥爲然、說文解秠亦云一稃二米、而解來字云、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然則秠正來麰爾、但生民臣工所稱不同、來麰又爲釐麰、古者來釐丕三字相通、

維糜維芑

糜　詳見鴇羽篇

釋艸云、虋赤苗、郭云、今之赤粱粟、

維糜維芑

芑　詳見鴇羽篇

釋艸云、芑白苗、郭云、今之白粱粟、與虋皆好、

以歸肇祀

肇祀

鄭云、肇、郊之神位、
商頌、肇域箋云、肇當作兆、兆域正疆界、
周官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云、兆為壇之營域、黃帝亦
於南郊、
說文作垗、云畔也、

惟

朱傳云、惟、齋戒具修也、
周官注云、具所當共、修、掃除糞灑。

取羝以軷

羝

爾雅云、羊牡羒、注、謂吳羊白羝、
易大壯九三、羝羊觸藩、羸其角、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
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廣雅云、吳羊牡一歲曰牡䍮、三歲曰羝、
埤雅云、羝是牡羊總名、而羒乃吳羊之羝者、蓋羝性好抵
觸、齋戒要術、畜牧之法、大率十羊二羝、以為羝少則不孕、
多則敗群、尤取其無角者、恐其抵觸以傷胎也、蓋羝為白
羝、羭為黑羝、

取羝以軷

軷

周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
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
注云、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
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戎僕犯軷如玉路之儀、
又犬人、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注云、伏謂伏
犬、以王車轢之、
聘禮記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
月令孟冬、其祀行、祭先腎、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
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

祭法、王立七祀、曰國行、諸侯立五祀、曰國行、大夫立三祀
曰行、適士立二祀曰行、
崔靈恩云、宮内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
路之神。
孔氏曰、軷本山行之名、以祭道路之神、為之在國門外、卿
大夫用酒脯。天子以犬、諸侯以羊。禮畢、乘車轢之、月令、冬
祀行、注、依中霤之禮、有主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
與軷異也、軷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
問云道而出是也、

風俗通云、按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

顏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皆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之、以爲行神、

登

釋器云、瓦豆謂之登、疏云、對文則木曰豆、瓦曰登、散則皆名豆、冬官瓬人掌爲瓦器而云豆中縣是瓦亦名豆也、

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鐙、公設之於醬西、注、大羹湆、煑肉汁也、大古之羹不和、無鹽菜、

禮書云、登儀禮作鐙、其實大羹、食禮用之、飲禮不用、故公食大夫設於醬西、鄉飲鄉射燕禮不設也、士虞特牲有司徹皆設之、少牢不言設者、以特牲有司徹見之也、

几

釋名云、几、度也、所以度物也、

周禮、太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几、司几筵、掌五几、凡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王設左右玉几、祀先王胙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右彫几、胙席莚國賓左彤几、甸役右漆几、凡喪事右素几、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顧命云、牖間南向、華玉仍几、西序東向、文貝仍几、東序西向、彤玉仍几、西夾南向、漆仍几、

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又云、獻几杖者拂之、又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以几杖、又云、仲秋養衰老、授几杖、又云、父母舅姑坐御者舉几斂席、又云、父母枕几不傳、

左傳云、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禮之至也、

國語云、倚几有誦訓之戒、

鄭玄聘禮注云、孫彤几、卿大夫漆几、

馬融云、几長三尺、

阮諶云、几長五尺、高廣二尺、

禮圖云、几兩端赤、中央黑、

禮書云、席嘗設於賓未至之前、几嘗授於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於敵以下外拂于尊者內拂皆拂之三其授之也、必拜送、其受也必拜答、執之或橫、見有司徹或中攝、見聘禮授之、或受其足、昏禮聘禮或授枝、授枝授几之也或受於手間、有司徹尸授几或以几辟、昏禮聘禮以几辟賓車設也或不以几辟、有司徹不云辟者尸尊也儀禮、昏聘公食大夫皆有几、凡醴賓、鄉飲鄉射及燕賓、無几、皆輕重之別也、或同時在頑、

則每敦異几、及祭則同几、生事鬼事之別也、士喪禮綴足用燕几、曲禮尸來必以几、婚禮婦來以几、不特所憑、以安而已、

斝

說文云、斝玉爵也、一曰斝受六升、

明堂位云、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注云、斝畫禾稼、

禮運云、琖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人、

周禮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先鄭云、斝以

斝、

禮書云、斝有耳、琖斝先王之爵也、惟魯與二王後得用焉、諸侯用之則僭矣、故記曰、琖斝及尸君、非禮

博古圖云、琖從戔、故三足象戈、斝戒喧、故二口作喧爵之字通於諠、

洗爵奠斝

詩緝云、今攷燕禮、諸侯燕其臣、以膳宰為主人、主人獻賓、賓卒爵、賓洗爵、酢主人、主人卒爵、主人獻公、公卒爵、公酌酢主人、主人卒爵、於是主人酌以酬賓、賓遂奠而不舉、

醓醢　互見伐柯篇籩豆

爾雅云、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臡、

釋名云、醢海也、冥也、封塗使密冥乃成也、醢多汁者曰醓、醓、瀋也、宋魯人皆謂汁為瀋、

公食大夫禮云、韭菹以東醓醢、聘禮饔、堂上八豆、其南醓醢屈、西與其東醓醢屈、醯醢百甕、少牢禮、韭菹醓醢、坐奠於筵前、

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深蒲醓醢、餘見豆　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

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鄭注云、醢肉汁也、作醢及臡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掌客、上公饔餼、醯醢百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

禮記云、恒豆之菹、水艸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注云、此謂諸侯也、與天子之豆有錯雜、

禮記外傳云、醢有陸產、有水物、天地陰陽之氣所生、

四民月令云、五月一日可作醢、

脾

說文云、土藏也、釋名曰、脾、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氣主化物、

月令春祭先脾、

尚書歐陽說脾土也、古尚書說脾水也、

膆

傳云、膆、函也、

通俗文云、口上曰膆、口下曰函、

咢

釋樂云、徒擊鼓曰咢、孫炎曰、聲驚咢也、

樂書云、咢無章曲、非樂之正、特歡之助而已、

敦弓

荀子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何休公羊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

孔氏云、冬官弓人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此敦弓、即彼王弧也、

鍭

爾雅云、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璞曰、金鏃、今錍箭也、骨鏃、今骨骲也、

方言云、矢、江淮之間謂之鍭、

周禮司弓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注云、鍭之言候也、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又矢人為矢、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

禮書云、翦羽尚疾、不翦羽尚舒、尚疾則以金鏃、而必其入、尚舒則以骨鏃、而防其傷、

序賓

朱傳云、賢、射多中也、不侮、敬也、

鄉射大射禮云、釋獲者先數右獲、二算為純、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於下、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遂左坐兼斂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遂進取賢獲、執以告、右勝則曰右賢於左、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

投壺曰、卒投、司射執算、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

曾孫維主
酌以大斗

爵鞞令弟子辭曰、毋慨毋敖○、毋偝主○、毋除言○、若是者孫○、

主

增韻云、主者賓之對也、

大斗

說文曰、斗勺也、

疏云、大斗、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

儀禮、加勺於尊、皆南枋、

黄耇台背

禮器云、犧尊疏杓、明堂位云、灌尊夏后氏龍勺、殷疏勺、周蒲勺、

周官梓人云、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注云、觚當為觶、豆當為斗、

禮書云、勺、非斗也、勺挹於尊彝、而注諸爵、瓚斗挹於大器、而注諸尊彝、

台

疏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

釋詁云、鮐背、壽也、舍人注云、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

吳都賦云、王鮪鯸鮐、劉逵注云、鯸鮐狀如科斗、大者長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餤之、蒸煑肥美、

本艸云、鯸鮧魚、肝毒殺人、緣腹無膽、頭無顋、故知害人、䱀魚、肝及子有大毒、一名鶘夷魚、以物觸之、即嗔、腹如氣毬、亦名嗔魚、腹白、背有赤道、

日華子云、又名吹肚魚、

黄耇台背
君子有孝子

背

釋名云、背、倍也○、在後稱也○、

明堂鍼灸云、人五藏之系、咸附於背、

孝子

朱傳云、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

特牲饋食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答拜、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注云、嗣、主人將為後者、舉、

飲酒也將傳重累之大夫嗣子不舉奠辟諸侯記云嗣舉
奠佐食設豆鹽
文王世子云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宣家之壼

壼
爾雅云宮中衖謂之壼孫炎曰巷舍閒道也
朱傳云言深遠而嚴肅

鳧鷖在涇

鷖
倉頡解詁曰鷖鷗也一名水鴞
禽經云鷗信鳥也信不知用注云鷗如倉庚而小隨潮而

翔迎浪蔽日食小魚潮至則翔水禽以為信反為鷙鳥所
擊是知信而不知所以自害也
晉中興說云鷗湖澤鳥
南越志云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
嶼生卵似鷄卵色青頗知風雲若羣飛至岸必風
風土記云鷖以名自呼大如雞生卵於荷葉之上
埤雅云鷖鳬屬鳬好沒鷗好浮
雅翼云鷗色青黑亦有白者

公尸

尸來燕

箋云首章尸在宗廟次章祭四方百物之尸蜡祭事見甫田篇農夫慶
三章祭天地之尸四章祭社稷山川之尸社稷見甫田篇社山川見蕩篇
篇方五章七祀之尸疏云宗廟祭後燕尸大夫謂之賓尸即
用祭日天子諸侯謂之繹以祭之明日燕祭天地之尸即
以祭日其餘諸神亦以其日也
首章箋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
爾雅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
公羊傳云繹者何祭之明日也
穀梁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

禮記云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郊特牲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注云祊之禮
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祭義曰君
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注謂繹日也又曰祭之
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統曰詔祝於室而
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禮書曰繹於明日則異牲詩曰自羊徂牛是也賓尸於祭
日則用正祭之牲而已有司徹數尸俎是也蓋正祭重而
主於禮神繹輕而主於禮尸重故省牲視具在宗伯輕故

絲衣

使士而爵弁絲衣者也、主於禮神故在室、主於禮尸故在
堂則自堂徂基掃堂設筵者皆堂上之事、

三章箋云、諸猶平地之有丘、喻祭天地之尸、疏云、此惟喻
二至之祭、其文不及郊、

周禮大宰祀大神示、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掌次、王旅
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牲
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
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又云凡祀大神祭

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司
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大司樂凡樂圜鍾為宮、
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
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
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
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
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
禮矣、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
示物魅、

曲禮曰、天子祭天地、歲徧、禮器云、祭天特牲、又云、為高必
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按二丘二郊、鄭氏分而為四、冬日至圜丘所祭之天、謂
之昊天上帝、即北辰耀魄寶也、又謂之天皇大帝、又謂
之太一帝君、夏日至方丘所祭之地、謂崑崙地祇也、王
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建寅之月、祭於
南郊、謂之感生帝、月令云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即此
祭也、北郊所祭、乃神州地祇、或曰合祀於夏正之月、或
云建申之月祭之、冬至祭昊天、周人配以嚳、南郊祭感

帝、周人配以稷、祭法所謂禘嚳而郊稷也、王肅之徒則
以郊丘為一、按記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則郊以冬至、有
合王說、爾雅云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與泰壇泰折
之禮同、若祭以掃地、薦以血、牲以犢、車以大路、樽以犧、
鼏以疏布、杓以樿、器以陶匏、藉以蒲越藁秸、搢大圭、執
鎮圭、及卜郊聽報、尚書稱用牲於郊社、皆詳於郊而略
於丘、則郊丘為一、王論確矣、為鄭學者則云、周禮祀昊
天上帝、大裘而冕、郊特牲云、郊祭之日、戴冕璪十有二
旒、冕服不同也、周禮玉路以祀天、郊特牲云乘素車、是

車不同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周禮祭辟祀天、
牲從玉色、是牲不同也、爾雅云、非人為之丘、泰壇泰折、
人力所為、又與方圓之丘別、故知郊丘有異、按家語云、
臨燔柴、脫袞冕、著大裘、象天、則故服袞冕、後著大裘、知
所說服同矣、素車殺禮也、玉路周禮也、乃二代車制有
異、非郊丘為二、是車之不同、不足論矣、郊特牲云、牲用
騂、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是也、宗伯云、皆有牲幣、各放器
之色、則其說豬駁、或記者因周尚赤、牲用騂、故槩云騂
犢、而二至之祭、實用蒼黃之牲、與其詳不可得而攷、要

之以郊丘為一者、其理為勝、若爾雅丘字之訓、又不足
辨、釋丘云、絕高為之京、非人為之丘、毛傳云、京、高丘也、
則散文亦通矣、詩禮有郊稷之文、不聞有圜丘配嚳之
說、禘蓋宗廟五年之大祭、祀其祖之所出、而不以配天
也、以外有迎氣四郊、及季夏祭黃帝含樞紐、所謂祭五
帝也、又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季秋又大饗
五帝於明堂、皆祭大微五精之帝也、祭地祇崑崙神州
大示而下、至五土之示、成羣之置社、皆地示之屬矣、
卒章箋云、蕪七祀之尸、

曲禮云、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月令、春祀戶、祭先脾、
夏祀竈、祭先肺、季夏祀中霤、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
行、祭先腎、孟冬臘先祖五祀、禮器曰、禮行五祀、正法則也、
家主中霤、國主社、郊特牲云、三獻文、祭法云、王為羣姓立
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
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
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
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
立竈、

白常通云、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牲、
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
霤用牛、餘不得用、
禮書云、攷之於禮、五祀之牲、牛牲、凡祭五祀於廟、有主有
尸、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於廟、可知也、曾子
問既殯祭五祀、尸入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
不酳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酳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
以為竈、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
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

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攷也、

按禮記月令及中霤禮、呂覽皆曰、冬祭行、行在廟門外之西、檀弓云、殷宗竈行是也、淮南子、白虎通、則云冬祀井、其說以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故祀井於冬也、二說不同、愚當以禮記為正、緣月令祭法、竝有祭行之言、及中霤禮所記祭行禮甚詳、不應濟誤、蔡邕亦以為冬祭行、

鳧鷖在沙

沙

說文云、沙、水中散石也、

易需卦九二、需於沙、注云、沙、近水者、

潬音但

釋水云、潬沙出、注云、今河中呼水中沙堆為潬、

爾殽伊脯

脯

釋名云、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脩、縮也、乾燥而縮也、

周禮膳夫、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注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腊、小物全乾、

鍛丁喚反

朐音劬

曲禮云、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祭宗廟、脯曰尹祭、婦人之摯、脯脩、內則、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郊特牲云、大饗尚腶脩而已矣、少儀云、其以束脩賜人、若獻人、則執脩以將命、

禮書云、膳夫、凡王之稍食則脯醢、冠禮醮則脯醢、喪禮小斂特豚脯醢、以脯醢之於魚腊、固為輕故也、大饗尚腶脩、以禮賓、冠禮、取脯以見母、婚禮、賓取脯從者、燕禮、賓執脯以賜鍾人、又婚禮、婦摯腶脩以見姑、學者束脩以見師、以脯之於禮為重故也、用之於前、則冠禮始醮、再醮之類是也、加之於後、則籩人加籩之實、栗脯是也、脯體之直謂之脡、

士虞脯四脡、鄉飲禮薦脯五脡是也、脡亦謂之膱、鄉射禮薦腊用籩五膱、祭半膱、膱長尺二寸是也、

鳧鷖在潀

潀

說文云、潀、小水入大水也、

箋云、水外之高者也、

鳧鷖在亹

亹

傳云、亹、山絕水也、

詩緝云、亹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絕也、西漢地里志、金城郡有浩亹縣、注云、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

門也。

百辟

箋云、畿内諸侯、

王制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天子之縣内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注云、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在畿内者、載師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賈公彦云、家邑大夫之采

也、小都六卿之采也、大都三公之采也、親王子母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踈者與六卿同處而五十里、次踈者與大夫同處二十五里、

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等、

按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與王制所言不同、鄭以王制為殷因夏禮、則王制是夏商之法、孟子自說周制矣。鄭氏謂周公制太平、拓大九州之境、故公封方五百里、侯封方四百里、伯封方三百里、子封方二百里、男封方百里、而内諸侯采地最多者、儉於百里何也、以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為差。與王制孟子俱不合、鄭果何據乎、孟子又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三等之封、為周制、若使周制果如大司徒所云、孟子何以不聞乎、且周公雖致太平。封其拓地豈能殊絶殷夏之世、而封外諸侯之地、遽加多若此然、諸侯既加、内諸侯又不應獨儉。凡此。皆。周禮之可疑者。也。鄭氏注大司徒、既以王制縣内之數為夏之采地、則未聞、注小司徒、又云采地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

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凡四甸、是前後自相戾也、其注王制云、畿内封國之數各有致仕者、副之載師注又以宅田任近郊之地、為致仕之家所受田、其稍縣畺三等不云有致仕者之田在内、蓋亦以為周變前代之法、其詳不可得而攷矣、王制孟子皆云有天子元士之地、豈即載師所謂以士田任近郊者乎、

積

箋云、乃有積委、

周禮大司徒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小司徒小賓客、令野

迺裹餱糧

修道委積、遣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路室有委、候館有積、注云、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遂人凡有客、令野修道而委積、遂師賓客、令其委積、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倉人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委積、掌訝賓客至、戒官修委積、

糧

說文云、穀食也、

周禮廩人凡會同師役之事、治其糧、

于橐于囊

橐囊

傳云、小曰橐、大曰囊、

孫弈示兒編說文曰、無底曰囊、有底曰橐、董氏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唐韻云、橐無底囊、二說不同、姑存之、

徐鍇曰、無底曰橐、今鞵縢下者、

詩緝云、東方朔傳云、率一囊粟、是糧來盛於囊也、

干戚揚

戚　詳見豳風斧

傳云、戚斧也、

釋名云、戚戚也、斧以斬斷、見者皆戚懼也、

干戈戚揚

揚

傳云、揚鉞也、疏云、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

劉存事始、案輿服志曰、黃帝制以銅為鳳首衡及方今注云、金斧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武王以黃鉞斬紂、太公以玄鉞斬妲己、將軍出征授黃鉞者、亦以銅為之、

韓詩外傳云、諸侯有德八、錫鈇鉞、

陟則在巘

巘

傳云、巘小山、別於大山也、

釋名云、小山別大山曰甗、甗甗也、甑一孔者、甗形孤出處似之也、

爾雅云、重甗隒、注云、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山形似之因以名云、

逝彼百泉

百泉溥原

曹氏曰、漢朝那縣屬安定郡、隋改為百泉縣、屬平涼郡、

于時廬旅

於其地置原州、唐因之、百泉溥原即其處、

一統志、陝西平涼府鎮原縣、漢爲安定郡、後魏置原州、

廬

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館、侯館有積、注、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閒、有一廬三宿、

于京斯依

依

箋云、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

爾雅云、牖戶之閒謂之扆、注云、窓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疏云、本戶牖之閒名扆、覲禮、天子設斧風之狀於戶牖閒、因名此斧風爲扆、是以其在扆處即名曰扆也、

覲禮云、天子負斧、依於戶牖之閒、左右几、注云、依如今綈素屛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

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執豕于牢

牢

禮書曰、養馬謂之閑、養牛羊豕謂之牢、閑以防之、牢以

之、各象其性而制之也、

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鄭氏曰、滌者、牢中搜除處、

周禮、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

何休公羊注云、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滌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大牲、

酌之用匏

匏

陸佃禮圖云、舊圖匏爵用匏片爲爵、據此乃杓也、若爵宜

鏃其鼻以盛酒、不應破匏爲之、鄭氏說、取甘瓠去柢、以齊爲止、

禮記云、郊祀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又云、三王作牢、用陶匏、

觀其流泉

流泉

郡縣志云、邠州三水縣、以縣界有羅川谷、三泉注流、故以爲稱、豳城在縣西、高泉山亦曰甘泉、在永壽縣北二十五里、五龍原在新平縣南三里、原側有五泉水、因名、

其軍三單

三單 互見無衣篇

箋云、公劉遷豳、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
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周禮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賈氏曰、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甿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一劑致甿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既遂故也
遂人、以下劑致甿、注云、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

隰原

孔氏曰、禹貢雍州原隰底績、公劉居豳、度其隰原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
郡縣志云、邠州新平縣、有五龍原、永壽縣有永壽原、宜祿縣有淺水原、

徹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左傳云、穀不過藉、以豐財也、
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
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
鄭匠人注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

朱子孟子章句云、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仝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語錄云、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
按徹兼貢助二法、助法當如朱子所言、公田有廬舍在內是也、如鄭通率之說、則助之所取重、貢之所取輕、非孟子皆什一之旨也、

夕陽

取厲取鍛

爾雅曰山西曰夕陽孫炎曰夕乃見日

鍛

傳云鍛石也箋云所以為鍛質

說文作鍛云厲石也

朱傳云鍛鐵也

禹貢梁州厥貢璆鐵銀鏤

月令季春命工師審五庫之量金鐵毋或不良

廣雅云鐵朴謂之礦

一統志終南山出鐵

夾其皇澗　遡其過澗

皇澗過澗

傳氏曰二澗當在邠州界

芮鞫之即

芮

傳云芮水厓也箋云芮之言内也

朱傳云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汭

夏官職方云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

一統志汭水在陝西鳳翔府隴州城西北源出弦蒲藪

入涇水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汭鞫之即皆謂是

吳嶽在隴州南八十里

芮鞫之即

鞫

爾雅曰隩隈也厓内為隩外為鞫李巡曰厓内近水為隩其外曰鞫孫炎曰内曲裏也外曲表也

可以餴饎

餴

傳云餴餾也

餾音溜　饎音糸　餐音蓋

釋言云饙餾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饙均之曰餾郭璞曰今呼餐飯為饙饙餾為餾

說文云饙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

爾土宇昄章

昄

朱傳或曰昄當為版版章猶版圖也

周禮小司徒聽閭里以版圖司會云掌凡在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注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小司寇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

鳳皇于飛

鳳凰

釋鳥云鶠鳳其雌皇

說文天老云鳳象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

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有道之國、翱翔四海之外、
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飛則羣鳥從以萬數
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鸕鷞、北方曰
幽昌、中央曰鳳凰、
左傳云、鳳鳥氏司曆也、預云、鳳知時、故以名曆官、
大戴禮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為之長、
禮運云、鳳以為畜、故鳥不獝
詩義疏云、鳳皇一名鷟鸑、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
泉不飲、在天為朱雀、

韓詩外傳、天老曰、鳳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挾
義、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食有質、飲有儀、游必擇
所、饑不妄下、其鳴也、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昏鳴曰固常、晨
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
元命包云、火離為鳳、
運斗樞云、天樞得則鳳皇翔
斗威儀云、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鳳凰集於林苑、
樂叶圖徵云、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冠類雞頭、燕
喙蛇頸、龍形麟翼、魚尾五彩、不啄生蟲、又曰五鳳為瑞者

一、其四似鳳、雄為狀、一曰鸕鷞、至則旱役之感、二曰發明、
則喪之感、三曰焦明、至則水之感、四曰幽昌、至則[illegible]之感、
動聲儀云、鎮星不逆行、則鳳皇至、
論語摘衰聖曰、鳳有六像九苞、六像者、頭像天、目像日、背
像月、翼像風、足像地、尾像緯、九苞者、口包命、心合度、耳聽
達、舌詘伸、彩色光、冠矩州、宋均曰州作朱 距銳鉤、音激揚、腹文
戶、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
鳴曰郎都、知我者唯黃、持竹實來、故子欲居九夷、從鳳嬉、
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

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飲食自然、
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帝王世紀云、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翔、
莊子云、鳳帶聖嬰仁、左智右賢、
荀子曰、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
帝之心、
呂氏春秋云、黃帝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
淮南子云、二皇鳳至於庭、三代鳳至於門、周室鳳至於澤、
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

梧桐生矣

京房易傳云鳳皇高丈二

三輔決錄蔡衡云凡鳳有五多赤色者乃鳳多黄色者鵷鶵多青色者鸞多紫色者鸑鷟多白色者鵠

禽經云鳳青謂之鶡赤謂之鶉黄謂之鸞白謂之鷫紫謂之鷟

瑞應圖云鳳皇仁鳥王者不刳胎剖卵則至

梧 詳見定之方中篇桐

釋木云櫬梧注今梧桐

青史子云梧東方之艸春木也

王逸子云梧桐春榮陽木也

埤雅云梧一名櫬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梧桼鄂皆五為其子似乳綴其桼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一二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桐乳致巢也

雅翼云梧木易生鳥銜墮者輒隨生殖其畦種者尺成可高一丈

于彼朝陽

朝陽

釋山云山東曰朝陽孫炎曰朝先見日也

不可救藥

藥

說文治病艸

周禮疾醫以五藥養其病注云艸木蟲石穀也瘍醫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

本艸經云上藥養命以應天中藥養性以應人下藥治病以應地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華實艸石骨肉

三皇紀云神農始嘗百艸始有醫藥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七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八目錄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八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八

竟陵鍾　惺伯敬纂輯

大雅

羹

爾雅云，肉謂之羹。

廣雅云，羹謂之湆。

釋名云，羹汪也，汁汪郎也。

天官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疏云，大羹肉湆盛於登，謂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及五味。鉶羹是陪鼎膷

臐膮，調以五味，盛於鉶器，謂之鉶羹，若盛之於豆，即謂之庶羞，即公食大夫十六豆也。

公食大夫記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士虞記云，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

曲禮云，進食之禮，羹居人之右。毋嚃羹，毋絮羹。羹之有菜者用梜，無菜者不用梜。禮運云，退而合亨，實其鉶羹。禮器云，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郊特牲云，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內則云，膳膷臐膮，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析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凡羹齊視夏時。士不貳羹胾。鶉羹雞羹釀之蓼。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

毛詩義問云，鉶羹有菜鹽豉，其中菜為其形象可食，因以鉶為名。

朱子云，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禮皆曰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

鬼方

易高宗伐鬼方。

大戴禮，帝繫曰，陸終娶於鬼方氏。

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

後漢西羌傳云，武丁伐西戎鬼方，三年乃克。

唐高祖紀云，夏曰熏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

朱子綏武傳曰，高宗伐鬼方，蓋謂是與。

按鬼方不詳其地，蓋是遠裔之國也。古有三說，俱非確證。

本

[illegible]曰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徐曰，一記其處也。

尚不愧于屋漏

蠻方

鄭注云、九州之外不服者、疏云、謂治夷鎮蕃三服、禹貢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大司馬云、蠻畿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周語云、蠻夷要服、戎狄荒服、

屋漏

爾雅云、西北隅謂之屋漏、孫炎曰、當室之所、白日光所漏

入、舍人曰、古者徹屋西北隅以炊浴汲者、訖而復之、故謂之屋漏、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疏云、天官幕人職、掌帷幕幄帟綬、注云、幕以布、幄帟以繒為之、幄在帷幕內、則為小帳、室內亦有之、屋漏者、正謂西北隅也、言祭末時事者、特牲禮尸謖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是其事也、禮記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於奧、是謂陰厭、尸謖後、改饌於西北隅、是謂陽厭、若

宗子為殤、惟有陰厭、若庶子適殤、宗子適殤、惟有陽厭、士有陰厭陽厭、天子諸侯亦同、唯上大夫無陽厭、為當日賓尸故也、

按鄭之義、以陽厭為祭末之事、助祭者至此易倦、故以不愧戒之、攷之特牲禮、陰厭尊有玄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个而已、則非徒在祭末、而其禮亦略矣、朱子云、猶居於室、不主祭言、故遁齋璞言云不愧屋漏、猶曰不愧闇室、然孔子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則屋漏非暗室矣、此箋云、厞隱之處、蓋

用儀禮厞用筵之文、彼文又云、佐食闔牖戶降、則室內無人、故彼注云、改饌為幽闇、有司徹司宮闔牖戶、注云、或者神欲幽闇、是也、非以屋漏為闇室也、若詩取暗室之義、則宜云不愧於奧、不得云不愧於屋漏、若欲從朱說者、但謂室中雖虛、尚當不愧於東北之隅、理亦自通、何必指明為暗、反孔子之說乎、

荏染柔木

柔木

箋云、柔忍之木、被之弦以為弓、攷工記、弓人為弓、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

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緻赤黑則鄉心陽緻則遠根

孔棘我圉

圉

釋詁云圉垂金人曰圉拒邊垂也孫炎曰圉之四垂

考慎其相

相

漢書云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

蔡邕獨斷云相助也助理天下

自有肝腸

肺

說文云肺金藏也

釋名云肺勃也其氣勃鬱勃也

素問云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腎肺主鼻又云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又云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為陽中之太陰通於秋氣

大子云肺為氣

白虎通云肺所以義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殺成萬物故肺象金色白繫於鼻

[illegible]有肝腸

腸

說文云腸大小腸也

釋名云腸暢也暢胃氣去滓穢也

廣雅云腸詳也

素問云六經為川腸胃為海又云脾胃大腸小腸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至陰之類通於土氣

白虎通云大腸小腸心之府也主禮禮有分理腸亦大小相承受也

有風有隧

大風

箋云西風謂之大風

釋天云西風謂之泰風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

易緯云立秋閶闔風至

[illegible]有酒

呂氏春秋曰西方曰飂風

大風有隧

隧

孔氏曰隧者道之別名

自郊徂宮

郊

周禮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卜日遂戒及執事視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祀之日

贊王幣爵之事、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掌次、祀五帝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大宗伯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祀大神祭大示、涖其大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大裁、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事地旅四望、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

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大祝掌六祈、一曰類、大司寇、禋祀五帝、涖誓百官、祭之日、奉明水火、小司寇、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職金、旅上帝、共其金版、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

禮記、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仲夏大雩帝、禮運云、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禮器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有以素為貴者、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又云、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又云、莞簟之安、而藁結之設、又云、

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

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祭義云、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公羊傳云、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主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奠瘞

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地、禮與物皆謂為禮、

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類也

爾雅云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貍疏云祭天之禮積柴以實牲體玉帛而燔之使煙氣之臭上達於天祭神州地示於北郊瘞繒埋牲因名祭地曰瘞埋

靡神不宗

宗

傳云宗尊也凶荒索鬼神而祭之

周禮大司徒荒政十一曰索鬼神黨正春秋祭禜大祝掌六祈類造禬禜攻說小祝掌侯禳禱祠之祝號以逆時雨寧風旱

禬古外反

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注相近當為禳祈宗皆當為禜蹤此經所載謂四時來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須有祈禱非關丘禮之事

左傳子產云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羣公先正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

月令仲夏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注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祀百辟則古之上公國語縣為宗伯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為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傳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

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稻人旱暵共其雩歛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

左傳云龍見而雩

旱魃為虐

旱魃

說文魃旱鬼也

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也

山海經係昆之山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黃帝攻蚩尤冀州之野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

文字指歸云女妭禿無髮

祈年

疏云，孟春祈穀，孟冬祈來年是也。

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太微之帝。疏云，郊特牲云，郊不言祈穀，此經言祈穀不言郊。鄭以為二祭是一，故此注謂以上辛郊祭也。郊各祭所感之帝。殷人祭汁光紀，周人祭靈威仰。

左傳，孟獻子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注云，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又云，孟冬天子祈來年於天宗。注云，天宗謂日月星辰也。

祭法云，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注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疏云，五緯即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即二十八星也。

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疏云，天帝獨為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各為一壇。

爾雅云，祭星曰布。

按此祈來年於天宗，既非遇災禱禳，則與祭法所云王宮夜明，幽禜祭日月星者異矣。又非朝日夕月，則與祭義所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者異矣。其禮當如郊祭主日配月者，日月及五緯星二十八經星合為一壇而以實柴祀之，牲蓋用牛，以大宗伯注推之可見。

庶正

疏云，正長也，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

崧

釋山云，山大而高崧。注，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

釋名云，崧，竦也，亦高稱也。

嶽

釋山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丘為中嶽。

禮記云，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南嶽西嶽北嶽如初。天子祭天下名山，五嶽視三公。

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國有大故，旅四望。注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典瑞，兩圭有邸以旅四望。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凡五嶽崩，令去樂。職方氏，荊州衡山，豫州華山，兗州岱山，并州恒山，

狪音同 蟥以近反 炸音作 㻬音樞 琈音浮 鷩音蔽 栯音郁 葉音紙

白虎通云、嶽之為言桷、桷功德、東岱宗者、言物更相代於東方、南霍者、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西華者、穫也、萬物成熟、可得護也、北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有常也、中央嵩山、言其峻大之也、

風俗通云、東方泰山尊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嶽長、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西方華者、萬物變華於西方也、北方恒者、常也、中央嵩者、高也、

說苑云、五嶽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德施博大、故視三公也、

山海經云、泰山上多玉、下多金、有獸曰狪、狪、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廣十里、鳥獸莫居、有蛇名肥蟥、小華之山、木多荊杞、獸多炸牛、陰多磬石、陽多㻬琈之玉、鳥多赤鷩、州有萆荔、衡山上多青雘、多桑、其鳥多鸜鵒、北嶽之山多枳棘剛木、有獸名諸懷、少室之山、有木名帝休、上多玉、下多鐵、泰室之山、有栯木、葉州、多美石、

按泰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華山在陝西西安府華州華陰縣南十里、衡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里、恒山在直隸真定府定州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禹貢之外方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衡山一名霍、故孔安國注尚書、鄭玄注大宗伯、服虔注左傳、及孝經鉤命決、龍魚河圖、皆以衡山為南嶽、而書傳、白虎通、風俗通、爾雅、廣雅、說苑諸書、都以霍山為南嶽、衡霍一也、即今之衡州衡山也、直隸廬州府六安州有霍山、即天柱山、漢武南延、以衡嶽遠阻、乃移嶽神於此而祀焉、其後因得衡山之名、郭璞以六安之霍為南

嶽非也、鄭注大司樂五嶽數雍州之吳嶽、而不數嵩、參以職方九州、有吳嶽無嵩高、取爾雅五山五嶽、差而配之以充五嶽四鎮、故云爾、其實五嶽不數河西嶽也、吳嶽山、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

王命召伯

伯

周書云、士卒眾時作謂之伯、

要略云、伯、把也持政事也、

風俗通云、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也、

王制云、伯七十里、

通其私人

錫爾介圭

王餞于郿

周禮云、諸侯之地、封疆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又云、伯執躬圭、其它皆如諸侯之禮。

私人

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

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

介圭

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

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

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

按介之爲言大也、毛以爲諸侯之瑞圭是也、鄭獨以爲尺二寸之圭、不知尺二寸乃王之鎮圭、豈得以賜諸侯乎、尚書太保承介圭、孔安國云、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可證介圭即鎮圭也。

郿

朱傳云、郿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

一統志郿縣在陝西鳳翔府府城東南百四十里、郿城在郿縣北十五里、渭水之北、

續我祖考

王之喉舌

奕奕梁山

考

釋親云、父爲考、母爲妣、

白虎通曰、考成也、言有成德。

曲禮曰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嬪、

喉

說文云、喉嚨也、

素問曰、喉主天氣、咽主地氣。

物理論云、咽喉、生之要孔

梁山

禹貢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釋山云、梁山晉望也、注云在夏陽西北臨河上、

地里志左馮翊夏陽縣故少梁、梁山在西北、

九域志、山在龍門之南、

括地志在同州韓城縣東南一十九里、

玉海云梁山在京兆府奉天縣北五里、古公踰梁山、秦立梁山宮、又同州韓城縣南十九里、亦有梁山、漢左馮翊夏陽縣西北、詩所謂奕奕梁山也、爾雅以爲晉望、

一按同州韓城縣、今屬陝西西安府、古之韓國、晉爲少梁、

韓侯受命

秦漢之夏陽縣也、梁山在其境、非大王遷岐所踰之梁
山也、太王所踰之梁山在乾州西北五里、乾州即唐之
奉天縣也、

韓

左傳云、韓武之穆也、
通典同州韓城縣、古韓國、有韓原、
一統志古韓城在韓城縣南十八里
按水經注引王肅曰、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後魏志亦
云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此詩下文又有燕師所完

韓侯受命

參變北國之文、故李氏疑韓國在燕地、古方城縣、即今
順天府固安縣地也、存之以備參攷、

受命

朱傳云、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
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
韓詩內傳云、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
白虎通云、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
曰、韎韐有奭、世子始行也、

韓侯入覲

覲　互見汾水篇朝

大宗伯云、秋見曰覲、大行人云、秋覲以比邦國之功、
覲禮云、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
瑞玉、有繅、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
斧依、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
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
升、升成拜、乃出、凡俟于東箱、偏駕不入王門、奠圭於繅
上、

韓侯入覲

入覲　互見前頌長發篇

箋云、覲於宣王、而奉享禮、

周禮內府、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
焉、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注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
有、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
繡、璜以黼、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瑑琮八寸、諸
侯以享夫人、
覲禮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注云、四當為三、
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
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惟國所有、分為三
享、皆以璧帛致之、又云、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其幣

再拜稽首、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
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

綏章

傳云、綏大綏也、
王制云、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綏當為緌、
有虞氏之旌旗也、〇明堂位云、夏后氏之綏、注云、虞當言綏、
夏當言旂、蓋錯誤也、綏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周
禮建大麾以田、
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虞以為綏、後世或無、染鳥羽

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
互見干旄旄旌
箋云、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
說文云、綏車中把也、
曲禮曰、君車已駕、僕取貳綏跪乘、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
乘路馬必朝服、不敢授綏、少儀曰、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
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

鏤鍚

孫云、金路無鍚有鉤、以金路得有鏤鍚者、蓋特賜之、
巾車云、玉路鍚樊纓、注、鍚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鍚、
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

鞃

傳云、鞃軾中也、
考工記輿人為車、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
其廣之半為之式崇、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
孔氏云、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

淺

傳云、淺虎皮淺毛也、
月令其蟲倮、注云、虎豹之屬恆淺毛、

幭

傳云、幭覆式也、
玉藻云、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
幦豹犆、注云、幦覆苓也、少儀曰、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
曲禮曰、大夫士去國素幦、
周禮王之喪車、木車犬榠疏飾、素車犬榠素飾、藻車鹿淺
榠革飾、駹車然榠髤飾、漆車豻榠雀飾、

荀子曰、絲末彌龍。可以養威也。

禮書云、幦若席然。施諸軾上。幦音覓幭祓　木棋即幭字

金厄

疏云、毛以厄為厄蟲、則金厄者、以金自纏之端、如厄蟲然

鄭易傳、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搤之。往往者、言非一二處、

屠

李氏曰、同州郃谷、

說文云、郃在馮翊郃陽亭、

朱傳、或曰即杜也

解頤字義云、屠蓋在鎬京東北之地、未詳其處、或以為在同州郃谷、則太遠、或以為即鄠縣之杜陵、則其地在鎬京南、不當至此也、

壺

說文云、壺、昆吾圜器也、象形、從大、象其蓋也

周禮秋官冬蒸、其饋獻用兩壺尊、掌客上公壺四十、夫人致禮八壺侯伯三十二、夫人致禮八壺子男二十四、夫人致禮六壺、

禮記、五獻之尊門內壺、又云、尊壺者面其鼻、

特牲禮、視壺濯、尊兩壺於阼階東、又曰復兩壺焉、蓋在南

鄉飲酒、尊兩壺於房戶間、鄉射、兩壺斯禁、聘禮陳褻、或八壺或六壺、燕禮卿大夫兩方壺士旅兩圜壺、公尊瓦大大射、膳尊兩甒、卿大夫方壺士旅圜壺、少牢尊兩甒士喪大斂兩瓦甒虞兩甒

三禮圖云、洗壺受一斛、口徑一尺、頸高五寸、大中、身兌下赤漆中、上加青雲氣。方壺受一斛、腹圜足口方。圜壺受一斛、腹方足口圜、

蔌

釋器云、菜謂之蔌

孔氏云蔌者菜茹之總名。

筍

爾雅云、筍、竹萌、簜、箭萌

天官、醢人云、箈菹鴈醢、筍菹魚醢、

陸璣云、筍皆四月生、惟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

呂覽云、和之美者、越駱之菌。淨越駱山名、菌、竹筍也

筍譜云、竹初種、根食土而下。求乎母也。及擢筍、冒土而上。

實爭子也、筍大約不過青綠色、本艸木性、平乙氣、

李英公本艸云、竹筍性甘無毒、主消渴、利水道、益氣、可久食、

贈

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設西上、路上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於服上、侯氏受、

樂記云、大路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侯氏燕胥

侯氏

覲禮注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

有貓有虎

貓

傳云、貓似虎淺毛者也

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注竊淺也、詩曰有貓有虎、又云、狻麑如虦貓

雅翼云、虎淺色謂之虦貓、而西域傳注稱獅子似虎、正黃而有髯、尾端毛大如斗、又詩稱韓土之樂有貓有虎、周書記武王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則是虎之類也、

按釋獸之文、貓即虎之淺毛者、以上下文熊羆虎類之、知是猛獸、非捕鼠之貓也、捕鼠之貓、形亦似虎、又畫地卜食、亦如虎、其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煖、蓋陰類也、故應陰氣如此、與虎陽獸感風不同、酉陽雜俎云、貓一名家貍、一名烏圓、陸農師以貓食田鼠、虎食田豕、故詩以譽韓樂、失之矣

燕師所完

燕

朱傳云、燕召公之國、

地理志、薊縣故燕國、召公所封、

國都城記云、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北燕伯款始見春秋

元命包云、箕星散為幽州、分為燕國

一統志、順天府、武王封堯後於薊、封召公奭於燕、即此燕山在薊州玉田縣西北二十里、

因時百蠻

百蠻

補傳云、蠻夷可通稱、北稱蠻、猶西稱夷、

史記、匈奴傳、居于北蠻

追貊

追貊

傳云、追貊戎狄國、箋云、後追貊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云、貊者東夷之種、分居於北、故於此時爲韓所統、

周官職方辨九貉之人、鄭注云、北方曰貉狄、貉鄭注云征東北夷所獲、

說文云、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

漢書高紀云、北貉燕人助漢、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

地里攷云、後漢傳有貊耳小水貊濊貊之屬、東夷之貊也、

奄受北國

北國

箋云、北面之國、疏云、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

黄氏曰、今洺州曲梁赤狄也、中山安喜鮮虞國、真定鼓國、槀城西纍肥國、皆白狄也、

實墉實壑

壑

說文云、壑溝也、

釋言云、隍壑也、舍人曰、隍城池也、壑溝也、

獻其貔皮

貔

釋獸云、貔白狐、其子㲈、陸機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

說文云、虎豹屬出貉國、

書云、如虎如貔於商郊、

曲禮曰、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莊子曰、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夜行晝居、求食江湖之上、

淮夷來求

淮夷

陳傳良云、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里攷之、曰江漢之滸者、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孔氏曰、召公伐淮夷、在淮水南、魯僖伐淮夷、在淮水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

禹貢云、淮夷蠙珠暨魚、費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春秋僖十四年杞辟淮夷遷都、諸侯城緣陵、十六年鄫爲淮夷所病、會於淮謀鄫、

後漢東夷傳殷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

秬鬯一卣

土、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召公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

卣

孫云、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

爾雅云、彝卣罍器也、卣中尊也、孫炎曰、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郭璞曰、卣不大不小者、

周禮鬯人、廟用脩、注云、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獻始、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

書經圖史合考　卷十八　大雅　二七

南仲太祖

太祖

傳云、命南仲於太祖、疏云、后稷太祖之廟、

命程伯休父

程

集註云、重黎氏世敍天地、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

郡國志、雒陽有上程聚、古程伯休父之國也、

一統志、上程聚在河南府洛陽縣、

率彼淮浦

浦

說文云、浦水濱也、

省此徐土

徐

曹氏云、禹貢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廣人衆矣、若淮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淮浦者爾、

陳氏曰、徐大而淮夷小、淮夷即徐州之夷、而服屬於徐、曰徐方者、兼徐淮而言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

地里志、臨淮徐縣、故徐國

郡縣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徐子國、

書經圖史合考　卷十八　大雅　二八

玉海云、徐、嬴姓、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

一統志、直隸鳳陽府泗州、春秋時徐子國、徐城在州北五十里、

三事就緒

三事

箋云、三農之事、

太宰云、以三農生九穀、先鄭云、三農、平地、山澤也、玄謂原隰及平地、

朱子云、上中下農夫、

徐方繹騷

繹

休其蠶織　舍爾介狄

箋云、繹當作驛、傳遽之驛、
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注云、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
廣雅云、郵驛也、置亦驛也、
漢書田儋傳云、尸鄉廄置、臣瓚曰、案廄置謂置馬以傳驛者、
李陵傳云、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
丹鉛總錄云、按說文、驛置騎也、馹驛傳也、合觀之、驛主于騎言、馬也、馹主於傳言、車也、字書、馬遞曰驛、步遞曰郵、漢

謂之乘傳、如淳曰、漢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又謂之遽、

織

說文曰、織作布帛之總名、
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

狄

爾雅、八狄、注云、八狄在北、
周官、職方氏、辨六狄之人民、
王制云、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明堂位五狄之國、
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

昏椓靡共

昏

箋云、昏椓皆閽人也、昏其官名、
周禮、閽人、王宮每門四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啟閉、掌埽門庭、
天官、酒人奄十人、注云、奄精氣閉藏者、漿人奄五人、籩人

醢人各奄二人、醯人鹽人各奄二人、冪人奄一人、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地官、舂人饎人各奄二人、槀人奄八人、春官守祧奄八人、

如彼棲苴

苴

傳云、水中浮艸、
箋云、樹上棲苴、
疏云、苴是艸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
按毛以苴爲水中浮艸、鄭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

狐緜別粹

上為棲於理未愜故易之云樹上棲苴朱傳云水中浮艸棲於木上者意欲合二說為一不知既漂水中何緣仍居木上若如蒲柳等木本生水邊故水中艸得棲之則為水浸潤不得粘搞達逑求之朱義雖通

疏粹

……艸則精矣

……三十、艸二十七、鑿二十四、卿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八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九目錄

周頌

顯相　將享

時邁　槃

昊　籠

來牟　偏介

畬　鐵

鎛　銍

三十里　耕

雝　客

廩　杼

瘖　田

縣鼓　鞉

柷　圉

簫　潛

絲　祀

鈴　白馬

家　蜂

蓼
荼
百室
基
嶞
眇
櫛
絲衣
鼐鼎鼒
翕河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九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十九

周頌

顯相

箋云、諸侯來助祭、
周語云、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日祭月祀時享、
何休公羊注云、王者所以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
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
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肆朝、是
也、

將享

序云、祀文王於明堂、疏云、此祀明堂、是大享五帝、非迎氣
告朔也、五帝之牲用特牛、文武為配、於禮得有羊、
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曲禮云、大饗不問卜、不饒富、月令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
習吹、是月也、大饗帝、樂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法云、
虞祖顓頊而宗堯、夏祖顓頊而宗禹、殷祖契而宗湯、周祖

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明堂位
云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
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攷工記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
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牕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
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
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周書明堂曰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
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

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
曰大廟以左為左个右為右个
帝命驗云帝者成天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
斗白曰顯記黑曰玄矩蒼曰靈府
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
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名曰辟雍
含文嘉云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
禮記外傳云一堂之上為五室南面三階五室於象地數
五行也五行生於四時故每室四達

援神契云周之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辰
巳

時邁

序云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
尚書云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
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
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岱禮八月西
巡狩至於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如西禮
歸格於藝祖用特

周禮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注云師謂巡狩會同職方氏王將巡狩戒於四方曰各修
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
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土訓誦訓王巡狩則夾王車
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
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所好
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
祇有不舉者為不敬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君

然以爵發禮易樂者爲不從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大戴禮云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是故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

通禮云巡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爲天循行牧民也

禮記外傳云夏殷五載一巡狩五年再閏周制十二年一巡狩歲星一周巡狩之年四方諸侯先會嶽下以候見

左傳云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又云先王卜征五年歲襲其祥祥習乃行

孔叢子云天子將巡狩必告於祖禰命告羣祀及社稷嶽內名山大川七日而遍視牲及用幣

櫜

疏云櫜者弓衣一名韜故納弓於衣謂之韜弓

左傳莊公子圍聘於公孫段氏垂櫜而入注云垂櫜示無弓

樂記云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注云兵甲之衣曰櫜

夏

箋云樂歌大者稱夏

周禮大司樂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它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鐘師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注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

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

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賈公彥云此九夏者惟王夏天子得奏其肆夏則諸侯亦得用故燕禮奏肆夏大夫以下不得故郊特牲云大夫奏肆夏繇趙文子始明不合也其昭夏以下諸侯亦用之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賓醉將出之時皆云奏陔大射公入奏驁夏明天子亦用也

禮記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

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呂叔玉云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肆遂也夏大也

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然時遂曰、肆于時夏、

筦

書曰、下管鼗鼓、

周禮小師、掌教簫管、注云、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瞽矇、掌播簫管、笙師掌吹管、大司樂、孤竹管圜丘奏之、孫竹管方丘奏之、陰竹管宗廟奏之、

燕禮大射、下管新宮、

禮記、下管象文、云竹報濫濫、以主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爾雅云、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注、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

廣雅云、管象篪長尺圍寸、六孔無底、

呂氏春秋曰、伶作管、

風俗通云、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象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知古以玉為琯、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凰儀也、

白虎通云、管、艮音也、

樂法圖曰、東律主黃鍾、聖人承天樂、用管、管音調則律歷正、

樂書云、八音、七曰竹、其卦則震、方則東、時則春、聲尚議、律姑洗、風明庶、其音溫、柔、今之氣也、先王以為簫管之屬、管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聖氏為班管、合日月星辰、至帝嚳命咸黑吹苓展管、亦因是矣、

來牟

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來麰麥也、

雅翼云、古稱下田宜稻麥、今小麥例須下田、大麥則不耐詩所謂青青之麥、生于陵陂者、謂大麥也、麰者周所受瑞麥來麰之一、一作牟、又作麰、即今大麥、劉向以為釐麰麥也、然則來麰一物、唯廣雅以麰為大麥、來為小麥、

本草云、小麥味甘、主除熱、止燥渴、養肝氣、以作麴作麪、溫大麥味鹹、主消渴、除熱益氣調中、為五穀長、

按韓詩作貽我嘉麰、可知來麰為一物、聚擇之言、不足據也、

保介

一保介

箋云、保介、車右也、

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耕帝籍、注云、保介、車右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

呂氏春秋注云、保介、副也、載耒耜致於保介之間、謂用之、

朱傳云、蓋農官之副也、

按周禮、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鄭氏曰、鄙、巡行縣鄙、肰則耕藉於郊、參木路矣、周禮夏官、有戎右齊右道右、

而無木路之右、鄭氏云、戎路之右、田獵亦為之右焉、然保介即戎右也、高誘雖云副也、朱子增成其義、曰農官之副、肰未見確肰、

何新畬

一畬

爾雅云、田三歲曰畬、孫炎曰、畬、和也、田舒緩也、孫云、畬、和柔之意、

為錢鎛

一錢

說文云、錢、銚、古田器、

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云、銚、刈也、

孔氏云、銚刈物之器、

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肰後成為農、

莊子云、春雨日時、艸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注云、銚七遙反、削也、能有所穿削也、又七堯反、

爾雅、斛謂之疀、

方言、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斛、宋魏謂之鍤、或謂之鏵、江淮南楚謂之臿、趙魏謂之桑、東齊謂之梩、

庤乃錢鎛

一鎛

傳云、鎛、鎒、朱傳云、鉏也、

爾雅云、斪斸謂之定、李巡曰、鋤別名也、郭云、鋤屬、

廣雅云、定謂之鎒、

世本云、垂作鎒、

周禮攻金之工、段氏為鎛器、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

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

釋名云、鋤、助也、去穢助苗長也、齊人謂其柄曰橿、頭曰鶴、

奄觀銍艾

耨以鋤嫗耨禾也、鎛亦鋤類、鎛迫也、

銍

說文云、銍穫禾短鐮、

釋名云、銍穫黍鐵也、銍銍斷穗聲也、

廣雅曰、銍謂之刈、

按錢鎛銍皆田器也、釋文銚音七遥反、則銚即今之鍬所以起土、可用於耕、鎛、先儒或以為鋤、或以為耨、蓋一器而異名、高氏云、所以芸者也、銍則刈禾短鎌也、

終三十里

三十里

箋云、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周禮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成數

朱傳云、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

亦服爾耕

耕

周禮閭師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不耕者祭無盛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

山海經云、后稷播百穀、始作耕、

韓詩說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縱、

呂氏春秋云、冬至後五旬七日、菖菜生、菖者、百草之先生也、於是始耕、

氾勝之書曰、秋耕宜早、春耕宜遲、強土而弱之、弱土而強之、

王氏農書曰、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塌、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廡、

于彼西雝

雝

傳云、雝澤也、

韓詩章句云、西雝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

朱氏云、先儒多謂辟廱在西郊、故曰西雝、

我客戾止

客

箋云、二王後杞宋、

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樂記云、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

尚書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作微子之命、王

若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庸建爾於上公、尹茲東夏

書傳云、天子存二代之後、與己三、所以通天三統、立三正、

左傳、皇武子云、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

史記杞世家云、武王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

括地志、汴州雍丘縣、古杞國、

一統志、開封府杞縣、在府城東百里、殷周皆以封夏後為杞國、

廩

爾雅云、廩、廯也、

說文云、㐭、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㐭而取之也、

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凡會同師役之事、治糧食、大祭祀、共接盛、注云、藏米曰廩、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

公羊傳云、御廩、粢盛之所委、

孟子疏云、倉有室曰廩、

釋名云、廩、矜也、寶物可惜者、投之其中也、

天文集曰、廩星主倉、

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

秭

韓詩傳云、陳穀曰秭、

毛傳云、數億至億曰秭

應

傳云、應、小鞞、

爾雅云、小者謂之應、

釋名云、鞞、裨也、裨助鼓節也、鼙在前曰朔、朔始也、在後曰應、應、大鼓也、

周禮、小師、大祭祀、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注云、應、鞞也、

禮器曰、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

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一建鼓在南、東鼓、朔鼙在其北、注云、應鼙、應朔鼙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朔、始也、

田

傳云田大鼓也疏云應既是小田宜為大

箋云田當作㨋㨋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

周禮大師大祭祀下管令奏鼓㨋鄭司農云㨋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曰㨋小師小祭祀小樂事鼓㨋

禮書云儀禮朔鼙乃㨋鼓也以其引鼓故曰㨋以其始鼓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㨋周禮有㨋無朔其實一也鄭氏以應㨋朔為三鼓恐不然也

縣鼓

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

樂書云縣鼓周人所造之器始作樂而合乎祖者也以膺鼓為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偪鎛之鼓與

按鼓人以路鼓鼓鬼享大司樂路鼓路鼗於宗廟之中奏之則所云縣鼓者路鼓也鼓人注云路鼓四面鼓疏賜以為晉鼓非也應㨋小鼓不便於縣而賈公彥謂諸侯祭禮應鼓縣在東方大射云樂人宿縣其下云云則似亦縣之又云鼗倚於頌磬西紘鄭那箋云鼗雖不植則商之鼗不植周之鼗亦不縣也其應㨋必縣與否亦無以定之後世之制建鼓本有商扶應㨋未必合古法也商之楹鼓大射曰建鼓或周之㨋鼓瞽人曰朔鼙與

鞉

書云下管鼗鼓

儀禮鼗倚於頌磬西紘注云鼗如鼓而小有柄搖之以奏樂

周禮小師掌教鼓鼗疏云鼗持柄搖之旁耳還自擊瞽矇眡瞭掌播鼗大司樂雷鼓雷鼗於圜丘奏之靈鼓靈鼗於方丘奏之路鼓路鼗於宗廟奏之

禮記云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月令仲夏命樂師修鞀鞞

爾雅云大鼗謂之麻小鼗謂之料注云麻者音概而長也料者聲清而不亂

釋名云鞉導也所以導樂作

世紀云帝嚳命倕作鞀

白虎通云鞀者震之氣也上應卯星以通王道

鬻子云禹縣五聲曰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

禮書云、儀禮諸侯之燕、大射、大夫士之鄉射鄉飲皆有鼗無柷、諸侯之樂非無柷也、文不備、

柷

傳云、柷、木椌也、

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注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

廣雅云、柷、篤桶、方三尺五寸、深尺八寸、四角有陛、

尚書益稷曰、戛擊鳴球、又云下管鼗鼓、合止柷敔、

周禮小師、掌教柷敔、鼗塤、掌柷敔、

禮記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月令、仲夏命樂師脩鐘磬柷敔、明堂位云、揩擊四代之樂器也、注、揩擊、謂柷敔、樂記云、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器也、

注、椌楬柷敔

白虎通云、柷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柷、柷、始也、敔、終也、一說柷在東北方、

釋名云、柷、如物始見柷柷然也、

樂記圖曰、柷、象也、以舉衆樂、柷主立冬、陰陽終始、聖人象天以制柷法、使死者不恨、生者不怨、

圖譜云、竿木一握、

樂書云、木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巽、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鐘、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先王以爲柷敔之屬、陰始於二四、終於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所以作樂、此柷居宮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

敔

爾雅云、所以鼓敔謂之籈、注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

釋名云、敔、止也、所以止樂、

字說云、虎西方之獸、故敔爲伏虎、二十七鉏鋙者、三九之數、陽成於三、變於九、櫟之長尺、十之數也、陽三九而陰十勝之、所以止樂、

樂書云、敔居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

簫

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注云、言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筊十六管、長尺二寸、簫一名籟、

博雅云、簫大者無底、小者有底、

釋名云、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
周禮小師掌教簫、瞽矇掌播簫、笙師掌教吹簫、
書曰、簫韶九成
禮記、仲夏命樂師均管簫、
易通卦驗云、夏至之樂以簫、鄭玄注云、簫、赤管也、形似鳳翼、鳳、火禽也、火數七、夏時火用事、
白虎通云、簫者、中呂之氣、
風俗通云、舜作簫、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一尺、
通禮義纂云、伏羲作簫、十六管、

月令章句云、簫長則濁、短則清、以蠟密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
三禮圖云、雅簫長一尺四寸、二十四彄、頌簫長尺二寸、十六彄、無底者謂之洞簫、

潛有多魚

潛

釋詁云、槮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郭璞曰、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
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橧、橧、槮也、

鰷鱨鰋

韓詩曰、涔、魚池、潛槮涔橧音義同字林作罧

鰷

爾雅云、鮂黑鰦、郭云、即白鯈、江東呼為鮂、
埤雅云、鰷魚形狹而長若條然、故曰鰷也、今江淮之間謂之鮎魚、性浮似鱵而白、
雅翼云、鰷形纖長而白、故曰白鰷、又謂白鯈、釋魚、鮂黑鰦是也、此魚好游水上、故莊子稱鯈魚出游從容、以為魚樂、明遂其性也、

享以祀

祀

序云、雝、禘太祖也、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玄鳥序云、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為祫、高宗崩、始合祭於契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長發序云、大禘也、箋云、大禘郊祭天也、
按爾雅云、禘、大祭也、鄭氏之學、以為禘禮有四、大司樂圜丘方丘宗廟、鄭云此三者、皆大祭、祭法、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注云、此祭昊天於圜丘也、此禘之一也、喪服

云、天子及其始祖之所出、注云、始祖之所繇出、謂祭天、
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
其高祖、此謂祭感生帝於南郊、禘之二也○大宗伯云、以
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云、祫禘也、祫言肆獻
祼○禘言饋食、互相備○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
於太廟○此禘之三也、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夏曰禘、
注云、此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禘為殷祭、此禘之四也○禘
謂之禘者、禘、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也、祭天謂之禘

者○亦言使與禮諦也、此雖帝太祖、蓋五年宗廟之殷宗
也、其長發大禘則殷以夏正於南郊祀感生帝、汁光紀
也、其祫祭者、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
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曾子問云、當七廟五廟無虛
主者、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又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
之主、鄭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
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公羊傳云、大祫者
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
於大祖、五年而再殷祭、是也、其玄鳥祀高宗、即三年喪

畢、祫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昭穆也○禮記注、稱喪
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而玄鳥箋、有禘於其
廟而後祫於大祖之文者、謂練時遷主遞廟、新死者當
禘祭於其廟以安之○故魯人云、廟用脩、注云、謂始禘時
是也、鄭特將練禘總括喪畢言之耳○其禘祫之異者、祫
則未毀廟之主、及毀廟之主、皆合祭於太祖廟中、禘則
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穆之遷主祭於文
王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而不及親廟、其坐位
所向各別、祫用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無泛齊、祫備

六代之樂、禘惟四代、又無降神之樂、祫十二獻、禘九獻
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注云、盛饌與貢、謂祫祭先王、此
鄭氏之說、謂祫大禘小者耳也、若王肅張融孔晁之徒、
則以禘為大、祫為小、賈逵劉歆杜預之徒、則以傳無祫
文、禘為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蓋取其序昭穆謂之
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二禮為一、鄭依禮緯云、三年
一祫、五年一禘、謂之百王通義、而禘祫志云、王制記祫
於秋夏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是又以虞夏殷三時供
殷祭、其說自相違背○王肅不信六天之說、既無郊丘之

多、且謂禘惟祭宗廟、大傳所謂祭其所自出者、謂始祖之父耳。陸淳趙匡朱子之徒、皆依而用之。禘以夏四月、大祫之禮、崔靈恩云、用秋、張純云、用冬十月、解禮記者、又或謂祫禘皆祫、遂為時祭之祫、大祫為三年之祫、議禮之家、名為聚訟。亦不得而折其衷也。宗廟之禘、依鄭氏云、祭毀廟不及親廟、陸淳云、禘於始祖廟、祭所出之帝、便以祖配、不兼羣廟、為其疏遠不敢褻狎、陳祥道以此說為不足信、朱子長發傳云、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祫祭之詩、蓋同陸說、先儒多以不王不禘之文

而譏魯僭祭、不知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得祫高祖、大夫士得祫、何疑周公之後。不得禘哉。春秋傳、有禘無祫、按禘祫志所稱二禮之異、俱無證據、豈禘祫儀制相似、而混為一與。國語云、郊禘之牛繭栗、又云、郊禘之事射牛、郊禘之事有全脀、又曰、天子親舂郊禘之盛、而不及祫、爾雅云、禘大祭、繹又祭、而不云祫、故馬端臨云、象之禘即祫、或亦有見與。司尊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說者亦以為禘祫、鄭玄以追享為禱請遷主、朝享為月朔朝廟、烈文助祭、即是朝享之祭、非此禘祫也。

和鈴央央

鈴

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旐端、郭璞曰、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左傳云、鍚鸞和鈴、昭其聲也。注云、鈴在旂。

亦白其馬

白馬

傳云、殷尚白。檀弓云、殷人尚白、戎事乘翰、注云、以建丑之月為正、物牙色白、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明堂位云、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陟降厥家

家

箋云、厥家、謂羣臣。皋陶謨云、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注云、卿大夫稱家、疏云、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

莫予荓蜂

蜂

爾雅云、土蠭、木蠭、疏云、此辨蠭在土木之異也。說文云、蠭飛蟲螫人者、其形大、在地中作房而啖其子者、名土蠭、又名馬蠭、今荊巴間呼為蟺、其形差小、在樹上作房者、名木蠭、亦食其子。又云、蠭醜螸、疏云、蠭類好垂其腴以伏息、說

文云，螫，垂腴也，腴，附腋下也，
蠭，艸部曰，蠭毒蟲也，
內則云，爵鷃蜩范，注云，范蜂也，
方言云，蜂燕趙閒謂之蠓螉，其小者謂之蠮螉，
化書曰，蜂有君禮，
本艸圖經云，蜜蜂在蜜脾中，如蠶蛹而白色，大黃蜂，即人家屋上作房，及大木間，㼐瓠蜂子也，嶺南人作饌食之，黃色比蜜蜂更大，土蜂即穴土居者，最大，螫人或至死，
埤雅，大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衆蜂為之旋繞，如衛

有君臣之義，其毒在尾，垂頸如鋒，故謂之蜂，方言曰，大而蜜蜜謂之壺蜂，即今黑蜂，黃蜂，亦其一種，無蜜，纖長，其窠仰綴於屋，衡泳以固其蒂，陰陽在尾，書合，末端有岐者牝，銳者牡也，
雅翼云，細腰蜂作房，在小樹及簷下，房綴着處，必以泳，其在大木上者，蜂與房皆大，謂之露蜂，房，蜜蜂似蜂而小，山海經云，穀城之山，足蜜蜂之廬，今土木之蜂，亦皆有蜜，人家畜者，質小而微黃，腰腹相稱，如蠅蟬，

蓼

爾雅云，薔，虞蓼，疏云，即蓼之生水澤者，頌云，以薅荼蓼，毛傳云，蓼，水艸是也，
禮記云，膾，秋用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鼈醢醬，實蓼，鶉羹，雞羹，駕，釀之蓼，
蜀本圖經云，蓼有紫赤，青，馬水，香，木等七種，紫赤二蓼，葉小狹而厚，青香二蓼，葉相似而俱薄，馬水二蓼，葉大，上有黑點，木蓼一名天蓼，蔓生，葉似柘葉，諸蓼花皆紅白，子皆赤黑，木蓼花黃白，子皮青滑，
埤雅云，蓼生水澤者，莖赤味辛，一名薔，韓駢曰，蓼蟲不能

從手蓼蟲，則蓼蟲甘而蓼苦故也，
朱傳云，今南方人謂蓼為辣荼，或用以毒溪取魚，

畛

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孔氏云，畛是地畔道路之名，

荼

釋艸云，荼委葉，疏，王肅說詩云，荼，陸穢艸，然則荼者，原田蕪穢之艸，非苦菜也，
按荼蓼二艸也，蓋縣田有原有隰，故註舉水陸穢艸，

〔從〕从卯櫛

傳云、一物有水陸之異、恐未然也、

櫛

說文曰、櫛、梳篦總名、

曲禮云、男女不同巾櫛、玉藻云、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

以開百室

百室

箋云、百室一族也。出共洫間而耕、入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疏云、鄉族於遂則鄰、

大司徒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族師云、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

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注云、酺者、為人物災害之神、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遂人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又云、百夫有洫、鄰長各掌其鄰之政令、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絲衣其紑

絲衣

朱傳云、絲衣祭服、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

箋云、繹禮輕使士、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云、純衣絲衣也

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

按周禮、正祭視滌濯、逆齍、省鑊、告時告備、皆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耳、朱傳汎言祭而飲酒、非也、朱傳及箋所云、禮之次、俱準特牲為文

自堂徂基

基

箋云、門塾之基、疏云、繹禮在門不在廟。知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

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

儀禮圖云、塾有內外、士冠注云、西塾門外西堂是也、

按此箋準特牲為禮之次、但依其告濯具告充告潔之次耳、彼特牲是正祭、主人先即位於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舉鼎鼏告潔、所謂堂者、乃廟堂、非門外西夾之堂也。故宗人升階而後告濯具也。此所謂堂、乃在廟門外之旁、與正祭異、又特牲視濯視牲等事、在祭前一日、此視濯等事、即在繹祭之日、蓋天子繹以祭之明日、正祭日禮畢後、不容復脩諸禮、壺濯牲鼎之屬、當於本日之早陳之、而即以本日視之也、

鼐鼎鼒

爾雅云、鼎絶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者謂之鬲、注云、鼒鼎歛上而小口、釴鼎耳在表、鬲鼎曲脚、

說文云、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

春詩說云、鼒小鼎、

周易鼎卦彖曰、鼎象也、以木生火、亨飪也、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六五曰、鼎黄耳金鉉、上九曰、鼎玉鉉、

禮書云、士虞有上中下鼎、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羊、士豕魚而已、膳夫王日一舉、鼎十二、掌客、諸侯之禮、鼎皆十二、聘禮、賓之飱饔皆飪一牢、鼎九、而飱腥一牢、鼎七、饔腥二牢、鼎二七、上介飱饔皆飪一牢、鼎七、而饔腥一牢、鼎七、衆介飱少牢飪鼎五大夫少牢五鼎、士特牲喪禮三鼎、既夕五鼎、掌客聘禮諸侯與卿之鼎、過王之數、士既夕鼎過於特牲、何也、聘禮陳鼎也、王之日舉食鼎也、特牲薦禮也、既夕斯須禮也、然所謂陪鼎羞鼎、皆鉶鼎所以實羹者也、王日食九鼎、而陪鼎三、公食大夫七鼎、而鉶鼎四、掌客上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聘禮之賓上介飱饔之羞鼎皆三、少牢、佐食設羊鉶豕鉶、特牲、主婦設兩鉶、公食大夫之鉶、多於王日食者、以公食者衆也、聘介之鉶、同於賓者、以王鼎設故也、周禮、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然則牲體、皆亨於鑊、然後肉畨之鼎、而後納於鉶、公食大夫禮、甸人陳鼎、設扃鼏、若束若編、攷工記曰、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鄭氏謂牛鼎扃長三尺、脚鼎扃長二尺、扃謂之鉉、易稱玉鉉金鉉、以横木貫耳而舉之、金玉其飾也、鼏、茅爲之、

長者束本、短者編中、陳鼎必於門外、舉之去鼏、然後入、旣入袖扃、然後加匕、

三禮圖云、天子之鼎、飾以黄金、諸侯飾以金、容一斛、大夫羊鼎飾以銅、容五斗、士豕鼎飾以鐵、容三斗、牛羊豕鼎各狀其首於上、

嶞

爾雅云、巒山嶞、注云、謂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

孔氏曰、山之小者嶞嶞然、言狹長之意、

翕河

箋云、河自大陸北敷為九、祭者今為一、

禹貢兗州云、九河既道、又云、河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

爾雅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九河、

春秋保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

命曆序云、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陽谷、分九河、

鄭道元云、九河碣石、苞淪於海、

蔡傳云、九河、六曰簡潔、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

范汭語錄云、九河故道、今永平府撫寧縣、碣石山、與諸家所載碣石之狀合、則九河在滄平間海之灣、永平謂之南海、然或逆河、今河從而洋存、山東通志、馬頰在商河、覆鬴在海豐、鉤盤在德平、鬲津在樂陵、徒駭在齊河、皆濟南府所屬、今真定府三百里、方是濟南北境、真定去濟南東西六百餘里、古河自洚水直趨而北、至大陸、皆真定地、又北播為九河、固永平河間地也、不應河至大陸、折而東、反迴流而南、以至濟南之境、滄州古志、徒駭在滄州慶清池縣、太史、簡潔在本州南皮縣、馬頰在景州東光縣、胡蘇、鬲津在滄州慶雲縣、鉤盤在獻縣、此九河相去不遠、○又與黃河故道相近、○此古志得之土人、可徵也、○河非爲冀兗之界、然兗地下、九河之分、皆在兗、○故於兗言之、

一統志、直隸河間府、九河故道、舊志云云、此蓋後世新河傳以舊名、○今亦湮塞、○河兗洛諸縣濟南府云、鬲津枯河、自齊河縣、經禹城、平原、德州、德平、樂陵、東北至海豐入海、鉤盤枯河、自德州經德平、東北至陽信縣、又有覆鬴枯河、由慶雲經海豐縣、南入海、又濟陽縣東北至商河縣境、有馬頰枯河、東昌府、有馬頰河故道、

按九河、漢許商止得其三、後儒推之、以為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最南者、太史、馬頰、覆釜、文在胡蘇之上、則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簡潔鉤盤、文在胡蘇之下、則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唐人積集累世之語、遂得其六、與地記又得其一、○蔡沈書傳著之詳矣、而太史竟不知所在、又謂簡潔為一、○然則止八河耳、一統志所言、亦影響之間、惟韓氏論著甚詳、故略載之、

詩經圖史合考卷十九終

詩經圖史合考卷二十

魯頌

坰　驕

騅　駓

騂　驛

雒　騢

驛　魚

騧　泮水

茆　飲酒

馘馘獻囚　琛

猶繹　叔父

象山川　附庸

楅衡　白牡騂剛

犧尊　毛炰

胾　大房

千乘　胄

綅　縢

泰山　龜

蒙　大東

鳧　繹

嘗　許

庶士　徂來

新甫　尋尺

桷

商頌

置　鼗

客　九有

糦　四海

景　有娀

帝　九圍

球　旒

共　駿厖

苞　櫱

韋　顧

昆吾　夏

阿衡　撻

民先　享

王　虎

詩經圖史合攷卷二十終

詩經圖史合攷卷二十

魯頌

駉

在坰之野

傳云、坰遠野也。林外曰坰。箋云、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

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

郡縣志、坰澤俗名連泉澤、在兗州曲阜縣東九里。魯僖公牧馬之地。

有驈有皇

驈

釋畜云、驪馬白跨驈。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腳白。郭璞曰、跨髀間也。

有騅有駓

騅

釋畜云、蒼白雜毛騅。郭璞曰、即今騅馬。孫云、蒼淺青也。毛有淺青及白、黑雜毛者名騅。

說文云、騅馬蒼黑雜毛。

有騂有騏

駓

釋畜云、黃白雜毛駓、郭璞曰、今之桃華馬、疏云、毛色黃白、而復有雜毛者、名駓、

孔氏云、騅駓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是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

說文云、駓黃馬白毛、

騂

毛傳云、赤黃曰騂、然騂爲純赤色、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

有驒有駱

驒

說文云、青驪白鱗、文如鼉魚、

釋畜云、青驪驎驒、孫炎曰、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班剝隱粼、今之連錢驄、

有駵有雒

雒

韓詩傳云、驛白馬黑髦、

毛傳云、黑身白鬣曰雒、

有駰有騢

騢

釋畜云、彤白雜毛騢、郭璞曰、彤赤也、即今赭白馬、邢昺曰毛赤白兼雜毛者名騢、

說文曰、馬赤白雜毛、色似鰕魚也、

有驔有魚

驔

傳云、豪骭白驔、或作䮂、說文䮂驂也、郭璞曰、骭脚脛、釋畜云、四骹皆白驓、蔡邕註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驓則四骹雜白而毛短、故與驔異、

驔䮂同

說文云、驔驪馬黃脊、

按毛傳本作豪骭白、朱傳因此傳四種馬文連、餘三俱有白字、故云豪骭曰驔、若然、則豪是長毛、骭是脚脛、朱傳云、豪在骭而白、白字從何生出、或朱傳本不誤、因白曰二字相似、後人書寫謬耳、說文云、驔驪馬黃脊、按爾雅驪馬黃脊名爲騽、不名驔也、說文騽字云馬豪骭、反似用此傳文、以驔爲騽、以騽爲驔、縱毛傳不及依崖爾雅、亦可改字、許君於是失之遠矣、

有驔有魚　瞯音閒

魚

釋畜云、一目白瞯、二目白魚、郭云、似魚目也、

雅翼曰、相馬之說曰、馬目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艷、若小

而多白、則驚異駭駁之大病、故其序尤在後、

騆

釋畜云、青驪騆、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云、今之鐵驄、

泮水

傳云、泮宮之水、箋云、泮之言半、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疏云、魯有四代之樂、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

朱子曰、說文曰、泮宮、諸侯鄉射之宮、西南為水、東北為牆、

康成以為東西門、其說不同、

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注云、此大學小學、殷制類之言班、所以班政教、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注云、頖郊之學詩、所謂頖宮、疏云、魯以小學為頖宮、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

白虎通云、諸侯曰泮宮、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其餘壅之以垣、

水經注、靈光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為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

一統志、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治西南、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泗水、詩思樂泮水、即此、舊泮宮池、在曲阜宣聖廟東南、

茆

說文云、茆鳧葵也、詩曰、言采其茆、力久切、

周禮醢人、朝事之豆、茆菹麋臡、注云、茆鳧葵、釋文云、茆音卯、北人音柳、

干寶云、今之鮀蒓、草堪為菹、江東有之、

鄭小同云、江東人名之蓴菜、生陂澤中、

陸璣云、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生食、又可鬻、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

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為菹醬、

蜀本圖經云、蓴生水中、葉似鳧葵、浮水上、採莖堪噉、卷黃

白子紫色、三月至八月、莖細如釵股、黃赤色、短長隨水深淺、名為絲蓴。九十月漸粗硬、十一月萌在泥中、名塊蓴、體苦澀、惟取汁味。

唐本草注云、塊蓴為羮、餘臟雜菜。

按本草鳧葵是荇菜、蓴別一物、本陸機、鄭小同之說、觀之節是蓴耳、于實何承天之說非也、或以為豬蓴、豬蓴即本草圖經所謂豬蓴、又一名龜蓴、蓴與荇本相似、故古人即謂之鳧葵、

在泮飲酒

飲酒

箋云、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

儀禮、鄉飲酒、鄉射皆云、息司正、蓋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鄉樂唯欲、鄉射注云、先生鄉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

在泮獻馘

在泮獻囚

獻馘獻囚

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囚、所虜獲者、

馘、說文作聝、云軍戰斷耳也、

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受成、定兵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馘、馘所生獲斷耳者、疏云、訊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

來獻其琛

琛

釋言云、琛、寶也、舍人曰、美寶曰琛、

稙穉菽麥

稙穉

傳云、先種曰稙、後種曰穉、

韓詩說曰、稙、長稼也、穉、幼稼也、

說文云、稙、早種也、穉、幼禾、

正義云、重穋稙穉、生熟早晚之共稱耳、非穀名、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不言其熟、

叔父

釋親云、父之晜弟後生為叔父、

釋名云、叔、少也、

乃命魯公

俾侯于東

錫之山川

魯山川

禹貢云、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公羊傳云、三望者何、泰山河海、

爾雅十藪、魯有大野、

一統志、兗州府、春秋時為魯國、有嶧山、鳧山、陪尾山、龜山

蒙山、濰河、泗水、逆水、泮水、沂水、鉅野澤、羽山在登州府、

附庸

王制云、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注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商所因夏爵三等之制、

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云、上公之封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

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

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

玉海云、類史郡國無、縣入極、取鄰、取郡、寨附庸國也

上楅音楅下楅音逆　緧持及反　椵音加

楅衡

傳云、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

周禮封人、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皆謂夕牲時、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玄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也、

棄毛解楅衡同杜氏先鄭之說、箋亦申成其義、自庾周官注益以無文、故為兩解、

白牡騂剛

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群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嫌不敢與文武同、不以夏黑牡者、嫌改周當以夏避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

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又云、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

說文云、犅、特牛也、

犧尊

司尊彝云、春祠夏禴、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

禮器云、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為貴也、又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尊用犧象山罍、又云、泰有虞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左傳云、犧象不出門、

鄭志云、犧讀如沙、刻畫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
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
王肅云、太和中、齊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為象形、
梁宋蔡絛云、上皇崇尚古器、有得一器至百萬不啻者、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政和間、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解說、殆有可

哂者、如今博古圖所載、即徽宗時物也、其犧象二尊、正如王肅所言、全作牛象形、開背受酒、則康成阮諶之說
畫臆度耳、它器若爵之前如喝、後如尾、足修而銳、兩柱為耳、異於刻雀負琖之形、斝是柔卷二耳、與爵相似、異於承祭之制、皆有的據、而反於先儒者也、但謂古器皆冶銅為之、絕無刻木髹漆者、竊謂銅器可久、不若木之易朽、故宋人獨多得銅器耳、難執此以廢彼也、

毛炰

封人云、歌舞牲及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以備

八珍、
內則云、炮、取豚若將（當作牂）、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當作墐）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
說文、豚、小豕也、

胾

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注、胾、切肉也、殽在俎、胾在豆、
又云、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

說文、胾、大臠也、

大房

傳云、半體之俎、箋云、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
明堂位云、周以房俎、
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注云、房、大俎也、詩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

千乘

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

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

論語道千乘之國馬融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咸云千乘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

孔氏云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天

子六軍出於六鄉則諸侯三軍出三鄉下云徒三萬自是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軍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

貝冑朱綅

冑

說文云冑兜鍪首鎧也

易曰離爲甲冑

敹遠條反

書曰善敹乃甲冑

禮記曰獻甲者執冑甲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周遷輿服雜事曰刺枝者枝人之執刺兵者也冑載常皮

傳云蒙象從以祀陳蔡同是有常皮冑爲蜀漆戴貝冑被犀角此古制也詩云貝冑朱綅謂以貝齒飾冑朱綫綴之也冑插以翟尾垂以紅氂朱綅之象也

貝冑朱綅

綅

說文云綅綫也

荊舒是懲

舒

疏云楚之與國

左傳文十一年羣舒叛楚宣八年楚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廿五年滅舒鳩

地理志廬江郡舒縣故舒國龍舒縣羣舒之邑

世本云舒偃姓國

地里攷云春秋有舒今廬州舒城縣舒鳩今無爲軍巢縣舒蓼在安豐縣舒庸東夷國謂之羣舒皆偃姓

一統志直隸廬州府春秋時屬舒舒城縣廬江縣無爲州巢縣皆屬焉安豐廢縣在鳳陽府壽州境

泰山巖巖

泰山　五見岱高宕家

公羊傳云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泰山乎

禮記云、因名山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疏云、必惟泰山為之、餘嶽則否、

孝經緯云、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

泰山記云、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窗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巖為仙人石閭、東巖為介丘、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阯

封禪記云、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一盤、中有玉龜山南有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

青經圖史合表　[illegible]

尸子云、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帝王錄、

龜

水經注云、龜山在博縣一十五里、山北即龜陰之田、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

一統志、龜山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北五十里、春秋龜陰之田、在其北今屬泰安州

蒙

書曰、蒙羽其藝、

地理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

一統志、蒙山在兗州府沂州費縣西北七十里、居縣之東、一名東山、孟子所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是也、

大東

孔氏曰、僖公時東方小國見於盟會惟邾莒滕杞而已、

爾雅云、東至於泰遠、東至日所出為太平、

一統志、兗州府鄒縣、周時邾國、青州府莒州、古莒子國、滕縣在兗州府、

青經圖史合表　[illegible]

鳧

鄒縣志、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二十八里、

一統志云、鳧山在鄒縣西南五十里、連魚臺縣界、世傳伏羲畫卦於此、土人呼其處為八卦山、

楊與東游記云、過泗水地頗高敞、南望鳧嶧諸峰出沒於煙蕪雲樹之表、

繹

禹貢、嶧陽孤桐、

地里志、嶧山在魯國騶縣北、
鄒山記云、鄒山、古之嶧山也、山下是鄒縣、本邾國、魯穆公改鄒山從邑變故謂鄒山嶧陽、猶多桐樹、
水經注云、鄒山、所謂嶧山、邾文公所遷、東桐璘曰、繹邑依嶧山為名、山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三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
一統志、嶧山在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五里、史記秦始皇上鄒嶧山、刻石頌德、

嘗

箋云、嘗或作嘗、在薛之旁、魯莊公築臺於薛是與、六國時孟嘗君食邑於薛、
曹氏同漢地里志、魯有薛縣、而孟嘗君食邑於薛、則嘗先當屬魯、
史記正義曰、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
一統志、薛城在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孟嘗君墓在縣南五十里、

許

箋云、許、許田、魯朝宿之邑、

左傳隱八年、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注云、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朝宿之邑、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許田近許之田、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羊傳云、許田、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曷為繫之許、近許也、
括地志、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其中、

庶士

周禮、上士一千一百三十三人、中士四千五百三十六人、下士一萬九千二百九人、
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說苑伊尹對、士所以恭大夫也、
周書曰、冑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
白虎通云、士、事也、任事之稱、故傳曰、古今辯然否、謂之士、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

郡縣志、徂來山、亦曰尤來山

水經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亦曰龍諫之山、赤眉樊崇保此山、自號尤來三老

一統志、徂徠山、在濟南府泰安州東南四十里、上有紫源池玲瓏山、獨秀峰、天平東西三寨、下有白鶴灣、

新甫

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

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

九域志、襲慶府有新甫田、

尋尺

禮記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注云、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步更為六十四寸、

家語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

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

前漢律曆志云、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尺者蒦也、

桷

說文云、椽榱也、桷也、榱椽也、秦謂之榱、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

通俗文曰、屋加椽曰榱、

釋名云、桷確也、其形細而疏確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榱、在檼旁下列、衰衰然垂也、

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穀梁云、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置我鞉鼓

商頌

置

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為楹貫而樹之、

樂書曰、明堂位曰、殷楹鼓、周官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也、是楹鼓為一楹而四稜、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楹者也、莊子曰、負建鼓、建鼓可負、則以楹貫而置之矣、頌曰置我鞉鼓、是也、

依我磬聲

磬

箋云、磬主磬也、

朱傳云、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

書益稷曰戛擊鳴球、顧命曰天球在東序、

郊特牲云諸侯宮縣擊玉磬僭禮也、明堂位云玉磬四代之樂器、聘義云、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

呂氏春秋云堯命夔鳴球以象上帝玉磬之音、

樂書云玉磬堂上晉樂之器、其聲清徹有隆而無殺衆聲所求而依之者也、

我有嘉客

客

禮記云天子存二代之後、

史記云、舜子商均、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弗敢專也、又云、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

括地志云、宋州虞城縣、舜後所封、夏亭故城在汝州郟城縣東北五十四里、蓋夏后所封、

一統志、河南開封府、歸德州、虞城縣、古虞國、禹封商均之地、南陽府汝州、隋唐之汝州也、

奄有九有

九有

傳曰、九有、九州也、

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楊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郭璞曰、此蓋殷制、易氏曰、爾雅九州之名、與禹貢異、先儒以為殷制、愚今攷之、有舜之幽營、徐而無舜之青梁并、是青入於徐、梁入於雝、并入於冀也、既分禹貢冀州之境而復舜之幽州、又併青於徐而復舜之營州、殷之九州、槩然可攷、至周人又分冀為并、併營於幽、復為之青州、而省徐以入於青、

舜典肇十有二州注云禹治水後舜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始置十二州

禹貢冀州濟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兖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

王制注云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為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

揚用脩云春秋命曆序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度為九州謂之九囿囿古文省作有

邦畿千里

畿

傳云畿疆也

王制注縣内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周曰畿

孔氏曰殷周稱畿唐虞稱服周禮大司馬九畿方千里曰國畿職方氏九服方千里曰王畿

易氏曰禹之五服王畿在内職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内

漢志云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十終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

禮書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内曰甸則天子冢内五百里中為王城百里為郊二百里為邦甸三百里為邦削四百里為邦縣五百里為邦都

域彼四海

四海

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曰海之言晦晦

昧於禮儀也

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景員維河

景

朱傳云景山名商所都也春秋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括地志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

寰宇記景山在應天府楚丘縣北三十八里

玉海云高四丈今屬拱州

詩緝云自湯至盤庚五遷亳舊在河南相耿在河北盤庚

有娀方將

後傳三世至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之子武乙、始去亳從河北、此詩所言河、正指亳也、

案宋之南京應天府、今之開封歸德州也、州城東南有亳城、即景亳也、拱州今為睢州、

有娀

呂氏春秋云、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

淮南子云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

史記云、桀敗於有娀之墟、正義云、當在蒲州、

國名記云、帝嚳次妃國、桀敗有娀之墟、蓋陜稀間、

帝命不違

帝

箋云、黑帝、

春秋緯云、太微宮有五帝座、黑帝曰汁光紀、

受命式于九圍

九圍

疏云、分天下為九處、規圍然、故謂九圍、

受小球大球

球

箋云、小玉尺二寸圭也、大玉謂珽也、

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注云、璆琳美玉、

周禮大宗伯云、王執鎮圭、注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典瑞云、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又云、珍圭（當作鎮）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天子圭中必、注云、以組約其中央、為執之以防失隊、（已上小珍釋）

考工記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注云、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為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杼網也、

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

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又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禮器云、大圭不琢、

左傳云、袞冕黻珽、昭其度也、

相玉書云、珽玉六寸、明自炤、

禮書云、天子朝日、執鎮圭、搢大圭、則所執者瑑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蓋亦如此、諸侯執命圭者、必搢荼、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此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也、（已上大宋釋）

斿下闕綴旒

宋傳曰、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玉、
舜典輯五瑞、巡狩、修五玉、如五器、卒乃復、注云、器謂圭璧。
禮終則還之。
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
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
諸侯之相見亦如之、
覲禮云、朝以瑞玉有繅、
曲禮云、凡摯天子鬯、諸侯圭、五見洪典篇圭解

旒

箋云、旌旗之垂者、
巾車云、王路建大常、十有二斿、大行人云、上公建常九斿、
侯伯建常七斿、子男建常五斿、攷工記云、龍旂九斿、以象
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斿、以象伐也。龜蛇
四斿、以象營室也。
樂記云、龍旂九旒、天子之旌、所以贈諸侯、明堂位云、魯君
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
爾雅云、纁帛縿、素升龍於縿、練旒九、飾以組、維以縷、注云、
縿、衆旒所著、練絳練也。用綦組飾旒之邊、用朱縷維連持
之、不欲令曳地。
按禮記注引詩、作爲下國綴郵、謂民之郵舍、言湯爲下
國諸侯在畷民之處、使不離散、所引齊魯韓三家之說
也

貢小共大共

共

宋傳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
禹貢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兗州貢漆絲、厥
篚織文、青州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厥篚
檿絲、徐州貢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厥篚

玄纖縞、揚州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厥篚織
貝、厥包橘柚錫貢、荊州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
礪砥砮丹、惟箘簵楛、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
大龜、豫州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梁州貢璆鐵
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貢球琳琅玕、
周禮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祀貢、二嬪貢、三器貢、四
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斿貢、九物貢、大府、凡邦國
之貢、以待弔用、內府掌受九貢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
之大用、大司徒、諸公之地、食者半、侯伯之地、食者三之一、

子男之地、食者四之一、土均、以均地、貢、大司馬施貢分職以任邦國、大行人、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蕃國各以所貴寶為摯、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

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節遠近之期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

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

韻會注、珙、璧也、通作拱、老子拱璧、

為下國駿厖

駿厖

董氏云、齊詩作駿駹、謂馬也、

苞有三蘖

苞

傳云、本也、疏、易稱苞桑、謂桑本、故以苞為本、

苞有三蘖

蘖

說文云、伐木餘也、

箋序云、若顛木之有餘蘖、

釋詁曰、枿、餘也、李巡曰、槁木之餘、

韋顧既伐

韋

鄭語、祝融其後八姓、彭姓豕韋、

通典、滑州韋城縣、古豕韋國、

國名記、豕、彭姓、商伯元哲之封、豕韋也、

一統志、直隸大名府滑縣、古豕韋氏之國、唐韋城縣、在縣東南五十里、

韋顧既伐

顧

郡縣志、顧城在濮州范縣東二十八里、夏之顧國、故革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革國地、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革之虛、遂戰於鳴條之野、

一統志、顧城在山東東昌府濮州范縣東南五十三里、

昆吾夏桀

昆吾

國語、祝融後、己姓、昆吾為夏伯、注云、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二子、名樊、為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衛是也、後夏衰為伯、遷於舊許、傳曰、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括地志、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

昆吾夏桀

西百步，周圍五十步，高二丈，即昆吾虛也。

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

寰宇記，解州安邑縣有昆吾亭，蓋湯伐桀之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故有亭，非國於此。

一統志，東昌府，濮州，古顓頊之虛，曰帝丘，夏為昆吾氏所居。

夏

吳起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南，羊腸在北。

詩經圖史合考　卷五十商頌　三十

寰宇記，禹自安邑都晉陽，桀從安邑。

書序孔氏注，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陑在河曲之南，戰於鳴條之野，地在安邑西。

一統志，山西平陽府，解州安邑縣，禹貢安邑，即此地，鳴條岡在縣北二十里，境接夏縣。

實維阿衡

阿衡

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書君奭曰，在昔成湯，有若伊尹，格於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於上帝，注云，伊尹湯以為阿衡，太甲改曰保衡。

阿衡保衡皆公官。

奮伐荊楚

楚

春秋正義，荊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莊公之世，荊皆書荊，僖之元年，乃書楚人伐鄭，蓋始改為楚。

疏云，周始封熊繹為楚子，武丁之世，不知楚君為何人。

左傳，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一統志，方城山在河南，南陽府，裕州東北。

自彼氐羌

氐羌

地理志云，隴西郡有氐道羌道。

詩經圖史合考　卷五十商頌　三一

邠縣志，夏桀之亂，犬夷入居岐邠之間，成湯伐而攘之，武王伐商，羌髳會於牧野。

括地志云，隴右岷洮叢等州，西羌也。

孔氏云，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在秦隴之西。

黃氏云，羌本姜姓，三苗之後，居三危，今疊宕松諸州，皆羌地。

說文云，西方羌從羊。

山海經，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

莫敢不來享

莫敢不來王

按黃氏曰、今疊宕松諸州皆羌地、所云疊疊淨也、宕宕順慶也、松松潘也、皆隸四川、孔氏以為居秦隴之西、括地志亦云隴右岷洮叢等州西羌也、故一統志以陝西臨洮府寧夏岷州靖虜衛文縣所四川龍州松潘疊溪皆為羌地、但隴西者本犬戎之地、其外為西戎、春秋以前、非羌地也、意者戰國時氐羌日盛、漸併西戎之地歟、

享、

周書、伊尹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缺一字)鰂之醬、鮫瞂利

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巳、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它、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為獻、湯曰善、

王

箋云世見曰王、

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注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為摯、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明堂位云、四塞世告至、

周語云、荒服者王、終王注云、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

方斲是虔

虔

箋云椹謂之虔、

爾雅、椹謂之榩、孫炎曰、椹斲材質也、

史記曰、臣胸不足當椹質、注云、椹者、斫砧也、

韻會注云、椹斫木櫍也、一曰木砧、

詩經圖史合考卷二十終

詩經圖史合考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鍾惺撰惺字伯敬竟陵人萬歷庚戌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明史文苑傳附載袁宏道傳中是書雜考詩之名物典故亦間繪圖故稱圖史合考然名雖釋經實則隸事如周南桃夭篇首引本草綱目載桃仁去瘀血桃梟療中惡腹痛一條次引家語六果桃爲下一條次引管子五沃之土宜桃一條次引鹽鐵論桃實多則歲穰一條次引江淹桃頌一條次引崑崙山玉桃一條次引唐明皇目桃爲消恨花一條次引酉陽雜俎王母桃一條次引列仙傳綏山桃一條其文遂畢於經義一字無關全書所載皆類於此不知其何所取也